

Nietzsche Werke
尼采全集

第3卷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杨恒达 等 译



朝霞
墨西哥的田园诗
快乐的知识



Nietzsche Werke

ISBN 978-7-300-21989-9



9 787300 219899 >

定价：69.80元

Nietzsche Werke
尼采全集



第3卷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杨恒达 等 译

朝霞
墨西哥的田园诗
快乐的知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全集. 第3卷/ (德) 尼采著; 杨恒达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300-21989-9

I. ①尼… II. ①尼…②杨… III. ①尼采, F. W. (1844—1900) -全集
IV. ①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6627 号

尼采全集 第3卷

朝霞

墨西哥的田园诗

快乐的知识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杨恒达 等 译

Nicai Quan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0.7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34 000

定 价 6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尼采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在当代中国也许是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尼采传入中国至今已百年有余，经历过多次的“尼采热”，影响广泛而深远，且经久不衰。现在，尼采的主要著作大多有好几个中文译本，拥有的读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在其他西方思想家那里实属少见。

为什么尼采在当代中国受到如此厚爱？尼采对 20 世纪欧美一大批重要哲学家、思想家产生过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人文环境、思维方式、具体的当代历史语境等，都对尼采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尼采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挑战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长期深入的研究而认识到这种挑战的价值。他认为，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是宣布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所形成的一切价值和观念的死亡。形而上学传统正是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努力中所要翻转的东西，因为形而上学传统所培育起来的理性精神和它自己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道德的“绝对命令”最终只能求助于信仰的飞跃，因此尼采要

重估一切价值，连同其源头一起加以翻转。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将一切都归结于强力意志是试图从超感性的形而上学世界里走出来，却最终还是陷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海德格尔也未必没有陷在这个世界里，正如他自己所说：“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完成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是很不完善的，也无需排除以往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继续存在。对不同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以及它们个别的学说和概念的清算还是有可能的。”^① 尼采的挑战和海德格尔的这种清算是意义十分深远的，使人们从对理性的非理性式的执迷不悟中，从对离实践和具体认识对象越来越远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恋中惊醒过来。

当尼采进入中国思想家视野的时候，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伴随启蒙思潮涌入中国之际。但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却发生了启蒙的初衷所始料未及的变异。自从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以来，尤其是1905年中国取消科举制度、开始普遍引入西方教育体制以来，西方启蒙思想被大量贯穿到学校教育中，在青年学生和一些开明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批对西方文化有好感的新文化倡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启蒙思想的传播并不十分顺当。阻力越大，这些新文化倡导者就越是针锋相对。保守势力尊奉儒教，他们便一定要打倒孔家店，还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国力衰败、民族耻辱统统归罪于儒家和尊孔，进而将启蒙与民主兴国、救亡图存等联系起来。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②

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为启蒙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入中国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尤其被用来作为演绎社会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下卷），8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

政治概念的工具，也许演绎过程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而前提却是由某种宏大叙事式的主义或政治意识形态所先验性地预设的。本来一些中性的概念和术语，由于带有一定感情色彩或信仰色彩的先验性预设，而成为驾驭演绎过程的霸主，整个演绎过程及其论证可以完全合乎逻辑而不失为高度理性产物，但却仍然是这些霸主的奴隶。久而久之，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倾向，这种一味借助工具理性的做法，沉淀为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不是一次起义或一场革命就能很快改变的，且不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文化是这样，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加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宏大叙事而形成的文化也是如此。

其实，当尼采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在倡导语言的改革，这本是一个可以从尼采对语言的真知灼见中悟出其中道理的契机，并从对语言改革的思考中把握当时正在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在试图寻找一个永恒的中心，一种形而上的本源和绝对的权威，而历来的语言传统正是人们不断进行这种追寻的顽固工具。这就是之所以不少思想家在批判形而上学传统时，却在语言上仍然无法摆脱这种传统影响的原因。尼采也属于这样的思想家。但是，尼采却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看出了语言上这种问题的倾向。他说：“语言对于文化演变的意义在于，在语言中，人类在另一个世界旁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人人类认为如此固定不变的地方，立足于此，就可以彻底改造其余的世界，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长期以来把事物的概念和名称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来相信，同样也养成了他们借以居于动物之上的那种骄傲：他们真的认为在语言中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知识。语言的创造者没有谦虚到了如此地步，乃至相信他给予事物的只是一些符号，他宁愿认为，他是在用言语表达关于事物的最高知识。”^① 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仅看到

^① [德]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德文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 2 卷，30 页，德语袖珍书出版社（dtv），1999。

尼采对西方语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思维方式的质疑，而且听得出他对人将自己置于世界主人或世界中心地位的做法感到不屑的口气。但是当时中国语言改革的倡导者并未注意尼采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只是致力于让语言更好地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启蒙“真理”的教育，进而参与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批判，尼采也只是作为传统的彻底叛逆者的形象进入到新文化倡导者的视野中。

然而，尼采在这里所说的关键，是知识的真实性问题，也是我们是否能用概念和名称一成不变地把握认识对象的问题。按照尼采的看法，用相对固定或稳定的概念和名称去把握在动态中瞬息万变的认识对象，是不可能具有恒定真实性的，这由人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依靠概念进行演绎，当然会离真实性越来越远。而中国学界一般都将这样的真实性（德文中的 Wahrheit 或英文中的 truth）翻译成“真理”，从而倾向于把真实性理解为“真实的道理”。这实际上又使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必须隐讳的东西。当尼采质疑 Wahrheit 的时候，虽然他实际上是在怀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否会有恒定的真实性，但中国人也许会认为他大逆不道，竟然怀疑真理的存在。尤其是，中国人唱的《国际歌》歌词中，有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可是，如果你通读法、英、德文的《国际歌》歌词，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中文翻译成“真理”的这个词（法文中是 vérité，英、德文中如前所注），这是因为在西方语言中，这个词并无“道理”的含义在内，只是强调真实性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进一步说明尼采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挑战在当代中国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尼采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归结为人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要引起人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人通过文化而掩盖了人自己的局限性，将弱点美化为优点。人的生命和活动范围、感觉器官、大脑皮层的有限，决定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无法穷尽无限丰富的世界。由于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心态，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当成对整体事物的全面看

法，从而养成从单一视角以偏概全地看问题的习惯，最终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尺度，无限拔高了自己。最可怕的是把对世界、对事物的肤浅、片面、有限、不求甚解的认识当成了“真理”，以不可质疑的权威强加于人。中外历史上由此而引起的冲突、迫害、杀戮、战争还嫌少吗？曾几何时，“人定胜天”的口号在中国激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甚至大腕科学家都为之呐喊，为之论证，但结果如何呢？

尼采对人的局限性的思考可以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思想界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了避免人性的弱点，尼采用“超人”理念，用“视角论”（Perspektivismus）和系谱学的方法，来弥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真实性方面的不足。

尼采认为：“就‘认识’一词有其意义而言，世界是可认识的：但是它可以有不同解释，支撑它的不是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视角论’。”^①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那也只是以“认识”一词的最低限度意义为基础的，但是认识是无法穷尽世界的，我们只能通过多视角看问题来减弱片面性。所以，“视角论”的意义在于，在对事物本质加以界定的实践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不要过于执著于这样的界定，而应该尽量寻找更多的视角。这关涉到我们的教育机构如何处理好入门教育和深入引导的关系。在入门教育时，对事物本质加以界定的实践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的实践一经完成，即应该转入新的实践，让学生多视角看问题，接触更多信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们常常会问，我们现在如此重视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呢？因为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才，当然更谈不上大师级人才了。这从尼采对当时德国教育机构的批评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他认为：“在当今为最广泛的大众设置的教育机构中，恰恰是那些使成立教育机构有意义的出类拔萃的学生感到得到的促进最小。”^② 他还认为：“人们肯定也可以从大量教师中看

^① 《三卷本尼采著作》（德文版），第3卷，903页，卡尔·翰泽尔出版社，1956。

^② [德]尼采：《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德语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1卷，697页，德语袖珍书出版社（dtv），1999。

到精神上的危急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教师的原因，人们学的东西这么少，这么糟糕。”^① 尼采把教师称作“一种必然的恶”，这是因为正是教师在尼采所说的那种教育机构中灌输给学生有限的视角和狭隘的视野，并以引导对真理和高尚情操的追求的表率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他们却还是要像商人一样在“生产者那里尽可能降低价钱，在消费者那里尽可能提高价钱，以便从两者尽可能大的损害中得到好处”^②。尼采对教师的这种尖锐指责，其实倒并不是针对教师这个职业，而是指出了教师角色在这样一种教育机构中必然面临知识灌输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矛盾。这样的教育机构作为形而上学传统的培育基地，当然要受到激烈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尼采的强烈攻击。尼采对德国教育机构的批评，实际上也切中了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病，值得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教师、家长很好地加以思考。

运用“视角论”的方法可以减少认识上的片面性，然而现在处于信息社会，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如何进行判断呢？

尼采虽然没有经历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但是他很清楚人喜欢从对自己有利的视角获取信息，而且人也有惰性，喜欢止于人自己方便接近的视角。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应该努力加以克服，所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要教人做“超人”，也就是要超越人自己的局限性，置身事外，超善恶，这样才能在“视角论”的指引下接近认识的真实性和真实性。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诚则明”。而且孔子十分智慧地说明了“诚”与“明”的互动关系：“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对于尼采来说，达到“超人”的境界需要有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修炼，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因为人是一条不洁的河，只有成为大海，才能不遭污染，也就是摆脱人性的弱点。在孔子看来，诚意和正心都是和修身紧密关联的。

有人可能认为尼采提倡的是快乐哲学，将他和孔子的道德哲学相提并论，似乎很不合适。其实尼采挑战当时的道德法则，要求重估一

^{①②} [德]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德语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2卷，677页。

切价值，意在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他认为这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伪善一面所致，所以他对认识的真实性的追求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怀疑恒定的真实性，只是试图努力去接近这种真实性。将他和孔子相提并论仅仅是为了说明，在对知识、道德、价值等问题的看法上，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个人实际上都存在着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实际上，尼采对虚伪道德的抨击是击中道德问题的要害的。当道德成为特权阶层和拥有话语权的人用来约束别人、对付别人的专用武器时，便必然显示出它的虚伪性。基督教文化受到尼采的抨击，是因为它的博爱精神与社会中的残酷现实反差太大。孔孟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遭到猛烈冲击，也是因为他们被专制主义者用来作为掩盖他们巧取豪夺丑陋行为的美好面具。

尼采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上，他同样是将其纳入到他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挑战上。尼采反对把道德变成一门可以演绎的、理性的、必然的科学。在这样的“道德科学”面前，尼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道德系谱学”，把关于伦理学的探讨引入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同福柯后现代主义地对道德与权力，对犯罪、惩戒、性变态等进行系谱分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试图避免那种一味追求起源、目的和本质，只注重简单的因果关系，忽视事物中、人的自我中多元共生的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学倾向。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福柯将他的《性史》描绘成现代自我的系谱学，德里达则把他的大部分学术研究说成是‘重复了道德系谱学’；两人都求助于尼采的实践和范例。”^① 尼采提出的“道德系谱学”可以避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认识的真实性的、道德的真实性的许多问题，可以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传入中国以后过于强调工具理性的简单倾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① [美] 盖利·夏皮罗：《翻译，重复，命名：福柯、德里达与〈道德系谱学〉》，见克莱顿·柯尔布编：《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尼采》（英文版），39~40页，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

在此首批《尼采全集》著作出版之际，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感谢他们的积极支持和辛勤劳动。

杨恒达

2011年9月15日于世纪城

目 录

朝 霞

前言	(3)
第一卷	(9)
第二卷	(57)
第三卷	(93)
第四卷	(128)
第五卷	(177)

墨西哥的田园诗

放逐者王子	(231)
人称“小天使”的小帆船	(233)
牧羊人之歌	(235)
小女巫	(237)
夜间的秘密	(239)
“ <i>Pia, caritatevole, amosissima</i> ”	(241)
信天翁鸟	(242)
鸟的判断	(243)

快乐的知识

第二版前言	(247)
“玩笑、狡诈及复仇”	(254)
第一卷	(271)
第二卷	(307)
第三卷	(341)
第四卷	(380)
第五卷	(418)
附录：放逐者王子之歌	(466)

朝霞

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

杨恒达 杨俊杰 译



有如此之多
尚未发光的朝霞。

——《梨俱吠陀》

前 言

1

本书中你将发现一个“地下人”在工作，一个打洞者、挖掘者、暗中破坏者。假如你有这样的眼睛，能看到这种地下工作，那么你就会看到他如何缓慢、如何审慎、如何温和而坚定地前进，丝毫没有流露出长时间缺光、缺空气所带来的那种困顿。甚至可以说，他很满意这黑暗中的工作。这岂不是好像某种信念在引导他，某种慰藉给了他补偿？或许他愿意拥有这种长时间的黑暗，拥有这种让人无法理解、深藏不露、谜一样的性格，因为他知道，他还将拥有什么：他自己的早晨，他自己的拯救，他自己的朝霞？……无疑，他会回来：别问他在那地下想要什么，当他重新“成为人”的时候，他这个假装的特洛丰尼乌斯^①和地下人，会自己讲给你们听。如果你像他一样，如此长时间当过鼯鼠，孑然一身，那你根本就不会保持沉默。

2

确实，我耐心的朋友们，我很愿意在此借这篇迟到的前言——它很容易变成一个讣告，一篇悼词——讲给你们听，我在那地下想要什么：12 因为我已经回来了，而且，我是逃出来的。别以为我要促使你们做同样的冒险，或者促使你们哪怕只是进入同样的孤独！因为像这样走自己道

^① 古代希腊神话中彼奥提亚地区的英雄，也是神谕之神，他的所在地为莱巴德亚的洞穴。

路的人碰不到任何人：走“自己的路”就必然这样。没有谁来帮他，他必须独自应付遭遇的一切危险、意外、恶意、恶劣天气。他有自己的路走——而真是公平啊，他也有他的辛酸，有他偶尔对这种“自己的”的烦恼。例如，当得知连他的朋友们都猜不出他何在何往，得知他们有时会相互询问“怎么？他还在走？还有——路吗？”时，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做的事情，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事情：我走到地下，往地底下打洞，我开始调查、挖掘一种古老的信赖，我们哲学家两千年来往往像依靠最可靠的大地一样依靠它——而再三，尽管至今每座建筑都已坍塌。我开始暗中破坏我们对道德的信赖，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3

至今关于善与恶的思考都极为糟糕：这始终是件太危险的事情。良知、美誉、地狱，也许甚至还有警察，不曾允许、现在仍不允许无拘无束。在道德面前，有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一样，不许思考，也不许说话：在此只有——服从！自从世界存在以来，还没有哪个权威愿意让自己成为批判的对象。把批判的矛头转向道德，把道德看成问题，看成问题多多：你说什么？这不历来都是不道德的吗？——然而道德
13 不仅掌握各种恐吓手段，来使自己远离批判之手和拷问用具，它的安全更在于它擅长的某一种蛊惑之道——它善于“鼓动”。它往往只用一瞥，就成功地让批判的意志瘫软，甚至将其勾引到自己一边。在有些情况下，它竟善于让批判意志转而自己反对自己：于是批判意志好似蝎子般把刺蜇进自己的身体。道德自古以来就很擅长各种说服艺术的伎俩：即使今天也没有一位演讲者不求助于道德（例如，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演讲，他们为了说服人，讲得多么有道德！末了他们甚至还自称是“善良公正的人”）。只要人间还有演讲，还有什么需要说服的，道德就一如既往地表明自己是最了不起的诱惑大师——而同我们哲学家有关的是，它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哲学家的喀耳刻^①。为什么自柏拉图以降，欧洲所有的哲学建筑师的建造居然都只是徒劳呢？

^① 喀耳刻是希腊神话中的妖女，能蛊惑人，把人变成猪。

为什么他们自己诚实、严肃地视作 *aere perennius*^①的一切都已摇摇欲坠或沦为废墟呢？噢，当前人们关于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有多错误！说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疏忽了前提，疏忽了对基础的检验，疏忽了对总体理性的批判”——康德的那种灾难性的回答，他没有因此而把我们现代哲学家真正吸引到一个更坚实、更少欺骗性的基础上！（——而事后有人会问，要求工具批判自己的出色和有用，要求智力“认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局限，这岂不是有点奇怪？岂不是简直有点荒唐？）正确的回答更应该是，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康德在内，都是在道德诱惑下建筑，他们的目的好像在于确切，在于“真理”，实际是为了“庄严的道德大厦”：我们也可以借用康德的一个天真的说法，他称之为他自己 14 “并不那么辉煌，却也并非不值得一做的”任务和工作，“为庄严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基地”（《纯粹理性批判》，II，第257页）^②。唉，康德没有完成任务，而是相反！——我们今天不得不这样说。康德有这样一种狂热的意图，真是他那个年代的世纪之子，他那个世纪比任何其他世纪都更可以被称作狂热的世纪，他很幸运地甚至在其世纪更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始终是那样的世纪之子（例如好一个唯感觉论，康德就把它拿到他的认识论中了）。他还被卢梭这只道德毒蜘蛛咬了一口而中了毒，他的灵魂深处也感到了道德狂热思想的压力。卢梭的另一个门徒，即罗伯斯庇尔，感觉并宣称自己就是这种思想的贯彻者：“*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gesse, de la justice et de la vertu*”^③（1794年6月7日讲

① 拉丁文：比铜还长久。语出贺拉斯：*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我已树立一座比铜还长久的碑）。

② 这里是指1838年莱比锡版的《康德全集》第2卷，第257页。所引内容参见邓晓芒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第274页的相关译文：“对所有这些考虑若恰当地详加说明的话，实际上就构成哲学特有的尊严，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不是这个，而是一件不那么辉煌、但却也并非不值得做的工作，这就是：为庄严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基地，在这个基地底下，有某种白费力气但却信心十足地挖掘宝藏的理性开出的各种各样的鼯鼠通道，它们使那种建筑成了危房。”由此可知，前言开始所提到的“挖掘”、“鼯鼠”，亦与此有关。

③ 法文：在大地上建起智慧、正义、美德的帝国。原文是 *notre destinée beaucoup plus sublime est 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gesse, de la justice et de la vertu*（“我们更崇高得多的命运就是在大地上建起智慧、正义、美德的帝国”）。

演)。另一方面，心里有着这样一种法兰西人的狂热，却能够最少法兰西方式，能够最深沉、最缜密、最以德意志方式——如果这种意义上的“德意志”一词在今天仍被允许的话——行事的，实非康德莫属：要为其“道德王国”创造空间，他认为自己必须增加一个无法被证实的世界，一个逻辑的“彼岸”——为此，他就得批判纯粹理性！换言之，要不是他认为有一件事情——即让理性无法攻击“道德王国”，甚至让理性逮不住它——比一切都重要，他本来是不必批判的。他太强烈地感觉到，事物的一种道德秩序很容易遭到理性的攻击！因为面对自然和历史，面对自然和历史的彻底不道德，康德像自古至今的每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一样，是悲观主义者。他之所以相信道德，不是因为道德得到自然和历史的印证，而是因为纵然道德永远遭到自然和历史的反驳，他却硬是要相信。或许，要理解这个“纵然”，就得回想一下路德的相似之处，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悲观主义者。有一次，他以其真正路德式的大胆，让他的朋友们铭记在心：“要是靠理性就可以弄明白，神灵如何能够既仁慈、公正，又显示出那么多的愤怒和狠毒，那还要信仰干什么？”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什么比这种对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反智慧之罪的最危险之推论——*credo quia absurdum est*^①——对德意志灵魂产生的影响更深刻了，没有什么比这种推论更是德意志灵魂已经“尝试”过的了。带着这种推论，德国逻辑首先出现在基督教的教义史里；然而甚至在今天，也就是说过了一千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德国人，从任何方面看都是晚辈德国人，却嗅到了黑格尔借以帮助他那时代的德国精神征服欧洲的那个著名辩证法基本命题——“矛盾推动世界，万物互相矛盾”^②——背后的某种真理的味道，某种真理可能性的味道，因为甚至在逻辑领域内，我们也是悲观主义者。

4

然而，逻辑判断并不是我们英勇的怀疑态度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最

① 拉丁文：因谬而信。

② 参见 [德]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黑格尔：《逻辑学》（下），杨一之译，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根本的东西：对这种判断的有效性赖以成立与否的理性加以信赖，是一种作为信赖的**道德现象**……或许，德国的悲观主义还有最后一步要迈？或许，它一定要再一次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让 *credo*（信）与 *absurdum*（谬）共存？如果本书甚至在道德方面都是悲观的，甚至在超越对道德的信赖方面都是悲观的——那它不就因此而应该是一本德意志之书了吗？16 因为它事实上描绘了一个矛盾，并对这矛盾无所畏惧：它宣布取消对道德的信赖。可是为什么呢？出于道德原则！或者我们该怎么称呼书中——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是会偏爱更谦虚的用语的。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我们，“你应该”这样的话仍然不绝于耳，我们仍然还是要服从一个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严格法则，而我们仍然要听从、仍然善于**体验**的最终道德。在这里——假定有这种地方的话——我们仍然是**有良知的人**：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到在我们看来老朽、老不死的东西那里去，回到某种“不可信的”东西那里，无论它叫作上帝、美德、真理、公正还是博爱。我们不让自己走通往古老理想的谎言之桥，我们彻底地反对一切想要在我们中间斡旋、混入我们中间的东西，反对现今的每一种信仰和基督教形式，反对浪漫主义、爱国情怀参半的倾向，也反对艺术家的享乐倾向、艺术家的无良知倾向，这种倾向想要说服我们在我们不再有信仰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艺术家——朝拜；总之，反对整个欧洲的**女性化**（或者理想主义，这个词大概大家更爱听），它永远在把人“往上拉”，却恰恰永远在把人“往下带”^①。仅仅作为有这种良知的人，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自己仍然连着这上千年的德意志正直虔诚，尽管作为其最后的不肖子孙，我们这些伤风败俗者，我们这些今天的无神论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正直虔诚的继承人，是其最内在意志——一种悲观主义意志——的贯彻者，就像所说过的那样，这意志不害怕否定自己，因为它是快乐地否定的！在我们这里（假定你们想要一句套话的话）进行着——**道德的自我扬弃**。

^① 这里尼采是一语双关，“往下带”的德文是“herunterbringen”，它也有“让人毁灭”的意思。

17 但是归根结底：为什么我们必须如此大声、如此不遗余力地说出我们是什么，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呢？让我们更冷静、更明智、更高远地来观察，让我们如同在彼此之间说悄悄话，乃至全世界都听不到我们说的话，乃至全世界都听不到我们！尤其是让我们慢慢说……本前言迟到了，但不算太晚，晚五六年有什么关系？^① 一本这样的书，一个这样的问题，是急不得的。此外，我们两个，我和我的书，都同样是慢半拍的朋友。亏得没有白当语文学者，还是那种，也就是说，那种教人慢慢阅读的教师。最后，我也写得很慢。现如今，这不单是我的习惯，还是我的口味——或许，这是一种很坏的口味？——不再写什么东西，那用什么不让各种“匆忙”之人绝望呢？因为语文学是那种强烈要求其尊敬者尤其要做到一件事——走到一边去，留给自己时间，变安静，变缓慢——的令人崇敬的艺术，作为一门语言的金匠艺术和金匠专业技术，不做慢工，便出不了细活，终将一事无成。正由于此，今天比以往更需要语文学；也正由于此，它最强有力地吸引着我们，让我们着迷。在这个“工作”的时代当中，也就是说，匆忙、不讲条理、挥汗如雨地快速完成，想要马上“做完”一切，甚至每一本老书、新书都一样——语文学却不会随便这么轻易地做完什么，它教人好好读书，也就是说，慢慢地、深入地、细心地、谨慎地阅读，带着内心的思想，心扉常开，敏于用眼和手指……我耐心的朋友们，本书希冀的只是拥有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者：学着好好阅读我吧！

1886 年秋

于热那亚附近的卢塔

^① 本书初版于1881年，本前言系1887年再版时新增，距初版时间晚了五六年。

第一卷

1

事后的合理性。——寿命长的所有事物都渐渐如此浸透了理性，乃至其非理性的起源竟也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了。几乎任何精确的发生史在感觉那里不都听起来似是而非、是邪恶的吗？优秀的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总是矛盾百出吗？ 19

2

学者的偏见。——所有时代的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何该赞美，何该谴责，这是学者的一个正确判断。然而，学者的偏见认为，我们现在比任何时代都知道得更清楚。

3

凡事皆有其时。——在赋予万物性别的时候，人并不认为是在玩游戏，而是觉得已经有了一种深邃的洞察。人很晚才承认这个谬误的巨大规模，或许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承认。——同样，人赋予存在的一切以一种道德关系，又在世界的肩上挂上了一种伦理意义。这种做法的价值，其实也就跟如今以为太阳是阳性的或者阴性的一样，不会更有价值了。^① 20

4

驳想象中的天体不和谐。——我们一定要再次排除许多虚假的辉煌，

^① 在一些西方语言中，名词有阳性、阴性甚至中性的区别。但是，语言不同，同一所指的性也不一样，例如，法语中太阳是阳性的，德语中太阳则是阴性的。

因为它违背了我们面前的万物所要求的公正！为此绝不可要求把世界看成比其实际情况更不和谐！

5

要感恩！——人类至今的伟大成果是，我们不必再害怕野兽、野蛮人、神灵以及我们的梦。

6

变戏法者及其对立面。——知识中的神奇之处不同于戏法之中的神奇之处。因为后者想让我们在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非常简单的因果关系。知识则相反，迫使我们恰恰在一切显得如此容易理解、我们被表面现象愚弄的地方不再相信简单的因果关系。“最简单的”事物也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对其感到惊奇都是不够的！

7

21 空间感的改变。——给人带来更多幸福的，究竟是现实的事物，还是想象中的事物呢？毫无疑问，那个辽阔的空间，延展在至高幸福与至深不幸之间的，是想象中的事物所造就的。这种空间感，在知识的影响下，越发地萎缩了：从知识那里，我们已经学到的，仍然在学的，是感觉到大地之小，就连太阳系也不过是个点。

8

变容^①。——茫然痛苦者，胡乱做梦者，超凡狂喜者——这是拉斐尔把人分成的三个类别。我们不再这么看世界了——拉斐尔若在今天，也不再可以了：他将亲眼看到一种新的变容。

9

习俗的道德概念^②。——与人类上千年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今天的人正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道德感变得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大师拉斐尔有一幅著名作品《基督变容》。

② 这里的“习俗”一词在德语中是 Sitte，意思是立足于普遍道德法则的关系方式。这里的“道德”一词在德语中是 Sittlichkeit，由 Sitte 一词派生而来，指一个社会中被认为好的、正派的、正确的东西。

如此微小、如此被携往高处，以至于说它已蒸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由此，对于我们晚辈而言，要对道德的发生有一种基本洞察是很难的，不过，就算有了它，它也会停在我们的舌尖上，吐不出来：因为它听起来不雅！或者因为它似乎是在诽谤道德！诚如**基本原理**：道德不过（因此：不再！）是服从习俗，不管是哪一种习俗，然而习俗是行为和评价的**22**传统方式。在没有传统发出指令的事物中，就没有道德；生活越少为传统所规定，道德圈子就越小。自由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要求一切都取决于他而不是一种传统。在人类的所有原始状态中，“恶的”的意思和“个体的”、“自由的”、“任意的”、“不寻常的”、“未预见的”、“未预计到的”差不多。始终按照这类状态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做一个行为，不是因为传统指令，而是出于其他动机（例如由于个人用途），甚至就是出于以前建立了传统的那些动机，那么这个行为就叫作不道德的，甚至也被该行为者感觉为不道德的：因为该行为不是出于对传统的服从。什么是传统？一个更高的权威，服从这个权威不是因为它指令做对我们有用的事情，而是因为它指令。——这种面对传统的感觉与一般的恐惧感觉竟区别何在呢？这是对一种在那里指令的更高智力的恐惧，对一种无法理解的不确定力量的恐惧，对某种大于个人的事物的恐惧——这便是这种恐惧中的**迷信之所在**。——原先整个教育和保健、婚姻、治疗术、农业、战争、发言和沉默、人际与人神间交往，全属于道德领域：它要求遵守规则，不把自己作为个体来考虑。也就是说，原先一切都是习俗，想要摆脱它的人就必须成为立法者、巫医、半神之类的，这意味着，他必然制订习俗——一件可怕而要命的事情！——谁是最道德的人？首先是最经常守法的人，也就是说，像婆罗门那样，无论何处，无论何时，甚至**23**每分每秒，都带着法律意识，以至于他不断地创造守法的机会。然后是在最困难情况下也守法的人。最道德的人是为习俗牺牲最多的人。然而，最大的牺牲是什么呢？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不少不一样的道德就搞清楚了。可是，将**最经常奉行的道德**从**最难奉行的道德**分离开来的那种区分，仍然是最重要的区分。有一种道德要求把习俗的最难奉行作为道德的标志，我们可不要在这种道德的动机问题上受骗了！要求战

胜自己，不是因为其会产生对个体有用的后果，而是要让习俗、让传统显得凌驾于一切个体的相反欲望和长处之上：个人应当牺牲自我——习俗的道德如此要求。——另一方面，那些像苏格拉底足迹的追随者一样让个人把自我控制和节欲作为其最独特的长处、作为其打开幸福之门最个性化的钥匙而铭记在心的道德主义者则是例外——如果我们不觉得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我们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被教育出来的：他们全都在所有习俗道德代表者的极端指责下走着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把自己排除在团体之外，作为不道德的人，他们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恶人。同样，对于一个规规矩矩的典型罗马人来说，每一个“首先考虑自己上天堂”的基督徒似乎都是恶的。在有团体因而就有一种习俗道德的地方，也就到处都有这样的想法在支配着：对伤风败俗的惩罚尤其要落到团体头上——这是在表现和界限上如此难以理解，而且要以如此带迷信的恐惧来探究的那种超自然的惩罚。团体可以促使个人弥补他的行为对个人或团体直接造成的有害后果，它甚至还可以对他进行报复，就因为由于他的缘故而造成了神的乌云和雷霆万钧集中在团体头顶上的结果——然而团体却觉得个人过错首先是团体的过错，把对个人的惩罚作为对团体的惩罚来承担——“这样的行为要是有可能”，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发出哀叹的声音，“那习俗就坏了”。但凡个体的行为，但凡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会引起震颤。根本无法估算，恰恰是那些有着更罕见、更特别、更原创头脑的人在历史过程中由于被感觉为恶人、危险人物——甚至自己也如此感觉——而不得不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在习俗道德的统治下，任何一种原创性都感到羞愧；直至此时此刻，最优秀之人头上的天空仍然比它必然有的样子更阴沉。

10

道德意义与因果意义之间的相反运动。——因果意义增加多少，道德领域的范围就会缩小多少：因为每次我们理解了必然效果，并懂得脱离所有意外、所有偶然的“其后”（*post hoc*①）来考虑问题，我们同时也

① 拉丁文：假性因果。完整说法应该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意思是：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这是一种普通的逻辑上的谬误。

就摧毁了至今被相信为习俗基础的无数想象的因果关系——现实世界比想象世界小得多——每次有一定量的恐惧和压力从世上消失，也就有一定量对习俗权威的敬畏消失：道德一般来说式微了。与之相反，想要加强道德的人必须懂得防止让结果变得可控。 25

11

民间道德与民间医学。——每个人都不断致力于证明在一个团体中占支配地位的道德：大多数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举出例子来说明所谓的因果关系，此外还有罪与罚的关系，证实它有充分依据，并更加相信它。一些人对行为和结果做了新的观察，从中得出结论和规律，极少数人时不时提出异议，让对这些问题的信念弱化。——然而就其活动的完全粗野、无知的方式上，他们全都如出一辙；无论涉及例子、观察或异议，还是涉及一个规律的证明、强调、表达、反驳，都是毫无价值的材料、毫无价值的形式，就像一切民间医学的材料和形式一样。民间医学和民间道德属于同类，不应该再像以往的情况那样有如此不同的评价：两者都是最危险的伪知识。

12

作为补充的果。——从前人们相信，一个行为的结果不是果，而是随意的补充——即神的随意补充。能想象还有比这更糊涂的吗？必须特别努力以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实践来关心行为、关心结果！

13

走向人类的新教育。——帮帮忙吧，你们这些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26
帮忙做一件工作，让蔓生在整个世界的惩罚概念远离世界！没有更可恶的杂草了！这概念不仅被应用于我们行动方式的后果——把因果理解成因与罚，多么可怖，多么有悖理性啊！——然而，更有甚者，事件的彻底、纯粹的偶然性被以这种对惩罚概念的卑鄙解释方式剥夺了其清白无辜。是啊，人们竟然愚蠢到了如此地步，觉着生存本身就是惩罚——就好像狱卒和刽子手的幻想一直在引导着人类的教育！

14

疯癫在道德史上的意义。——人类所有团体所经历的那种可怕的

“习俗道德”压力，历经我们纪元以前的几千年之久和我们纪元中大体上至今的日子（我们自己居于由例外构成的小世界里，仿佛是在邪恶的地带）——让我说，如果尽管有这一切，新的离经叛道的思想、评价、冲动仍然一再出现，那么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借助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伴随者：正是疯癫几乎无所不在地为新思想铺路，打破一种受尊敬的习俗及迷信的魔力。你们明白何以必然借助于疯癫吗？何以要靠某种在声音和表情上如此恐怖、如此捉摸不透的东西，有如风暴、大海那魔鬼般的变化无常，因而称得上类似于一种畏惧和遵从的东西？何以要靠某种如此明显带着完全不自愿标志的东西，例如把疯癫者表现得如同神之面具和传声筒的癡痲病人的抽搐和口吐白沫？何以要靠某种让新思想的传播者自己敬畏自己，在自己面前感到战栗的东西，而使他不再感到内疚，驱使他成为新思想的先知和烈士？——一方面，我们今天一再被提议，要给天才添加的不是一粒盐^①，而是一点疯癫；另一方面，以前所有的人更加多得多地得到建议的思想是：凡有疯癫的地方，也会有一点天才和智慧——某种“有神性的”东西，就像他们小声所说的那样。更有甚者，有人足够强调地表达了看法：“通过疯癫，最了不起的财富降临到了希腊”^②，柏拉图在整个古代人的背景上如是说。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对于所有那些不可抗拒地被吸引打破某种道德桎梏、立新法的头脑冷静之人来说，剩下要做的不过是，在没有真正疯癫的情况下，把自己搞成疯癫，或者装疯卖傻——这适用于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教规和政法领域的革新者，甚至诗韵的革新者也得通过疯癫使自己得到认证（直至温和得多的年代，诗人仍然从中保留了某种疯癫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例如梭伦^③在鼓动雅典人重新占领萨拉米斯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疯癫，也不敢装疯卖傻，那他如何把自己搞成疯癫呢？”几乎早期文明的

① 按照《圣经·马太福音》的说法，盐指的是社会的中坚。给天才添加盐是指让天才更增加天才的因素。

② 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斐德若篇》（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16页上的译文：“也有一种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以及第118页上的译文：“老天要赐人最大的幸福，才赐他这种迷狂。”

③ 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古代雅典的诗人、立法者、政治家。

所有重要人物都沉湎于这种可怕思路。关于如何把自己搞成疯癫的问题，除了对这样一种考虑和计划的无辜感，甚至神圣感以外，还流传着一种窍门和节食暗示方面的秘密指导。在印度人那里成为巫医，在中世纪的基督徒那里成为圣徒，在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那里成为 *Angekok* (巫医)，在巴西人那里成为 *Pajé* (巫医) 的方法，本质上都一样：无意义的斋戒、持续的节欲、走入旷野或爬上柱或“坐在面向湖水的老柳树上”，除了能带来陶醉和思想紊乱的东西外全然一无所思。^① 有谁敢看一眼也许恰好各时代最有成就之人在其中遭受最苦涩、最多余的灵魂痛苦的荒野呢！有谁敢听一听那些孤独者、惘然若失者的叹息呢！“啊，苍天在上，赐予疯癫吧！疯癫到我最终自己相信自己！赐我谵妄与痉挛、赐我突如其来的光明和黑暗吧！用凡人感觉不到的严寒、灼热，用咆哮和神出鬼没的身影，使我恐惧吧！让我号叫，让我哀泣，并像动物一样爬行吧！只要让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信心！怀疑把我撕碎，我杀死了法，法让我害怕，就如尸体让活人害怕一样：如果我不大于法，那我就是万物中最堕落的。我身上的新精神，如果不是从你们那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向我证明，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唯有疯癫向我证明这一点。”糟糕的是，这种热情竟然经常太出色地达到了目标：在基督教最充分地证明并深信自己盛产圣徒和旷野隐士的那个时代，在耶路撒冷就有大型疯人院，收容遭遇不测的圣徒，收容那些牺牲了最后一粒盐的人。

15

最古老的慰藉手段。——第一阶段：人在每一种不适、不幸中看到某种他得让另外一个人人为其吃苦头的东西——以这种方法他意识到手头仍有的力量，这给他以慰藉。第二阶段：人在每一种不适、不幸中看到一种惩罚，也就是说，看到赎罪和摆脱一种现实中不公或想象中不公之

^① 参见 John Lubbock, *Die Entstehung der Civilisation und der Urzustand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 erläutert durch das innere und äußere Leben der Wilden* (《文明的诞生与人类原始状态：立足于野蛮人内心与外在生活的阐释》)，英译德译者 A. Passow, 耶拿，1875，第 211 页及其后（该书为尼采藏书）。

恶毒魔咒的手段。如果他看到不幸带来的这种好处，那他就会认为他不再非得让另一个人为此吃苦头了——他放弃这种满足，因为他现在有了另一种满足。

16

文明的第一定理。——在不文明的民族那里，有一种习俗类型，其意图似乎就是要在一般意义上是习俗：细致入微的——归根结底——多余的规定（例如堪察加人^①的规定，决不可用刀子把雪从鞋子上刮掉，决不可用刀子戳进一块煤里，决不可把一块铁放进火里——违背这些条款者，处死！），不过这些规定让人不断意识到要持续靠拢习俗，不断意识到不懈地遵守习俗的压力，从而强调了文明由以开始的伟大命题：有习俗总比没有习俗好。

17

善的自然与恶的自然。——人们首先把自己虚构到自然里面：他们到处看到的，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同类，也就是说，全是自己那恶的、反复无常的思想意识，仿佛就藏在云、雨、兽、草、木中间——那时候他们发明了“恶的自然”。然后一下子来了一个时代，这时候人们又把自己虚构到自然外面，这就是卢梭的时代：人们如此互相厌烦，乃至完全想要一个人类不带着自己的痛苦而前往的世界角落——人们发明了“善的自然”。

18

自愿吃苦的道德。——什么样的享受对于那些始终遭受危险、处于最严格道德支配下的小团体间战争状态中的人而言，才是最高的享受呢？也就是说，对于强壮的、好复仇的、满怀敌意的、阴险狡诈的、多疑的、准备面对最可怕遭遇的、因匮乏和道德而变得坚强的人而言，什么才是最高的享受呢？是对残暴的享受。因此，在残暴中很有创意而不知满足，也可算作这种状况中的这样一个人的美德。残暴者做的事情，能让团体

^① 亦称伊捷尔缅人，居住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南部。

振奋，一扫自己身上顽固的恐惧和谨慎造成的阴暗心理。残暴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欢庆。因此我们想象，如果向诸神提供残暴场面，诸神也会振奋，也会有节庆情绪——于是世上就悄悄出现了以自愿吃苦、甘愿受折磨为有意义、有价值的观念。习俗逐渐按照这种观念在团体中形成一种实践，从现在起，人们变得更加怀疑一切过度的快感，更加坚信一切艰难痛苦的状况。人们对自己说：诸神会由于幸福而不仁慈地看待我们，会由于我们的痛苦而仁慈地看待我们——绝不会是同情地看待！因为同情被认为是可鄙的，和一个强大而可怕的灵魂不相匹配——而是仁慈地看待，因为他们由此而变得赏心悦目，心情愉快，因为残暴之人享受着强力感的最高刺激。于是在一个团体内“最道德之人”的概念中，就包含了经常吃苦、清贫匮乏、艰苦的生活方式、残酷的清苦修行等美德——不是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纪律、自律、企盼个人幸福等的手段，而是说这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让团体在邪恶的诸神那里散发出香味，好像祭坛上的一种寻求和解的持久牺牲品的香味一样袅袅上升，直抵诸神。所有能在惰性的、肥沃的习俗淤泥里搅动某种东西的各民族的精神领袖，除了疯癫以外，也需要自愿的痛苦，以找到信仰——一如既往地多半而且首先是相信自己！恰恰他们的精神越是走在新的道路上，越是因此而受内疚、恐惧的折磨，他们就越残酷地摧残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健康——就好像是为了在神也许由于风俗遭到疏忽、反对，由于新的目标被确立起来的缘故而变得恼怒的时候，可以用对快乐的替代作为祭品献给神。大家不要太快以为，我们现在完全摆脱了这样一种情感逻辑！让最英勇的人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吧。在自由思想的领域，在个体生命的领域，所走的每一小步，历来都是以身心大受折磨而争取来的：不仅是向前迈，不！任何迈步、运动、变化都需要无数的烈士，经历那漫长的几千年的开拓、奠基。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人们谈论“世界史”，谈论人类生存的这一个可笑的小片段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甚至在这种归根结底是围绕最近新闻的所谓世界史里，也根本没有比要搅动泥潭的殉教者的原始悲剧更重要的主题。换取任何东西，都不像现在构成我们的骄傲的那少量人类理性和自由感那样，需要付出

如此昂贵的代价。然而，正是这种骄傲，使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对作为确定人类性格的实在的、决定性的主要历史而先在于“世界史”的那个非同寻常的“习俗道德”时期感同身受：在那里，痛苦被看作美德，残酷被看作美德，伪装被看作美德，复仇被看作美德，否认理性被看作美德；相反，快感被看作危险，求知欲被看作危险，和平被看作危险，同情被看作危险，受同情被看作受辱，工作被看作受辱，疯癫被看作神圣，变化被看作不道德的、孕育灾难的东西！——你们以为，这一切都变了，人类因而也必然改变其性格？哦，你们这些识人的专家啊，更好地认识你们自己吧！

19

道德与犯傻。——习俗体现了以前人类关于纯属臆想的有用和有害所得到的经验，然而，习俗感（道德）与这类经验无关，只与年代、神圣性、习俗的不容置疑性有关。这种感觉因此抵制我们取得新经验，抵制我们纠正习俗：也就是说，道德抵制新的更好习俗的产生——它使人愚昧。

20

33 自由行为者与自由思想者。——自由行为者与自由思想者相比处于劣势，因为人们遭受行为后果之苦比遭受思想后果之苦更明显。然而，如果人们考虑到思想和行为同样都是在寻求满足，考虑到全面想一想、说一说被禁止的事情就会给予自由思想者这样的满足，那么就动机而言，两者的立足点是一样的；而就后果而言，假定我们不按照最直接、最粗线条的东西进行判断——也就是说，不像人们通常那样来判断，那么决定性的因素就会走向自由思想者的反面。人们要收回许多施加于那些靠行为打破习俗禁令之人——他们一般叫作罪犯——的诽谤。每个推翻现有习俗法则的人，至今都是先被当成坏人。然而，当人们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事后不能重新建立习俗法则并就此满足时，说法也渐渐发生改变——历史几乎只涉及这些后来被说成是好人的坏人！

21

“守法”。——在遵守道德规定却产生不同于承诺和期待的结果，有

道德的人没有得到应许的幸福，而是和期待相反，遭遇到不幸和苦难的情况下，一切的结果便只剩下有良心之人和胆小之人的托词了：“是执行中有纰漏。”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种吃了大苦头、被压垮的人甚至命令说：“执行规定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弱得不能再弱了，我们是彻底的罪人，在灵魂最深处没有道德能力，因此我们也没有幸福和成功的要求。道德规定和道德应许是给那些比我们更优秀的生存物的。”

22

有所作为与信念。——新教教导者总是在散布这样根本错误的观点：34
重要的只是信念，有所作为必然出自信念。这绝对不是真的，然而听起来如此具有诱惑力，乃至不同于路德一类的有识之士（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类的有识之士）都被迷惑了——尽管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亲眼所见都证实了相反的东西。最可信的知识或信念，也不能给我们以行动的力量，不能让我们精明强干地行动，它取代不了精致的、由众多部分组成的机制的实践，实践必然在先，从而某种东西才能从一种观念变为行动。首先是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实践，实践，实践！从属于实践的“信念”由此而出——你们相信这一点吧！

23

在什么方面我们最精致。——由于几千年来物（自然、工具、各种财产）都同样被认为是生命、有灵魂的，有伤害力，或者不容人的意图得以实现，所以人的无能为力感就比本该有的情况大得多、经常得多；人们就需要借助暴力、强迫、奉承、契约、献祭，像确保人畜安全一样，确保物的安全——这是大多数迷信风俗的源头，也就是说，所有人类至今所从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也许占优势的、尽管被浪费的、尽管无用的组成部分的源头！——但是，因为无能为力感、恐惧感如此强烈、如此长久地几乎持续地处于受刺激的状态中，所以强力感以这样一种精细方式发展起来，以至于现在人在这一点上甚至能够和最精致的金秤相媲美。35
这成了人最大的爱好；人们所发现的用于为自己创造这种感觉的手段，几乎就是文化史。

24

一个规则的证明。——一般说来，一个规则的好坏，例如，烘烤面包的规则的好坏，是这样被证明的：在规则被精确遵守的前提下，看它所承诺的结果有没有产生。道德规则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这里，恰恰结果是不可以判断的，或者说，是不可解释的、不确定的。这些规则所依据的是最没有知识价值的假设，要从结果来对这些规则加以证明或驳斥，归根结底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从前，在所有知识的未加工原始状态中，在人们几乎不要求对一事物加以证实的时候，人们确定一个习俗规则的好坏，就像现在对待任何其他规则一样，就是参照结果。如果在阿拉斯加土著人那里的规则是：你不要把骨头扔到火里或者喂狗，那么它就会被如此证明：“你若这样做了，打猎时你就不会走运。”可是，在某种意义上，现在人们几乎总是“打猎时不走运”。以这样的方法反驳规则的价值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人——被认为是惩罚的承受者的时候。其实，总会有一种状况出现，似乎它就可以证明相关的规则了。

25

36 习俗和美。——不得不为习俗说句公道话，每个从一开始就全心全意完全听命于习俗的人，其攻击器官和防卫器官——身体的和精神的——就会萎缩，也就是说，他变得越来越美！因为正是那些器官的运行以及与那些器官相应的观念的运行，被看成是丑的，并被变得更丑。因此老狒狒就比小狒狒丑，雌性小狒狒则最像人：因而最美。——让我们由此得出关于女性美起源的结论吧！

26

动物和道德。——有教养的社会所要求的方式：小心避免一切可笑、显眼、狂妄之事，置自己的长处与更强烈的欲望于不顾，放下架子，顺从规矩，自轻自贱——作为社会道德的这一切，一般而言，到处都可以发现，甚至是最低等的动物世界也一样。正是在这低等层面，我们看到了所有那些可爱的防卫措施背后的意图：要逃避追踪者，要有利于寻找

自己的猎物。所以，动物学会了自制，用诸如以下的方法伪装自己：有些动物使自己的颜色适应环境的颜色（由于所谓的“变色功能”），它们装死或者采用其他动物或沙子、树叶、苔藓、菌类的形状和颜色（英国研究者称之为拟态）。个人如此隐藏于“人”的概念的普遍性之中或社会之中，或者使自己与王公、地位、党派、流行观点或环境相适应：所有这些把自己装扮得幸福、感恩、强大、迷人的方式，我们都很容易找到动物的相应表现。就连那归根结底是安全意识的求真意识，也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我们不想被欺骗、不想被自己误导，我们怀疑地倾听自己激情的劝说，我们克制自己，暗中监视自己；动物像人一样懂得这一切，在动物那里，自制甚至是从现实感（出于明智）发展而来的。同样，动物也在观察自己对其他动物的表象发生什么影响，从那里出发，它学着反观自己，“客观地”对待自己，它取得了它那个水平的自我认识。动物判断其对手和朋友的动作，记熟其特征，做好了应对这些特征的准备：对某个种类的个体成员，它永远放弃斗争，同样在有些种类的动物靠近它时，它会猜出和平与协议的意图。公正的开始，如同明智、节制、勇敢的开始一样——总之，我们用苏格拉底之德的名称来称呼的一切，都是动物性的，都是那种教人趋利避害的本能的后果。我们现在考虑到，即使最高尚的人也只是在其生计的方式上、在什么对他有害的理解上是高尚的、有教养的，那么把整个道德现象看作动物性的，就并无不可了。

27

相信超人激情其价值何在。——婚姻机制顽固地坚持这样的信念：爱情尽管是一种激情，但这样的激情却能够持久，甚至持久的、一生的爱可以作为规则规定下来。由于能够拥有一种高贵的信念——尽管这种信念很经常地，几乎一般都遭到反驳，因而是一种 *pia fraus*^①——婚姻将爱情提升到更加高贵的地位上。使一种激情相信其持久性并对持久性负有责任的所有机制，都违背激情的本质而把激情提升到一个新的等级；

① 拉丁文：（为了受骗一方本身的利益或为使其更加笃信宗教而进行的）虔诚欺诈。

而从现在起受到这样一种激情侵袭的人，则不像以往那样，认为自己因此而遭到贬低或受到威胁，而是在自己和同类面前感觉很得意。让我们想一想这样的机制和习俗：它们出于一时的火热献身激情而创造了永恒忠诚，出于愤怒的欲望而创造了永恒复仇，出于绝望而创造了悲哀，出于突然的、难得的一句话而创造了永恒的义务。每一次，都有非常多的虚伪和谎言经由这样一种改造来到世上：借助这样一种代价，每次也产生出一个超人的、使人升华的新观念。

28

作为论据的心境。——何为欣然决定行动的因？——这个问题使人们大为关注。最古老而且始终还一直流行的回答是：上帝就是因，他因此而让我们明白，他赞成我们的意愿。从前，当人们就一个计划求教于神谕的时候，人们是要从神谕那里带回那种欣然决定。每个人，如果好几种可能的行为摆在他的灵魂前，那么他都会这样来回答：“我将做会带来那种感觉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不是为了最合理的东西，而是为了一种其远景使灵魂充满勇气和希望的计划而做决定的。好心境被作为论据摆上了天平，压倒了合理性：因为心境被以迷信的方式解释为应许成功的上帝的作用，上帝借助这种作用，让他的理性被说成具有最高的合理性。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种偏见的结果，如果精明而渴望权力的人利用了这种偏见——并继续利用的话！“创造好心境！”——你可以以此取代一切理由，战胜一切反对的理由！

29

美德演员和罪孽演员。——在由于美德而变得有名的古代男子中间，似乎有无数的、大量的在自己面前演戏的人：尤其是希腊人，作为矢志不移的演员，会完全不由自主地这样做，而且认为这样做很好。此外，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美德同另一个人的美德或者其他所有人的美德竞争：为什么不应该施展浑身解数，炫耀一下自己的美德，尤其是在自己面前，练练手也好！无法显示或不懂得显示的美德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美德演员，基督教是要制止的：为此它发明了令人作恶的炫耀和对罪孽的夸耀，它把虚构的罪孽带到世上（直至今日，它仍然被看成基督徒中间

的“礼仪”）。

30

作为美德的有教养的残忍。——这是一种完全立足于追求卓越的本能的道德——别把它想得太好！那么这原本是怎样的一种本能呢？其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使我们自己的模样让别人难受，让别人妒忌，让别人感到无能、感到自卑；往别人的舌头上滴上一滴我们的蜂蜜，并在这自以为是的善举中恶毒地、幸灾乐祸地盯着他看，从而要让他尝到他命运的苦涩。这个人变谦卑了，现在是完全谦卑了——你们找一找那些他早就想用谦卑来折磨的人！你们很快就会找到那些人的！另一个人怜悯动物，还因此为人所称道——然而，有一些人却是他想用这种方法来对其发泄他的残忍的。那里矗立着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为预感到被击败的竞争对手的妒忌而产生的快感不让他的力量睡大觉，直到他变得伟大——为了他变得伟大，他让其他灵魂为他付出了多少痛苦的时刻啊！修女的贞洁：她用怎样欲加惩罚的眼神，盯住过着不同生活的女人们的脸庞！这眼神里有多少复仇的快乐啊！——主题曲很简短，立足于主题曲的变奏却可能不计其数，但也不容易让人感到无聊，因为卓越的道德归根结底是对有教养的残忍的乐趣，这始终是一个过于似是而非、几乎让人伤痛的新闻。“归根结底”在这里的意思是：创造各种道德的第一代人。因为当某一个卓越行为的习惯被遗传下来的时候，背后的意图并没有被一起遗传（只有感觉，但没有意图遗传下来），而如果不通过教育重新产生这些意图，那么第二代人也就不再在这种事情中有任何残忍的乐趣，而只有对习惯本身的乐趣了。然而，这种乐趣却是“善”的第一阶段。

31

为精神而骄傲。——人的骄傲使人拒绝关于人起源于动物的理论，在自然和人之间划出巨大的鸿沟——这骄傲的原因在于一种关于何为“精神”的偏见，而这种偏见是相当晚近的。在伟大的人类史前史上，人们假设精神到处存在，而不曾想过尊精神为人的特权。相反，由于人们把精神的东西（包括所有本能、恶毒、爱好）当成共有的财富，因而人

人有份，所以人们不羞于起源于动物或者树木（高贵的人种为这样的寓言感到荣耀），在精神中看到了把我们同自然联结到一起的东西，而不是把我们同自然分开的东西。这样，人们在谦虚中成长起来——这同样也是偏见使然。

32

障碍。——道德上遭受痛苦，然后听说这种痛苦建立在一个谬误的基础之上，就勃然大怒。有一种唯一的慰藉是，通过自己的痛苦肯定了一个比其他所有世界都“更深刻的真理世界”。人们十分愿意遭受痛苦，感觉自己高于现实（借助意识，以这种方法接近“更深刻的真理世界”），而不是没有痛苦地生活，因而没有这种崇高感。因此正是骄傲和让骄傲得到满足的通常方式拒绝对道德有新的理解。人们将使用何种力量来消除这个障碍呢？更多的骄傲？一种新的骄傲？

33

42 对因、果、现实的蔑视。——降临到团体头上的不幸事件，如突如其来的风暴、歉收或瘟疫，导致所有团体成员都怀疑有人做了违反习俗的事情，或者一定要创建新的风俗，以平息一种新的魔力和变化无常。这种怀疑和思考避开对真正自然原因的探究，单把恶魔般的因作为前提。这是人类智力的世袭错误的源头之一。而另一个源头则差不多，它们在原则上也一样，人们不关注一个行为真正的、自然的结果，而大为关注超自然的结果（所谓神的惩罚和恩典）。例如，规定在某些时候要有某些沐浴——沐浴不是为了干净，而是由于这是规定。人们学着避免的，不是不干净带来的现实后果，而是臆想出来的神对不沐浴的不悦。在迷信恐惧的压力下，人们怀疑，这样把不洁洗去一定有着更加大得多的重要性，就把第二种、第三种意义放了进去，渐渐败坏了自己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和乐趣，最终只在现实事物可以是象征的情况下才视其为有价值的。于是，在习俗道德影响下的人首先蔑视因，其次蔑视果，再次蔑视现实，将其一切更高情感（敬畏、崇高、高傲、感恩、爱）关联到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所谓更高级的世界。甚至在今天我们都看见其后果：哪里有一个人的感情振奋，那里就有那个想象世界在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

这样说是悲哀的。可是，在此期间重知识的人一定怀疑一切更高情感，⁴³ 这些情感如此多地与妄想、胡闹相关联。并不是说这些情感本身必然是这样，或者始终是这样；可是无疑，在人类面临的一切逐步净化中，更高情感的净化是最缓慢的过程之一。

34

道德情操和道德概念。——道德情操显然是这样耳濡目染的：孩子在大人那里察觉到对某个行为的强烈好恶，就像天生的猴子，模仿这种好恶；在后来的生活中，在他们富有这些习得的、训练有素的情操时，他们就把一个事后的“为什么”，即为那种好恶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看作体面的事情。然而，这些“依据”既不同那些情操的起源有关，也不同那些情操的程度有关，只是甘心接受这样的规则：人作为理性的生存物，必然为他们的是非观寻找理由，而且是可指明、可接受的理由。就这方面来说，道德情操史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道德概念史的历史。前者在行动前是强有力的，后者尤其在行动后是强有力的，出于要表明自己对行为看法的需要。

35

情感及其判断来源。——“相信你的情感吧！”——然而，情感不是终极的东西，不是原始的东西，情感背后是判断和评价，以情感的形式（好、恶）遗传给我们。源于情感的灵感是判断之孙——经常是错误判断⁴⁴ 之孙！——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你自己之孙！相信自己的情感——这是指，听从自己的祖父、祖母，以及他们的祖父母，而不是听从我们心中的神灵，即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

36

有隐秘意图的虔诚是一种愚蠢。——怎么回事？远古文化的发明者，工具和准绳、车、船、房屋的最早制造者，天体秩序和乘法规则的最初观察者，他们一定会多少无可比拟地不同于、高于我们时代的发明者和观察者吧？最初迈出的步子一定会有一种我们所有的探索发现之旅和周游世界都无法媲美的价值吧？偏见如是说，如此为对现代思想的贬低辩

护。很显然，从前所有的发明者和观察者最了不起的本事是依靠偶然性，它是那些擅长发明的古人的好意提示者；现在做出的哪怕是最没意义的发明，其所需的智慧、规训和科学想象，也比以前所有时代的全部加在一起要多。

37

出自功利性的错误结论。——即使我们证明了一件事物的最高功利性，也还是没有因此而迈出说清该事物起源的一步：这意味着，我们决
45 然无法用功利性来让人明白生存的必然性。但是，恰恰是回溯论迄今为止一直起着支配作用——甚至在最严格的科学领域。例如在天文学中，我们不就听说把恒星秩序的（所谓）功利性（补偿离太阳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少的光，转而让各个星球的居住者都不缺少光）冒充为其秩序的最终目的，冒充为对其何以产生的解释吗？这会提醒我们哥伦布的结论：大地是为了人而造就的，如果有陆地，就必然有人居住。“太阳平白无故地照耀，群星在夜里白白看护没有航线的大海和没有人烟的土地，这不大可能吧？”

38

被道德判断改造的本能。——同是本能，由于印象中有习俗对这种本能的指责而发展为痛苦的胆怯感；或者发展为受欢迎的谦卑感——假如一种习俗，像基督教习俗那样，悉心关照这种本能，为之叫好的话。也就是说，这种本能不是感到问心无愧，就是受到内心愧疚的压力！这种本能自身就像任何一种本能一样，既没有些道德品质和名称，也没有一般性的道德品质和名称，更没有某种伴随的快感或不快之感——只有在它进入到与有了善恶之名的本能的关系中，或者作为民众对其做出道德确认、道德评价的本质特征而受到关注时，才获得这一切，成为其第二天性。——所以，古希腊人关于妒忌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赫西俄德认为妒忌是善的、乐善好施的厄里斯^①所赐，赋予神某种妒忌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

稟性并不有伤风化^①：在事态的核心是竞争时，这是很好理解的——竞争 46
 是作为好事而被确认和评价的。同样，希腊人关于希望的评价也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感觉希望是盲目的、险恶的。赫西俄德在一则寓言中特别强烈地作了暗示，而且如此令人惊讶，以至于后来的解释者都没有理解——因为这是违背现代精神的，现代精神向基督教学习，把希望看作一种美德。另一方面，通向未来知识之路在希腊人那里似乎并未被完全关闭，在无数我们只满足于希望的情况中，他们却把关于未来的探询变成了宗教义务。在他们那里，由于所有的神谕和预言家，希望必然被稍稍降格，沉沦为邪恶与危险的东西。——犹太人对愤怒的感觉不同于我们的感觉，他们把愤怒说成神圣的，为此，他们以欧洲人难以想象的高度，来看待人的那种忧郁的威严，他们对这种威严心怀感激之情；他们按照他们的愤怒的、神圣的先知，塑造了他们的愤怒的、神圣的耶和華。与犹太人相比，欧洲人中伟大的愤怒者几乎就是二手产品。

39

“纯粹精神”的偏见。——凡是关于纯粹精神性的理论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它到处是以其放纵来摧毁精神力量的：它教人贬低身体，忽视或折磨身体，因为其一切本能的缘故而折磨、贬低人本身；它造成了忧郁、紧张、压抑的灵魂。而此外，这些灵魂却仍然以为知道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以为或许能清除这种原因！“原因肯定在身体里！它仍然太活跃！”——这些灵魂如此下结论，而事实上身体凭着所受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抗议自己持续遭受的嘲笑。一种普遍的、变成慢性的过度神经质最终竟变成了那些有美德的纯粹精神之人的命运：他们只认识了以狂喜和精神错乱的其他先兆形式出现的快乐，而当他们的体系将狂喜当作最高生活目标、当作一切世俗事物的评判尺度的时候，该体系就达到了其顶峰。 47

40

关于风俗的思索。——由以前的一个罕见事件粗略地做出的无数习

① 参见 [古希腊]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第 20~24 行。

俗规定很快就变得无法理解了：其意图和违反规定以后随之而来的惩罚一样，是很难让人确切估算出来的，甚至对一系列仪式都留有疑问——但是，当人们对此来回猜测的时候，这样一种思索的对象也身价陡增了，恰恰是一种风俗中的最荒唐的东西竟然转而具有了最神圣的神圣性。可别小看人类在这几千年中所花费的力气，至少别小看这种思索对风俗的作用！这里我们来到了巨大的智力训练场——不仅宗教在这里继续发展和扩充：这里是有价值的，尽管是可怕的，知识史前时代，诗人、思想家、医生、立法者在这里成长！对于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向我们要求仪式的不明智之举的恐惧，渐渐转而具有了那难解之事的魅力，在人们不懂得探究的地方，人们就学习创造。

41

48 *Vita contemplativa*^① 的价值规定。——作为过着 *vita contemplativa* 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何种恶事和不幸经由各种沉思后果而降临到过 *vita activa*^② 的人头上——总之，如果我们太骄傲地以我们的善举在他们面前自夸，*vita activa* 就得对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清算啊！首先，数量上在沉思者中占优势，因而是其中最常见一类的所谓宗教人士，任何时候都搞得实践之人难以为生，尽可能地败坏他们的生活兴致——使天空阴沉，使太阳熄灭，使快乐遭到怀疑，使希望没有价值，使劳动之手瘫痪——这一切他们都懂得如何去做，就像他们对苦难时代和各种情感有他们的安慰、施舍、帮助、祝福一样。其次，比宗教人士的人数少一些，却始终仍然是过着 *vita contemplativa* 的人当中一种常见类型的艺术家，他们作为个人多半让人难以忍受、反复无常、妒忌、粗暴、不好相处——这种影响应该从他们作品中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影响中扣除。再次，一种集宗教力量和艺术力量于一身，却还有第三种因素，即热衷于论证的辩证因素与前两种因素相并列的类型——哲学家，他们是按照宗教人士和艺术家的方式来倡导恶的人，此外还以其辩证嗜好让很多人深感无聊，可

① 拉丁文：沉思的生活。

② 拉丁文：活动的生活。

他们人数向来很少。最后，思想家和知识工作者，他们很少热衷于影响，而是静静地钻进自己的鼯鼠洞。所以他们很少带来烦恼和不安，而且经常作为人们讽刺、嘲笑的对象，甚至不经意间让过着 *vita activa* 的人的生活变得轻松。最终，知识变成了对所有人都很有用的东西，如果由于这种有用，很多命中注定要过 *vita activa* 的人现在满头大汗却又绞尽脑汁、赌咒发誓地开辟了一条通向知识的道路，那么那帮思想家和知识工作者也不会因这样的不幸而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自作自受”。

42

Vita contemplativa 的来源。——在悲观判断支配人和世界的野蛮时代，感觉到自己充沛力量的个人总是热衷于按那样的判断行事，也就是说，通过狩猎、抢劫、袭击、虐待、谋杀，包括这些行为仅在团体范围内被容忍的较苍白的映像，而把想象变成行动。但是，如果他的力量减弱，感觉疲惫，或感觉有病，或感觉忧郁，或感觉厌倦，由此暂时无欲无求，那么他便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也就是说，较少有害的人，而他的悲观念头这时只能以语言和关于诸如其同伴或其妻子或其生活或其神灵之价值的思考发泄出来——他的判断将成为邪恶的判断。在这种状况下，他成为思想家和预言家，或者进一步诗意化其迷信，构想出新的风俗，或者嘲笑其敌人。然而，无论他想出什么来，所有（他的精神）^① 产物必然都反映他的状况，也就是说，恐惧和疲劳的增加，他对行动和享乐的评价的减弱，这些产物的内容必然符合诗人、思想家、教士情绪的内容，其中必然是邪恶的判断在起支配作用。后来，人们把所有那些持续地做着以前个人在那种状况下所做之事，因而邪恶地判断，忧郁而无所行动地生活着的人称作诗人或思想家或教士或巫医——人们会因为这样的人行动不够而喜欢低看他们，把他们轰出团体；可是这样做有一种危险——他们致力于迷信，追随神力的踪迹，人们毫不怀疑他们掌控着不为人知的强力手段。最古老的沉思者一族活在这种敬畏中——他们

① 括号内为 1894 年及其后出版的大 8 开本尼采著作（莱比锡，1894—1926）根据尼采笔记和誊清稿做的补充。

越不被人害怕，就越遭到蔑视！裹在这样的伪装里面，在如此模棱两可的外观中，沉思带着一颗邪恶之心，往往还带着一颗担惊受怕的脑袋，首先出现在大地上，既虚弱又可怕，私下里被蔑视，在公众场合则被倾注了迷信的恭敬！在这儿，必然一如既往地叫作：*Pudenda origo!*^①

43

现在必然有多少股力量聚集在思想家身上。——疏离感性观察，上升为抽象的沉思——这实际上曾经被感觉为崇高——我们不可能对此再抱有同样的感觉了。沉湎于最苍白的语言形象和事物形象，跟这类看不见、闻不着、感觉不到的东西游戏，感觉就像另一个更高世界中的生活一样，这是出自对可感的、有诱惑力的邪恶世界的深深蔑视。“这些 *abstracta*^② 不再有诱惑力，但是它们能够引导我们！”——说着这些话，人们摇晃着身子，如同向上一般。不是这种智慧游戏的内容，而是智慧游戏本身，才是知识远古时代的“更高事物”。由此才有柏拉图对辩证法的赞美，才有他热情地相信辩证法必然同非感性化的善人有关。不仅认识是个别进行、逐渐实现的，而且一般而言，认识手段也属于先于人类认识活动的状态和程序。而且每一次都好像新发现的程序或新感受的状态不是所有认识活动的手段，而是一切值得认识之物的内容、目标、总和。思想家需要幻想、振奋、抽象、非感性化、发明、预感、归纳、辩证法、演绎、批判、收集材料、非个人的思维方式、沉思、概观，最后要强调的是，思想家需要公正和对存在的一切的爱——然而，所有这些手段，在 *vita contemplativa* 的历史中曾经个别地被视为目的和最终目的，并赋予其发明者以永恒幸福，在发明者突然明白最终目的之时，这种永恒幸福就来到人类灵魂中。

44

起源和意义。——为什么以下想法一再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以越来越缤纷的色彩照亮了我？——从前研究者在寻求万物起源的过程中，总

① 拉丁文：可耻的起源！

② 拉丁文：抽象事物。

想要找到某种对一切行为和判断有不可估量意义的东西，人们甚至始终假定，人的幸福必然取决于对万物起源的洞察。我们现在与之相反，越探究起源，参与的兴趣越小；甚至我们若是带着我们的认识退回来，接近事物本身，我们对事物的所有评价和“兴趣”，便开始失去其意义。伴随着对起源的洞察，起源的无意义反而增加，而最靠近者，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心中的东西，都开始逐渐地显出颜色、美、谜和意义的丰富性，这是前人做梦都没有见过的。从前，思想家就像关进笼子的动物，愤然地来回踱步，总是朝笼子的栏杆张望，并朝栏杆扑过去，想扯坏栏杆；通过一个缝隙就以为看到了外面、看到了彼岸和远方的某些东西的人，似乎是幸福的。

45

认识的悲剧出路。——在所有的升华办法里，历来使人升华、拔高最多的，是人祭。也许能用一个非凡想法一再战胜任何其他努力，从而取得对最常胜者的胜利——一种人类自我牺牲的想法。然而，人类该为谁做自我牺牲呢？我们已经可以发誓说，如果什么时候这种想法有如星座般出现在天边，对真理的认识也会保留下来作为这样一种牺牲所适合的唯一非凡目标，因为它来说，任何牺牲都不算太大。这期间，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来说，促进认识的步子要走多远的问题尚未提出来，更不消说，究竟什么样的认识本能，能够推动人类到牺牲自己，眼中闪着一种有预见的智慧之光而死去的地步。也许，有一天，一种为了认识目的而与其他星球居民结成的兄弟关系被建立起来，人们在数千年时间里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相互传播其知识——或许到那时，认识的热情就会如此高涨了！

46

对怀疑的怀疑。——“对于一个正常头脑来说，怀疑是多好的枕头啊！”^①——蒙田这句话一直让帕斯卡恼怒，因为没有人比帕斯卡更强烈地向往一个好枕头。究竟何处出了问题呢？

^① 参见《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第13章“论经验”。

47

语词挡了我们的道！——远古之人每记下一个语词，他们就以为有了一个发现。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触及了一个问题，却由于误以为解决了问题，而给解决问题制造了障碍。现在人们不得不在每次进行认识时在坚硬如石的不朽语词上磕磕碰碰，没冲破语词的束缚，却折断了一条腿。

48

“认识你自己”就是全部知识。——只有在对万物的认识终结时，人才将完成自我认识。因为事物只是人的边界。

49

54 崭新基本感觉：我们无可改变的短暂性。——从前人们试图通过指出自己源于神而达到人的崇高感，现在这变成了一条禁止通行之路，因为在路的入口，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其他动物旁边，站着猿猴，会心地龇牙咧嘴，好像在说：别再往这个方向走了！于是人们试图走相反的方向：人类去往的道路应该有助于证明人类的崇高，证明人与神的亲缘关系。呜呼，这还是枉然！这道路的尽头，是最后之人兼掘墓人的墓中骨灰坛（写着这样的碑文：“*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①）。不论人类会发展到多高的地步——或许，人类到最后比开始时站得还要低！——人类都无法过渡到一个更高的秩序中，就像蚂蚁和虫豸在其“世间历程”的终点一样不会上升到与神的亲缘关系中进入永恒。生成总是在身后拖来“曾在”：为何任何小星星，以及小星星上的一个小物种，就不可以在这个永恒奇观中有一个例外呢？这样的多愁善感滚开吧！

50

对醉的信仰。——崇高、狂喜时刻的人平时因为对比的缘故，也由于大量挥霍掉了其精神力量，而心情很痛苦、很绝望。他们把他们的那些时刻看作真正的自我，看作“我”，把痛苦和绝望看作“非我”的效

① 拉丁文：人间没有什么是我陌生的。语出罗马作家泰伦斯，原文应是 *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人间没有什么是我陌生的）。

应，因而他们带着复仇之情思考其环境、时代和整个世界。他们把醉看作真实的生活、真正的我：其他一切则都是醉的敌人和妨碍者，无论这种醉带有精神的性质、道德的性质、宗教的性质，还是艺术的性质。人类有许多恶都是由于这些狂热的醉汉：因为他们是不知餍足的杂草播种者，不满意自己和邻人，蔑视时代和世界，尤其对世界感到厌倦。也许，所有下地狱的罪犯都不可能像那一小伙高贵的放荡不羁者、幻想者、半疯狂者，像那一小伙不能自制、只在完全迷失时才拥有一切可能之享受本身的天才那样，有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败坏大地与空气的可怖影响。然而罪犯很经常地给出高超自制力、牺牲精神、聪明智慧的证明，让这些品质清醒地保留在害怕他的人那里。由于罪犯，高于生活之上的天堂也许变得危险、昏暗，但是空气却始终是增强力量的、让人清醒的。除此之外，那些狂热者竭尽全力培养对醉的信仰，认为醉是生活之最：一个可怕的信仰！就像野蛮人现在已迅速被“烧酒”败坏、毁掉，人类大体上是在慢慢地、彻底地被使人陶醉的感觉——一种精神的烧酒，被活跃地保持对这种烧酒之渴望的人，所败坏：也许人类还因此而毁灭。

51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让我们宽容伟大的独眼人！”——斯图亚特·穆勒^①说，就好像需要在人们习惯于相信他们、几乎朝拜他们的地方请求宽容！我说：让我们宽容大大小小的双眼人——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不会做得比宽容更高尚！

52

灵魂的新医生何在呢？——这是一种安慰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生活才取得了人们现在相信的那种十分痛苦的基本特征。人的最大疾病产生于同自己疾病的斗争，看似治疗手段的东西在长时间中产生了比用它来消除的疾病更糟糕的东西。由于无知，那些立竿见影、让人麻木、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功利主义者。他曾在《论边沁》（1838）一文中说：“就我们而言，我们对独眼人有很大的宽容，只要他们的一只眼有洞察力……”

使人迷醉的手段，那些所谓的慰藉，被当成真正的疗效，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种立即缓解往往以痛苦的全面、强烈恶化为代价，病人不得不遭受醉的后果之痛，然后是对醉的渴望之痛，再然后是不安、神经恐惧、病态等复合情感的压迫之痛。而病到了一定程度是没法康复的——要为此负责的，正是普遍得到认可、被顶礼膜拜的灵魂医生。——有人很有道理地议论叔本华说，是他终于有一天重新认真看待了人类的痛苦，那么，最终也有一天认真看待这种痛苦之解药的人何在呢？把闻所未闻的江湖医骗术钉上耻辱柱的人何在呢？人类可是直至今天仍习惯于以最庄严的名义，使用这种骗术来治疗其灵魂疾病的。

53

对有良知者的糟蹋。——正是有良知者，而不是无良知者，如此可怕地遭受着劝善布道和地狱恐惧的压力之苦，尤其是在他们同时又是好幻想之人的时候。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通常认为生活变得暗淡的人需要喜悦和优雅的形象——不仅为了自己的休养生息和康复，而且与此同时，人类因他们而愉快，从他们的美中吸纳一份光彩。哦，有多少多余的残忍和对动物的虐待出自那种发明了“罪”之概念的宗教啊！出自想要通过该宗教而获得其权力之最高享受的人！

54

为疾病担忧！——平息病人的幻想，至少让他不必像至今的情况那样，更多由于为自己的疾病担忧——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而痛苦。我认为此事重要！而且非同小可！你们现在明白我们的任务了吗？

55

“道路”。——所谓“捷径”，总是把人类带入巨大危险，每当他们听到找到了一条捷径的好消息时，总是离开自己的道路——于是就迷了路。

56

自由思想的背叛者。——究竟有谁讨厌虔诚的、信仰坚定的人呢？相反，我们不是带着默默的敬意注视着他们，为他们感到高兴，为这些优秀的人没有分享我们的感受而深深地遗憾吗？可是，怎么会毫无理由

地突然对曾经有过一切思想自由，最终却变成“笃信宗教”的人产生出深深的厌恶呢？一想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令人恶心的景象，非得马上把它从灵魂中抹去！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怀疑一个最受尊敬的人，我们不是会不理他吗？而且这不是出于道德谴责，而是由于突然的恶心和恐惧！这种强烈感觉缘何而来？也许任何一个人都会给我们暗示：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及时在自己周围植上带着一种最尖锐的棘刺——蔑视的树篱，为的是在岁月使我们虚弱和健忘的关键时刻，无法爬过我们自己的蔑视之篱？坦率地说，这样是猜错了，这样猜的人毫不知晓推动、决定自由思想家的东西：在自由思想家看来，自己见解的改变本身有什么可鄙的呀！相反，在改变其见解的能力中，他多么推崇一种罕见的、高度的超群出众，尤其是在步入老年的时候！他的抱负（而非他的怯懦）甚至伸手去抓 *spernere se sperni*^① 和 *spernere se ipsum*^② 这两只禁果，更谈不上他对此会有爱虚荣者和逍遥自在者的忧虑！此外，所有见解皆无辜之说在他看来就像所有行为皆无辜之说一样可靠，他怎么可能在思想自由的背叛者面前变成法官和刽子手呢！相反，这样一种人的样子触动了他，有如一副令人作呕的病态触动了医生一样——面对水肿、软塌、蔓生、化脓的东西而亲身感受的恶心一瞬间战胜了理性和要救助的意愿。于是，我们的好意就因想到必然在自由思想家的背叛者心中占上风的巨大不诚实而被压倒了，因想到一种深入到性格框架的普遍蜕化而被压倒了。

57

不同的恐惧，不同的安全。——基督教赋予生活一种崭新的无限危险性，从而也同样创造了崭新的安全、享受、休养以及对万物的估价。我们的世纪否认这种危险性，而且问心无愧，但是它却拽着基督教的安全及基督教的享受、休养、估价的老习惯和自己一起往前走！还将其拽进这个世纪最高贵的艺术和哲学里！多么虚弱和筋疲力尽，多么不充分

① 拉丁文：用轻蔑回答轻蔑。

② 拉丁文：自我轻蔑。

和笨拙，多么武断、偏激，尤其是，现在这一切必然显得多么不安全，因为其可怕的对立面——基督徒为了其永恒的拯救而拥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已不复存在！

58

基督教和感情。——从基督教中也可以听到一种反对哲学的民间大抗议之声：古代智者的理性劝阻人拥有感情，基督教要把感情归还给人。本着这个目的，基督教否认美德像哲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作为理性对感情的胜利——有任何道德价值，尤其谴责合理性，使感情极其强烈、极其壮观地显现出来：作为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敬畏，作为对上帝的狂热信仰，作为对上帝最盲目的希冀。

59

令人清新的谬误。——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基督教想要通过指
60 出一条通向完美的捷径而把人从道德要求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完全像一些哲学家错误地以为能够摆脱非常艰难、费时费日的辩证法和经严格考证的事实的收集，而向人指出一条“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两者都是一种谬误——然而对于沙漠里过于疲劳的绝望者来说，却是一大杯令人清新的甘露。

60

一切精神终究会在身体上显现。——基督教融合不计其数喜屈从之人、所有那些或细腻或粗放地热衷于屈辱和朝拜之人的精神于一身，因此它是从乡下粗人气质——例如你一看到最古老的圣彼得使徒像时就会想到的那种气质——中变过来的一种十分有精神修养的宗教。脸上有上千条皱纹，带着有难言之隐和躲躲闪闪的表情；它让欧洲人学乖了，而不只是用神学观点来看的诡计多端。它运用这种精神，与权力相结合，很经常地是与对自我牺牲的最深信念和真诚相结合，雕琢出了或许是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最精致的形象：这些天主教较高、最高级别教士的形象，尤其是如果他们出身于一个显贵家族，从一开始就带有天生的优雅的神情、统治者的目光和灵活的手脚。在这里，人的面容到了能够反映

丰富内心生活的地步，这种内心生活是两种幸福（权力感和顺从感）的不断交替涨落在一种臆想的生活方式驯服了人身上的动物性以后造成的；在这里，一种由祝福、恕罪、神性体现所构成的活动不断在灵魂中，甚至在身体中，保持一种超人使命之感；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对身体之脆弱性、幸福福利之易逝性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蔑视，就像天生的士兵所具有的蔑视那样。人们在服从中有构成一切贵族品质之特色的高傲，人们在其使命的巨大不可能性中有自己的辩解和自己的理想性。教会大佬强有力的美和精致永远向人们证明教会的真理，教士的一种暂时的野蛮化（例如在路德时代）总是鼓励相反的信仰。——而在形象、精神、使命的和谐关系中，这种人之精与美的成果，难道不会也随着宗教的终结而被带向坟墓吗？难道不能达到，甚至也不可以想象更高的目标吗？

61

必要的牺牲。——现在打心底里仍是基督徒的这些严肃、能干、正直、深沉的人，他们为了自己，应该有一天试着较长时间脱离基督教而生活；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应该有一天以这种方式逗留“在旷野”——仅仅为了有资格参与讨论基督教是否必要的问题。他们一时摆脱不了自己的土地，便从那里诽谤这片土地以外的世界——如果有人暗示，这片土地以外还有整个世界！基督教无论如何不过是一隅而已！他们便怒不可遏。不，你们的证词是没分量的，除非你们多年脱离基督教而生活，带着一种真挚的热情，坚持反基督教而行之；除非你们走开，远远地离开了它。不是在思乡之情，而是在严格比较基础上的判断驱使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的回家才有某种意义！——未来之人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关于过去的全部评价，他们必然自愿地再次体验这些评价——以便最终有资格对其加以筛选。

62

关于宗教的起源。——一个人如何可以把他自己关于事物的看法感受为神的启示呢？这便是宗教起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每次总有一个人，在他身上就可能有那样的事情。前提是，他事先已经相信神的启

示。现在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他的新想法，他自己的一个包含了世界与生存的伟大假设，这种令人充满幸福的东西如此强烈地进入到他的意识中，以至于他都不敢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种幸福的创造者，而将其原因，而且还有那种新想法的原因的原因，归诸他的神——作为神的启示。人怎么可以是一种如此巨大之幸福的创造者呀！——这便是他的悲观主义怀疑。此外还有其他杠杆在暗中起作用，例如，人们通过把一种见解感受为神的启示而在自己面前确证了这个见解，人们由此抹去了假设的东西，人们不让这个见解受到批判，甚至怀疑，人们使它变得神圣。虽然人们降低到了工具论的地步，但是我们的想法却最终作为神的想法而胜利了——这种最终的胜利者之感压倒了那种低下感。还有另一种感觉在暗中起作用，当人们把其产物提升到比自己还高的地步，似乎不考虑自己价值的时候，却同时有了父爱之乐和为人父的自豪之乐，这种快乐弥补了一切，甚至不止是弥补。

63

对邻人之恨。——假定我们对别人的感觉像他的自我感觉一样——叔本华所谓的同情，更正确地说是“Ein-Leid”、“Einleidigkeit”^①——那么如果他像帕斯卡那样认为自己可恨的话，我们就必然会恨他。帕斯卡总体上对人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古代的基督教也是这样，据塔西佗^②记载，在尼禄^③统治下，基督教被“定罪”为 *odium generis humani*^④。

64

绝望的人。——基督教有猎人的本能，猎取所有那些用某种方式就

① 这两个德语词是尼采针对“同情 (Mitleid)”一词生造出来的，其中的“Ein”有“一”、“单一”、“独自”，也有“进入”的意思，“Leid”有“痛苦”的意思，合在一起，既有“独自痛苦”，也有“进入痛苦”的意思。第二个德语词是第一个德语词形容词化以后的名词形式，指进入独自痛苦的性质。“同情”一词中的“mit”有“一起”的意思，所以德语中的“同情”也可理解为“一起痛苦”。这里可以看出尼采是在玩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把“Ein-Leid”理解为“进入到别人的独自痛苦中去”，亦即尼采所说的“同情”的“更正确”表述。

② 塔西佗 (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③ 尼禄 (37—68)，古罗马皇帝 (54—68 年在位)。

④ 拉丁文：仇恨人类。

可以使其陷入绝望的人——只有人中的一部分才能绝望。基督教总是追捕他们，伏击他们。帕斯卡做过尝试，看是否借助于最敏锐的认识，就不会使任何人陷入绝望。尝试失败，让他再次绝望。

65

婆罗门教和基督教。——实现权力感的方法，一种适合于能自制，因而对权力感习以为常的人；另一种适合于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婆罗门教关心第一类人，基督教关心第二类人。

66

见异象的能力。——整个中世纪期间被视为最高之人的真正决定性标志是能见异象——也就是说，一种严重的精神错乱！而其实，中世纪所有较高之人（修会修士）的生活准则，都是要让人能见异象！如果对精神半错乱的、爱幻想的、狂热的所谓天才之人的过高评价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泛滥，也不足为怪：“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事物”——毫无疑问！这会使我们对他们小心谨慎，而不是相信他们！

67

给信徒的赏钱。——一个人如此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仰，乃至以天国来为这种信仰做担保，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这种保证，甚至哪怕是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个人必然遭受着一种可怕的怀疑之苦，必然了解任何一种钉在十字架上的滋味：否则，他不会花如此的大价钱来收买他的信徒。

68

第一个基督徒。——全世界仍然始终相信“圣灵”的作者身份^①，或者处于这种信念的影响之下：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提升”自我，是要给我们自己个人的大小困境找到安慰与指导——总之，我们读得滚瓜烂熟，读出了自己。除了几个有学问的人，谁知道其中也描写了最有野心、最讨厌的灵魂之一，一个头脑既迷信又诡计多端

^① 指人们认为“圣灵”是《圣经》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65 的人的历史——使徒保罗的历史呢？可是，没有这段值得注意的历史，没有这样一颗头脑、这样一个灵魂的糊涂与激昂，就不会有基督教。我们几乎不会听说一个犹太小宗派，听说它的创立者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要是人们及时明白这段历史，要是人们把保罗的文字不是作为“圣灵”的启示，而是用自己诚实、自由、独立的头脑来阅读，真正地阅读，读的时候不考虑我们所有的个人困境——一千五百年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读者——那基督教早就消失了。这位犹太帕斯卡的这些书页着力揭示了基督教的起源，就像法国帕斯卡的那些书页揭示了基督教的命运以及那种将会给基督教带来灭亡的东西一样。基督教之船把好大一部分犹太压舱物扔到海里，它驶入异教徒的海域，并在那里航行——这有赖于这一个人的历史，一个深受折磨、很值得同情、很不讨人喜欢也不讨自己喜欢的人。他为一个固定的观念而痛苦，或者说得更明白点，为一个固定的、始终在场的、从不平息的问题而痛苦：犹太法律是怎么一回事？该法律的执行是怎么一回事？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满足法律的需要，雄心勃勃地要做到犹太人所能想象的最出类拔萃的地步——这个民族，关于道德崇高的想象驱使它高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它还独自成功创造了一个神圣的上帝，以及罪的理念，作为对这种神圣性的一种冒犯。保罗同时成为这个上帝及其法律的狂热捍卫者与荣誉卫士，不断与违法者和法律的怀疑者进行斗争并监视他们，严厉而凶恶地对待他们，惩罚无不至

66 极。现在他自己知道，他——一个实际上暴烈、感性、忧郁、恶毒地充满仇恨的人——不可能自己执行法律，甚至最让他感到不寻常的是，他的放纵的权力欲被不断刺激起来，而他不得不听任这种刺激。真的是“肉体性”一再把他变成违法者吗？难道不是更应该像他后来所怀疑的那样，在肉体性背后，是法律本身必然不断证明自己是无法执行的，并以不可抗拒的魔力诱人违法吗？可是当时他没有这条出路。他的良知有许多重负——他指出了敌意、凶杀、巫术、偶像崇拜、淫乱、醉酒、恣意宴饮——而他多么努力地试图通过极端狂热地推崇法律、捍卫法律，重新让他的良知，尤其是他的权力欲得到宣泄！有些时刻他会对自己说：“一切都是徒劳！因执行不了法律而受的折磨是无法克服的。”也许当路

德想要在其修道院里成为完美的宗教理想之人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有一天突然以一种他都不敢向自己承认的致命仇恨，开始憎恨宗教理想、教皇、圣徒以及整个教士阶层，和他相似的是，保罗也是如此。法律是十字架，他感觉自己被钉在这十字架上：他多么恨它！他对它多么耿耿于怀！他多么努力地到处寻找一个将它摧毁的手段——不再由他本人执行法律！而他终于伴随着一个异象而心生出拯救的念头，这对于这个癫痫病患者来说，是必然的事情。他这个内心对法律厌倦得要死，却又强烈热衷于法律的人看到，偏僻的街道上出现了基督，面容上照耀着神的光芒，保罗听到了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迫害我？”当时发生的关键事情是：他的头脑一下子明白过来。“恰好迫害这位基督是不明智的！”他对自己说，“出路就在这里，彻底的复仇就在这里，我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抓住了法律的摧毁者！”这个最痛苦的高傲病患者感到一下子康复了，道德绝望一扫而尽，因为道德被扫尽、被摧毁——也就是说，被解决了，在那里的十字架上！直到那时候，他一直认为那可耻的死是反对新教义追随者所谓“弥赛亚身份”的主要理由；但是如果为了了结法律，那样的死是必要的，那又怎么样！——这种茅塞顿开、这种解谜的非凡后果在他眼前旋转，他一下子成了最幸福的人。犹太人的，不，所有人的命运，对他来说，都维系于这茅塞顿开，维系于他顿悟的这瞬间。他拥有了万思之思、万钥之钥、万光之光，今后历史将围绕他本人而旋转！因为自现在起，他是教人摧毁法律的教师。对恶麻木不仁——也就是说，也对法律麻木不仁；在肉体中——也就是说，也在法律中！与基督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也与他一起成为法律的摧毁者；与他一同赴死——也就是说，对法律已经麻木不仁！甚至即使仍有犯罪的可能，那也不再是反对法律。“我在法律之外，”保罗认为，“如果我现在想要重新接受法律，臣服于它，那我就让基督成为罪的帮凶。”因为法律存在的目的就在于有犯罪，法律总是推出罪孽，有如刺激性的药剂总是推出疾病一样。如果没有基督之死就可能执行法律，那上帝绝不会决定基督之死。现在不仅所有的债都已偿还，而且债本身也消失了；现在法律死了，法律借以栖息的肉体性也死了——或者至少几乎是腐朽着渐

68 渐死去。在这腐朽中再活一个时辰啊！——这是基督徒的命运，直到和基督合而为一，与基督一起复活，与基督一起分享神之荣耀，像基督一样成为“神之子”。——保罗之醉由此而达至顶峰，他的灵魂的咄咄逼人也登峰造极——带着合而为一的念头，任何羞耻、任何从属、任何限制都从灵魂上抹去，权力欲的不可遏制的意志显示为陶醉于对神之荣耀的期待里。——这就是第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发明者！之前只有几个犹太教派成员而已。

69

独一无二之处。——妒忌与友谊之间，自我蔑视与骄傲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和跨度：希腊人生活在前者之中，基督徒生活在后者之中。

70

粗浅智力之用。——基督教会是一部有着五花八门起源的原始时代崇拜与观念的百科全书，因此颇有传教能力。它从前和现在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从前和现在都找得到它所能适合、它能将自己的意义强加于其头上的相似于它的东西。不是它自身的基督教因素，而是其风俗中的普遍异教因素，是这个世界宗教传播的原因。它那同时扎根于犹太土壤和希腊土壤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善于超越民族、种族的隔阂和细微差别，同样也超越偏见。虽然人们总还是会赞美让最不相同的东西互相渗透的这种力量，只是也不要忘了这种力量的粗鄙——教会形成时期其智力上惊人的粗浅和知足：将就任何食物，消化像卵石一样的矛盾。

71

基督教对罗马的复仇。——或许，最让人厌倦的景象莫过于一个永远的胜利者——有两百年之久，世界看到罗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圈子圈好了，一切未来似乎都终结了，一切事物都一劳永逸地安排妥当了。是的，帝国建立，同时也确立了“*aere perennius*”^①的潜在想法。只知道“废墟之忧郁”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那种完全不同的、人

① 拉丁文：比铜还长久。参见“前言”第3节脚注。

们——例如带着贺拉斯的那种漫不经心——竭力想要逃避的永恒建筑之忧郁。其他人寻找别的慰藉手段，对付近乎绝望的厌倦，对付一种致命的意识，即意识到所有的思维进程、情感历程，从现在起都没有了希望，到处都有大蜘蛛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喝干所有涌出的血。厌倦的旁观者对罗马的百年无言之恨，只要在有罗马统治的地方，最终都在基督教里宣泄出来，基督教把罗马、“世界”、“罪”概括为一种感觉：通过设想世界的突然灭亡指日可待而向罗马复仇，通过把未来重新呈现在自己面前而向罗马复仇。罗马善于把一切都变成它的史前史和当下——而这种未来，罗马与之相比不再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梦见末日审判而向罗马复仇——70 而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作为拯救的象征，是对行省中堂堂罗马总督的深深嘲弄，因为他们现在作为灾祸和具备灭亡条件之“世界”的象征而出现。

72

“死后”。——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都碰到地狱惩罚的观念：有数不清的秘密崇拜特别满意地孵育着这种观念，就好像孵育着其权力最有繁殖力之蛋。伊壁鸠鲁^①相信，他能为其同类人做的大事莫过于连根除掉这种信念。他的凯旋之声在他那位忧郁然而却变得开朗的门徒、罗马人卢克莱修^②口中最美妙地逐渐消失，这成功来得太早。基督教将已经凋敝的地狱恐怖信仰置于其专门保护之下，这是明智之举！要是没有这样放肆地伸手到鼓鼓的异教口袋里去掏点东西，基督教怎么可能取得对流行的密特拉崇拜和伊西斯崇拜^③的胜利！于是基督教将畏惧者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一种新信仰的最坚决追随者！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以前和现在都像希腊人一样，甚至有过的而无不及地执着于生活，他们很少构

① 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

② 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约前 99—约前 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

③ 曾在罗马世界流行的两种崇拜。密特拉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伊朗神。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对密特拉的崇拜在罗马世界风行一时，成为基督教的强大对手。伊西斯是埃及女神，后来在罗马帝国内，对这位女神的崇拜得到广泛传播。

建那种观念。最终的死亡被看作对罪人的惩罚，死而不能复活被看作极端的威胁——这足够强烈地影响了这些怪人，他们不想失去他们的身体，而是希望用他们那种精细的埃及风格永久挽救身体。（在《马加比二书》^①中可以读到的一位犹太烈士不想放弃自己被扯出的内脏，他要在复活时拥有它们——这就是犹太的方式！）对最初的基督徒来说，永恒受苦的观念还十分遥远，他们想“从死中”得到拯救，日复一日地期待着一种转变而不是死亡。（在这样一些等待者中间，第一次死亡一定发挥了罕见的作用！惊讶、喜悦、怀疑、羞愧、狂热怎样地混合在一起！——真是伟大艺术家的一个题材！）保罗议论他那位救世主的好话莫过于说他为每个人打开了通向不朽的通道——他还不相信未得救者的复活，由于他关于不可执行的法律之说，由于死亡被看作罪的结果，他甚至怀疑到那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是不朽的（或者只有很少一些人，由于恩典而非功劳才享有不朽）。现在，不朽才开始开启大门——而最终也只有很少一些人被挑选出来成为不朽——其作为上帝选民的自大是不会忽略加上这么一句的。——在求生欲望不像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这般大，不朽的前景不是立即就显得比最终死亡的前景更有价值的其他地方，关于地狱的那种异教的，然而亦非全然非犹太的补充就成了传教士手中受欢迎的工具：出现了一种认为罪人和未得救者也不朽的新教义，即关于永远下地狱的教义，它比现在完全已经淡化的关于最终死亡的想法更加有影响。只有科学才重新光复了这种想法，而且同时否定了任何其他关于死亡的想象和任何彼岸生活。我们变得毫无兴趣，“死后”不再与我们有关系！——一桩大好事，只是它还太稚嫩，无法被普遍感觉为大好事。——可伊壁鸠鲁又胜利了！

73

72 见证“真理”！——“基督徒的道德变迁，他们在痛苦中的坚忍不拔，坚定的信仰，尤其是无论有多痛苦仍然传播壮大，都见证了基督教

^① 《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是《旧约》之后两部极为重要的犹太历史和神学著作。

的真理。”——你们到今天还这样说！真是糟透了！可是你们要知道，这一切既非见证亦非不见证真理。真理的证明不同于说真话的证明，后者绝对不是前者的论据！

74

基督徒的难言之隐。——难道下面的话不是一世纪时基督徒最普遍的难言之隐？“使自己相信自己有罪，要比相信自己无罪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一位如此有权威的法官意向如何。然而我们不得不害怕的是，他只不过是希望找到有罪意识之人！由于他的巨大权威，他更容易赦免一个有罪者，而不会轻易承认他面前的一个人有理。”——行省中可怜的人们在罗马总督面前也是这种感觉：“他太自负，所以我们不可以是无罪的。”——正是这种感觉在基督徒想象最后审判的时候如何会不重新出现呢！

75

非欧洲的，非高雅的。——这是基督教里的东方因素和女人气，在“主所爱的他必管教”^①中流露出来。因为东方女人把对她们的管教和严格将她们的人身和世界隔绝视为其男人的爱之标志，如果没有了这些标志，她们就抱怨。 73

76

以为其恶便是令其恶。——如果以为激情是恶的、潜伏着危险的，那激情便成为恶的、潜伏着危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它使信徒在一切性兴奋时良心受到折磨而成功地把厄洛斯^②和阿佛罗狄忒^③——都是有理想能力的伟大神秘力量——变成地狱里的魑魅魍魉的。把必然的、正常的感觉变成了内心痛苦的源泉，也因此而要把每个人的内心痛苦变成必然的、正常的了，这岂不是很可怕！此外还有一种始终隐秘的，因而更加根深蒂固的痛苦——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莎士比亚的勇气，像他在

① 《圣经·希伯来书》，12：6。

② 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

③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其十四行诗中所做的那样，为自己在这一点上的基督徒式的阴暗心理而忏悔。——难道我们必须反对、必须限制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须放弃的东西总是被认为是恶的吗？平庸灵魂的方式不就是总把一个敌人想成是恶的吗？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厄洛斯称作敌人！性的感觉在本质上与同情感、崇拜感相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愉悦而对别人做了好事。我们不太经常碰到本质上如此好心好意的行为！这样的好事竟遭到诽谤，还要通过愧疚将其看作一种堕落！竟将人的生育与愧疚密切联系起来！最终，对厄洛斯的这种妖魔化有了一个喜剧收场：“恶魔”厄洛斯渐渐对人来说，变得比所有天使和圣人都更有意思，这要感谢教会对所有情色之事总是制造流言蜚语和显出神秘的样子，这使得直到我们的时代，爱情故事一直成为唯一实在地让所有各界都共同感兴趣的东西——以一种古代无法理解、以后有一天仍会留下笑柄的夸张形式。我们所有的诗人和思想家，从最伟大的到微不足道的，都以无节制的造势为标志，而且不止是标志，爱情故事就是在这种造势中作为总体故事而出现的。或许后世由此可以评价说，基督教文化的全部遗产里，有某种狭隘、疯癫的东西。

77

关于对灵魂的折磨。——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身体加以某种折磨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大声喊叫起来，对一个竟能这样做的人的愤怒立刻爆发出来。甚至我们只要一想到可能加于一个人或一只动物的折磨就会哆嗦，而要是听说了此类凿凿有据的事实，更会痛苦得完全无法忍受。可是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在对灵魂的折磨及其有多可怕的问题上有普遍而确切的感受。基督教所用之折磨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仍然在继续宣讲这种折磨，甚至当它见到有人处于没有如此受折磨的状态时，显得十分清白地抱怨别人堕落和麻木不仁——这一切的结果是，人类今天仍然从前看待人与动物身体所受暴虐的那种怯懦耐心和犹豫不决来对待精神火刑、精神拷问和刑具。地狱实际上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单词；而与新产生的实在的地狱恐惧相对应的，是一种新型的同情，一种早先时代所不了解的极其沉重的怜悯，是对如石像客让唐璜明白的那种“最终被罚入地

狱之人”^①的怜悯，在基督教时代，这种怜悯往往使石头都为之动情。普卢塔克^②描绘了异教时代一个迷信者的阴暗心理状态，这幅图像如果拿来和假想自己无法再想起“永恒痛苦”的中世纪基督徒相比较，就变得无害了。可怕的征兆出现在基督徒面前，也许是一只嘴里叼着一条蛇，但仍在犹豫是否将蛇吞下的鹤；或者自然突然变得苍白，或者强烈的色彩飞越地面；或者已故亲戚的形象在脸上带着极痛苦的痕迹走近前来；或者沉睡者房间里幽暗的墙壁变得明亮起来，在黄色的烟雾中墙壁上出现了刑具和一堆乱七八糟的蛇与鬼怪。是啊，由于基督教到处竖起耶稣受难像，从而把大地描绘成“正义者被折磨至死”的场所，所以基督教善于把地球变成多么可怕的地方！而当一个劝人忏悔的伟大布道者强烈迫使个人公开所有隐秘的痛苦和“私室里”的折磨时，当某一个怀特菲尔德^③“像垂死者对垂死者”那样布道，时而号啕痛哭，时而捶胸顿足、满腔激情，用极其铭心刻骨、极其突如其来的声调，毫不羞于把一次攻击的全部冲击力对准一个在场的个人，以可怕的方式将他从团体中剔除出去时^④——每次都好像地球真的要把自己变成“苦海”^⑤！然后人们看到，整个汇聚的人群有如发作了一场疯癫：许多人在恐惧的痉挛中；其他人躺在那里，失去意识，一动不动；有几个人剧烈地颤抖，或以经久不息的尖叫划破长空。到处都可以听到一种像人在半窒息状态中大声喘气的呼吸声。“真的，”这样一种布道的一位目击者说，“几乎所有听到的声音

76

① 唐璜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花花公子，有很多作家、诗人、艺术家如莫里哀、拜伦、莫扎特等都以他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作品，内容上各有不同。最初将唐璜故事写入作品的是西班牙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约1571—1648），作品是一部名叫《塞维利亚的嘲弄者与石像客》的风俗喜剧，剧中的堂胡安（即唐璜）行为放荡，因勾引贡萨洛的情妇而在决斗中将贡萨洛杀死。后来他遇到贡萨洛的石像，他邀这位石像客共进晚餐，后来石像客又回请他，席间他被“罚入地狱”。莫里哀的喜剧《唐璜》中也有类似描写。

② 普卢塔克（约46—约120），生活于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

③ 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英国国教会牧师。

④ 见费迪南·勒维从英语译成德文的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所著《卫理公会派的发生史与特征》（莱比锡与海德堡，1880），第53页及以下。

⑤ “苦海”的德文原文是“Wiese des Unheils”，直译成中文是“灾难的牧场”，尼采很感兴趣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在他的“残篇121”中提到过“埃特（灾害或复仇女神）的牧场”。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姑且译成“苦海”。尼采在本全集第2卷第362页上就使用过这个词组。

都来自正在痛苦折磨中死去的人。”——我们决不要忘记，正是基督教率先把垂危者之床变成折磨之床，它一直以折磨之床上看到的场面，以第一次被听到的可怕声调，毒害了无数见证自己及其后代人生之人的感官和血液！让我们想象一个一次也经受不住以下这番话的无害之人吧：“哦，永恒！哦，但愿我没有灵魂！哦，但愿我不曾出生！我该下地狱，该下地狱，永远无可挽救。六天前你们本可以帮助我。可是都过去了。我现在属于魔鬼，我要随他去地狱。破碎吧，破碎吧，你们这些可怜的石头心！你们不想破碎？还能为石头心做些什么？我该下地狱，让你们得救！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来吧，仁慈的魔鬼！来吧！”^①

78

行使惩罚的正义。——不幸与过失，这两样东西被基督教放到一个天平上，以至于当过失带来的不幸很大时，连过失本身的程度都要不由自主地以这样的天平来衡量。然而这不是古代的方式，所以大量涉及不幸与过失却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希腊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性情解放者的一部分，这种程度是古人所感觉不到的。希腊悲剧始终是无害的，不在过失与不幸之间设定什么“充足关系”。希腊悲剧英雄的过失不过是绊倒他们、因而使他们折断了胳膊或伤了一只眼睛的小石头。对此，古人的感觉会说：“噢，他本该更小心一点，别那么趾高气扬地走路！”然而基督教会说的则是：“这是一个重大不幸，背后肯定藏着重大的、同样严重的过失，尽管我们还没看清楚！你这个不幸的人啊，你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就是顽固不化的——你还将体会到更糟糕的东西！”——此外，古代确实是有不幸的，纯粹的没有过失的不幸；只有在基督教那里，一切才变成了惩罚，罪有应得的惩罚。它还使受苦者的想象更加痛苦，于是受苦者在处境恶劣时就觉得自己在道德方面是可耻的，是被抛弃的。可怜的人类！——希腊人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对别人不幸的愤慨，这种感情在基督教各民族那里是不允许的，很少有所发展，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一

^① 见费迪南·勒维从英语译成德文的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所著《卫理公会派的发生史与特征》，第67页及以下。

个名称来称呼比同情更阳刚的、作为其兄弟的这种感情。

79

一个建议。——如果我们的自我按照帕斯卡和基督教的想法始终是可恨的，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甚至只是允许和假设他者——无论上帝还是人——来爱我们的自我呀！让自己被爱，同时又很清楚自己只配被恨——更不用说其他那些抵触感了——这会体面尽失。——“然而这恰是恩典王国。”——那么对你们来说，你们的博爱也是一种恩典？你们的同情也是一种恩典？现在，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你们就再往前走一步，78
出于恩典而爱你们自己吧——那时候你们就根本不再需要你们的上帝了，原罪和救赎的整部戏剧在你们身上演完了！

80

有恻隐之心的基督徒。——基督徒同情邻人的痛苦，这同情的背面则是对邻人全部欢乐的强烈怀疑，怀疑邻人从其立志想要的和能做到的一切中得到的欢乐。

81

圣徒的人道。——一位圣徒碰上了一批信徒，无法再忍受他们对罪的不解仇恨。最后他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唯独没有创造罪：它对它没好感，这奇怪吗？然而人创造了罪。人仅仅因为罪的祖父——上帝不喜欢它，就应当驱逐自己这唯一的孩子！这是人道的吗？一切荣誉归荣誉的应得者！——可是，情感和义务都首先为孩子说话——其次才轮到祖父的荣誉！”

82

教会的袭击。——“你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关乎你的生命！”——路德扑上前来，发出这一声喊叫，他以为我们感觉刀就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可是我们用我们当中一个更高更从容之人的话来回敬他：“我们不必对此事彼事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我们的灵魂便可省去焦虑。因为事物本身按其本性是不会迫使我们做任何判断的。”

83

可怜的人类！——大脑里多一滴血或是少一滴血，足以让我们的生 79

活变得极其痛苦和艰难，我们因这一滴血吃的苦头，大于普罗米修斯因兀鹰吃的苦头。^①可是只有在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一滴血是因而非“魔鬼”或“罪”是因的时候，我们才碰上了最可怕的事情。

84

基督教的语文学。——基督教多么缺乏诚实感与正义感的培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督教学者文字的特征中相当清楚地估计出来：他们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猜想，如同提出教条一般，而很少会对《圣经》某段话的解释诚实地感到一种窘迫。他们不断地说：“我是对的，因为有文字在那里摆着”，然后是一通厚颜无耻的武断解释，以至于一个语文学家听说了以后，会哭笑不得，会不断地问自己：怎么可能！这诚实吗？这还体面吗？在新教的布道坛上，仍然还在借助不诚实做着这方面的事情，诸如布道者无耻地利用不会有人打断他的布道这样一种优势，对《圣经》断章取义，以各种形式把糟糕的阅读诀窍教给人民——只有从不上教堂或从来都上教堂的人才会低估这一点。可是最终，我们对一门在其创建后几个世纪里围绕《旧约》上演了前所未闻的语文学闹剧的宗教，能期待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是指把《旧约》从犹太人手中夺走的尝试，宣称它只包含基督教的教义，宣称它属于作为真正的以色列民族的基督徒，
80 而犹太人只是自以为拥有它。于是大家狂热地热衷于解释和篡改，做着完全和问心无愧无关的事情：无论犹太学者多么强烈地抗议，还是坚持《旧约》处处都在说基督，而且只在说基督，尤其处处都在说基督的十字架，但凡提到一根木头、一根荆条、一把梯子、一根树枝、一棵树、一棵柳树、一根棍子，那就是意味着关于十字架之木的预言，连独角兽和青铜蛇像的竖立，甚至摩西祈祷时张开的手臂，还有逾越节烤羔羊的炙叉——一切都成了对十字架的暗示，几乎就是其前奏曲！做如此宣告的人自己曾经信过吗？不妨想一想，教会甚至不惜往七十子文本《圣经》^②

^①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天火，因此受宙斯的惩罚而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白天兀鹰来啄烂他的肝脏，晚上肝脏长好，白天兀鹰又来啄，如此循环往复，使普罗米修斯遭受无限痛苦。

^② 《圣经·旧约》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本，据传系由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共同译成，故名。

中增添内容（例如《诗篇》第96篇第10节），以便以后在基督教预言的意义上利用这些偷偷塞进去的段落。大家根本就是在斗争，想的是敌人而不是诚实。

85

匮乏中的明察秋毫。——你们不要仅仅由于希腊人的神话与你们那高深形而上学的东西不相似而嘲笑它！你们要钦佩一个让其敏锐智能恰恰就此止步，且长期足够得体地避开了经院哲学与纠缠不休的迷信之危险的民族！

86

基督教的身体诠释者。——从来只是源于胃、肠、心跳、神经、胆汁、精液的东西——所有那些不适、衰弱、过分激动，全都是我们如此不熟悉的那架机器的偶然情况！所有这一切必然被一个帕斯卡这样的基督徒看作一个道德现象，一个宗教现象。他还自问：其背后是上帝还是魔鬼？是善还是恶？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哦，不幸的阐释者！他一定是在怎样地扭曲、折磨他的身体！他一定是在怎样地扭曲、折磨他自己啊，以便总是有理！

87

道德奇迹。——在道德领域，基督教只知道奇迹：所有价值判断的突然改变，所有习惯的突然放弃，对新对象、新人物的突然而不可抗拒的好感。基督教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上帝的作用，称为重生行为，认为这行为有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价值。通常叫作道德而与那种奇迹无关的一切，因而对基督徒来说就变得无所谓了，甚至也许作为舒适感、自豪感而成为一种恐惧的对象。《新约》中制定了德行规范和现行法律规范，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德行规范：仍在做道德努力的人应该在这样一种规范面前学会感觉自己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他们应该对德行感到绝望，最终求助于大慈大悲的主的悉心照料——只有取得这样的结局，一个基督徒的道德努力才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前提是，这始终是一种徒然、无趣、抑郁的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这种努力仍有助于实

82 现那种狂喜的时刻，这时人体验到“恩典降临”和道德奇迹。可是这种道德努力并非必要，因为常常可以看到，那种奇迹恰恰是在罪人的罪像麻风病一般不可救药的时候降临到罪人头上；甚至好像从最深最彻底的有罪状态跳到相反的状态倒是更容易的事情，而且作为奇迹的明证，也是更值得盼望的事情。——此外，这样一种突然的、非理性的、不可抗拒的突变，这样一种最深痛苦和最深舒适感之间的转换，有何生理学的意义（也许是潜在的癫痫病？）——这是精神病医生所要考虑的，他们有大量同样的“奇迹”（如杀人狂、自杀狂）可以观察。基督徒病例中相对“较令人愉快的结果”与此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88

伟大的行善者路德。——路德的最重要影响在于他唤起的对圣徒和整个基督教 *vita complativa*^① 的怀疑：自那以后，通往一种非基督教的 *vita complativa* 的道路在欧洲才重新通畅起来，对尘世活动与普通教徒的蔑视才受到限制。路德始终是好样的矿工之子，他关在修道院里，那里没有别的深井，无法在井下“深入挖掘”，他就进入自我，钻出一条晦暗的可怕通道——他最终注意到，一种沉思的圣徒生活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灵魂和身体的固有“活动性”将会使他毁灭。他曾长时间地尝试以苦修来找到通向神圣的道路，最后他做出决定，在心中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 *vita complativa*！我们受骗了！圣徒不比我们大家更有价值。”——这当然是一种农民方式的“总是有理”，然而对那个时代的德
83 国人来说，却是正确的、唯一的方式。这时来读一读路德的教理问答，这些德国人会多受鼓舞啊！“非十诫而无上帝所喜之作——圣徒们受赞颂之灵修著作均为自我想象之作。”^②

89

怀疑之为罪。——基督教倾尽全力要把圈画好，并宣称怀疑即罪。我们应该不要理性而被奇迹抛入信仰，在其中就好像在最明亮、最清澈

① 拉丁文：沉思的生活。

② 参见 [德] 马丁·路德：《大教理问答》，魏玛版，XXX，I，178 页及以下。

的水中游泳：不论看一眼坚实的陆地，抑或动了或许不该单独在这里游泳的念头，又或者我们那水陆双栖的自然本性稍稍躁动了一下——都是罪！但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来，信仰的依据和关于其来源的一切思考也同样作为有罪的而受到排斥。大家要的是盲目、陶醉，以及一支对吞没了理性的波涛的永久颂歌！

90

利己主义反对利己主义。——何其多的人始终在得出结论说：“若无上帝，生活将会无法忍受！”（或者如唯心论者圈子里的说法：“若是生活失去了其基础的伦理意义，那么生活将会无法忍受！”）——故而一定有一位上帝（或者一种生存的伦理意义）！实际上不过是，习惯了这些观念的人就不希望过一种没有这些观念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些应该是对他和对他维持生存来说必要的观念。然而，宣称对我维持生存来说必要的一切必然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是何等的狂妄！好像我的生存的维持是某种必然的东西！要是别人有相反的感觉，怎么办！要是别人恰恰不想在这两个信条的条件下生活，然后又认为生活没有价值，怎么办！——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84

91

神的诚实。——一位全知全能而且甚至不关心自己的意图是否被其造物所理解的神——这会是一位善之神吗？他会让无数怀疑、顾虑千年之久地持续存在，好像这些东西无害于人的得救似的吗？他还会在真理遭强暴时让人预见到最可怕的结果吗？如果他拥有真理，却袖手旁观人类可怜地为真理而受折磨，那他岂不成了残忍之神吗？——可是，也许这却是一位善之神，而他只是无法更清楚地表达自己而已！也许他缺少应付的智慧？或者缺少口才？这更糟！那么他也许甚至搞错了他所谓的“真理”，他自己离“可怜的受骗魔鬼”不远了！他这时候不是几乎得忍受地狱煎熬，眼睁睁地看着造物们为了认识他而如此受苦，而且还将更糟糕地受苦直至永远吗？他除了像一个聋哑人那样，在其小孩或小狗受到最可怕危险的威胁时，做出种种意义含糊的手势以外，不是不能出主意和出手相助吗？——一位如此得出结论、如此受煎熬的信徒，如果对

受苦之神的同情比对“邻人”的同情更接近于他，那他就真该获得谅解——因为如果那位最孤独者、最原始者也是最痛苦者、最需要安慰者，那“邻人”就不再是他的邻人。^① 所有宗教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的特征：它们都把其起源归功于人类以前的一个不成熟的智力状态——它们全都令人震惊地对说出真理的义务不当回事。关于一种神的义务，即神对人的宣示必然包含的真理性 and 明晰性，它们一无所知。关于“隐蔽的神”，以及关于他自己保持隐蔽，始终只有伴随语言才有一半显现的理由，没有人比帕斯卡更雄辩地表明，他绝不可能对此平静下来，可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充满信心，好像他就坐在帘子后面。他从“*deus absconditus*”^② 那里嗅到了一丝不道德的气味，极其耻于、羞于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于是就像一个心里很害怕的人那样，他尽量大声说话。

92

在基督教临终的床边。——真正活动的人^③如今内心里已没有了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产阶层中较温和、较多思考的人拥有的，也只是一个经过整理的，也就是说，一个被奇异地简化了的基督教。一位神，用爱来安排一切，让一切最终对我们处于最佳状态；一位神，将我们的美德和幸福赋予我们又从我们这里取走，使一切在总体上都变得恰到好处，没有理由把生活看得很糟糕或者干脆抱怨，总之，把听天由命和谦虚提高到神性——这是基督教留下的最佳、最活生生的东西。可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这样一来，基督教就转向了一种温和的唯道德论：剩下的，不是“上帝、自由和不朽”^④，而是好意、正派观念，以及认为好意和正

① “邻人”在德语中的原文是“*der Nächste*”，直译也是“最接近的”，因此尼采才做了这样的语言游戏。因为如果对受苦之神的同情更接近于这个信徒，那么受苦之神也就成为“最接近的”了，而所谓的“邻人”也就不再是“最接近的”了，也就是说，不再是邻人了。

② 拉丁文：隐蔽的神。

③ 这里所说的“活动的人”与尼采前面讨论的“*vita activa*”（活动的生活）有关，而这里接下来所说的那种人则与尼采前面讨论的“*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的生活）有关。

④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第三节中说：“纯粹理性本身的这些不可避免的使命是上帝、自由和不朽。”

派观念终将主宰一切的信念——这是基督教的安乐死。

93

真理是什么呢？^①——没有谁会不喜欢信徒喜为得出的结论：“科学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否认上帝。因此科学不来自上帝，因此科学不是真的——因为上帝是真理。”不是结论而是前提包含着谬误：如果上帝并不就是真理，而且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怎么办？如果他是虚荣、权力欲、不耐烦、恐怖、人在迷醉和惊愕中的妄想，怎么办？

94

情绪低劣者的治疗办法。——保罗认为牺牲是必要的，可以消除上帝对人之罪产生的强烈低劣情绪：此后基督徒们不停地把对自己的不快发泄到一个牺牲品身上——无论这是“世界”，还是“历史”，还是“理性”，还是快乐，还是别人的安宁——某个好东西必须为他们的罪而死（哪怕只是 *in effigie*^②）！

95

历史的反驳是最终的反驳。——从前人们试图证明没有上帝，今天人们指出上帝信仰如何能够产生，以及用什么方法取得了权威性和重要性：因此做出没有上帝的反证就变得多余。——尽管从前人们反驳了有人提出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但怀疑却始终存在，即怀疑是否可以找到比以上遭到反驳的证明更好的证明：当时无神论者们不善于澄清问题。 87

96

“*In hoc signo vinces*”^③。——无论欧洲在其他方面会取得何种程度的进步，在宗教事务上，它还没有达到古代婆罗门的那种自由思想的质朴性，这表明四千年前的印度比现在的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也往往遗传下更多的思考乐趣。因为那些婆罗门首先相信，祭司比神更强大，其次，

① 参见《圣经·约翰福音》，18：38：“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② 拉丁文：形象地、象征性地。

③ 拉丁文：有这个信号你就会赢。据说在 312 年，康斯坦丁一世在大战前看到天上有基督名字的图案。

正是祭典构成了祭司的力量之所在，所以他们的诗人不知疲倦地把祭典（祈祷、仪式、牺牲、颂歌、韵文）颂扬为一切善的真正赋予者。尽管这里会有不少诗和迷信总是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但原则是真的！再往前一步：人们把神祇扔到一起——欧洲有一天必然也会这么做！再往前一步：人们不再需要祭司、中介，自我救赎的宗教之师佛陀登场了——欧洲离这个文化阶段还多么遥远！如果最终甚至神、祭司、救世主的权力赖以立足的所有祭典和习俗都被摧毁，也就是说，如果古老意义上的道德都死去了，那时就来了——是啊，那时来了什么？我们不要反复猜测了，还是首先争取让欧洲把印度这个思想家的民族几千年前当作思考戒律所做过的事情补做了吧！欧洲各民族现在或许有一千万到两千万的人不再“信上帝”——要他们相互给个信号，这个要求太过分吗？他们一旦这么互相认识了，他们也就互相介绍自己——那么他们很快会成为欧洲的一股力量，并且很幸运地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一股力量！各阶层之间的一股力量！贫富之间的一股力量！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的一股力量！最不安分的人与最安分、最让人放心的人之间的一股力量！

第二卷

97

人变成道德的，并非因为人是道德的！——屈从于道德可以是奴隶 89
般地，或者虚荣地，或者自私自利地，或者听天由命地，或者麻木而又
狂热地，或者心不在焉地屈从，或者是一种绝望行为，好比屈从于一位
王侯：这屈从本身是与道德无关的事情。

98

道德的变迁。——道德在经历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改造和作业——这
导致了許多结局幸福的罪行（例如道德思考方面的所有革新）。

99

我们大家的非理性之所在。——我们始终还在从我们认为错了的判断中，
从我们不再相信的学说中，得出结论——这是我们的感情使然。

100

从梦中醒来。——高贵而智慧的人曾经相信天体的音乐，高贵而智慧
的人始终仍然相信“生存的道德意义”。但是有一天甚至他们的耳朵也 90
再不会听到这种天体的音乐了！他们醒了过来，注意到是他们的耳朵在
梦中的幻听。

101

可疑。——仅仅因为一种信仰是习俗就接受它——可这意味着：不

诚实、胆怯、懒惰！——那么，不诚实、胆怯、懒惰就是道德的前提吗？

102

最古老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于一个邻人的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其行为中有何可为我们所使用者——我们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我们把这种印象视为该行为的意图——而最终我们把拥有这样的意图安在他头上作为长久属性，例如从现在起把他称作“一个有害的人”。三重错误！三重远古之错！也许是我们从动物及其判断力那里得到的遗产！一切道德起源不是都可以从以下丑恶的狭隘推论里找到吗？“有害于我的，就是恶的（原本有害的东西）；有益于我的，就是善的（原本惬意的、有益的东西）；一次或多次有害于我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敌对者；一次或多次有益于我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友好者。”哦，*pudenda origo*①！这岂不是意味着：把另一个人与我们之间的那种可怜的、偶然的、往往意外的关系虚构成他的本质和最具本质特征的东西，并断言他同整个世界、同他自己只能有这样一些我们体验过一次或多次的关系？在这十足的愚蠢背后，岂不是还端坐着所有隐蔽念头中最不谦虚的一个：我们自己必然就是善的原则，因为善恶是按我们的尺度来衡量的？

103

两种道德否定者。——“否定道德”，这首先可以意味着，否认人们所声称的道德动机实际上驱使他们去行动——这也就是声称，道德由词语构成，属于人的或拙或巧的欺骗行为（尤其是自欺），也许最突出的恰恰是那些由于美德而深孚众望的人。其次可以意味着，否认道德判断以真理为基础。这里承认了以下问题：道德判断实际上是行为的动机，可是以这种方式，谬误作为一切道德判断的基础，就会驱使人走向自己的道德行为。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在非常多的例子中，符合第一种观点的，也就是说，符合拉罗什富科②精神的一种细小怀

① 拉丁文：可耻的起源。

②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出身贵族，著有《箴言录》五卷，内容主要表现其愤世嫉俗的思想。

疑，也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有着最高的普遍用途。——也就是说，我否认道德，就像我否认炼金术一样，这意味着，我否认其前提，但不否认曾有过相信这些前提、依据这些前提而行动的炼金术士。——我也否认不道德：不是否认不计其数的人感觉自己不道德，而是否认如此感觉有真理的依据。不言而喻——除非我是个蠢人——我不否认许多有不道德意味的行为是应该避免、应该抵制的，同样不否认许多有道德意味的行为是应该做、应该支持的。我的意思是，两种情况都应该出于与现在不同的依据。我们得改变观念——以便最终，也许很久以后，还有更多收获：改变感觉。

104

我们的价值评判。——所有行为都源自价值评判，而所有的价值评判要么是自己的，要么是假设的——后者占绝大多数。我们为什么要假设价值评判呢？由于恐惧——也就是说，我们视为更可取的，是假装成我们自己的价值评判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这种伪装，以至于它最终成为我们的本性。自己的价值评判是要表明，按照一件事恰恰使我们而不是别人产生乐趣或不产生乐趣的程度来衡量这件事——极少见的东西！不过，至少我们对别人的价值评判——评判中包含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用他人自己的价值评判的动机——一定得从我们自身出发，一定得是我们自己的鉴定吧？是的，可是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那样做了，以后也很少改变观念：我们如何判断我们的邻人（其思想、身份、道德、楷模性、无耻），如何认为必须尊重他们自己的价值评判，这些都使我们通常终生都是受稚气的、惯常的判断所左右的蠢人。

105

冒牌的利己主义。——绝大多数人，尽管他们总是会想到、说到自己的“利己主义”，但他们一生所做之事，均不是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幻象，因为在他们周围人的头脑里形成了关于他们的这种幻象，并让他们知道了关于他们的这种幻象。因此，他们全都一起生活在非个人、半个人见解及随意的、几乎虚构的价值评判的迷雾中。一个人总是在另一个人的头脑里，而这个头脑又在其他头脑里：一个怪异的幻象世界，但它善于

同时给人以客观的外表！这见解与习惯的迷雾扩展着，几乎不依赖其所笼罩的人而存在。迷雾中有关于“人”的一般判断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相信没有血肉的 *Abstraktum*^①“人”，也就是说，相信一种虚构。由个别有影响的人物（例如王侯和哲学家）用这种 *Abstraktum* 造成的每一种变化，都会非理性地对多数人产生极大影响——一切都是由于在这多数人里没有人能够以一个实在的、他可以理解的、他所探究的自来与那普遍的、苍白的虚构分庭抗礼，并将其摧毁。

106

反对关于道德目标的定义。——现在我们从各方面听到的道德目标是这样规定的：保存和促进人类。可是这仅意味着一个公式，如此而已。保存，在哪里保存？我们必然还要问：促进，往哪里促进？不恰恰是对“在哪里”、“往哪里”的回答这样重要的事情在公式中被忽略了吗？也就是说，公式产生出来作为职责规范的东西，现在并没有默默地、不假思索地被视为铁定！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充分看出，人们得考虑拥有尽可能长的人类生存？或是人类尽可能地去动物化？两种情况下手段必然会多么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实践道德必然会多么不一样啊！假如想要让人类具备其可能有的最高理性，那么这肯定不是指要保证人类有尽可能持久的最高存在！或者假如我们把人的“最高幸福”看成是对“往哪里”和“在哪里”的回答，那么这是指个别的人能逐渐达到的最高程度吗？还是指一种无法计算，但最终还是可以达到的所有人的平均幸福感？而为何道德恰恰是通向那里的道路呢？总的说来，借助于道德，不是有如此多的不悦之源被找到，乃至在能够做出判断之前，随着道德每一次变得更加高雅，人就已经变得更不满意自己、更不满意自己的邻人、更不满意自己的命运了吗？至今最有道德的人不是相信，人面对道德唯一合理的状态是最充满厄运的状态吗？

107

我们有权要求自己的愚蠢。——我该如何行事？我该为何行事？——

① 拉丁文：抽象物。

在有个人直接、粗略的需求时，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的，但上升到越是精细、越是广泛、越是重要的行事范围，回答就越不确定，因而也越随意。但是现在在这里恰恰应该排除决定的随意性！于是道德权威要求，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应该恰恰在一个人最不会立即明白其目的和手段的那些行为中刻不容缓地引导这个人！这种道德权威不允许在错误思考可能引起危险的事情中有任何思考——该权威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其指责者面前为自己辩解的。错误，在这里意味着“危险”——可是对谁危险？通常这并不真是权威道德拥有者眼中的行为者的危险，而是他们自己的危险，也就是一旦按照自己或多或少的理性随意、愚蠢地行事的权利被赋予所有人，他们可能在权力和影响上的损失。他们自己当然毫不迟疑地利用随意、愚蠢地行事的权利，他们甚至在几乎不可能回答或十分难以回答“我该如何行事？我该为何行事？”这些问题的时候，便发号施令。而如果人类理性发展得如此格外缓慢，乃至有人往往否认整个人类进程中的这种发展，那么难辞其咎的，除了根本不允许个人提关于“为何”、“如何”等问题的这种道德命令的庄严的在场，甚至无所不在，还能有什么呢？我们被教育恰恰要充满激情感，就在理解力应该尽可能清楚冷静地察看，也就是说，察看一切更高、更重要的事务时，我们却逃入到黑暗之中！

108

几个命题。——一个人如果想要幸福，我们就不应该对他做出通往幸福之路的规定，因为个人幸福源自任何人都不得了解的自身规律，外来规定只会使其受到妨碍、阻碍。——所谓“道德的”规定事实上是针对个人的，绝不是针对个人幸福的。这些规定和“人类的幸福和福利”同样没有关系——根本不可能用严格的观念同这些话关联起来，更不可能将其当作指路明星，以照耀道德奋斗的昏暗海洋。——说道德就像偏见所认为的那样，比不道德更有利于理性的发展，这不是真的。说任何有意识生物（动物、个人、人类等）发展中的无意识目标是其“最高幸福”，这也不是真的。更确切地说，在所有发展阶段，都有一种特别的、无可比拟的、既非更高亦非更低而是固有的幸福要获取。发展不是要幸福，

而是要发展，别无他求。——只有当人类有一个公认的目标时，我们才能建议“应该如此这般行事”。暂时没有这样的目标。因此我们不应该将道德要求和人类相关联，这是如此的非理性，如同儿戏。——劝告人类选择一个目标，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候，目标被看作符合我们心愿的东西；假定人类愿意像所建议的那样，那么人类因此也同样出于自己的心愿而能给予自己一个道德法则。可是至今道德法则都得凌驾于心愿之上：人们实际上不愿意将这种道德法则强加于自己，而是要从某处把它拿来，或者在某处把它找到，或者让它自己从某处出现。

109

克制、节制及其最终动机。——我发现至多有六种本质上不同的方法来控制一种欲望的强度。其一，我们可以避开让欲望得到满足的机会，通过长时间地、越来越长久地不使它得到满足而使它弱化、萎缩。其二，我们可以在欲望满足中把一种严格的、合乎规律的秩序变成法则，通过
97 以这种方式把法则置入欲望，并将欲望的潮起潮落圈定在固定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就获得了欲望不来干扰的时间间歇——而从这里开始，我们或许就能过渡到第一个方法去。其三，我们可以故意听任欲望得到疯狂而无拘无束的满足，以便由此而产生厌恶，借助厌恶而获得一种凌驾于欲望之上的力量——前提是不和那位把马骑死，因此而折断了自己的脖子的骑手并驾齐驱。不幸的是，如此尝试就必然有这样的结果。其四，有一个智慧的诀窍，也就是说，把某一个非常难堪的想法和满足如此牢固地拴在一起，以至于略作操练之后，满足的想法本身也总是立即让人感觉很难堪（例如，当基督徒习惯于在满足性欲时想到魔鬼就在近旁，想到魔鬼在冷嘲热讽；或者想到因为仇杀而永遭地狱之罚；或者甚至只是想到例如偷钱后从自己最敬重的人眼里流露出来的轻蔑；抑或当有些人上百次地有强烈愿望想要自杀，便以关于亲人朋友的悲恸和自责的想象来抵消那种愿望，从而在生命的悬崖边收住脚步——此时此刻，这些想象就像因果一样地相继出现在他心中）。属于这类例子的，还有人类的骄傲，例如拜伦爵士和拿破仑，他们起而反抗，把一种个人的感情压倒全体的态度、压倒理性的秩序感受为侮辱，由此产生了压制本能、几乎

压得它嘎吱作响的习惯和乐趣。（“我决不要当任何一种欲望的奴隶”——拜伦在日记中写道。）其五，我们可以通过承担某一种特别繁重、费力的工作，或者有意屈从于一种新的刺激和娱乐——这样就把思想和体格力量的相互作用引向其他轨道——从而使多种力量互相错位。98

如果我们暂时青睐于另一种本能，给予它充分的满足机会，把它变成一个挥霍者，挥霍由于自己的强烈而变得令人厌烦的本能很可能会控制的那种力量，那么结果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或许也懂得通过给予所有他们自己熟悉的其他本能以一种暂时的鼓励和放纵，让这些本能吃掉暴君想独自享用的所有草料，从而控制想要扮演独裁者角色的个别本能。其六，坚持削弱、压制自己的整个肉体、灵魂组织，并认为其合理的人，自然就以同样的方法达到削弱一种个别的强烈本能的目的。正如那些行为像苦行僧一样的人，他们使自己的感官挨饿，当然也同时使旺盛的精力挨饿，亦不乏让自己的智力挨饿，使其统统化为乌有。——于是，躲开诱因，规范本能，造成对本能的匮乏和厌恶，把规则植入本能，让自己对本能感到匮乏和恶心，实现一种痛苦念头的联想（例如想到不光彩、想到恶果或者想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然后各种力量错位，最终普遍弱化和衰竭——就是这六个方法。但是，如果想要控制本能的强烈程度，则这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同样也不在于你想出什么方法，不在于你用这种方法是否奏效。更确切地说，在这整个事情中，我们的理智很明显只是另一种本能的盲目工具，这另一种本能，恰是凭借着自身的强烈程度折磨我们的那种本能的竞争对手：无论这是一种求宁静的本能，还是对耻辱和其他恶果的恐惧，抑或是爱。尽管“我们”这样是想要抱怨一种本能的强烈程度，但是归根结底却是一种互相抱怨的本能；99

对这样一种强烈程度引起的痛苦的察觉假设了这样的前提：有另一种同样强烈，甚至更强烈的本能，有一场我们的理智必定参与其中的搏斗即将来临。

110

对立面。——我们可以观察自己身上的以下过程，我但愿它经常被观察、被证实。我们身上出现了一种我们不熟悉的喜悦之气息，随后产

生了一种新的渴望。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是这渴望的对立面：如果是寻常的事物和考虑，甚至是我们不怎么尊重的人，那么新渴望的目标就会用“高贵、善良、值得赞扬、值得为之牺牲”这类感觉来装点自己，整个继承来的道德素质马上吸纳该目标，把它添加到这道德素质被人感觉甚为道德的那些目标上去。而现在我们不再想要争取一种喜悦，而是想要追求一种道德：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在追求方面的信心。

111

致客体性的赞美者。——我们儿童时代从自己成长中接触到的亲戚熟人那里察觉到多种多样的强烈感情，但是却很少察觉细致的判断和智力思考的公正，随后用尽我们最大的力气和最佳的时间来模仿感情。我们到了成年时代则注意到，任何新事物，任何新人，都立刻会在我们心中激起好感或反感，忌妒或蔑视。在我们无力对抗的这种经验压力下，我们赞美感情的不偏不倚，或者“客体性”，像一个奇迹，是天才或最罕见的道德的职责，而不愿意相信，甚至这种不偏不倚，也只是规训与习惯之子。

112

关于义务与权利的自然史。——我们的义务——这是他人对我们的权利。他们何以得到这些权利？通过这样的事实：他们认为我们能立约、能报复，估定我们和他们相似又相像，他们于是就把某事托付给我们、教育我们、指摘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一切都向我们证明的那种关于我们权限的观念是正确的，我们按比例返还别人所给予的。所以，正是我们的自尊心要求我们履行义务——我们想要重新确立我们的自负，所以我们就以我们为别人做的事情对抗别人为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别人因此而已经参与到我们的权限范围中，而且如果我们不以“义务”做出一种回报，也就是说，参与别人的权限，那么别人就会持久地插手我们的权限中。别人的权利只能够同我们权限内的事情发生关系，如果别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这就不合理了。更精确地说，只同他们认为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的事情发生关系，只要我们同样认为这在我们权限范围内即可。这可能很容易处于同一谬误的两个侧面：义务感取决于我们在我们的权限范围

问题上与他人都有同样的信念，即我们承诺我们能负有义务的某些事情（“意志的自由”）。——我的权利：这是我的权限中其他人不仅向我承认，而且想要我保留的那一部分。怎么会有这些他人什么事呢？首先，他们靠他们的聪明、畏惧和谨慎。无论是他们等待从我们这里有类似的东西回来（对他们权利的保护），还是他们认为同我们斗争是危险的、不合适的，抑或他们在我们力量的削弱上看到了对他们自己的不利，因为那样我们就不适宜同他们结成同盟对抗另一股敌对的第三势力。其次，他们靠赠予和转让。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就有足够的权限，而且过于足够的权限，可以放弃其中一部分，并把放弃的那一点向其赠予对象做担保——这里的前提是他们的赠予对象有一丁点儿的权限感。于是权利就产生了：被承认、受担保的权限范围。如果权限关系本质上有所变动，那么旧的权利消失，形成新的权利——各民族权利的兴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的权限本质上削弱了，那么至今一直以来的保障我们权利的人在情感上就会发生变化：他们要权衡斟酌一下，是否能再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充分拥有——如果他们感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从那时起就否认我们的“权利”。同样，如果我们的权限显著增加，那些至今一直都承认我们的权限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其承认的人在情感上也会发生变化：他们一定会试图把我们的权限往下压回到以前的水平，他们将要干预，并将此说成是他们的“义务”——然而这只是一无用的空谈。权利在哪里占支配地位，那里就维持着一种权限状态、一种权限范围，拒绝增减。他人的权利是我们的权限感为这些他人的权限感让路。如果我们的权限显现出被彻底动摇、被打破，那么我们的权利也就到此为止；相反，如果我们变得更加有力得多，那么他人的权利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我们至今承认他们有的那种样子了。“公平的人”不断需要一架天平的细微摆动：对于权限范围和权利范围而言，由于人间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易逝的特点，故而这架天平只是十分短暂地趋于平衡点，而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升降——因此公平很难做到，需要很多练习，（很多）善良意志，以及很多很善良的才智。

上，不断想要知道邻人的情绪怎样。但是，满足这种欲望所必需的同情和共识，却远不是无害的、充满同情的、善良的。相反，我们想要察觉或猜出，邻人如何由于我们而遭受外在或内在之苦，邻人如何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屈从于我们的手或者甚至我们的外貌给他造成的印象；甚至当争取出类拔萃的人留下或想要留下一个令人欢快、令人振奋或令人开心的印象时，他也不享受他使邻人欢快、振奋、开心这样的成功，却享受他嵌入到陌生的灵魂中，改变其形式，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它这样的成功。争取出类拔萃就是争取对邻人的征服，即使只是一种非常间接的、仅仅是感觉到的或者干脆就是梦想的征服。这种暗中向往的征服有一长系列的等级，关于这些等级有一个完整的一览表，几乎就像一部文化史，从最初丑陋的野蛮时代开始，一直到过于讲究的、病态的观念性的面孔。

103 争取出类拔萃的努力为邻人带来了——姑且说出这个长梯子上几个梯阶的名字——折磨，然后打击，然后惊慌，然后惊恐，然后惊奇，然后羡慕，然后赞美，然后升华，然后愉悦，然后欢乐，然后大笑，然后嘲笑，然后讥讽，然后给予打击，然后加以折磨。这里在梯子的尽头，站着苦行僧兼殉道士，他通过自己遭受自己出类拔萃欲望的后果，即把梯子的最初梯阶上他的对立面，也就是野蛮人，加于别人——这位苦行僧兼殉道士想要与之迥然不同并在其面前出类拔萃的那些人——的那种痛苦，加于自身，而感觉到最高的享受。苦行僧战胜了自己，往自己内心张望，他看到他这个人分裂成一个吃苦者和一个旁观者，从此以后，他再不朝外部世界张望，即使张望的话，也似乎只是在给自己那用于自焚的火堆拾柴火，这是出类拔萃欲望的最后悲剧。在这个悲剧中，只有一个内心被烧成黑炭的人——这便是和开局相匹配的结局：在两头看到折磨，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事实上，被看作最活生生的权力感的快感，也许在大地上再大，也大不过在迷信的苦行僧灵魂中的那种快感。毗奢蜜多罗国王^①故事中的婆罗门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位国王从千年的忏悔苦行中汲取了这样的一种力量，以至于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天堂。我相信，

^① 古代印度最受人尊敬的圣贤之一，中文又叫众友仙人。他出身于刹帝利，靠苦行修炼成为婆罗门仙人。

在这整个内心体验的范畴中，我们现在是粗浅的新手，是摸索中的猜谜者：四千年前的人们更懂得自我享受的这种可耻的典雅化。世界的创造：也许在当时就已被一个印度的梦想者想象成一位神灵决心独自进行的一种苦行程序！也许神灵想把自己放逐到动荡的自然里，有如进入刑具中，104以便由此而双倍地感觉到自己的永恒幸福和力量！而假定，这干脆就是一位爱之神：对于这样一位神来说，造就痛苦之人，因为看到这些人难以解除的折磨而真正神圣地、超人地遭受痛苦，并如此折磨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啊！干脆就假定，这不仅仅是爱之神，而且还是神圣之神、无辜之神：当他创造了罪、罪人、永入地狱，以及他的天堂统治之下的一个永恒折磨、永恒呻吟叹息的可怕地方时，该感到何等的神圣苦行僧之谵妄！——甚至保罗、但丁、加尔文及诸如此类之人的灵魂，并非完全不可能有一天探究到此等权力欲的可怕秘密——面对这样的灵魂，你可以问：争取出类拔萃努力的循环真的和苦行僧一起到达了最后的终点，就此完全展开了吗？这个圆不会以牢牢抓紧的苦行僧的——同时也有怜悯之神的——基本情调从头再循环一遍吗？也就是说，伤害别人是为了因此而伤害自己，是为了以此来再次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同情，沉湎于最强大的力量！——灵魂对权力欲的放纵会在人世间造成各种可能性，若是对这一切可能性之思考中有思想放纵之处，敬请谅解！

114

关于患者之认知。——长时间可怕地为自己的病痛所折磨却智性未损的病人之状态，不是没有认识价值的——且完全不论每一种深深的孤独，每一种突然的且得到许可的对一切义务和习惯的解脱所带来的知识上的好处。重病患者从自己的状况出发，以惊人的冷漠来看待事物：所有那些骗人的小把戏，当健康人的眼睛朝它们看过去时，通常有事物在其中游弋，对于重病患者来说，它们便不见了——连他自己也被拔光了毛发，苍白地躺在自己面前。假定他至今一直都生活在某种危险的幻想里，这种由于痛苦而得来的极度清醒，是让他摆脱困境的手段，或许是唯一的手段。（很可能，发生在十字架上那位基督教创始人身上的也是这105

种情况：因为所有话中最苦涩的那句“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① 如果从它可以被理解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来理解，包含着对其生活之虚幻的一种普遍失望和彻悟的明证。他在最痛苦的时刻对自己变得心明眼亮，就如诗人关于可怜的垂死者堂·吉珂德所叙述的那样。）想要与痛苦对抗的理智的巨大张力使得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在全新的光辉中闪耀，而所有新的光辉所赋予的不可名状的魅力，往往是强大的，足以对抗一切自杀诱惑，使继续生活下去成为受苦者最值得渴望的事情。他轻蔑地回想起健康人无忧无虑地漫步其中的那个舒适、温暖的雾中世界；他轻蔑地回想起以前用来自娱的最高贵、最受钟爱的幻觉；他很享受地有如从最深的地狱唤来这种轻蔑，因此而使灵魂遭受最深的痛苦：通过这种平衡，他经受住了肉体的痛苦——他感觉到现在正需要这种平衡！在可怕地明白了自己的本质后，他朝自己喊道：“当一次你自己的起诉人和刽子手吧！把你的痛苦当成你自己给自己施加的惩罚吧！享受你作为法官的优越感吧！还有，享受你的随心所欲，你的专横武断！提升你自己，超越自己的生活，有如超越自己的痛苦，蔑视作为依据的地面和无依据！”我们的自尊心前所未有地起来反抗了：对于它来说，具有魅力的是，反对痛苦之类的暴君，反对暴君让我们提供反生命的证明的一切暗示，恰恰代表了与那类暴君对立的生命。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愤怒地抗拒悲观主义，不让它作为我们这种状态的后果而出现，不让我们作为失败者而遭受屈辱。同样，公正判断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因为现在这是对我们自己、对所有状态中最有魅力的那种的胜利，那种状态可以让任何不公正的判断得到谅解。然而我们不想要得到谅解，恰恰是现在，我们想要表明，我们可以是“无辜”的。我们处于僵直的痉挛发作之中，这是高傲病的发作。现在来了第一道缓解病情、让人康复的曙光，其最初的效果之一是抗拒我们的高傲具有的优势。我们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称作愚蠢的、自不量力的，就好像我们已体验到了某个绝无仅有的东西！我们忘恩负义地使那帮我们忍受痛苦的无所不能的自尊心

^① 《圣经·马太福音》，27：47。

受到屈辱，并强烈渴望对这自尊心有一种解药：在痛苦过于强行、过于长久地让我们个性化以后，我们想在自己面前变得陌生化、去个性化。“滚开，让这自尊心滚开！”我们喊道，“它是又一种疾病、又一种痉挛！”我们重新朝人和自然看去，带着更加渴望的眼神：我们苦笑着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关于人和自然新知道了一些事情，不同于以前所知道的，因为面纱掉了——可是重新看到**朦胧的生命之光**，从那平平淡淡的可怕明亮中脱身，这多么让我们**神清气爽**！在那明亮中我们是作为患者看事物，并将其看透的。如果健康所玩的那些把戏又重新玩起来，我们不生气——我们温和地、仍然很疲惫地注视着，有如发生了改变。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可能听音乐不流泪。

115

所谓的“我”。——语言以及作为语言基础的先入之见，再三阻碍我们探究事情的内在过程和内在冲动，例如，通过这样的事实，即原本只有词用来表达这些过程和冲动的**最高级**，可是我们习惯于在乏词时就不再精确地观察，因为在这时候仍然精确地思考是很痛苦的。以前，人们甚至不由自主地得出结论，词的**王国的边界**，也就是生存的**王国的边界**。愤怒、憎恨、爱、同情、渴望、认识、快乐、痛苦——全都是**极端状态**的名称，更柔和、更中庸的程度，甚至不断在发生中的更低程度，都被我们忽略了，然而恰恰是这些更低程度编织了我们的性格与命运之线索。那些极端的发作——甚至在用餐或听音乐时最适中的**无意识的好恶**，若正确评价，也许始终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发作——往往把线索扯断，是一时的**粗暴例外**，多半是郁积形成的后果：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能如何把观察者引入歧途啊！它们同样也把行动中的人引入歧途。我们并非都是那种按照某一种我们只对其才有意识、有词汇——因而有贬有褒——的状态而显现的模样。在这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较为粗糙的发作之后，我们对自己做出了**错误的认识**，我们在一种例外压倒规律的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误读了我们自我的这种表面上最清楚的拼音文字。然而，我们在这条错误道路上发现的我们关于自己的看法，即所谓的“我”，却会在今后有助于造就我们的性格和命运。

“主体”不为人知的世界。——人类感到如此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其自远古至今对自己的无知！不仅在善恶方面，而且在更本质得多的事情上！认为人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精确地知道人的行为如何完成的远古妄想始终存在。不仅“看透人心的上帝”，不仅思考自己行为的的行为者——不，甚至任何其他他人，都不怀疑自己懂得任何其他他人行为过程中本质的东西。“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是自由的，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使其他人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我能一一列举所有道德可能性和行为前的所有内心活动；你们可以为所欲为——我在其中理解自己，也理解你们大家！”——以前，人人都如此认为，现在几乎仍然人人如此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伟大的怀疑者，是值得赞美的创新者，可关于那个最要命的偏见，那个最深刻的谬误，他们还是善意地相信“正确的行动必然源于正确的认识”——他们在这个原理中始终还是普遍的疯狂与狂妄的继承者：以为有一种知识可以知道一个行动的**本质**。“如果正确的行为不源于对正确行为本质的洞察，这甚至会是**恐怖的**”——这是那些伟人认为有必要证明这种观念的唯一方式，相反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疯狂的——然而那相反的看法恰恰是自古以来每天、每小时都被印证的赤裸裸的现实！人们关于一个行为可以大体拥有的知识，从来不足以将这行为付诸实施，认知和行为之间的桥梁至今连一次都没有架起来过，这岂不恰好就是“恐怖的”真相吗？行为**永远都不是**它在我们面前呈现的那个样子！我们费尽辛劳终于懂得，外部事物不是其在我们面前呈现的那个样子——现在好了！内部世界也一样！所有道德行为实际上都是“别的东西”——我们无法说得更多，而所有行为本质上都是未知的。但是人们过去和现在普遍相信的，都是相反的东西：我们有最古老的唯实论反对我们，直到现在人类都认为“一个行为就是它在我们面前呈现的那个样子”。（重读这句话，我记忆中想起叔本华的一段非常明确的话，我要将它引用来证明，即使是他，也毫无顾忌地执着于，而且始终执着于这种道德唯实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位合格的、完美道德的判官，明辨善恶，因为爱善弃恶而变得

神圣——这一切便是每个人的情况，只要审查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行为，他只需要表示同意、不同意，执行行为的重任是由别人的肩膀来承担的。每个人因此就可以作为告解神父而完全取代上帝的地位。”^①

117

在牢狱中。——我的眼睛，无论现在视力强弱，都只看到一定距离 110
远，我就在这一定距离的空间中活动、生活，那样的视野中包含着我无法逃脱的直接的大小命运。每个人的周围都这样画有拥有一个中心的、为这个人所特有的同心圆。与此相类似，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关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触觉也如此。按照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我们的感官关闭在其范围内的边界，我们来衡量世界，我们称此为近，称彼为远，称此为大，称彼为小，称此为硬，称彼为软：这样的衡量我们称之为感觉各自依据自己的感官所覆盖的视域。对世界做丈量，说某个东西是近的，某个东西是远的，某个东西是大的，某个东西是小的，某个东西是硬的，某个东西是软的：我们把这丈量称作感觉——这便是一切一切的自在之谬误！按照对我们来说平均在一个时刻有可能的体验和激动心情之量，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衡量为短或长、穷或富、充实或空虚；按照平均的人类生活，我们衡量所有其他造物的生活——这便是一切一切的自在之谬误！如果我们有上百倍敏锐的眼睛来看近处事物，那么对我们来说人就会显得高大无比；甚至可以想象，由于有了某些器官，人就会被感觉为巨大无比的。另一方面，某些器官可以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让你感觉整个太阳系被压缩、被挤压到一起了，像一个独一无二的细胞；在完全不同构成的生存物面前，人类身体的一个细胞就呈现为一个运动中、构建中、和谐中的太阳系。我们感官的习性把我们编织到了感觉的谎言之中，这些习性又是我们所有判断和“认知”的基础——根本没有什么通向现实世界的河口、洞口和秘径！我们在自己的网里，我们这些蜘蛛，我们在其中捕捉到的，除了在我们的网中所允许捕捉的东西以外，根本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① [德] 叔本华：《遗稿》，433 页及其后，尼采遗留的个人藏书。

118

111 邻人究竟是什么呀！——关于我们的邻人，我们知道什么是他的边界吗？我的意思是，他究竟用什么把他自己就好像画在、印在我们身上、我们心里的呢？关于他，我们所理解的无非是我们自己的变化，他是这些变化的原因——我们关于他的知识，就像一个洞穴般构建而成的空间。我们把他的行为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觉安在他头上，赋予他一种虚假的、反向的实证性。我们依据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把他构建成我们自己体系的一颗卫星：当他照亮我们或者自己暗淡下去，而我们又是这两种情况的最终原因时——我们相信的却恰好相反！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幻象世界！颠倒的、翻转的、空洞的然而却又完完全全酣梦的世界！

119

体验和虚构。——无论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可以走多远，都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关于构成其本质的全部欲望的形象更不完整的了。他几乎不知道那些较粗俗的欲望叫什么：它们的数量和强度，它们的潮起潮落，它们彼此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尤其是它们的营养摄取法则，都是他根本不知道的。也就是说，这种营养摄取是偶然性使然：我们的日常体验时而给这个欲望，时而给那个欲望扔过去一个猎物，它们贪婪地抓住它，可是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与全部欲望的食品需求之间没有任何理性关联。于是总是出现两种情况，一些欲望饿死、萎缩，另一些欲望则喂食过度。

112 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都按照此刻有无食品而让我们天性的一些珊瑚虫触手长大，让另一些枯萎。我们的经验，如已说过的那样，都是这种意义上的食品，但却是用盲目之手播撒出去的，不知道谁饿着，谁已吃得过饱。由于各个部分的这种偶然性营养摄取，整个充分发育好的珊瑚虫将成为某种同样偶然性的东西，就像它们的形成过程一样。说得更清楚一点：假定一个欲望正渴望得到满足——或渴望运用自己的力量、或释放这种力量、或填满空白——这都是图像语言，那么它看待日常过程的每一桩事情，都取决于它能如何需要这件事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无论奔跑、休息、发怒、阅读、说话、拼搏、欢笑，渴望中的欲望几乎都会触摸人陷入的状况，而通常情况下如果它没有在这些状况中发现自己

需要的东西，它就必须等待，进一步渴望；再过一阵子，它就变得虚弱，再过几天或是几个月，要是仍然未得满足，它就像一株没有雨水滋润的植物一样枯萎。也许，如果所有的欲望都想要像饥饿一样得到彻底满足，那么偶然性的这种残酷性还会更加地触目惊心：饥饿是不会满足于梦中的菜肴的；可是大多数欲望，尤其那些所谓的道德欲望，恰恰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允许我这样来猜测的话。我们的梦恰恰有这样的价值与意义，即对某种程度上白天在“食品”方面的偶然性匮乏进行补偿。为什么昨天的梦满是温情与泪水，前天的梦充满诙谐与放纵，而在更早先的梦里则是冒险的、心情忧郁的持久寻觅？为什么我在一个梦中享受音乐的这种无可言传的美，为什么我在另一个梦里如鹰一般欢乐地翱翔，飞向远方的群峰？给予我们温情或诙谐或冒险或对音乐、群山的渴望等欲望以活动空间，并让其释放出来的这种虚构——每个人手头都会有自己令人信服的例子——都是对我们的神经在睡眠时受的刺激做出的解释，对血液和内脏的运动，对手臂和被子压在身上的压力，对教堂钟楼的钟声、风信鸡的响声、夜游者的动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事物的声响做出的非常自由、非常随意的解释。这个文本一般而言，对一个夜晚来说，和对其他夜晚来说，都始终非常相似，但是却如此不同地被评论，乃至于创作理性在今天和昨天为同样的神经刺激想象了如此不同的原因。其依据在于，今天为理性做提示的，不是昨日为理性做提示的那位——另一种欲望想要得到满足、得到实现，想要试手，想要振奋，想要宣泄，恰好它处于涨潮之中，而昨天处于涨潮之中的是另一位。——清醒的生活不像梦中的生活那样有这种解释的自由，它较少诗意，较少无拘无束，可是我必须阐明，我们清醒中的欲望所做的，是否同样不过是解释神经刺激，并根据这些刺激的需求估计出其“原因”；醒和梦之间有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对迥异的文化阶段进行比较时，是否一个阶段中的清醒解释的自由和另一个梦中解释阶段的自由不相上下；甚至我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评估是否都不过是关于一个我们不熟悉的生理学过程的图像和幻想，一种描述某些神经刺激的习惯性语言；所有我们所谓的意识，是否都是对一个未知的，或许不可知的，却又被感觉到的文本所做的一种或

多或少幻想性的评注。——让我们来看一个小小的体验。假定我们有一
 114 天注意到，市场上有人在我们经过时笑话我们，按照我们身上这个或那个欲望正好处于高潮中的情况，这种体验就会对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味——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身体里究竟哪个本能涨潮到了高处，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味。按照我们属于不同种类的人的情况，这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有人将此当作一滴雨，有人把它像一只小飞虫一样从身上抖落，有人借此寻衅滋事，有人检查自己的衣服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人觉得可笑，有人在那之后思考本质上可笑的事情，有人很高兴无意中放出光芒给世界带来了快乐和阳光——而在任何情况下，总有一种欲望从中得到了满足，无论它是要发怒、好斗、好思考，还是好心好意。这种欲望抓住事情，就好像抓住了它的猎物。为什么正好是它？因为它又渴又饿地潜伏着。——最近有一天上午十一点，在我面前突然有一个男子直挺挺地一下子倒地，就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周围所有女人都大声尖叫起来；我自己把他扶起来，照料他，直到他重又能够说话——在此期间，我面部的肌肉一动不动，我的感情也不激动，既没有惊恐的感觉，也没有同情的感觉，我只是做最眼前、最合乎情理的事情，然后冷静地离开。假定前一天有人告诉我，明天十一点我身旁将有人以这种方式跌倒，那么我事先就会受尽折磨，晚上睡不着觉，也许在关键时刻会像那人一样，而不是帮助他了。因为在这期间所有可能的欲望都会有时间想象、评论那种体验。——我们的体验究竟是什么？我们放进去的东西远远多于原本在里面的东西！抑或必须干脆说：那里面原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体验乃是一种虚构？

120

115 安慰怀疑论者。——“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你说得对，可是不要怀疑：你是在被做！在任何时刻！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搞不清 *Aktivum*^① 与 *Passivum*^②，这是人类永恒的话

① 拉丁文：主动。

② 拉丁文：被动。

法错误。

121

“因和果”！——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的智力就是一面镜子——有显示合规律性的事情在进行，任何时候总是一个特定事物紧随另一个特定事物。如果我们想要察觉它、命名它的话，我们称之为因和果，我们这些笨蛋！好像我们因此就理解了某个事物，就能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无非是看到了“因和果”的图像！恰恰是这种**图像性**，使对更本质关系的洞察，而不是对前后序列的了解，成为不可能！

122

自然中的目的。——作为无偏见的研究者，探究眼睛的历史以及最低级造物的眼睛形式，并指出眼睛逐步演化的人，必然取得大成果：看东西不是眼之所以产生的目的，更应该说是当**偶然事件**召集系统做出反应时的一种配合。唯一的一个例子：“目的”使我们恍然大悟！

123

理性。——理性是如何来到世界上的呢？很合理地说，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出于偶然性。我们得像猜谜一样地猜这种偶然性。 116

124

何为要！——一个人从自己的小屋走出，恰逢太阳正从太阳的小屋走出，说“我要太阳升起来”，我们嘲笑这个人；一个人没法让轮子停下，说“我要它转动”，我们嘲笑这个人；一个人在摔跤比赛中被摔倒在地，说“我躺在这里了，可是我要躺在这里”，我们嘲笑这个人。可是笑归笑！当我们用“我要”来说话的时候，我们究竟和这三人之一有何不同吗？

125

关于“自由王国”。——我们能思考的事物，要比我们能做、能体验的事物多得多，多得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思考是肤浅的，而且满足于肤浅，它甚至没有注意到这种肤浅。如果我们智力的开发严格对应我们的力量及其使用，那么我们思维活动的最高准则就会是，我们只能理

解我们所能做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称为理解的话。口渴的人缺水，可是他的思维图像不停地让水呈现在他眼前，就好像再没有比这更容易办到的了。智力的这种肤浅、容易满足的特点无法理解真正的需求，却
117 因此而很有优越感：它为自己能做更多、能跑更快、几乎能在瞬间抵达目标而感到骄傲。因而思想的王国，与行为、意欲、体验的王国相比，是作为自由王国出现的；而它正如以上所说，只是一个肤浅加知足的王国。

126

遗忘。——像遗忘这样的事，尚未被证明。我们知道的只是，回想不在我们的力量范围之内。在我们能力的这个缺陷中，我们暂时用“遗忘”一词来填补，就好像又登记了一笔财产。可是我们的能力究竟有什么！——如果说“遗忘”一词填补了我们能力的一个缺陷，那么不是该有另一些词来填补由于我们能力的缘故而造成的我们知识上的缺陷吗？

127

合乎目的。——在所有行为中，也许那些合乎目的的行为最少被人理解，因为它们始终被看作最好理解的东西，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最普通的东西。大问题俯拾皆是。

128

梦和责任。——你们想要为一切负责任！只有梦除外！多么可怜的软弱啊，多么缺乏一以贯之的勇气啊！没有什么比你们的梦更属于你们自己了！没有什么更是你们自己的作品了！素材、形式、篇幅、演员、观众——在这些喜剧中，你们全都是你们自己！而在这里，你们恰恰害怕自己，以自己为耻，即使是俄狄浦斯，智慧的俄狄浦斯，也懂得从我们对于梦无能为力的想法中汲取安慰！从中我得出结论：大多数人必然意识到丑恶的梦。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那人们会为了人的高傲而将其夜间创作利用到何等地步！——我不得不补充说，智慧的俄狄浦斯做得对，我们确实不为我们的梦负责——可是同样也不为我们的醒负责，意志自由之说在人的骄傲和力量感中有其父亲和母亲？或许，关于这，我说的
118

次数太多了，但至少不由此而变成谬误。

129

所谓动机之争。——我们说“动机之争”，却描述了一场并非动机之争的斗争。也就是说，在行为之前，我们可能打算要做的不同行为的结果会依次出现在我们进行考虑的意识之中，我们会对这些结果加以比较。当我们确定一个行为的结果肯定会更有利时，我们就认为已经决定要做这一行了。在得出这个权衡结果之前，我们通常会狠狠地折磨自己，因为难以猜出结果，难以看到结果到底会有多重要，而且难免有万一的疏漏；此外还必须考虑偶然因素。然后还要说说最困难的事情：所有难以一个个确定的后果，现在还得彼此放到同一个天平上互相对比着衡量，因为所有这些可能后果的质的不同，我们往往没有用于这种优劣决疑法^①的天平和砝码。但是，假定我们解决了问题，而且偶然性把可以比较的后果为我们放到了天平上，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某个特定行为之后果的形象中看到了一个做出该行为的动机——是的！一个动机！可是在我们最终行动的那一刻，我们更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我们由不同于现在讨论的那种“后果的形象”的另一种动机所决定。起作用的，是我们在力量的相互作用方面的习惯，或是我们所畏惧、所尊敬、所爱戴的一个人的小小推动，或是偏爱做手头之事的那种贪图省事，或是由最眼前、最有利、最微不足道的事件在关键时刻造成的对想象力的激发，或是完全意想不到地出现的身体因素的影响，或是情绪的影响，或是某一种已经要突变的情感发生了突变：总之是那些动机在起作用，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一部分我们了解得不清楚，我们绝不可能事先——加以斟酌。或许，在各种动机之间发生了一场斗争，促进、促退，加码、减码，这便是真正的“动机之争”：某种我们完全看不到、意识不到的东西。我计算出了各个后果和成果，从而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放进了动机的厮杀行列中——然而这个厮杀行列不是我组建的，同样我也看不到它：斗争本身对我来说是隐形的，作为胜利的胜利也一样。因为

119

^① 决疑法一般指通过运用理论法则来解决道德问题。

我大概知道，我最终做的是**什么**——可是哪个动机最终真正取得胜利，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差不多习惯于不把所有这些意识不到的进程考虑在内，而且只在被意识到的范围内考虑一个行为的准备阶段。这样，我们就把动机之争与不同行为的可能后果之间的比较混为一谈——具有最严重后果的混淆之一，对于道德发展来说，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混淆！

130

目的？意志？——我们已习惯于相信有两个王国，一个是目的和意志的王国，一个是偶然性的王国。在后一个王国里，一切都无意义地进行，一切都在其中行止兴衰，却没有人能够说出为何、何为。我们害怕这个具有宇宙大愚蠢的强大王国，因为我们是这样来认识它的：它掉落另一个世界里，掉入由目的和意图构成的世界里，就像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把我们的某一个美好的目的砸死了。相信有这两个王国，这是一种远古的浪漫主义和寓言：我们这些聪明的侏儒，连同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目的，被那些愚蠢的、极其愚蠢的庞然大物，即偶然事件，纠缠不休，被撞倒在地，经常被踩死——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没有这种邻人的恐怖诗意，因为往往在我们对目的构成的这张蜘蛛网里的生活感觉太无聊、太惴惴不安的时候，那些巨兽就出现了，用他们的手撕破整张网，造成高尚的改变——不是它们想要这样，这些非理性的家伙！它们甚至没有注意过这样的事！可是它们那粗糙的瘦骨嶙峋的手伸进我们的网里，就好像空气渗透进来一样。——希腊人把这个不可揣度者的、崇高而永恒目光短浅的王国称作 *Moirai*^①，将其设为他们的诸神周围的视域，越出该视域，诸神既发挥不了影响，也看不到东西。希腊人这样做，是带着不少民族都有的那种对诸神的秘密反抗的，外表上人们虽然崇拜他们，但是手上却握着一张对付他们的最后王牌，例如如果我们像印度人或波斯人那样认为诸神依赖于凡俗者的牺牲品，那么凡俗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是能让诸神挨饿并饿死的；或者如果我们像顽强而忧郁的斯

① 希腊命运三女神之一。

堪的纳维亚人那样，想象有一天会有诸神的黄昏^①，那么我们就享受到安静地复仇的快感，补偿恶神们给我们造成的持久恐惧。基督教的情况很不一样，因为它的基本情感不同于印度人的，不同于波斯人的，不同于希腊人的，也不同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它要求信徒在尘土中膜拜**强力精神**，还要求亲吻尘土——这让大家懂得，那万能的“愚蠢王国”并不如看上去那般愚蠢；让大家懂得，其实我们才是愚蠢者，没有察觉到在那王国背后站着亲爱的上帝，他虽然爱黑暗、扭曲、神奇的道路，可他最终会把一切都“庄严地引导出去”。至今都被错当成巨人族或 *Moirra* 的亲爱的神的这个新寓言，编织着各种目的和各种网，其精致程度超过了我们的知性所构建的目的和网，以至于必然对于我们的知性来说显得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个新寓言是一个如此大胆的颠覆，一个如此危险的悖论，以至于变得精致的古代世界也抵挡不住，无论这件事情听起来多么糟糕、多么矛盾百出。因为，私下里说，这是这样的一种矛盾：如果我们的知性猜不透神的知性和目的，它又何以猜透自己的知性的这个特性，以及神的知性的这个特性呢？在近代，事实上对从屋顶掉下来的瓦片是否真的是由“神爱”抛下来的问题的怀疑增大了——人们重新开始，回到巨人、侏儒浪漫主义的古迹中。那就让我们学习吧！因为是该学习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臆想的目的与理性的特殊王国里，同样是巨人在统治！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理性不是侏儒，而是巨人！我们自己的网同样经常、同样笨拙地被我们自己撕碎，就像被瓦片撕破一样！被称作目的的，不一定是目的；叫作意志的，更不一定是意志！而如果你们想要推论出“因此只有一个王国，一个偶然性与愚蠢的王国？”——那就要补充说：是啊，也许只有一个王国，也许既没有意志也没有目的，是我们把它们想象出来的。必然性的那双铁手摇着偶然性的骰子筒，玩着自己无穷无尽时间的游戏。骰子的投掷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相似于任何程度的合目的性和合理性。也许，我们的自愿行为，我们的目的，不过就是这样的投掷——而我们只是太受限制，又太

122

^① 德文原文是 *Götter-Dämmerung*，是理查德·瓦格纳著名四部歌剧系列《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最后一部的标题，有时也指人或事的灾难性结局。

自不量力，所以理解不了我们所受的极度限制。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在用铁手摇着骰子筒，我们自己在我们最为故意的行为中所做的只是玩必然性的游戏。也许！——为了超越这“也许”，我们就得在冥府，在超越一切外表的地方做过客，坐在珀耳塞福涅^①的桌旁和她一起掷骰子打赌玩。

131

道德时尚。——整个道德判断发生了如何的改变啊！古代道德那些最伟大的圣贤，如爱比克泰德^②，对现在大肆赞美为他人着想、为他人生活的做法一无所知。我们必然会根据我们的道德时尚称其为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全力捍卫他们的自我，阻止对他人（尤其对他人的痛苦和道德缺陷）的同情。也许他们会这样来回答我们：“如果你们自己是一个如此无聊或如此丑陋的对象，那就多想他人少想自己吧！你们这样做就很好！”

132

在道德中渐渐销声匿迹的基督教。——“*On n'est bon que par la pitié: il faut donc qu'il y ait quelque pitié dans tous nos sentiments*”^③——现在的道德如是说！怎么会是这样呢？凡有同情、无私、公益、社会之行为者现在均被感受为有道德之人——这也许是基督教在欧洲造成的最普遍影响和变化：尽管这些并不是其意图，也不是其教义。然而，这是在相反的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④、对个人永恒得救的绝对重要性的极其自私的基本信念，以及作为这种信念基础的教条逐渐退下，而对“爱”、对“博爱”的次要信念，因此而和教会仁爱的非凡实践一起和谐地被挤到前景上来时，基督教情绪所留下的残余。人们越是摆脱教条，就几乎越是在一种博爱迷信中寻求对这种摆脱的辩解：不是要滞留在基督教理想的背后，而是要尽可能地超越，这是法国从伏尔泰到奥古斯特·孔德^⑤的所有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德墨忒耳之女，后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

② 爱比克泰德（55—130），古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③ 法文：唯有怜悯造就好人，因此在我们的所有感情中必须有某种怜悯。

④ 引自《圣经·路加福音》，10：42。

⑤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自由思想家的一副秘密踢马刺。孔德以他著名的道德公式“*vivre pour autrui*”^①，实际上比基督教还要基督教。叔本华在德国大地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英国大地上，使作为行为原则的同情说、同情他人或裨益他人的学说名声大振。然而他们自己不过是回声而已——那些学说 124

大约自法国大革命时代起，用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在各处同时以最粗野的形态和最精致的形态迅速蔓延，所有社会主义体系都像是不由自主地立足于那些学说的共同基础上。现在也许没有比下述话更被人相信的偏见了：我们知道是什么真正构成了道德因素。现在似乎每个人在听说社会正想让个人适应普遍的需求，个人的幸福，同时还有个人的牺牲，在于自我感觉为整体的有用成员和工具时，他就会做好事。只是我们现在还很没有把握，不清楚该到哪里去找这整体？究竟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里，还是在一个需要创建的国家里呢？究竟是在民族里，还是在一个民族联盟里，抑或在一些小的新经济共同体里呢？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许多思考、怀疑、斗争，有许多兴奋和激情；可是它们都一致要求自我进行自我否定，直到自我在适应于整体的形式中重新获得自己固定的权利义务范围——直到自我变成某种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很神奇、很动听的。无论承认与否，我们除了彻底改造，甚至个体的弱化和取消以外，不想做一点事情。我们将不倦地清点、谴责至今为止的个体生存形式中一切邪恶的、敌对的、浪费的、昂贵的、奢侈的东西，我们希望更便宜、更安全、更均衡、更统一地组织生活，希望只有一个庞大的躯体及其肢体。但凡以某种方式符合于这种造就躯体、肢体的欲望及其辅助本能的一切，都被感受为善的，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道德主流，同情和社会感情在这里互相配合。（康德仍然在这运动之外：他明确教导 125

说，如果我们行善要有道德价值的话，我们必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叔本华对此非常气愤，这是可以想象的，他称之为康德式愚蠢。）

133

“不再想起自己”。——让我们认真地考虑一下：为什么一个人在你

① 法文：为他人而活。

前面掉进水里，你要跟着他跳进去，尽管你根本不喜欢他？这是出于同情：当时只想着他人——谁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为什么你在有人吐血时会感到痛苦和难受，尽管你对他怀有反感和敌意？这是出于同情：你不再想着自己——同样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真相是：在同情中——我的意思是，在通常被以误导的方式称作同情的那种状态里——我们虽然不再有意识地想着自己，但是**却非常强烈地、无意识地**想着，就像我们脚下一滑时，我们马上无意识地做出最合目的性的相反动作，这时候显然用上了我们的全部知性。他人的事故伤害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加以补救，它就会证明我们的无能，也许还有胆怯。或者它本身会在他人面前或者我自己面前造成对我们的荣誉的贬损。或者在他人的事故与痛苦中，有一个警告我们有危险的告示牌；而作为人类遭受之危险和人类之脆弱的标志，这些事故和痛苦会给我们造成难堪的效果。我们拒绝这种难堪和伤害，借助一种同情行为进行回击，这种行为可以是一种正派的正当防卫，也可以是复仇。我们实际上是强烈地想着自己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在**可能避开痛苦者、贫困者、哀求者的景象**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中猜出来：当我们能够作为相对的强者、接济者走过去，肯定会得到喝彩，想要感觉到我们的幸福的对立面，或者甚至希望借助那种景象摆脱我们自己的无聊时，我们就会决定**不避开那种景象**。把我们由于看见这幅景象而遭受的、可能是很不同方式的痛苦称作同情，这是会造成误导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我们面前那个受苦者**所没有的痛苦**。它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正如他的痛苦是他自己的痛苦一样。只是这种自己的痛苦在我们做出同情行为时，被我们弃置一边而已。可是，我们绝不是出于一个单一动机而做那种事情的。所以我们这时候肯定想要摆脱一种痛苦，我们肯定要在同一行为中服从一种**乐趣的推动**——在我们状况的对立面的景象中，在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加以帮助的印象中，在只要我们帮助了就会得到赞扬和感激的念头中，在只要能最终成功并通过逐步取得成功使实施者本身感到赏心悦目的助人为乐行为中，尤其在我们的行为会终止令人反感的**不公的感觉**中（甚至反感的发作也能给人提神），乐趣诞生了。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更加精细得多的一切，都是“同

情”——语言多么笨拙地用它的一个语词来对付一个包含如此多声音的本质！另一方面，认为同情和痛苦，亦即其景象产生出同情的那种痛苦，属于同一类别，或者认为同情对痛苦有一种特别精细、透彻的理解，这两种观点都违背经验；而在这两方面对同情大加赞美的人，恰恰在这个道德问题的领域没有足够的经验。这就是我对叔本华总是就同情问题而报告的所有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的怀疑：他想以此让我们相信他的大发明，即同情——就是那种他对其如此缺乏观察、被他描绘得如此糟糕的同情——是以前的、未来的一切道德行为、任何道德行为的源泉，而且恰恰是由于他首先为同情虚构出来的那些能力的缘故。是什么最终将没有同情心的人与有同情心的人区分开来呢？首先——这里只是粗略一谈而已——没有同情心的人没有敏感的恐惧幻想，对危险也欠缺精细的嗅觉机能；甚至他们的虚荣心在发生了他们本可以阻止的事情时也不是那么快就受到了伤害（他们的高傲使他们很是谨慎小心，绝不无用地参与陌生的事务，他们甚至自愿爱好各人自助，打自己的牌）。其次，他们通常比有同情心的人更习惯于忍受痛苦；甚至他人受苦，他们似乎也不会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自己是受了苦的。最后，慈悲心态是让他们痛苦的，就像斯多葛学派的镇定让有同情心的人痛苦一样。他们用贬损之词伤害它，并认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和横眉冷对的勇敢因此就会有危险——他们在他人面前藏起眼泪，把它擦干，对自己感到很是不满。这是不同于有同情心者的另一种方式的利己主义者——可是在最佳意义上称他们为恶的，称有同情心者为善的，不过是一种有机会显身手的道德时尚而已：就像相反的时尚有机会显身手一样，而且来日方长！

127

134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得慎对同情。——同情，就它实际产生痛苦的范围而言——而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唯一观点——是一种软弱，如同沉溺在一种有害的感情里一样。同情增大了世界上的痛苦：尽管出于同情而时不时也会有痛苦被间接地减轻或根除，但我们不可以利用这些偶然的、整体上毫无疑义的后果来为同情的本质辩护，这种本质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是有害的。假使同情只主宰世界一天，它也会使人类立刻毁灭。

128

同情本身的可取之处如此之少，与任何本能一样，只是在它被要求、被赞扬的地方——而这发生在人们不理解它的有害性，却在其中发现了乐趣之源的地方——才问心无愧，只是在这时候，人们才愿意热衷于它，不畏惧对它做出宣告。在明白它有害的其他情况下，它被视为弱点，或者像在希腊人那里那样，被看成一种病态的、周期性情感，可以通过暂时的、随意的发泄使它摆脱其危险性。很长时间有意尝试着在实际生活中探究同情动机；并总是把在自己环境中可能遇到的苦难放到自己灵魂面前的人，会不可避免地得病和变得忧郁。可是，想要干脆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医生来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得对那种感觉十分小心——它在所有关键时刻使他麻痹，捆绑住他的知识和他乐于助人的纤细之手。

135

被同情。——在野蛮人中间，人们一想到被同情，就在道德上感到战栗：因为丧失了全部美德。给予同情，就跟加以蔑视一样，人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可鄙的生命受苦，因为这不会给他们以享受。另一方面，看到129 一个在高傲方面与自己不相上下，即使身受折磨也不放弃其高傲的敌人在受苦，总之，看到任何一个不愿意被认为是在祈求怜悯，也就是说，不愿意被认为犯了奇耻大辱的人在受苦——这是享受中的享受，这时候野蛮人的灵魂上升为钦佩：只要他可以办到，他就最终杀死这勇士，并向这位不屈不挠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如果敌人哀求，冷嘲热讽的表情从脸上消失，如果他流露出可鄙的样子——那么他就可以保住性命，像条狗一样——他不会再刺激起旁观者的高傲，而取代钦佩的，会是怜悯。

136

怜悯中的幸福。——如果我们像印度人那样，把对人之不幸的认识树立为整个理智活动的目标，而且经过好几代人仍然忠实于这样一种可怖的决心，那么最终在这样一些祖传的悲观主义者眼里，怜悯就获得一种新价值，成为维持生命的力量，从而忍受生存，尽管它似乎值得因恶心和恐惧而被抛弃掉。怜悯，作为一种包含着快乐、让人小剂量地品尝优越感的感觉，成为针对自杀的解药：它使自杀远离我们，让我们内心充实，驱散恐惧和僵化，激励我们说话、抱怨、行动——和从各个方面将个人逼入窘境

和黑暗之中、让他透不过气来的认知上的匮乏相比，它相对而言是一种幸福。然而幸福，无论什么幸福，都带来空气、光明和自由活动。

137

为何使“自我”倍增！——在有他人经验的情况下，用我们通常看 130
待他人经验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经验——这很让人感到安慰，是一服值得推荐的药剂。另一方面，看待、吸收他人的经验，就好像那是我们的经验一样——一种同情哲学的要求——这会让我们毁灭，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只要试一试就行，别再幻想了！此外，那第一原则无疑更合乎理性、更合乎追求合理性的善意，因为如果一个事件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客观地判断其价值和意义：例如评价一起丧事、一宗经济损失、一次诽谤。另一方面，同情作为要求“对他人的不幸感同身受”的行为原则，会带来这样的要求：自我的观点，尽管有其夸张和放肆，也仍然必须成为他人的、同情者的观点，以至于我们会不得不为我们自己的自我，同时也为他人的自我而痛苦，如此便自愿以倍增的非理性加重我们的负担，而不是尽可能减轻自己的担子。

138

变得更温柔。——如果我们热爱、尊敬、钦佩某个人，然后发现他在受苦——我们总是非常吃惊，因为我们只是以为，我们从他那里得来的幸福来自超丰富的个人幸福之源——那么我们的热爱、尊敬、钦佩之情就发生某种本质的改变：变得更温柔，也就是说，他和我们之间的沟壑似乎被填平了，显得更趋于平等。现在我们终于有可能回报他了，尽管他以前在我们的想象中是高高超越于我们的感激之上的。如此能够回 131
报，使我们心中大喜，深受鼓舞。我们试图猜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想把那个东西给他。如果他想要听安慰话，想要人给他一个眼神，想要人给他关注、伺候、礼物——我们给；尤其是，如果他想要让我们为他的痛苦而痛苦，我们就装作痛苦的样子，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享有了主动表示感激的乐趣：这种感激，一句话，就是善意的报复。如果不想，也完全不接受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就会心凉了半截，伤

心地，几乎委屈地离去，好像我们的感激遭到了拒绝——而在这个荣誉问题上，最善良的人也还是很敏感的。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最佳情况下，痛苦中也有让人受辱的东西，同情中亦有提升人、使人产生优越感的东西，这种东西把两种感觉永远彼此分开。

139

所谓更高！——你们说同情之德是比斯多葛学派之德更高的道德？证明一下嘛！可是请注意，不要又用道德尺度来衡量道德中的“更高”和“更低”：因为没有绝对的道德。那么还是到别处去找尺度吧——要留神！

140

赞扬与谴责。——如果一场战争以不幸告终，我们就要追究有战争“罪责”的人；如果战争最后大获全胜，我们就要赞扬战争的始作俑者。132 但凡功亏一篑，就要到处追责，因为失利让人扫兴，可不由自主地用来对付这种扫兴的唯一救治手段是一种对力量感的全新激励，这种激励就是对“有罪之人”的谴责。这有罪之人绝不是他人罪过的替罪羊：他是那些总想着无论如何要证明自己仍然强大的软弱者、屈辱者、情绪沮丧者的牺牲品。甚至谴责自己也可以是一种失败之后帮助自己获得强大感的手段。另一方面，赞美战争的始作俑者往往是想要拥有自己的牺牲品的另一种欲望的同样盲目的结果，而这一次牺牲品散发的味道让充当牺牲品的牲畜自身都感到甜美、诱人——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力量感被一大迷人成就充填得过满，产生出一种对胜利的厌倦时，人们就会释放出高傲，献身感直冲云霄，要寻找自己的目标。无论是被谴责还是被赞扬，我们通常都是机会，太经常地是那些被随意抓住、揪住头发拖过去给邻人的机会，让他们心中膨胀的谴责或赞扬的欲望发泄出来：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在向他们展示一个我们没有功劳、他们也不为此感恩的善举。

141

更美，却更少价值。——画一般的道德：这是突发感情的道德，急转弯的道德，富有激情而又恳切告诫、既可畏而又庄严的表情和语气的

道德。这是半开化的道德阶段：我们别受其审美魅力的诱惑，把一种更高的等级强加于它。

142

同感。——为了解他人，也就是说，为了在我们心里模仿他的感情，我们虽然经常追溯他的某种如此这般感情的原因，例如询问：他为何如此伤心——以便我们自己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变得伤心起来；但是更常见得多的是忽略这一点，只根据感情在他人身上造成的、显示的效果，通过在我们自己身上模仿（至少直至肌肉动作、神经支配方面一种细微的相似性）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他的步态、他的姿势（或者干脆模仿语言、绘画、音乐对这些因素的模仿），从而在我们身上产生那种感情。通过运动和感觉之间向来就有的那种久经训练的来回往复的合作，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相似的情感。在理解他人感情的技巧方面，我们已非常地道，只要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几乎总是不由自主地操作这技巧：尤其是让我们观察女人脸上的细微变幻，如何一刻不停地模仿、映现她对周围的感觉，由此而颤抖，而容光焕发。然而，正是音乐最清晰地向我们表明了在对感情的迅速、精细的猜想方面，在同感方面，我们是一位大师。也就是说，如果音乐是一种对感情的模仿的模仿，尽管有这种疏离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仍然足够经常地享受到音乐，以至于我们虽然毫无伤心的缘由，却变得伤心起来，使我们没来由地悲惨起来，像十足的傻瓜，仅仅因为我们听到了一些音调和节奏，这些音调和节奏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想起悲伤者的声调和动作，或者干脆想起他们的习惯。据说有一位丹麦国王被一位歌手的音乐如此地拽入了好斗的激情，以至于一跃而起，杀死了他召集的全体朝臣中的五个人——当时没有战争，没有敌人，确切地说，情况完全相反，可是从感情出发回找原因的那股力量强大得足以压倒亲眼所见和理性。这几乎始终都是音乐的作用（假定它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们不需要如此悖论式的情况也可看清楚这个问题：音乐将我们带入的那种感情状态，几乎从来都有悖于我们眼见为实的实际状况，有悖于可认知我们的实际状况及其原因的理性。——如果我们问，我们何以这般老练地模仿他人的情感，回答毫无疑问是：人类

133

134

作为造物中最胆怯的，由于其精细、脆弱的本性，以其胆怯为师，学会那种同感，学会迅速理解他人的情感（甚至动物的情感）。在数以千年计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在对他们来说陌生的一切事物中，在有生命的一切事物中，看到了一种危险：只要这些事物的景象一出现在眼前，人类就立即模仿其容貌和姿态的表达方式，得出关于这种容貌、这种姿态背后的那种恶毒意图的结论。人类甚至把这种用意图来解释所有运动和运动路线的做法运用于无灵魂事物的本性——在万物皆有灵魂的幻想中。我相信，我们在看到天空、田野、岩石、森林、雷雨、群星、大海、风景、春天时产生的称为对大自然的感受力的一切，在这里有其来源——没有远古的恐惧实践的训练，使我们看到这一切藏在背后的第二重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对自然感觉到的快乐，正如没有那位教我们理解万物的教师——恐惧，我们也就不会有对人类和动物感觉到的快乐。快乐、令人愉悦的惊讶，最终，对可笑事物的感受，都是同感后来出生的孩子，
 135 都是恐惧的年轻得多的弟弟妹妹。迅速理解事物的能力——它以迅速伪装的能力为基础——在傲慢、霸道的人和民族那里会减少，因为他们更少有恐惧；另一方面，所有形式的理解和伪装都以谨小慎微的民族为家，这里也是模仿艺术和有更高才智之人的真正家乡。当我从我在这里建议的这种同感理论出发，思考现在正受欢迎的、被神圣地宣告的一种神秘过程的理论——借助这个过程，同情把两个生存物合二为一，如此便使得其中之一能够直接理解另一个——的时候；当我想起，像叔本华这样一个聪明的脑袋也会喜欢如此狂热、低劣的垃圾，而且还要把这种喜欢再移植到其他聪明、半聪明的脑袋里的时候，我有着无穷无尽的惊讶和怜悯。我们对不可思议的胡说八道的乐趣该有多大啊！一个健全的人要是留意听从自己隐蔽的理智愿望，那么他一直还是怎样地与疯子为伍啊！（为什么叔本华实际上感觉对康德那么怀有感激之情，那么负有非同寻常的责任？有一次，答案十分明确地流露了出来：有人说起，如何去掉康德的绝对命令中的 *qualitas occulta* ①，从而能使它变得可以理解。对

① 拉丁文：隐藏的质。

此叔本华突然说出以下的话来：“可以理解绝对命令！完全错误的想法！天昏地暗！上天保佑让它不可以理解！就是有一种不可以理解的东西，知性的这种悲哀呀，其概念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暂时的、欺骗性的。这种确定性是康德的大礼。”^①——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开始就由于相信道德事物的不可理解性而感觉自己充满幸福的某个人是否有认识这些事物的良好愿望？一个仍然真诚地相信来自上苍的启悟、相信魔法和显灵以及形而上的癞蛤蟆之丑的人！)

136

143

一旦这种本能肆虐就惨了！——假如一种牵挂、关心别人的本能（“同情之情”）比实际情况增强了一倍，地球便会根本经受不住。大家只需考虑一下，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个人由于牵挂、关心自己而做了多少蠢事，而每个人在一旁观看，又是如何无法忍受：如果我们对于别人来说成为他们至今只是用来烦扰自己的愚蠢行为、烦人行为的对象，那会怎样！“邻人”一靠近我们，我们岂不就要夺路而逃吗？岂不就要把我们现在用于利己主义的恶名用于同情之情吗？

144

充耳不闻悲恸。——如果我们被其他尘世之人的悲恸和痛苦笼罩在阴沉沉的天空之下，头顶上乌云密布，谁来承担这种阴沉天气的后果？当然是其他尘世之人，其一切重负之外还要再加重负！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其悲恸之回声，甚至只不过长期侧耳倾听，那我们也既不能对其有所帮助，也不能令其振奋——除非我们学会了奥林匹斯诸神的本领，从此以人的不幸自娱，而不是因此而自己也感到不幸。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太奥林匹斯式的东西了：尽管我们由于欣赏悲剧而朝这种理想的神相食^②前进了一步。

137

① [德]叔本华：《遗稿》，180页。

② 指希腊神话传说中宙斯的父亲，也是宙斯之前的主神克罗诺斯，因有预言说他将被自己的子女推翻，于是他在子女一出生时就将他们吞下，只有宙斯在母亲帮助下未被吞噬。后来宙斯推翻了父亲，成为主神。

145

“毫不利己”！——这个人空虚，想要充实；那个人过于充实，想要宣泄——这驱使两个人都去为自己寻找一个有助于自己达到目的的个人。这个过程，从最高意义上来理解，是把两者都用一个词来命名：爱——怎么啦？爱应该是毫不利己的东西吗？

146

138 还要越过邻人往前看。——怎么？真正的道德性的本质在于，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最直接、最不含糊的结果，并据此做出决定？这只是一种狭隘的小市民道德，尽管这还算得上是道德。而我认为，还要越过这些对他人的最直接结果往前看，甚至鼓励也许借助他人痛苦而实现的更遥远的目标——例如，促进认知，尽管我们明白，我们的自由思想首先直接把他人抛进了怀疑、苦恼和更糟糕的境地，但是这似乎更高尚、更自由。我们不是至少可以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我们的邻人吗？而如果我们自己这里不是如此狭隘地、小市民气地考虑直接的后果和痛苦，为什么我们对于他们就得这样做呢？假定我们自己可以有献身的意义，那么有什么东西会禁止我们把邻人也一起牺牲掉呢？——国家和王侯至今一直都是这样干的，让一个市民为别的市民牺牲，说是“为了普遍利益”。我们也有普遍利益，或许还是更普遍的利益：为什么现在种族中的一些个人就不应该让他们为未来种族做出牺牲呢？乃至他们的忧伤、他们的不安、他们的绝望、他们的错误做法和忧虑中采取的措施都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应该有一把新犁为大地破土，让它为大家而丰饶多产。最后，我们同时把会让邻人感觉自己是牺牲品的观念告知他，说服他去完成我们利用他完成的任务。那么我们是没有同情心吗？但是如果我们还想要越过我们的同情而对我们自己赢得胜利，那么这比起我们弄清楚一个行为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邻人时感到放心的态度来，不是一种更高尚、更自由的态度和情绪吗？另一方面，我们会通过牺牲——包括牺牲我们和邻人——来增强、提高普遍的人类强力感，甚至假定我们能达到的水平不过如此。可是，这是幸福的一种正增长。——最后，如果这甚至——可是在这里就不要再说了！只用看一眼，你们就足以理

解我了。

147

“利他主义”的因。——人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如此崇拜地谈论爱，是因为他们拥有过的爱太少，从来没有饱尝这道佳肴——于是对他们来说，它就变成了“神肴”。如果一位诗人想要在一个乌托邦图像中把普遍的人类之爱展现为俯拾皆是，那么他必然将不得不描写一种痛苦而可笑的状态，类似的状态大地上尚未见过——每个人不像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样被一个钟爱他的人，而是被成千上万人，甚至被每一个人，簇拥着、烦扰着、渴望着，由于一种不可扼制的欲望，对这种欲望人们将像以前人对待自私一样，辱骂它、诅咒它；而那种状况下的诗人们，如果人们允许他们有安宁来从事创作，那么他们梦见的只会是极乐的、无爱的过去，神性的自私，曾经在大地上有过的孤独、不受干扰、不讨人喜欢、被人反感、被人蔑视，以及历来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可爱动物世界的整个卑鄙无耻所包含的意思。

139

148

眺望远方。——如果只有像人们定义的那样为他人，而且只有为他人做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那就没有道德行为了！如果只有——像另一种定义所说——在意志自由中做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那也同样没有道德行为了！——那么人们如此称呼，而且无论如何都存在并要得到解释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是理智上的错误做法的结果。——而假定人们摆脱了这些谬误，那么“道德行为”会带来什么呢？——由于这些谬误，我们至今一直赋予一些行为以比实际情况更高的价值：我们将其同“自私自利的”、“不自由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将其归入这些行为，那我们肯定就减少其价值（其价值感），而且让其低于合理的标准，因为“自私自利的”、“不自由的”行为一直都由于那种所谓最深刻、最内在的不同而被过低评价。——所以正是那些行为从现在起将会少做，就因为它们从现在起会受到更低的评价？——不可避免！至少对于很长一段时间来说是这样的，只要价值感的天平处于以前错误的反作用之下！但是我们的平衡做法是，我们要把去做被诋毁为自

140

私自利的行为的足够勇气还给人类，并重新确立其价值——我们夺走人类的愧疚！而因为至今自私自利的行为都一直是最经常的事情，而且会直至永远，所以我们就使整个行为和生活的图像摆脱其邪恶的外观！既然这些行动一直都很常见，将来也是如此，那我们就要从行动和生命的整幅图像里剥去它邪恶的外表！这是一个上乘的结果！如果人类不再认为自己是恶的，那他就不再是恶的！

第三卷

149

小越轨行为之必不可少！——在习俗问题上偶尔违背一下自己较好的判断能力；就此在实践中屈服，保留精神的自由；和大家一样作为，从而向大家表明一种彬彬有礼和善举，几乎是为我们在见解方面的越轨做赔偿——这在许多自由思想不十分强烈的人那里不仅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还被认为是“正派的”、“人道的”、“胸襟宽大的”、“不迂腐的”，或者任何让理智的良知睡过去的动听言词。于是这个人带他的孩子去接受基督教洗礼，尽管他本人是无神论者；那个人像全世界的人一样服兵役，尽管他深深诅咒民族仇恨；第三个人因为一个小女人有虔诚的亲戚就和她一起跑到教堂里去，在神父面前毫无羞愧地许下誓言。“如果我们这样的人也做了所有人现在一直在做且曾经做过的事情，那没什么了不起的”——严重的偏见如是说！严重的错误！因为强有力的、遗传的、非理性公认的东西被一位公认的理性之人的行为所认可，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这样在所有听到如此情况的人眼里，它得到了理性本身的批准！你们的见解十分可贵！不过，小越轨行为更有价值！

141

142

150

婚姻的偶然性。——如果我是神，一位善意之神，那么人的婚姻就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我没有耐心。一个人在他七十年的岁月里，甚至在他三十年的岁月里，就可以向前走得很远，很远——这真让人惊讶，

甚至让神惊讶！然而我们这时却看到，他如何把这搏斗，这胜利中的遗产、遗赠，把他的人性桂冠挂到一个小女人一伸手就可抓到并将其掰碎的最佳位置上；如果我们看到，他多么善于努力得到收获，却多么不懂得保存，甚至于压根儿就没想过可以借助于生育而准备好一种更常胜的生活，于是他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变得没有耐心，对自己说：“人性中没有什么可以持久的东西，个人都被浪费了，婚姻的偶然性使得人类伟大进程的一切理性都变得不可能——让我们停下来，不再做这场无目的演出的热心观众和漫无目标地乐呵呵看着这场演出的观众和丑角吧！”——在这种情绪里，伊壁鸠鲁的神灵们退回到其神性的寂静和永恒幸福中：对人及其爱情交易感到厌倦。

151

143 这里应该发明新的理想。——在坠入爱河时是不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决定的，不可由于强烈的异想天开而一劳永逸地确定伴侣的性质：我们应该公开宣布恋人们的海誓山盟为无效，拒绝他们结婚——而且，因为我们应该无以言表地更加看重婚姻！使婚姻在至今得以完成的那些情况下通常恰恰无法完成！大多数婚姻不都是不希望有第三者作为见证吗？而恰恰这第三者——孩子——几乎从来都少了他不行，他远不只是见证，他是替罪羊！

152

誓词公式。——“现在我若说谎，我便不再是正派人，任何人都可以当面向我指出。”——我建议用这个公式取代法庭誓词和起誓时很普遍的向神祈祷：它更有力。甚至虔诚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也就是说，一旦至今的誓词不再充分有用，虔诚的人必然听从教义问答——其中写道：“不可妄称你上帝的名！”^①

153

一个不满者。——这是古代勇士之一，他生文明的气，因为他认为，

^① 《圣经·出埃及记》，20：7：“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文明旨在使甚至懦夫也可以走向所有美好事物：荣誉、财富、美女。

154

面临危险之人的慰藉。——希腊人在一种处于大危险、大灾难边缘的生活中，通过反思和认识来寻求一种感觉上的安全和最终的 *refugium*^①。我们在无比安全的状态中把危险性带进了反思和认识，而靠生活来使自己休养生息。

155

熄灭的怀疑。——大胆冒险在现代要比在古代和中世纪更少见—— 144
也许是因为现代不再相信预兆、神谕、星相和占卜师。这意味着我们已变得不再像古人那样相信一个我们已经很清楚的未来。古人不同于我们，在相对于当下问题的未来问题上，他们远远不是一个怀疑者。

156

狂妄之害。——“但愿我们不要感觉太好！”——这是希腊人在美好时代的隐忧。他们劝诫自己要有度。可我们呢？

157

“自然之声”崇拜。——我们的文化不仅容忍痛苦的表达，容忍眼泪、抱怨、指责、愤怒或谦卑的神情，而且还称之为好东西，算在较高贵的不可或缺事物之列，这究竟要往何处去？——而古代哲学的精神蔑视这些东西，完全不承认其必要性。我们且回想一下，柏拉图——也就是说，并非一位最不人道的哲学家——是如何谈论悲剧舞台上那个菲罗克忒忒斯^②的。或许是我们现代文化缺乏“哲学”？或许我们按照古代哲学家的评价标准统统该算作“贱民”？

158

谄媚者的趋势。——狗一样的谄媚者，现在不必从王侯身边寻找—— 145
王侯都有黩武的倾向，谄媚者与这种倾向格格不入。可是在银行家和艺

① 拉丁文：避难所。

② 指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菲罗克忒忒斯》中的人物，原本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特萨利亚的墨利波亚国王阿波斯之子、大英雄赫拉克利特之友。

术家身边，那朵花还在生长。

159

死人的唤醒者。——虚荣之人从他们能够仿造一段过去时光那一刻起，便对这段时光有更高评价（尤其在这种仿造很困难的时候），甚至想要尽可能把它从死人中唤醒。可是因为虚荣者总是不计其数，如果整整一个时代都致力于历史研究，那历史研究面临的危险实际上就不容小觑：太多的力量被浪费到所有可能的唤醒死人的事情上。也许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最好地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160

虚荣的、贪婪的、不明智的。——你们的欲望大于你们的智能，而你们的虚荣更是大于你们的欲望——应该彻底规劝你们这样的人有多一点基督教实践，再加一点叔本华的理论！

161

与时代相适应的美。——要是我们的雕塑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捕捉时代意识，他们就得以水肿、庞大、神经质的方式来构建美：希腊人
146 在其适度之德的影响下，把美看成、构建成望景楼的阿波罗^①。我们真应该称其为丑的！然而，荒诞的“古典主义者”却剥夺了我们所有的诚实！

162

当代人的反讽。——眼下，欧洲人的方式是，用反讽来对待一切有重要性的问题，因为大家忙于为其服务，所以没有时间真将其当回事。

163

反对卢梭。——如果我们的文明真有某种自身很可鄙的东西，那么你们就要选择，要么和卢梭一起进一步得出结论：“这种可鄙的文明因为我们败坏的道德而有罪过”，要么反对卢梭，退一步得出结论：“我们的良好道德由于文明的这种可鄙性而有罪过。我们虚弱的、缺乏男子气的、上流社会的善恶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对身体和灵魂的巨大影响，最终使

^① 著名古希腊雕塑，珍藏于梵蒂冈博物馆，又译作“贝尔维迪宫的阿波罗”。

所有身体、所有灵魂都变虚弱，并将自主、独立、无偏见的人——强大文明的支柱——都毁掉。现在你在哪里仍然遭遇败坏的道德，你就在哪里看到这根支柱的最终废墟”。就这样让悖论反对悖论！真理不可能在这里同时属于双方：它一般而言属于其中哪一方？请验证。

164

也许来早了。——现在似乎在形形色色有误导作用的虚假名义下，尤其是在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那些认为自己不受现存习俗、法律束缚的人做出了最初的尝试：组织起来，设法为自己挣得一份权利——尽管至今他们一直被诋毁为罪犯、自由思想者、不道德的人、恶棍，受到放逐和愧疚的惩罚，在道德败坏和使人道德败坏中生活。我们应该大体上认为这是公平的、合适的，尽管这会让下一个世纪成为危险的世纪，让每个人都扛上武器——由此而有了一个对抗的力量，它总是在提醒我们，没有独自造就道德的道德，任何自我肯定的道德都杀死了太多的善良力量，给人类造成了严重后果。离经叛道者往往都是发明者和富有成果者，不应该再被牺牲掉，甚至不应该再把在行为和思想上偏离道德看成有害的；应该对生活 and 群体做出大量新的尝试，应该让世界摆脱愧疚的巨大重负——这些最一般的目标应该得到所有正派的人、寻求真理的人的承认和支持！

165

什么样的道德不让人感到无聊。——一个民族让自己再三接受其教诲、并从小就接受其宣讲的主要道德戒律，同这个民族的主要缺陷有关，因此这些戒律对这个民族来说不会变得无聊。太经常地丧失适度、冷峻、正义感，尤其丧失理智的希腊人听取了苏格拉底的四个美德^①——因为他们如此需要这些美德，却又恰恰如此缺少成就这些美德的天赋！

166

岔路口。——哇！你们想跑到一个系统里，在那里不是不得不完全

^① 苏格拉底的四个美德是：节制、勇敢、智慧、正义。

成为轮子，就是被压到轮子底下！在那里，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是上面要他成为的那个东西！在那里，寻找“关系”是天然的义务！在那里，没有人因为注意到一个人暗示“他总有一天会对你有用”而感觉到侮辱。在那里，人们不羞于登门拜访，请求为一个人说情！在那里，人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如何通过有意服从这样的习俗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劣质陶器，他人可以磨损、打破这陶器而不必负责任；人们好像在说：“像我这样的东西，永远都不缺。随使用！别客气！”

167

绝对崇拜。——在想到被阅读得最多的德国哲学家、被聆听得最多的德国音乐家、被瞩目得最多的德国政治家时，我不得不承认：德国人，这个有着绝对感情的民族，现在真的很难堪，而这都源于他们的伟人。有一个壮丽的奇观三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每一次都有一股洪流，如此湍急地奔腾在它自己冲刷出来的河床上，大有冲上山冈的架势。然而，无论我们会把我们的崇敬推进到何等地步，就总体而言，谁会不愿意有不同于叔本华的见解呢？——而现在谁又能在整体上、在小事上和理查德·瓦格纳意见一致呢？尽管某人说过的话也许是真的：凡是瓦格纳表示反感、做出倡导的地方，都隐藏着一个问题——够了，他自己是不会将其澄清的。——最后，有多少人由衷地想和俾斯麦看法一致啊！但愿他会和自己意见一致，甚至只是做出一种姿态，表明今后会这样！也就是说：没有原则，但是有基本本能，一个为强烈的基本本能服务的灵敏心思，恰恰因此而没有原则——这在政治家那里应该是毫不显眼的东西，更应该说被认为是合理的、自然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它至今还完全不是德国的！同样，关于音乐的噪音、关于音乐家的不和谐声音和恼怒，都不是德国的；同样，叔本华选择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新姿态，也都不是德国的，也就是说，既不是凌驾于事物之上，也不是跪倒在事物面前——这两种情况倒可以称为德国的——而是与事物对抗！难以置信！也让人不舒服！将自己置身于事物行列，但是作为事物的对手，最终干脆成为自己的对手吧！对于这样一个楷模，绝对崇拜者可以开始做些什么呀！然而竟然有三个这样彼此不相容的楷模！因为叔本华是瓦格纳音乐的反

对者，瓦格纳是俾斯麦政治的反对者，俾斯麦则是瓦格纳主义、叔本华主义的反对者！现在怎么办！我们带着对“批量崇拜”的渴望往哪里去！也许我们可以从音乐家的音乐里挑选几百个让你倾心、你也愿意倾心的好音乐的拍子，因为这些拍子拥有一颗心——我们可以带着这小小的掠夺品走到一边而把所有其余的——忘却吗？对于哲学家、政治家可以找到同样的默契——挑选、倾心，尤其把其余的都忘掉吗？是啊，只要遗忘不是那么困难！曾经有一个十分高傲的人，他无论如何只愿意接受自己的东西，不论好坏。可是当他需要遗忘时，他却不能把这礼物给予自己，而不得不三次召唤幽灵；它们来了，听了他的要求，最后它们说：“只不过这恰好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难道德国人不可以利用曼弗雷德的经验^①吗？为何首先还要召唤幽灵！这是没用的，我们遗忘不了我们想要遗忘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能继续当这三位时代伟人的批量崇拜者，那么我们不得不遗忘的这三位伟人的“其余”会有多大啊！因此，利用好机会，尝试新事物，是更为可取的事情。也就是说，对自己更加有责任感，从一个虔诚地重复他人之话的、有着凶狠的盲目敌意的民族，变为一个怀着有条件地同意的、善意的反对态度的民族。可是首先要了解，对个人的无条件崇拜是可笑的事情，在这方面改变认识对德国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而且有一句深刻的、值得铭记的格言：“*Ce qui importe, ce ne sont point les personnes ; mais les choses*”^②，这格言和说这格言的人一样伟大，一样诚实，一样简单，一样沉默寡言——完全像战士和共和党人卡尔诺^③一样。——可是，我现在可以这样向德国人谈论一位法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共和党人吗？也许不可以。是啊，我们甚至不可以记得他那个时代的尼布尔^④能够对德国人说的话：没有人像卡尔诺那样深刻地给他留下真正伟大的印象。

150

168

一个榜样。——我爱修昔底德的什么呢？是什么让我给他而非柏拉

① 这是指拜伦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曼弗雷德追求遗忘的经历。

② 法文：重要的不是人，而是物。

③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利特·卡尔诺（1753—1823），法国政治家。

④ 巴托尔特·格奥尔格·尼布尔（1776—1831），德国史学家。

151 图以更高的尊敬？他对人和事件的一切典型特征都有最广泛、最无偏见的乐趣，他发现每一种典型特征都有一定量的可辨别性：他试图发现这种可辨别性。他比柏拉图有着更高的实践正义，他不诽谤、贬低他不喜欢的或者曾在生活中伤害过他的人；相反，因为他只看到典型，所以他在所有事物和个人中看到了伟大的、额外的东西。他将他的著作奉献给了整个后世，可后世拿那种不典型的東西怎么办呀！于是那种有着最无偏见的世界知识的文化在他这位思考人类问题的思想家心中有了最后一次极美的绽放，这种文化在索福克勒斯身上有其诗人，在伯里克利身上有其政治家，在希波克拉底身上有其医生，在德谟克利特身上有其自然哲学家：那种文化理应用其教师**诡辩家**的名字来命名，可惜从命名的这一刻起，就开始让我们感觉一下子变得苍白和不可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怀疑，这一定是一种很不道德的文化，遭到柏拉图和所有苏格拉底学派的反对！真相是如此错综复杂、纠缠不清，以至于谁也不愿意去把它理清楚了：那就让古老的谬误（*error veritate simplicior*^①）奔跑在它的老路上吧！

169

我们不熟悉的希腊天才。——东方的或现代的，亚洲的或欧洲的——与希腊的相比，所有这一切的固有特点是以规模大，享有巨大的量作为表达崇高的语言，而在帕埃斯图姆^②、庞贝、雅典，在整个希腊建筑面前，我们对于希腊人懂得并热爱用那么小的规模来表达崇高感到多么惊讶！同样，在希腊，人们在自己观念中所看到的自己是多么简单！我们在对人的认识方面超过他们有多远！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观念，显得多么像迷宫一样！如果我们想要并且冒险地根据我们的灵魂方式兴建一栋建筑（我们太胆小而不敢为！）——我们的样板必然是一座迷宫！我们自己特有的、确实表达了我们心声的音乐已经让人猜出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音乐中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躲

152

① 拉丁文：谬误比真理简单得多。

② 意大利小镇，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在此建城，现有其古城遗址。

在音乐下面就没有谁能够看到他们)!

170

另一种感觉方式。——我们关于希腊人说了些什么呀! 关于他们的艺术——其灵魂是对男性裸体美的激情——我们究竟理解些什么呀! ——只是由此出发, 他们才感觉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美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看法。他们对女人的爱也是类似情况: 他们仰慕的方式不同, 轻蔑的方式也不同。

171

现代人的食物。——他懂得消化许多东西, 甚至几乎一切——这是他那种方式的抱负; 但是如果他恰恰不懂得这种事情, 他倒是会有更高层次的; *homo pamphagos*^① 不是最精致的物种。我们生活在曾有着一种比我们更疯狂、更执拗口味的过去与也许将有更讲究口味的未来之间——我们过于在其之间生活。

172

悲剧和音乐。——在一种好战的基本情绪状态中的男人, 例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 是无动于衷的, 而一旦同情心战胜了他们的铁石心肠, 它就如痴如醉地缠住他们, 有如一种“恶魔的控制力”——这时候他们感觉不自由, 一种宗教的战栗使他们惴惴不安。然后, 他们对这种状态产生疑虑, 只要他们处于这种状态, 他们就在不由自主中、在美妙中享受狂喜, 混合着最苦的痛苦之酒——这正是适合于武士饮用的饮品, 一种罕见的、危险的、又苦又甜的东西, 一个人轻易得不着。——悲剧诉诸如此感觉到同情的灵魂, 诉诸铁石心肠的、好战的、无论借助恐惧还是借助同情都难以战胜的灵魂, 同情有助于使灵魂时不时软化下来; 但是, 对于那些向“同情感”张开双臂有如向风张开风帆的人来说, 悲剧会有有什么用! 当雅典人在柏拉图时代变得更敏感、心肠更软的时候——啊, 他们离我们这些大大小小城市里的人的多愁善感还有多

153

① 拉丁文: 饿狗一样的人。

远！——可哲学家们当时已经在抱怨悲剧的有害性了。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例如现在这个刚刚开始、勇敢和男子气概的价值上升的时代，也许将会逐渐让灵魂重新变成如此的铁石心肠，以至于他们需要悲剧诗人，可是在这期间，悲剧诗人则有点多余——这是最客气的说法。——于是，也许对音乐来说，更好的时代甚至又一次会来到（无疑这也将是更坏的时代），这时候，艺术家不得不为严格个体化的、本身铁石心肠的、受自己激情莫名其妙的真诚想法控制的人创作音乐；可是在这个消逝中的时代，对今天这些太不稳重、没有良好发育、半个体化、好奇而又对一切都贪婪的灵魂，音乐有什么用呢！

173

154 劳作的赞颂者。——在对“劳作”的颂扬中，在对“劳作的恩赐”的不倦谈论中，我看到了在对非个人公益行为赞颂时也会有一个内心想法：尤其害怕一切个体事物的内心想法。归根结底，人们现在看到劳作——指从早到晚那种艰苦的辛勤劳动——就感觉这样的劳作是最好的警察，把每个人都控制好了，懂得阻止理性、贪欲以及对独立之渴望的发展。因为它超乎寻常地消耗许多精神力量，让精神力量在思考、冥思苦想、梦魇、忧虑、爱恨中大量付出，它总是会看到一个小小的目标，让你轻易地、定期地得到满足。所以一个需要不断艰苦劳作的社会，将有更多的安全性：现在人们把安全性作为最高的神来膜拜。——而现在！恐怖！恰恰“工人”^①成了危险的了！“危险的个体”蜂拥而至！而他们的背后则是危险中的危险——整个个体！

174

一个商人社会的道德时尚。——在当今道德时尚原则“道德行为是对他人同情的行为”的背后，我看到一种胆怯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这个本能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裹上理智的外衣：作为最高、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则，这个本能想要让生活摆脱先前所面临的所有危险，每个人都应为此倾尽全力。因此，只有目的在于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感的行为才

^① 尼采在这里用的德文词是“Arbeiter”，也可以译作“劳作者”。

可以被称为“善的”！——如果胆怯有如专制暴君一样控制了人类，给人 155
 类规定了最高的道德法则，如果人类毫无异议被命令越过自己朝别处看
 以及朝自己的旁边看，可是在别处又对任何危急状况、任何痛苦有着猗
 猗般敏锐的眼睛，那么人类从自己身上得到的快乐会多么少！难道我们
 竟要这样非同寻常地故意抹去生命中的所有锐利棱角，选择走把人类都
 变成沙子的道路吗？沙子！小小的、软软的、圆圆的、无穷无尽的沙子！
 这是你们的理想吗，你们这些同情感的宣告者？——同时，我们是通过
 直接地、不断地前去帮助他人——这种事情只有在不变成一种专制的干
 预和改造的情况下才可能十分表面地发生——还是通过用我们自己来形
 成某种他人很乐意看到的東西——这差不多是一座美丽、安静、自我封
 闭的花园，有高墙挡住风暴和公路上扬起的尘土，但也有一扇好客的大
 门——从而对他人更加有用呢？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

175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从多方面看到一种形成中的社
 会的文化，商业同样是这种社会文化的灵魂，有如个人竞争是古希腊人
 的灵魂，战争、胜利、法律是罗马人的灵魂。商人不制造一切，却懂得
 给一切估价，而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需求
 进行估价。“谁以及多少人消费这个东西？”是他的问题中的问题。他现
 在本能地、不断地运用这种类型的估价——运用于一切，包括艺术与科
 学的创造，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的产生，各个民族和党派 156
 的形成，整个时代的诞生。对于被造就的一切，他询问的是供给与需求，
 为的是给自己确定一件事物的价值。把这变成了整个文化的一种特征，
 直至无限细小的细节，给一切意愿和能力都打上烙印，这就是你们这
 下一个世纪的人将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如果商人阶级的先知们把那
 个世纪交给你们是有道理的话！可是我不相信这些先知。*Credat Judaeus*
*Apella*①——用贺拉斯的话来说。

① 拉丁文：让犹太人阿培拉去信吧。贺拉斯的完整原文是 *Credat Judaeus Apella, non ego*（让犹太人阿培拉去信吧，我是不信的）。

176

对父辈的批判。——为何我们现在容忍关于前不久的过去的真相？因为始终会有新的一代感觉自己对立于此种过去，享受这种批判中的权力感的第一批果实。以前则相反，新的一代总想以老的一代为基础，通过不仅吸纳父辈的观点，而且还要尽可能更严格地吸纳，才开始感觉到自我。那时候批判父辈是品行不端的；现在，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恰恰以此为起点。

177

学会孤独。——哦，你们这些世界政治中心城市里的可怜家伙，你们这些被抱负折磨的年轻才子，你们把对所有的事情——总有事情在发生——发言论当成你们的义务！你们以这种方式扬起灰尘、造成噪音，就以为自己是历史的车轮了！因为你们总在倾听，总在适应你们可以插话的时机，所以你们错失了任何真正的创造性！无论你们多么渴望成就大作品，孕育的那种至深的沉默却从未光临诸位！当今的事件在后面驱赶你们，就好像你们是糟粕，而你们还以为是在你们在驱赶事件——可怜的家伙！——如果你想要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你就不要想着参加歌队，甚至根本不用知道歌队是怎么回事。

178

日常损耗。——这些年轻男子既不缺乏个性，也不缺乏才华和勤奋，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时间给自己一个方向，更确切地说，他们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接受一个方向。当他们成熟到足以“被送进荒野”的时候，别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被利用、被盗窃、被教育得习惯于遭受日常损耗，对他们来说，这变成了一种义务规范——而现在他们没有它还不行，他们不想有所改变。只是我们不可以不给这些可怜的牛马以“假期”——如人们称呼一个加班加点工作的世纪的这种闲暇理想那样，在这种“假期”里，人们才可以一次性地随心所欲、无所事事，傻乎乎的，充满稚气。

179

尽可能没有国家！——所有政治经济关系都不值得让恰恰最有才华

的人可以并且不得不致力于其中：这样一种对人才的浪费，从根本上讲，比危急状况还要糟糕。这是，而且始终是，较弱智者的工作领域，除了弱智者以外，其他人不应该服务于这样的作坊；但愿机器都散架！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不仅所有人都相信必须每天了解这种关系，而且每个人 158 任何时候都愿意为此而忙碌，却在这中间丢下自己的工作不管，这真是可笑的大疯癫！用这样的代价赢取“公共安全”，未免太昂贵了些。而最疯狂的是，人们用这种代价实现的却是公共安全的对立面，正如我们这个受人欢迎的世纪正在努力证明的那样：好像这还从未被证明过似的！保障社会防盗、防火，使任何贸易和交流无限宽松，把国家变成兼有好坏意义的天意——这都是低级的、适中的、并非不可或缺的目标，不必动用一般情况下的最高手段和工具去争取——人们会为自己储备下来用于最高、最罕见目的的手段！我们这个时代大谈经济，却是一个浪费者：浪费了最宝贵的东西——才智。

180

战争。——当代的大战都是历史研究的结果。

181

统治。——有些人因乐于统治而统治，另一些人为了不被统治而统治——对后者来说，这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82

粗浅的言行一致。——人们大加赞扬地说：“这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也就是说，在他表现出粗浅的言行一致之时，尽管这种言行一致连迟钝的眼睛也一目了然！可是，一旦有一个更精细、更有深刻智慧的人达到更高方式的言行一致，旁观者反而否定有与众不同人物的存在。 159 所以，狡猾的政治家们就披着粗浅的言行一致的外衣表演喜剧。

183

老人和年轻人。——“议会有些事情是不道德的，”某些人始终如此认为，“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持反政府的观点！”——“我们必须用受仁慈上帝之嘱托的观点看问题”，这是一些规矩老人头脑里的第

十一诫^①，尤其是在德国北部。我们笑话这一点，如同笑话一种过了时的时尚：可从前它是道德教诲呀！也许人们还会再次笑话如今受议会制度教育的年轻一代奉为道德的东西，也就是把政党政治置于自己的智慧之上，回答每个公共福利问题都如为政党之帆送去顺风。“我们必须用政党形势所需的观点看问题”——规范会如是说。为了服务于这样一种道德，现在有了任何名目的牺牲、自制和殉难。

184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产物的国家。——在温顺之人的国度始终有足够的落后之人、不温顺之人：眼下他们聚集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而非任何别的地方。如果这些人有一天可以立法，那你就应该指望他们把自己拴在一根铁链上，进行可怕的纪律训练——他们有自知之明！他们意识到是他们自己立的法，所以他们将经受得住这些法律的考验——权力感，这种权力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太新奇、太迷人，乃至为了它的缘故，他们可以遭受一切痛苦。

185

乞丐。——我们应当取缔乞丐：因为施舍他们，让人生气；不施舍他们，也让人生气。

186

生意人。——你们的生意——这是你们最大的偏见，它把你们拴在你们的所在地，拴在你们的社会里，拴在你们的倾向上。在生意方面很勤奋——可在精神方面是懒惰的，满足于你们的欠缺，把义务这围裙罩在这满足上面。你们就这样生活着，还想让你们的孩子也这样！

187

想象一种可能的未来。——罪犯自己告发自己，公开迫使自己接受对自己的惩罚，自豪地感觉他是如此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感觉自己通过惩罚自己而行使了自己的权力——立法者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是

^① 指在某些人心目中除“摩西十诫”以外最重要的诫律。

不可思议的吗？他可以犯一次法，可是他通过自愿受惩罚而从自己的违法中解脱出来，他不仅以坦率、高尚、平静的方式抹去了罪名，他还增加了公共利益。——这也许就是一种可能的未来的罪犯，当然，这种罪犯也是以包含以下基本思想的未来立法为前提的：“我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只服从我自己制定的法律。”还得做出多少尝试啊！还得有多少未来呈现在人类面前！

188

醉与营养。——各个民族都如此常受欺骗，因为它们总在寻觅一个 161
 骗子，即一杯令它们感官兴奋的美酒。只要能喝到美酒，那么即使面包难吃也将就了。它们更看重醉而不是营养——这是始终会让它们上钩的诱饵！对它们来说，从它们中间挑选出来的男子——尽管他们会是最内行的有实践经验者——和灿烂的征服者或者辉煌的古老王室相比，算得了什么！至少，民众领袖不得不许诺他们能征服别人、取得辉煌——这样也许他们就为他们找到了信念。他们始终听命，而且做得比听命的更多，前提是这时候他们能使自己陶醉！没有这顶桂冠及其让人疯狂的力量，你甚至无法让他们安静、愉快。这种把醉看得比营养还重要的低俗品位绝不是从底层的乌合之众中产生的，更确切地说，它是被带进去的，是被移植的，在仍然最落后的地方迅速而茂盛地生长起来。它起源于最高智慧者，在他们那里已繁荣了千年之久。民众是最后的野性土壤，在这样的土地上，这种奇妙的杂草仍能繁茂生长。——怎么？我们恰恰要把政治托付给人民？从而他们可以用以造就每天的醉？

189

关于大政治。——无论个人和民族在大政治中的功用和虚荣会发生多大作用，驱使他们前行的强大洪流是权力感的需求，它不仅是在王侯和有权有势者的灵魂中，而且时不时一点也不少地由永不枯竭的源泉涌出， 162
 恰恰流入到底层大众中去。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出现：群众做好准备要投入他们的生命、财产、良心、美德，以成就自己那种最高的享受，作为胜利的、独断专横的暴君支配其他国家（或者认为自己在支配其他国家）。在这里，挥霍感、牺牲感、希望感、信任感、超鲁莽感、幻觉感如

此丰富地喷涌出来，以至于野心勃勃或者聪明地预做防备的君主可以趁机挑起一场战争，把他自己的不义硬说成人民的问心无愧。大征服者从来都满嘴慷慨激昂地标榜自己的美德：他们从来都让群众围着自己转，群众处于振奋状态中，只愿意听最崇高的话。道德判断的怪诞愚蠢！只要人有了权力感，他就觉得自己是善的，也称自己是善的，而恰恰这时候，必须忍受其行使权力的其他人则称他为恶的！——赫西俄德在关于人类时代的寓言里，前后两次描绘了同一个时代，即荷马英雄的时代，把一个时代变成了两个时代：从那些处于这些爱冒险的暴力人物的可怕铁蹄下的人或者通过其祖先而知道这些情况的人的角度看，对体会到了那种做事方式的人来说，那个时代似乎是恶的；可是这些骑士人种的后人则尊崇那个时代中的古老、极乐、半极乐的好时光。诗人不得不那样做——他周围大概有两种类型的听众！

190

163 从前的德国教养。——在德国人开始让欧洲其他民族产生兴趣的时候——离现在并不太久——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一种教养，这种教养他们现在不再拥有。他们曾经甚至以盲目的热情将其摆脱掉，好像它是一场疾病一样，而他们又不懂得用更好的东西来替换，除非是政治上的疯狂和国家的疯狂。当然，由于这种疯狂，德国人让其他民族产生的兴趣，比起当初由于教养问题而引起的兴趣要大得多了——但愿他们会感到满足！此刻不可否认的是，那种德国教养愚弄了欧洲人，它不配人们对它的这样一种兴趣，甚至不配这样一种模仿和争相学习。让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席勒、威廉·冯·洪堡、施莱尔马赫、黑格尔、谢林，读一读他们的通信，熟悉一下他们那一大圈子的追随者：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有什么东西对于我们现在的样子——即有时候让人讨厌，有时候又打动人心、值得同情的样子——产生着影响？首先，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要显得道德高尚的追求；其次，是对动听而没有骨气的老生常谈的渴望，包括想要把一切（性格、激情、时代、习俗）都看得更美的意图——可惜，是根据一种糟糕的、含糊品位的“美”，却仍然自诩为源于希腊。这是一种软弱的、良性的、银光闪闪的理想主义，尤其愿意装出

们无法杀死它)，而是将生存作为一种伟大和人性有可能并存的地方来爱；作为甚至最严厉形式的束缚，诸如对王公、教士独断专行的屈服，也压制不了高傲，压制不了骑士精神，压制不了优雅，压制不了所有个人的智慧的地方来爱；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对立于固有自负与高雅、对立于继承来的意志力和激情力量的吸引力和刺激来感受。

192

166 希望有完美的对手。——毫无疑问法国人曾是大地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不是由于在他们那里，大众的信仰要比别的地方更强烈，而是因为在他们那里，最难以实现的基督教理想都道成肉身了，不只是停留在表象、征兆、不彻底的状态里。且看帕斯卡，所有基督徒中第一个将热情、智慧、诚实结合起来的人，请权衡一下，在他那里，是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了呀！再看费讷隆^①，教会文化完美而迷人的全力体现：一种中庸，历史学家可能会乐意证明这种中庸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它只是困难得难以形容、难以相信罢了。再看法国寂静派教徒中的德·居雍夫人^②：使徒保罗以雄辩和狂热试图追求的基督徒最崇高、最有爱心、最宁静、最疯狂的半神状态，在她那里全部成真，而且由于说话和表情上的一种真诚的、女性的、细腻的、高雅的、古老法兰西的单纯而摆脱了保罗用来对付上帝的那种犹太人的纠缠不休。再看特拉普教派众修道院的创建者^③，他是最后一个认真对待基督教禁欲理想的人，不是作为法国人中间的一个例外，而是真正作为法国人：因为直到此时此刻，他的阴森森的组织^④只在法国人中间才能始终如鱼得水、坚强有力，随法国人又来到阿尔萨斯和阿尔及利亚。让我们不要忘了胡格诺教徒^⑤：尚武与勤劳、

① 弗朗索瓦·费讷隆（1651—1715），法国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神学家、诗人、作家。

② 德·居雍夫人（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

③ 特拉普教派是天主教熙笃会的一个支派。法兰西宫廷侍臣朗赛（1626—1700）归奉天主教后，主持特拉普地方的熙笃会隐修院，1662年他在该院基础上成立修会，后来有许多特拉普教派修道院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

④ 指他所创建的修道院。

⑤ 16—17世纪的法国新教徒。

较规矩的习俗与基督徒的一丝不苟的结合，至今还从未有过比这更美好的东西。而在波尔·罗亚尔修院^①，基督教的伟大学问最后一次繁荣：法国的大人物比其他地方更懂得这种繁荣。一个伟大的法国人远非肤浅，可他总还是有他的肤浅之处，仿佛他的内容和内心深处的天然表皮——而一个伟大的德国人的内心深处则好像被封闭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小盒里，有如一粒仙丹，靠坚硬、奇异的外壳不受光和轻率之手的侵扰。——现在让我们来猜一猜，为什么这个有着完美型基督教信仰的民族又必然产生出一种有着相反的完美型非基督教的自由思想呢？法国的自由思想家总是在内心中同伟大的人做斗争，而不仅仅是同教条和崇高的怪胎做斗争，就像其他民族的自由思想家那样。

193

Esprit^② 和道德。——德国人擅长于用智慧、知识、性情来令人感到无聊，并且习惯于把无聊感觉为有道德的。他们害怕法国精神，法国精神想要戳瞎道德的眼睛——但却是一种害怕与喜悦的混合物，就像小鸟在响尾蛇面前一样。在有名的德国人当中，也许没有人比黑格尔更有 *esprit*——可是他因此也德国式地十分害怕 *esprit*，乃至于他创造出他特有的糟糕文风。因为那种文风的本质是，内核被缠绕，一而再、再而三地缠绕，直至它害羞又好奇地几乎看不到外面——借用憎恶女人的老家伙埃斯库罗斯的话说就是，仿佛“年轻女子从她们的面纱后窥视”^③。那种内核不过是一个关于高度精神性事物的常常贸然闯入的滑稽念头，一种精致而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词组合，就像知识的配菜一类东西属于思想家的社会圈子一样——可是在那种包装中却呈现为深奥的知识本身，并彻底呈现为极端的道德无聊！于是德国人就有了一种他们可以有的 *esprit* 形式，他们以这样一种放纵的欣喜享有这种形式，以至于叔本华良好的、

① 指巴黎郊外的波尔·罗亚尔修院，系詹森教派的活动中心。

② 法文：精神。

③ 参见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见《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1卷，34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第1178~1180行：（卡珊德拉）现在我的预言不会再隐约含糊，从面纱后窥视，有如新婚的嫁娘，它清楚明朗。

非常良好的判断力都望而却步——他一生都在怒斥德国人给他提供的那种表演，却从未能加以说明。

194

道德教师的虚荣心。——道德教师们总体而言收获甚微，其解释在于他们一下子想要的东西太多，这意味着他们太野心勃勃：他们太想给所有人制定准则。而这也意味着，他们漫步在不确定性之中，对牛弹琴，想要把牛变成人——即使动物认为这很无聊也不奇怪！我们应该为自己挑选一个有限的圈子，为其寻求、促进道德，例如，对狼演说，以便把狼变成狗。但是，尤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却始终是个既不想教育所有人，也不想教育有限的圈子，而只想教育一个人、绝不左顾右盼的人。上一个世纪之所以优于我们这个世纪，恰恰是由于前者有很多被个别地教育出来的人，再加上同样多的在此找到其毕生使命的教育者——伴随着这种使命，在自己，也在所有其他“良好社会”面前获得了尊严。

195

所谓的古典教育。——发现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了认知，发现我们是在浪费生命，不！如果这种奉献不保护生命，让它免受我们自己的侵害，我们就已经把它给浪费掉了，经常满怀感触地为自己朗诵这些诗句：

命运啊，我追随你！尽管我不愿意，

但是我不得不如此，尽管带着叹息！

——而现在，回顾生活道路，同样发现某种东西是无法弥补的：当我们的教育者不是把那些好学、热烈、饥渴的岁月用于将我们引向对万物的认知，而是引向所谓“古典教育”的时候，我们的青春便被浪费掉了！当有人违背所有教育的最高原则，既笨拙又痛苦地向我们灌输一种关于希腊人、罗马人及其语言的贫乏知识时，我们的青春便被浪费掉了——这是只给饥饿者吃东西的做法！这时候，人们用强制的方式把数学、物理学强加于我们，不是首先将我们引入对无知的绝望之中，不是解决我们有着成千上万问题，成千上万折磨人、羞辱人、刺激人的问题的日常生活琐事、操劳以及早晚间发生在家里、工作室、天地间的一切——而是为了向我们的欲望表明，我们迫切需要数学、机械知识，然后把这种

知识的绝对合乎逻辑的考虑所带来的最初知识狂喜教给我们！但愿人们教给我们对这些知识的敬畏，但愿人们使我们的灵魂伴随着殉道——这便是严格的知识之历史——伟人们的拼搏、失败、再拼搏而颤抖，哪怕是颤抖一下呢！可是相反，一阵对真正知识的某一种藐视的气息朝我们迎面吹来，它提倡历史，提倡“形式教育”^①，提倡“典范”！而我们却如此容易被欺骗！形式教育！难道我们不会指着我们文理中学最好的教师笑问：“形式教育究竟何在？如果没有形式教育，那么他们该怎么来教授形式教育呢？”而典范！我们从古人对年轻人进行的教育中学到了些什么吗？我们学习像他们那样说话，像他们那样书写吗？我们不停地练习唇枪舌战，练习辩证法？我们学习像他们那样举止优美、高傲，像他们那样角力、投掷、拳击？我们从所有希腊哲学家的实用禁欲主义里学到了些什么吗？我们对于一种单一的古代美德变得训练有素了吗？而且是以古人训练这种美德的方式变得训练有素的吗？我们的教育完全不缺乏整体道德思考吗？又多了多少对这种整体道德思考的唯一可能的批判！那些以这种或那种道德来生活的吃力而大胆地尝试！有人在我们心中激发起某种对于古人而不是今人更有价值的感情吗？有人以古代精神向我们展示过对日常生活的安排和生活目标吗？我们究竟是否曾经学习古代语言也像现在学习现存民族的语言那样呢——也就是说，学会说话，无拘无束而又出色地说话？哪个地方都没有一种真正的能力，一种新的能力，是多年艰辛的结果！倒不如说，只是获得了关于从前人们学到并能够做到之事的知识！怎样的一种知识啊！年复一年地，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比以下事实更清楚的了，即整个希腊和古代人的行为，如此简单而又无人不知地明摆在我们眼前，却十分难以理解，甚至几乎难以接近；而我们谈论起古人来的那种习以为常的轻松则不是一种草率，就是漫不经心由古代继承而来的一种狂妄。似曾相识的话和概念欺骗了我们：可是在其背后却始终隐藏着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于现代感悟力来说，必然是陌生的、无法理解的或者痛苦的。这对我来说，是男孩们可以在其中

169

170

^① 德国的“形式教育”是指开发逻辑能力的教育，不同于关于如何获取事实和各种“有用”知识的教育。

闹腾的领域！够了，我们是男孩时就这样闹腾过，在这中间几乎总是给自己找回一种对古代的厌恶，对一种显然太过度的亲昵的厌恶！因为我们的古典教育者的高傲自负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几乎像是拥有了古人，乃至把这种自负连同以下怀疑一起传给受教育者，即怀疑这样一种拥有不能使人感到幸福，却对于老实、可怜、冒傻气的老书虫是再好不过的了：“让他们在其宝物上面孵卵吧！它无疑值得他们这样做！”——我们的古典教育就带着这样一种宁静的隐念完成了。——这是无法再——对我们——做出弥补的！但是让我们不要只想到自己吧！

196

最个人化的真理问题。——“我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这便是真理的问题，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教养，没人教这个问题，因而也没人问，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和孩子们瞎胡扯，却不谈论真理；对后来要做母亲的女子大肆奉承，却不谈论真理；和小青年们谈论其未来，谈论其娱乐消遣，却不谈论真理——于此总有时间，总是津津乐道！——可是竟然花了七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转眼就是百年。波涛知道如何奔涌，向何处奔涌，是无所谓的！甚至无知还可能是一种明智。——“补充一条：甚至一次也不追问，也就同骄傲无缘了；我们的教养使人戒除骄傲。”——那就更好了！——“真的吗？”

197

德国人对启蒙的敌意。——让我们考虑一下本世纪上半叶德国人以其脑力劳动对总体文化做出的贡献吧。首先来看德国的哲学家：他们回到了最初最古老的思辨阶段，因为他们在概念中而不是在解释中获得满足，就像梦幻时代的思想家那样——一种前知识类型的哲学又被他们复活起来了。其次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浪漫主义者：他们的总体努力致力于使古老的原始感情，尤其是使基督教信仰、大众之魂、民间传说、日常语言、中世纪趣味、东方禁欲主义、印度教满载殊荣。第三是自然研究者：他们反对牛顿和伏尔泰的精神，像歌德和叔本华一样，试图重新建立具有一种神性或恶魔性及充满伦理、象征意义的思想。德国人的整

个重大倾向是反对启蒙，反对被粗浅地误解为启蒙后果的社会革命：试图把对一切现存事物的虔诚转化为对一切曾经存在的事物的虔诚，只是为了要内心和精神重新充实起来，不再给未来的、经过更新的目标留下余地。感情崇拜取代了理性崇拜，德国音乐家作为创作了无形、热烈、神奇、让人梦寐以求之作品的艺术家，从事新神殿的建造工作，比所有语言、思维的艺术都更富有成就。让我们考虑一下，尽管在详细说了无数好话、详细研究了无数优点之后，有些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加合理的评价，可是从总体上仍然得说，在关于过去事物最充分、最确切的认知外表下把认知全然贬低到感情之下，这是一种不小的普遍性危险——借用康德之言来说，就是他如此对自己使命的界定——“通过给知识设限而为信仰留下余地”。让我们再次呼吸自由的空气吧：这种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然而很奇怪，正是被德国人如此动人地召唤来的幽灵最终变得最有害于其召唤者的意图——历史，对源流的理解，对往昔的同情，新激发的对感情和认知的激情，在它们似乎长时间做了有助于遮遮掩掩、东游西荡、令人萎靡的精神的附庸以后，有一天养成了另一种天性，恰恰作为它们被召唤来反对的那种启蒙的更强大的神，张开最宽广的翅膀，在其古老的召唤者头顶上飞越而过。那种启蒙，我们现在不得不继续推进——毫不在意有过一场“大革命”，反之，也有过一场对“大革命”的“大反动”，甚至现在两者仍然有之：这同我们在其中随波逐流和想要在其中随波逐流之大洪流相比，只是涟漪而已。

198

使自己的民族出类拔萃。——拥有很多了不起的内心经验，并从内心注视、审视这些经验——这造就了使自己的民族出类拔萃的文化人。在法国和意大利，做这类事情的是贵族。在德国，总体而言，贵族仍然属于精神上的贫穷者（也许不久就会起变化），做这类事情的是教士、教师及其后代。

199

我们更高贵。——忠诚、慷慨、爱惜名誉，这三者在一种观念中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贵族的、高贵的、高尚的，我们由此而超过了希

希腊人。由于感觉到这些美德的古老对象（确实）不再受人尊敬，我们甚至不愿意做出放弃，而是小心翼翼地把新的对象强加给我们这种珍贵的遗传冲动。——想要理解，最高贵的希腊人的观念在我们越来越骑士化的、最封建主义的高贵中必然被感受为低劣的、几乎不体面的，那就想一下奥德修在卑微状况下挂在嘴上的那些安慰话吧：“能忍则忍，我亲爱的心儿！你已经忍受了猪狗不如的事情！”^①此外，有人还把一个雅典军官的故事当作神话例子在生活中的运用，他在整个参谋部面前被另一个军官用棍子相威胁，用这样的话来使自己摆脱耻辱：“打吧！但只要听我说句话！”（说这话的是地米斯托克利^②，那位古典时代十分精明能干的奥德修，他正是在此屈辱时刻以那应急诗句^③告慰他“亲爱的心儿”的人。）希腊人绝不会因为一次辱骂而像我们那样给人留下继承了骑士的冒险精神和牺牲欲望的印象——将生死置之度外；绝不会寻找机会，将生死寄托于一种光荣的游戏，就像我们在决斗时的情况那样；绝不会将保留好名声（荣誉）看得高于拥有坏名声，即使后者和荣耀与权力感相通；绝不会始终忠实于固定的偏见和信条，即使它们能够阻止我们成为僭主。因为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希腊贵族的卑下秘密：他出于最深的嫉妒，把每一个自己等级的成员看作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立足点，准备随时像老虎一样扑向他的战利品——暴力统治。这时候，对他来说，谎言、谋杀、背叛、出卖祖籍城邦又算得了什么！公正对于这种人来说，变得特别困难，几乎就被看作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公正的人”——在希腊人中间听起来就像基督徒中间的“圣徒”一般。如果苏格拉底竟然说“有美德之人乃最幸福之人”的话，人们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疯话。因为在看到最幸福之人的图像时，每一个有高贵出身的人都会想到为了自己的自负和乐趣而牺牲一切、牺牲一切人的僭主的冷酷无情和险恶用心。当然，在暗中疯狂地想象这样一种幸福的人中间，对国家的崇拜是不可能足够深入地扎根的——可我认为：权力欲不再像那些

① [古希腊] 荷马：《奥德修纪》，第20卷第18行。

② 地米斯托克利（约前524—约前460），雅典政治家和统帅。

③ 指《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挂在嘴上的话，在作品中是韵文，故有诗句一说。

高贵的希腊人的权力欲那样盲目肆虐的人也不再需要当时用以控制此种欲望的那种对国家概念的偶像崇拜。

200

忍受贫穷。——贵族出身的一大好处是它让人更好地忍受贫穷。

201

贵族的未来。——贵族的那种贵族做派表明，在其肢体中总有权力意识在不断玩着诱人的游戏。因此，讲究贵族礼仪的人，不论男女，都不愿全然精疲力竭似地一屁股坐到沙发椅里；在所有人都坐得舒舒服服的地方，例如在火车上，他们却避免靠在椅背上；当他们在宫廷接连几个小时站着时，他们显得不知疲倦似的；他们不是舒适地布置自己的家，而是要宽敞华贵，就像要给更加硕大（也个头更高）的生存物居住似的；他们镇静地以明镜般的心智回应挑衅的语言，而不是以平民的方式，有如受了惊吓、被压垮、遭到羞辱并喘不过气来一样。正如他们懂得维持一种经久不衰的、当下的非凡体力的外表那样，他们也希望通过经久不衰的欢快与礼貌，甚至在尴尬的状况下，都保持给人以下的印象：他的灵魂和心智能对付得了危险和意外。一种高贵的文化可以在激情方面要么像快意于让一头狂热、高傲的动物走西班牙马步^①的骑手——我们且想象一下路易十四的时代；要么像感觉自己胯下的坐骑风驰电掣一般飞驰而去的骑手，坐骑和骑手都几近疯狂，但是享尽快感之余，恰恰现在还保持头脑的清醒：在两种情况下，高贵的文化都散发着权力的气息，而如果这种文化在其礼仪中十分经常地哪怕仅仅要求权力感的外表，那么真正的优越感也会通过这种把戏给不高贵的人留下印象，并通过留下这种印象而不断增强。——高贵文化的这种不争的幸福建立在优越感的基础之上，现在开始登上一个更高的阶段，因为现在多亏所有那些自由思想家，贵族出身并受贵族教育的人被允许进入、不耻于进入知识的修会，在那里接受比以前更具精神倾向的圣职仪式，学习更高尚的骑士服务，

^① 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马步。马在走路时每条前腿都比一般情况下抬得更高，往前伸得更远，这属于西班牙文化的一部分。

仰望从未像现在将要到来的时代那样可以如此问心无愧地在自己面前树立的那种常胜智慧的理想。最后，如果日复一日地有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从事政治变得很不体面的话，贵族今后究竟应该从事什么呢？

202

健康的护理。——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思考罪犯生理学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已经在面对不容驳斥的认识，即在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前提是我们相信，通常的道德思维方式就是精神上健康的思维方式。可是，如今没有哪个信念像这一个那样被如此深信不疑，所以我们不必顾忌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必顾忌像对待精神病患者一样来对待罪犯——尤其是不以傲慢的怜悯，而是以医生的明智、医生的好意。罪犯需要换换空气，需要另外一些伙伴，需要暂时去解个手，也许他需要一个人待着，需要从事些新的劳作——好！也许他自己认为过一段被关押的生活，以获得针对自己、针对一种纠缠不休的**暴虐冲动**的保护，对他自己有好处——好！我们应该把治愈（那种冲动的根除、改造、升华）的可能性和手段十分清楚地摆在他面前，甚至在糟糕的情况下，把这种冲动治愈不了的可能性也摆在他面前；我们应该给自己都厌恶自己的不可救药的罪犯提供自杀的机会。将此保留为最后的解脱手段，我们首先要毫无耽误地重新给予罪犯以振作的情绪和情感取向的自由，我们要从他的灵魂上像抹去一个不洁之物那样抹去愧疚，给他指明，他如何通过行善于他人，甚至也许行善于全体人民，以弥补甚至不止是弥补他对一个人造成的伤害。以极端的爱护来做这一切！尤其要让他隐姓埋名或更换新名，比较频繁地变换住所，以便他的正派名声和未来生活尽可能少冒风险。现在，遭受伤害的那位——且完全不说这种伤害大约可以如何来弥补——还一再想要**报复**，并为此而诉诸法庭——这使得我们丑恶的惩罚制度仍然在执行，再加上其小商贩式的权衡考虑和**以罚抵罪的意图**：可是我们不能就此有所超越吗？如果我们在不相信罪的同时，也摆脱掉古老的复仇本能，甚至把按基督教精神进行有关敌人的感恩祈祷、把对冒犯过我们的人行善等都视为幸福者的精明智慧，这对于一般的生命感来说是何等轻松啊！让我们排除罪的概念——让我们随后把罚

的概念也打发走吧！但愿这些被驱逐的恶魔今后生活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不要生活在人类中间，如果它们想要活命，不至于被自己恶心死的话！——此刻，让我们考虑一下，社会和个人因罪犯而遭受的损害和他们从病人那里遭受的损害是很相似的：病人传播忧虑、不快，他们不生产，却耗尽别人的收获，他们需要看护者、医生、保养，靠健康人的时间和劳力生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仍然会把为此而要对病人报复的人看成是不人道的。当然，从前人们是这样做的。在文化处于原始状态的地方，甚至现在在有些未开化的民族那里，病人事实上仍然被当作罪犯来对待，当作对团体的危险，当作由于罪孽的结果而附到病人身上的恶魔的居所——因此就意味着，每个病人都是一个罪人！而我们——难道我们还不到持有相反观点的时候吗？难道我们还不可以说：每个“罪人”都是一个病人吗？不，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首先，尚缺少医生，对于这样的医生来说，我们至今称作实践道德的东西必须变成他们医疗技术和医疗知识的一部分；还普遍缺少对这些事物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也许有朝一日将会显得像那些古老宗教狂热的“狂飙突进”^①一样；教会也不为健康照料者所有；关于身体和饮食的教育还不属于所有中小学校的义务；还没有那样一种人的隐秘团体，他们相互之间承诺不借助于法庭，放弃对那些对他们犯下恶行的人进行处罚和报复；还没有思想家有勇气按照社会和个人的健康能承受多少寄生虫的程度来衡量这种健康，也没有任何国家创建者按照以下那些豪迈善意之词的精神来执掌犁铧：“如果你要耕耘土地，那就执犁而作吧：此时，走在犁后面的鸟和狼对你很欣赏——所有造物都对你很欣赏。”^②

178

203

反对不良饮食。——呸！如今人们在饭店、在有上流社会生活的任 179

① 狂飙突进 (Sturm und Drang)，原本指德国 1767—1785 年的文学运动，因其强烈的感情追求而得名。在这里是其引申义。

② 参见威恩赫尔·戴尔·加特尼尔的韵文小说《迈耶·赫尔姆布莱希特》。引文引自路德维希·乌兰特发行的《古代高地德语民歌及论文与注释》第二卷《论文》，72 页，斯图加特，1866。尼采在引用时稍作修改。引文中的鸟和狼是北欧神话中神之王奥丁的象征。

何地方所用的膳食！甚至在颇有名望的学者们聚会时，也有礼节要把饭桌像银行家的饭桌一样摆得满满的——遵循“多多益善”和“多种多样”的原则。由此可知，菜肴的烹调在于效应而不在于效果，而且必须要有令人兴奋的饮料来帮助驱除胃中和大脑里的沉重。呸！普遍的后果必然是何等的毫无节制和过度敏感！呸！他们会被带入何等的梦境！呸！何等的艺术和书籍会成为这种膳食的饭后甜点！但愿他们是在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在他们的行为中，是胡椒和矛盾或者厌世情绪在起主导作用！（英国的富有阶层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忍受他们的消化不良和头痛。）最后，说说事情轻松愉快的一面吧，不要只说令人讨厌的一面了：这些人绝不是饕餮之徒；我们的世纪及其忙碌方式更强有力地支配着他们的四肢，而不是他们的肚子。那么这些膳食是要干什么用的？——它们代表！以老天的名义，代表什么？代表身份吗？——不，代表金钱：我们不再有身份！我们都是“个人”！可是，金钱就是权力、荣誉、尊严、优先地位、影响；金钱现在根据一个人钱财之多少而形成对这个人的大大小小的偏见！没有人不想显山露水，也没有人想把金钱堆放在桌上，因此金钱必然要有一种代表物，你可以把它放到桌面上：那就请看我们的膳食！

204

180 达那厄和黄金之神^①。——现在，过分的不耐烦会把人变成罪犯，即使在更清楚地具有相反倾向的状态中，也会这样，那么这种不耐烦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如果有人短斤少两，有人为自己的房子购买了高额保险然后把房子烧掉，有人参与铸造假币；如果四分之三的上流社会沉湎于被许可的欺骗，深感交易所和投机买卖问心有愧；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干的呢？不是真正的窘困，他们的日子过得没有那么糟糕透顶，也许他们甚至吃喝无忧——可是对于金钱堆积得太慢感到可怕的不耐烦，还有一种对已经堆积起来的金钱所怀有的同样可怕的快感和热爱在日夜煎熬着他们。可是，在这种不耐烦和热爱中，从前那种被拥有真理的信

^① 达那厄是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的女儿，被父亲囚禁在塔里。主神宙斯化身黄金雨进入塔内，与之交合生下大英雄珀耳修斯。在这里，古代的神话传说被用来暗示现代社会中金钱原则像黄金雨一样渗透到一切领域。

念点燃起来的权力欲之狂热又重新显露出来，它有着如此美好的名称，以至于我们敢于问心无愧地做出不人道之事（焚烧犹太人、异教徒和好书，灭绝诸如秘鲁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所有较高级的文化）。权力欲的手段改变了，可是这同一座火山仍然一直在燃烧，不耐烦和无度的热爱要求有它们的牺牲品，从前“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事情，现在都是“为了金钱的缘故”而去做，也就是说，为了现在给予我们最高权力欲和使我们问心无愧的东西而去做。

205

关于以色列民族。——下一个世纪将邀请我们观看的戏剧之一，便是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决断。已经一清二楚的事情是，他们已掷下骰子，已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他们剩下要做的事情是：究竟是成为欧洲的主人，还是失去欧洲——就如很久以前他们失去埃及，他们在那里也曾面临过相似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但是，他们在欧洲念完了欧洲其他民族未能接受的一门18世纪课程，而且这种训练时的可怕经验不仅有利于团体，也更有利于个人。因此，现代犹太人在灵魂上、精神上获得的帮助是非同小可的：他们在所有欧洲居民中，最少在困境中拿起酒杯或自杀，借以逃避一种深深的窘迫——这在不太有天赋的人那里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犹太人在其父辈、祖辈的历史中都有一个丰富的宝藏，里面全是最冷静的慎重和顽强面对可怕形势，最机智地智胜并利用不幸和意外事件的事例。他们在可怜的屈服外衣下的勇敢，他们 *spernere se sperni*^① 的英雄气概超过了圣徒的美德。人们想要让他们变得可鄙，通过轻蔑地对待他们长达两千年之久，堵死他们通向荣耀、通向所有荣耀地位的道路，并因此而更深地将他们推入更肮脏的行业——而说真的，以这样的行事方式他们不会变得更干净。但是，可鄙？他们自己从未停止认为自己胜任最高的事务，所有受苦者的美德也从未停止使他们更为出色。他们关注父辈和孩子的方式，他们的婚姻和婚嫁风俗使他们在所有欧洲人中间都很突出。尽管如此，他们却懂得从恰恰是别人出让给他们（或者别人

181

① 拉丁文：以轻蔑回答轻蔑。

把他们出让给) 的行业中为自己实现一种权力感和永恒的复仇; 甚至在
182 为他们的高利贷辩解时我们也不得不说, 没有对他们的蔑视者的这种偶
然而受到欢迎的有益折磨, 他们很难会这么长时间地保持自尊。因为我们的
自尊本身取决于我们在好事坏事中作出回报的能力。与此同时, 他们的
复仇不会轻易把他们扯得太远, 因为他们都有由于住地、气候及邻
人与压迫者的风俗的经常性变化而教人形成的自由思想, 甚至灵魂的自由;
他们绝对拥有所有人际交往中最大的经验, 甚至在激情中仍然运用
这种经验中的谨慎小心。他们如此确信他们精神上的可塑性和圆滑, 以
至于他们甚至在最严酷的环境下都从不需要当干粗活的工人、脚夫、农
奴, 靠体力来挣他们的面包。我们还注意到他们的举止, 他们从来都没有
让骑士的高贵感情进入他们的灵魂, 让自己的身体挂满漂亮的武器:
某种强求和一种往往温柔的、几乎始终痛苦的低声下气相交替。可是现在,
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年复一年越来越和欧洲最高贵的贵族结成姻亲,
所以他们不久就会在精神上、肉体上获得优秀的风度遗产, 乃至他们
在一百年后将内在地显出高贵的样子, 足以作为主人不在屈服于他们
的人面前产生羞愧。而这很重要! 因此现在来裁决他们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他们自己最清楚, 他们不应该考虑征服欧洲, 考虑任何暴力手段的问题;
可是他们也知道, 欧洲总会在某一天像一只熟透了的水果落入他们手中,
他们只要很容易地朝它伸出手去即可。在此期间, 他们有必要在欧洲所有
出类拔萃的领域变得出类拔萃, 独占鳌头, 直至他们自己到了决定何
为出类拔萃的地步。这时候, 他们将被称为欧洲人中间的创造者和引路
人, 将不再让欧洲人感到耻辱。如果连这种丰富地积累起来的非常印象,
183 这种为每个犹太家庭构成犹太历史的非常印象, 这种丰富的激情、美德、
决断、断念、拼搏、各种各样的胜利——都不是最终流入伟大的思想家和
伟大的作品中, 那么它们该去向何方! 该流到何处去! 这时候, 如果
犹太人得指着只有着较短、较少深入经验的欧洲各民族过去、现在都无法
生产的宝石和黄金器皿, 说这是他们的作品; 如果以色列将其永恒的
复仇变成一种对欧洲永恒祝福, 那么古老的犹太人上帝可以对自己、
对自己的创造、对自己的选民感到高兴的那个第七天将再现——而我们

大家，每个人都要与他一起感到高兴！

206

所不能之地位。——贫穷、快乐、独立！——三者合一是可能的。贫穷、快乐、奴隶！——这三者合一也是可能的。——而我对工厂奴隶制的工人则无更好的话可说，假如他们被当成机器的螺丝钉来使用，仿佛是人类创造技能的补缺者而全然不感觉到耻辱的话！呸！居然相信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就能消除他们的不幸的本质方面，我是指他们那种丧失个性的奴役状态！呸！居然让自己相信，由于那种个性丧失的增加，在一个新社会的驱动装置范围内，受奴役的耻辱可以被变成美德！呸！居然可以出价，让你不再成为个人，而是成为螺丝钉！你们是现在各民族尤其想要尽可能多生产，尽可能富裕的那种愚蠢行为的同谋吗？你们的职责不会是要向他们呈上债权债务相抵的账单吧？为了这样一个外在目标，大量内在价值是如何被抛弃掉了呀！可是，如果你们不再知道自由呼吸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们甚至都不能将就着控制自己；如果你们太经常地对自己感到厌烦，就像厌烦一种无味的饮料；如果你们专注地研究报纸，偷窥富有的邻居，因权力、金钱、见解的迅速上升、下降而变得很贪婪；如果你们不再相信衣衫褴褛的哲学，不再相信无需求者的坦率；如果一种自愿的、田园诗式的贫穷，没有职业，也没有婚姻，就像适合于你们中间更有思想的人的那种情况，变成了你们的嘲笑对象，那么，你们的内在价值在哪里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煽动者的鼓噪声始终响在耳边，他们想要用疯狂的希望使你们发情？他们命令你们准备好，仅此而已，日复一日地准备好，乃至你们等待从外部来的东西，等了又等，而在一切其他方面，你们的生活就像曾经有过的生活一样——直至这种等待变成了饥饿，变成了干渴，变成了高烧，变成了疯狂，直至最终 *bestia triumphans*^① 的那一天闪亮登场？——可是相反，每一个人都会心中暗想：“宁愿移居国外，设法在世界的野蛮地区、新兴地区成为主人，尤其成为驾驭我自己的主人。只要还有任何一点点奴役的痕迹在向

184

① 拉丁文：兽类欢呼雀跃。

我示意，我就变换住地，不回避冒险、不回避战争，准备以死来应付最糟糕的意外事件——只是不再要有这种不光彩的奴才状态，只是不再要有这种酸涩、恶意和谋反的倾向！”这是适当的思想意识：欧洲的工人应该表明自己作为今后一种人之所不能^①的地位，而不仅仅像通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是某种无情而不当之安排的事物；他们应该在欧洲的蜂箱里开创一个至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蜂拥而出的时代，并通过这种自由大迁徙的行动，对机器、资本以及现在威胁他们的不当国家的奴隶就得当革命党的奴隶的选择发出抗议。但愿欧洲可以减轻四分之一的人口负担！欧洲和欧洲的居民都会由衷地感到轻松！只有在远方，在聚集着殖民主义者特征的活动中，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欧洲母亲把多少可靠的理性与公正，多少有益的怀疑，集中到她儿子们的身上——这些儿子们不再能忍受在她这个沉闷的老太婆身边的一切，不能忍受去冒像她自己一样变得暴戾、易受刺激、追求享受的风险。在欧洲之外，欧洲的美德与这些工人一起漫游。那种在自己家乡开始蜕化为危险的不良情绪和犯罪倾向的东西，在欧洲之外则能获得一种野性的、美的质朴，并将被称作英雄气概。——于是，最终更纯净的空气又会重新来到古老的、现在人口过多的、沉思着的欧洲！那时还会缺少什么“劳动力”吗？也许那时候人们会认为，仅仅由于许多需求如此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人们才习惯于有许多需求——人们将废弃掉一些需求的！那时候也许人们甚至还会把中国人找来：他们将把适合于勤劳的蚂蚁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带过来。他们甚至能在总体上有助于把亚洲式的宁静、考虑周到以及——大概也是最需要的东西——亚洲式的耐久性注入不安、自耗的欧洲的血脉之中。

207

德国人的道德态度。——一个德国人有能力做大事，但是他几乎不可能做大事：因为他能服从则服从，这是自己懒于动脑筋的人很感到舒服的事情。如果他被置身困境，不得不孑然一人，摆脱惰性，那他就不

^① 参见《圣经·路加福音》，18：27：“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

可能再滥竽充数了（在这种素质上，他远远比不上法国人或者英国人那样值得尊敬）——于是他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时候他变得危险、邪恶、深沉、放肆，暴露出他身上携带着却无人相信（连他自己都不信）的沉睡能量之宝藏。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德国人自己服从自己——这是大大的例外，那么他是他以他服从他的王侯、他的职责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迟缓、不可动摇、坚持不懈来服从自己的：以至于他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能胜任大事，这些大事同他为自己预设的“懦弱性格”毫无关系。但是，他往往害怕只依靠自己，害怕临时做准备，因此德国消耗掉如此多的官员、如此多的墨水。轻浮对于德国人来说很陌生，他对它感到惴惴不安。可是在把他从睡眠惺忪中拽出来的全新环境中，他几乎就是轻浮的——这时候他享用新环境中的珍品，犹如陶醉了一般，而他是很善于陶醉的！所以现在德国人在政治领域中几乎是轻浮的——虽然他在这方面也遇到真正的偏见，认为他很彻底、很认真，他充分利用这种偏见同其他政治权力打交道，但是他私下里对有一天可以如醉如痴、可以使性子、可以追求创新充满自负，而且变换角色、党派、希望，好似变换面具一般。——至今在德国人当中看上去最像德国人的德国学者，过去是，现在也许仍然是，像德国的士兵一样优秀，因为他们在外事物中有根深蒂固的、几乎孩子气的服从癖好，也因为他们不得不十分独立地处理学问，对许多事情承担责任。如果他们懂得在风向变换的时候确保他们那种高傲、纯朴、耐心的风格，并始终避免政治的愚蠢行为，那么他们仍然是可以被期望做大事的：根据他们现在的情况（或曾经的情况），他们属于某种**更高事物**的胚胎状态。——德国人甚至德国学者的长处和短处以前一直是这样的：他们比其他民族都更接近迷信，具有更多对信仰的渴望；他们的恶习始终是酗酒和自杀癖好（后者是思想迟缓的标志，但是那种思想可以很快被促使去挣脱缰绳）；他们的危险在于一切束缚思维能力、释放情绪的东西（例如过度使用音乐和酒精）——因为德国人的情绪不能让自己受益，它像酒鬼的情绪一样，起着自我摧毁的作用。热情本身在德国比其他方面更少有价值，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每当一个德国人做了什么大事的时候，这都是在危难时刻，在充满英雄

气概、咬紧牙关、进行最紧张的缜密思维、具有高尚情操的状况下做出来的。——与德国人打交道无疑是值得的，因为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有东西可以给你，只要你懂得如何让他去发现、再发现（因为他很不细致）。——如果现在一个这样的民族专注于道德，那么恰恰使他们感到满意的道德会是什么样的道德呢？当然，他们首先会要求他们一门心思向往的服从癖好在他们身上理想化地显现出来。“人必须有某种他可以无条件服从的东西”——这是一种德国式感受，一种德国式逻辑思考：这是所有德国道德学说的基础。如果我们置身于整个古代道德面前的话，印象是多么不一样啊！所有那些希腊思想家，无论他们的形象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方面迎合我们的想象，但作为道德学家，似乎都像一位体操大师，他对一个小伙子说：“来吧！跟着我！服从我的管教！那你也许将会有出息，在全体希腊人面前获奖。”个人获奖——这就是古代的美德。屈从，公开或私下里追随——这是德国式美德。早在康德和他的绝对命令之前，路德就已经出于同样的感受说过：必然有一种人类可以无条件信赖的存在物——这就是他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他比康德更粗略、更大众化地要求，人们不是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概念，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一个人格神^①。最终康德围着道德绕弯子，也只是为了达到针对人格神的服从：这就是德国人的崇拜，对他来说，恰恰是宗教中的崇拜剩余得越少，这种崇拜就越多。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感觉不同，他们会取笑诸如此类的“必然有一种存在物”的说法：这属于他们南欧那种抵御“无条件信赖”、在内心的深处保留对一切事物——无论是神、人，还是概念——的一点点怀疑的感情自由。至于古代的哲学家，就更不用说了！*Nil admirari*^②——在这句话中，他看到了哲学。而一个德国人，即叔本华，竟然走向反面，他说：*Admirari id est philosophari*^③。可是，如果德国人有一天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处于他有能力做大事的状态中，如果例外时刻、不服从的

① 这里的德文原文是 Person，意思是“个人”、“人格”等，在神学中，也指“三位一体”中的“位”。在这里译成“人格神”，是因为这里原文指的是具有人格特征的神。

② 拉丁文：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或无动于衷。

③ 拉丁文：惊讶就是哲学思考。

时刻到来，那又会怎样呢？——我并不认为叔本华说的那种话有什么道理，他说什么德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唯一优点是，在他们中间比在别的地方有更多的无神论者。——可是我知道这一点：如果德国人处于有能力做大事的状态中，**那么他就肯定高耸于道德之上！**他怎么会不呢？现在他得有新的作为了，也就是说，得发号施令了——对他自己或对他**人！**可是他的德国式道德没有教他发号施令！发号施令在他的道德中已被遗忘！

第四卷

208

189 良心问题。——“那么，*in summa*^①，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新东西？”——我们不想再把因变成罪人，把果变成刽子手。

209

最严格理论之功用。——我们宽宥一个人的许多道德弱点，大事化小，前提是他始终拥护最严格的道德理论！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把自由思想的道德哲学家的生活放在显微镜下面，我们的内心想法是：他生活中的一次失足是反对他那种不受欢迎的认识的最可靠论据。

210

“自体”。——从前人们问：可笑的东西是什么？好像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有着让人发笑的特性，于是绞尽了脑汁（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也许是“罪的天真举动”）。现在人们问：笑是什么？笑是怎么产生的？人们琢磨起来，最终断定，没有什么善自体、美自体、崇高自体、恶自体，但是差不多有我们将这样的词汇用于我们自身内外的事物时所处的精神状态。我们重新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者至少回想起来，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事物的——让我们留意，不要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失去

① 拉丁文：总而言之。

出借能力；不要变得更富有，同时也更吝啬。

211

致梦想不朽的人。——那么你们希望你们自己的这种美妙意识永在吗？这不是很无耻吗？难道你们没有想到所有其他事物不仅至今一直比基督徒更耐心地忍受你们，而且还要忍受你们到永远吗？还是你们认为，能让它们对你们产生永恒的舒适感吗？大地上只要有一个人不朽，就足以让所有其他还在大地上的人因为烦他而一心想死、想上吊！而你们这些大地的居民，凭着你们关于几千个小小瞬间的狭隘概念，想要成为大地这永恒普遍生存的负担！还有比这更难缠的事吗！——最后，让我们还是对七十岁的活物宽厚些吧！——他无法在对自己的“永恒无聊”的描绘中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了——他没有时间了！

212

如何认识自己。——一动物一见到另一动物，它便在精神上同其较量，野蛮时代的人也这样做。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每个人几乎只是在自己的防卫力和攻击力方面认识自己。

213

生活上的失败者。——有些人是由一种可以让社会用来造就任何东西的材料所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自认为不错，不必抱怨生活上的失败。其他人由太特殊的材料所构成——因此不必是特别高贵的材料，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材料而已，以致他们必然自认为很糟糕，除非他们能按照自己唯一的目的生活：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社会都承担了由此而来的伤害。因为对个人来说似乎是失败的、不成功的生活的一切，他那充满厌烦、麻木、病态、敏感、贪欲的精神重负，他都拿来扔回给社会——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糟糕的、带霉味的空气，顶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团雷雨云。

214

有何好宽容的！——你们痛苦，要求我们对你们宽容，尽管你们就是在痛苦中也不公正对待人与事！可我们的宽容有什么意义！不过你们

就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也该更加谨慎点！这是一种通过进一步损害自己的判断而为自己的痛苦做出自我补偿的好方法！当你们诋毁某事的时候，你们自己做出的报复反而落到自己头上，由此你们让自己的而非他人的眼睛模糊：你们习惯于误看、斜睨！

215

192 无辜牺牲品的道德。——“慷慨献身”、“自我牺牲”，这是你们的道德之口号。我愿相信你们“是真诚表达了自己所说的意思”——只是如果你们的“真诚”能够与这样一种道德比肩而行的话，那么我就比你们认识自己更好地认识你们。你们从这种道德的高度俯瞰那另外一种要求自制、严厉、顺从的清醒道德，你们一定干脆称之为自私自利，毫无疑问！——如果它引起你们的反感，那你们对自己**就是真诚的**——它必然引起你们的反感！因为你们通过慷慨献身、自我牺牲而陶醉在从此和强大者合为一体的想法中，无论这是你们为之献身的**神还是人**——你们沉湎于对其强力的感受中，这种强力通过牺牲而再次得到证明。实际上，你们只是**貌似**做了自我牺牲，更应该说，你们在思想中把自己变成了神，并作为神而洋洋得意。从这种洋洋得意的样子来考虑，那种强调顺从、义务、理性的“自私自利”的道德在你们看来是多么虚弱、可怜：它引起你们的反感，因为在这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牺牲和献身，**没有牺牲者**像你们误以为的那样，误以为自己变成了神。总之，你们想要醉和过度，你们所蔑视的那种道德却竖起手指反对醉和过度——我无疑相信你们，它让你们很不舒服！

216

193 恶人与音乐。——除了极为多疑、邪恶、刻毒之人以外，还会有别的人享受到存在于**绝对信任**中的爱之极乐吗？因为这些人其中享受到他们灵魂中从不为人所信也绝不可信的非凡例外！有一天，那无边无际的梦幻感觉降临他们头上，与他们整个多余的、隐蔽而又可见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像是一个精致的谜和奇迹，金碧辉煌，非言语和图像所能形容。绝对信任令人无语，甚至在这极乐的无语中有一种痛苦和沉重，因此就连这些对幸福感到有压力的心灵都要比其他任何更优秀的人更感

激音乐：因为通过音乐就好像透过彩色的烟雾，他们看到、听到他们的爱变得几乎更遥远、更动人、更少沉重；音乐对他们来说，是旁观他们非同寻常的状态，并以一种疏离感和轻松感分享这种状况的唯一手段。每个恋爱中的人在听音乐时都会想：“它在说我，在替我说话，它什么都知道！”

217

艺术家。——德国人想要通过艺术家进入一种梦寐以求的激情，意大利人想要通过艺术家让他们真正的激情平静下来，法国人想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证实其判断的机会和说话的理由。所以让我们公正一点吧！

218

像艺术家一样对待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有弱点，而且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在我们之上的法则，那么我就会希望每个人至少有如此之多的艺术力量，以至于他懂得用其弱点来做其美德的衬托，懂得用其弱点使我们渴望他的美德：伟大的音乐家已经如此出色地理解了的东西。多么经常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一种粗野、刚愎自用、不耐烦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有一种诚实小伙的平易近人，其心思必然有点将就于人；在理查德·瓦格纳那里则有一种突发的、咄咄逼人的不安，令最有耐心的人也竟然要发火：然而就在此当口，瓦格纳重新获得了力量，另两位作曲家也一样，他们全都以他们的弱点让我们对他们的美德羡慕不已，让我们有了十倍敏感的舌头来品尝每一滴音乐声中的精神、每一滴音乐声中的美、每一滴音乐声中的善。

219

屈辱之欺骗。——你以自己的非理性使你的邻人遭受深深的痛苦，摧毁了他的一种不再重现的幸福。现在你克服虚荣心，到他那里去，在他面前低声下气，在他面前让你的非理性受到蔑视，以为在这令你感觉极其麻烦的困难场面之后，终究会一切重归完好——你自愿放弃尊严会弥补他人对幸福的不情愿的放弃。因着这种感觉，你振奋起来，由此而重新在美德中立身。可是他人还一如既往地深深痛苦着，你是非理性的，

并告诉他你是非理性的，这对他毫无慰藉可言，他甚至想起你在他面前自贬时给他呈现的痛苦场面，就像他又有了一个要归因于你的伤口——可他没有想到要报复，不明白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归根结底是你在自己面前为你自己上演了那个场面：为此你邀请了一位见证人，再次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他的缘故——你就不要欺骗自己了！

220

195 尊严与胆怯。——仪式、制服和礼服、严肃的表情、庄严的凝视、慢跑的步态、拐弯抹角的言谈，总之所谓尊严的一切：这些都是归根结底胆怯之人、心底恐惧的人装模作样的形式——他们想要借此让人害怕（他们，或者他们所代表的事物）。无畏者原本是指任何时候都非常可怕的人，他们不需要尊严和仪式，他们让诚实、让直截了当的言表作为有自信的令人畏惧的特征而出名，而更多出的是恶名。

221

牺牲品的道德。——按照牺牲精神来衡量的道德是半野蛮阶段的道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在灵魂内取得了一场艰难血战的胜利，因为有强大的对立欲望要克服，在这中间免不了有一种残酷，就像食人神灵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情况。

222

狂热何处有。——生性迟钝的人只有在别人煽动下才会激动起来。

223

令人生畏的眼睛。——对于艺术家、诗人、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眼睛更令他们害怕的了：它看出他们的小骗局，事后察觉到他们多么经常地在岔路口停下来，不是走向无辜的自得其乐，就是走向造势；当他们想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时候，当他们试图让人高尚、给人以装点
196 而自己却不高尚的时候，它审视他们；尽管有他们的艺术造成的各种骗局，它看出他们最初的想法，也许就像一个迷人的光影，可或许也是作为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窃取，作为一种日常的想法，他们得加以伸缩、染色、包装并加入佐料，以使用它来造就些什么，而不是想法用他们来造

就些什么——哦，这眼睛，它从你们的作品中看出你们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窥探和贪婪、所有的模仿和夸张（这只是一种妒忌的模仿），它如此了解你们的羞赧，就像了解你们遮掩这种羞赧、在自己面前另做解释的艺术一样。

224

由邻人不幸而获得的“崇高感”。——他在不幸中，而现在来了“同情者们”，为他描述出这不幸，最后他们心满意足地带着崇高感走开了——他们欣赏过了不幸者的惊恐，就像欣赏自己的惊恐一样，从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225

迅速遭受蔑视的方法。——一个说话快而又多的人，在最短的交往之后，甚至在他说话很理智的时候，也会特别受到我们的蔑视——不仅到了让我们厌烦的地步，而且还远不止于此。因为我们猜到他让多少人厌烦，在他造成的不快之外，还要算上我们为他预设的鄙视。

226

关于与名人交往。——A：你为什么要避开这个大人物^①？——B：我不想误解他！我们的缺点彼此不相协调：我短视、多疑，而他如此喜欢戴他的假钻石，好像那是真钻石似的。 197

227

拴在链条上的人。——当心所有拴在链条上的精明之人！例如聪明的女人，她们的命运把她们放逐到沉闷的小天地里，在那里变老。虽然她们表面上懒散地、视力模糊地躺在太阳底下，可是一听到任何陌生的脚步，一遇到任何意外的事情——并非其所预料的事情，她们就会跳起来咬人：她们对逃离其狗窝的一切都要实施报复。

228

赞扬之中的报复。——这里通篇都写着溢美之词，你们称之为肤浅；

① 指瓦格纳。

可是如果你们猜到，藏在这赞扬之中的是报复，你们就会认为这种报复几乎精妙极了，对轮廓明晰的小线条和小图形之丰富性感到赏心悦目。不是其人，而是其报复，是如此精妙、丰富，如此富有独创性，他自己却几乎没有从中看出什么来。

229

骄傲。——啊，你们都不了解受刑者在受刑以后，连同他的秘密一起被送回牢房时，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一直紧咬牙关保守秘密。你们关于人的高傲之欢知道些什么！

230

“功利的”。——现在，对道德事物的感觉是如此纵横交错，以至于有人通过道德的有用性来向这个人证实道德，又恰恰通过有用性来向那个人驳斥道德。

231

关于德意志美德。——当一个民族将纯朴的评估为坏的，将纯朴的人评估为坏人的时候，它必然在其趣味上何等堕落，在身份、地位、衣着、排场、奢华面前何等地奴颜婢膝！我们必须用“坏的”这个小词儿而不是别的什么，来指涉德国人道德上的狂妄！

232

在一场争论中。——A：朋友，您把嗓子都说哑了！——B：那我被驳倒了。让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

233

“有良知之人”。——你们注意过吗，什么样的人最看重最严谨的一丝不苟？那些意识到大量低贱之感、忧心忡忡地想到自己考虑自己、惧怕想要尽可能隐藏起内心世界的他人之人——他们试图通过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和责任的坚定不移，通过他人（尤其是下属）由此而对他们产生的严谨、坚定不移的印象，让自己感到钦佩。

234

羞于名。——A：一个人避于名，一个人故意伤害他的奉承者，一个

人因羞于听奉承而羞于听到对自己的评判——言之凿凿，确有其事—— 199
 信不信由你！——B：言之有理，确有其事！不过要耐心一点，高傲的容克^①老爷！

235

拒绝感谢。——我们可以拒绝请求，却不可拒绝感谢（或者，同样不可冷淡地、一成不变地接受感谢）。那样伤人很深——而为什么呢？

236

惩罚。——一件罕见的事，即我们的惩罚！惩罚净化不了罪犯，惩罚不是赎罪，相反，它比犯罪还要给人带来污名。

237

一种党内苦恼。——几乎每个党派内都有一种可笑但不无危险的苦恼：有一些人，他们多年来忠心耿耿、令人尊敬地维护党派之见，有一天却突然发现，一个更加有力得多的人把号角夺到了手里，所有这些都变得如此苦恼。他们如何受得了失语的痛苦！于是他们加大嗓门，有时都变了声调。

238

追求优雅。——一个坚强的人如果没有残酷倾向，不总是专注于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追求优雅——这是他们的标志。相反，性格懦弱的人则喜爱生硬的判断——他们与蔑视人类的英雄、与给生存抹黑的宗教人士或哲学人士为伍，或者退回到严格的习俗、痛苦的“终生职业”背后，于是他们试图为自己造就一种性格、一种坚强。他们这样做同样是不由自主的。 200

239

给道学家的提示。——我们的音乐家有了一个伟大发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有意思的丑也是有可能的！于是他们像醉了一样投入这开放的丑之海洋中，从事音乐还从来没有这样容易过。这时你才在普遍的暗色

① 德国贵族。

调背景上看到优美音乐的一道尚微弱的光线竟产生出黄金、绿宝石的光辉；这时你才敢于让听众激昂、愤慨、喘不过气来，以便随后在陷入片刻的宁静之后让听众有极乐之感，尤其带来对音乐的好评。你发现了反差：这时候才可能有最强烈的效果——而且价廉物美，没有人再要求好音乐了。可你们得赶紧了！对于每一门艺术来说，如果它才有这种发现，那它就只还有很短的时间了。——哦，但愿我们的思想家有借助于我们音乐家的音乐而深入倾听其灵魂的耳朵！我们得等多久才能重新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当场在其做坏事却对这种坏事没有罪感的时候逮住这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因为我们的音乐家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即灵魂丑化的故事，放进了音乐。从前，好音乐家几乎是为了其音乐的缘故而不得不成为一个好人——而现在！

240

201 关于剧院道德。——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发挥了道德作用，认为看了《麦克白》以后就会不可抗拒地从野心之恶那里被引开的人错矣；如果他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也像他一样有着同样的感觉，那他就又错了。真正着了魔一样怀有强烈野心的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幅他自己的图像，当主人公在激情驱使下覆灭的时候，这恰恰就是在这种兴致的刺激性饮料中加入的最辛辣的调味品。诗人是否有不同的感觉呢？他的野心家从犯下滔天大罪那一刻起，就贵为帝王一般而毫无恶棍气地一路奔跑在自己的道路上！只是从那一刻起，他才有了“魔鬼般的”吸引力，鼓动相似本性的人纷纷效仿——“魔鬼般的”在这里的意思是：克制利益和生命，放任思想和本能。你们相信，特里斯坦和伊瑟尔德^①借他们俩死于通奸一事而给出一个反通奸的教训吗？这意味着把诗人搞颠倒了：尤其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诗人热爱激情本身，而毫不热爱激情中的那种准备赴死的情绪——在那种情绪里，心依附着生命，不比一滴水珠依附在玻璃杯上更牢固。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索福克勒斯（出现在《埃阿斯》、《菲罗克忒

^① 最初源于克尔特人传说的欧洲中世纪浪漫故事中的一对恋人。13世纪时，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把故事写成一部长篇诗体小说；19世纪时，瓦格纳将此改编为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瑟尔德》。

忒斯》、《俄狄浦斯》中)，都不曾把过错及其不幸结局放在心上：在这些情境中，他们原本可以轻易地把过错变成戏剧的杠杆，很清楚，这恰恰被避免了。同样，一个悲剧诗人并不想以自己对生活的描绘使我们厌恶生活！他更是喊道：“这是万媚之媚，这令人激动的、变幻莫测的、危险的、阴沉沉的，但又经常阳光灿烂的生存！活着就是一场冒险——无论你在生活中站在哪一边，生活都将始终保持这个特点！”——他在一个不安定的、充满活力的时代如是说，这个时代由于血气过旺、能量过于充沛而几近陶醉——那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更邪恶的时代：因此我们才有必要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目的乔装打扮起来，也就是说，误解它。 202

241

恐惧与才智。——如果人们现在最确定地断言的事情是真的，也就是说，皮肤黑色素的原因不应该到光里面寻找，那么它可能就是更经常的、经过上千年堆积起来的暴怒发作（以及皮下充血）的最终结果吧？而在其他更智慧的种族那里，由于同样经常性发作的惊恐和面无血色而导致肤色是白的？——因为畏惧的程度就是才智的准绳：经常喜欢盲目发怒是动物性近在咫尺、想要卷土重来的标志，所以也许棕灰色是人的原始颜色——有点像猴子、熊的颜色，多合理啊。

242

独立。——独立（最弱形式的独立叫作“思想自由”），是断念的形式，有权势欲的人最终都采用这种形式——他长期寻找他能够支配的东西，最终只找到了他自己。

243

两个方向。——如果我们尝试观察镜子本身，最终发现的只是镜面上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抓住那些东西，那么我们最终什么也没抓到，只抓到了镜面。——这便是认知的最平常的故事。 203

244

真实感之乐^①。——我们现在对真实感之乐的爱好的——我们大家几乎

① 尼采指的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

都有这种爱好——只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如此长时间地享受不真实感的快乐，直至厌烦的地步。这本身不是一种毫无疑问的爱好，就像它现在的样子，别无选择，不精致——最起码的一个危险就是没有品位。

245

权力感的明察秋毫。——拿破仑很恼火自己不会说话，他在这方面并不欺骗自己；然而，他那不放过任何机会、比他那明察秋毫的头脑还要明察秋毫的权力欲，却使他比原本的情况更不会说话。于是他报复自己的恼火（他妒忌自己的所有感情，因为这些感情都有权力），享受自己独断专行的随心所欲。然后，在听众的耳朵和判断方面，他又一次享受到这种随心所欲：好像这样对他们说话已经够可以的了。他甚至心底里颇有点幸灾乐祸地想到，凭着最高权威——它在于权力与天才的结盟——的电闪雷鸣来麻醉判断力、误导品位，而两者在他身上冷静而高傲地抓住他不会说话的事实不放。——拿破仑，作为一种单一本能完善到极致的类型，实属古代人类：古代人类的标志——单一动机或少量动机的简单构建、创造性培养和完成——是很容易辨认的。

246

204 亚里士多德和婚姻。——伟大天才的子嗣得精神错乱，伟大美德者的子嗣成了痴呆——亚里士多德如是说。他是想借此让出类拔萃的人都结婚吗？

247

坏脾气的来历。——有些人情绪中的不公正、不稳定因素，他们的杂乱无章和毫无节制，是无数逻辑上的不精确、不缜密以及仓促结论的最终结果。对此，他们的先人们难辞其咎。好脾气的人则不同，他们源于好思考的、缜密的一类人，这类人看重理性——是为了达到值得赞誉的目的，还是邪恶的目的，这不在考虑之列。

248

作为义务的伪装。——善通常是借助那试图装善的伪装而发展起来的：凡有大权力的地方，恰恰这种伪装的必要性就被认识到了——伪装

注入安全和信任，上百倍地增加现实的有形权力总量。谎言，即使不是善之母，至少也是善的乳母。诚实，同样最多情况下是借助对一种诚实、正直外表的要求而被抚养大的：在世袭贵族中就是如此。伪装的持续操练，最终便产生了自然：伪装最终扬弃了自己，器官和本能是伪善花园里几乎意想不到的果实。

249

究竟谁始终孤单？——胆怯的人不知道何为孤单：他的椅子背后总是站着一个人。——哦，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叫作孤独的那种细腻感情的故事！

250

夜与音乐。——耳朵，这恐惧造就的器官，只在夜里，在幽暗的森林、洞穴那半朦胧的状态中，才能按照胆怯之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按照曾有过的最漫长之人类时代的生活方式，像它已有的情况那样，得到充分开发——在光明中耳朵的必要性就减少了。由此就有了音乐的特点，它是夜和朦胧的艺术。

251

斯多葛派。——斯多葛派成员在感觉被他为自己的变迁而规定的礼仪所窒息时，会有一种斯多葛派的快乐，他在这中间感觉到一种统治者的享受。

252

让我们考虑一下！——被惩罚的人不再是做出行为的那个人。他永远是替罪羊。

253

亲眼所见。——糟了！糟了！我们不得不倾全力做出最佳证明的，正是亲眼所见。因为太多的人都没有看得到这东西的眼睛。可是这是如此无聊！

254

先知先觉者。——诗人天分里出类拔萃的却也很危险的因素，是其

无穷无尽的想象：它提前感受、提前享受、提前忍受那生成中和可能生成的东西，在事情和行为发生的那一刻已经感到厌倦。太了解这一切的拜伦爵士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是有一个儿子，他应该成为某种十分平庸的从业者——法学家或者海盗。”

255

关于音乐的谈话。——A：关于这音乐你有什么看法？——B：它征服了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听！它又开始了！——A：这反而好！让我们设法在这一次征服它。我可以给这音乐添上几句吗？我也可以向您展示一个您第一次听说时也许不想看的戏剧？——B：好啊！我有两只耳朵，必要时，还有更多。请往我这边靠近点！——A：这还不是他想要跟我们说的话，他至今只是承诺要说些什么，他用这种手势让我们明白的是，这是些听不到的东西，因为这是些手势。他是如何地示意着！如何挺直身子！如何用手臂投掷着！现在对他来说，似乎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又有两声号响，他展示出富丽堂皇而又精心装点的主题，有如宝石叮当作响。这是一个美女？还是一匹骏马？够了，他魂不守舍地环顾四周，因为必须从四周收集魂不守舍的目光——现在他才完全对他的主题感到满意，现在他才有了创造性，冒险尝试大胆的新特色。他是如何逼出了他的主题的呀！哦！您要当心——他不仅懂得装点，而且懂得涂脂抹粉！他甚至知道健康的颜色是什么，精通如何让它显现出来，他在自我认识方面远比我所以为的要精细。而现在他确信已经说服了他的听众，他说出他的突发奇想，好像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他恬不知耻地示意他的主题，仿佛它太适合于这个世界了。——哈，他是多么不信任人啊！担心我们厌倦！于是他把他的旋律掩埋在甜食中间——现在他甚至诉诸我们那些比较粗糙的感官，要让我们兴奋，可以再次被他征服。您听，他在如何召唤有着暴风雨和雷电节奏的自然力量！而现在，因为他注意到，这些自然力量已把我们逮住，让我们窒息，几乎把我们碾碎，所以他就敢于把他的主题重新混合到自然力量的游戏中，说服我们这些半醉的、震惊的人相信我们的麻醉和震惊是他神奇主题的效果。而从现在起，听众相信了他的主题：只要主旋律响起，听众心中就产生对那种

自然力量效果的回忆——这种回忆现在裨益于主题，它变成了“魔鬼般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灵魂专家啊！他凭着一个群众集会演讲者的技艺控制了我們。——然而音乐沉寂下来！——B：音乐停下来了，太好了！因为我无法再忍受听您说话了！我宁愿让人欺骗十次，也不愿意以您的方式知道一次真理！——A：这正是我想从您那儿听到的。现在，最优秀的人都像您一样：你们满足于让自己被欺骗！你们带着粗陋而贪婪的耳朵来，却没有带来听觉艺术的良心，你们把自己最规矩的正派作风扔在半路上了！你们由此败坏了艺术和艺术家！无论何时鼓掌欢呼，你们手中都掌握着艺术家的良心——悲哉，若是艺术家察觉到你们无法区分无害的和有害的音乐！我真的不是指“好”音乐和“坏”音乐——两种类型中既有好音乐，也有坏音乐！我把那种完全只想到自己、只相信自己、除自己之外忘记了世界的音乐称为一种无害的音乐——充满着自己最深沉孤独的声音，谈论自己，和自己交谈，不再知道还有听众、监听者、效果、误解和不成功。——最后，我们刚才听到的恰好就是这种高贵、罕见的音乐，而我关于它所说的一切都是杜撰的——原谅我的恶作剧，如果您乐意的话！——B：哦，那就是说，您也爱这种音乐？那么对您就既往不咎了。

208

256

恶人的幸福。——这些安静、阴沉、邪恶的人有着你们不能够否认其有权拥有的东西，一种 *dolce far niente*^① 中罕见的、不寻常的享受，一种傍晚落日时分的宁静，就像只有太经常地被感情消耗、撕碎、毒害的心才能认识的那样。

257

我们心中的话。——我们总是用我们手边的词表达我们的想法。或者为了表达我的全部怀疑，我要说：我们任何时刻拥有的都只是能够用我们手边可用的话语大概表达出来的想法。

① 意大利文：无所事事的甜蜜。

258

拍狗的马屁。——我们只要抚摸这条狗的皮毛一次，它马上就摇头摆尾，活蹦乱跳，像其他所有奉承者一样——以它自己的方式富有灵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来容忍它呢？

259

209 从前的阿谀奉承者。——“他闭口不谈我的事情，尽管他现在知道真相，可以把真相讲出来。可是真相听起来像复仇一样——他非常尊重真相，这个值得尊重的人！”

260

依附者的护身符。——不可避免地依附统治者的人应该有某种他借以引起恐惧的东西，把统治者控制住，例如正直、诚实或利嘴毒舌。

261

为何如此崇高！——哦，我认识这动物！当然，它更喜欢“像神一样”用两条腿行走——我更喜欢它重新复归到四脚行走：这对它来说，才更加无比自然！

262

权力之魔。——并非必需品，并非欲望——不，是对权力的爱好，才是人类的恶魔。你给了他们一切：健康、营养、居所、娱乐——他们仍然不幸福、不痛快，因为恶魔在等待、等待，想要得到满足。你把一切都从他们那里拿走，去满足恶魔，于是他们几乎都幸福了——人与恶魔能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呢？路德已经用韵文说过，而且说得比我更好：“让他们拿走我们的身体、/财富、荣誉、孩子、女人：/让逝者逝去/——王国必然与我们同在！”^① 是啊！是啊！“王国”！

^① 参见《路德文集》，魏玛版，第I系列，第35卷，457页。尼采在引用这首叫作“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城堡”的赞美诗时省去了“王国必然……”前面的一行：“他们一无所获”。

263

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矛盾。——在所谓的天才身上，有一种生理矛盾：他一方面有许多野蛮、无序、不由自主的运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从事最高目的活动的运动——在这中间他有一面镜子，展示出两种运动平行、交织，也十分经常地发生冲突。由于这种景象，天才往往感到不快，而如果他在创作中感到快活，那是由于他忘记了，他现在恰恰是在从事最高目的的活动中做着幻想和非理性的事情（这就是全部的艺术）——不得不做着。 210

264

故意蒙骗自己。——有更敏锐嗅觉的忌妒者试图不精确地认识他的对手，以便能感觉优越于对手。

265

剧场有它自己的时代。——在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减弱时，它的传说就在舞台上被展现出来，它现在忍受着想象力的粗糙替代品——但是对于史诗的吟诵诗人所属于的那个时代来说，剧场和装扮成英雄的演员是想象力的制动器，而不是想象力的翅膀：太近在眼前、太确定、太笨重、太少梦想、太少飞鸟般的翱翔了。

266

没有魅力。——他缺少魅力，也知道这一点：哦，他多么懂得加以掩饰！借助严格的美德，借助目光的阴沉，借助对人类和生存的假定的猜疑，借助粗俗的闹剧，借助对较精致的生活方式的蔑视，借助激情和要求，借助犬儒哲学——是啊，在对自己缺陷的不断意识中，他成了人物。 211

267

为何如此骄傲！——一种高贵性格是通过以下方式和平庸性格区别开来的：后者不像前者那样拥有大量的习惯和观点——它们碰巧没有被继承，他也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和观点。

268

演说者的斯库拉和卡律布狄丝^①。——在雅典，要以这样一种方式说话，从而为事业争取听众，同时不会由于表达方式而使听众反感，或者以此让他们放弃事业，这有多难！在法国，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同样有多难！

269

病人和艺术。——针对任何一种哀伤和心灵痛苦，我们应该首先尝试改变饮食、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可是人们习惯于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迷醉的手段，例如借助艺术——害了他们自己，也害了艺术！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当你们作为病人渴望艺术的时候，你们让艺术家也得了病？

270

212 表面上的宽容。——这是一些在知识问题上，也是为知识而说的好听之言、善意之言、至理之言。然而！然而！我在这些话的背后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宽容！你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你们不需要它，承认它，甚至当它的代言人，这是你们的大度，尤其是因为知识对你们的见解可没有这样的大度！你们知道你们根本没有权利实行这种宽容吗？这种仁慈姿态与某一个自命不凡的教士或艺术家允许自己对知识采取的那种公开嘲讽相比，是对知识的一种更加粗暴的诋毁？你们缺乏那种对真实的、实在的东西的严格良心；发现知识与你们的感觉有矛盾，并不使你们难过，也没有受到折磨；你们不了解贪婪的认知渴望是一个统治着你们的法则；你们感觉不到在需要你们的眼睛在一切要被认知的地方无处不在、对要被认识的东西无一放过的要求中有任何义务。你们不了解那些你们如此宽容地对待的东西！只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你们才成功地拿出一副如此仁慈的面孔！你们，正是你们，如果知识想要用它的光一下子照到你们的面孔上，你们将会痛苦而狂热地看着它。——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是你们实施宽容——针对一个幻象！根本不是对我们宽容！跟我们

^① 两者皆为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德语中说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意思是“进退两难”。

有什么关系！

271

节日气氛。——正是对于那些热衷于追求权力的人来说，感觉自己被征服是一种难以描述的舒服感！突然有深深陷入漩涡之感！让人把缰绳从手中夺走，注视着一个不知会把缰绳扯向何方的动作！无论是谁、是什么向我们提供了这种服务——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服务：我们如此幸福，幸福得透不过气来，感觉周围格外安静，如同置身大地最中心的地带。一下子完全没有了权力！各种原始力量的玩物！在这幸福中休憩，卸下沉重的负担，毫不费力地向下滚动，仿如受着盲目的重力作用。这是登山者的梦想：虽然他的目标高高在上，却由于太疲倦而在半路上睡去，梦见了相反的幸福——毫不费力地向下滚动的幸福。——我描写幸福，就像我们在现在欧美这个被追逐的、渴望权力的社会中想象的那样。他们时不时地想要踉踉跄跄地回到软弱无力的状态——战争、艺术、宗教，天才提供给他们这种享受。当你暂时沉湎于一种吞噬一切、碾碎一切的印象——这就是现代节日气氛！——时，你就重新变得更自由、更健康、更冷静、更严格，并不知疲倦地进一步追求对立面：追求权力。

213

272

人种的纯化。——也许，没有任何纯的人种，而只有变纯的人种，就连后者也很罕见。寻常可见的都是杂交的人种，这样的人种除了身体外形不协调（例如在眼睛和嘴巴不相称的时候）以外，必然也发现自己在习性、价值观方面的不协调。（有人听到利文斯通^①说：“上帝创造了白人和黑人，但是魔鬼创造了混血儿。”）杂交的人种同时也总是有着杂交的文化、杂交的道德：他们通常都更邪恶、更残酷、更不安分。纯净是无数适应、吸收、淘汰的最终结果，向纯净迈进体现在：在一个人种中现成的力量越来越将自己局限于个别经过挑选的功能上，而它以前却不得不太多、太经常地处理矛盾的事情。一种这样的局限将同时也总是显得像一种衰退，要谨慎小心地、柔和地予以判断。然而最终，当纯净过程

214

^① 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冒险家、传教士。

大功告成之时，所有那些以前在不协调特性之间的斗争中前赴后继的力量都由整个机体支配，因此变纯的人种总是也变得更**强**、更**美**。——希腊人给了我们一个变纯的人种和文化的样板：希望有一天也会成就一个纯的欧洲人种和文化。

273

赞扬。——这里有一人，你看出来，他想要赞扬你。你咬紧嘴唇，心揪成一团：啊，把这杯苦酒递到别处去吧！可是它没有被递开去，它来了！那么就让我们喝下赞扬者甜蜜的恬不知耻，让我们战胜恶心和对他那种赞扬之核心的深深蔑视，让我们脸上乐开了感激之花吧！——他是要给我们一些宽慰嘛！而现在，在一切都发生过之后，我们知道，他感觉自己很崇高，他对我们赢得了胜利——是的！也赢得了对他自己的胜利，这条狗！——因为对他来说，强作这种赞扬是很不容易的。

274

人的权利和特权。——我们人类是唯一这样的造物：失败时，把自己抹去，像抹去一个不成功的句子——无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人的尊严，还是出于对人的同情，抑或出于对我们自己的厌恶。

275

215 被改造者。——如今他成了有德之人，却只是为了以此伤害别人。不要那么在意地朝他看！

276

多么经常！多么出乎意料！——有多少已婚男人在拂晓时分心中也清醒了：他们年轻的妻子很无聊，而她们却认为事情恰好相反！更不要说她们力有余而心不足了！^①

277

热的和冷的美德。——作为冷静的决心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的勇气和

^① 尼采对德语谚语“Der Geist ist willig, aber das Fleisch ist schwach”（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戏仿。

作为热烈的、半盲目的果断的勇气——两者我们都用一个词来称呼！冷的美德和热的美德彼此何等不同！认为“善”只能借助于“热”来实现的人是蠢货，而只想把“善”归于“冷”的人也同样是蠢货！真实情况是，人类发现热的勇气和冷的勇气都很有用，此外却没有足够经常地不把它们按两种色调算入宝石的范畴。

278

和蔼可亲的记忆。——身居高位的人有效地让自己有一种和蔼可亲的记忆，也就是说，记住个别人身上所有可能的善，又在暗中将其勾掉；以此让他们愉快地依附于他。人也可以这样对待自己：他是否有一种和蔼可亲的记忆，最终决定了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他在对自己的爱好、意图进行观察时认为这是高尚的、善的还是应该怀疑的，甚至最终决定这些爱好、意图本身属于什么性质。 216

279

我们是在哪一点上成为艺术家的。——使某人成为自己偶像的人，会尝试把那个人提升为理想，从而在自己面前为自己辩护。因此，为了问心无愧，他成了艺术家。如果他痛苦，那么他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自己欺骗自己就好像真的不知道一样而痛苦。——这样一种人——包括所有热恋中的人——的内在需求和乐趣，用一般的手段是无法穷尽的。

280

稚气的。——像孩子一样活着的人——也就是说，不为面包而奋斗，不相信自己的行为有最终意义的人——始终是稚气的。

281

自我想要拥有一切。——看起来，人一般行事都是为了拥有，至少语言导致了这种想法——语言如此看待所有过去的行为，好像我们就是为了想要拥有什么（“我说了，奋斗了，胜利了”：这就是，我现在拥有我的话、我的奋斗、我的胜利）。人在这里显得多么贪婪！甚至连过去都不肯放过，连过去都想拥有！

282

美中之危险。——这个女子美丽又聪明：噢，可是如果她不美，她 217

会变得多聪明啊！

283

家庭和睦与灵魂安宁。——我们平常的情绪取决于我们总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下保存我们的环境。

284

把新的作为旧的说出来。——许多人在别人告诉他们一个新闻时显出被激怒的样子，他们感觉，新闻给予先知道新闻的人以优势。

285

自我止于何处？——大多数人把他们知道的一件事情保护起来，好像他们把这种“知道”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自我感的占有欲是无休止的：伟大的男子说起话来就好像全部时间都在他们身后，好像他们就是这漫长身躯之首，而优秀女子则把她们的孩子、她们的服装、她们的狗、她们的医生、她们的城市所拥有的美，都算成自己的功劳，只是没好意思说“我就是这一切”。*Chi non ha, non è*^①——意大利语是这么说的。

286

218 家畜、宠物之类。——从一个造物的角度讲，一开始就像最凶恶的敌人一样在动植物中间蹂躏，最终又要让自己这些羸弱而又肢体不全的牺牲品怀有温柔的感情，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种情感上对动植物的反复无常更令人恶心的呢？在这种“自然”面前，人类只要有思想的人，就尤其要**严肃认真**。

287

两个朋友。——他们曾经是朋友，可现在却不再是了，双方同时断交，一个人是因为相信自己被过分低估了，另一个则是因为相信自己被过分认识了——而两个人都搞错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没有足够认识自己。

288

高贵者的喜剧。——那些没有做到高贵而真诚地与人贴心的人尝试

① 意大利文：谁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谁就什么都不是。

着借助矜持、严厉以及对与人贴心行为的某种藐视，让人猜出他们的高贵天性：就好像他们强烈的信赖感羞于流露一样。

289

在不可以对美德说三道四的地方。——在胆小鬼中间对勇敢说三道四是不合礼仪的，会引来蔑视；如果对同情说三道四，毫无顾忌的人就会显出愤怒。

290

一种浪费。——容易激动的唐突之人一开始的言谈举止多半不表明他们真正的性格（他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几乎就是对环境精神的模仿），可是因为一开始的言谈举止已结束，必然随之而来的是迟到的，往往要弥补、纠正、让人忘记前者真正代表的性格的言谈举止。

291

狂妄。——狂妄是一种故意做作的、假装的高傲；可是高傲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能也不喜欢做作、伪装、虚伪——就这一点而言，狂妄是无力做到虚伪的虚伪，这是某种很难而且通常都会失败的事情。可是假定它像通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自己在这中间流露出来，那么一种三重的麻烦就在等着狂妄者了：我们对他生气，因为他要欺骗我们；我们对他生气，因为他想表明自己高于我们——而最后我们还笑话他，因为以上两件事他都没有办成。所以劝大家千万不要狂妄！

292

一种误解。——当我们听人说话的时候，单单一个辅音（例如一个r）的发音就足以使我们对他的感觉的诚实程度产生怀疑：我们不习惯这种发音，不得不把它发得很随意——它在我们听来是“做作的”。这里是一个最严重误解的领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位习性不同于全世界习性的作家的风格上。他的“自然而然”只被他自己感觉是如此，而且恰恰带着他自己感觉为“做作”的那种东西，他或许会让人喜欢，并激发信任，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屈从于时尚，屈从于所谓的“好品位”。

293

感激。——多一丁点儿的感激之意和虔诚，就让人深受其苦，有如

深受恶习之苦，尽管一个人有自己的全部独立与正派，却还是感到愧疚。

294

圣徒。——正是最好色的男人才逃避女人，不得不折磨身体。

295

服务的精细。——服务是了不起的艺术，在这门艺术的范围内，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人服务属于最精细的任务，他虽然在所有事情上都特别自私自利，但是他根本不想被看成这个样子（这正是他雄心的一部分）。对他来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必然是意志使然、心境使然，而且一贯如此，乃至一切都有这样的外观，好像是他在献身，好像他很少要为自己谋取点什么。

296

决斗。——有人说，我认为在我确实需要的时候能进行一场决斗，是一个优点，因为我周围总有勇敢的伙伴。决斗是我们最终仅剩的十分光荣的自杀之路，可惜转弯抹角，甚至也不是一条十分保险的道路。

297

221 败坏。——最保险地败坏一个年轻人的方法是：引导他把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看得比与他有不同想法的人更高。

298

英雄崇拜及其狂热信徒。——一个有血有肉的理想的狂热信仰者只要采取否定态度，通常就是有理的，而他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了解被否定者如同了解他自己一样。原因很简单，他来自他感觉很自在的地方，却一直在暗中害怕不得不再回到那里去——他想要通过采取否定态度的方式使回去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一采取肯定的态度，他就眼睛半闭，开始理想化（往往甚至只是为了以此伤害留在家乡的人），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某种艺术之类的东西——没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是某种不诚实的东西。把某个人理想化，就是把他置于远方，让自己都看不清

楚——而现在他把他仍然见到的东西重新解释为“美”，那也就是说，解释为对称、轮廓模糊、不确定。因为他还想从现在起朝拜他那志在高远的理想，所以为了提防 *profanum vulgus*^①，他就有必要建造一座用于朝拜的圣殿。他把一向拥有的全部值得尊敬的神圣物品都放进这圣殿，以便那些物品的魔力能使理想受益，使理想在其滋润下成长，越来越有神性。最后他真的造就了他的神——可是悲哉！有一个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就是他的知识良心——而还有一个人则相反，在完全无意识地抗议着，这就是被神化者自己，由于崇拜、赞歌和香火，被神化者变得不堪忍受，以丑陋的方式明显暴露出自己是非神、是太人性的。这里现在给这个狂热者只留下一条出路：他耐心地让自我及其同类的自我遭受虐待，借助一种新的自欺和高贵谎言，以解释仍然在 *majorem dei gloriam*^② 中的整个不幸：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以被虐待者、解释者的身份感觉到某种类似殉道的东西——于是他登上了自负的顶峰。——这种人生活在，例如，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周围——是啊，也许正是拿破仑，把那种浪漫的、与启蒙精神格格不入的、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天才”和“英雄”的跪拜装进了灵魂，在他面前，有一位拜伦不害羞地对自己说，“相对于这样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一条虫”^③。（这样一种跪拜的表达方式是那自以为是的老糊涂蛋、糨糊头脑托马斯·卡莱尔^④发现的，他把漫长的一生用于使他的英国佬的理性浪漫化：终究是徒然！）

222

299

英雄主义的外表。——投身到敌人中间，可以是怯懦的标志。

300

宽容对待奉承者。——野心未得满足之人的最后机智是，使他们被奉承者的模样引起的对人类的蔑视不被人察觉，而且宽容地对待他们，

① 拉丁文：世俗的乌合之众。

② 拉丁文：主的更大荣耀。

③ [英] 拜伦爵士：《杂文、书信、传记集》，第2卷，145页，斯图加特：Ernst Ortlepp, 1859。

④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

甚至显得像是一位只会宽容待人的神。

301

223 “富有个性的”。——“吾行吾言”——这种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富有个性的。有多少行为，其所以为，不是因为其被选定为最合理的，而是因为我们想起这些行为时，它们以某种方式刺激起我们的功名心和虚荣心，以至于保持不变地将其盲目进行下去！所以它们增加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问心无愧的信念，也就是说，在整体上增加我们的力量；而对尽可能合理的行为的选择则会保持对我们自己的怀疑，从而在我们心中保持一种弱势感。

302

一而再，再而三的真实！——人们常常说大得难以形容的谎言，可是事后就不再想起它，总体上也不相信它。

303

善于识人者之消遣。——他相信自己了解我，在他如此这般跟我打交道的时候，觉得自己很高雅、很重要。我尽量不让他失望。因为我得在他对我友好的时候做出报答啊，所以我就让他具有一种知情者的优越感。——还有另一个人：他害怕我想象自己了解他，于是他觉得自己矮我一头。所以他表现得让人非常难受，试图让我在他的问题上被引入歧途——以便重新凌驾于我之上。

304

224 世界的毁灭者。——这个人没有做成事，终于愤怒地宣告：“让全世界都毁灭吧！”这种可恶的感情是妒忌的顶峰，其结论是：因为我得不到某物，所以全世界就应该一无所有！全世界就应该一无所是！

305

贪婪。——在购物时，物品越是廉价，我们的贪婪就越是增加——为什么？是小小的价格差异让贪婪眯起了眼睛吗？

306

希腊的理想。——希腊人佩服奥德修什么呢？他说谎的本领，狡猾

而可怕地进行报复的本领；能因地制宜；只要有必要，就显得比最高贵的人还要高贵；能心想事成；有英雄的不屈不挠；掌握一切手段；有智慧——他的智慧受到神的称道，他们一想起来就发笑——这一切就是希腊的理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根本感觉不到外观和存在的对立，因而也就不在道德上做出估计。当时竟然有这么全面的演员！

307

Facta! 是的, *Facta ficta!*^①——一个历史学家跟实际发生的事情没关系, 只跟臆想的事情有关: 因为只有这些事情产生了效果。同样, 也只跟臆想的英雄有关。他的主题, 所谓的世界史, 都是对这些纯属臆想的行动及其动机发表的看法, 这些看法还带动新的看法、新的行动, 然而这些东西的实在性很快重新蒸发, 只是作为蒸汽而产生效果——深不可测的现实的浓雾上面持续不断地产生、孕育着幻影。所有历史学家都讲述着除了在想象中以外从未存在过的事情。 225

308

不懂经营之道是高贵的。——作为教师、公务员、艺术家, 只以最高价出售自己的美德, 或者干脆用自己的美德放高利贷——是用天才和天赋来做小商贩做的事情。以我们的智慧, 我们会不明智吗?

309

怕和爱。——怕比爱更有助于对人的普遍洞察, 因为怕想要猜测另一个人是谁, 他能做什么, 他想要什么——在这方面搞错了, 就会有危险和不利。爱则相反, 有着一种隐秘的本能, 要从他人身上看到尽可能多的美, 或者尽可能抬高他: 这时候搞错了, 对爱来说是一种乐趣和好处——于是爱就将错就错。

310

好心人。——好心人通过他们祖先在外来进攻面前抱有的持续恐惧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性格——他们大事化小, 息事宁人, 赔礼道歉, 低声

① 拉丁文: 事实! 虚构的事实!

226 下气，给人消遣，讨好奉承，卑躬屈膝，把痛苦、恼怒藏在心底，把自己的棱角磨平——最后把这整套精细、熟练的程序遗传给子孙。一种有利得多的命运让这些子孙没有理由再有那种持久的恐惧——可是他们始终仍然老调重弹。

311

所谓的灵魂。——人们觉得很容易进行的，因此让人很愿意、很优雅地从事的内心活动，其总和人们称为自己的灵魂——如果有人被觉察到在进行内心活动时很费力、很艰难，那么他就被认为是没有灵魂的。

312

健忘者。——在激情的爆发中，在梦和精神错乱的幻觉中，人重新发现自己的和人性的史前史：有着野蛮嘴脸的**动物性**。人的记忆一下子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同时他的文明状态从对原始经验的遗忘中，也就是说，从这种记忆的弱化中展现出来。作为最高种类的健忘者而永远远离所有这一切的人**不懂得人类**——然而对所有人来说，如果时不时有这样一些“不懂得人类”、仿佛是神的种子所结之果实、仿佛是理性后代的个人，那么这倒是一个优点。

313

不再受欢迎的朋友。——我们无法满足其希望的朋友，我们宁愿他是敌人。

314

227 源于思想家社会。——在生成的海洋中，在一个比一只小船大不了多少的小岛上醒来，我们这些冒险家和候鸟四下里环顾了一小会儿：尽可能匆忙、尽可能好奇，因为一阵风随时会把我们刮走，或者一个波涛随时会把小岛吞没，这样我们就从那里消失了！然而这里，在这小小的空间，我们又发现了别的候鸟，并听说了更早的候鸟——就这样我们在认识和猜测中度过了宝贵的一分钟，彼此高兴地拍打着翅膀，一起叽叽喳喳，在精神上前往海洋上冒险，骄傲程度不亚于海洋本身。

315

放弃。——放弃某些财产，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快乐意味着大

笔财富，那就给人快乐。慷慨就是这样。

316

弱小宗派。——感觉自己总是很弱小的宗派四处网罗个别有才智的追随者，想通过质量弥补数量的缺陷。在这方面，有才智的人就面对不小的危险。

317

晚上的判断。——一个到达终点、深感疲惫的人，在思忖白天的所作所为、一生的所作所为的时候，通常会形成忧郁的思考：其原因不在于白天和一生，而在于疲惫。——我们在劳作当中没有时间对人生和生存做出判断，在享受中也没有时间，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认为等待第七天、等待休息以便发现存在的一切都很美好的人有什么道理——那你就错过了更好的时机。 228

318

当心体系制造者！——有一种体系制造者演的戏：由于他们想要填满一个体系，在其周围圈定界线，他们就不得不尝试着让他们较弱的素质以他们较强素质的风格出现——他们想要表现完备的、坚强划一的天性。

319

好客。——好客风俗的意义在于：麻痹陌生人的敌意。如果不再一上来就从陌生人身上感觉到敌意，也就不再那么好客。好客只要有其恶意的假设在盛行，这种风俗就也在盛行。

320

关于天气。——变化无常、让人捉摸不透的天气甚至会使人互相猜忌；这时候人们变得热衷于革新，因为人们必须脱离自己的习惯。所以，独裁者喜爱天气很温和的地方。

321

无辜的危险。——无辜的人在各方面都成为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无知阻止他们区分适度和过度，阻止他们及时在相互间保持警惕。所以， 229

无辜的，也就是说，无知的年轻女子习惯于享受经常的性生活，后来因为她们的男人有病或早衰，她们没有了这种享受而感到难忍无比；正是这种无害的、深信不疑的看法，即好像这种经常和她们交流的方式就是天理和法则，使她们有了一种需求，使她们后来遭受到最强烈的诱惑，甚至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情。可是，从更一般、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爱一人或一物而对某人该物不了解的人，在可能见到某人该物时就会成为他所不爱者的牺牲品。凡是需要有经验、谨慎及权衡再三的步骤的地方，恰恰是无辜者受到最彻底的伤害，因为他不得不盲目地饮干任何事物的渣滓和最底下的毒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所有王侯、教会、宗派、党派、团体的实践干过的事情吧：无辜的人不是向来都被用作最甜美的诱饵，把别人骗到最危险、最卑鄙的境遇里吗？——例如奥德修利用无辜的涅俄普托勒摩斯^①，想要骗走利姆诺斯岛上又老又病的隐居者和怪物的弓箭。^②——基督教以其对世界的蔑视，把无辜变成一种美德，即基督教的无辜，也许因为这种无辜的最经常的后果恰恰像已暗示的那样，就是罪过、罪感和绝望，因而是一种绕路地狱去天堂的美德。因为只有这时候，基督教救赎的幽暗大门方能打开，只有这时候，死后才诞生的第二次无辜的预言才能实现——这是基督教最美好的发明之一。

322

230 若可能便不要医生而生活。——我似乎觉得，一个病人在有医生时，比他自己照料自己时更不在意健康。前一种情况，他只用严格遵守医生的规定就足矣；后一种情况，我们紧紧抓住医生处方所针对的东西，即我们的健康，比根据医生建议所应该做的更多地注意良知，更多地察觉些什么，更多地要求、禁止我们自己些什么。——规则全都有这样的效果：使我们疏离规则背后的目的，使我们变得更不在意。——人类的不在意如果在某个时候，遵循“听从上帝旨意”这一句话，那么它会上升到何等不可遏制、何等具有破坏性的地步啊！

① 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子。

② 参见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中的故事。

323

天空昏暗下来。——你们知道在社交聚会中表现得就好像自己偷走了自己的手脚一样的羞怯之人的复仇吗？你们知道在人间四处蹑手蹑脚溜达的基督徒式谦卑之人的复仇吗？你们知道那些总是立刻做出判断又立刻被认为没有道理之人的复仇吗？你们知道认为早晨是一天中最令人害怕之时刻的各种各样的酒鬼的复仇吗？你们知道不再有勇气恢复健康的各种各样的痨病鬼、体弱多病者、意志消沉者的复仇吗？这些有强烈报复欲之人的数量，甚至他们小小复仇行动的数量，是数不胜数的；整个空气不断嗡嗡地发出他们那些离弦的大大小小的邪恶之箭的声响，以至于生活中的太阳和天空因此而昏暗下来——不仅对他们来说如此，对我们，对其他人，对其余的人，更是如此：这是比他们太经常地伤害我们的外表和内心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如此长久地没有看见太阳和天空，有时就否认太阳和天空吧？——那好吧，孤独吧！也因孤独而孤独吧！

231

324

演员的哲学。——一名演员令人高兴的幻觉是，他们所扮演的历史人物的心情真的就像他们在扮演这些历史人物时的心情那样——可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很愿意冒认为慧眼识别功能的模仿能力、猜测能力所能抵达的深度不过只能说明表情、语气、眼神，总之，外在的东西而已；也就是说，被他们捕捉到的是一个大英雄、一个政治家、一个武士、一个野心家、一个妒忌者、一个绝望者的灵魂之影，他们逼近那些灵魂，却没有渗透到他们那些对象的精神中去。当然，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发现：只需要有慧眼的演员，而不需要所有的思想家、内行、专家，就可以搞明白任何一种情况的本质！但是，一旦有人如此口出狂言，说演员就是一只理想的猴子，而且完全是一只猴子，那么我们就千万不要忘记，演员根本不可能相信什么“本质”、“本质的东西”：对他来说，一切都成了游戏、语气、表情、舞台、后台和观众。

325

离群索居与信仰。——成为自己时代的先知和奇迹创造者的手段，

在今天仍一如既往地管用：离群索居地生活，没有什么知识，有一些想法，却十分狂妄——最终我们相信，没有我们，人类就无法进步，**也就是说，因为十分明显，没有人类，我们照样进步。**一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也就找到了信仰。最后对也许需要信仰的人提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卫斯理^①从他的宗教老师伯勒^②那里得到的）：“为信仰传道，直到你有信仰，然后你为信仰传道，因为你有信仰。”

326

了解我们的环境。——我们能估计我们的力量，却估计不了我们的**威力。**^③环境不仅向我们藏匿、亮出我们的威力——不！它还放大、缩小我们的威力。我们应该把自己看成一种可变的量，这种量在有利环境下，功效能力也许堪比天高。所以我们应该考虑环境，要不辞辛苦地对环境加以观察。

327

一个寓言。——认知上的唐璜：他还没有为哲学家和诗人所发现。他没有对自己所认知事物的爱，可是他有头脑，有在对认知的追求、对认知的谋划^④中的跃跃欲试和享受——直至抵达认知上最高、最远的星座！——直至最后除了认知上绝对令人痛苦的东西外，没有什么好追求的了。就好像酒徒，最后去喝苦艾酒和硝酸。因此他最后渴望地狱——这是引诱他的最终的认知。也许，甚至地狱也使他失望，就像一切被认知的事物一样！这时候，他不得不保持一动不动，被钉牢在失望之中，尽管渴望着认知之晚宴，却永远也不再分享得到，他自己变成了石头客^⑤！——

① 约翰·卫斯理（1703—1791），英国著名宗教领袖。

② 彼得·伯勒（1712—1775），德国出生的莫拉维亚教会传教士、主教，18世纪在美洲和英国的莫拉维亚教会很有影响。

③ 这里的“力量”、“威力”，在德语里分别是“Kräfte”、“Kraft”，前者是后者的复数，意思是各种可以衡量的力和能力；后者指不可衡量的各种力和能力的总体或威力。

④ 尼采在这里把对知识的追求比成唐璜对女人的追逐，而唐璜在追逐女人时也往往会设局谋划。

⑤ 唐璜故事中的人物，原是被唐璜杀死的一个骑士，后来唐璜经过其墓地时邀请其石像赴宴，并接受其回请去石像处用晚餐，结果唐璜下了地狱。

因为整个万物世界再没有一口食物可以提供给他了。

328

理想主义理论揭示了什么问题。——在毫无疑问的实践家那里，我们绝对会碰到理想主义理论，因为这样的实践家需要理想主义理论的光辉装点名声。他们本能地抓取理想主义理论，对此毫无虚伪之感：一个英国人不会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和信守安息日的周日而感觉自己是伪君子。相反，对于遵纪守法、反对幻想，甚至逃避狂热名声的沉思者来说，仅仅不打折扣的现实主义理论就足够了——他们同样在本能压力下抓住现实主义理论，而不失其诚实。

329

诽谤快乐的人。——深受到生活伤害的人，怀疑所有的快乐，好像它都是单纯的、幼稚可笑的，好像它流露出一种非理性，一看到这种非理性，我们就只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就好像看到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孩仍在床上爱抚自己的玩具时那样。这种人在所有玫瑰花中间看到了隐藏的、被掩盖起来的坟墓；娱乐、喧嚣、欢快的音乐对他们来说，不啻是病入膏肓之人决意进行的自欺，他们想要再一次津津有味地啜饮一分钟生活之醉。然而，这种对快乐的判断不过是快乐在疲惫、病态的阴暗地面上的光线折射：这本身才是动人肺腑的、非理性的、催人泪下的东西，甚至是单纯的、幼稚可笑的东西，只不过出于随老年而来、迈向死亡的第二童年。

330

还不够！——证明一件事情，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人引诱或提升到它那里去。所以有知识的人应该学习说出自己的智慧：往往说得就好像这智慧听起来如同愚蠢一般！

· 331

正确与界限。——禁欲主义对于因认为肉欲冲动是洪水猛兽而不得不将其铲除的人来说，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可是也只有对这种人而言是如此！

332

自高自大的风格。——一个不在作品中发泄自己高涨感情从而使内心变得轻松，却偏要传达高涨感情的艺术家是华而不实的，他的风格就是自高自大的风格。

333

“人性”。——我们不把动物看成道德生存物。可是，你们以为动物把我们看成道德生存物了吗？——一只会说话的动物说道：“人性是一种至少我们动物所没有的偏见。”

334

行善者。——行善者行善时满足了他自己情绪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越强烈，他就越少体贴为其服务、满足其需求的他人，他也许会变得粗鲁，感到受了冒犯（人们如此议论犹太人的行善和怜悯：众所周知，犹太人在这方面比其他民族更意气用事一点）。

335

为了让爱可以被感受为爱。——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很好地认识自己，为的是能对他人做出被称为爱与善的那种慈善伪装。

336

我们有能力做什么？——有一个人整个白天都备受其不成器的可恶儿子的折磨之苦，乃至在晚上把他杀死，然后轻松地叹口气对其他家庭成员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安心睡觉了！”——谁知道，环境会逼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337

“自然的”。——他的缺点至少是自然的——这也许是对一个做作、总是装腔作势、不够纯粹的艺术师所能给出的最后赞扬。这样一个人将因此而满不在乎地放纵自己的缺点。

338

备用良心。——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其良心，而这一点尤其

重要的是在另一个人除此之外便没有良心的时候。

339

义务的变形。——当义务不再是负担，当义务经过长期实践变成充满乐趣的爱好和需求，这时候，我们的义务已变成了我们的爱好，与之相关联的他人权利已变成了别的东西，即我们愉悦感的由头。他人则由于其权利而从此变得和蔼可亲（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敬畏和可怕）。如果我们现在承认、维护其权力范围，那我们就是在寻求我们自己的乐趣。当寂静派^①不再感到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重负，在上帝那里只感受到乐趣的时候，他们就会采用他们的座右铭：“一切为了上帝的荣耀！”甚至他们始终在这个意义上做的事情也不再是牺牲，这就和“一切为了我们的快乐！”一样意义重大。关于义务始终得有点令人讨厌的要求——就像康德要求的那样——实际上就是要求义务绝不成为习惯、风俗：在这种要求中，存在着禁欲主义残酷无情的小小残余。

340

表面现象和史学家相左。——人来自母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长大的孩子站在母亲身旁时，这个假设就显得很荒谬：它有着和自己相左的表面现象。

341

误解带来的好处。——某人说，他在童年时代对忧郁性格之渴望被赞美的情绪有过如此的蔑视，乃至至于直至中年，他仍然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性格：恰恰是忧郁性格。他宣布这是所有可能之无知中的上乘者。

342

不要搞错！——不错！他从方方面面考察事物，你们以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知者，可他只是想要压价——他想要把这东西买下来！

343

所谓有道德的。——你们从不要对自己感到不满，从不要为自

① 一种主张寂静主义的天主教神修教派。

己而受苦——你们把这称为你们的道德倾向！很好，另一个人会称之为你们的怯懦。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你们将永远不会环游世界（你们自己就是世界！），你们将始终是你们自己心中的意外，是乡土之土^①！你们真的以为，我们这些看法不同的人是由于十足的愚蠢而要遭受长途跋涉之苦，穿越自己的不毛之地、沼泽、冰川，自找苦吃、自担苦难，就像高柱修士^②那样吗？

344

错中之玄机。——如果荷马如人们所说有时也睡觉的话，那么他就比所有有着无眠之抱负的艺术家都聪明。我们得让赞赏者时不时变成指责者，从而让艺术家们喘口气，因为无人受得了一种不断辉煌而又从不打盹的优秀：一位这样的大师不是让人感到舒服，而是变成走近我们就让人讨厌的监工。

345

238 我们是否幸福并非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理由。——许多人只能够有很少的幸福，而说他们的智慧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这不是对其智慧的异议；同样，说有些人没治了，说其他人总是有病，这也不是对治疗的异议。但愿每个人都有好运找到他恰好能赖以实现其最大幸福的人生观：尽管他的生活可能还始终是可怜的、不值得羡慕的。

346

憎恶女人的男人。——“女人是我们的敌人”——作为男人而如此对男人们说话的人，显示出一种不仅憎恨自己，而且也憎恨自己的手段的不羁情欲。

347

一个演说家的学堂。——如果你缄默一整年，那你就废弃空谈，学

① 原文是“eine Scholle auf der Scholle”，这里的两个“Scholle”中，前一个指“土块”、“泥土”，后一个指“家乡”、“乡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你们是离不开家乡的。”

② 中世纪在高柱顶上苦修的修士。

会演说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家。^①

348

权力感。——我们一定要区分：只有想获得权力感的人才会不择手段，不鄙弃任何哺育权力感的养料。可是，有了权力感的人，其品位就变得十分挑剔、高贵，很少还有什么使他满意的东西。

349

根本没有如此重要。——在旁观一件丧事时，经常会出现一个念头，我们出于一种虚伪的礼貌感会立即在心中将其克制住。这个念头是：死亡的行为不如普遍的敬畏所宣称的那样有意义，垂死者在生命中失去的东西比在此时将失去的东西要重要得多。终结在这里肯定不是目标。 239

350

最佳许诺的方法。——若是许一个诺言，那么许的不是言，而是言背后那个未表达出来的东西。言甚至使一个诺言变得更加无力，因为它释放、消耗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许下诺言的那种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就朝你们自己伸出手去，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你们如此发出最可靠的誓言。

351

通常遭受的误解。——在谈话中，你会注意到，一人努力设下一个让另一个人掉进去的陷阱，这不像人们大概会想象的那样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自己的狡猾所感到的愉悦；还有人准备好了笑话，等着另一个人讲出来，他们系好一个活扣，等着那人来扯开，不是像人们大概会想象的那样出于好意，而是出于恶意，出于对粗鄙悟性的蔑视。

352

中心。——当你突然感到羞愧的时候，那种“我是世界中心”的感觉就会十分强烈地出现；这时候你站在那里，就好像在激浪中一样感到眩晕，感觉就好像被一双从四面八方盯住我们、看透我们的巨大眼睛搞

^① 毕达哥拉斯提倡缄默，或者说胜于缄默的话。

得头晕目眩。

353

240 言论自由。——“必须说出真理，哪怕世界分崩离析！”——伟大的费希特^①张开大嘴如此喊道！——是啊！是啊！可是也得先知道真理呀！——然而他的意思是，每个人应该说出自己的见解，尽管一切都乱七八糟。这个问题仍然可以同他商榷。

354

敢于吃苦的勇气。——像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能够承受相当程度的不快，我们的胃已经适应了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不快，也许我们会觉得生活之餐索然无味；而没有吃苦的良好意愿，我们会错过太多的快乐！

355

崇拜者。——一个崇拜者如果竟到了如此地步，乃至于要把不崇拜的人钉上十字架，那他就属于他那个党派中的刽子手之列——你即使和他属于同一党派，你在伸手给他握手时，也要当心了！

356

幸福的效果。——幸福的第一效果是权力感，这种效果要表现出来，无论是针对我们自己，还是针对其他人，还是针对观念，还是针对相像物。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馈赠、嘲弄、毁灭——三种方式都有一种共同的基本本能。

357

241 道德厩螫蝇^②。——那些缺乏认知之爱、只知道将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道德家——有着小城镇人的头脑和无聊。他们热衷于既残酷又可伶的乐趣，喜欢严密监视邻居，趁其不留意蛰他一下，让他在那个地方十分疼痛。他们身上保留着小男孩的坏习气，不对活的、死的东西来

① 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② 厩螫蝇是蝇科螫蝇亚科的一种，又称吸血厩蝇，主要在白天活动，吸食家畜血液，偶尔也吸人血。

点追赶、虐待，就不会兴致盎然。

358

依据及其无依据。——你厌恶他，也为这种厌恶找到了大量依据——可我只相信你的厌恶，不相信你的依据！把本能地发生的事情对你、对我阐释得就好像是一个理性结果，这是对你自己的奉承。

359

赞成某事。——我们赞成婚姻，首先因为我们还不了解它，其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它，第三因为已结了婚——也就是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然而，这根本没有证明，婚姻究竟有什么好处。

360

非功利主义者。——“一种遭受了许多恶事又留下许多恶名的强力也比只得到善待的软弱无力更有价值”——希腊人如是感受。也就是说：强力感更为希腊人所看重，甚于任何一种好处或好名声。

361

显得丑陋。——“适度”自以为是美的；它对于它在“不适度”的眼中显得粗糙、平淡因而很丑陋这一点，是没有责任的。 242

362

不同的恨。——有些人只有在感觉自己虚弱、疲惫时才恨，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很公道、很看得开。另一些人只有在看到复仇可能性时才恨，在其他情况下，他们首先谨防心中的暗怒和把怒火发作出来，即使在有理由动怒的时候，也不往这上面想。

363

偶然性的人。——每一次发明都是偶然事件发挥了关键作用，可是大多数人碰不到这种偶然事件。

364

环境的选择。——我们千万留意，不要生活在既不能有尊严地保持沉默，也不能与人分享更高尚事物的环境里，乃至于只剩下我们的抱怨

和需求，以及我们窘困状况的整部历史，可以与人分享了。于是，我们就变得对自己不满，对这种环境不满，甚至恼恨总是把自己感受为抱怨者，将此种恼恨添加到让我们抱怨的窘困状况上。相反，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耻于说自己，觉得没必要说自己的地方。——然而有谁想过这样的事情，想过在这样的事情中有一种选择呢！我们谈论自己的“厄运”，膀大腰圆地站在那里，叹息道：“我这苦命的阿特拉斯^①！”

365

243 虚荣。——虚荣是害怕显露出原始面目，也就是缺乏自豪，但是并不必然缺乏原始性。

366

罪犯的苦恼。——被发现的罪犯不是为犯罪而痛苦，而是为耻辱而痛苦，为做了一桩蠢事后的懊恼而痛苦，或者为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的丧失而痛苦，需要一种罕见的细察才能对此做出区分。每一个多次出入监狱和牢房的人都会惊讶于很少遇到一种明确的“内疚”，而格外多的是对以前恶意地爱好的罪行的怀念。

367

总是显得幸福。——在3世纪的希腊，当哲学成了公开竞赛的事情时，有不少哲学家由于内心的想法而感到很幸福，这内心的想法是，按照其他原则生活并因此而深受折磨的其他人必然对他们的幸福感到恼火：他们相信，有自己的幸福，便是对其他人的最佳反驳。为达此目的，他们满足于总是显得很幸福，但是这期间，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变得幸福！例如，这就是犬儒学派的命运！

368

244 许多错误判断的原因。——精神力量增加时的道德是快乐的、不安生的；在晚上，或者在病人、老人那里，精神力量减少时的道德是痛苦的、让人平静的、观望的、忧伤的，甚至往往是阴暗的。按照我们拥有

①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位泰坦神。宙斯罚其用双肩擎天。

这种道德或那种道德的情况，我们总是不理解我们所缺乏的那种道德，往往在对别人解释时把它说成是不道德和弱点。

369

超越自己的卑微。——在我看来，正是自豪的年轻人为了确立自己有尊严、有重要性的感觉，才始终需要能盛气凌人地训斥他们、用暴力压制他们的其他人。也就是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无能和怯懦允许一个人在他们面前不受惩罚地摆出高高在上的怒容！——乃至他们需要其环境的卑微，来一下子超越自己的卑微！——为此目的，有人需要一条狗，另一个人需要一个朋友，第三个人需要一个女人，第四个人需要一个党派，一个十分罕见的人才需要一整个时代。

370

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爱自己的仇敌。——决不要压制或向你自己隐瞒某种可以想出来反对你自己的想法的东西！你发誓吧！这是诚实思考的基本要求。你甚至得每天进行针对你自己的战役。一场胜利，一个被征服的堡垒，不再是你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是真理——甚至失败也不再是你关心的事情了。

371

强力之恶。——作为诸如愤怒等激情之后果的暴力行为，在生理学上应该理解为一种预防窒息的威胁性发作的尝试。无数把自己的傲慢发泄到别人身上的行为，都是突然充血经由强烈的肌肉行动形成的发泄——也许整个“强力之恶”就属于这样的考虑。（强力之恶伤害别人，却不是有意而为——它得发泄出来；软弱之恶是想要伤害，想要目睹伤害留下的痛苦迹象。） 245

372

行家荣誉之辩。——一旦一个不是行家的人却装出做判断的样子，那我们就应该立即抗议：无论这是男还是女。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狂热和迷恋不是理由，对其厌恶和讨厌同样不是理由。

373

奸诈的指责。——“他不了解人。”——这用一个人的话来说是：

“他不了解人的共性。”用另一个人的话来说则是：“他不了解独特性，但是太了解共性了。”

374

牺牲品的价值。——我们越剥夺国家和王侯在牺牲个人方面的权利（例如在司法、征兵等方面），自我牺牲的价值就越高。

375

说得过于清晰。——我们可以出于不同理由而发音过于清晰地说话：
246 首先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以一种新的不熟练的语言说话，可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愚蠢或者理解力的迟钝，也出于对其他人的不信任。在最具智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的通报有时太清晰、太痛苦，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所通报的人便不理解我们的意思。故而，完美而简单的风格只允许出现在完美的观众面前。

376

多睡。——如果我们累了，对自己都感觉厌烦，那我们做些什么来使自己兴奋起来呢？第一个人推荐赌场，第二个人推荐基督教，第三个人推荐电流。可是，我亲爱的多愁善感者，最好的东西是，而且始终是：多睡，无论是真睡还是非真实意义上的睡！于是我们将重新迎来自己的早晨！人生智慧的诀窍是：懂得在恰当的时候见缝插针地以任何方式睡上一觉。

377

奇异理想给了我们何种启示。——我们的梦幻总是沉溺于我们的缺陷之所在。“要爱你们的仇敌！”这种梦幻般的语句，必然是最懂得憎恨人的犹太人所发明的，而对贞洁最美的夸赞则是那些在青年时代放荡、丑陋地生活过的人虚构出来的。

378

清洁的手与清洁的墙。——我们既不应该把上帝，也不应该把魔鬼画到墙上。这样我们就既损坏了墙，也损坏了其周围。^①

① 有一则德国的谚语说：“不要把魔鬼画到墙上，不然他真的来了。”

379

可能和未必可能。——有个女子暗恋一个男子，把他看得高高在上，247
 心底里上百遍地对自己说：“如果这样一个男人爱我，那么这就是一种我得拜倒在其面前的恩宠！”——而那男子恰恰也对这女子怀着完全相同的感情，他在心底里也恰恰对自己说出同样的想法。当有一天他们俩终于互相口吐真言，互相倾诉需要守口如瓶、最需要守口如瓶的衷肠的时候，最终却产生了一种沉默和一些思考。然后女子用冷冰冰的声音说了起来：“事情确实很清楚了！咱俩皆非对方之所爱！如果你不过是你所说的那样而已，那我就是屈就着来爱你了；魔鬼引诱了我，同样也引诱了你。”——这个非常可能的故事从没发生——为什么呢？

380

屡试不爽的建议。——在所有慰藉手段里，最宽慰慰藉需求者的，莫过于这样的断言：他们的情况已无法慰藉。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称颂，以至于他们又重新昂起头。

381

了解自己的“个别性”。——我们太容易忘记，我们在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陌生人眼里，完全不同于我们自以为的样子：通常只是跃入其眼帘、在给其留下印象时起决定作用的个别性。但愿一个最温和、最公道的人有两撇大髭须，于是他就仿佛静静隐退到大髭须的背后，黯然失色——248
 在常人眼里就把他看成两撇大髭须的附属品，也就是说，看成一个有着军人性格的人，动辄暴跳如雷，很可能有暴力倾向——常人就按照这种看法，在他面前做出相应的举动。

382

园丁和花园。——从潮湿阴沉的日子、孤独以及听到的恶言恶语中得出各种结论，就像蘑菇的生长一般：它们有一天早晨出现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灰溜溜地、脾气恶劣地四下里张望着寻找我们。让不是园丁而只是其种植物之土壤的思想家倒霉去吧！

383

同情的花招。——不管我们多想关心一个不幸的人，在他面前，我

们总是在耍某种花招，我们用医生在重症病人床前的那种谨慎，不说许多我们所思考及如何思考的东西。

384

怪人。——有些怯懦之人，他们把自己的最佳作品与效果看作一无是处，将此用糟糕的方法诉说或者演示出来；而出于一种报复，他们把别人的同情也看作一无是处，甚至根本不相信同情。他们耻于显得被自己所吸引，在自己变得可笑中感受到一种反抗的惬意。——这就是忧郁艺术家的心灵状况。

385

249 虚荣的人。——我们就像橱窗，我们不断在其中布置、掩饰或展示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所谓品质——以欺骗我们自己。

386

装腔作势者与天真汉。——不放过任何可以装腔作势的机会，这是一个十分庸俗的习惯：为了可以享受一下想象那种捶胸顿足、感觉自己很悲惨很渺小的观众的乐趣。因此，取笑装腔作势的姿态，以及以这种姿态做出的有失体统的举动，也可以是一种高贵意识的标志。法国以前的军事贵族，就有这种高贵和典雅。

387

婚前思考的样本。——假如她爱我，久而久之她将是我何等的累赘！而假如她不爱我，久而久之她更将是我何等的累赘！——这里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累赘而已——那我们还是结婚吧！

388

250 问心无愧的恶棍行为。——在小买卖中吃了亏——这在有些地区，如蒂罗尔^①，是很令人不快的，因为我们除了面对问心有愧和骗人的卖主心中对我们产生的无耻敌意，还在吃亏的买卖中遇上了邪恶的面孔和其中所包含的粗野欲望。相反，在威尼斯，骗子由衷地对成功的恶作剧感

① 蒂罗尔州，现属奥地利，多山的地区，自然环境优美。

到高兴，完全不对被骗者怀有敌意，甚至乐意向他献殷勤，尤其是只要他有兴趣，就和他一起开怀大笑。——总之，做恶棍之事也得有脑子，得问心无愧：这几乎是用欺骗宽慰被骗者。

389

有点太沉重。——规规矩矩的人，就是有点太沉重，无法显得有礼貌、和蔼可亲，他们试图立即以一种认真的服务，或者以一种力量的贡献，来对一种殷勤做出回报。看着他们在另一个人拿出其镀金的分币给他们的时候，如何怯生生地掏出自己的金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

390

藏起智慧。——当我们发现有人在我们面前藏起其智慧时，就会说他是坏的；而当我们怀疑是殷勤和慈善驱使他这么做时，就更会这么说了。

391

邪恶的瞬间。——天性活泼的人只是在瞬间撒了谎，事后他们自我欺骗，却很有自信、很诚实。

392

礼貌的条件。——礼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实际上是四大美德之一（尽管位列最后）。可是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不至于对它感到累赘，我与之有关的那个人就得比我多一分或者少一分礼貌——否则我们就停滞不前，油膏不仅是涂抹的，也会粘牢我们。 251

393

危险的美德。——“他没忘记任何事情，可是他宽恕了一切。”——这时候，他遭到双倍的厌恶，因为以他的记忆和宽容，他使我们感到双倍的耻辱。

394

没有虚荣。——激情之人很少想别人之所想，他们的状态使他们超越虚荣。

395

沉思。——思想家特有的沉思状态，在一种思想家那里，总是紧随恐惧状态而来；在另外一种思想家那里，总是紧随欲望状态而来。因此对于前者来说，沉思同安全感相关联；对于后者来说，沉思同满足感相关联——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前者是无畏的，后者是匮乏、中立的。

396

追猎中。——在追猎中，一些人要逮住喜闻乐见的真理，另一些人——要逮住不喜闻乐见的真理。可是即使前者，也更喜爱追猎而非猎物。

397

252 教育。——教育是生殖的一种继续，往往是对生殖的一种事后美化。

398

何以识别更易动怒者。——两个互相格斗，或者互相爱慕，或者互相钦佩的人之中，更易动怒者总是处于难堪的地位。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种情况。

399

自我辩解。——有些人最有道理如此这般行事；可是当他们对此进行自我辩解时，我们就不再相信了——我们搞错了。

400

道德懦弱。——有些懦弱的道德人士，他们在每次成功的时候羞羞答答，每次失败的时候感到内疚。

401

最危险的淡忘。——人们始于淡忘爱他人，终于不再在自己身上找到可爱之处。

402

253 这也是一种忍。——“在灼热的煤炭上多放了一分钟，烤糊一点——这于人、于栗子都不碍事！苦一点、硬一点才让你尝到栗子仁多

么香甜柔美。”——是啊！你们这些吃货如此做出判断！你们这些高品位的吃人者！

403

不同的自豪。——女人一想到她们的情人也许配不上她们，就脸色苍白；男人一想到他们也许配不上他们的情人，就脸色苍白。这里说的是完全的女人、完全的男人。这样的男人，通常作为满怀信心的、有强力感的人，在激情状态中对自己感到羞愧和怀疑；另一方面，这样的女人感觉自己始终是弱者，是准备献身的人，然而在极为例外的激情中，她们有自己的自豪和自己的强力感——作为这样的人，她们问道：谁配得上我？

404

很少受到公正对待的人。——有些人不会对善事、伟大之事感兴趣，除非对某一方造成严重不公：这就是他们的道德。

405

奢侈。——奢侈倾向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它显示，这是深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倾向——多余与过度是其灵魂最喜欢在其中游泳的汪洋。

406

令其不朽。——想杀死自己对手的人应该考虑一下，是否他恰恰因此而使对手在自己这里变得永难遗忘。 254

407

违背我们的性格。——如果我们不得不说的真话违背我们的性格——诚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表现得好像撒了蹩脚的谎言，以激起猜疑。

408

需要有许多温情的地方。——有些人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做公开的作恶者，要么做秘密的受害者。

409

病。——病是指：老、丑和悲观态度提早来临——这三者相依为命。

410

胆怯者。——恰恰笨拙的胆怯之人容易成为杀人犯：他们不懂得简洁而切中要害的辩护或报复，他们的恨由于缺乏智慧和机智果断而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毁灭。

411

255 不要恨。——你要告别你的激情吗？那就告别吧，但不要恨它！否则你又有新的激情了。——摆脱了罪的基督徒的灵魂通常在事后又由于对罪的恨而被毁掉。看一看伟大基督徒们的面孔吧！都是有恨的面孔。

412

有才智的和头脑狭隘的。——除了自己以外，他不懂得赏识任何东西；当他要赏识其他人的时候，他总是得先把他们变成他自己。他这样做的时候倒是很有才智的。

413

私下的和公开的控告者。——你要精细审视每一个控告、审查的人——这时候他们暴露出自己的性格，而且往往是比他们追查其所犯罪行的那个牺牲品的性格更恶劣的性格。控告者十分无辜地认为，一个罪行、一个罪犯的反对者必然天生有着好性格，或被认为是好的——于是他放过了自己，也就是说，他放跑了自己。

414

自愿的盲人。——有一种对一个人或一个党的走极端的狂热献身，这种献身流露出：我们暗地里感觉自己比他们优越，因此我们对自己感到恼火。我们仿佛因为自己的眼睛见得太多而自愿受罚，从而戳瞎了自己的眼睛。

415

Remedium amoris^①。——在大多数情况下，始终有助于对爱起到疗

① 拉丁文：爱的疗药。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18）有一部814行的拉丁文诗就是以此命名的，奥维德在诗中对于强烈的爱容易引起的感情伤害提出了一些规避策略，如设法尽可能忙于工作等。

药作用的还是那种古老的根本手段：得到爱的回报。

416

最坏的敌人在哪里？——能好好掌管自己的事业，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通常都是要和自己的对手和解的。可是，相信自己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好事，又知道自己不适合来捍卫这好事——这造成对自己事业的敌人的一种愤怒而不可和解的仇恨。——但愿每个人据此估计出在哪里可以找到自己最坏的敌人！ 256

417

一切谦卑的界限。——有些人一定已经达到了一种谦卑，这种谦卑说：*credo quia absurdum est*^①，牺牲了自己的理性；可是就我所知，没有人达到另一种谦卑，虽然它离前一种谦卑只有一步之遥，它说：*credo quia absurdus sum*^②。

418

假戏真做。——有些人讲究真——不是因为他们很讨厌对各种感情的装腔作势，而是因为他们会很难让别人相信他们的虚伪。总之，他们对自己的表演才能没有信心，宁愿要诚实，即“假戏真做”。

419

党内勇气。——可怜的羊群对头羊说：“只要你总是走在前头，我们就不会没有追随你的勇气。”可是可怜的头羊暗想：“只要你们始终追随我，我就绝不会没有引领你们的勇气。”

420

无辜牺牲品的狡猾。——如果我们误会了某个我们为之牺牲的人，使他在我们眼里不得不显得就像是希望他有的那个样子，那真是一种可悲的狡猾。 257

421

借助别人。——有些人不过想让闪烁的光芒透过他人而被人看到。

① 拉丁文：正因荒谬，所以我才信。

② 拉丁文：我信我自己是荒谬的。

这包含着很多智慧。

422

营造他人的快乐。——为什么营造快乐的快乐超越一切快乐？——因为我们由此而让我们自己的五十种本能一下子都快乐了。也许就个别而言，这只是很小的快乐，可是如果我们在一只手中营造所有这些快乐，那么我们的手中就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充实——心也充实！

第五卷

423

在大沉默之中。——虽然现在城市的钟还正在发出奉告祈祷^①钟声的喧闹——这是日与夜十字路口^②的那种阴沉、愚蠢却悦耳的喧闹声——可是只要再过一瞬间！就一切都沉默了！白茫茫的大海闪闪发光地躺在那里，它不能言说。天空以红黄绿的颜色，上演了其永恒的无声夜戏，它不能言说。正在飞奔入海的小礁石和带状崖石，好像在寻找一块最孤独的地方，它们全都不能言说。我们突然感觉到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无声无息，既有大美亦有大骇，令人心潮澎湃。——哦！这无声无息之美的虚伪！它能言说得再好，也能言说得再坏，只要它愿意！它被捆绑住的舌头，它脸上透出的虽苦犹乐，是一种为了嘲讽你的同情而使出的奸计！——没关系！我不为自己成为这些神秘力量的嘲讽对象而感到羞愧。但是我同情你，大自然，因为你不得不沉默，尽管不过是你的幸灾乐祸捆绑住了你的舌头：我甚至因为你幸灾乐祸的缘故而同情你！——啊，大自然更加宁静，我再一次心潮澎湃：我的心震慑于一种新的真实——我的心也不能言说。当朝着这种美口中喊出什么来的时候，我的心本身就加

259

260

① 这是天主教为了纪念耶稣基督降临世间为人，为救赎全人类而牺牲，所做的祷告。

② 意思是日与夜的交接点。原文是 Kreuzweg，除了“十字路口”的意思外，还有“耶稣受难之路”的意思。

人到嘲讽中，它本身享受着自已从沉默中感受到的甜蜜的幸灾乐祸。我感到，言说甚至思考都很可憎：因为我不是听到每句话的背后都有谬误、想象、疯狂在嬉笑吗？我不必嘲讽自己的同情吗？不必嘲讽自己的嘲讽吗？——哦，大海！哦，夜晚！你们是坏老师！你们教人停止为人！人应该献身给你们吗？应该像你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变得白茫茫、闪闪发光、无声无息、非同寻常、静谧安宁地歇息于自身之上？高耸于自身之上吗？

424

真理为谁而存在。——谬误至今都是令人鼓舞的力量：现在我们期待已认知的真理也有同样的效果，已经等得有点很久了！如果真理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即令人鼓舞，怎么办呢？——这就会是对真理的异议吗？这些真理与痛苦、憔悴的病人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乃至它们必然恰好有益于他们呢？当然，如果确定一种植物完全无助于病人的康复，这也不是否定关于一种植物的真理的证据。可是，以前人们深信人是自然的目的，甚至强烈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通过认知，不可能揭示任何对人类无益、无用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可能、不允许有任何其他东西。——也许从所有这一切可以推断出这样的道理：真理作为整体，作为连贯的东西，只是为了既强有力又无害、既快乐又安详的灵魂（譬如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而存在着，正如无疑只有这样的灵魂才能寻求真理，因为其他人都只是在为自己寻找治疗手段，无论他们多么自豪地思考他们的悟性及其自由度——他们寻求的不是真理。因此，261 这些其他人对知识完全没有真正的快乐，谴责知识的冷漠、枯燥、无人性：这是病人对健康人游戏的判断。——甚至希腊诸神也不懂得令人鼓舞，当最终连希腊人全都成了病人时，这就成为这样的诸神覆灭的原因。

425

吾等放逐中之诸神！——由于关于自己的起源、自己的唯一性、自己的使命的谬误，由于依据这些谬误而提出来的要求，人类高高崛起，一再“自我超越”；但是，由于这同样的谬误，非常多的痛苦，相互间的迫害、怀疑、错误判断，以及更多个人自身的苦难降临世上，人由于其道德而成了痛苦的造物：他们由此而换来的，总而言之是一种感觉，就

好像他们归根结底对尘世太有益、太有意义了，只是暂时逗留在尘世而已。“痛苦的高傲者”暂时仍然是人的最高类型。

426

思想者的色盲。——由于希腊人像人们不得不承认的那样，认为眼睛对于蓝色和绿色是色盲的，明明是蓝色的，眼睛看到的却是较深的棕色，明明是绿色的，眼睛看到的却是黄色（于是他们用同一个词来描述例如深色头发的颜色、矢车菊的颜色、地中海地区大海的颜色，而且也是用同一个词来描述最绿的植物的颜色、人的肤色、蜂蜜和黄松脂的颜色：乃至如已经证明的那样，希腊人中最伟大的画家只用黑色、白色、红色、黄色来再现他们的世界）——在他们看来，自然必然显得多么不一样，又多么接近于人类，因为在他们眼里，人类的颜色即使在自然中也是占优势的，自然就好像游走在人之色的大气之中（蓝色和绿色比其他所有颜色都更使自然去人化）！正是基于这样的缺陷，希腊人特有的那种游戏式的无忧无虑发展起来，它把自然现象视为神与半神，也就是说，视为具有人形的外表。——可是，让这仅仅成为一种进一步猜测的比喻吧！每个思想者用来描绘其世界、描绘每个事物的颜色，要比实际存在的颜色少，他对个别颜色是色盲的。这不仅是一种缺陷。由于这种接近和简单化，他看到在具有巨大魅力、能构成自然之丰富性的事物中有着色彩的和谐。也许这曾经是人类首先借以学会享受生存之外表的方法，因为这种生存以一种或两种色调，因而和谐地，呈现在人类面前——仿佛人类靠这些少量的色调使自己熟悉起来，然后才能过渡到更多的色调。而就是现在，也仍有一些人在努力摆脱一种局部的色盲，从而能看得更丰富，看得更清楚；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仅找到了新的享受，而且也总是不得不放弃和失去一些以前的享受。

427

知识的美化。——正如洛可可园艺产生于这样的感觉：“自然是丑陋、野蛮、无聊的——来吧！我们要美化它（*embellir la nature*）①！”——从以

① 法文：美化自然。

下感觉：“知识是丑陋、枯燥、冷酷、艰涩、费劲的——来吧！让我们美化它！”产生的，是某种自称为**哲学**的东西。哲学想要所有艺术与诗想要的东西——尤其是**提供娱乐**：可是它想要按照其继承来的骄傲，以一种更突出更高尚的方式，面对一批优秀才子来提供娱乐。为这些才子创造一种园艺，其主要魅力就像在“更普通的”园艺那里的情况一样，是**欺骗眼睛**（借助寺庙、远景、岩洞、迷宫、瀑布，用比喻说话），呈现一种提取物中的知识，伴有各种各样奇异而突如其来的照明，并在其中掺入如此多的不确定性、非理性和梦幻，乃至人们能在其中“有如在未开化的自然中”徜徉一般，毫不艰难，也不无聊——这是不小的抱负：有这种抱负的人甚至梦想用这种方法使宗教成为多余，而宗教在以前的人们那里则是最高种类的娱乐艺术。——这一切现在正走着自己的道路，有一天会达到其高潮：现在反对哲学的声音已开始变得响亮起来，高喊着“回到知识去！回归自然和知识的自然性！”——也许由此而开始一个恰恰在知识的未开化的、丑陋的部分发现最强有力之美的时代，就像只是自卢梭以来我们才发现高山和旷野的美感。

428

264 两种道德家。——第一次看到一个自然法则，并从整体上来看它，也就是说，**证实它**（例如重力法则、光与声的反射法则），与**解释**这样的法则是不同的事情，是具有不同才能之人的事情。因此那些看到并阐明人类法则和习惯的道德家——那种耳聪、鼻灵、目明的道德家——也就截然不同于那些解释自己所观察到的事物的道德家，后者必然首先有**独创性**，有洞察力和知识所释放的想象力。

429

新的激情。——为什么我们害怕、讨厌返回野蛮状态的可能性？因为野蛮状态会使人比其现在的实际情况更不幸？啊不！所有时代的野蛮人都有**更多的幸福**：我们别自欺了！——但是，我们的**认知本能**太强烈，无法估量无认知情况下的幸福或者一种强烈而坚定的空想中的幸福；甚至只是想象这样的状态，都会造成痛苦！发现和猜度造成的不安，对我们来说变得如此富有魅力和不可或缺，就像不幸的爱情对恋爱者所变成

的样子一样：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献出这种爱情，以反对无动于衷的状态——甚至也许我们也很不幸地是恋爱者！认知在我们身上已转化为激情，这激情不畏惧任何牺牲，其所害怕的只是自己的熄灭；我们由衷地相信，整个人类深受这种激情的压抑和磨难，必然相信自己会比过去更突出、更感欣慰，尽管至今为止，他们尚未克服对随野蛮状态而来的较粗之愉悦感的妒忌。也许人类甚至会由于这种认知激情而毁灭！——可就连这想法也吓不倒我们！基督教可曾畏惧类似的想法？爱和死不是姐妹吗？是的，我们厌恶野蛮状态——我们大家宁愿要人类毁灭，也不愿要认知的倒退！最后，即使人类不因一种激情而灭亡，他们也会因弱而亡——你更愿意要哪个？这是主要问题。我们愿意人类终结于火与光，还是终结于沙子中？

430

同样是英雄行为。——做几乎没人敢谈论，却有用且必要的最声名狼藉之事——这也是英雄行为。希腊人从不耻于把打扫牛圈算作赫拉克勒斯的伟大事迹。

431

对手的意见。——为了衡量甚至最聪明的人天生有多么能干或多么愚钝，我们就要留意他们是如何理解、复述其对手的意见的：在此问题上，每一种悟性的天赋程度显露出来。——完美的智者无意中理想化了自己的对手，使对手的反对意见免去了所有的瑕疵和偶然性：只有在如此把对手变成手拿闪闪发光之武器的神时，他才与之作战。

432

研究者与尝试者。——不存在让人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我们必须尝试性地对待事物，对其时而生气，时而友善，相继对它们采取公正的、富有激情的、冷漠的态度。这个人作为警察，那个人作为听取忏悔的神父，还有人作为漫游者和好奇者，来讨论事物。我们将时而以同情，时而以暴力手段，从事物身上挤出些东西来。对事物秘密的敬畏引导一个人不断前进，洞察秋毫，而另一个人在对秘密的解释中则受轻率和恶搞

的指引。我们这些研究者像所有征服者、发现者、航海者、冒险者一样，有一种大胆的道德，我们必须满足于在整体上被看作恶的。

433

用新眼光观之。——假定艺术中的美，按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自我立法的伟大个人想象幸福之事的那种方式，总是可以被理解为对幸福之事的模仿——而我认为这为真——的话，那么关于我们时代的幸福，当今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是要向人暗示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正是现实主义风格的美，是我们现在最容易懂得如何来理解和欣赏的了。因此我们必然认为，现在我们特有的幸福就在现实主义中，在尽可能敏锐的感觉和对现实事物的忠实理解中，也就是说，不在现实中，而在关于现实的知识中？知识的影响赢得了如此的深度和广度，以至于这个世纪的艺术家已经不自觉地成了知识上的“幸福”的赞美者本身。

434

267 美言。——平平淡淡的地区为伟大的风景画家而存在，奇特而罕见的地区则为平庸的风景画家而存在。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中的伟大事物必然在其崇拜者中为平庸者、二流者、有虚荣心者美言——可伟人为朴实无华的事物美言。

435

不要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的卓越和伟大不是一下子，而是在持续不断地破碎。小型植物见缝插针地生长，懂得紧紧抓住任何地方，它毁掉了我们身上伟大的东西——我们环境中每日每时都在我们眼前，却又被我们忽视的不幸，各种各样的平庸感、沮丧感的上千小根须，从我们的邻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交、我们对每日每时的合理支配中生长出来。如果我们允许对这些小杂草视而不见，那我们就会默默无闻地因它而死去！——而如果你们要死得彻底，那么最好一下子突然死去：这时候你们也许还能留下高高的废墟！而不像现在担心的那样，留下的是小土丘！而小小的获胜者，身上覆盖着青草和杂草，一如既往地谦虚，甚至太可怜，而无法得意！

436

决疑。——有一种并非任何人的勇气和品性都能对付得了的极其困难的两难境地：作为一条船上的乘客，发现船长和舵手犯下危险的错误，发现自己在航海知识方面比他们高明——这时候就自问，你来对他们发动一场哗变，把他们两个抓起来，怎么样？你的高明不是使你有责任这样做吗？而他们不是因为你抗拒也相应有权把你关起来吗？——这是对一种更高、更糟糕处境的比喻。在这里最终仍然还有一个问题，即有什么东西在如此情况中来保障我们的高明和我们对自己的相信呢？是成功吗？可是我们因此而不得不做充满各种危险的事情——而且不仅是我们的危险，也是船的危险。

437

特权。——真正拥有自己，也就是说，最终征服了自己的人，接着就把惩罚自己、宽恕自己、同情自己看作自己的特权：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却能够随意地把它交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例如给一个朋友——然而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在授予一项权利，而我们只有拥有权力才能授予权利。

438

人与物。——为何人不见物？是人自己挡了道：他掩盖了物。

439

幸福的标志。——所有幸福感的共同点有两个：感情丰裕及由此而来的忘乎所以，于是人们就像鱼一样，感觉适合于自己的环境就在自己周围，感觉自己在其中跳跃。好的基督徒将明白，基督教的放纵是怎么回事。

440

不要断念！——不了解世界而像修女一样与世隔绝——这导致一种毫无结果的，也许忧郁的孤独。这和思想家 *vita contemplativa*^① 中的孤

① 拉丁文：沉思的生活。

独毫无共同之处：如果他选择孤独，他就决不要断念；相反，他会把不得不坚持 *vita practica*^① 看作断念、忧郁、自我毁灭——放弃这种生活，因为他了解它，因为他了解自己。他跳入自己的水中，获得了自己的欢乐。

441

为何最近的事物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越是思考曾存在、将存在的一切，就越会觉得眼下存在的事物变得格外苍白。如果我们和死人一起生活，并参与了他们的死，那么我们的“邻人”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变得更孤独——因为整个人潮都在我们周围咆哮。我们心中人性所共有的热烈感情越来越强烈——因此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东西，好像都变得更加冷漠，更加虚无缥缈。——可是，我们冷漠的目光是有伤害性的！

442

常规。——“我认为常规总比例外更有意思”——这样感觉的人在认知上遥遥领先，属于知内情者一类。

443

270 论教育。——我渐渐明白我们那种教养方式、教育方式最普遍的缺陷：没有人学着、没有人努力去、没有人教你——忍受孤独。

444

对抗拒感到惊讶。——因为某物在我们眼里已变得透明，我们就认为，从这时候起，它就不会抗拒我们——而这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透过它看去，却未能看透！这就是苍蝇在玻璃窗跟前所陷入的同样的愚蠢、同样的惊讶。

445

最高贵者的错误之所在。——我们最终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自己的珍宝，送给某个人——这时候，爱再没有什么可给予的了。然而，礼物的接受者肯定不会将此看作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因此他就没有给予者所

① 拉丁文：实践的生活。

期待的那种充分的、最终的感激。

446

等级秩序。——首先有肤浅的思想家，其次有深刻的思想家——那些深入到一事物中去的思想家，再次有彻底的思想家，他们对一事物刨根问底——这比只深入一事物更有价值得多！最终是那些一头钻进泥潭的思想者：既不应该将此视为有深度的标志，也不应该将此视为彻底性的标志！这是些可爱的地下人。

447

师徒。——警告自己的徒弟要对自己小心，这属于一个师傅的为人之道。 271

448

尊重现实。——我们如何能不热泪盈眶、不认同地观看这欢乐的人群！以前我们对引起他们欢乐的事物不以为然，要不是有亲身经验，我们还会这样认为！所以经验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啊！我们的见解算什么！要想不迷失、不失去自己的理性，我们就得逃避经验！所以柏拉图逃离现实，只愿意在苍白的思想图像中观察事物：他有丰富的感觉，知道感觉的波涛多么容易摧毁他的理性。——于是智者不得不对自己说：“我要尊重现实，可同时要背对着它，因为我了解它、畏惧它”？——他不得不像非洲部落在其首领面前那样去做：背着身子走近其首领，并懂得以其畏惧来表示尊敬？

449

精神贫困者何在？——啊！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另一个人，这令我多么反感！我多么为每一种情绪，每一次心中的隐秘交流而感到高兴！每一次交流中都是别人的想法胜过我自己的想法。可是有时候，有一种更高的庆典，允许向人赠送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财产，如同一位接受忏悔的神父，坐在角落里，迫切期待着一个穷人来讲述自己思想的窘困，这样他就好让这个穷人手中、心中都满载而归，让不安的灵魂变得轻松！ 272
他不仅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名声，而且他想避开别人的感激，因为感激是

纠缠不休的，而且不甘心寂寞、不甘心寡言少语。默默无闻、稍稍受着嘲笑地生活，太卑微而引不起妒忌和敌意，以不发烧的头脑、一大把知识、一袋子经验武装起来，仿佛是精神穷困者的医生，帮助这个那个被各种观点搞得头脑错乱的人，而不让他真正注意到是谁帮了他！不想在他面前显得有理，不想为胜利而洋洋得意，而是以一种如此的方式对他说话，让他在不经意的小示意和异议之后，对自己说出正确的道理来，对此深感自豪地离去！如同一个小客栈，不拒斥任何有需要的人，但是事后却被忘却，或遭到嘲笑！没有任何领先的东西，既没有更好的食物，也没有更纯净的空气，也没有更欢乐的精神——而是给予、回报、倾诉、变得更贫穷！能做到卑微低下，让许多人可以接近，不使任何人感到屈辱！承受许多不公，爬过各种谬误有如蠕虫般咬啮形成的缝隙，为的是能抵达隐秘道路上许多藏匿的灵魂！总是拥有一种爱，总是处于一种自私和自我享受之中！拥有支配权，同时又隐身世外！不断沉浸在阳光和妩媚温柔之中，却知道向崇高攀登的道路就在近旁！——这也可以是一种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长寿的理由！

450

273 对认知的诱惑。——向知识之门里瞥一眼，便如魔中之魔般作用于富有激情的才子，大概，这些才子在此时就变成了幻想家，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变成了诗人：他们渴望认知者之乐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它不是在传遍你们所有的感官？——这甜蜜诱惑的声音，知识用它，用千言万语，来宣告其快乐的信息，千言万语之后的第一句，也是最美好的一句话是：“让幻想消逝吧！然后‘我真倒霉’这样的话也消失；和‘我真倒霉’一起，倒霉也完蛋。”（马可·奥勒利乌斯^①）

451

谁需要宫廷丑角。——很美的人，很善的人，很强大的人，几乎从来都体会不到关于任何事物的完全普遍的真理——因为在他们面前，我

^①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又译马可·奥勒留，古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

们会不由自主地撒一点谎，这是由于我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影响，并按这些影响，以一种迎合的形式说出我们可以以真理名义而传达的东西（也就是说，混淆事实因素中的色彩、程度，略去或增添细节，而无法迎合的，则闭口不谈）。如果这种人尽管如此仍还一定想要听到真理，那他们就得豢养他们的**宫廷丑角**——一种有着可以不必迎合人的疯子特权的家伙。

452

不耐烦。——既有行动又有思想的人会产生一种不耐烦，在他们遇到失败的时候，这种不耐烦就立刻迫使他们跨入相反的领域，让他们热衷于那个领域，并参与到活动中去——直至成功迟迟不来，又把他们从这里驱赶到别处：他们去冒险，激动地到处瞎闯，经过许多领域和多重自然中的实践，最终通过他们那种非同寻常的漫游和演练给他们留下的对人和事物的全面认识，并由于他们的本能有些缓和——他们变成了强有力的实干家。于是，性格上的缺陷变成了培养天才的学校。

274

453

道德的 *Interregnum*^①。——现在谁能描述有一天将替代道德感和道德判断的东西呢！——尽管我们能那么肯定地看到，道德感和道德判断铺设的所有基础都错了，它们的大厦无法修缮，但是只要理性的束缚力不减少，它们的约束力就必然日益减少！崭新地建立起生活法则和行为法则——对于这项使命，我们的生理学、医学、交往与独处的学问等学科还不够自信，而只有从它们之中，我们才能推断出新理想的基础（尽管不是新理想本身）。所以，我们是拥有一种先驱者的生存，还是拥有一种追随者的生存，取决于趣味和才能，在这个 *Interregnum* 中，我们最好尽可能做我们自己的 *reges*^②，建立起一些小小的实验国家。我们就是实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454

离题话。——像本书这样的一本书，不是给人通读和朗读的，而是

① 拉丁文：王位空位期，过渡期。

② 拉丁文：王者。

用来翻一翻的，尤其是在散步和旅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能把书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得在陌生的环境下。

455

275 第一天性。——按照我们现在受教育的方式，我们首先获得了一种第二天性，而当世界称我们为成熟、成年、可用时，我们便拥有了它。有些人完全成了蛇，就为了有一天摆脱这层皮：这时候，在他们的外壳之下，他们的第一天性变得成熟了。在大多数人那里，其第一天性的萌芽枯萎了。

456

一种生成中的美德。——诸如古代哲学家关于美德与幸福感的统一的想法和预言，或者基督教“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①的想法和预言，从来都不是十分诚实却又毫无愧疚之心地做出的：人们满不在乎地提出他们十分希望就是真理的一些原理，作为相对于表面现象的真理，这时候他们并不觉得有宗教上的或道德上的愧疚——因为他们为了美德或上帝的 *honorem majorem*^② 而超越了现实，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还有许多规矩人仍然站在这个真实性的层面上：如果他们感觉自己是无私的，那么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被允许对真理更加满不在乎了。可是我们要注意，诚实既没有出现在苏格拉底的美德中，也没有出现在基督教的美德中。这是最年轻的美德之一，还没有成熟，还常常被混淆、被错认，还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某种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意识状况来促进或阻碍的生成中的东西。

457

276 最后的缄默。——有些人的行为像宝藏发掘者：他们碰巧发现了一个陌生灵魂秘密保存的事物，由此拥有一种往往让人不堪重负的知识！有时候，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了解生者和死者，并内在地发现，对他人谈论他们会使一个人很痛苦：我们每句话都害怕不够谨慎。——

① 《圣经·马太福音》，6：33。

② 拉丁文：更大荣耀。

我可以想象最聪明的历史学家如何突然变得缄默起来。

458

大运。——这是某种十分罕见的东西，可又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物，也就是说，有着出色构成之悟性的人，也有属于这样一种悟性的性格、爱好以及经历。

459

思想家的慷慨。——卢梭和叔本华——两个人都很自豪，足以在他们的生存上写下格言：*vitam impendere vero*^①。而两个人又一定因为无法成功地 *verum impendere vitae*^②——其中的 *verum*^③，就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理解的那样——所以当他们的生命像一个不愿意和旋律相协调的任性低音一样和他们的认知肩并肩行走时，他们的自豪会受到何等的伤害啊！——可是，如果认知只是好像量体裁衣那样相应地被分配给每个思想家，那么认知就会处于很糟糕的状态中！如果他们的虚荣心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独独会忍受这一点，那么思想家就会处于很糟糕的状态中！恰恰在其中，大思想家最美好的美德在闪闪发光：他作为认知者无畏地，往往羞愧地，往往自命不凡地嘲讽着、微笑着，把他自己，把他的生命——奉献为牺牲品。

460

利用自己的危险时刻。——一个人、一种状态，如果其每一个动作 277
都给我们或我们最爱的人带来财富之危、荣誉之危、生死之危，那么我们对这一个人、这一种状态的认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例如，提比略^④更深入地思考奥古斯都大帝的内心深处及其统治，必然比最有智慧的历史学家也只是可能知道的事情知道得更多。现在，相比较而言，我们大家都生活得过于安全，而无法成为善于识人者。有的人因为业余爱好而

① 拉丁文：为真理而献出生命。

② 拉丁文：真理威胁生命。

③ 拉丁文：真理。

④ 提比略（公元前 42—公元 37），罗马帝国第二代皇帝。

认知，有的人由于无聊而认知，还有的人由于习惯而认知；却不曾有人说：“认知吧，不然就去死！”只要真理不用刀子割我们的肉，我们心中就会秘密保留对它们的藐视：它们在我们看来仍然总是太像“长着羽翼的梦”，好像它们是我们可有可无的——好像它们有什么东西要取决于我们的意愿，好像我们甚至能从我们的这些真理中醒来！

461

Hic Rhodus, hic salta ①。——我们的音乐，它能转变成一切，它不得不转变，因为它像不可抗拒的海洋力量一样，自身没有个性。这种音乐从前追随基督教学者，能够将其理想转化为音乐。为什么它最终甚至不会找到符合理想思想家的那种更嘹亮、更快乐的普遍声音？——一种首先能在理想思想家灵魂那广大的、盘旋着的穹隆中熟悉地上下起伏的音乐？我们的音乐一直都是那么伟大、那么优秀：在它那里，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那就让它表明，同时感觉到崇高、深色温暖之光、最高合乎逻辑之狂喜这三种情感是可能的。

462

慢性治疗。——慢性灵魂疾病的产生，像身体疾病一样，很少仅仅由于身体和灵魂对理性的一次性严重违背，而通常是由于无数不引人注目的小疏忽。——例如，日复一日，一点点过于呼吸困难，肺内吸入空气太少，以至于肺部作为整体没有充分使劲，没有得到充分练习的人，最终会染上一种慢性肺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新开始做无数相反的小练习，并不为人所注意地养成其他习惯，例如，养成习惯，每过一刻钟就做一次深呼吸（尽可能做到平躺在地面上，同时必须选一块每过一刻钟敲一下的表作为终身伴侣）。除此之外，治疗绝无可能成功。所有这些治疗都是慢性的、小题大做的；甚至想要医治自己灵魂的人，同样要考虑改变最细小的习惯。有些人一天要把一句恶毒冷漠的话对自己的环

① 拉丁文：这就是罗得岛，现在就在这里跳吧。典出《伊索寓言》中“说大话的人”：一个爱吹牛的人吹嘘自己在罗得岛曾跳得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的选手可以比得上。这时一位听众对他说：如果这是真的，你就当这就是罗得岛，现在就在这里跳吧。

境说上十遍，同时很少考虑，尤其是不考虑，在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习惯法则，这种法则从现在起迫使他每天十次和自己的环境过不去。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能习惯于十倍地对自己的环境行善！

463

在第七天。——“你们赞美那是我的创造？我只是扔掉我感到累赘的东西而已！我的灵魂超越了创造者的虚荣。——你们把这称赞为我的听天由命？我只是扔掉我感到累赘的东西而已！我的灵魂超越了听天由命者的虚荣。” 279

464

赠送者的羞愧。——总是充当给予者、馈赠者，同时还亮出自己的脸，这是多么不够意思啊！可是，给予、馈赠，却隐瞒自己的姓名和自己的好意！或者没有姓名，就像自然一样。在自然中最让我们振奋的莫过于在此我们终于一次也不再遇见一个馈赠者、给予者，不再遇见一张“仁慈的面孔”！——然而，你们也失去了这种振奋，因为你们把一个神塞进了这个自然——现在一切又都是不自由的、受压抑的！怎么？从来都不可以一人独处？决不再不受监视、不受保护、不受管教、不受馈赠？我们周围如果总是有另一个人存在，那么世界上最佳的勇气与善良就会变得不可能。但愿我们不要对上天的这种强求，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超自然邻人而被魔鬼所拥有！——可这是不必要的，这甚至只是一个梦！我们醒醒吧！

465

在一次邂逅时。——A：你往哪里看啊？你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很长时间了。——B：总是看那些新旧事物！一事物需要帮助，引得我如此广泛深入地投入其中，乃至最终抵达根部，却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在所有这些经验的最后，总是有一种悲哀和一成不变。这种事情，我一天都要零星地经历三回。

466

名誉损失。——可以像一个默默无闻者一样跟人说话，这是何等的 280

长处！诸神如果拿走了我们的 *Incognito*^①，使我们有名，那他们就拿走了“我们一半的美德”。

467

双倍耐心！——“那样你会使许多人痛苦。”——我知道这一点。我还知道，我肯定要承受双倍的痛苦，先是由于同情他们的痛苦而痛苦，然后是由于他们将对我采取的报复而痛苦。可是尽管如此，像我那样去做仍然是有必要的。

468

美的王国更辽阔。——正如我们漫步在自然中，狡猾而又喜悦，为了发现并几乎是当场捕捉住一切所固有的美；正如我们有时在阳光下，有时在起风暴的天空下，有时在最苍白的朦胧中，做出一种尝试，如此来看那一截满是岩石、海湾、橄榄树、五针松树的海岸，好像它正在变得完美，正在成为杰作。我们也应该漫步在人类中间，作为他们的发现者和探究者，向他们指出善恶，从而让他们固有的美流露出来。这种美在有些人看来，是在阳光下；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在暴风雨中；在还有一些人看来，是在夜晚临近时、在雨天时，展现出来的。把恶人当作一种有自己独有的轮廓分明的线条和光影效果的原始风景来享用，如果这同一个人，只要他装出善良、守法的样子，就会在我们的眼里显为一种败笔和讽刺，并作为自然中的一个瑕疵而使我们痛苦，这样难道不可以吗？——是啊，不可以，至今都只允许在道德之善中追求美——这是一个依据，足以说明，我们必然找不到什么美，不得不大量寻找没有骨头支撑的想象中的美！——所以，无疑在恶人那里有上百种有德者感觉不到的幸福，因而他们也有上百种美——有许多尚未被发现。

469

智者无人性。——智者诚如佛教颂歌所言，“如犀牛任独行”^②，在其捣毁一切的沉重步态中——时不时需要一种和解的、缓和的人性标志：

① 拉丁文：默默无闻。

② 引自佛教《犀牛经》。

不仅是那种较快的脚步，那种彬彬有礼、爱交游的精神转变，不仅是智力的转变和某一种自嘲的转变，而且甚至还是矛盾的转变，是偶尔退回到占统治地位的愚昧的转变。为了不像厄运般碾压过来的滚筒那样，智者不得不利用自己的缺陷来美化自己，而当他说“蔑视我吧！”的时候，他是在请求一种认可，让他成为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的代言人。他要领你们进山，也许他将让你们的生活有危险。为此，他甘愿在事先或事后听任你们对这样一个向导进行报复——这是他为了自己能享受到做向导的乐趣而付出的代价。——你们记得有一次他领你们沿着湿滑的道路穿过漆黑的洞穴，你们当时心里是怎样想的？你们的心是如何砰砰乱跳，惴惴不安，对自己说：“这向导原本可以比在这里爬来爬去做得更好！他是一种好奇的游手好闲者——我们跟着他，似乎就是从根本上赋予他一种价值，这不是已经给了他太多的荣耀吗？”

470

聚餐。——如果我们像鸟一样，被一只向鸟播撒食物者的手喂食，282
而不用细看它，不用检验它应受尊敬的程度，那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作为一只来了又飞走，喙上不写名字的鸟而活着！所以在众人聚餐时吃饱，就是我的快乐。

471

另一种博爱。——激动、吵闹、相差悬殊、神经质的举止，构成了伟大激情的对立面：伟大激情有如居于内心深处，并在那里聚集了所有热能和炽热的宁静、阴沉的火焰，让人外表上显得冷淡、漠不关心，镌刻着某一种无动于衷的特征。这种人偶尔无疑能做到博爱——可它是不同于爱社交、爱卖弄风情之人的博爱的另一种方式的博爱：这是一种温和的、思考的、泰然的友好态度。他们仿佛从他们的城堡的窗户往外看，这是他们的要塞，因而就是他们的牢笼——看一看那陌生、自由的东西，那另类的东西，使他们受益匪浅！

472

不为自己辩解。——A：可你为什么不愿为自己辩解呢？——B：我

在这里，也在上百件事情中，都能为自己辩解，可是我蔑视辩解中所包含的那种快乐。因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不够重大，我宁愿自己背负瑕疵，也不愿协助那些胸襟狭窄的人实现他们恶意的快乐，以致他们会说：“他可真看重这些事情！”这根本不是真的！也许我得更多地考虑让自己承担起一项义务，纠正关于我自己的错误看法——我对自己，因而也对我影响的事物，太漠不关心、太迟钝了。

473

该把家园建在何处。——如果你在孤独中感觉自己很伟大、很有成果，那么社交将把你变得渺小、变得一无所获——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强势的宽厚，例如一位父亲的宽厚——无论你在哪里有了这种情绪，你都可以在那里建立你的家园，无论是在熙熙攘攘之中，还是在寂静之中。
Ubi pater sum, ibi patria. ①

474

唯一的道路。——“辩证法是通向神性本质，抵达现象面纱背后的唯一道路”——柏拉图庄严而富有激情地断言，正如叔本华同样庄严而富有激情地断言辩证法的对立面——两个人都错了。因为他们要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可是其目的地根本不存在。——人类至今所有的伟大激情不都是这样一些针对一个“无”字的激情吗？而他们所有的庆典——不都是围绕一个“无”字的庆典吗？

475

变得沉重。——你们不了解他：他能背负很大的重量，还可以把这样的重量携带到高处。而你们依据你们翅膀的小小拍击，便得出结论：他要待在下面，因为他背负着这样的重量！

476

精神的收获节。——日复一日地堆积、膨胀起来：经验、经历、关于这些经验与经历的思想以及关于这些思想的梦——无边无际、让人着

① 拉丁文：我在哪里当父亲，哪里就是我的家乡。尼采改自著名谚语“*Ubi bene, ibi patria*”（哪里感觉好，哪里就是家乡）。

迷的财富！其光景让人头晕目眩。我不再明白，我们怎么会赞誉精神贫穷者享有天堂的幸福！——可是我有时在疲乏的时候便妒忌他们：因为管理这样一笔财富是很困难的事情，其难度在不少情况下使所有幸福都负担过重——甚至只要看它一眼就够了！但愿我们都吝啬自己的认知！

477

摆脱怀疑。——A：其他人心情欠佳，虚弱地、千疮百孔地，甚至半身心憔悴地脱离一种普遍的道德怀疑——可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勇敢、更健康，重新恢复了本能。哪里凛冽之风狂吹，海浪滔天，存在不小的危险，哪里就让我感到舒畅。我没有变成蠕虫，尽管我经常不得不像蠕虫一般地工作和发掘。——B：你不再是怀疑论者了！因为你说了“不”！——A：而由此我重新学会了说“是”。

478

让我们消逝！——放过他吧！让他待在孤独中，不要管他！难道你们想完全把他打碎？他有了一道裂缝，就像一只玻璃杯，突然倒进了太热的东西——而他是一只多么昂贵的杯子啊！

479

爱与真。——我们出于爱而成为对真理下手的邪恶罪犯，成为窝赃和偷窃的惯犯，这样的惯犯让更多的东西变得真实，比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更多——因此思想家不得不再时不时地把自己所爱的人（他们将恰恰不是那些爱他的人）驱赶得到处乱跑，让他们亮出自己的螫针和恶毒，而不再引诱他。所以，思想家的好意像月亮一样有其盈亏圆缺的时候。

480

不可避免。——即使你们有符合自己愿望的经历，对你们不怀好意的人还是会你们的经历中看到一个贬低你们的理由！体验到性情和认知的最深刻改变，最终像一个正在痊愈的人那样，带着痛苦的微笑走出去，进入到自由和宁静中——但是有人会说：“此人把自己的病当成一种论据，把自己的无能当成所有人都无能的证据。他够虚荣的，为了感觉

病人的优越性而得病。”——而假定，某人挣脱了自己的枷锁，但同时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人就带着嘲讽指指点点。“他多么笨拙！”他会说，“这是一个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枷锁并足够愚蠢地要砸碎枷锁的人必然会有结果！”

481

两个德国人。——如果我们把康德、叔本华同柏拉图、斯宾诺莎、帕斯卡，卢梭、歌德从其灵魂方面而不是从其智慧方面进行比较，那么，最初提到的两位思想家就处于劣势：他们的思想构不成一部富有激情的灵魂史，那里没有小说，猜不出有什么危机、灾难、死亡时刻，他们的思考并非同时也是一个灵魂的无意识传记。就康德而言，这是一个头脑的无意识传记；就叔本华而言，这是对一种性格（“不变物”）的描写和反映，是对“镜子”本身，也就是说，对一种一流智慧的乐趣。康德在发出思想闪光的时候，显得诚实、值得尊敬到了极致，但是也显得无足轻重：他缺少宽度和力度，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他的工作方式占用了他可以经历一些事情的时间——合理地说，我所想的不是外在的粗线条“事件”，而是有闲暇，并在思想的激情中烧毁的最孤独、最宁静的生活所遭受的命运和灾变。叔本华比康德有优势：他至少拥有某一种强烈的自然丑，在恨、欲、虚荣、怀疑中，他有点更趋野性的气质，有适合于这种野性的时间和闲暇。可是他没有“发展”，正如他的思想领域缺少发展一样；他没有“历史”。

482

寻求交往。——如果我们寻求同像及时放入火中又及时从火中取出的栗子一样变得柔和、美味、有营养的男人交往；如果我们寻求同对生活期待很少，宁可把这很少一点点看成像是蜂、鸟带来的赠品而非酬劳的男人交往；如果我们寻求同太骄傲而无法感觉自己得到回报的男人交往；如果我们寻求同对自己的认知激情和诚实激情太认真，而不再把时间和助人为乐精神用在名声上的男人交往，那我们就是寻求得太多了吧？——这样的男人，我们会称之为哲学家，而他们自己将总是会找到一个更谦虚的名字的。

483

对人类感到厌恶。——A：认知！是的！但始终作为人类来认知！怎么？始终坐着观看同样的喜剧，在同样的喜剧中表演？除了能用这双眼睛，从来不能用其他眼睛洞察事物？而会有怎样数不胜数的存在物种类，其器官更适合于认知啊！人类的全部认知最终将认知到些什么呢？——他们的器官！也许这意味着：认知的不可能性！悲哉，恶心！——B：这是一种恶性发作——理性在你身上的发作！可是明天你将重新处于认知状态中，从而也处于非理性状态中，也就是说，处于对人性的乐趣中。让我们出海吧！

484

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走上一条我们称为“自己之路”的道路，那么就有一个秘密突然披露给我们：与我们相处甚好并与我们相熟悉的人及一切，一直以来全都自以为优于我们，现在受了冒犯。其中的最佳者宽厚而耐心地等待我们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他们显然知道这条道路！另一些人则冷嘲热讽，假装好像我们是一时糊涂，或者他们还幸灾乐祸地描绘出一个诱惑我们的人。还有更恶毒的人把我们解释成虚荣的蠢人，试图抹黑我们的动机，而最恶劣的人则认为我们是他们最恶劣的敌人，是一个渴望对长期依赖进行报复——而且害怕我们——的敌对者。——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建议：通过提前向我们所有的熟人承诺对任何一种罪孽做出一年的赦免而开始我们的主权。

485

远视角。——A：可是为何有这种孤独？——B：我不对任何人生气。可是，我独自一人时，似乎比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把他们看得更清楚、更美；而当我最爱音乐、最有音乐感的时候，我是生活在远离音乐的地方。我似乎需要远视角来看事物。

486

黄金和饥饿。——时不时有一个人把他触摸到的一切都变成了黄金。

但总有一天，他将发现自己不得不饿死。他周围的一切都闪闪发光、富丽堂皇、理想般不可企及，这时他渴望对他来说绝对不可能变成黄金的东西——他多么渴望！像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那样渴望食物！——他将伸手去抓什么呢？

487

羞耻。——这里站着一匹漂亮的骏马，蹄子刨地，打着响鼻，渴望有人来骑，热爱通常骑它的那个人——然而可耻啊！骑手今天不能够跃身上马，他累了。——这就是疲惫的思想家在他自己的哲学面前的羞耻。

488

反对对爱的浪费。——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时，我们不是会脸红吗？可是，我们也应该在有强烈的好感时由于其中还包含着的不公正而脸红！更有甚者，有些人在某人让他们于其好感中如此受益，以至于某人不再给予其他人以某种好感时，感觉自己像是受到束缚，心中很是压抑。如果我们听到声音说，我们是被选出来的、受宠爱的！那么啊，我不感激这种挑选，我注意到我对那个想要让我如此出类拔萃的人心怀怨恨：他不应该爱我，却让别人付出代价！我倒要看一看，我如何以自己为代价来忍受自己！我经常内心充实，有理由自负——对于有了这一切的人，你就别把别人需要、非常需要的东西拿给他了！

489

难得的朋友。——有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朋友之一更倾心于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们。他的温情体贴在他做出这种选择时无所适从，他的自私应付不了这种选择——这时候我们就得让他变得简单一些，冒犯他而让他离我们而去。——这在我们转而采用一种不利于他的思维方式时也是必要的：我们对他的爱必然驱使我们通过自己承受不公而让他心安理得地与我们分手。

490

这些小真相！——“你们了解这一切，可是你们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接受你们的证据。这些‘小真相’！——你们觉得它们小，那

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它们付出血的代价!”——可是，因为你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它们就大了吗？——“你们相信吗？你们多么吝啬你们的血啊！”

491

也因此而孤独！——A：那么你想要重新回到你的旷野里去吗？—— 290
B：我不急，我得等待我自己——每次水从我的自我之泉涌出，都需要很长时间，我经常得忍受长时间的干渴，超过我的耐心的限度。所以，我进入孤独中——为了不从任何人的蓄水池里饮水。在许多人中间，我像许多人一样生活，不像我自己那样来思考问题。一段时间以后，我总觉得人们想把我从我心中驱赶出去，夺走我的灵魂——而我对任何人都很生气，害怕任何人。这时候我需要旷野，以回归善良。

492

南风中。——A：我不再明白自己！昨天我还感觉自己身上如浪涛汹涌，同时又那么温暖、那么阳光——而且极其明亮。可今天！现在一切都是安静、辽阔、忧郁、幽暗的，就像威尼斯的潟湖——我什么都不要，同时做了深呼吸，可是我私下里不甘心这种什么都不要——所以，在我的忧郁之湖中，波涛起伏咆哮。——B：你描绘了一种舒适的小毛病。再来一阵东北风就让它离你而去！——A：可是为什么呀！

493

在自己的树上。——A：我在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那里，都没有像在我的思想这里，得到那么多的乐趣——当然，这谈论的不是思想的价值。可是，如果我冷落了我来说最美味的水果，就因为它们碰巧长在我的树上，那我就一定是个傻瓜了！——而我曾经是这样的傻瓜。—— 291
B：其他人则相反，而甚至这也不是谈论他们思想的价值，尤其不是否定思想的价值。

494

勇敢者的最后论据。——“在这片灌木丛里有蛇。”——好，我去这片灌木丛里把它们杀死。——“可是，也许你到那里去会成为牺牲品，

而它们却根本不会成为你的牺牲品!”——这取决于我!

495

我们的老师。——年轻时，我们从当下，从碰巧遇上的圈子里，寻找我们的老师和向导：我们有下意识的信念，认为当下必然有最适合于我们的教师；我们必然无须多找就能找到他们。我们以后必然为这样的幼稚付出惨痛代价：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为我们的老师受罚。然后，我们必然满世界，包括史前世界在内，到处寻找正确的向导——可是也许太晚了。而最糟的情况是，我们发现向导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而当时我们就与他们失之交臂。

496

292 恶的原则。——柏拉图很了不起地描写了哲学思想家如何在任何一个现存社会之中都必然被认为无耻之极：因为作为全部习俗的批判者，哲学家必然是遵循习俗之人的对立面，而如果哲学家没有到成为新习俗立法者的地步，那么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停留在充当“恶的原则”这一点上了。我们可以由此而猜想，思想相当自由、相当喜爱创新的雅典城如何在柏拉图生前败坏他的名声：他——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有“政治本能”——三次在西西里做出一种尝试，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时在西西里，似乎恰好有一个泛希腊主义的地中海城邦国家^①正在准备之中。正是在西西里，并在西西里的帮助下，柏拉图打算为所有希腊人做穆罕默德后来为所有阿拉伯人做的事情：确立大大小小的风俗习惯，尤其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如果他的想法可行，那么穆罕默德的想法肯定也可行——就是更不可信得多的，基督教的想法，也已经证明是可行的呢！少一些意外，多一些另外的意外——世界就会经历南欧的柏拉图化。而假定，这种状况现在还继续持续下去，那么可以推想，柏拉图身上那种“善的原则”就会受到我们的尊敬。可是他没有成功，于是他就留下了幻想家和乌托邦主义者的名声——更难听的名声则随古代雅典一起毁灭了。

^① 指狄奥尼西奥斯（前430—前367）统治下的叙拉古城邦。

497

让你变得纯粹的目光。——我们完全有理由谈论诸如柏拉图、斯宾诺莎、歌德一类人身上的“天才”问题，这些人的智慧似乎与性格、性情只有松散的关联，却是一种带翼的存在物，可以很容易地脱离性格和性情，然后高高地凌驾于它们之上。另一方面，恰恰是一些从来摆脱不了自己的性情，懂得给予它最智慧、最了不起、最普通，有时甚至无法比拟的表达的人（如叔本华），最活跃地谈论自己的“天才”。这些天才不能超越自身，但是他们无论飞到哪里，都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可以重新找到自己——这是他们的“伟大”，也堪称伟大！——另一些更加名副其实地伟大的人，则有着纯粹的、让你变得纯粹的目光，这种目光似乎并非他们的性情和性格所造成，而是摆脱了它们，通常与之有温和的矛盾，看待世界如同看待一位神，并且爱这位神。可是就连这目光，也不是一下就赋予了他们：有一种目光的训练和预备学校，而有真正运气的人还会及时找到一位纯粹目光的教师。

293

498

莫要求！——你们不了解他！是的，他很容易、很随便地屈从于人与物，对两者都很亲切友好；他唯一的请求是把他留在宁静中——只不过是在人和物不要求屈从的时候。所有的要求都使他骄傲、羞怯、好斗。

499

恶人。——“只有孤独者是邪恶的！”^①狄德罗喊道，而卢梭立刻感觉受了致命的伤害。^②因而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承认狄德罗说得有道理。事实上，在社会和社交之中，每一种邪恶倾向都使自己遭受如此大的压力，把如此多的假面具放在自己面前，如此经常地躺在美德的普洛克路斯忒斯^③之床

① 参见狄德罗所写剧本《私生子》。其中的相似言论是：只有坏人是孤独的。

② 卢梭在其小说《爱弥儿》里对狄德罗的说法提出批评，说：“有一位著名作家说只有坏人是孤独的，我则要说只有好人是孤独的”，参见李平沅译《爱弥儿》（上），115页注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③ 古希腊传说中的劫匪，他有两张铁床，一张很短，一张很长。他劫到个子小的人，就将人放到长床上，把人拉得和床一样长，直到死去。劫到个子高的人，就将他放到短床上，将人的双脚剁掉。

上，以至于我们真正可以谈论一种恶人的殉难了。在孤独中，这一切都不存在。谁邪恶，谁就最孤独——也最好，因而对到处都只是一个看戏人的眼睛来说，也是最美的。

500

294 违心。——一个思想家可以连着几年强迫自己违心地思考——我的意思是，不遵循发自内心的想法，而是遵循一个衙门、一种规定的时间表、一种随意的努力显然强加于他的想法。可是最终他会病倒，因为这种表面上讲究道德的自我克制，完全像一种已成为规则的放纵一样，彻底毁坏了他的精神力量。

501

尘世的灵魂！——在认知方面，也许最有用的成就是：对不朽灵魂之信念的放弃。现在人类可以等待，现在人类不再需要像从前不得不做的那样，匆匆忙忙强吞下未经充分证实的想法。因为那时候可怜的“永恒灵魂”的拯救取决于短暂人生中灵魂的认知能力，人类不得不一下子做出决定——“认知”有一种极大的重要性！我们重新赢得好心情，不怕迷路，去尝试，去暂时接受——一切都不那么重要！——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个人与家族现在才能考虑致力于一种有着了不起价值的使命，这项使命在早先的时代会显得是精神错乱，是蔑视天堂地狱。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做实验！是的，人类可以用自己做实验！最大的牺牲还没有献给认知——确实，从前哪怕只是想一下诸如现在决定我们行动的那些想法，就会是亵渎神明，就会是放弃永恒得救。

502

295 一个词表示三种不同状态。——在激情中，一个人变成了野性、丑陋、不堪忍受的动物；另一个人通过激情自我升华为一种高大、堂皇的姿态，相比之下，他在其他情况下的存在显得很可怜；第三个人变得十分高贵，也经历了最高贵的狂飙突进，他在这个状态中是具有野性美气质的人，只是比他通常所表达的那种了不起的宁静美的气质更深入一个档次：可正是在激情中，他更多地为人所理解，而且恰恰由于这些激情

时刻而更受人尊敬——他朝人们更走近了一步，变得更加亲密。看到这种情况，人们感觉到着迷和惊讶，正是在这时候，人们称之为：神圣的。

503

友谊。——那种对哲学生活的异议认为，如果我们有了哲学，我们就会变得于朋友无益，这种异议绝不会出现在现代人的心中：它属于古代。古代深入而强烈地尽情享受友谊，尽情思考友谊的问题，几乎把它随自己一起带进坟墓。这是古代比我们所占的优势：我们反而不得不显示出理想化的性爱。古代人的所有伟大成就都在以下事实中得到支撑：男人与男人肩并肩站立，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提出要求成为男子之爱的最近、最高，甚至唯一的对象——就像激情教人感觉的那样。也许我们的树由于常青藤和缠在其上的藤蔓而长得不那么高。

504

调解！——难道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孩子学到的东西与男人认知的东西之间进行调解？难道哲学恰好是小伙子的任务，因为小伙子处于孩子与男人中间，有比较折中的需求？如果我们考虑，哲学家现在通常是在什么年龄形成其观念的，那么似乎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是在对于信仰来说太晚，对于知识来说还太早的时候。

505

实践者。——我们这些思想家得首先确立万物的趣味，必要时把它发布出来。实践者最终从我们这里接受这种趣味，他们对我们的依赖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景观，尽管他们对这种依赖知之甚少，而且还如此自视甚高，喜欢避开我们这些不切实际的人。如果我们想要藐视他们的实践生活，他们甚至也会藐视它——为此时不时会有一种小小的复仇欲望把我们激发起来。

506

一切好东西都需要干燥。——怎么！我们非得完全按照产生作品的时代来理解一部作品吗？但是，如果我们恰好不这样来理解它，那么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乐趣、更多惊奇，甚至学到更多东西！你们难道没

有注意到，每一件新的好作品，只要它处于其时代的潮湿空气中，就只有其最小价值——恰恰因为它身上仍然十分强烈地带着市场气息、敌对气息、最新观点的气息，以及今明天之间昙花一现的一切之气息？后来它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枯萎了——而这时候，它才有了一种深色的光泽和好味道，是啊，如果它想要的话，那它就有了宁静的永恒之眼。

507

297 反对真之暴政。——即使我们疯狂到把我们的全部见解都看成是真理的地步，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它们单独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希望真理的独裁和万能；在我看来，它有一种大权力就足够了。可是，它必须能战斗，必须有一个对手，我们必须有时候能够在谎言中摆脱真理而休养生息——否则，它就会变得使我们感到无聊、无力、无品位，还把我们也同样变得无聊、无力、无品位。

508

莫感情用事。——我们为使自己受益而做的事情不应该从别人那里，也不应该从我们自己这里，给我们带来道德赞美；我们为了让自己高兴而做的事情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感情用事，克制感情用事的一切，是所有较高尚的人中间合乎礼仪的举止谈吐：习惯了这种举止谈吐的人会被重新赋予质朴。

509

第三只眼。——怎么！你仍然需要戏院！你仍然这么年轻吗？要聪明起来了，到演得更好的地方，到更有意思也更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去找悲剧和喜剧看吧！的确，在那里仅仅当观众并不十分容易——可是学一下吧！在所有让你感到沉重和痛苦的境况中，即使你自己的激情发作，你也有一扇通向快乐的小门和一个避难所。睁开你的戏院之眼吧，这伟大的第三只眼，它借助另外两只眼睛看世界！

510

298 逃离自己的美德。——一位思想家如果不懂得偶尔逃离自己的美德，那他还有什么用！他甚至应该“不只是一个道德存在物”！

511

诱惑者^①。——诚实是所有狂热信徒的大诱惑者。似乎以魔鬼的形态或一个美女的形态走近路德，却被路德以粗鲁的方式阻挡住的东西，大概就是诚实，也许在比较少见的情况下，甚至是真理。

512

勇于对事。——按其本性对人体贴入微或谨小慎微，但勇于对事的人害怕新相识，害怕较接近的熟人关系，限制其老相识——于是他的隐姓埋名和他的肆无忌惮就在真理中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513

有限和美。——你在寻找有美的教养的人吗？如果这样的话，就像你在寻找美的地带时的情况一样，让即使有限的景色、风光也使自己感到满意。——肯定也有全景式的人，这些人肯定像全景地带一样，让你大受启发，令人叹为观止——但不美。

514

致更强壮的人。——你们这些更强壮、有高傲气质的人，只请求你们一件事：不要把新的负担加到我们这些其他人身上，而要从我们的负担中取出一些来加到你们自己身上，因为你们是更强壮的人！可是你们却喜欢做相反的事情：因为你们想要飞行，因此我们甚至还应该把你们的负担都变成我们的负担来承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爬行才对！

515

美的增多。——为什么美随着文明而增多了呢？因为在文明人那里，有三种情况很少出现，而且越来越少被认为是丑的：第一，感情的最疯狂爆发；第二，身体的极度努力；第三，通过外表引发恐惧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在较低的、危险的文化阶段是如此之大、如此经常，以至于它甚至确立了表情和礼仪，把丑变成义务。

^① 这里的德文原文是 Versucherin，是 Versucher（诱惑者、魔鬼、撒旦）一词的阴性形式，因为尼采在这里所说的“诱惑者”是 Ehrlichkeit（诚实），甚至 Wahrheit（真理、真相），而这两个词在德文中都是阴性。

516

莫让自己的魔鬼进入邻人心中！——让我们现在无论如何坚持这样的观点——亲善与行善造就好人；只是还要补充一句：“前提是他首先有意向对自己亲善、行善！”因为要是没有这一点——如果他逃避自己、讨厌自己、伤害自己——那么他肯定不是好人。这时候，他只是逃入他人心中，避开自己——但愿这些他人留意不要让这事情对他们不利，无论他表面上对他们多么亲善！——可正是逃避和讨厌自我，活在他人心中，为他人而活着——我们至今既下意识地又满怀信心地称之为“无私”，因而也称之为“善”。

517

300 引诱人自爱。——讨厌自己的人，我们不得不害怕，因为我们将成为他的怨恨、他的报复的牺牲品。所以让我们留意如何引诱他爱自己！

518

听天由命。——什么是顺从？这是一个病人的最舒服的状况，他长时间遭受折磨，就是为了找到它，由此而变得很累——这时候却找到了它！

519

受骗。——只要你们想要行动，你们就得锁上怀疑的大门——一个行动者说。——那你不害怕以这种方式受骗吗？——一个沉思者回答。

520

永恒的葬礼。——有人认为可以超越历史而听到连续不断地在墓前宣读的一份悼词：我们曾经埋葬，而且始终在埋葬自己的最爱、自己的想法和希望，曾经为此而赢得，并且现在仍然为此而赢得，骄傲，*gloria mundi*^①，也就是说，墓前悼词宣读时的盛况。由此而一切都应该得到弥补！而墓前悼词宣读者则从来都是最伟大的公共行善者。

521

算不得虚荣。——那个人很欣慰自己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对自己本

① 拉丁文：世界的荣耀。

性的其他方面——几乎其他的所有方面！——他的目光轻蔑地一扫而过。可是，当他像是朝着自己的圣地走去的时候，他从自己的状况中好转过来，认为通往圣地的道路像是踩着宽大平缓的台阶往上攀登——而你们这些残酷的人却因此而称他为虚荣的！ 301

522

无聪之明。——每天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议论，或者干脆思考别人对我们的想法——这会毁掉最坚强的人。因此别人让我们活着，是要每天都言之有理地议论我们！如果我们对他们言之有理或者哪怕想要言之有理，他们就不会容忍我们！总之，让我们为了共同的容易相处而做出牺牲。当别人谈论我们，赞美我们，责备我们，祝福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留意去听，我们甚至也不不要去想这些问题！

523

刨根问底。——对于一个人可以让你看到的一切，我们都可以问：它会不会隐藏了什么？它会不会从什么地方转移了视线？它会不会激发什么偏见？然后还有：这种伪装的巧妙会到什么程度？以及它在哪里搞错了？

524

孤独者的妒忌。——在爱交际与爱孤独这两种天性的人之间是这样一种区别（前提是这两种人都有才智！）：前者从在自己的才智中找到关于同一件事的可诉说的令人愉快的措辞——这使他们同魔鬼本身达成调解——的那一刻起，就满足于或几乎满足于无论哪一件事！可孤独者有其安静的欣喜，有其安静地为一件事而受的折磨，他们讨厌风趣而出色地展示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就像他们讨厌自己情人身上过分讲究的服装一样：这时候他们忧郁地朝她看去，就好像对她想要取悦别人的怀疑一下子涌上他们的心头！这是所有孤独的思想家和有激情的梦想家对 *esprit*^① 的妒忌。 302

525

赞美的效果。——受了大赞美，有人不好意思，有人放肆。

① 法文：才智，精神。

526

不愿成为象征。——我怜悯王公贵族：他们不可以在与人交往中暂时消失一下，所以他们只是在人处于令人讨厌的境况下或伪装中的时候认识人类的；要有某种意义的持续压力最终使他们事实上变成了堂而皇之的废物。——所有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成为象征的人都会是这样。

527

藏匿者。——你们还没有发现那种抓牢并压制自己的欣喜之心，宁愿一言不发，也不愿意毫无廉耻地不要节制的人？——而不愿意被人看透，一再抹去自己在沙地里的脚印，以保持藏匿状态的那种令人讨厌又往往很驯顺的人，你们也还没有发现吧？

528

303 比较罕见的克制。——不愿评判另一个人，拒绝对他加以考虑，这是不小的人性标志。

529

人和民族何以获取荣光。——何其多的真正的个人行为由于我们做出行为之前看出或怀疑这些行为会被误解而被放弃了！——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尤其有着善恶价值的行为。因而，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越是看重个人，我们越是承认个人正确、有优势，那种方式的行为就越敢于暴露出来——于是最终一道诚实的闪光，善恶分明的闪光普照整个时代和民族，以至于他们——例如希腊人——在其衰亡之后仍然在上千年中如有些星辰般继续发光。

530

思想家的拐弯抹角。——在有些人那里，其总体思想的进程是很严格、很坚决果断的，有时候甚至对自己很残酷；但是个别而言，他们很温和、很柔韧；他们带着好意的犹豫，围绕一件事情来回琢磨十遍，但最终他们还是继续走自己严格的道路。这是有许多弯道和偏远隐蔽住所的大河，在其奔流途中的有些地方，大河和自己玩捉迷藏的游戏，并用小岛、树木、岩洞、瀑布为自己写下一首短短的田园诗，然后它又继续

向前，经过岩石，从最坚硬的石头中间挤过去。

531

以另一种方式感觉艺术。——从人们在深刻有益思想的陪伴下，而且只是在深刻有益思想的陪伴下，过着隐居生活，同时又过着社交生活，过着消费的生活，同时又过着被消费的生活之时起，人们要么不再想从艺术中得到任何东西，要么想要得到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改变了自己的鉴赏力。因为以前人们想通过艺术之门有片刻工夫潜入人们现在长久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时人们梦想借此进入一种占有欲得到满足的欣喜之中，而现在人们已经占有。是啊，暂时抛弃人们现在占有的东西，做着可怜巴巴的梦，在梦中自己是孩子、乞丐、傻子——这种时候，偶尔也会让我们欣喜。

532

“爱造就平等”。——爱想让自己所献身的其他人消除任何陌生感，故而它充满伪装和故作相似，它不断欺骗，假装出一种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平等。而这一切如此本能地发生着，以至于恋爱中的女子都否认这种伪装和连续不断的最体贴的欺骗，并大胆宣称爱造就平等（也就是说，它造就一个奇迹！）。——如果一个人让自己被人爱，认为没必要伪装自己，宁愿将此让给恋爱中的另一个人，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可是没有任何一部戏剧比以下情况更错综复杂、更捉摸不透了，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彼此满怀激情，然后各自放弃自我，平等相待另一方，只想和另一方平起平坐，而最终除了应该给自己的东西以外，不再有人知道，自己模仿的是谁，自己为什么要伪装。这种戏剧的美丽的疯狂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好过头了，对于人类的眼睛来说是细腻过头了。

533

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当一个演员观看另一个演员表演的时候，他猜想并看到了什么呀！他知道一个神情中有一块肌肉没有听使唤，他辨别出那些个别地、从容地在镜子前面训练出来而又不愿意变得习惯

于成为整体的小小做作，他感觉到演员在舞台上为他自己的创造感到惊讶，又在惊讶中败坏了创造。——一个画家又是多么不一样地观看一个在自己面前走动的人啊！他尤其立即额外看到了许多东西，以补充在场的景观，从而产生整体的效果；他在心中尝试对同一对象做出好几种阐释，他设立对立面，从而降低整体效果。——但愿我们有这个演员和这个画家的眼睛来看待人类灵魂的王国！

534

小剂量。——如果一种改变要尽可能深入下去，我们就要长期不间断地按最小剂量给出疗药！伟大事物哪能一下子创造出来！我们要留意不要匆匆忙忙地在暴力状态下把我们所习惯的道德状态与一种新的万物评价相混淆——不，我们还要很长久、很长久地继续生活在那种道德状态中，直至我们——大概很晚——觉察到，新的评价在我们心中变成主要的支配力，我们从现在起必须习惯的小剂量支配力，在我们心中建立了一种新的天性。——人们确实开始看透这一点：一种评价的伟大改变的最终尝试，而且在政治问题上，“大革命”不外乎是一种郑重其事而又血腥的江湖郎中手段，它懂得通过突然的危机给虔诚的欧洲带来突然康复的希望——从而使所有政治病人变得不耐烦和危险，直至当下。

535

真理需要权力。——真理本身根本不是权力——尽管奉承启蒙运动的人也许会说相反的话！——真理必然更喜欢把权力拉到它一边，或者影响到权力的方面，否则，它将不断衰亡！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过于充分的证明！

536

拇指夹^①。——若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每个人如何残酷地凭借他的一些私人美德指责碰巧没有这些美德的其他人，就像他以此来拧他们的肉，折磨他们一样，这是很令人生气的。因此我们甚至要人道地同

① 古代欧洲的一种刑具。

“诚实意识”打交道，尽管我们无疑有一个拇指夹来对付它，以便让这些甚至现在还想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全世界的出众的固执己见者痛苦到极点：我们已经把它在自己身上试过了。

537

大师级别。——如果我们在论述时没有出错，也不曾犹豫，那我们就达到了大师级别。

538

天才的道德疯狂。——在某一种类的大才子那里，可以观看到一幕痛苦的、有些部分甚至很可怕的戏剧：在他们最有成果的时刻，他们向上、向远方的飞行似乎和他们的总体体质不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以至于每一次都遗留下一个错误，长此以往，机体就出了问题；可是另一方面，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提到的那些如此高才智的人那里，就可以在各种各样比身体危急状况中的症状更定期反复发作的道德与智力症状中表现出来。于是，难以理解的恐惧、虚荣、仇视、妒忌、受拘束和拘束等情绪突然从他们身上发作起来，像卢梭、叔本华的天性中的那种整个太个性化的、不自由的因素，很可能是一种周期性的心脏病痛的结果：可这是一种神经病痛的结果，这最终是……^①的结果。只要天才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胆量，甚至像疯了一样，不在乎生命、健康和荣誉；我们整日里比雄鹰还要自由地飞翔，在黑昏中比猫头鹰还要安全。可是天才一下子离开了我们，同样，深深的恐惧突然笼罩我们：我们不再理解我们自己了，我们遭受着所有经历过和未经历过之事的痛苦，我们好像在光秃秃的岩石中间，直面暴风雨，同时又像可怜的小孩子的灵魂，害怕瑟瑟作响的声音和影子。——世界上所做之全部恶事的四分之三皆由于恐惧而发生，恐惧尤其是一个生理过程！

539

你们也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对于你们根本不适合认知真实的东

^① 原文中即有此省略。

308 西而感到的恐惧从来没有折磨过你们吗？对你们的感觉太迟钝，对你们的灵敏视觉甚至仍然太粗浅而感到的恐惧从来没有折磨过你们吗？但愿你们注意一下在你们的视觉背后是什么样的意志在支配啊！例如，你们昨天想比别人看得**更多**，今天想跟别人看得**不一样**，或者你们从一开始就渴望找到与人们至今以为已找到之物的一种吻合或与之相反的东西！哦，可耻的欲望！你们如何有时候寻找有强烈影响的东西，有时候又寻找使人宁静的东西——因为你们恰恰是累了！始终充满着秘密的预先规定：真理如何必然是你们、恰恰是你们才能接受的那种东西！或者你们认为，今天，当你们像冬天里一个明亮的清晨一样感到寒冷、干燥，心中一无牵挂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好的眼睛？温暖和狂热不是用来把公正带给一种思想状况的吗？——而这就意味着视觉！好像你们和思想状况打交道尤其可以不同于与人打交道！正是在这种交道中，有同样的道德、同样的正直、同样的内心想法、同样的垂头丧气、同样的恐惧——你们整个可爱也可恨的自我！你们身体上的疲劳将给予事物暗的颜色，你们的高烧将把事物变成洪水猛兽！你们的早晨不是和你们的夜晚不一样地照亮事物吗？你们不害怕在任何认知的洞穴里重新找到你们自己的幽灵，而不是真理在你们面前给自己蒙上的面纱？这不是一出难看透顶的喜剧，可你们还想在其中扮演个角色吗？

540

习得。——米开朗基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了学习，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天性：前者是习得，后者是**天赋**。然而这是以对大学究的全部敬畏说出来的一种迂腐之见。天赋，无论在我们父辈的阶段，还是在更早的阶段，除了一小部分更古老的习得、获悉、练就、养成、获取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是！另一方面，习得之人就是**自我赋予**——只不过习得不是那么容易，不仅是良好意愿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能够**习得。在一个艺术家那里，妒忌或者那种在遇到异样感觉时立即亮出自己的毒刺或不由自主地使自己处于防卫状态而不是在学状态的骄傲往往阻碍习得。拉斐尔，像歌德一样，不妒忌，也不骄傲，因此他们俩都是伟大的习得者，而不仅仅是那种矿脉——即从自己祖先的冰川沉积和历史中浸析形成的矿

309

脉——的开采者。拉斐尔作为在其伟大对手称为其“天性”的养成过程中的在学者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他每天从中搬走一块东西，这位最高贵的小偷。可是在把整个米开朗基罗都搬到自己这里来之前，他死了——而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个新的学习计划的开始，不够完美和完好，正是因为大习得者在其最困难的课程中被死亡所打扰，他所期望的具有正名功效的最终目标也随之而去。

541

我们该如何石化。——像宝石一样慢慢地、慢慢地变硬——最后安静地躺着，实现了永恒快乐。

542

哲学家和老年人。——让夜晚来评判白天是不聪明的，因为太经常的情况是疲惫当了关于力量、成功、善意的判官。同样，对于老年人及其生活判断也应给予最高的警惕，尤其是老年人像夜晚一样，喜爱用一种诱人的新道德来伪装自己，懂得用晚霞、朦胧、祥和而令人渴望的宁静使白日相形见绌。我们对老年人，尤其是对一位老年思想家和智者所表示的尊敬，容易使我们看不见其精神的老化，从而要把藏匿起来的这种老化和疲惫化的特征，也就是说，道德倾向和道德偏见背后的生理现象揭露出来，而不要成为只会表示尊敬的愚人和认知的伤害者。老年人进入幻觉，幻想有一种了不起的道德更新和再生，并从这种感觉出发做出关于事业和生活进程的判断，好像他现在才变得心明眼亮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在这种舒适感和这种满怀信心的判断背后，作为提示者而站着的，不是智慧，而是疲惫。也许天才自信可以视为其中最危险的特征，伟大的或不太伟大的才子往往在这生命的边界才突然感到这种自信：自信自己有独特的地位、特殊的权利。一个受天才自信侵扰的思想家从此认为更加不慌不忙地充当发号施令的天才，而不是去求证的天才，是可以被允许的。然而，大概正是精神的疲劳感觉到需要放松的那种欲望，才是那种自信的最取之不尽的源泉，它按时间来看先于那种自信，尽管可能看上去不一样。然后，在这个时候，按照所有疲劳者和老者对享乐的追求，我们都想要享受自己思想的结果，而不是再次检验、

311 播撒这些结果，而且需要使它们能被接受、可以被享用，需要消除它们当中那些干巴巴、冷冰冰、索然无味的东西。于是老年思想家表面上超越了他人生的事业，但实际上由于把狂热、甜蜜、香料、诗般云雾、神秘之光搅和到一起，而毁坏了这种事业。柏拉图最终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位伟大正直的法国人，这个世纪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作为严格知识的拥抱者和驯服者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那位奥古斯特·孔德，最终也是这样的情况。疲惫的第三个标志：在伟大思想家年轻时心中涌动的抱负，当时得不到满足，现在也老化了，他像一个不再有时间可以失去的人那样，伸手抓取更粗糙、更现成的满足手段，也就是说，抓取具有主动、统治、暴力、征服性质的手段——从现在起，他想要创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构，而不再是思想的大厦。现在对他来说，求证和反驳的王国里那种虚无缥缈的胜利和荣誉算什么！在书中彪炳千秋，让读者的灵魂颤抖地欢呼，又算什么！与此相反，那些机构是圣殿——他很清楚，一座由石头建造的永久性圣殿，比难得的柔弱灵魂的献祭更可靠地使他的神长久保持活力。也许，在这段时间，他甚至第一次发现那种更适用于一个神而不适用于一个人的爱，他的整个天性在这样的阳光照射之下像秋天的水果一样变得鲜嫩甜蜜。他甚至变得更有神性、更美，伟大的老者——而尽管如此，却正是老年和疲惫，允许他以这种方式完全成熟起来，变得安静起来，休憩于一个女子的灿烂的偶像崇拜中。以前那种对真正的弟子，即真正的继续思考者，亦即真正的对手的渴望，那种凌驾于他自己的自我之上的固执渴望，已踪迹全无：那种渴望出自未受削弱的力量，出自自觉的骄傲，任何时候其本身就可能变成他自己学说的对手和死敌——他现在想要的是坚决的党内追随者，可靠的伙伴、后备力量、传令官，气派的随从。他现在完全不再受得了每个向前并领先飞行的精灵都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可怕的孤立状态，他从此适应了敬仰、联盟、同情、爱的对象，最终他也想要像所有宗教信仰徒一样幸运一回，在教区中赞美他所珍视的东西，他甚至为此而发明了一种宗教，只为了掌握教区。智慧的老人就这样生活着，同时不知不觉地陷入如此可悲地接近于教士、诗人式的纵情欢乐的地步，以至于你在这里几乎再也无法回想他那智慧

而严谨的青年时代——他当时头脑中有严格的道德观念，他面对突然的念头和狂想时真正具有男子气概地感到羞怯。当他以前把自己同其他较老的思想家进行比较时，他是为了认真地用他们的强项来测定自己的弱项，从而变得更冷静、更无拘束地对待自己；现在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在比较中陶醉于自己的空想里。以前他满怀信心地想到未来的思想家，甚至幸福地看到自己以后消失在他们那更加灿烂的光芒中；现在折磨他的，是不能成为最终之人，他思考着如何用他将赠给人类的遗产来给人类设限，限定人类必须独立自主地思考，他害怕、诋毁个别才子的骄傲和对自由的渴求——在他之后，不再有人会充分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理智，他自己要作为堡垒永远矗立，思想的汹涌浪涛尤其可以拍击到堡垒上——这些就是他私下的——也许甚至不再是私下的——愿望！可是在这些愿望背后的铁的事实是，他已止步于自己的学说，在其中竖起了他的界碑，他的“到此止步”。通过把自己封为圣徒的方式，他也签发了关于自己的死亡证明：自现在起，他的精神不可以继续发展，他的时代已经结束，指针停下了。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束缚未来人类的机构时，我们无疑可以认为，他已经越过了他的力量的巅峰，他很累，很接近太阳落山的时分。

313

543

莫把激情变成真理的依据！——哦，你们这些乖巧的，甚至高贵的狂热分子，我了解你们！你们想要在我们面前，也在你们自己面前，尤其是在你们自己面前，显得有道理！——一种敏感、敏锐的内疚如此经常地恰恰是在刺激、驱使你们反对你们自己的狂热！然后你们在对这种良知的欺骗和麻醉中变得多么有才智啊！你们多么憎恨正派的人、简朴的人、爱干净的人啊！你们如何避开他们的无辜目光！为他们所代表、你们在自己心中太响亮地听到其声音的那种良知，它是多么怀疑你们的信仰！——你们如何设法蔑视它为坏习惯，为时代病，为对你们自己精神健康的忽视和污染！你们驱使它成为对批评、知识、理性的憎恨！你们不得不伪造历史，从而让历史为你们作证，你们不得不否认美德，从而它不会使你们的偶像和理想相形见绌！在需要理性依据的地方，你们

却亮出色彩缤纷的图像！亮出表达的炽热和威势！银色的迷雾！仙境般的夜色！你们懂得亮暗兼用，用光来遮蔽！而实际上，当你们的激情达
 314 到了大发作的程度时，你们对自己说出如下之言的时刻就来到了：现在
 我为自己赢来了问心无愧，现在我心灵高尚、勇敢无畏、自我克制、出
 类拔萃，现在我诚实正派！你们多么渴望这样一些时刻：这时候，你们
 的激情让你们在自己面前显得充分绝对有理，显得几乎就是无辜的；你
 们在斗争、陶醉、狂怒、希望中忘乎所以，摆脱一切怀疑；你们命令道：
 “不像我们这样忘乎所以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何为真理，何处有真
 理！”你们多么渴望在这种状态——即理智堕落的状态——中找到分享你
 们信仰的人，借他们的火点燃你们的火焰！哦，为了你们的殉道！为了
 你们神圣地说出的谎言之胜利！你们非得如此之多地损害自己吗？——
 你们非得如此吗？

544

现在我们如何从事哲学思考。——我也许察觉到，我们那些从事哲
 学思考的年轻人、女人、艺术家现在要求于哲学的，恰恰是与希腊人对
 哲学的接受相反的东西！没有听到贯穿柏拉图对话中论辩双方发言的经
 久不息欢呼的人，没有听到关于理性思维新发明的欢呼的人，懂得什么
 柏拉图，懂得什么古代哲学呢？那时候，当人们从事严谨、冷静的概念
 游戏，概括、反驳、限定游戏的时候，灵魂充满陶醉——充满那种也许
 315 地谈论辩证法这种“神的艺术”。但是，那种古老的东西是习俗范围内的
 思考，对于这种思考，只有纯粹固定的判断、固定的原因，除了权威
 的理由，没有别的理由，所以思考就是背地里说话，说话、交谈的全部乐
 趣都必然在于形式。（无论在哪里，只要内容被看成永恒的、到处都有效
 的，那么就只有一种伟大的魔法：形式——也就是说，流行样式——不
 断变化的魔法。希腊人对荷马时代以来的诗人，以及后来对雕塑家的欣
 赏，不在于原创性，而在于原创性的相互作用。）正是苏格拉底发现了另

一种魔法：因果的魔法，依据与结论的魔法。我们现代人已如此习惯于逻辑这种必需品，接受了逻辑教育，以至于它作为正常的口味留在我们的舌尖上，可是它必然让贪婪者与狂妄者感到厌恶。这些人喜爱的，是和这种口味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他们的更高的志气简直太愿意让自己相信，他们的灵魂是例外，不是辩证、理性的存在，而是——“直觉的存在”，具有“内在感觉”或“理智直觉”。然而，他们尤其想成为“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有天才的头脑、魔鬼的身体，因而也有对精神世界和肉体世界的特权，尤其有不可理解的神的特权。——这就是现在也算作哲学思考的东西！恐怕他们总有一天会察觉到，他们搞错了——他们想要的是宗教！

545

可是我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很愿意做出通达人情的样子，可是我们不会放过你们！难道我们不会察觉到，你们把自己表现得比你们的实际情况更有经验、更深刻、更激烈、更无缺陷吗？就像我们甚至在那位画家对画笔的运用中都能很好地感觉到一种狂妄，就像我们甚至能很好地听到那位音乐家如何通过引入主题的方式而想把主题冒充为比实际情况更高尚。你们在自己心中体验过历史吗？体验过动荡、地震、漫长持久的悲伤、闪电般的幸福吗？你们曾和大大小小的蠢人一起愚蠢过吗？你们真的经历过好人的疯狂和痛苦吗？也经历过最坏之人的痛苦和他们那类幸福吗？有过这些体验和经历之后再跟我谈论道德吧，不然就作罢！

316

546

奴隶和理想主义者。——爱比克泰德式的人确实不合现在努力追求理想之人的口味。他的举止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不知疲倦的目光转向内心，万一有一次转向外部世界，他的眼睛就流露出封闭、谨慎、不好交际的眼神，而且干脆就沉默或者少言寡语：一切最严格的大无畏的标志——对于我们的那些尤其渴望扩张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尽管如此，他不狂热，他讨厌我们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表演和自吹自擂：他高傲地自视甚高，却不愿意打扰别人，他给予人某一种温柔亲近，却不想破坏任何人的好心情——他甚至可以笑脸相迎！这是这个理想中

大量的古代人性！然而，最美的事情是：他完全没有对上帝的恐惧，他严格相信理性，他不是宣讲忏悔的布道者。爱比克泰德是一个奴隶，他的理想之人没有等级，又可能属于所有等级，可是尤其可以深入到底层大众那里找到他，他作为一种普遍的奴役状态中的安静、自我满足的人，
 317 独自外向地捍卫自己，持续生活在最高的无畏状态中。他和基督徒的区别尤其在于，基督徒生活在希望里，生活在“难言的美好事物”的空话敷衍里，他允许接受馈赠，期待并接受来自神圣之爱、神圣之恩典的最佳之物，而不是期待和接受来自自己的东西；而爱比克泰德不希望，也不想被赠予最好的东西——他已拥有它，他无畏地把它握在手里，如果整个世界想把它从他手里夺走，他就提出整个世界无权占有它。基督教是为另一类古代奴隶，为意志薄弱、理性脆弱的人，也就是说，为奴隶中的大多数而建立的。

547

精神的暴君。——对知识的认识过程现在不再因为恰好有人可以活到七十岁而被看作太长久。从前，一个人要赶在这一段时间内穷尽认知，并按照这种普遍愿望来评价各种认知方法。具体的小问题、个别的小尝试都受到蔑视，人们想要走最短的捷径，人们相信，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针对人而设置的，所以万物的可认知性也是建立在一种人生节奏的基础之上的。一下子用一句话解决一切——这是隐秘的愿望：在戈尔迪之结^①或哥伦布的鸡蛋^②的形象之下思考使命。人们不怀疑，有可能在认知中也按照亚历山大或哥伦布的方式来达到目标，用一个答案对付所有的问题。“有一个谜要被解开”，这成为哲学家眼中的生活目标；然后就要找到谜，把世界的问题精简成最简单的谜语形式。要成为“世界
 318 之谜的解谜者”的漫无边际的抱负和欢腾，构成了思想家的梦想：任何事情对他来说，如果不是可以帮他穷尽一切的某种手段，那就不值得他做出努力！这样，哲学就是一种为精神的暴君统治而进行的最高级别的

① 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按神谕，能入主亚洲者才能解开此结，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利剑将其斩开。

② 指按照事实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却又很辉煌的想法或发现。

搏斗——一种这样的统治是为一个非常幸运、精细、有创造才能、果敢、强有力的人保留和准备的——一个唯一之人！——没有人怀疑这一点，而不少人，最终还有叔本华，都误以为自己是这个唯一之人。——由此可知，知识总体说来，至今都由于其追随者的道德局限而止步不前，今后得以一种更高尚、更宽容的基本感觉来从事知识探讨。“与我何干！”——未来的思想家的门框上这样写着。

548

对强力的胜利。——如果我们考虑到，至今被尊奉为“超人的智慧”、“天才”的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得出令人悲伤的结论，认为人类的理智就整体而言必然是十分低下而不足取的东西：要马上感觉到自己大大超越于理智之上，至今都不需要什么智慧！啊，为了“天才”的廉价名声！它的王位何等迅速地确立起来，对它的顶礼膜拜已成风俗！我们始终跪在强力面前——按照古代奴隶之习惯。可是，如果在何种程度上值得尊敬这一点得到确认，那也不过是强力中的理性的程度在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一定要精确测量，强力在多大程度上被更高的东西征服，充当为其服务的工具和手段！然而，干脆就没有什么眼睛能做这种测量，对天才的测量甚至多半还被看成一种亵渎。也许，最美的东西始终出现在黑暗中，几乎还没有诞生，就沉入永恒的黑夜——即那种强力的奇观，那种强力不是把天才运用到作品上，而是运用到作为作品的自己身上，也就是说，运用到他自己的驯服上，运用到他的想象力的净化上，运用到对蜂拥而来的任务和突发奇想进行的整理和挑选上。伟大的人恰恰在需要人尊敬的最伟大的事情上像一颗太遥远的星星一样，是看不见的——他对强力的胜利，始终没有任何人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因而也没有歌和歌唱者。对于所有过去的人类，人们始终还没有确立起伟人的等级。

319

549

“逃避自我”。——那些内心经常受煎熬的人，他们对自己，像拜伦或阿尔弗雷德·德·缪塞^①那样，缺乏耐心、阴沉忧郁，在所做的一切事

^①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情中，都像不断奔跑的骏马。他们从自己的创作中得到了一种几乎使血管都要爆破的短暂乐趣和热烈感情，却随即碰上了格外严冬般的寂寞和苦恼，他们在心中如何能忍受得了！他们渴望融入一种“忘我状态”：如果有这样一种渴望的人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去和上帝融合，“与其完全合而为一”；如果他是莎士比亚，那么他就首先满足于融入最富有激情的生活之图像；如果他是拜伦，他就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感情、作品更让我们摆脱自我。也许，行动的欲望归根结底不过是逃避自我？——帕斯卡会这样问我们。而事实上！这个命题在行动的欲望之最高典范那里是会得到证实的。不过，让我们借用精神病医生的知识、经验来合理地考虑一下——古往今来最渴望行动的人中有四个是癫痫病患者（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也同样遭受这样的病痛。

320

550

认知与美。——如果人们像一如既往所做的那样，把他们的敬仰和幸福感保留给想象和伪装的行为，那么他们在遇到想象和伪装的对面时感到冷漠和兴趣索然，就毫不奇怪了。洞察力迈出的可靠、确切的最小步子和进步所引起的欣喜，如此多的人从现在的知识方式中大量感受到的欣喜——这种欣喜暂时不为所有习惯于始终只有在脱离现实，在跃入外观的深渊中去时才变得欣喜的人所相信。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甚至对最丑现实的认知也是美的。同样，经常而大量认知的人，最终远不会认为现实的巨大整体是丑的，对这个现实的发现总是让他感到幸福。那么，究竟有没有“自在之美”呢？认知者的幸福增加了世界的美，使生存的一切更加灿烂；认知让自己的美不仅环绕万物，而且长久停留在万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能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作证！这时候，我们又回想起一桩古代的经验：两个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极其不同的人，关于不仅对他们或对人类来说构成最高幸福的東西，而且对最高幸福本身，甚至对极乐境界的诸神来说构成最高幸福的東西，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它在认知中，在发现与发明的训练有素的知性活动中（绝不在德国的神学家和半神学家所谓的“直觉”中，不在神秘主义者所谓的异象中，同样不在实践家所谓的作为中）。笛卡尔和斯宾

321

诺莎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他们一定在认知中得到了何等的享受！因此而成为万物的赞颂者，这对他们的诚实而言将是何等的危险啊！

551

关于未来的美德。——世界变得越可理解，任何方式的庄严就越减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畏惧是我们遇到陌生神秘事物时突然感到的、教我们倒在不可理解事物面前请求饶恕的那种敬畏的基本要素吗？而世界会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恐惧而失去对我们的魅力吗？随着我们越来越不恐惧，我们自己的尊严和庄严，我们自己的威慑力，不会也缩水吧？也许，自从我们更有胆识地思考世界、思考我们自己以来，我们对世界和我们自己更不以为然了？也许，有一种未来，到那时这种思考的胆识将增长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它作为极端的高傲，感觉自己凌驾于人与物之上——到那时，智者作为最有胆识者会把自己和生存都看成自己底下的最低者？——这种胆识离一种无节制的慷慨不远，至今都是人类所欠缺的。——哦，诗人却还想要重新成为他们暂时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向我们讲述某种可能事物的先知！现在，现实的事物与过去的事物正在被而且必然被越来越多地从他们手中取走——因为无害的伪币制造之时代已经结束！但愿他们会让我们提前感受到某种未来的美德吧！或者感受到绝不会在人间有，尽管可能在世界某个地方有的美德——感受到美之紫光星云和整个银河系！你们在何处，你们这些探讨理想之星相的天文学家？

322

552

理想的利己主义。——有一种比怀孕更神圣的状态吗？在宁静的信念中做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我们身上的生成者^①！这必然提高它的神秘价值，我们想到这种价值就欣喜万分！这时候，我们避开许多事情，不必拼命勉强自己！这时候，我们抑制住激愤之词，伸出和解之手：孩子应该从最温文尔雅、最优秀的一切中成长起来。我们

^① “生成 (Werden)” 在尼采思想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在这里，原文中用的是 das Werdende 的第三格，指形成中的孩子或思想等。为了和尼采关于“生成”的思想相一致，此处译为“生成者”。

会为我们的无情和生硬感到恐惧：就好像这样是给这最可爱的未知者的生命之杯中滴入了一滴祸害！一切都被遮掩，隐隐约约，我们对最终会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我们等待着，努力做好准备。这期间，我们身上有一种纯净而又令人纯净的、深刻的不承担责任之感，几乎就像观众在拉上的帷幕面前的感觉一样：它发育，它出现——我们手中不掌握任何东西，可以决定其价值及其到来的时刻。我们仅依赖于一切间接的、可以发挥祝福和防卫作用的影响。“这里发育的，是某种比我们的实际情况更伟大的东西”——这是我们最隐秘的希望：我们为它准备好一切，要让它顺利降临世上——不仅是有用的一切，而且有我们灵魂的真诚及其献上的花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生活在这种庄严气氛中！而无论孕育的是一个思想，还是一个行为——我们同一切本质的实现，都只能是孕育的关系，让“要”和“创造”的狂妄之言随风而去吧！这是真正理想的利己主义：总是操心、照管、让灵魂宁静，从而我们的生育能力可以有美好的结果！所以，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我们操心、照管着所有人的利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情调，那种高傲而温和的情调，是一种精油，涂得我们浑身都是，甚至涂到了不安的灵魂上。——然而，孕妇都是脾气古怪的！那就让我们也脾气古怪一下吧！如果别人脾气古怪，我们就不要责怪他们了！甚至在这样的事情变成了坏事和危险的时候——让我们在对生成者的敬畏中不要落后于世俗正义，因为世俗正义都不允许法官和刽子手碰一个孕妇！

553

绕来绕去。——这整个哲学绕来绕去，是要去向何方？除了把一个坚持不懈的坚强本能，一个向往和煦的阳光、向往晴朗流动的空气、向往南方的植物、向往大海的气息、向往转瞬即逝的肉蛋果品、向往饮用的热水、向往整日里安静的漫游、向往少言寡语、向往非凡而谨慎的阅读、向往独处、向往爱干净爱简朴爱军事化的习惯，一句话，向往恰恰最合乎我的口味、最有益于我的万事万物的本能，差不多转化成理性以外，哲学还做了些什么？一种归根结底是适合于个人特种饮食之本能的哲学？一种在我脑袋中绕着弯路寻找我的空气、我的高度、我的气候、

我的健康方式的本能？有许多其他的，肯定也是许多更高的哲学高坡，而不只是这样一些比我的哲学高坡更阴暗、更苛求的哲学高坡——也许高坡总体而言不过是如此个人的本能所走的理智上的弯路呢？——这时候我以一种新的眼光看着一只蝴蝶小心而孤独地高高飞舞在湖边的岩石之上，那里生长着许多不错的植物：它飞来飞去，毫不在乎自己只还有一天时间可活，毫不在乎自己易受伤害的翅膀无法承受夜晚的寒冷。它大概也有一种自己的哲学，尽管它不会是我的哲学。 324

554

前行。——如果我们赞美进步，我们只是赞美运动和不让我们停留在原地的人——有时候，尤其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埃及人中间的话，这样就是做了许多事情的。然而，在运动乃所谓“不言而喻”的行为的欧洲——啊，但愿我们能明白其中一些事情！——我赞美前行和前行者，亦即一再把自己丢下，根本不考虑是否另外还有人跟在后面。“无论我在哪里停下，我都发现我独自一人：我停下来干什么！旷野还大着呢！”——一个这样的前行者如此感受。

555

最小一点点已足够。——如果我们知道最小一点点事情就足以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我们却没有避免。——思想家得在心中有一个关于他仍然特别想要经历的万事万物的大概准则。

556

四善。——对我们自己和一般是我们朋友的人要正直，对敌人要勇敢，对战胜者要宽宏大量，要有礼貌——任何时候。四种基本美德如此要求我们。 325

557

向敌人进军。——当我们向敌人进军的时候，糟糕的音乐、糟糕的理由听起来也多么感人！

558

可也不要藏起自己的美德！——我爱清澈如水的人，借用蒲柏的话，

他们甚至连“水底的不洁都让人看到。”可就连这些人，也还有一种虚荣心，当然是一种罕见的、升华了的虚荣心：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想让大家只看见不洁而不在意使不洁有可能被人看见的水之清澈。只有释迦牟尼佛用以下表达方式设想了这些少数人的虚荣心：“把你们的罪展示给人看，把你们的美德隐藏！”可是这意味着，不给世人看一部好戏——这是一种有失品位的罪。

559

“别太过分！”——一个人多么经常地劝说要为自己设定一个他无法实现的、超出他能力的目标，为的是至少实现其能力在最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事情！可这种做法真的可取吗？按照这种准则生活的最优秀的人及其最优秀的行动，岂不恰恰因为他们过多的紧张而必然得到某种夸张、扭曲的东西吗？由于我们总是看到搏斗的竞技者、非凡的姿态，却哪儿也看不到戴着花环、洋洋得意的胜利者，所以世界不是笼罩在失败的灰色朦胧之中吗？

560

取决于我们之事。——我们可以像一个园丁一样来照料自己的本能，而且很少有人知道，可以像培育架子上的鲜美水果一样来多产地、有益地培育愤怒、同情、深思、虚荣的萌芽；我们可以以一个园丁口味的好恶，几乎是按照法国的或英国的或荷兰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培育；我们也可以让自然来管理，只不过时不时地照料一下修饰、清洁的工作；最后，没有任何知识和深思熟虑，我们还可以让植物在自然的庇护和为难中长大，让它们在相互之间将它们的斗争进行到底——确实，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种荒野中得到自己的快乐，恰恰也愿意得到这种快乐，尽管我们也因此而遇到麻烦。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取决于我们呢？大多数人不是像相信完成的、充分发育形成的事实那样相信自己吗？大哲学家们不是仍然以性格不变的学说给偏见打上他们自己的印记吗？

561

让自己的幸福亦放光芒。——正像画家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现实中天

空的那种深邃明亮的色调，不得不把他们画风景画需要用的全部颜色都拿来，画出的色调还是比天空所展现的要差一点；正像画家用这种手段实现了一种光泽上的相似性和与自然色调相匹配的色调的和谐——无法企及幸福之光的诗人与哲学家也必然懂得自助：他们给万物涂上比实际情况暗上几个档次的色彩，于是他们擅长使用的光亮就几乎产生阳光的效果，相似于完美幸福之光。——赋予万物以最黑、最阴暗色彩的悲观者只使用火焰和闪电，天国的荣耀，以及有着刺眼光度、使眼睛感到困惑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光明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加惊恐，让人在万物中预感到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恐怖。

562

定居者和游离者。——只有在地下世界里，我们才能看上一眼像一道永恒的海上荧光围绕奥德修及其同类的所有那种冒险家至福的阴暗背景——那种我们从此不能忘怀的背景：奥德修的母亲死于忧伤和对其孩子的盼望！一个人居无定所，另一个人，定居者、柔弱者，因此而心碎。从来都是这样！忧伤撕碎了那样一些人的心：他们体验到，恰恰是自己最爱之人抛弃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信仰——这是自由思想家造成的悲剧，他们有时也明白这样的悲剧！这时候他们必然像奥德修那样来到死者中间，消除其忧伤，抹去其柔弱。

563

世界道德秩序的妄想。——要求对每一个过错都做出忏悔、付出代价的永恒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认为有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存在是一种可怕的、用途极为有限的妄想；就像认为被感觉为罪的一切都是罪的想法，同样是一种妄想。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关于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看法，使人们如此精神错乱！

564

与经验同在！——就连伟大的才子也只有其五指宽的经验——他们的思考止步于紧挨其经验的地方，然后他们无尽的空间和他们的愚蠢便开始了。

565

尊严和无知结盟。——在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彬彬有礼、幸福快乐、富于想象；当我们学了足够多的东西，目明耳聪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显示出更多的灵活和优美。可是，我们理解得如此之少，信息如此匮乏，所以我们拥抱一事物，并因此而使自己讨人喜欢之类的事情就很少发生：我们宁愿僵硬、漠然地穿越城市、自然、历史，为这种姿态和冷漠而感到某种骄傲，好像这是优越使然，甚至我们的无知和我们对知识的一点点渴望也特别擅长于充作尊严和性格而高视阔步。

566

329

廉价生活。——最廉价、最无害的生活方式是思想家的生活方式，因为为了立即说出最重要的事情，他最需要的恰恰都是别人藐视、剩下的事物。然后，让他快乐很容易，但他不了解通往快乐的任何昂贵道路；他的工作不艰苦，几乎像在南欧一样；他的日日夜夜都不曾被内疚败坏过；他运动、吃、喝、睡，都以使他的精神更宁静、更强健、更清醒为原则；他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高兴，没有理由惧怕它；他不需要社交，除非是偶尔为之，只是为了随后可以格外温柔地拥抱自己的孤独；他用死者，也就是说，曾经活过的最优秀者，来代替生者，甚至代替朋友。——让我们考虑一下，是否正是与之相反的欲望和习惯，把人们的生活变得昂贵，因而艰难，往往无法忍受！——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思想家的生活是最昂贵的——对于他来说，没有太好的东西，而恰恰惦记最好的东西，在这里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惦记。

567

在战场上。——“我们必须超物所值地愉快对待事物，尤其是我们长时间超物所值地认真对待事物。”——勇敢的认知士兵如是说。

568

330 诗人和鸟。——凤凰鸟给诗人看一个发着灼热的光、正在被烧成灰烬的卷轴。“不要惊慌！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更没有反时代

的精神，所以它必须被烧掉。然而这是一个好兆头，有各种各样的朝霞。”

569

致孤独者。——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自言自语里不能像在公共场合一样尊重别人的荣誉，那我们就不是正派人。

570

损失。——有些损失将一种崇高传达给灵魂，使之停止哀泣，像默默地漫步在高大的黑松柏林子里。

571

灵魂的战地药箱。——最强的治疗手段是什么？——胜利。

572

生活应抚慰我们。——如果我们像思想家那样通常生活在思想和情感的大洪流里，甚至在夜间我们的梦中也仍然追随这洪流，那么我们就渴望从生活中得到抚慰和宁静——而另一些人在致力于沉思时，恰恰想要从生活中得到休息。

573

蜕皮。——蛇要是不能蜕皮，就完蛋了。那些我们阻碍其交流看法的人才也一样，他们就不再是才子了。

574

不要忘记！——我们升得越高，对那些不能飞翔者来说，我们就显得越小。 331

575

我们这些精神的飞船驾驶员！——所有这些飞向远方、最远方的勇敢之鸟——当然！在某个地方，它们将不再能继续往前飞，而要驻足于船桅或贫瘠的礁石上——还要为这可怜的落脚之处而感激涕零！可是谁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面前再没有巨大开阔的道路，说凭它们的能力只能飞到此地为止！我们所有重要的教师和先行者最后都驻足了，疲

惫地停下的姿态绝不是最高贵、最优美的，甚至你我也将如此！可是这对你我有何意义！其他鸟将继续飞行——我们的这种判断能力和深信不疑同其他鸟一起赛着向上向外飞行，它们在我们头顶之上，在我们头脑的软弱无力之上，直登高处，从那里向远方望去，见到一群群比我们强健得多的鸟，它们将努力前往我们努力前往的地方，那里的一切仍然是海、海、海！——而我们究竟意欲何往？我们究竟是否想要越过大海？这种比任何一种情欲都更强地影响我们的强大欲望要把我们扯向何处？可是为什么偏要朝这个此前所有人性的太阳都在那里沉沦的方向上去呢？也许将来人们会在背后议论我们：连我们，在驾船西行中，也希望抵达某个印度——可是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漫无边际中触礁遇难吗？或者，我的兄弟们？或者？

墨西哥拿的田园诗

杨恒达 译



放逐者王子

335

我悬挂在弯弯树枝上，
高高俯瞰大海和山丘：
一只鸟请我来此做客——
我飞向它，歇了又歇，
我拍击着娇小的翅膀。

银白色的大海已熟睡，
我的满腹怨言也入眠。
我忘记了目标和港口，
忘记了恐惧、颂扬、惩罚：
现在我随任何鸟飞去。

只是一步步——此非生活！
总是迈腿疲惫又沉重！
我在风中被平地卷起，
我喜欢这样展翅滑翔：
跟在每一只鸟的后面。

理性？——这是一件坏事，

理性和舌头踉踉跄跄！
飞行给予我新的力量，
教给我更美好的事情，
歌唱、玩笑、滑稽歌舞剧。

孤独地思考——这很聪明。
孤独地唱歌——这很愚蠢！
听我以我的方式唱歌，
请你们围坐在我周围，
你们这些美丽的小鸟！

人称“小天使”的小帆船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现在一条船，但曾经是一女孩，
啊，仍然始终是一女孩！
因为我的精巧舵轮
始终围着爱转动。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我被用上百小旗装饰，
而最俊的船长作为
百旗中为首的小旗，
趾高气扬地在我的舵旁。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凡有火焰为我而红火之处，
我都像一头小羔羊，
跑在我自己的道路上：
我始终都是这样一头小羔羊。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你们大概以为，我会像
一条小狗一样吠叫？
我会满口冒汽冒火？
啊，我的小口乃魔鬼之嘴！

337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有一次，我说了恶毒之语，
使我的最爱之人逃逸
到无处可逃之境：
是的，他死于这恶毒之语！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几乎没有听见，我从礁石
跳到地上，折断一根肋骨，
以至于亲爱的灵魂离去：
是的，它从这根肋骨处离去！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我的灵魂，像一只小猫，
跳了一、二、三、四、五下，
然后纵身跳入小船：
是的，它有敏捷的爪子。

小天使，人们如此称呼我——
现在一条船，但曾经是一女孩，
啊，仍然始终是一女孩！
因为我的精巧舵轮
始终围着爱转动。

牧羊人之歌

(致我的邻居，叙拉古的忒奥克里特*)

我内脏疼痛躺着——
遭受臭虫的咬啮。
那边有光和噪声！
我听见她们跳舞。

她本欲在此时刻
悄悄溜到我跟前。
我如狗一般等待——
无任何迹象出现。

路口，如她所承诺？
她如何会说谎言？
或她追随每个人，
像我的山羊一样？

她的丝裙何处来？——
啊，岂非我的骄傲？

* 忒奥克里特，古希腊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被认为是田园诗之父。

仍还有一些公羊
居住在这个树林？

热恋的等待让人
多么混乱与恶毒！
闷热之夜花园里
长出有毒的蘑菇。

爱犹如七恶一般，
耗尽我人生一切——
我几乎不想进食。
再见，亲爱的洋葱！

月亮已沉入大海，
所有星星皆疲倦，
灰蒙蒙晨曦显现——
我愿意就此死去。

小女巫

339

只要我身仍俏丽，
虔诚便有所值。
人知上帝爱女人，
且爱恋俏丽之女。
他肯定愿意原谅
可怜的小修道士，
像有些修道士般
喜欢和我在一起。

不要老耄的教父！
不，要年轻又红润，
常如隐约的内疚，
充满嫉妒和困顿。
我不爱老迈之人，
他不爱年老之辈：
上帝安排这一切，
多么神奇又智慧！

教会很懂得生活，

它检验心与外表。
它总是要原谅我——
是啊，谁不原谅我！
我撅嘴悄声说话，
屈膝行礼，走出去，
犯下新的小罪过，
以抹去老的罪愆。

愿爱恋俏丽女子
并原谅自己患有
如此心病的上帝，
在人间受到赞美。
只要我身仍俏丽，
虔诚便有所值：
若为蹒跚之老妪，
只有魔鬼会娶我！

夜间的秘密

昨夜万物入睡时，
几乎无风犹豫地
叹息着刮过小巷，
枕头不让我安宁，
还有罂粟和一切
安眠剂——问心无愧。

最终我放弃睡眠的
打算，奔向海滩。
明月下夜色温柔——
温暖海滩人与舟，
牧人与羊皆瞌睡——
瞌睡中小舟离岸。

一小时复一小时，
或者是一年？——我的
意识和思想突然
降为永恒的统一，
一个无限的深渊

张开大口：既往矣！

——晨临：黑色深渊上
立一舟，休憩，休憩——
喝问发生了什么？
立刻有上百喝问：
发生了什么？有血？——
无事发生！我们睡，
大家睡——啊，多么好！

“*Pia, caritatevole, amorosissima*”*

(在 *campo santo***)

341

哦，姑娘，还有你的羔羊，
它有柔软卷曲的羊毛，
从两者的眼睛里
放射出光芒和火焰。
你这可爱顽皮的家伙，
你这远近都惹人爱的宝贝
如此虔诚，如此心地善良，
最有爱心的人！

什么东西如此早地扯断链条？
是谁伤了你的心？
最亲爱的你，谁会
爱你爱得不够？——
你沉默不语——可是
温情脉脉的眼睛几乎流泪：
你沉默不语——因渴望而死，
最有爱心的人？

* 拉丁文：“虔诚的、仁慈的、最有爱心的”。这里指的是，在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斯塔格利诺墓园里有一块墓碑上刻有一个少女及其羔羊的像，还刻有上述几个拉丁文词的铭文。

** 意大利文：墓园。

信天翁鸟

哦，奇迹！它仍在飞行？
它登高，翅膀却在休息？
什么携它前往高处？
何为其目标、途径、意志？

它飞向最高处——现在甚至
上天都抬举胜利的飞行者：
现在它静静地休息、翱翔，
遗忘了胜利和胜利者。

有如星星、永世一般，
它生活在生命避开的高处，
甚至同情嫉妒——
看见它翱翔者亦高飞！

哦，信天翁！它以永恒
欲望驱使我前往高处。
我想起你：泪流满面——
是的，我爱你啊，信天翁！

鸟的判断

最近在幽暗的树下，
我坐着休憩养神，
我听到嘀嗒，轻轻的嘀嗒，
优美地，有如在打节拍。
我变得生气，做出怪脸——
然而我最终让步，
竟然像一位诗人，
自己也一起说着嘀嗒。

在我的诗句酝酿中
音节一个个蹦出来，
我不得不突然大笑，
笑了整整一刻钟。
你，一位诗人？你，一位诗人？
你的脑瓜子如此糟糕？——
“是的，先生，您是一位诗人”，
啄木鸟耸耸肩说。

快乐的知识

杨恒达 译



快乐的知识
（“la gaya scienza”）

对于诗人和智者来说，万物都是友好而神圣的，所有经验都是有益的，所有日子都是庄严的，所有人都有神性。

——爱默生

[1882年版格言]

我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从不向任何人模仿任何事情，而是——嘲笑每一位不自我嘲笑的大师。

——在我房子的门框上

[1887年版题词]

第二版前言

1

此书需要的也许不仅仅是一篇前言；而前言再多，最终仍然会有怀疑：前言是否会使没有类似体验的某个人更接近于本书的体验呢？本书像是用融雪之风的语言写成的：其中有傲慢、不安、矛盾、四月的天气，乃至人们不断被提醒冬天的临近，同时又被提醒对正在来临、必然来临、也许已经来临的冬天之胜利……感激之情源源不断奔涌而出，好像刚发生了最意外的事情，这是一个康复中的病人的感激之情——因为康复就是这种最意外的事情。“快乐的知识”：这意味着一个思想者的农神节^①，他耐心地——耐心地、辛劳地、冷漠地、不屈不挠却又无希望地——抵挡了长期的可怕压力，现在希望——对健康的希望、对康复的陶醉——一下子朝他袭来。在此期间，出现许多非理性的、愚蠢的事情，许多戏弄人的体贴甚至被浪费在长着带刺毛皮、不适合被抚摸被引诱的问题上。整本书不过是在长期贫困和虚弱无力之后的娱乐，是对力量回归的欢呼，是对明后天新觉醒信念的欢呼，是对未来、对临近之冒险、对重新敞开之大海、对重新被允许相信的目标有突然的感觉和预感而发出的欢呼。现在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年少气盛时就是这一片沙漠、精疲

345

346

^① 农神节又译萨杜恩节，是罗马人冬天的节日。在节日里，通常的社会等级约束被抛开，主人与奴仆的身份互换。

力竭、信仰缺失、麻木不仁，这种未老先衰，这种又被拒绝痛苦结论的自负暴政超越的痛苦暴政——而结论是安慰——这种极端孤独——它是一种正当防卫，专门对付变得病态而又目光敏锐的人性蔑视；这种对认知中遭受的苦澀、辛酸、痛苦的基本限制，如从一种不谨慎的精神食谱和精神骄纵——人们称之为浪漫主义——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恶心所规定的限制那样——哦！谁会像我一样重新体验这一切啊！可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会原谅我的，将不止是一点点愚蠢、一点点顽皮、一点点“快乐的知识”——例如这次附加于本书的几首歌——一位诗人在其中以难以原谅的方式取笑所有诗人的几首歌。啊，这位复活者不得不向其发泄自己恶气的，不仅是诗人及其美好的“抒情之感”：谁知道他在寻找着一种什么样的牺牲品呢？谁知道一种由滑稽模仿题材构成的什么样的怪兽将马上把他刺激起来呢？“*Incipit tragoedia*”^①——这是这本可疑而又不可疑之书结尾所意味的意思：大家注意了！某种极其糟糕、恶毒的东西将要宣告来临：*Incipit parodia*^②，这是毫无疑问的……

2

347 ——可是让我们离开尼采先生：尼采先生恢复健康，跟我们有何相干？……一个心理学家很少知道一些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如健康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如何之类的问题，至于遇上他自己得病的情况，他会以他全部的知识好奇探究他的疾病。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个人，你就也需要个人的哲学。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在有些人那里，哲学思考是他们的缺陷；在另一些人那里，哲学思考是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前者需要哲学，尽管它只是作为一个支撑点、一种安慰、一种药品、一种拯救、一种升华、一种自我异化；在后者那里，哲学只是一种美丽的奢侈，最多也只是一种洋洋得意地表示感激时的快感，这种感激最终仍然得用全宇宙的大写字母将自己写在概念的天堂上。可是在前一种更普遍的情况下，如果危急状况促进哲学思考，就像所有有病的思想家那样——也

① 拉丁文：悲剧开始。

② 拉丁文：滑稽模仿开始。

许有病的思想家在哲学史上占优势——那么本身就遭受疾病压力的思想要成为什么呢？这是涉及心理学家的问题：而在这里，做实验是有可能的。就像一个旅行者，他决心在某一个钟点醒来，然后平静地安然入睡，所以我们哲学家也一样，如果我们病了，我们就暂时全身心地听命于疾病——我们就好像对自己闭上了眼睛。正像旅行者知道，某种东西不睡觉，某种东西在数着时间，并将叫醒他一样，我们也知道，一到关键时刻我们就醒了，然后某种东西跳将出来，将人当场逮住，我的意思是说，当思想者处于虚弱、悔过、屈服、顽固不化、含糊不清以及任何名目的思想者的病态之中的时候，这些状态在健康的日子是遭到思想者的高傲态度的反对的（因为老调子始终是：“高傲的思想者、孔雀、骏马是大地上最高傲的三种动物”）。在这样一种自我质疑、自我蛊惑之后，人们学会了用一种更精细的目光来看待至今被一般地加以哲学思考的一切；人们比以前更善于猜到思想不情愿走的弯路、偏僻小巷、休憩地、阳光地，受苦的思想者恰恰作为受苦者被引导、被误导到那里去，人们现在知道，有病的身体及其需求不知不觉中把思想者挤向、推向、诱向何处——前往某一种意义上的阳光、宁静、温柔、耐心、药品、提神饮料。每一种强调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哲学，每一种对幸福概念有着负面理解的伦理，每一种知道终极，知道某一种终极状态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每一种向往着一种偏离、彼岸、局外、高高在上的强势审美渴望或宗教渴望，都允许问，疾病是否就是给哲学家以灵感的东西？生理需求在目标、理想、纯精神因素的外衣之下的无意识伪装走到了令人惊骇的遥远地步，而我十分经常地自问：整体来看，哲学是否至今一般而言都只是一种对身体的解释，一种对身体的误解？在思想史至今都受其引导的最高价值判断背后，隐藏着对身体状况的误解，无论是个人的误解，社会阶层的误解，还是整个种族的误解。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所有那些大胆的疯狂行为，尤其是它对生存价值问题的回答，首先始终看作某些身体的症状；而如果对世界的这种肯定或否定，科学地来衡量，全都不包括一点点意义，那么它们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作为身体的症状，作为身体的成败，身体的丰盈、强大和历史自负等的症状，或者作为身体的障碍、疲惫、

349 贫乏，作为身体对终了的预感，作为身体的终了意志等的症状，会给予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以格外有价值的暗示。我仍然期待着“医生”一词例外意义上的哲学医生——一种这样的人：他不得不探究人民、时代、种族、人类的总体健康的问题——有一天将有勇气把我的怀疑推向极端，敢于提出这样的命题：至今所有的哲学思考都同“真理”毫无关系，而是同某种其他的东西，让我们说，同健康、未来、生长物、强力、生命……有关。

3

——人们猜想我不会忘恩负义地想要告别那个重病长久不愈的时期，从那个时期得到的收获即使今天对于我来说也还没有穷尽：我完全意识到，我处于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中，一般会在什么方面超过所有精神上的矮胖家伙。一个经历过并且一再经历多种健康状况的哲学家也经历了同样多的哲学思考：他简直只能每次都把他的状况转换成最具精神性的形式和距离——这种变容艺术就是哲学。我们哲学家不可以随便像大众那样将灵魂和肉体分开，我们更不可以随便将灵魂和精神分开。我们不是会思考的青蛙，不是没有五脏六腑的客观化记录工具——我们必然不断从我们的痛苦中产生出我们的各种思想，必然母亲般地赋予它们以我们从自己的血液、心灵、内火、快乐、激情、痛苦、良心、命运、灾难中
350 获得的一切。生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断把我们所是的一切，以及伤害我们的一切，转化成光与火焰，我们全然不能够做其他事情。至于疾病，我们不是几乎会试着问一下，我们没有它行不行吗？只有巨大的痛苦才是最终的精神解放者，因为它是教给你巨大怀疑的教师，他把每一个U都变成了一个X^①，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X，也就是说，在最后一个字母之前的倒数第二个字母……巨大的痛苦，那种长期的、缓慢的、慢慢熬的痛苦，我们在痛苦中几乎像是遭受着新采伐木头的烤炙。只有这样的痛苦才迫使我们哲学家下到我们最终的深度，把一切信任，一切好心肠，一切掩饰、温情脉脉、平均化，即我们以前也许会让我们

① 德语中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试图假装一件事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事情。

的人性关注的一切，置之脑后。我怀疑，是否这样一种痛苦就会“改善”——可是我知道，它深化了我们。我们是否学习以我们的高傲、我们的嘲讽、我们的意志力来与它对抗，学习像印第安人一样，无论遭受怎样的折磨，却只是用语言的恶毒来无害地同自己的折磨者交往；我们是否在痛苦面前退入到那种东方的无之中——人称“涅槃”——退入到无言、僵化、麻木的屈从、忘我、自灭之中：人们作为另一个人从这样一种长期的、危险的自我克制操练中走出来，带着更多一些问号，尤其带着今后要比直至那时候人们曾经的提问更多、更深、更严格、更无情、更邪恶、更平静地提问的意愿。对生活的信任已不再：生活本身变成了问题。——但愿人们不要相信，一个人因此就必然变成郁郁寡欢者！甚至对生活的爱也仍然是可能的——只是人们爱好另一个样子。这是对一个使我们产生怀疑的女人的爱……但是，一切有问题事物的吸引力，对X的乐趣，在这样一些有更高精神境界、有更丰富精神生活内容的人那里，真是太大了，从而这种乐趣不得不再像白热化的火团，吞没了所有问题困境、所有不确定性的危险，甚至爱人的嫉妒。我们认识到一种新的幸福……

351

4

最后要说出最本质的话来：人们走出这样的深渊，走出如此长久不愈的重病，甚至走出重症的多疑病，获得新生而归来，蜕了皮，更敏感、更阴险，有一种更高雅的快乐趣味，有着诉说一切好事的巧舌如簧，有更快乐的感觉，有一种快乐中再次感到的更危险的无罪感，更加幼稚，同时又比以前成百倍地狡猾。哦，对一个人来说多么不利的享受，这是享受者们、我们的“有教养者”、我们的富人们和统治者们所理解的那种粗野、麻木、褐色的享受！我们现在多么幸灾乐祸地倾听着集市上巨大的喧嚷声，“有教养的人”和大城市人今天就喧嚷着让自己借助酒精饮料的作用而在“精神享受”中遭受艺术、书籍、音乐的强暴呢！现在剧场的激情叫喊是如何刺痛我们的耳朵，有教养的乌合之众所热爱的整个浪漫主义骚动和感官混乱，加上它对崇高、高雅、怪僻的渴望，对于我们的趣味来说，是多么陌生啊！不，如果我们这些痊愈中的人仍然一般地

需要一种艺术，那么这就是另外一种艺术——一种讽刺的、轻松的、矫健的、神一般不受打扰的、神一般人为的艺术，它像一团光芒四射的火焰，火光直冲无云的天空！尤其是：一种为艺术家的艺术，只为艺术家的艺术！然后我们更懂得为此目的首先需要的东西：欢乐，任何欢乐，我的朋友们！甚至作为艺术家，我们也更懂——我愿意证明这一点。有些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们这些知情者——哦，我们现在学着作为艺术家如何彻底忘却，彻底不知道！就我们的未来而言：人们将很难再发现我们走在那些埃及小伙^①的小道上，这些小伙在夜间使庙堂不安全，他们拥抱柱形立像，想要把完全有理由掩藏起来的東西揭露、揭示到光天化日之下。不，这种糟糕的趣味，这种求真意志，“不惜任何代价的求真”意志，这种有求真爱好的青少年妄想，让我们败兴：对此我们太有经验、太认真、太快活、太受伤、太深刻……我们不再相信，当人们揭去真理面纱的时候，真理仍然是真理——我们已有了太多的生活经历而不会相信这一点。人们不想要赤裸裸地看待一切，不想要参与一切，不想要理解和“知道”一切，这在今天被我们看作一件恰当的事情。“上帝无处不在，这是真的吗？”一个小姑娘问她的母亲，“可是我认为这不合适”——对哲学家的一个暗示！我们应该更加尊重自然借以隐藏在谜和色彩斑斓的不确定性背后的羞涩。也许真理是一个有理由不让人看到其理由的女人？也许她的名字，用希腊话来说，是鲍波^②？……哦，这些希腊人！他们善于生活：为此而必须做的是勇敢地停留在表面，停留在褶裥处，停留在表皮上，崇拜外观，相信形式、声音、言语，相信整个外观的奥林匹斯山！这些希腊人是肤浅的——出于深刻！而这不就是

① 古罗马用希腊文写作的传记文学家、散文家普卢塔克说，在埃及的赛斯城有一个蒙面的伊希斯女神塑像，附带的文字说：“我是现在、过去、将来存在的一切，不曾有任何凡人揭起过我的面纱。”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写了诗歌“赛斯蒙面纱的神像”，讲了一个埃及小伙的故事，他特别迫切地想知道赛斯庙堂里这位伊希斯女神的真面目，便违反禁令，在一天夜里闯入庙堂，揭开了面纱，但是他无法告诉别人他的亲眼所见，第二天早晨别人发现他已经死去。

② 希腊神话中司掌农业的谷物女神德墨忒耳因为女儿被冥王哈德斯抢走而伤心不止。女巫鲍波撩起裙子，把自己的身子亮给德墨忒耳看，使她在女儿被抢走以后第一次笑了出来。

我们正回过头去做的事情吗，我们这些精神的莽撞人？我们正在攀登现代思想最危险的高峰，我们已经环顾了我们的四周，已经俯瞰了我们的下面。我们在这个方面不正是——希腊人吗？不正是形式、声音、言语的崇拜者吗？不因此而正是——艺术家吗？

热那亚附近的卢塔

1886 年秋

“玩笑、狡诈及复仇”

——德语韵文序曲

1

邀请

试着品尝我的佳肴，诸位吃客！
明天你们吃起来更美，
后天更有美味无穷！
如果你们还要更多，那么
我前七天的佳肴会让我
有后七天的勇气使佳肴更美味。

2

我的幸福

由于我变得倦于追求，
我学会了发现。
由于一种风向对我不利，
我就借助所有风向起航。

3

毫不气馁

深挖你的脚下之处吧！

那下面便是源泉！

让阴暗的人喊叫：

“那下面可是——地狱！”

4

对话

354

A：我病了吗？现正在康复？

谁曾是我的医生？

我怎么忘记了这一切？

B：现在我才相信你在康复：

因为忘记，所以才健康。

5

致有德者

我们的美德也应该抬起脚步：

它须如荷马诗句般行走四方！

6

世俗智慧

莫呆在平地上！

莫爬得太高！

从半山腰里

看世界最美！

7

Vademecum-Vadetecum^①

我的方式和语言吸引着你，

你追随着我，与我同行？

只是你要忠实地追随你自己——

如此来与我同行——莫着急！莫着急！

① *Vademecum* 是拉丁文“与我同行”的意思，指的是一本人们总是随身带着的书。
Vadetecum 是前一个词经尼采修改以后的变体，表达“与你自己同行”的意思。

8

第三次蜕皮

我的皮肤起皱、开裂，
我心中之蛇消化
如此之多的尘土，
又重新对它强烈渴望。
我在石与草之间爬行，
饥饿沿着蜿蜒的兽迹，
渴望食用我的恒久之食，
你，蛇的食物，你，尘土！^①

355

9

我的玫瑰

啊！我的欢乐——它欲人乐——
是啊，一切欢乐莫不欲人乐！
你们欲采我的玫瑰？

你们必得俯身向下，
隐身于岩石与荆棘丛中，
荆棘会扎痛你们的手指！

因为我的欢乐——喜爱玩世不恭！
因为我的欢乐——喜爱诡计多端！——
你们欲采我的玫瑰？

10

蔑视者

我丢弃了许许多多，

^① 参见《圣经·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你们因此称我为蔑视者。
啜饮于满溢之杯的人
丢弃了许许多多——
却不因此而怨酒不好。

11

箴言如是说

尖刻而又温和，粗陋而又精细，
可靠而又罕见，肮脏而又纯净，
愚者与智者幽会：
我就是这一切，愿意是这一切，
同时是鸽、蛇、猪！

12

致一位爱光者

如果你不愿意让眼与意识疲乏，
那就在阴影中追逐太阳！

356

13

给舞者

对于善舞者而言，
光滑之冰
便是天堂。

14

正直者

宁愿要整块木头做成的敌意，
也不要黏合的友谊！

15

锈

甚至锈亦必要：仅有锐利不可取！
不然他们老说你：“嘴上没毛！”

16

向上

“何为登上山峰之秘诀?”

只管往上登，莫多想!

17

残酷无情之人的格言

绝不要请求! 此种哭丧之声休矣!

索取，我请求你，永远索取!

18

瘦的灵魂

瘦的灵魂令我厌恶:

那里几乎善恶皆无。

19

不自愿的诱惑者

他将消磨时间的空话说得

天花乱坠——也坠下一女子。

20

请考虑

双重痛苦比单一痛苦更容易

承受: 你愿意大胆一试么?

21

切莫盛气凌人

切莫膨胀自我，

否则一触即破。

22

男人和女人

“你抢走你对她有感觉的女人吧!” ——

男人如此想; 女人不抢，而是偷。

23

诠释

如果我诠释我自己，我便走进自我：
 我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的诠释者。
 但是只攀登自己道路的人，
 也让我的形象有更大的显现。

24

治悲观之药

358

你抱怨百无聊赖，朋友？
 还在发出陈旧的嘟哝？
 我听到你亵渎、喧嚷、啐唾沫——
 我的心也碎了，耐心尽失。
 随我来，朋友！下定决心，
 爽快吞下一只肥硕的蟾蜍^①，
 闭上眼睛，快速解决！——
 助你摆脱消化不良！

25

请求

我了解有些人的感觉，
 却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的眼睛离我太近——
 我非今昔所见之自我。
 我会对自己更加有用，
 若我可坐得离己更远，
 却远不到敌人的地步。
 连最亲近之友都太远——

^① 尼采关于蟾蜍是药的灵感，出自法国作家尚福特（1741—1794）的一句格言，大意是说，每天早晨吞下一只蟾蜍，会使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更有趣味。

在他和我之间的中点！
请你们猜想我欲何求？

26

我的无情

我必登上百步之阶，
必登高听你们呼喊：
“无情的你，我等乃石阶乎？”
我必登上百步之阶，
可无人想成为台阶。

27

漫游者

“路到尽头！死寂围绕深渊！”
你愿意如此！你愿意离开小路！
现在，漫游者，行了！冷静、清醒！
如果你相信——危险，你就迷失方向。

28

给初学者的安慰

瞧那孩子，猪在他周围哼哼，
他在无助中弯起脚趾！
他只能哭泣，只有哭泣——
他会学着站起来行走？
不要沮丧！我想说，不久，
你们能看见孩子跳舞！
如果他用双腿站立，
他也将用脑袋站立。

29

星星的自私

如果我这个圆形滚轴桶
不是不停围绕自己转动，

如何能忍受住不被烧糊，
却跟着火热的太阳奔跑？

30

邻人

我不愿意邻人近在咫尺：
让他走开，往高处远处去！
不然他如何成为我的星？

31

乔装打扮的圣徒

360

你的快乐不使我们压抑，
你给自己披戴上魔鬼的
风格、魔鬼的机智和服饰。
但是徒然！从你的眼神中
流露出圣徒的目光！

32

不自由的人

A：他站着倾听：是什么令他犯错？

是什么在他耳边嗡嗡作响？

是什么将他击倒？

B：像每一个曾经戴上锁链的人，
他到处都听到——锁链的银铛声。

33

孤独者

我讨厌追随与引导。

服从？不！可是不——统治！

不能让自己害怕的人吓不倒

任何人，只有让人害怕的人，

才能引导别人。我讨厌自己

引导自己！我喜爱像林中兽、
海中鱼一样，迷失好一阵子，
苦思冥想于可爱的谬误中，
最终从远方把我吸引回家，
把我自己——诱感到我的自我。

34

Seneca et hoc genus omne^①

他写了又写其讨厌而
智慧的胡说八道，
好像是 *primum scribere*，
deinde philosophari^②。

35

冰

是啊！有时我制冰：
冰，有益于消化！
你若有许多要消化，
哦，你会多爱我的冰！

36

青少年读物

我的智慧之 A 和 O^③ 曾在此
鸣响：我听到的是什么！
可现在我听起来不再如此，
只不过我仍然听到了
我青年时代永恒的 Ah 和 Oh！

① 拉丁文：塞内加之流。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

② 拉丁文：先写作，然后哲学思考。

③ A 和 O 相当于希腊字母中的 Alpha 和 Omega，分别是希腊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意味着包罗万象。下文的 Ah 和 Oh 与之发音相同，表示惊讶、感叹的意思。

37

小心

在那个地区现在不便旅行：
 你若有思想，就得加倍小心！
 你受引诱和热爱直至被撕碎：
 这是些狂热分子——
 那里始终没有思想！

38

虔诚者说

上帝爱我们，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人创造了上帝！”——你们能者回答。
 人不该爱他的造物物？
 因为人创造了长魔鬼蹄子的
 跛行者就应加以否定？

39

在夏天^①

362

我们汗流满面时，
 有幸才得以糊口？
 按照医生的判断，
 汗时最好不用食。
 天狼星示意有误：
 我们汗流满面时，
 大家应该喝红酒！

40

没有嫉妒

是的，他眼光里没有嫉妒：

① 参见《圣经·创世记》，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你们因此尊敬他？他环顾
四周不求你们的尊敬；他有
鹰之眼望远方，他看不见
你们！——只见星辰，星辰。

41

赫拉克利特主义^①

世间的一切幸福，
朋友，均来自斗争？
是的，为成为朋友，
就需要硝烟弥漫！
朋友是三者之一：
患难之兄弟，
抗敌同路人，
死神面前自由魂！

42

过于典雅者的原则
宁愿用脚趾站立，
也不用四脚爬行！
宁愿钻过一锁眼，
也不迈洞开之门！

43

勉励

你意在声誉？
那就请听好：
时不时随意
放弃掉荣耀！

^①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与前470之间），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为战争所支配，“斗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

44

彻底者^①

我是研究者？省省吧！——
我只是很重——有分量！
我往下落，不断往下落，
最终，落到了地面上。

45

永远

“今日我来，因今日利于我”——
想永远留下的来者如是想。
搪塞他的是世上的废话：
“你来得太早！你来得太晚！”

46

疲劳者的判断

所有虚弱者都诅咒太阳，
树对他们的价值是——树荫！

47

下山^②

“现在他下沉，他下落”——你们有时挖苦；
真相是：他下山朝你们走来。

他的过度幸福变成他的不幸，
他的超强光驱走你们的黑暗。

① 这里的德文原文是“der Gründliche”，其中“Gründliche”由“Grund”的变体和“lich”加词尾变化构成，前者就是最后一行所说的“地面”，另外也有“依据”的意思；后者是形容词后缀。

② 这里德文原文是“Niedergang”，意思是“沉沦”，也有“往下走”的意思，例如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上生活了很久以后下山，也用这个词来表示。

48

违背规律

今日起线悬时钟
系在我的脖子上：
今日起天体运行，
日、影、鸡啼全止息，
时间向我宣告的一切，
现在又哑又聋又瞎——
在规律和时钟嘀嗒声中，
每一种自然都对我沉默。

49

智者说

不识于大众，却有益于大众，
我沿途时而遇日头，时而遇雨——
然而我总是在此类大众之上。

50

失去理智

她现在有头脑——何以会有？
一男人最近由于她失去理智，
在此消遣之前他头脑很丰富：
他的头脑去见了魔鬼——不！不！女人！

51

虔诚的愿望

“但愿所有的钥匙
立刻消失无踪影，
在每一个锁眼中，

迪特里希^①在转动!”
 每个时期的每个
 迪特里希如是想。

52

用脚书写

365

我不单单用手来书写，
 脚要始终和书写者在一起。
 坚定、自由、勇敢地携我
 时而穿越田野，时而漫步纸上。

53

“人性的，太人性的”

只要你往回看便伤心胆怯，
 相信你可以有自信的未来，
 哦，鸟儿，可否把你算作雄鹰？
 你是密涅瓦^②钟爱的唔—呼—呼^③？

54

致我的读者

愿你有钢牙利齿，
 和好胃口的肠胃！
 若你忍受得了我的书，
 肯定也忍受得了我。

55

现实主义画家

“完全忠实于自然！”——他是如何开始的？
 何时自然会在图像中终结？

① “迪特里希”（Dietrich）在德语中是常见的男子名字，也有万能钥匙的意思。
 ②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③ 这是密涅瓦钟爱的猫头鹰的叫声。

世界最小的部分无穷无尽！——
他最终画了他满意的东西。
他满意什么？——他所能画者！

56

诗人的虚荣

只要给我胶水：因为我
将找来可以黏合的木头！
把意义置于四重无意义的
韵律中——
乃再小不过的得意！

366

57

选择带来的趣味

若让我自由选择，
我愿意在天堂里
为我选一席之地：
更愿——在天堂门前！

58

鹰钩鼻

鼻子防卫着眺望大地，
鼻孔鼓了起来——
于是你总是，无角的犀牛，
向前跌倒，我的高傲之人！
它们总是彼此在一起：
直挺挺的高傲，鹰钩鼻。

59

笔头乱涂写

笔头乱涂写：这是地狱！
我被诅咒而必得乱涂写？——

于是我大胆蘸了墨水，
用粗厚的墨迹写字。
它如何流动着啊，丰满宽广！
我所做的一切是何等成功！
尽管文字不够清晰——
怎么？究竟谁来读我之所写？

60

更高之人

他攀登高峰——应受赞扬！
可是那人总是来自高处！
他甚至没有赞扬而生活，
他是由上面而来！

367

61

怀疑主义者说

你的生命已消逝一半，
时针移动，你感到灵魂震颤！
它长时间四处漂游，
觅而不见——它在这里犹豫？
你的生命已消逝一半，
在痛与谬误中慢慢经历时间！
你还在寻觅什么？为什么？——
我寻觅的是——一切的依据！

62

Ecce homo^①

是的，我知道我从何处来！
我像火焰一样不满足地
灼热燃烧，备受煎熬。

① 拉丁文：瞧这个人。

灼热燃烧，备受煎熬。
我抓住的一切变成光，
我放弃的一切变成煤：
我无疑是火焰。

63

星星的道德

注定走在星球轨道上，
星星，黑暗与你何干？

幸福地转动着穿越这时间！
它的苦难对你很陌生遥远！

你的光明属于最远的世界：
同情对你来说是罪孽！

只有一条戒律适合你：求纯粹！

第一卷

1

生存目的之教师。——无论我的目光是善良还是恶毒，当我用它来看人的时候，我老是发现他们在从事一项工作，他们所有人，尤其是每一个个人，都在做着有利于保存人类的事情。也就是说，真的不是出于一种热爱人类的感情，而是很简单，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比那种本能更古老、更强大、更无情、更不可征服——因为这种本能就是我们物种和群体的本质。尽管人们往往以一种习惯性的鼠目寸光将自己周围的人区分为有用的人和有害的人、善人和恶人，可是在做出一般性估算时，在经过更长时间的整体考虑之后，人们就会怀疑这种清理和区分，最终加以放弃。从保存人种的角度看，甚至最有害的人也可能是最有益的人，因为他在自己这里，或者借助自己的影响而在他人那里，保存了本能，没有本能，人类早就衰落并消失了。仇恨、幸灾乐祸、掠夺癖、统治欲，以及其他被称为恶的一切，均属于惊人的物种保存经济，但却是一种昂贵、浪费、总体最愚蠢的经济——可是它至今都以被证明了规模保存了我们的种。我不再知道，你，我亲爱的同类和邻人，究竟是否能不利于物种地，也就是说，“非理性地”、“糟糕地”生活。能损害物种的东西也许已经绝种了好几千年，现在属于连在上帝那里也不可能有的事物。沉湎于你至善或至恶的欲望吧，尤其是：去死！——在两种情况下，也许你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性的促进者和裨益者，可以因此

369

370

而为你自己保留住你的阿谀奉承者——同样也保留住你的讽刺挖苦者！可是，你将永远找不到这样一种人，他懂得全面嘲讽甚至处于最佳状态中的你，嘲讽你这个人，能在真理许可的范围内让你充分明白你那像苍蝇、青蛙一样的无边无际的可怜状况！就像你要为了真理的缘故而笑，因而不得不笑的那样，笑你自己——要做到这一点，最优秀者至今都没有足够的真理意识，最有天赋者所具有的天才也太少太少。也许笑也有一个未来！到那时候，“物种便是一切，个体即无！”的原则被纳入人性之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走向这最终的解脱和无责任状态。也许到那时候，笑与智慧相关联，也许到那时候，只有“快乐的知识”仍然存在。现在情况还完全不一样，现在生存的喜剧尚未“意识到”自己，现在始终仍然是悲剧的时代，道德和宗教的时代。那些道德与宗教的创立者，那些道德评价之争的发起人，那些关于良心谴责和宗教战争的导师，总是有新的亮相，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些舞台上的这些主要角色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至今主要角色都是同样的人，而其余的往往只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十分靠近我们的一切，始终只是为这些主要角色做准备的，无论是机械装置^①和布景，还是充当知己和仆从的角色（例如，诗人始终是某一种道德的仆从）。——不言而喻，甚至这些悲剧演员也在效力于物种的利益，尽管他们会认为是作为神的使者而效力于神的利益。甚至他们还促进物种的生活，因为他们促进了对生活的信念。虽然他们相信自己是为上帝的利益并作为上帝的使者在行动的，但实际上仍是为本性利益在行事，这是极易理解的。“生活值得一过，”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嚷道，“此生有某种意义，生活在身后、身下都留下某种意义，你们要留意了！”对称地支配最高贵和最平庸之人的那种本能，物种保存的本能，时不时作为心灵的理性和激情出现；这时候，它有一连串耀眼的理由围绕着自己，要竭尽全力让你忘记它归根结底是本能、天性、愚蠢、无缘无故。生活应该被热爱，因为——人应该促进自己和邻人！因为！所有这些“应该”和“因为”是什么意思啊！将来还会是什么意思啊！为了

^① 指古希腊时代就有的舞台上让诸神从天而降的机械装置等。

让必然地、自发地、毫无目的地发生的一切从现在起显得是有目的地做出来的，并让人将此当作理性和最终信条来理解——于是，作为生存目的之教师的伦理教师便出现了；于是，他发明出另一种样子的第二种生存，借助他的新机械，使这种古老的平庸生存脱离其古老的平庸立足点。当然，他绝不是要我们笑生存，也笑我们自己——还笑他；对他来说，一个总归是一个，某种第一、最后、非同小可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物种，没有总数，没有零。尽管他的发明和评价会很愚蠢和狂热，尽管他会错误认识自然进程，不承认自然条件——而所有伦理学从此以后都到了愚蠢和反自然的地步，以至于如果其中任何一种伦理学控制了人类，那么人类就会因它而灭亡——它们都完全一样！每次当“主要角色”走上舞台的时候，某种新的东西就达到了，即笑的可怕的对立面，亦即许多个人在想到以下念头的时候所感到的深深震颤：“是的，生活是值得的！是的，我有生活的价值！”——生活和你我、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时间再次变得对我们自己很有意思。——不可否认，在这段时间中，笑、理性、自然一直都压倒了这些伟大的目的论教师中的每一个个人：短暂的悲剧最终总是转变成、总是回到永恒的生存喜剧，而“无数笑声的浪潮”——借用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最终必然还要打向这些悲剧演员中最伟大者的头上。可是，在所有这种起矫正作用的笑声中，基本上由于总是有那种生存目的之教师的新亮相，人性被改变了——它现在又有一个新需求，就是需求总是有这样一种关于“目的”的教师和学说的新出现。人渐渐变成了一种幻想动物，他必须比任何其他动物更多地完成一个生存条件：人必须时不时地相信自己知道自己为何存在，他的物种没有一种对生命的周期性信赖，没有对生命中理性的信念，就不可能繁荣！人类将一再时不时地规定：“有某种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再笑它的！”而最小心谨慎的通情达理者将补充说：“不仅笑和快乐的智慧，而且悲剧因素，连同它的所有崇高的非理性，都属于物种保存手段和必然性！”而因此！因此！因此！哦，你们理解我吗，我的兄弟们？你们理解这种涨潮落潮的新法则？我们也有我们的时间！

2

智力的良心。——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经验，同样也总是一再抵制它， 373

我不愿相信它，尽管我几乎是用双手抓住了它：大多数人都缺乏智力的良心。我甚至经常要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有这样一种良心要求的人在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中就像在荒漠中一样孤独。每个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你，都继续使用自己的天平，称这个为善的，称那个为恶的。如果你提醒说这些都不够分量，这不会让人脸红，也不会让人对你生气——也许人们会取笑你的怀疑。我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相信这相信那，因而没有事先意识到赞成和反对的最终、最确定的理由，没有甚至仅仅在事后费心想一想这些理由，这样的生活是可鄙的——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女人都仍然属于这“大多数人”。可是如果拥有这些美德的人容忍自己信念和判断中的软弱无力感，如果他认为对确定性的要求不是最内在渴望和最强烈的需求——不是区分人类高低的标准，那么善良、高雅、天才对我又算什么呀！我在某些虔诚的人那里发现了一种对理性的仇恨，我善待他们是因为：至少还有智力的愧疚流露出来！但是站在这种 *rerum Concordia discors*^① 和生存的整个奇异的不确定性与多义性中间，而不发问，不因对问题的渴望和乐趣而颤抖，至少不憎恨发问的人，也许还多少有点对他感到愉快——这就是我感到可鄙的东西，我首先在任何人那里寻找的，正是这种感觉：某一种愚蠢一再说服我，每个人作为人，都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的不公正的方式。

3

贵族与平民。——对于平常人来说，所有高贵、慷慨的感情都显得是不合目的性的，因而是最最不可信的。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时就使个眼色，似乎要说：“这里面大概包含着某种优点，可我们无法透视所有的墙壁。”——他们怀疑高贵的人，好像他偷偷摸摸地在寻找优点。如果他们都太清楚地相信高贵的人没有自私的意图和所得，那么他们就会把这高贵的人看作一种傻瓜：他们蔑视他的快乐，嘲笑他眼睛的光泽。“我们怎么能为自己处于弱势而感到高兴呢？我们怎么能睁着眼睛而要陷入弱势呢？必然有一种理性的毛病和高贵的感情相关联”——于是他们就在

① 拉丁文：万物的不和谐的和諧。语出贺拉斯《书札》，I, 12, 19。

那里轻蔑地思考和观看，就像他们蔑视疯子从他固定的念头中获得的快乐一样。平常人由于坚定不移地看到自己的优点，由于这种关于目的和优点的想法甚至比他们身上最强大的本能还要强大，于是就很优秀：不被那些本能引诱到不合目的性的行为上去——这是他们的智慧和自尊心。和他们相比，更高贵的人就是**更加非理性的人**了——因为高贵者、慷慨者、舍己为人者实际上屈服于自己的本能，在自己的最佳时刻停歇了自己的理性。一只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的幼仔，或者在发情期至死追随雌性的动物，不考虑危险和死亡，它的理性同样停歇了，因为对其后代或者对雌性的兴趣以及对这种兴趣会被剥夺掉而感到的恐惧完全支配了它，它像高贵者和慷慨者一样，变得比平时更愚蠢。高贵者和慷慨者有一些如此强烈的乐趣感和无乐趣感，以至于智力却相反不得不沉默或投身于为这些感情服务。这时候，在这些感情那里，是心取代了脑的位子，从此人们谈论起“激情”。（时不时也会出现其对立面，就好像是“激情的反转”。例如，有一次有人把手放在丰特奈尔的心口上说：“您在那里的东西，我最珍贵的朋友，也是大脑。”）激情的非理性或反理性正是平常人蔑视高贵者的地方，尤其是在这种激情针对的是其价值在平常人看来似乎十分富于幻想、十分随心所欲的对象时。平常人对屈服于食欲激情的人很生气，可是他理解在这里造就了暴君的那种诱惑力；不过他又不理解，例如，人们如何会为了讨好认知激情而拿自己的健康和荣誉去冒险。更高尚之人的品位使他们爱好特殊情况，爱好通常让人感到冷漠、似乎没有甜味的东西。更高尚之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尺度，而且，他通常相信，在其口味的特有气质中并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尺度，他宁愿把他的价值和无价值估算为普遍适用的价值和无价值，从而变得不可理解和无实用价值。更高尚之人保留了如此之多的理性，以便把普通人当作普通人来理解和对待，尤其是他相信他自己的激情是所有人都有，但是被隐藏起来的激情，而恰恰在这种信念中充满着热烈的感情和雄辩。如果现在这样的特殊之人自己不感觉是特殊之人，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能够理解平常人，并公正评价相应的规则呢？——于是他们甚至谈论人类的愚蠢、不识时务和虚幻想法；对世界的进程多么愚蠢，以及它为何不愿遵循“它需求”

375

376

的法则，充满惊奇。——这是高贵者永恒的不公。

4

物种保存者。——最强大、最邪恶的奇才至今为止最多地推进着人类：他们一再点燃正在入睡的激情——所有有序的社会都让激情入睡；他们一再唤醒比较意识，矛盾意识，对新事物、冒险的事物、未尝试过的事物乐此不疲的意识；他们迫使人用舆论反对舆论，用典型反对典型，多半靠使用武器，靠推倒界碑，靠违背虔诚法则——可是也靠新的宗教和道德！每一位关于新事物的教师和布道者身上都有同一种“恶毒”——它使一个征服者声名狼藉，尽管它的表达方式更精细，也不马上动用肌肉，正因为此而没有变得如此声名狼藉！可是新事物作为要征服、要推倒旧界碑和旧虔诚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是恶；而只有旧事物才是好事物！每个时代的好人都是深入发掘旧思想并和旧思想一起结果的人，他们是耕耘精神的农夫。可是每一块土地最终都将被榨干，恶的犁铧必然一再到来。——现在有一种彻底错误的道德学说，它尤其在英国受到欢迎：按照它的说法，“善”、“恶”判断就是关于“合目的性的”和“不合目的性的”之经验的积累；按照它的说法，被称作善的东西便是物种保存者，而被称作恶的东西便是物种伤害者。可是，事实上恶的本能像善的本能一样，恰恰在如此高的程度上是合目的性的、物种保存的、不可或缺的——只是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

5

无条件的义务。——所有感觉需要最强烈的言辞和声音、最雄辩的表情和姿势来达到完全效果的人，即革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非基督教中劝人忏悔的说教者，在他们所有人那里，是不可以有不完全的成功的。所有这些都谈论“义务”，而且总是谈论有着无条件性质的义务——没有这样的义务，他们就没有他们那种巨大激情的正当权利，这一点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于是他们伸手抓取宣讲某一种绝对命令的道德哲学，或者吸纳好大一部分宗教，例如就像马志尼^①所做的那样。因为

① 尤西普·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复兴运动民主共和派领袖和政治思想家。

他们要别人无条件地信任他们，所以他们首先需要在某种最终的、不值得讨论的、固有地崇高的命令基础上，无条件地信任他们自己，他们想要感觉自己是而且将自己伪装成那种命令的仆人和工具。在这里，我们有道德启蒙和怀疑主义最自然、往往很富有影响的反对者，可是他们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凡是自我利益教人屈从，而名声和荣誉则似乎禁止屈从的地方，这种反对者都有一个十分广泛的阶层。有这样一种人，他想到自己沦为诸侯，或一个政党和宗派，或干脆一种金钱力量的工具——例如作为一个古老而高傲的家族的后代，却在自己面前、在公众面前仍然要成为或不得不成为这种工具——就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种人需要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出来的激情原则——一种无条件的“应该”的原则，人们可以毫无羞愧地屈服于这种“应该”，并表明其已屈服。所有较高贵的奴性都牢牢抓住绝对命令，是那些想要剥夺义务的无条件性之人的死敌：这就是正派所要求于他们的，而且不仅仅是正派的要求。

378

6

有失尊严。——思考失去了它的全部形式尊严，我们把仪式和庄严的思考表情变成了笑料，不再会忍受得了老式的智慧之人。我们在中途，在行进中，在各种各样的事务中，甚至在思考最严肃的事情时，都思考得太快；我们不需要准备，甚至不需要安静——这就好像我们在脑袋里装着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到处走，它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停不下来。从前人们从每一个人的外表上看出他想要思考——这大概是例外情况！——看出他现在想要变得更聪明，让自己准备好去做一种思考，为此人们拉长了脸，就像去祈祷，并停住脚步；当思想“到来”时，人们甚至好几个小时停留在街上——单腿或双腿站立。这便是“有尊严的事情”！

7

致勤奋者。——现在想要做出一种道德问题研究的人，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工作领域。各种各样的激情不得被个别地从头到尾思考一遍，不得被个别地被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伟大和渺小的个人所密切关

注。他们的整个理性，他们对事物的整个评价和探讨，应该被揭露出来！至今给予生存以色彩的一切还没有历史：哪里有爱情史、贪婪史、嫉妒史、良心史、虔诚史、残酷史？至今甚至还完全没有比较法律史，没有比较惩罚史。有人研究过不同的日子划分方法，研究过工作、节日、休息的一种有序规定的后果？我们了解食品的道德效果？有一种营养哲学？（赞成和反对素食主义的一再爆发的噪音已经证明，还不存在这样一种哲学！）有人收集了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经验，例如修道院的经验了吗？有人描绘了婚姻和友谊的辩证关系了吗？学者、商人、艺术家、手工业者的习俗，他们找到关于这种习俗的思想家了吗？这些问题有如此多的东西可以思考！人类至今视为其“生存条件”的一切，以及这样一种观点所包含的理性、激情和迷信——已经被彻底研究过了吗？观察人类本能无论多么不同地发展，但仍然会变得依赖于道德氛围——单单这一点，甚至对最勤奋者来说，就包含着太多的工作，这需要整整几代人，以及几代有计划合作的学者来详细阐明观点和材料。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对道德氛围多样性依据的证实（“为什么一种基本道德判断和主要价值标准的太阳在这里发光——而那里的那个呢？”），而又有一种新的工作要确认所有这些依据的谬误和至今道德判断的整个本质。假定所有这些工作都做了，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就会凸显出来：在证实知识达到目标并将其消灭掉以后，知识还能给出行动目标吗？——然后有一种实验会很合适，任何一种英雄主义都会从中得到满足，一个世纪之久的实验，它会使至今历史的一切伟大工作和牺牲都相形见绌。至今知识还没有建起它的库克罗普斯^①建筑物，尽管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

8

无意识的美德。——一个人关于自己所意识到的全部特性——尤其是那些他假定为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清晰可见的特性——服从于与那些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特性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那些他一无所知或知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族。尼采在这里关于知识的问题使用这样的比喻具有深刻寓意。

之甚少的特性甚至在较为精细的观察者眼前，也可借助于自己的精巧而隐身，像是躲在虚无的背后一样。这可以比作爬行动物鳞片上的精细雕刻：把它们猜想成一种装饰或一种武器就错了，因为我们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它们，也就是说，用一只人工强化的眼睛，而有些相似的动物也会差不多将那些东西当成装饰或武器，但它们缺少这种人工的眼睛！我们那些可见的道德特性，尤其是那些我们相信其为可见的道德特性，正走着自己的行程，而有着同样的名字，却对别人来说既不是装饰也不是武器的看不见的道德特性，也走着自己的行程——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行程，它有自己的路线、微妙之处和雕塑，也许这能取悦于一位拥有一台神仙显微镜的神。例如，我们有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洞察力，全世界都知道——此外，也许我们还有另一种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洞察力，可是要看我们这些爬行动物鳞片的显微镜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在这里，本能道德之友会说：“好极了！他至少认为无意识美德是可能的——这对我们来说足够了！”——哦，你们这些易于满足的家伙！

381

9

我们的喷发。——有无数东西人类是在以前的各个阶段获得的，但是很微弱地处于胚胎状态，所以没有人能说它们已被得到。很久以后，也许过了几个世纪，它们突然显现出来，同时它们变得强大和成熟。有些时代似乎就像有些人那样，完全缺乏这种或那种才干，这种或那种美德。可是如果人们有时间等待，他们就会等待，直等到孙子和孙子的孩子那一辈——他们揭示出他们祖父的内在特性，他们的祖父自己都不知道的特性。往往儿子就已经揭露父亲了：父亲一旦有了儿子就能更好地理解他自己。我们大家在自己身上都隐藏着花园和大农场；且用另外一种比喻，我们大家都是成长中的火山，它临近喷发的时刻，可是究竟什么时候，当然没有人知道，甚至亲爱的上帝也不知道。

10

一种返祖现象。——我最喜欢把一个时代的罕见之人理解为往昔文化及其力量突然之间长出的迟到幼芽，仿佛一个民族及其文明的返祖现

象——那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现在似乎很陌生、很罕见、很非同寻常。而感觉在自身中有这些力量的人，不得不照料、保卫、敬重、抚养它们来对付另一个抗拒它们的世界：所以他因此而要
 382 么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要么成为一个疯子和怪人，除非他很快死去。从前，这些同样的特性都很常见，因而被认为是很平常的：它们并不突出。也许它们是被要求的，作为先决条件。有它们在，成为伟大是不可能的，因为具有它们，就连变得愚蠢和孤独的危险都不存在。——对一个民族起保存作用的种族和种姓尤其在其自己身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古老本能的再次发作，而在种族、习惯、评价变化太快的地方，就不会有这种返祖现象的可能性。因为速度在各民族发展势头中所具有的意义就像在音乐中一样。对我们的情况而言，发展的从容不迫是绝对必要的，作为一种充满激情而又缓慢的精神的速度——保守种族的精神就是这种样子的。

11

意识。——意识是有机体的最新、最晚近的发展，因此也是其最不成熟、最无力的特征。意识产生出无数错误，导致动物、人类的死亡早于其必然会死的时间，照荷马的说法是：“瞒过命运”。如果不是起保存作用的多种本能的结盟如此强大，如果它总体而言当不了调节者，那么人类就必然眼睁睁地由于其错误判断和幻想，由于其不缜密和轻信，总之就是由于其意识而走向灭亡——或者更应该说，没有本能，人类早就不再存在了！在一种功能充分完善成熟以前，它对有机体是一种危险——那么同时对它巧妙地施以暴政倒是好事！于是意识被巧妙地施以暴政——人们对意识感到的自豪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人们思考，这构成了人的核心，这是人的持久、永恒、最终、原始的东西！人们把意识看成一种固定的、已存在的量值！人们否认它的发展和间歇性！将它看作“有机体的单位”！这种对于意识的可笑的分估和错误认识有着巨大的有用性作为结果，即意识的太快完善得到阻止。由于人类认为已经拥有意识，所以他们没有太费事就得到了它——到今天事情也没什么不一样！融入知识，使求知成为本能，这仍然是一项全新的、逐渐使人类眼睛明亮，但人类几乎尚没有清晰认识到的使命——这是一项只有那些已
 383

经理解了至今唯有我们的谬误被我们融入，已经理解了我们的全部意识都和谬误相关联的人才能看到的使命。

12

关于知识的目的。——什么？知识的最终目标是给人造成尽可能多的乐趣，尽可能少的不悦？可是如果乐趣和不悦如此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凡是尽可能多地想要前者的人，必然也尽可能多地拥有后者，那该怎么办？——凡是想要学会“欢呼上天”的人，也得准备好“忧伤至死”^①？也许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至少斯多葛学派相信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始终不渝地渴望尽可能少的乐趣，以便尽可能少地在生活中感到不悦（如果有人嘴上说着“有美德之人也是有福之人”的箴言，那么我们在他身上既看到了给大众看的学校广告，又看到了给高雅者看的一种决疑论的精细）。甚至今天你们也还有选择：要么尽可能少的不悦，总之，没有痛苦——而社会主义者和各党派的政治家基本上没有权利真诚地向他们的人民做出更多的承诺——要么尽可能多的不悦，作为至今很少被体会过的大量高雅乐趣和欢乐的增长代价！如果你们关于前者做出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压低、减少人的痛苦，那么现在你们也得压低、减少他们的快乐能力。其实，我们可以用知识促进某些目标！也许知识现在由于其剥夺人类欢乐的能力而变得更有名了，它使人类变得更冷漠、更像塑像、更禁欲。可是它也会被发现有巨大的痛苦制造者！——而然后，它的相反力量也会同时被发现：它非同小可的能力，可以让新的、欢乐的星星世界亮起来！

384

13

关于权力感的学说。——以裨益于人和伤害于人的方式来对别人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有关情况下，人们想要做的不过如此！以伤害那些我们首先得让其感觉到我们权力的人的方式。因为要达此目的，疼痛是比乐趣敏感得多的手段——疼痛总是询问原因，而乐趣则倾向于随自己而止步，不会回头去看。让多少已经依赖于我们的人受益、接受我们所

① 参见歌德悲剧《哀格蒙特》，第3幕，第2场。

怀的好意（也就是说，习惯于将我们视为他们的因）。我们想要使他们的权力增加，因为这样我们就增加了我们自己的权力，或者我们想要向他们展示，处于我们的权力之中就是拥有优势——所以他们将更加满意他们的处境，对我们权力的敌人更怀有敌意、更随时准备战斗。我们在行善或加以伤害时是否会带来牺牲，并不改变我们行为的最终价值，即使我们像为了自己教会利益的殉道者那样冒生命危险，这也是一种为我们对权力的渴望，或者为达到保存我们权力感的目的而做出的牺牲。感觉“我拥有真理”的人，为了挽救这种感觉而放弃了多少财富啊！为了继续待在“上面”——也就是说，凌驾于缺乏“真理”的其他人之上，有什么东西他没有抛弃掉啊！我们所处的那种加伤害于人的状态，无疑很少像那种行善的状态那样舒服、那样不含杂质一般地舒服——这是一种我们尚无权力的标志，或者透露出关于这种贫乏的厌恶，它给我们手头拥有的权力带来了新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以复仇、嘲讽、惩罚、失败等前景来使我们的地平线上乌云密布。只是对于最容易被激发的、最渴望权力感的人来说，对于已屈服者（作为好意的对象）的样子让其感到是负担和无聊的那些人来说，也许给违抗者打上权力的烙印会更充满乐趣，这取决于人们如何习惯于给自己的生活加上调味品了。人们是更喜欢缓慢的还是更喜欢突然的权力增长，是更喜欢可靠的还是更喜欢危险、放肆的权力增长，这是一个口味问题——人们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气质寻找这种或那种调味品。一种容易得到的战利品对于高傲气质的人来说，是可鄙的东西，只有在看到能够成为其敌人的百折不挠者时，同样也只有在看到所有很难到手的财富时，他们才会有一种惬意感。他们对痛苦者往往很冷酷无情，因为那些人不值得他们去努力，不值得让他们感到骄傲；可是在棋逢对手时，他们表现得格外有礼，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同这样的对手竞争是很荣耀的事情。在这个角度出发形成的惬意感的支配下，骑士阶层的人就习惯了相互之间极其有礼。——同情在那些很少骄傲、看不到什么成为征服者的可能的人那里，是一种最舒服的感觉：对于他们来说，容易得到的战利品——那就是任何痛苦者——是让人着迷的东西。人们称赞同情是娼妓的美德。

14

被称为爱的一切。——贪婪和爱，这两个词唤起的感觉是多么不一样啊！——然而这可能是同一种欲望，两种叫法：一种叫法受到那些已经拥有者的诋毁，这些人身上的欲望有点休眠了，现在对他们的“拥有”感到恐惧；另一种叫法从不满意者、渴望者的观点出发，因而被美化为“善”。我们的博爱——难道它不是一种对新的财产的渴望吗？我们对知识、对真理的爱，尤其是所有那些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不也一样吗？我们对旧的、可靠地拥有的东西渐渐感到厌倦，再次伸出手去；甚至我们在其中生活了三个月的最美景色也不再能确保我们的爱，某个更远的海滨激起我们的贪欲——占有物因占有而变得更渺小。我们的自我乐趣如此经久不衰，以至于它一再把新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这就是占有的意思。对一种占有物感到厌倦，这就是对我们自己感到厌倦（我们也可能苦于太多拥有——甚至对抛弃、分发的渴望也可以美其名曰“爱”）。当我们看到某人受苦时，我们很喜欢利用现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机会占有他，例如行善者和同情者就这样做，他们也把自己心中被唤起的对新占有物的渴望称为“爱”，他在其中享有的乐趣就像他即将会有新的征服一样。性爱最清晰地流露为对财产的渴望：恋爱者要求无条件地单独占有他所选中的人，他要求对她的灵魂和身体同样拥有无条件的权力，他要求单独被爱，要求作为最高、最值得追求的东西盘踞在另一个灵魂中，并加以统治。如果人们考虑，这不过是意味着将全世界排除在一种贵重的财富之外，排除在快乐和享受之外；如果人们考虑，恋爱者的目的在于让所有其他竞争者贫困和匮乏，想要作为所有征服者和剥削者中肆无忌惮之最、自私自利之最，而成为他自己黄金宝藏的守护之龙；如果人们最终考虑，恋爱者似乎认为整个剩余世界都毫无所谓，都很苍白，毫无价值，他准备做出任何牺牲、打乱任何秩序、将任何利益置之脑后：那么人们事实上就会感到惊讶，性爱的这种疯狂贪婪和不公就像所有时代都发生的那样，竟然被如此美化 and 神化，甚至人们出于这种爱而把爱的概念作为自私自利的对立面，而它也许恰恰是利己主义最无偏见的表达。在爱的问题上，显然一无所有者和渴望者形成了语言惯用法——也

许这样的人总是太多了。那些在这个领域被赏赐到很多财产并得到充分满足的人，大概也会像那位最值得爱也最被深爱的雅典人索福克勒斯那样，时不时进出一句：“凶神恶煞”。可是厄洛斯总是嘲笑这样的亵渎者——这些恰恰始终是受他宠幸的人。——大概世上时不时有一种爱的继续，在这种爱的继续中，两个人相互之间的那种贪婪的渴望给一种新的渴望和贪婪让路，给一种共同的更高渴望让路，渴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理想：可是谁了解这种爱？谁体验过它？它的真正名字是友谊。

15

388 来自远方。——这座山使它统治的整个区域无论如何都很迷人、很富有意义：在我们对自己说了第一百遍这样的话之后，我们对它怀有如此非理性的、如此感激的心情，以至于我们相信，它，这种魅力的付出者，必然自己是区域中最富有魅力者——于是我们登上山，却很失望。突然之间，它自己，我们周围的全部风景，在我们脚下像是失去了魅力一样。我们猜想，有些宏大就像有些善一样，只愿意在一定距离外被人看到，而且完全是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只有这样它才有效果。也许你周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要让自己可以被忍受或者有吸引力、使人精力充沛而让别人只可以从一定的距离来看他们；我们不应该劝阻人们进行自我认知。

16

跨越小木桥。——和对自己的感情有羞涩之感的人打交道时，我们得能够伪装。对于当场看到他们温情脉脉或狂热、暴躁的人，他们会感觉一种突然的憎恨，好像那人看到了他们的秘密似的。如果你在这种时候要对他们行好，那你就会让他们嘲笑或者说出某些冷嘲热讽的恶毒之言——这时候他们降到冰点，重新控制住自己。可是我把寓意放在故事前面。——我们曾经在生活中如此接近，以至于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阻碍我们的友谊和兄弟情谊，我们之间仅仅有一座小木桥。正当你要踏上桥的时候，我问你：“你要过桥到我这边来吗？”——可是，这时候你不再想要了；而当我再次请求的时候，你沉默了。从那时候起，山脉和湍急的河流，以及造成隔阂和陌生的一切，横亘在我们之间，尽管我

389

们相互之间有愿望，我们却不再能如愿！可是现在你想起那小木桥，你却无话可说——只有抽泣和惊讶。

17

为自己的贫穷寻找理由。——我们当然无法通过绝招把一种贫乏的美德变成一种富饶的、满溢的美德，可是我们大概可以把美德的贫乏美化为必然性，以至于它的样子不再让我们感到伤痛，我们不再由于它而对命运摆出一副责备的面孔。聪明的园丁就是这样做的，他把他花园里的一点点可怜的水注入泉源仙女的怀抱里，于是为水的贫乏找到了理由：谁会不像他那样需要水神呢！

18

古代的骄傲。——古代的高贵色彩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感觉中缺了古代的奴隶。一个有着高贵出身的希腊人发现在他自己的高贵和奴隶的低下之间有着这样一些中间阶段和这样一种距离，以至于他几乎不能更多地看清奴隶——甚至柏拉图也看不清奴隶更多的东西。这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习惯于人类平等的学说，尽管不习惯于平等本身。一种不能随心所欲并缺乏闲暇的生存物绝不因此而成为让我们感到可鄙的东西，也许按照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动的条件——这些条件完全不同于古代人的条件——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太多的奴性！希腊哲学家都怀着秘密的感觉走过一生，这种感觉认为奴隶实际上比人们臆想的要多得多——390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奴隶，除非他是哲学家。当他认为即使世上最强大的人也在他的奴隶之中时，他的骄傲过于膨胀了。就连这种骄傲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不可能的，甚至在比喻中，“奴隶”一词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其十足的力量。

19

邪恶。——检查最好、最有成果的人和民族的生活，并问你们自己，一棵应该骄傲地长得又高又大的树是否可以缺少坏天气和风暴：是否不利和外部的抗拒，是否某些方式的仇恨、嫉妒、固执、怀疑、冷酷、贪婪、暴力不属于有利于美德的巨大生长物之生长不可或缺的可利条件？

造成较弱的人死亡的毒药会使强壮的人更强——而他也不称其为毒药。

20

愚蠢之尊严。——沿着上个世纪的道路继续前进，几千年都不变！——而在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将可以见到最高的智慧：可是恰恰因为此，智慧也将失去它的全部尊严。当然，这时候要有智慧是必须的，但是也会是如此寻常、如此平庸，以至于一种令人讨厌的鉴赏力会把这种必要性感受为一种平庸。就像真理和知识的专制统治能够使谎言卖到很高的价钱一样，智慧的专制统治也会造成一种新型的高贵意识。做高贵者——此时这也许意味着：脑袋里装满愚蠢。

21

391 致教人大公无私的教师。——人们称一个人的美德为善的，不是就美德对他本人所具有的效果而言，而是就我们为我们自己和社会所假设的美德之效果而言——人们历来赞美美德，其目的很少是“无私的”，很少是“不利己的”！因为不然的话，人们必然会看到，美德（如勤奋、顺从、贞洁、虔诚、公正）作为太凶猛、太贪婪地支配美德所有者的本能，作为不想要被理性保持住同其他本能之平衡的本能，通常有害于美德所有者。如果你有一种美德，一种真正的、完整的美德（而不仅仅是一点点想要有美德的小小欲望！）——那你就是它的**牺牲品**！可是邻人恰恰因此而赞美你的美德！人们赞美勤奋的人，尽管他会因勤奋而损害他的视力，或者他的智慧的原创性和朝气。人们尊敬“鞠躬尽瘁”的年轻人，并对此深表遗憾，因为人们判断：“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而言，甚至最优秀个人的损失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非得要有牺牲是很糟糕！可是更糟糕得多的是，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会认为他的保存和发展比他效力于社会的工作更重要！”所以人们对那个年轻人表示遗憾，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一个对自己冷酷无情的驯服工具——一个所谓的“听话之人”——因这种死亡而给社会造成了损失。也许人们还考虑到，如果他较少对自己冷酷无情地工作，更长久地保存自己，他是否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利益——是啊，人们大概会承认其中的一个优点，可是会把
392 那另一个优点，即**牺牲**做出以后，牺牲者的信念再次显而易见地得到确

认这样一个事实，看得更高、更持久。因此，当美德被赞美时，真正被赞美的首先是美德中的工具性，然后是盲目支配任何美德的本能——这种本能不让自己受制于个体的全面优势，总之，美德中的非理性——个体由于它而被变成了整体的机能。对美德的赞美就是对私下里有伤害之物的赞美，是要赞美剥夺掉人类最高贵的自私和最高自我照料之本能的本能。当然，为了灌输和融合各种美德风尚，人们炫耀一系列的美德效果，这些效果让美德和私人优点显得像兄弟姐妹一样——而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兄弟姐妹的关系！例如，盲目地疯狂发奋，这种典型的工具美德，被描述为通往财富与荣誉之路，描述为治疗无聊和激情的最有疗效的毒药——可是人们避而不谈其危险、其最高的危险性。教育完全这样来处理问题：它试图通过一系列诱惑力和优点，促使个人掌握一种思想行为方式，这种方式在变成习惯、本能、激情时，将违背他自己的最终优点，但是以“普遍的最佳效果”支配他、凌驾于他之上。我多么经常地看到，盲目地疯狂发奋，虽然创造出财富和荣誉，可同时也剥夺了器官的精细，正是由于器官，才可能有对财富和荣誉的享用；同样我也看到，那种对付无聊和激情的主要手段使感官迟钝，使精神抵制新的吸引力。（所有时代中最勤奋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不懂得用其大量努力和金钱来做成任何事情，除非是一再挣更多的钱，一再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而不是赚取，是需要更多天才的！——好吧，我们将有自己的“子孙后代”了！）如果教育成功，那么个人的任何美德就都是一种公共利益，也是最高私人目的意义上的一种私人的不利——也许是某一种精神上、感官上的衰退，或者干脆就是一种过早的衰亡：请从这个观点出发，按顺序考虑一下顺从、贞洁、虔诚、公正这四种美德。对大公无私者、自我牺牲者、积善积德者的赞美——也就是说，对那些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理性用于对自己的保存、发展、提升、长进以及力量的扩张上，而是自己很谦虚、毫不考虑自己，也许甚至对自己很冷漠或者很嘲弄地生活的人的赞美——这种赞美无论如何都不是出于大公无私的精神！“邻人”赞美大公无私，是因为他从中有利可图！如果邻人自己“大公无私”地考虑问题，那么他就会拒绝别人那种自损精力的做法，就会拒绝

对他自己而言的那样一种损人利己，就会抵制这类倾向的产生，尤其是通过把这类倾向说成不好的，从而表明自己的大公无私！在这里暗示出恰恰现在非常受尊敬的那种道德的基本矛盾：这种道德的动机对立乎其原则！这种道德用自己的道德标准驳斥了它想要用来证明自己为道德的东西！“你要放弃自己、牺牲自己”的原则，为了不违背它自己的道德，只可以由一种人来宣告，这种人要为此而放弃他自己的好处，也许还要在所要求的个人牺牲中招来他自己的灭亡。可是，一旦邻人（或社会）因为有好处的缘故而劝人奉行利他主义，那么截然相反的原则“你要寻求好处，哪怕以其他的一切作为代价都在所不惜”就会流行起来，也就是说，既劝人“你要”，又劝人“你不要”！

22

394 *L'ordre du jour pour le roi*^①。——一天正在开始，让我们开始为我们最仁慈的主人安排好这一天的事务和庆祝活动，趁着他给我们赏光，还在高枕无忧地安睡的时候。陛下今天遇上了糟糕的天气，我们将很小心谨慎地不称之为糟糕，我们将不谈论天气——可是我们将比通常必须有的情况更隆重一点地安排今天的事务，更多一点节庆气氛地安排今天的庆祝活动。陛下甚至也许病了：早餐时，我们将呈上昨晚的最新好消息，即懂得如此令人愉快地嘲弄他自己疾病的蒙田先生来了——他患有结石病。^②我们将接待几个人（几个人！——那个目空一切的家伙将在那几个人中间，当他听到“几个人”这几个字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呀！“我不是一个人，”他会说，“而始终是事情本身。”）——接待时间会很长，长到叫任何一个人都不舒服的程度。有充足的理由来谈论一下那位在自己门上写了以下这些话的诗人：“踏进门来的人将给予我荣誉，不踏进来的人将给予我快乐。”这也就是说，确实是用礼貌的方式来表达一种不礼貌！也许这位诗人不礼貌，就他那方面而言是有道理的：人们说他的诗比诗匠强。好吧，那就让他再写许多诗，他自己则尽可能逃避世界：

① 法文：国王的议事日程。

②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著名随笔作家，患有结石病，他在《蒙田随笔全集》最后一章“论经验”中嘲弄这种病和医生的治疗。

这毕竟是他彬彬有礼的坏习气之意义。反过来说，一个王公始终比他的“诗”更有价值吗？即使……可是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聊天，而整个朝廷都认为我们一直在工作、绞尽脑汁：人们没有看到过比我们的窗里更早点亮的灯光。——听！那不是钟声吗？见鬼！一天正在开始，舞蹈正在开始，我们不知道舞蹈的花样！所以我们不得不临时准备——全世界都是临时准备自己的一天。让我们今天像全世界一样如此做一次！——而这样一来，我的奇怪的晨梦便消失了，也许是由于钟楼大钟的巨大敲击声，这敲击声以它固有的全部装腔作势宣告了第五个小时的到来。我似乎觉得，这一回梦之神想要取笑我的习惯——如此来开始一天，以便我可以为我自己安排好这一天，使它可以被我忍受，这是我的习惯，很可能我经常太拘泥于礼节、太王公式地做这样的事情了。

23

腐败的标志。——请在那种时不时必然会有、可以用“腐败”一词来形容的社会状况中注意以下标志。首先，一旦腐败出现在任何地方，形形色色的迷信就会激增，一个民族先前的共同信仰就会相形之下变得苍白无力，因为迷信是二流的自由思想——屈从于迷信的人都会选择某些自己中意的形式和套话，让自己有一种选择权。迷信之人和宗教人士相比，始终更是一个“个人”，而一个迷信社会将是一个有许多个人以及个体性乐趣的社会。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迷信总是作为针对信仰而言的一种进步，作为表明智慧变得更加独立、表明其要求有自己合理性的标志而出现。这时候，古老宗教和宗教性的崇拜者抱怨腐败——他们至今还规定了语言惯用法，甚至在最自由的思想家那里对迷信做出卑鄙的诽谤。我们要知道，迷信是一种启蒙症状。其次，人们指责一个腐败在其中蔓延的社会松弛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中，显然，对战争的看重和兴趣减少了，人们现在如此热烈地追求生活的舒适，就像以前追求军事荣誉、体育荣誉一样。可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那种通过战争和竞赛而获得壮观可见性的民族能量和民族激情，现在被转换成无数私人激情，只是变得更不可见了。在腐败状态中，一个民族现在消耗的能量之大、之猛甚至前所未有的，个人浪费掉的能量是他以前力所不能及的——以前他

还没有富裕到足以浪费的程度！所以正是在“松弛无力”的时代，悲剧走遍了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了大爱与大恨，认知的熊熊火焰直冲霄汉。再次，仿佛是要对谴责迷信和谴责松弛无力做出补偿，人们通常在背后议论这样的腐败时代，说这些时代更宽容，说相对于较古老、较虔诚、较强盛的时代，现在的残酷程度大大减少了。可是，对于赞美，我也不可能附和，就像不能附和那种谴责一样：只是我承认，现在残酷变优雅了，它以前的形式从现在起和趣味相违背；可是用言辞和目光进行的伤害和折磨在腐败时代达到了其最高的发展——现在恶毒和对恶毒的乐趣才刚刚诞生。腐败时代的人是诙谐而喜欢诽谤的，他们知道，除了使用匕首和袭击以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凶杀；他们也知道，一切好话都会被相信。最后，如果“伤风败俗”，那么那种人们称为暴君的人就会首先出现：他们是先驱者，仿佛是作为早熟的头生子的个人。再过一小会儿，这个果中之果就成熟地、黄澄澄地悬挂在一棵民族的大树上——而只是因为这些水果的缘故，所以才有这棵树！如果

397 衰败达到顶点，各种各样暴君的挣扎也达到顶点，那么之后到来的便总是最终的暴君恺撒，他终结了争夺独裁统治的精疲力竭的拼搏，因为他利用了别人的精疲力竭。在他的时代，个人通常是最成熟的，因而“文化”达到最高发展，最富于成果，但却不是由于他的缘故，也不是由于他才实现的，尽管最高文化之人喜欢借助于冒充为他的作品而拍他们的恺撒马屁。可是真相是，他们需要来自外部的和平，因为他们在自身内部有自己的不安定和工作。在这些时代，贿赂和背叛登峰造极，因为对刚刚才发现的自我之爱现在大大强于对古老、疲惫、衰竭的“祖国”之爱。人总是想要确保能以某种方式来对付运气的可怕波动，这样的需求在一个有钱有势之人表明要馈赠金子的时候，使一个更高尚的人也张开双手。现在几乎没有可靠的未来，因为我们为了今天而活，这是一种所有诱惑者可以很容易对其玩弄把戏的灵魂状态——因为人们即使仅仅“为了今天”也会让自己受到诱惑和贿赂，而把未来和美德预留给自己！众所周知，个人，这真正的“自在自为者”，比其对立面群体之人更关心瞬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和未来都是无法估算的；同样，他们喜欢把自

己和残酷无情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具有采取行动和获取信息的能力，这是不能指望普通大众来理解和谅解的。可是暴君或恺撒理解个人的权利，即使它处于放纵不羁的状态，也能理解，并且有兴趣支持、推进一种更大胆的私人道德。因为他想到自己，想要像拿破仑曾经以其经典方式所表达的那样来考虑自己：“我有权利对于人们抱怨我的一切，用一句永恒的‘我就是这样’来回答。我旁观全世界，不接受任何人的条件。我要求人们甚至屈服于我的幻想，要求人们在我热衷于这些那些消遣的时候，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拿破仑有一次对他的夫人所说的话，当时他的夫人有理由质疑她的丈夫对婚姻的忠诚。^①——腐败的时代是苹果从树上落下来的时代：我指的是个人，未来种子的携带者，国家和社会团体的精神殖民化和精神改组的倡导者。腐败只是针对一个民族的**秋季时期**的骂人话。 398

24

不同的不满。——柔弱的、几乎女性化的不满者是想象生活得到美化和深化；强大的不满者——他们中间名副其实的汉子——则是使生活得到改善和保障。前者所表现的柔弱和女性化在于，他们有时自己喜欢受骗，也偶尔凑合着满足于一点点醉和幻想，可是总体而言他们从来不会得到满足，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不满已经无可救药而感到痛苦；此外，他们还是所有那些懂得如何设法从鸦片和麻醉剂中获得安慰之人的支持者，并恰恰因此而怨恨那些把医生看得高于教士的人——由此，他们维护了真正的紧急状态的**持续性**！如果自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没有那么多的这类不满者，那么也许欧洲保持持久变化的著名能力就根本不会产生，因为强大的不满者的要求太粗俗，归根结底是太平庸，最终就可能被平息下去。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大规模的不满和变化能力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灭绝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偶像崇拜者以其使生活得到改善和保障的标准，即使在欧洲，也很容易建立中国状 399

^① 参见《德·雷米扎夫人回忆录》（3卷本），第1卷，114页及以下，巴黎，1879—1880。尼采书房里有该书。

态，实现一种中国式的“幸福”，前提是他们能在这里首先彻底消灭那种比较病态的、比较柔弱的、比较女性的、在此期间仍然过于丰富地俯身即拾的不满和浪漫主义。欧洲是一个病人，对于他的不治之症和他的痛苦的永久变化，他亏欠着最高的感激；这些持续不断的新状况，这些同样持续不断的新危险、新痛苦、新信息手段最终产生出一种智慧敏感性，这种智慧敏感性十分接近于天才，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切天才之母。

25

不为认知做预定。——有一种绝不罕见的谦卑，让人讨厌。带有这种谦卑，我们就全然不适合当献身于认知的人。也就是说，一旦这样一种人察觉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似乎就会原地转身，对自己说：“你搞错了！你的感觉到哪里去了！这不可能是真理！”——然后，不是再一次更敏锐地观看和倾听，而是像吓坏了一样迅速给引人注目的事情让路，并设法尽可能快地将它从头脑里打出去。因为他的内心准则这样说：“同关于事物的通常看法相矛盾的事，我一样也不要看见！我是天生要来发现新真理的吗？已经有太多的老人了。”

26

400 生命意味着什么？——生命，意味着不断从自身摆脱掉要死去的東西；生命，意味着对我们身上，而且不仅是我們身上正在变弱、变老的东西残酷无情；生命，也就是意味着对垂死者、对不幸者、对老者毫无敬重？不断做一个凶手？——可是老摩西说过：“不可杀人！”^①

27

放弃者。——放弃者在做什么？他在争取一个更高的世界，他要比所有唯唯诺诺的人飞得更远、更高，他扔掉许多会给他的飞行增添累赘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并非对他没有价值，并非是令人不快的——他为他的高处的渴望做出牺牲。这种牺牲、这种抛弃现在恰恰是在他那里独

^① 《圣经·出埃及记》，20：13。

自变得可见的东西。在那之后，人们赋予他放弃者之名，而作为放弃者，他站在我们面前，裹在他的风帽中，就像穿着刚毛衬衣^①的灵魂。可是，对于他对我们所造成的这种效果，他却一定很满意：他要飞越我们，向我们始终隐藏起他的渴望、他的自豪、他的意图。——是的！他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更聪明，他对我们如此彬彬有礼——这个唯唯诺诺的家伙！因为就是在放弃中，他也和我们一样。

28

以自己的至善伤人。——有时候我们的力量把我们向前推进得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不再能经受得住我们的弱点，因这些弱点而走向灭亡，甚至我们也许预见到这种结果，却还是不想要有别的样子。于是我们对自己内心中想要受到保护的东西变得冷酷无情起来，我们的伟大也是我们的无情。——这样一种经验，我们最终必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它是伟人们对其他人、对其时代所造成的总体效果的一种比喻——正是以他们最好的东西，以只有他们能实现的东西，他们使许多弱者、缺乏自信者、生成者、有意愿者毁灭，因此他们是有害的。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总体而言，他们之所以有害，只是因为他们的最好的东西被一些人接受，使这些人就像饮用了一种太强烈的饮料而失去理智和私欲，他们变得如此烂醉如泥，以至于无论他们醉醺醺地走向哪里，都必然会在所有错误的道路上弄得断胳膊瘸腿的。 401

29

附加的说谎者。——当人们在法国开始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②，因而也有人开始捍卫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某种往往如此明显而人们却如此不愿意看到的東西：——人们对自己编造假的理由，说明那些法则为何应该存在，仅仅是为了不向自己承认，人们已经习惯于这些法则的统治，不想再有什么别的样子。这就是在每一个占统治地

① 基督教中苦行者或者忏悔者贴身穿的衣服，穿着非常难受，以表示苦行或忏悔的决心。

② 在17世纪，法国的美学家误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要求一部悲剧需展示时间、地点、情节的统一，即所谓的“三一律”。

位的道德和宗教范围内人们所做和一直在做的事情，习惯背后的理由和意图总是在有些人开始驳斥习惯、追问理由和意图时才附加地编造出来的谎言。这里存在着所有时代保守分子的巨大不诚实——这便是附加的说谎者。

30

402 名人的喜剧。——需要名声的名人，例如所有政治家，从来都是带着不可告人的想法选择同盟者和朋友的；从这个人那里，他们要求一点光辉，及其美德的反光；从那个人那里，他们要求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了解的某些可疑特征中引起恐惧的那种东西；从另一个人那里，他们偷走他游手好闲、光天化日之下撒谎的名声，因为有时被认为心不在焉、懒懒散散倒反而有利于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暗中等候时机这一点被掩盖起来。他们一会儿需要幻想家，一会儿需要行家，一会儿需要好苦思冥想的人，一会儿需要迂腐之人在他们周围，就好像是作为他们当下的自我，可是转眼之间他们就不再需要这同样的东西了！所以名人的环境和外部状况不断衰亡，而一切都似乎挤到这个环境中，想要成为其“特性”：这儿就像大城市。他们的名声像他们的特性一样，不断改变，因为他们变化的手段要求这种变化，一会儿推动这种，一会儿推动那种现实的或虚构的特征登上舞台；他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就属于这些舞台特征。另一方面，他们想要的东西，必然格外坚定地保持光彩照人，甚至很远就能看到——就连这有时也需要他们的喜剧、他们的舞台表演艺术。

31

403 商业与贵族。——买卖就像读写技巧一样，现在被看成很平常的事情；现在每个人即使不是买卖人，也都精于此道，每天都练习这种技术——就像在从前，在人类还比较野蛮的时代，每个人都是猎人，每天都在练习打猎的技术。那时候，打猎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打猎最终是如何成为权重位高者的特权，从而失去了日常的普通特性的呢？——因为它不再是必要的，成为一件性情中的、奢侈的事情——有一天，买卖也可能遭遇同样的情况。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买卖，买卖技术的必要性逐

渐完全消失的社会状况：也许那时候，不大服从于普通状况法则的个人会让自己把买卖当作一种感觉上的奢侈。只有到那时候，商业才会获得其高尚地位，贵族也许才会同样乐于从事商业，就像至今他们忙于战争和政治一样——而那时候的情况会相反，对政治的重视可能会完全改变。甚至现在，政治也不再是贵族的手艺了，很可能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它很平庸，把它同所有政党文献和议会文献一起归入“精神卖淫”的范畴。

32

不受欢迎的门徒。——“我怎么来对付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败坏了”年轻人的哲学家不满地喊道，“我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学生。”这一个不会说“不”，那一个对一切都讲“一半一半”。假如他们采纳我的学说，那么前者就会受太多的苦，因为我的思想方法要求一颗好斗的灵魂，一种使人伤痛的愿望，一种否定的乐趣，一种坚硬的皮肤——他会因敞开的伤口和内在的伤口而衰弱下去；而后者会把他所代表的任何事情都想象成一种平庸事物，而这些事物就这样被变成了平庸事物——我祝愿我的敌人有这样的一个门徒。

33

在大教室之外。——“为了向您证明，人类基本上属于驯顺的动物，404
我会提醒您，如此长期以来，人类是多么容易轻信。现在，为时已很晚，在非同寻常的自我克制之后，他才成了一种好怀疑的动物——是啊！人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恶毒。”——我不明白这一点：为什么人类现在应该更好怀疑、更恶毒？——“因为人类现在拥有一门知识——急需！”

34

Historia abscondita ①。——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有一种追溯能力：全部历史为了他的缘故会被重新放到天平上，过去的上千个秘密从其洞穴中爬出来，进入到他的阳光下。完全无法预见，还有什么也将成为历史。

① 拉丁文：隐藏的历史。

也许基本上过去仍然尚未发现！还需要如此多的追溯能力。

35

异教与巫术。——不按习俗的方法来思考——这早就完全不是一种更佳智慧的效果，而是强大邪恶倾向的效果，是分离、隔离、抗拒、幸灾乐祸、恶意等倾向的效果。异教是和巫术相对应的事物，无疑和巫术一样不是无害的东西，甚至也并非本身就是值得崇敬的东西。异教徒和女巫是两种恶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连他们自己都感觉自己是恶人，只是他们有一种无法克制的乐趣，即要危害占据统治地位者（人或见解）。宗教改革是中世纪精神在其已经不再问心无愧的时代所得到的一种强化，它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精神和问心无愧。

36

最后的话。——我们将记得奥古斯都皇帝，那个可怕的人，他可以像苏格拉底一样控制住自己，一样沉默，却用自己最后的话轻率地对待自己：当他让人明白他戴了一个面具，演了一出喜剧——他出色地扮演了祖国之父^①并表现了皇位上的智慧，足以造成幻觉！——的时候，他让面具掉落下来。*Plaudite amici, comoedia finita est!*^② 垂死中尼禄的想法：*qualis artifex pereo!*^③ 也是垂死中奥古斯都的想法：演员的虚荣！演员的饶舌！真正是垂死中苏格拉底的对立面！^④ 可是，提比略沉默地死去，这位所有自我折磨者中最受折磨的人——他是真实的，不是演员！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念头经过他的大脑啊！也许是这个念头：“生活——这是一种长久的死亡。我多么傻啊，缩短了这么多人的生命！我不是被造就做一名行善者的吗？我本来会给他们永久的生命，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他们永久死亡。这就是我之所以有一双好眼睛的原因：*qualis specator pereo!*”^⑤ 当他在长时间垂死挣扎以后似乎重新恢复力量的时候，人们认

① “祖国之父”是罗马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皇帝的荣誉称号。

② 拉丁文：喝彩吧，我的朋友，喜剧落幕了！

③ 拉丁文：我正死去，对于艺术这是多大的损失啊！

④ 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在他被处决的时候，应该保留一种正派得体的缄默。

⑤ 拉丁文：我正死去，但我曾是一个多好的观察家啊！

为用枕头闷死他是可取的方法——他死了两种死法。①

37

出自三种谬误。——在上一个世纪，人们促进了知识，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用它，并通过它，最佳地理解上帝的善和智慧——这是伟大的英国人（如牛顿）灵魂中的主要动机；部分是因为人们相信认知的绝对有用，尤其是相信对道德、知识、幸福的最内在的理解——这是伟大的法国人（如伏尔泰）灵魂中的主要动机；部分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拥有并热爱知识中某种无私、无害、自足、真正无辜的东西，人的邪恶本能根本不会参与这种东西——这是斯宾诺莎灵魂中的主要动机，他神圣地感觉自己认知者——也就是说，出自三种谬误。 406

38

爆炸物。——如果你考虑到年轻人的能量如何需要爆炸，那你见到他们因为这个或那个情况而如此无礼、如此不加选择地做出决定，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使他们非常兴奋的是看到了围绕在原因周围的热情，也就是说，看到了燃烧着的导火索——而不是原因本身。所以较精细的诱惑者善于许诺他们会有爆炸，却不管爆炸这件事情的理由有无道理：有理由你也不会赢得这些炸药桶！

39

变味。——共同品位的改变比见解的改变更重要。见解加上所有证明、反驳以及全部的知识化装舞会，不过是品位发生变化后的征兆，十分肯定地说，恰恰不是人们如此经常地认为它们是的那种东西，即品位发生变化的因。共同的品位是如何改变的呢？由于强大的、有影响的、没有羞耻感的个人宣称并专制地贯彻他们的 *hoc est ridiculum, hoc est absurdum* ②，即他们的品位与好恶的判断标准——从而他们让许多人感受 407

① 关于提比略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他平静而沉默地自然死亡，还有一种说他被窒息而死。但第二种说法本身也有不同，历史学家塔西佗在《编年史》第6卷第50章中说他被一叠被子压在下面；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约69—约130）在《提比略传》第73章中则记录有人说他从高烧昏迷中醒来，被人用枕头闷死。

② 拉丁文：这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

到压力，由此又渐渐变成更多人的习惯，最终变成了所有人的需求。这些个人之所以感觉、“品位”不一样，原因通常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营养、消化的独特性，也许在于他们的血液和大脑，总之在身体中，多一点或少一点无机盐；可是他们有勇气信奉他们的身体，听取身体以最细微的声音发出的要求——他们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就是身体的这种“最细微的声音”。

40

关于高贵形式的缺失。——士兵和领袖仍然始终有着一种比工人和雇主之间高得多的相互关系，至少暂时所有立足于军事的文化仍然高于所有所谓的工业文化——处于现在形态下的后者完全是曾经有过的最庸俗的生存形式。这里干脆就是需求法则在起作用：人们要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但是人们蔑视那些利用这种需求、收买工人的人。很奇怪，屈服于强大的、令人害怕的甚至令人恐怖的人，屈服于暴君和将军，远不如屈服于所有工业伟人所是的那种无名者和无足轻重者，那样让人感觉痛苦——工人通常在雇主身上仅仅看到一条狡猾的、敲骨吸髓的、利用别人的困境来谋利的人面兽心之狗，它的名字、外形、风俗、名声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现今的工厂主和大型商业企业家似乎太过于缺乏更

408 高贵性格的所有那些形式和标志，而只有这样的性格才会让个人变得举足轻重。如果他们在目光和表情中有天生贵族的高贵，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大众的社会主义。因为假如更高之人总是使自己合法化地高于大众，使自己合法化地生来发号施令——通过高贵的形式，那么大众基本上就愿意屈服于任何种类的奴隶制！最平常的人感觉到，高贵是不可以临时拼凑起来的，他不得不尊重漫长时代在其中结出的果实——可是更高形式之缺席和双手红润肥胖的臭名昭著的工厂主之庸俗让他想到，在这里只是偶然性和幸运才使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的。好啊，他自己得出结论，让我们再次尝试一下偶然性和幸运吧！让我们掷下骰子吧！——而社会主义就此开始。

41

反对懊悔。——思想家在他自己的行动中看到了尝试和问题，即究

竟要打听什么情况。成败对他来说，首先是答案。可是，为某事失败而感到生气，或干脆感到懊悔——他把这留给那些因为自己被命令行动才行动的人，以及那些在恩主对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不得不期待棍棒伺候的人。

42

工作与无聊。——为了工资的缘故而找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在文明国家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工作是一种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因此他们在工作的选择上不太细致，前提是他们都能得到丰富的收益。现在有一些罕见的人，他们宁愿毁灭也不愿意对工作没有兴趣而工作：这些苛求者是很难满足的，如果工作本身不是万利之利，那么即使给他们丰厚的利益也是没有用的。艺术家和各种各样的沉思者就属于这种罕见类型的人，不过也有把生命耗费在打猎、旅行、谈情说爱或者冒险上的有闲之人。他们所有人都想要工作加困境，只要和兴趣捆绑在一起，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否则，他们就有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懒惰，尽管贫穷、不光彩、对健康与生命的危害会和这种懒惰相关联。他们害怕无聊并不像害怕没有兴趣的工作那么厉害——如果他们的工作要取得成功的话，他们甚至需要许多无聊。对于思想家和所有具有创造力的才子来说，无聊就是灵魂中作为幸福航行与快乐之风先导的那种不舒服的“风平浪静”。他们得忍受得了它，得等待它对他们产生影响——这正是较小的人物完全无法成就的东西！以任何方式把无聊从自己身边赶走都是平庸的，就像没有兴趣地工作是很平庸的一样。也许，亚洲人能够实现一种比欧洲人更长久、更深刻的安宁，从而比欧洲人更为优秀；甚至他们的麻醉剂也是慢慢发挥作用的，要求有耐心，和欧洲的毒药、酒精的那种令人讨厌的突然发作正相反。

43

法律之所背叛。——如果你研究一个民族的刑法，就好像它是这个民族的性格之表达，那你就大大地搞错了：法律不告诉你一个民族是什么样的情况，而告诉你对它来说显得陌生、罕见、难以置信、有异国色

410 彩的东西。法律同不符合习俗道德^①的东西有关，而最严厉的惩罚则是针对和邻近民族的风俗相一致的东西。所以在瓦哈比教徒^②那里，只有两种死罪：拜其他神而非瓦哈比神和——抽烟（在他们那里被称为“可耻的饮用方式”）。“那凶杀和通奸算什么？”听到这种事情的英国人惊讶地问道。“上帝是仁慈的、慈悲的！”老酋长说。——所以在古罗马人那里就有观点认为，一个女人只能犯两种死罪：一种是通奸，然后是——酗酒。大加图^③认为，亲戚之间亲吻只是为了让妇女在这方面受到控制才成为风俗；一个吻意味着：她有酒味吗？真有女人喝了酒被抓住并被处以死刑的，当然不只是因为女人有时在酒的作用下忘记如何说“不”了。罗马人当时在酒仍是欧洲新生事物的时候，尤其害怕纵酒活动和酒神庆祝活动会作为一种颠覆罗马感觉力基础的可怕的对外模仿而时不时地影响南欧妇女，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对罗马的一种背叛，就像是被并入到外国去一样。

44

猜想的动机。——尽管知道人类至今的行事动机很重要，但是也许对于认知者来说更关键的，是对这种或那种动机的信念，也就是人类作为自己行为的真正杠杆强加给自己、为自己想象的东西。因为人类的内
411 在幸福和不幸是按照他们对这个或那个动机的信念而分摊到他们头上的——但不是按照实际上的动机！一切实际上的动机得到的都是一种二等的关注。

45

伊壁鸠鲁。——是啊，我为我也许以不同于任何人的方式感受伊壁鸠鲁的性格，并在我关于他听到、读到的一切中享受古代的午后之乐而感到骄傲——我看到他的目光越过沐浴在阳光中的岸边岩石，投向无垠的苍茫大海，此时大大小小的动物都在阳光中嬉戏，就像这阳光和目光

① 德语中的道德（die Sittlichkeit）一词源于习俗（die Sitte）。尼采也强调传统伦理生活的习俗方面。

② 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教徒。

③ 大加图（前 234—前 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等职。

本身一样安全、宁静。这样一种幸福只有一个不断受苦的人才能够发明出来，一种目光的幸福，生存的大海在这种目光前变得宁静，这目光现在不能再满足地观望大海的表面，观望这色彩斑斓、柔滑、令人毛骨悚然的海面；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观满足上的知足。

46

我们的惊讶。——知识查明经得起审察并一再为新的审察提供依据的万物，有一种彻底的愉悦深藏其中——毕竟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是啊，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各种判断的全部不确定性和幻想，如此相信全部人类法则和概念的永恒变化，以至于知识的结果如何经受了巨大考验，真正让我们感到惊讶！从前人们一点不知道一切人性的可变性，不知道是道德风俗维护了这样的信念：人类的整个内在生活被用永恒的夹子夹紧在金属的必然性上了，也许当时人们感觉到和让人给自己讲童话和仙女故事时类似的一种带有肉欲倾向的惊讶。美妙的故事让那些有也许已经厌倦了规则和永恒的人受益匪浅。失去一次根基吧！飘吧！迷路吧！疯狂吧！——这属于天堂，属于早先时代的纵情享乐，而我们的满心喜悦就像爬上陆地、双脚踏在古老而坚实的大地上的乘船遇难者的满心喜悦一样——为自己没有摇晃颠簸而感到惊讶。

412

47

关于克制激情。——如果我们不断禁止自己有激情的表达，就像那是留给“普通人”，留给性格比较粗野的市民、农民一类人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要克制激情本身，而只要克制激情的语言和表情，我们也仍然会意外获得我们不要的东西：对激情本身的克制，至少是对激情的弱化和改变。最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如路易十四宫廷以及附属于宫廷的一切所经历的这种情况。在对表达的克制中受教育的随后的时代不再有激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幽雅、肤浅的游戏方式——一个没有能力不讲规矩的时代，所以甚至一个侮辱也同样彬彬有礼地接受和回敬。也许我们现在的时代提供其最奇特的对立面：我在生活中、在舞台上，也同样在一切书写的文字中，到处都看到在一切比较粗野的激情表达和表情中所包含的心满意足。现在要求的，是强烈激情的某一种传统——

413 只是并非激情本身！然而，我们还是会以这种方式最终达到激情本身，我们的后代将会有一种纯粹的粗野，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粗野和难以管束。

48

了解困境。——也许任何东西都不会像人和时代所拥有的关于困境的各种知识那样把人和时代互相分开了：灵魂的困境，同样还有肉体的困境。关于后者，我们现代人尽管有我们的缺陷和脆弱性，却也许完全由于缺乏丰富的自我体验而既是笨手笨脚者又是梦幻者：同——所有时代中最长的——恐惧时代相比而言。在恐惧时代中，个人得保护自己不受暴力侵害，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而得自己成为暴力之人。当时一个人得经历丰富的培训，让自己经得起肉体折磨和肉体缺陷，并且明白，即使是某种针对自己的残酷，在一种自愿的痛苦训练中，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存的必要手段。当时人们教育自己周围的人要忍受痛苦，人们欣然将痛苦加诸他人，并看着这种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人头上而无动于衷，唯一有的只是他自己的安全感。可是，就灵魂的困境而言，我现在观察每一个人，看看他是否出于经验或有关说明了解这种困境；看看他是否仍然认为有必要将这种了解伪装成例如较高雅教养的标志；或者看看他在灵魂深处是否干脆不再相信灵魂的巨大痛苦，他是否认为说出灵魂痛苦和说出巨大的肉体忍受是一样的：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牙痛和胃痛。可是，在我看来，大多数人现在都差不多。由于对两种形态的痛苦普遍

414 缺乏适应性，也由于一个痛苦者模样的某种罕见性，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人们现在比以前的人多得多地憎恨痛苦，比以往更恶毒得多地说它的坏话，人们甚至几乎不能容忍想一想有痛苦的存在，使之成为针对整个生存的一个良心问题和一种责备。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出现绝对不是巨大而又可怕的困境标志；而是在由于生存变得更加典雅、更加轻松而使对灵魂和肉体的蚊虫叮咬显得太过于血腥、太过于有毒性的时代，在由于缺乏真正痛苦的体验而使人们喜欢把痛苦的一般观念想象成最高级别痛苦的时代，人们画出的这样一个对一切生命价值的问号。——对于悲观主义哲学和过分的敏感性，即在我看来似乎是真正的“当下困境”

的东西，有一种药方——可是也许这个药方听起来太残忍，本身就会被算作某些标志之一——由于这样一些标志，人们现在可以判断说：“生存是邪恶的东西。”瞧！针对“困境”的药方就是：困境。

49

宽容及相关事宜。——敦厚之人的举止突然变得冷酷，忧郁之人变得幽默，尤其是突然放弃复仇或满足别人的嫉妒而表现出宽容，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出现在心中有着强大内在离心力的人身上，出现在突然满足、突然恶心的人身上。他们的满足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厌恶、反感以及逃逸到相反趣味中去的倾向立即随之而来：在这种对立中产生出感觉的痉挛，有的人突然变得冷酷，有的人捧腹大笑，415 还有的人伤心落泪，做出自我牺牲。在我看来，宽容之人——至少那种始终留下最强烈印象的宽容之人——似乎是一个格外渴望复仇之人，在他看来，一种满足近在咫尺，他已经在想象中如此大量、彻底、一滴不剩地饮干了它，以至于随着这种迅速的放纵而来的，是一种巨大而迅速的恶心。他现在凌驾于“自己之上”，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并原谅了他的敌人，甚至祝福和尊敬他。可是，由于这种对他自己的强暴，由于对他自己仍然如此强大的复仇本能，他只是屈服于现在在他心中强大起来的新本能（恶心），他急不可耐地、无节制地这样做，就像他不久前在幻想中预感并几乎享尽复仇之快感一样。宽容像复仇一样，有着同样程度的利己主义，可这是一种不同品质的利己主义。

50

变得孤独的理由。——良心的责备同感情相比，即使在最有良心的人那里，也是弱小的：“这或那是违背你的社会之道德的。”即使最坚强的人，当他看到自己和他们一起受教育，也为了他们才受教育的那些人递过来一个冷漠眼光或撇起了嘴巴的时候，他也会害怕的。究竟害怕什么呢？害怕变得孤独！这就是驳倒对人或事的最佳辩护的理由！——我们心中的群体本能如是说。

51

真理意识。——我喜欢我可以用一句“让我们试一试！”来回应的任

416 何一种怀疑，但是我决不喜欢听到不允许实验的任何事情、任何问题。这是我的“真理意识”的底线：因为在那里，勇气失去了它的权利。

52

他人关于我们之所知。——我们关于我们自己之所知、之所忆，对于我们生活之福而言，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决定性意义。有一天，他人关于我们之所知（或者其自以为之所知）向我们猛扑过来——这时我们才认识到，它是更加强大之物。我们对付自己的愧疚比对付自己的坏名声更容易。

53

善始之地。——在微弱的视力由于邪恶的本能变得越来越高雅而不再能看清其本来面目的地方，人们着手建立善之王国。而有一种现在进入了善之王国的感觉，使所有受诸如安全感、舒适感、亲善感等邪恶本能威胁和限制的本能，都处于共同兴奋的状态中。也就是说：眼睛越呆滞，善就能达到越远的地方！因此而有大众和孩子们的永恒快乐！因此而有伟大思想家的忧郁和与愧疚相关联的忧伤！

54

417 外观意识。——我感觉自己具有对整个生存的认知，这是多么奇异、多么新颖，同时又是多么可怕，多么具有讽刺意味！我发现，古代的人类和动物，甚至一切有感觉的存在物的整个原始时代和过去都在我身上继续创作、继续爱、继续恨、继续推论——我突然从酣梦中醒来，可是仅仅意识到，我是在做梦，我必须继续做梦，为的是不会灭亡：就像梦游者必须继续做梦，为的是不会跌倒一样。现在对我来说，“外观”是什么！它真的不是某一种本质的对立面——我如何善于谈论某种本质，却无法说出其外观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不是一种无生气的面具，人们可以把它戴在一个未知的 X 的脸上，也可以取下来！外观对我来说，就是活动者、生活者本身，它们的自嘲在于让我感觉到，这里除了外观、磷火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在所有这些梦幻者中间，也有我，这位认知者，在跳着我的舞蹈。认知者是一种手段，他要把尘世的舞蹈拉长，就此而

言，他属于生存仪式的秩序维护者。所有认知的高度一贯性和关联性也许就是，并且将是，维持梦幻的普遍性和所有梦幻者相互之间的理解，因而也是维持梦的延续的最高手段。

55

最后的高贵意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高贵”呢？肯定不是献祭，也不是带着强烈的淫欲去献祭。肯定不是追随某种激情，因为有可鄙的激情。肯定不是为他人做事而没有私利，也许始终不渝的自私自利恰恰属于最伟大、最高贵的人。——更应该说，侵袭高贵者心头的激情是一种他所不了解的特殊情况；是使用了一种罕见的、独一无二的标准，近乎一种疯狂；万物中的热感，尽管别人感觉这些事物都是凉的；一种对尚未为其发明出衡量仪器的价值的猜测；在祭坛上为一位未知之神所做的祭祀；一种没有任何荣耀意愿的勇气；一种漫溢出来并传递给人与事的自足。也就是说，是至今一直都是罕见之物以及对这种罕见之物的无知造就了人的高贵。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考虑到，由于这种标准，通常的、最熟悉的、不可缺少的一切，总之，最能保存物种的东西，而且一般而言，至今人类一直遵循的法则，都要受到不公平的评判，并在总体上遭到有利于特殊情况的诽谤。成为法则的维护者——这也许是世上的高贵意识在其中显现的最终形式和最终典雅。 418

56

渴望痛苦。——当我想到对有所作为的渴望如何不断刺激、鞭策着成百万计无法忍受所有的无聊、无法忍受自己的年轻欧洲人，我就明白了，他们心中一定有一种受苦的渴望，以便从他们的痛苦中为行动、行为找到可能的理由。困苦是必须的！因此而有政治家的喧嚣，因此而有各种类型的许多虚假、虚构、夸大的“紧急状态”，以及盲目地热衷于相信这种状态的倾向。这个年轻的世界要求，从外部到来或显现的——绝不是幸福——而是不幸；而它的想象已经事先忙于把这种不幸变成一种洪水猛兽，以便事后它可以大战洪水猛兽。如果这些嗜好困苦的家伙心中感受到发自内心地对自己行善、为自己做事的力量，他们就也会懂得发自内心地为自己创造一种自己的、真正自己的困苦。他们的发明然后 419

就可以变得更精细，他们的心满意足听起来就像美妙的音乐：尽管他们现在用他们的告急呼叫，随后干脆太经常地用**危急感**填满世界！他们根本不懂得自己该着手做些什么——于是他们就把别人的不幸画在墙上：他们总是需要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需要别人！——我的朋友，请原谅我竟敢把我的**幸福**画在了墙上。^①

^① 德国人说，“不要把魔鬼画在墙上”，意思是说，把魔鬼画在墙上会招来真的魔鬼。尼采改写了这句话，意思是说他的幸福真的会来，所以他要请别人原谅他的自私。

第二卷

57

致现实主义者。——你们这些清醒的人，你们感觉自己已经全副武装地面对激情和虚幻的想法，很想用你们的空虚来构成一种高傲、一种装饰，你们自称为现实主义者，并暗示说，世界向你们所显现的，便是世界的实际模样：只有在你们面前，现实揭开了它的面纱，你们自己也许是其中的最佳部分——哦，你们这些赛斯的可爱神像！^①可是，和鱼相比，你们在彻底揭开面纱的状态下，不也是最有激情、最摸不透的生存物，总还是太像一个恋爱中的艺术家吗？而“现实”对于一个恋爱中的艺术家算什么！你们总还是到处带着源于以前几个世纪中的激情和热恋的那种对万物的评价！你们的清醒中总还是包含着一种秘密的、消除不了的醉！例如你们对“现实”的爱——哦，这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爱”！在任何感觉中，在任何感觉印象中，都有一点这种古老的爱。同样，任何一种虚幻的想法，任何一种偏见，任何一种非理性，任何一种无知，任何一种恐惧，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在加工着它、编织着它。那

^① 关于埃及古城赛斯和城中庙宇内蒙面纱的伊希斯女神像的故事和有关资料，见“第二版前言”第4节注释。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尼采在这里讽刺那些现实主义者以为看到了揭开面纱的女神像，进而以为他们自己就是神像，即德国诗人席勒诗作“赛斯蒙面纱的神像”中所说的“真理”。可是按照席勒这首诗的说法，那个敢于去揭开面纱的埃及青年即使看到了面纱后面的东西，也说不出，而且注定早逝。

422 就是一座山！那就是一片云！那里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去掉幻觉，以及其中全部人性的补充，你们这些清醒者！是的，如果你们能那样做的话！如果你们能忘记你们的出身、过去、学龄前儿童预备班——你们的全部人性和动物性！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现实”——对于你们来说也没有，你们这些清醒者——我们相互之间早就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陌生，也许我们超越醉的良好愿望和你们认为根本不可能醉的信念一样，都值得尊重。

58

只有作为创造者。——这曾让我操了最大的心，现在继续让我操最大的心，就是想要搞明白，事物叫什么比它们实际是什么更难以言表地重要。一件事物的名声、名称、外表、效果、通常的大小和重量——原先几乎总是一种谬误、一种随意性，裹在事物外面，就像一件衣裳，对于事物的本质，甚至其外表，完全是陌生的。借助于对它的信念，及其一代代的成长，渐渐地仿佛生根和内在发育，长成了它自己的身体——开始时的外观最终几乎总是变成了本质，并作为本质发挥作用！哪一个傻瓜会相信，如果想要摧毁大家心目中跟本质有关的世界，即所谓的“现实”，那么指出上述那种起源以及错觉造成的那种云山雾罩，就足够了！只有作为创造者，我们才能摧毁！——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一点：创造新的名称、评价和真实外表，以便永久创造新“事物”，这就足够了。

59

423 我们这些艺术家。——如果我们爱一个女人，我们就很容易恨自然，因为我们会想起自然让女人遭受了令人讨厌的麻烦。我们宁愿一点也不考虑这个问题，可是一旦当我们的灵魂触及这些问题时，它就不耐烦地耸耸肩，并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轻蔑地朝自然望去——我们受了侮辱，自然似乎插手我们的财产，而且用最亵渎神灵的双手。这时候人们堵上自己的耳朵，不听任何生理学的问题，私下里命令自己：“我一点也不要听人告诉我说，人类除了灵魂和形式以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皮肤底下的人类”对于所有恋爱中的人来说，是一种引起恐怖的东西和无法

想象的事物，是对上帝和爱的亵渎。——现在，恋爱中的人关于自然和自然性所感觉到的，正是从前神及其“神圣的万能权力”的每一个崇拜者所感觉到的那种感受：在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理学家、医生关于自然所说的一切中，他看到了一种对其珍贵财富的侵犯，因而看到了一种攻击——此外还有一种攻击者的无耻！甚至“自然规律”在他听起来都像一种对上帝的诽谤。归根结底，他太愿意看到所有例行的过程都被追溯到道德的意志行为和专断行为上——可是因为没有人能为他效力做这种事情，所以他尽可能向自己隐瞒了自然和例行的过程，生活在梦中。哦，这些从前的人懂得如何做梦而不必先入睡！——而我们今天的人也太了解这种事情了，尽管我们有着对清醒和白天的全部好意！去爱、去恨、去渴望，尤其是去感受，就足够了——我们立刻就有了梦的精神和力量，我们睁着眼睛，对所有危险都无动于衷，走上危险之路，爬上虚幻想法的屋顶和塔楼，就像天生就能攀高那样，毫无眩晕之感——我们这些白天的夜游者！我们这些艺术家！我们这些自然性的隐藏者！我们这些嗜好月亮和神灵之人！我们这些像死一样安静的不倦的漫游者，走在高地上，我们却不将其视为高地，而是视为我们的平原，我们的安全所在。

424

60

女人及其在远处的影响。——我仍然有耳朵吗？我只是耳朵，而不再是别的什么吗？在这里，我站在熊熊烈火中间，它的白色火焰舔到我的脚上——从四面八方朝我哀嚎、威胁、大呼小叫。而在最深的深渊中，古老的大地摇撼者^①在唱着他的咏叹调，深沉得就像咆哮的公牛：它同时踩着这样一种大地摇撼者的节拍，以至于甚至这些经过风吹雨打的石头鬼怪的心都在身体里为此而颤动。突然，就好像无中生有地，在这地狱迷宫的大门之前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出现了一艘大帆船，像幽灵一般悄没声地飘浮过来。哦，这幽灵般的美！它以何等的魅力抓住了我的心！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海神波塞冬的别号是“大地摇撼者”。他不仅统治海洋，还负责地震。

怎么？世界所有的宁静和沉寂难道都被装运到这里来了吗？我的幸福自己坐在这安静的地方，我的更幸福的自我，我的永恒的第二个自我？没有死，却也不再活着？作为一个幽灵般的、安静的、观望的、滑行的、飘动的中间体？有如那艘扬起白帆，像巨大的蝴蝶一般越过幽暗大海的帆船！是啊，**越过生存！**就是这样！就会是这样！——似乎这里的噪音已把我变成了幻想家？所有巨大的噪音都使我们将幸福置于宁静的远方。如果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噪音中间，站在自己的滚滚而来的成就和计划中间，那么他大概也会看到宁静的、魔幻般的生存物从自己身边溜过，他渴望这些生存物的幸福和隐居：**这就是女人**。他几乎认为，在女人那边生活着他更好的自我——在这宁静的地方，甚至最响亮的波涛汹涌也变成了死寂，生活本身变成了关于生活的梦。然而！然而！我高贵的狂热者，甚至在最美的帆船上，也有这样的嘈杂和噪音，可惜是这么多可怜的小噪音！女人的魔力和最强大的影响，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在远处的影响，一种 *actio in distans*^①；可是首先，而且尤其是——**距离！**

61

向友谊致敬。——友谊在古代被看作最高的感情，甚至高于最受称颂的安分守己者与智者的高傲，甚至几乎被看作它唯一的、更神圣的姐妹。这一点，关于那位马其顿国王的故事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他给了一位蔑视世界的雅典哲学家一个泰伦特^②作为礼物，却被那人还了回来。国王说：“怎么？难道他没有朋友吗？”他要说的意思是：“我尊重聪明人和独立者的这种高傲，但是如果他心中的朋友赢得了对他的高傲的胜利，我会更敬重他的人性。这个哲学家低估了我，因为他表明，他不了解两种最高的感情之一——而且是其中更高的那种！”

62

爱。——爱甚至可以宽恕被爱者的情欲。

① 拉丁文：远处的行动。

② 古希腊的货币单位。

63

音乐中的女性。——为何暖和的雨中之风也招引来音乐情绪和对旋律的创作乐趣？这不就是充斥教堂，并让女人有热恋想法的那种风吗？ 426

64

怀疑论者。——我害怕变老的女人在其心中最秘密的藏匿处比男人更是怀疑论者：她们相信生存的表面性，而不是其本质，对她们来说，所有的美德和深邃都只是对这个“真理”的遮掩，女性外阴非常值得向往的遮掩——也就是说，一个体面与廉耻的问题，如此而已！

65

献身。——有一些才智匮乏的贵妇人，为了表达她们最由衷的奉献，不懂得如何是好，只知道提供她们的美德和羞赧：这便是她们最高的拥有。这种礼物经常被接受，但是并不像馈赠者假定的那样深深地使人受到约束——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故事！

66

弱者的力量。——所有女人都善于夸大其弱点，她们甚至很有些关于弱点的创造性，显得完全像易碎的装饰品一样，甚至一小颗灰尘就可以让它受到伤害。她们的生存应该让男人将他自己的笨拙铭记在心，并为此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以她们抗拒强者和一切“拳头上的权力”。

67

伪装自己。——她现在爱他，从此以如此平静的信任向前展望，就像一头母牛。可是，见鬼！使他着魔的恰恰是她的变幻莫测和不可思议！ 427
他自己就曾有太过于固定不变的脾气了！难道她不会有效地伪装自己古老的性格？伪装爱情的缺失？建议她这样做的难道不是——爱？*Vivat comoedia!*^①

68

意志和心甘情愿。——有人将一个小伙子带到一位聪明人跟前，说：

① 拉丁文：喜剧万岁！

“瞧，这是一个被女人毁掉的人！”聪明人摇摇头，笑了。他喊道：“被女人毁掉的是男人，而女人所没有的一切，都应该在男人身上得到满足和改善——因为男人为自己制造了女人的形象，而女人则按照这个形象来塑造自己。”——“你对女人心肠太好，”站在周围的一个人说，“你不了解她们！”聪明人回答：“男人的方式是意志，女人的方式是心甘情愿——这就是两性的法则。的确！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法则！所有人对其生存来说都是无辜的，可女人则是双重无辜：谁会有足够的精油和柔和给予她们呢？”——什么精油！什么柔和！人群中另一个人喊道。我们得更好地教育女人！——“我们得更好地教育男人，”聪明人说，向小伙子使了一个眼色，让他跟着他。——可是小伙子没有跟。

69

428 复仇能力。——一个人无法自卫，因此也不想自卫，这一点在我们眼里还算不上丢脸。可是我们看不起那种既无能力，又无好意而要复仇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如果我们不相信女人也许会懂得对我们，或者对她们自己——这在某一种情况下会是更加重大的复仇（中国式复仇）——熟练地使用匕首（任何一种匕首），那么一个女人将会逮住（或者如人们所说，“捆住”）我们吗？

70

操控男主人的女主人。——像我们有时候在剧院听到的那样一种低沉而有力的女低音，突然为我们升起帷幕，展现出我们认为非同寻常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一下子相信，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会有有着高贵、英勇、帝王般灵魂的女人，她们能够而且欣然为你做出了不起的回答、决定、牺牲，她们能够而且欣然行使对男人的统治，因为在她们心目中，男人的最好之处已超越于性别之上，成为有血有肉的理想。虽然按照剧院的意图，这样的女低音恰恰不该造成这种女性概念——这样的女低音通常应该表现理想的有男子气概的情人，例如一位罗密欧；可是按照我的经验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剧院和期待这样一种女低音有如此效果的音乐家都十分经常地做出了错误的估计。我们不相信这些恋人：这种声音始终还包含着一种为人之母和家庭主妇的色彩，而恰恰在她们的声

音传达出爱意的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

71

关于女性的贞操。——在高贵女性的教育中，有某种十分惊人和非同寻常的东西，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悖论意味的了。全世界都一致 429
认为，要教育她们在性爱问题上尽可能一无所知，要让她们的灵魂在面
对这些问题时，会产生强烈的羞涩，在别人提到这些事情时，会有极端的
不耐烦，而且避之唯恐不及。女性的全部“声誉”归根结底只是在这些
问题上才有风险：其他问题上有什么不好原谅的呢？可是，在这些问
题上，她们应该打心底里保持一无所知——这种对她们“邪恶的事情”，
她们应该不看、不听、不说、不想；甚至知之都是邪恶。而现在！伴随
着婚姻，就像伴随着一道可怕的雷击，她们被——而且是，被她们最爱、
最敬重的人——抛入到现实和相关知识中：突然发现自己处于爱与羞涩
的矛盾中，甚至必然感觉集欣喜、背弃、义务、同情以及对意想不到的
神与动物为邻而感到的惊恐等等于一身！——在那里人们事实上系了一个
无比的心结！甚至最聪明的通达人情者那种带着同情的好奇，也不足
以猜出某些妇女是如何懂得适应这种谜底，以及适应这种谜底之谜的。
这时在四分五裂的可怜灵魂中必然激发出多么可怕、多么深远的怀疑！
确实，尽管女人的最终哲学和最终怀疑都在这一点上抛下了她们的
锚！——事后，就像事前一样，是同样的深深的沉默：往往是一种面对
自己的沉默，是面对自己闭上眼睛。年轻女子拼命显得肤浅和漫不经心，
她们中间最高雅的人伪装出一种放肆。——女人很容易感觉她们的男人
是她们的声誉之问号，她们的孩子是一种辩解或赎罪——她们需要孩子，
她们对孩子的祝愿，完全不同于男人对孩子的祝愿。——总之，我们对
女人无论怎样温存都是不够的！

72

母亲。——动物关于雌性的看法不同于人类，雌性对动物来说只是 430
会生育的生存物。在动物那里没有父爱，只有某种类似于对被爱者之后的
爱以及适应于这种爱的东西。雌性在其孩子身上有其权势欲的满足，
这是一种财富，一种职业，某种对它们来说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是

你可以用来闲聊的东西。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母爱——它可以和艺术家对其作品的爱有一比。妊娠使雌性变得更温柔、更观望、更胆怯、更乐意屈服；而同样，精神的妊娠造成同女性性格相关联的沉思类型之人的性格：这是有男性气概的母亲。——在动物那里，雄性被看作美的。

73

神的残酷。——一个双手抱着一个新生孩的男人走到一位圣徒跟前。“我该拿这孩子怎么办？”他问道，“他很不幸，长得奇形怪状，生不如死。”“杀死他，”圣徒尖叫道，“杀死他，然后三天三夜将他抱在双臂上，让你自己长点记性——这样你在不适合生孩子的时候，就绝不会再生孩子了。”——那男人听到这话，便失望地离开了。许多人责备圣徒，因为他劝人做残酷的事情，因为他劝人杀死孩子。“可是让他活下去，不是更残酷吗？”圣徒说。

74

431 失败者。——那些在自己所爱之人面前变得不安、不踏实、说话太多的可怜女人总是没有成就，因为男人都最确切地受到某一种秘密而冷漠的温情的诱惑。

75

第三性。——“一个矮小男人是一个怪人，可仍然是一个男人；可是矮小女人和高大女人一比，在我看来，就好像属于另一种性别似的”——一位年老的舞蹈教师说。一个矮小女人从来不美——老亚里士多德说道。^①

76

最大的危险。——如果不是大多数人总将其头脑的规训——他们的“理性化”——感觉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职责、他们的美德，不是大多数人总作为“健全理智”之友而遭受思想上的全部异想天开和恣意放纵的冒犯或羞辱，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曾经在人类头顶上盘旋并且仍在

①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没有确切说过这样的话。

盘旋的最大危险是疯癫的发作——也就是说，是感觉、视听上爆发出来的随心所欲，是享受头脑的异想天开，是乐在人类的愚昧之中。狂人世界的对立面不是真理和确定性，而是一种信仰的普遍性和普遍约束力，一句话，判断的非随意性。人类至今最伟大的工作是相互之间关于非常多的事物达成一致，并给自己规定一种关于如何达成一致的法则，无论这些事物是真是假。这就是头脑的规训，它使人类得以保存。可是，相反的本能总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基本上不怎么信赖地谈论人类的未来。万物的景象仍然不断地推移变化，也许从现在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推移变化得更多、更快。恰恰是最优秀的才子不断起来反抗那种普遍约束力，尤其是真理的探索者！那种作为平凡信念的信仰不断在较聪明的头脑中产生一种恶心和一种新的渴望，而这种信仰为所有精神过程所要求的缓慢速度，在这里被承认为规范的那种对龟的效仿，足以把艺术家和诗人变成倒戈者——正是在这些不耐烦的才子身上，一种对疯癫的真正乐趣爆发出来，因为疯癫有着一种如此欢快的速度！于是就需要有德之智——啊！我要使用最无歧义的措辞——需要有德之愚，需要慢三步思想者的坚定不移的击拍者，从而伟大的总体信仰的相信者聚集在一起，继续跳他们的舞蹈。这是一种第一等级的生活之必需，是它在这里发出指令和要求。我们其他人则是例外和危险，我们永远需要自卫！——现在真的要为例外说句话了，前提是，它从来不想要成为规律。

432

77

问心无愧的动物。——在南欧使人喜爱的一切之中的低俗之处——无论是意大利歌剧（例如罗西尼①、贝利尼②的歌剧），还是西班牙的冒险小说（我们最容易信手拈来的是假借法国之名的《吉尔·布拉斯》③）——并没有瞒过我的眼睛，可是却没有让我感到受了冒犯，就像

① 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② 温森佐·贝利尼（1801—1835），意大利作曲家。

③ 四卷本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是法国作家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的代表作，讲述一个西班牙青年“流浪汉”的冒险经历，被认为是欧洲早期“流浪汉小说”之一。由于“流浪汉小说”起源于西班牙，所以尼采说它“假借法国之名”。

我们在漫步庞贝古城时碰到的低俗^①，甚至在读任何古书时基本上都会碰到的低俗，同样不会冒犯我们一样：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难道是因为在这里没有羞耻？难道是因为一切低俗的东西都如此有把握、如此自信地出现，就像在同一种音乐或小说中的某种高贵、可爱、富有激情的东西那样吗？“动物像人一样有其自己的道理，让它自由地四处奔跑吧！而你，我亲爱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仍然是这样的动物！”——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事物的寓意，也是南方人的特点。不好的趣味就像好的趣味一样，有其道理，而且如果它成为巨大需求，成为有保障的满足，并仿佛是一种普遍的语言、一种绝对让你看得懂的面具和表情的话，它甚至还有优先于好的趣味的道理；好的、典雅的趣味则相反，始终有某种探求、尝试、不十分确信自己的理解力的东西——它现在、从前都从来不是大众化的！面具才是，并始终是，大众化的！那就让一切面具因素在旋律和华彩乐段之中，在这种歌剧之旋律的跳跃和欢快之中驰骋！还有古代生活！如果你理解不了对于面具的乐趣，理解不了一切面具因素的问心无愧，那么你还理解古代生活的什么呢？这里有古代精神的浴场，它在其中休养生息——也许古老世界非凡而崇高的禀性比低俗的禀性更需要这种浴场。——另一方面，北方作品，例如德国音乐，其中的低俗转向，冒犯了我，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里就有羞耻存在于其间，艺术家自贬其身，甚至不禁自己搞得面红耳赤。我们为他感到羞愧，感到如此受了冒犯，因为我们感觉到，他因为我们的缘故而相信非得自贬其身不可。

78

我们应该感激什么。——只有艺术家，尤其是戏剧艺术家，才给人安上了眼睛和鼻子，可以让每一个人有点愉悦地听见、看见自己是干什么的，自己经历什么，自己想要什么；只有他们才教会我们如何评价藏在每一个这种普通人身上的英雄，教会我们如何从远处几乎简单化地、

^① 在现在的那不勒斯附近的庞贝古城被维苏威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埋没，却因此而保存下来。19世纪中叶庞贝遗址开始被发掘。尼采多次参观该地区。他谈论的“低俗”也许是指多种形式性爱艺术的显著展示。

美化地把自己看成英雄的本领——在自己面前把自己“搬上舞台”的本领。只有这样，我们才摆脱自己身上一些尚未开化的细小环节！没有那种本领，我们就不过是前景，完全处于使最近、最低俗的东西显现为十分伟大、显现为现实本身的那种视角的魔力之下。——也许那种让人用放大镜观看每一个人之罪孽，并用罪孽来造就伟大而不朽之罪人的宗教有同一种功劳：通过描写围绕他的永恒视角，它教人们从远处来看自己，把自己看作某种过去的整体之物。

79

不完美之魅力。——我在这里看见一位诗人，他像有些人那样，通过他的不完美，比通过在他手下形成圆满、完美形象的一切，更产生出一种高度的魅力——甚至他的长处和名声更多是因为他最终的无能，而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达出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似乎他预先获得了一个幻象的征象，但绝非幻象本身——然而对这种幻象的非凡兴趣仍然留在他的灵魂中，他从这种兴趣中取得了同样非凡的口才，来表达渴望和饥馑。他以此让倾听他的人升华，超越他的作品，也超越一切“作品”，赋予他们翅膀，以登上 435
倾听者们在其他情况下从来登不上去的高度。于是，他们在自己成为诗人和先知以后，便赞美起他们的幸福之创造者，就好像他直接引领他们看见了他最神圣的、最终的东西；就好像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就好像他真的看见并告知别人他的幻象。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对他的名声反倒有好处。

80

艺术与自然。——希腊人（或者至少雅典人）喜欢听妙语如珠，他们甚至对此有一种贪婪的癖好，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使他们区别于非希腊人。于是他们甚至要求舞台上的激情也妙语如珠，并欣然忍受戏剧诗的不自然——在自然中，激情竟如此沉默寡言！如此默不作声！如此狼狈不堪！或者当它有话可说的时候，说得如此语无伦次、毫无理性、自惭形秽！多亏希腊人，现在我们全都习惯了这种舞台上的不自然，正如多亏意大利人，我们容忍，并且喜欢容忍那另外一种不自然，那种歌

唱的激情。——对我们来说，这变成了一种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倾听人们在最困难的局面中妙语如珠地详细诉说。如果悲剧主人公在生命垂危——现实中的人此时通常会头脑发昏，无疑会妙语不再——之际，仍不语塞，仍胸有成竹，仍摆出雄辩的姿态，全然精神焕发，这时候会让我们心醉神迷。这种对自然的偏离也许是人类自尊心的最佳食粮，因此人类尤其热爱这样一种艺术，它表现了一种高贵的、英雄特有的习俗

436 与非自然。如果一位戏剧诗人不把一切变成理性和言语，而是始终在笔下保留一种残余的沉默，那么我们就有权利为此而责备他——就像我们不满意歌剧音乐家一样，他不懂得为最高的情绪寻找一种旋律，只知道找到一种冲动的、“自然的”结巴和喊叫。这里应该和自然相背离！这里恰恰平庸的幻觉魅力应该让位于一种更高的魅力！希腊人在这条道上走得很远、很远——惊人地远！正如他们尽可能使舞台狭窄，不让自己借助深远的背景来造成任何效果；正如他们使演员不可能有脸部表情变化和轻快动作，把演员变成庄严、僵化、戴着面具的傀儡，他们也剥夺了激情本身的任何深远背景，强加给它一种妙语法则，甚至往往尽一切力量来抵制唤起恐惧和怜悯的形象的强有力效果：恐惧和怜悯正是他们所不要的东西——向亚里士多德致敬，致以最高的敬意！可是当亚氏谈论希腊悲剧的最终目标时，他无疑是不着边际的，更不用说一语破的了！然而考虑一下希腊的悲剧诗人，是什么东西最多地唤起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竞争性的！肯定不是一种想要用冲动使观众倾倒的意图！雅典人去剧场是去听妙语如珠的！而索福克勒斯所致力于的正是妙语如珠！——请原谅我这种异端邪说！严肃歌剧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其所有的大师都操心要阻止人们理解其人物。偶尔捡起的一个词也许会对心不在焉的听众有帮助；但从总体上讲，境遇必然是自我澄清的——

437 说话无关紧要！——他们所有人就是这样思考的，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用词来搞恶作剧。也许他们只是缺少勇气来充分表达他们对词的最终鄙视：罗西尼只要再多一点点放肆，他就会让人一律唱啦—啦—啦—啦——这倒也会很有道理！根本就不应该相信歌剧人物的每一句词，而应该相信他们的声音！这就是区别，这就是美妙的非自然，就因为这个

缘故大家才去听歌剧！甚至 *recitativo secco*^① 也不是真正要作为歌词和文本来倾听的：这种“半音乐”毋宁说是首先给了音乐的耳朵一个短暂的休憩（脱离旋律这最崇高，因而也是对这种艺术最费力的享受而得到的休憩）——可是很快又有了别的东西，即一种增长的不耐烦，一种增长的抗拒，一种对整体的音乐、对旋律的新渴望。——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虑，理查德·瓦格纳的艺术是怎么回事呢？也许不一样？我经常会觉得好像人们不得不在演出前就已经熟记了他创作的词和曲，因为不这样的话——我就是这样觉得——人们既听不到词，也听不到曲本身。

81

希腊人的审美。——“这有什么美的？”在《依菲琴尼亚》的一场演出之后，那位土地丈量员说道，“其中什么都没证明！”^② 希腊人会离这种审美那么远吗？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至少“一切”都被“证明了”。

82

非希腊 *esprit*^③。——希腊人在他们的全部思想中难以描述地讲究逻辑和朴实无华，至少在其漫长的好时光里，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经常地 438 对这些东西感到厌恶：法国人太愿意以小小一跃，跃入相反的方向，他们虽然容忍逻辑精神，但是这种容忍，实际上只有在逻辑精神通过大量这样一些跃入相反方向的小小跳跃，流露出其在社交中的彬彬有礼，流露出其在社交中的自我否定的时候才发生。逻辑对他们来说似乎像面包和水一样必要，但是也像面包和水一样，一旦满足单纯的吃喝，也就成了囚犯的饮食了。在好朋友中间，我们从来不必像所有纯粹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要求完全有理、独自有理，因此在全部的法兰西 *esprit* 中，有小剂量的非理性。——希腊人的社交意识远远没有法国人现在和曾经

① 意大利文：清宣叙调。这是一种音乐的和谐统一不够充足的宣叙调，声部只有最少量的器乐伴奏。

② 尼采说的这件轶事出自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1篇，§36），故事有所出入，如叔本华说的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土地丈量员。这个故事是要说明审美思维和理性思维的不一样，因而现实中和文学作品中的“证明”也是不一样的。上面提到的《依菲琴尼亚》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让·拉辛（1639—1699）的作品。

③ 法文：精神。

有的情况那样发达，因此甚至在他们最有修养的人那里，*esprit* 也如此之少；因此甚至在他们中的风趣者那里，风趣也如此之少；因此——啊！你甚至不会相信我的这些话，我还有多少同类的话留在我的心上！——*Est res magna tacere*^①——马提雅尔^②关于所有饶舌者说道。

83

翻译。——我们可以依据一个时代如何进行翻译，如何试图同化过去的时代和书籍，来估计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历史意识的程度。高乃依^③时代的法国人，以及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以一种我们不再有勇气使用——由于我们更高的历史意识——的方式强占了古罗马。而古罗马本身，它多么蛮横地，同时又多么天真地，将手伸到更古老的古希腊的一切优秀典雅事物上！法国人如何把一切都翻译成了罗马的当下！他们如何故意地、满不在乎地拭去了“瞬间”这只蝴蝶翅膀上的灰尘！所以贺拉斯^④时不时地翻译阿尔凯奥斯^⑤或者阿尔基洛科斯^⑥，普洛佩提乌斯^⑦翻译卡利马科斯^⑧和菲勒塔斯^⑨（和忒奥克里托斯^⑩同样级别的诗人，如果我们判断的话）：原本的创造者经历的这事那事，并将其符号记入自己的诗内，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作为诗人，他们讨厌先于历史意识的那种古代的刨根问底；作为诗人，他们不承认这些完全个人的事情和名字，以及所有为一个城市、一个海岸、一个世纪充当服装和面具的一切，而是立即用当下的、罗马的东西来取代这一切。他们似乎问我们：“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我们自己刷新陈旧的东西，用它来给我们自己乔装打扮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被允许将我们的灵魂吹送到这死亡的身体中

① 拉丁文：保持沉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② 马提雅尔（约 40—约 104），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为警句诗。

③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

④ 贺拉斯（前 65—前 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翻译家。

⑤ 阿尔凯奥斯（约前 630—约前 580），古希腊诗人。

⑥ 阿尔基洛科斯（约前 7 世纪），古希腊诗人。

⑦ 普洛佩提乌斯（约前 50—约前 15），古罗马诗人。

⑧ 卡利马科斯（约前 310—约前 240），古希腊诗人。

⑨ 菲勒塔斯（约前 340—约前 285），古希腊学者、诗人。

⑩ 忒奥克里托斯（约前 310—约前 250），古希腊诗人、学者。

去吗？因为它毕竟已经死了：一切死亡的东西是多么丑陋！”——他们不了解历史意识的乐趣，过去的、陌生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很痛苦，而作为罗马人，他们将此视为一种对罗马式征服的鼓励。事实上，当时人们通过翻译来征服——而且不仅是略去历史事实，不，还要加上对当下的暗示，尤其是抹去诗人的名字，并用自己的名字来取代——绝无盗窃之感，只有 *imperium Romanum*^① 最彻底的问心无愧。

84

关于诗的起源。——人类想象物的爱好者，同时又代表本能道德说的人，他们是如此推论的：“假定功用总是被尊崇为最高之神，那么全世界的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言语韵律化和清晰的语言传达相抵触，而不是使语言传达更清晰；尽管如此，它却像对所有有用的合目的性的讽刺而在大地上到处出现，并且还在出现！诗歌的梦幻般美丽的非理性驳斥了你们，你们这些功利主义者！正是想要有一天摆脱功利——这一点使人高尚，激励人走向道德和艺术！”现在我必须在这里向着功利主义者说一句话——他们确实很少有道理，真是够可怜的！在呼唤诗歌诞生的古老年代，人们确实着眼于功利性，着眼于一种十分巨大的功利性——当时，在人们让韵律渗入说话中的时候，那种重新安排句子所有细小因素的力量让人挑选字眼，赋予思想以新的色彩，使其更晦涩、更陌生、更遥远。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功利性！在人们注意到韵文比散文更容易留在记忆中之后，人类所关心的事情便由于有了韵律而会更深地给神留下印象；同样，人们也认为，通过韵律节奏，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在更远的距离上被人听到，押韵的祈祷似乎更易近于传入神的耳朵。人们尤其想要利用人在听音乐时自己身上所体验的那种强有力的震撼：韵律是一种强制力，它产生一种不可战胜的屈就、赞同之欲望，不仅脚步，而且灵魂本身，都跟随节奏——也许，人们推断，神的灵魂亦如此！于是人们试图借助韵律逼迫神的灵魂，对其行使强制力：人们给其套上了诗歌，就像套上了一个有魔力的套索。还有一种更奇特的观点，这也

① 拉丁文：罗马帝国。

许恰恰最强有力地造成了诗歌的诞生。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它作为哲学学说、作为教育手段而出现；可是在有哲学家之前，人们早就承认

441 音乐有宣泄感情、净化灵魂、缓解 *ferocia animi*^① 的力量——而且恰恰是通过音乐中的韵律节奏。如果丧失了灵魂的适度紧张与和谐，人们就必然按照歌手的节奏起舞——这就是这种治疗艺术的处方。用这种艺术，特尔潘德^②平息了一场骚乱，恩培多克勒^③使一个疯狂者平静下来，达蒙^④净化了一个备受爱情煎熬的小伙子的心灵。用这种艺术，人们甚至劝诫了变得疯狂、充满复仇欲的诸神。首先通过将诸神情绪的狂喜和欢闹推高到极点，也就是说，使疯狂者发狂，使一心复仇者为复仇而陶醉——所有秘教崇拜要一下子宣泄神祇的强悍 (*ferocia*)，将其变成狂欢，这样神祇在事后就会感觉更自由、更宁静，让人得到平静。从词源学意义看，*melos*^⑤ 的意思是一种镇静剂，不是因为它本身平缓，而是因为它的效果令人平缓。^⑥ ——不仅在朝拜歌曲中，而且在最古老时代的世俗歌曲中，都有这样的前提：韵律发挥一种魔幻力量。例如，从船舱里往外舀水或者划船的时候，歌曲便施魔力于被认为在这里活动的魔鬼，歌曲使它们顺从、受约束、成为人的工具。而无论人们何时行动，都有唱歌的理由——任何行动都关联着鬼神的合谋：魔咒和祛魔咒语似乎是诗歌的原始形式。当韵文甚至被用于神谕中时——希腊人说，六音步行是在德尔斐^⑦发明的——韵律也可以在这里行使一种强制。请人做出预言——这原本意味着（按照我认为该希腊词有可能的派生词）让人决定某事；人们认为通过赢得阿波罗就能强行获取未来——按照最古老的观念，阿波罗远不止是一位有远见之神。一字一板地、韵律上精确地说出的

442 表达方式绑定了未来，可是表达方式是阿波罗的发明，他作为韵律之

① 拉丁文：灵魂的强悍。

② 特尔潘德（约前7世纪上半叶），古希腊诗人，希腊音乐之父、抒情诗之父。

③ 恩培多克勒（约前495—约前435），古希腊哲学家。

④ 达蒙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和音乐理论家。

⑤ 音乐用语，有曲调、旋律的意思。

⑥ 尼采在这里有何词源学的依据尚不清楚。

⑦ 古希腊城市，因阿波罗神庙在那里而闻名。

神也能绑定命运女神。——总而言之，对于古老而迷信的人类来说，究竟有什么比韵律更有用的东西呢？有了韵律，人们可以做一切事情：魔术般地促进一项工作；迫使一位神出现、靠近、倾听；按照人们自己的意愿安排好未来；从自己的灵魂中宣泄掉某一种过分的东西（恐惧、狂热、怜悯、复仇欲），而且不仅从自己的灵魂中，还要从最邪恶的魔鬼灵魂中宣泄掉这种东西——没有韵文，人们什么也不是，借助于韵文，人们几乎就成为一位神。这样一种基本感觉不会被完全消除——就是在今天，在经历了上千年漫长的努力来同这样的迷信做斗争之后，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也会偶尔变成受韵律愚弄的傻瓜，只要他遇上这样的情况：在一种思想具有韵律形式，并因此而随着一声神圣的 *Hopsasa*^① 蹦出来的时候，他会感觉这种思想更真实。最严肃的哲学家尽管在其他方面都以全部的确定性来对待，却始终仍然依靠诗人的空泛之语，来给予他们的思想以力量和可信度，这难道不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吗？——然而对于一个真理来说，如果诗人支持它，而不是反对它，那就有危险了！因为如荷马所说：“歌手说谎太多！”^②

85

善与美。——艺术家不断地美化——他们不做别的——更确切地说，是美化所有那些有着以下名声的状态与事物：处于这样的状态，遇到这样的事物，人一下子感觉很好，或者感觉很了不起，或者感觉陶醉，或者感觉愉悦，或者感觉舒坦和智慧。这些经过挑选的事物和状态，其对于人类幸福的价值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有定论的，它们便是艺术家的对象：艺术家总是伺机发现这些对象，将其拽入艺术领域。我要说：他们本身不是幸福、幸福者的估价人，可是他们总是挤入这些估价人的附近，以最大的好奇和乐趣，立即利用他们的评价。他们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除了不耐烦以外，还有传令官的巨大肺活量和赛跑运动员的脚，总是首先美化新的善，并经常显得是首先称之为善，将此评价为善的。 443

① 这是一个德国儿童用语的词，含有“蹦起来”、“往上去”的意思。尼采说“神圣的 *Hopsasa*”，含有讽刺的意味。

② 实际上荷马并未说过此话。

可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一种谬误：他们仅仅是比真正的估价人跑得更快、声音更响亮。——那么究竟谁是这些估价人呢？是富人和有闲者。

86

关于戏剧。——今天又赋予我强烈而高尚的感情，如果我在今天晚上能享受到音乐和艺术，我大概就会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样的音乐和艺术了，也就是说，不要所有那些试图陶醉其听众、观众，在顷刻之间提升强烈而高尚感觉的音乐和艺术——那些灵魂平庸之人在晚上不像凯旋战车上的胜利者，却像被生活有点太经常地用鞭子抽打的疲惫骡马。如果没有使人陶醉的手段和理想的鞭笞，那些人关于“更高尚的情绪”究竟知道些什么呀！——他们有自己的激励者，就像他们有自己的美酒一样。可是，他们的饮料和醉酒于我有何相干！被激励起来的人需要美酒还有何用！相反，他带着一种恶心，朝应该在这里产生一种无充足理由之效果的手段和中介望去——一种对高尚灵魂之潮汐的模仿！——怎么了？人们赋予这鼯鼠以翅膀和骄傲的自负——在去睡觉前，在鼯鼠爬进自己的洞穴之前？人们把它打发到剧场，拿大眼镜放在它疲惫的瞎眼睛跟前？有些人的生活不是一种“情节”，而是一种生意，他们坐在舞台跟前，观看着认为生活远不止是一种生意的另类人？“这样很合适，”你们说，“这样很解闷，教养要的就是这样！”——那就好！所以我太经常地缺乏教养：因为这种样子太经常地让我感到恶心。本身看够了悲剧和喜剧的人一定最喜欢远离剧场；或者，在例外情况下，整个过程——剧院、观众、诗人都包括在内——对于他变成了真正的悲剧和喜剧，以至于上演的戏剧对于他来说，反而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戏剧艺术的浮士德^①们与曼弗雷德^②们对于有点像浮士德与曼弗雷德的人来说，有何相干呢？——然而尤其是这样一些人物被搬上舞台的这一事实，无疑仍然值得他去深思。在那些没有能力思考和充满激情——但是能陶醉的人面前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和激情！而且思

① 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不少作家以其故事为基础进行创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②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悲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主人公。

想和激情充当了实现陶醉的一种手段！而戏剧和音乐则充当了欧洲人吸食的大麻和咀嚼的槟榔！哦，谁来告诉我们整部麻醉剂的历史呀！——这几乎就是“教养”史，所谓的更高教养的历史！

87

关于艺术家的虚荣。——我相信，艺术家往往不知道自己最能做什么，因为他们太虚荣，将思想集中在比这些能在自己的大地上新鲜、珍奇、美丽地生长到真正完美程度的小植物^①更显高傲的事物上。他们低估了自己花园里、葡萄种植园里新近的好东西，他们的爱和判断力达不到那样的水平。这里有一位音乐家，他比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更有大师资格，445
这在于从受苦、受压迫、受折磨的灵魂之国中发现乐音，甚至赋予无言的动物以语言。在难以把握的深秋色彩方面，在一种最后的、最最后的、转瞬即逝的享受之难以描述的动态幸福方面，没有人比得上他，他知道一种适合于灵魂的那些秘密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午夜的声音，这时候因果关系似乎乱七八糟，任何时刻都可能“无中”生有。他最幸福地从人类幸福的下层根基，从其几乎被饮干的杯子里，汲取一切，那里有几滴最苦涩、最令人厌恶的液体最终和几滴最甜蜜的液体混合在一起；他知道灵魂的那种疲惫的蹒跚趑趄，它不再能跳跃、飞行，甚至不再能正常行走；他有害羞的眼神，反映出隐藏的痛苦、没有慰藉的理解、没有表白的告别；甚至作为一切苦难的奥菲斯^②，他比任何一个人伟大，有些至今都似乎难以表达，甚至不配艺术采纳，尤其是用言辞只会吓跑而不会领会的东西——灵魂的一些十分细微的方面，尤其经由他而融入艺术中：是的，这是一位细枝末节的大师。可是他不想这样！他的性格更爱好大墙和大胆的壁画！他没有察觉到，他的精神状态有另一种趣味和癖好，最喜欢安静地坐在倾塌房屋的角落里——在那里，隐藏着，自己隐藏起来，描绘他自己真正的杰作，这些杰作都非常短小，往往只有一个节拍的长度——只有在那里，他才变得十分出色、伟大、完美，也许只有在那里。——

① 指艺术家，在德语中，“植物（die Pflanze）”一词还有一个意思是“古怪的人”。

② 希腊传说中的人物，他借助自己音乐的力量，让猛兽俯首，让顽石点头，让自己的妻子起死回生。

可是他不知道这一点！此外他还太虚荣，因而不知道这一点。

88

446 认真对待真理。——认真对待真理！人们对话的理解是多么五花八门啊！就是同样的观点和证明、检验的方式——一个思想家在心中感觉到这同样的观点和证明、检验的方式就像是他很耻辱地在某个时刻屈从的一种轻率；就是同样的观点，也能给予一个遇到这些观点并短时间内靠它们生活的艺术家一种意识，认为现在最深刻的认真对待真理的态度支配了他，而且他，尽管是艺术家，却在同时表现出对发光体的对立面的最认真的渴望，这是值得赞美的。所以，很可能一个人恰恰以其自身对认真充满着的激情，泄露出他的智慧至今在认知王国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肤浅、多么易于满足。——而我们认为重要的一切，不是都在把我们泄露出去吗？这表明我们认定的重要性何在，哪些事情对我们无关紧要。

89

现在与从前。——如果我们失去了那种更高的艺术，节日的艺术，所有我们的艺术还有什么意义！从前所有艺术品都展示在人类的节日大道上，作为非常的极乐时刻的记忆标志和纪念碑。现在人们要用艺术品来把可怜的精疲力竭者和病人引诱到人类的痛苦大道一边贪婪地待上片刻；人们提供给他们一小点醉和疯狂。

90

447 光与影。——书和笔记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是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在书中收集了光，他懂得迅速从一种让他豁然明白的认知之光中将光偷走并带回家；另一个人只能再现影子，即前一天在他灵魂中形成之物的灰黑色余感。

91

小心。——众所周知，阿尔菲耶里^①在给惊讶的同时代人讲述他的生平故事时，说了很多谎话。他撒谎源于对他自己采取专制主义，例如，他

^①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戏剧家。

以创造他自己的语言，强迫自己成为诗人的方式证明了这种专制主义——他最终发现了一种严格的崇高形式，他将自己的生平和记忆全部塞入其中——在此过程中是会有很多痛苦的。——我也不会相信柏拉图自己写的生平故事，同样不会相信卢梭的生平故事，或者但丁的《新生》。

92

散文与诗。——人们注意到，散文大师几乎也总是诗人，无论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还是仅仅在私下里、为“小房间”里的人而作诗。确实，人们只有在面对诗的时候才能写出好散文！因为这是一场和诗进行的不间断的彬彬有礼之战，其所有的魅力就在于，诗总是被避开、被抵制；任何抽象的东西都要作为对诗所开的玩笑，有如在讽刺的声音中被陈述出来；任何枯燥、冷漠都会将可爱的女神带入可爱的绝望之中；经常有亲善，有片刻的和解，然后突然跳回去嘲笑；往往正在女神享受朦胧和模糊色彩的时候，帘子拉开，让刺眼的光线照射进来；往往从她嘴里掏出话来，按照一种旋律唱出来，在旋律中她将纤细的双手举到纤小的耳朵跟前——所以，战争中的乐趣有上千种，包括失败，而无诗意的、所谓的散文人^①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这些人只写蹩脚的散文！战争是一切好事之父^②，战争也是好散文之父！——正是在本世纪，有四位非常罕见、真正具有诗意的人达到了散文大师的水平，要不是因为这，本世纪就不成其为本世纪了——由于缺少诗，如已指出的那样。且撇开属于其所诞生的那个世纪的歌德不予考虑，那么我就只认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③、普罗斯佩·梅里美^④、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⑤和《想象的谈话》的作者瓦尔特·萨维奇·兰多^⑥值得被称为散文大师了。

448

① 德文中的“散文（die Prosa）”还有一个意思是“平凡”、“平淡”、“乏味”，所以“散文人”的意思实际上是“乏味之人”、“平凡之人”。

②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前 535—前 475）曾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参见 Diels-Kranz 版《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中赫拉克利特的残篇。

③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作家。

④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

⑤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超验主义作家。

⑥ 瓦尔特·萨维奇·兰多（1775—1864），英国散文作家。

93

可你究竟为何还要写作呢？——A：我不属于那些手里拿着蘸了墨水的羽毛笔思考的人，我更不属于那些干脆在打开的墨水瓶跟前沉湎于自己的激情、坐在凳子上凝视稿纸的人。一切写作都叫我生气或令我羞愧；对我来说，写作是解手——甚至用比喻来说都令我恶心。B：既然如此，可你究竟为何还要写作呢？A：是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私下里说说：我至今都还没有找到另一种摆脱我的思想的方法。B：那你为何要摆脱你的思想呢？A：为何我要？究竟是我要吗？我是必须这样。——B：够了！够了！

94

449 死后的成长。——丰特奈尔^①在其不朽的《死者对话》中扔下的那些关于道德问题的放肆不屑之言，被其时代视为悖论与游戏，其中有着一种令人不无生疑的诙谐；甚至审美和思想的最高判官也在其中看不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也许甚至丰特奈尔本人也看不出来。现在发生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些思想变成了真理！科学证明了它们！游戏变成了严肃的事情！我们读那些对话时的感觉，不同于伏尔泰和爱尔维修^②读它们时的感觉，我们不由自主地将其创作者提高到比伏尔泰、爱尔维修所认定的情况更加高得多的另一个才子等级——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呢？

95

尚福尔^③。——一个像尚福尔那样的人类与群众的认识者却赶来帮助群众——而不是从哲学角度思考克己与防卫，却始终站在一边——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解释，我的解释是，他身上有一种比其智慧更强大的本能，而且这种本能从未得到过满足，这就是他对所有贵族血统的仇恨：也许他母亲那种太容易做出解释的旧恨由于他心中对母亲的爱而被说得很神圣——一种来自他少年时代的复仇本能，这种本能期待着为母亲复仇的时刻。而现在，他的生活，他的天才，啊！大概是他血管中流淌

① 贝尔纳尔·勒·波维尔·德·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

② 雅德里安·克罗德·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

③ 塞巴斯简-罗氏·尼古拉·尚福尔（1741—1794），法国作家、杂文家。

的父亲一方的血液诱惑他加入这个贵族队伍中，和贵族平起平坐了——许多、许多年之久！可是，最终他再也忍受不了他自己的样子，旧政权底下的“旧人”的样子。他陷入一种强烈的忏悔激情，在这种情绪中，他穿上下层民众的衣服，作为他那种方式的刚毛衬衣！他的愧疚耽误了复仇。——假定尚福尔当时在更高程度上始终是一个哲学家，那么大革命就不会有它悲剧性的头脑和它最尖锐的刺痛：它会被看作更愚蠢得多的事件，不会有这样一种对才子的诱惑。可是，尚福尔的仇恨和复仇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而尊贵的人都上完了这所学校。请考虑一下，米拉波^①景仰尚福尔就像景仰他自己更高大、更年长的自我，他期待从那里得到动力、警告、裁决，并加以容忍——这个米拉波作为人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伟大等级，甚至不同于昨日与今日之伟大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很奇特的是，尽管有这样一个朋友和代言人——毕竟我们可以看米拉波致尚福尔的书信——这所有道德家中最风趣的一位却始终对法国人来说很陌生，这和司汤达的情况差不多，也许在本世纪的所有法国人中间，斯丹达尔有着最有思想的眼睛和耳朵。是司汤达归根结底身上有太多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因素，因而他对巴黎人来说才是不能容忍的吗？——而尚福尔，一个灵魂富有深度和背景的人，忧郁、痛苦、炽热——一个认为有必要把笑当作对付生活的手段的思想家，在他没有笑的任何一天，他都几乎对自己感到失望。他更像一个意大利人，但丁和莱奥帕尔迪的亲戚，而不是法国人！我们知道尚福尔的临终遗言。“啊，*mon ami*，”他对西哀士^②说，“*je m'en vais enfin de ce monde, où il faut que le cœur se brise ou se bronze*。”^③这无疑不是一个临终的法国人之言。

96

两个演讲者。——两个演讲者中，一个只有在沉湎于激情的时候，他陈述的事情才达到完全理性的程度，只有激情才将足够的血液和热量

① 奥诺雷·加百列·里克蒂·米拉波伯爵（1749—1791），法国革命家、作家。

② 爱玛努埃尔·约瑟夫·西哀士（1748—1836），法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

③ 法文：我的朋友，我最终要离开这个世界，心在这个世界必然破碎，或者变得冷酷无情。

推送到他的大脑，以迫使他的高度智慧显示出来；另一个大概时不时尝试同样的事情：在激情帮助下，他响亮、激烈、迷人地说出他的事情——可是通常功亏一篑。然后他很快就说话含糊不清、迷茫困惑，他夸大其词、长篇大论，激起对他陈述之事的合理性的怀疑，甚至他自己也在这中间感觉到这种怀疑，于是他突然一下子改用最冷淡、最令人厌恶的声调，这种声调在听众心中唤起一种怀疑：他的全部激情是否是纯粹的呢？在他那里，每次激情都淹没了思想，因为他的激情比第一位演讲者的激情更强烈。可是，当他抵抗临近的感情风暴并仿佛是在嘲笑它时，他是站在其力量的制高点上：只有在这时候，他的思想才完全从其藏身之处走出来，一种合乎逻辑、爱好挖苦、喜爱游戏，却很可怕的思想。

97

关于作家的喋喋不休。——有一种愤怒的喋喋不休——路德经常这样，叔本华也一样。一种喋喋不休是由于过于大量地储备了概念表达形式而形成的，如康德那样的情况。一种喋喋不休是由于对同一件事情的全新措辞，我们发现蒙田是这样的情况。一种是幸灾乐祸之人的喋喋不休，读这个时代著作的人将在这里想起两个作家。一种喋喋不休是由于对出色的措辞和语言形式的乐趣，这在歌德的散文中并不少见。一种喋喋不休是由于对噪音和感觉混乱的内心满足，例如卡莱尔^①的情况。

98

452 赞美莎士比亚。——赞美莎士比亚其人，我可以说的最溢美之词便是：他相信布鲁图^②，没有给这种美德投下一丁点儿的怀疑！他将他的最佳悲剧献给了布鲁图——它现在仍被叫错名字^③——献给他和最可怕的高尚道德典范。灵魂的独立！——这是唯此为大的事情！献祭不嫌其大，为此人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即使这朋友还是最好的人，是给世界增添光彩的人，是无可比拟的天才，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将自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

②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刺杀恺撒的首谋之一。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裘力斯·恺撒》描写了他和恺撒的故事。

③ 按照尼采的意思，该剧应该以“布鲁图”来命名。

由作为最伟大灵魂的自由来热爱，而且这种自由由于朋友而受到危险的威胁——这是莎士比亚必然感觉到的东西！他将恺撒所置于的高度，是他可以向布鲁图表示的最崇高的敬意：只有这样他才把布鲁图的内心问题提升到非同小可的程度，同样还有能劈开这个死结的灵魂力量！——而这真的便是驱使这位诗人同情布鲁图——并把他变成布鲁图之同谋的政治自由吗？或者政治自由只是某种难以启口之事的象征？也许我们是站在从诗人自己灵魂中产生的某一种始终不为人知的神秘事件和神秘冒险跟前，关于这种事件和冒险，诗人只想借助符号来谈论？相比于布鲁图的忧郁，哈姆雷特的全部忧郁算什么呀！——也许莎士比亚出于经验，也了解布鲁图的忧郁，就像他了解哈姆雷特的忧郁一样！也许他像布鲁图一样，曾经也有自己的阴沉时光和自己的恶神！——可是，即使这样有无论什么样的相似性和秘密关联，在布鲁图的整个形象和美德面前，莎士比亚扑倒在地，感觉自己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他把相关的证据写入了他的悲剧。他在悲剧中两次引入一位诗人^①，两次将这样一种不耐烦的最终蔑视倾倒在他的头上，以至于这听起来就像一声吼叫——就像自我蔑视的吼叫。当诗人出现的时候，他就像诗人们通常的情况那样，显得自负、充满激情、咄咄逼人，作为一个似乎充满各种伟大可能性，甚至道德伟大之可能性的人，在行为哲学和生活哲学中，却连平庸的正派都很难做到。这时候，布鲁图，甚至布鲁图，都失去了耐心。“如果他识得时代，我就识得他的情绪——挂铃铛的小丑，滚开吧！”^②——布鲁图喝道。这些话应该被译回创作它们的诗人的灵魂中去。

453

99

叔本华的信徒。——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和野蛮人接触时，你会看到：通常，较低的文化从较高的文化那里首先接受其恶习、弱点和放荡不羁

① 指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一剧中的第三幕第三场和第四幕第三场。

② 尼采在这里引用的施莱格尔和蒂克翻译的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黑体字为尼采所强调。莎士比亚原作中这里的一段话应该是这样的：“When he knows his time, I'll know his humour. /What should the wars do with these jiggling fools? /Companion, hence!”（第四幕第三场）意思是：“他识得其时代，我就识得他的情绪。/战争需要这些瑟瑟发抖的傻瓜干什么？家伙，滚开！”

的行为，由此而感觉有一种魅力作用于自己，最终借助于习得的恶习和弱点，让自己充满较高文化中某些富有价值的力量——你可以看到这甚至就在附近，不用旅行到野蛮民族那里去看，只是高雅了一点，精神生活丰富了一点，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已。可是，叔本华在德国的信徒通常从他们的大师那里接受了什么呢？作为信徒，同他的优越文化相比，他们必然显得足够野蛮，为的是也在野蛮状态中首先被他吸引和诱骗。难道是他的冷酷无情的事实意识、他的追求澄明与理性的好意使他经常显得如此英国化，如此缺少德国特色？或者难道是他的理性良知十分强大，使他毕生忍受住一种存在与意欲间的矛盾，并迫使他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几乎在任何一点上反驳自己？或者难道是在教会与基督之神的事务中纯洁无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纯洁无瑕至今都没有德国哲学家可与之相比，所以他生与死都“作为伏尔泰的追随者”。或者难道是他关于直觉的理智性、关于因果律的先验性、关于理智的工具性和意志的不自由有着不朽学说？不，这一切并不使人着迷，也不会被感受为有魔力——使人着迷的是叔本华在这位追求事实的思想家因为想要当世界解谜者的虚荣本能而受到诱惑、损害的那些地方所流露出的神秘的尴尬和逃避，是那种无法证明的单一意志学说（“一切因都只是当时、当地意志现象的偶然之因”，“生存意志完整地、不可分割地存在于每一个生物之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生物，就像古往今来被概括起来的一切之中那样完整”），是那种对个体的否定（“一切狮子归根结底只是狮子”，“个体至多是一种外观”，正如发展只是一种外观——他把拉马克^①的思想称为“一种天才的、荒唐的谬误”），是那种对天才的迷恋（“在审美直觉中，个体不再是个体，而是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认知主体”，“主体由于完全融入凝视的对象中，因此就变成了这对象本身”），是那种关于怜悯的胡说八道和在他身上有可能实现的对作为所有道德之源泉的 *principii individuationis*^② 的突破，再加上诸如“死亡实际上是生存的目的”、“不可以先验地直截了当地否定这样的可能

① 拉马克（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

② 拉丁文：个体化原理。

性：一种神奇的效果也会从一个已经死去者那里产生出来”之类的断言^①，哲学家的这些以及相似的放荡不羁行为和恶习总是首先被接受，被变成信仰的问题——因为恶习和放荡不羁行为总是最容易模仿，而且不要求长时间的预习。可是让我们讨论一下尚健在的最著名的叔本华信徒理查德·瓦格纳。——他的情况就像有些艺术家一样：他错误地解释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误解他自己最特有的艺术未说出口的哲学。理查德·瓦格纳受黑格尔的误导一直到他人生的中途；当他后来从自己的人物形象中读出了叔本华的学说，并开始用“意志”、“天才”、“同情”来自我表达的时候，他又一次做了同样的事情。尽管如此，却恰恰没有任何东西像瓦格纳主人公身上那种真正的瓦格纳风格那样违背叔本华的精神——我是指最高自私自利之无辜，指相信巨大激情，就像相信善自身一样，一句话，他的主人公面貌中的西格弗利特^②风格。“这一切更多散发出斯宾诺莎的味道，而不是我的”——叔本华也许会说。也就是说，尽管瓦格纳会有很好的理由寻找其他哲学家，而不是叔本华，就这位思想家而言，他所中的魔法，使他不仅看不见所有其他哲学家，而且看不见知识本身。他的整个艺术越来越想要作为叔本华哲学的陪衬和补充，而且它越来越明确地放弃了成为人类认知和知识之陪衬和补充的更高抱负。而诱惑他这样做的，不仅是这种哲学全部的、充满秘密的富丽堂皇——这种哲学也会诱惑一位卡利奥斯特罗^③——而且哲学家的具体表情和情绪也始终是诱惑者！瓦格纳是叔本华的模仿者，例如他由于有人对德意志语言的败坏而大发雷霆；但是，即使你在这里赞成这种模仿，以下之事也毋庸讳言：瓦格纳的风格本身已经相当严重地患了所有那些溃疡和肿瘤，其样子令叔本华甚为厌恶；就用德文书写的瓦格纳信徒而言，瓦格纳主义证明自己正如任何黑格尔主义所自我证明的那样危险。瓦格纳对犹太人的憎恨是叔本华式的，他甚至未能在犹太人最伟大的行为中

① 这些断言和以上括号里的观点均散见于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但不是直接引用。

② 瓦格纳歌剧系列《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第三部《西格弗利特》中的主人公。

③ 亚历克山德罗·第·卡利奥斯特罗伯爵（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和炼丹术士。

公正对待他们：毕竟，犹太人是基督教的发明者。瓦格纳将基督教理解为一颗被吹散的佛教种子，并在暂时接近天主—基督教公式与感觉的情况下，为欧洲准备一个佛教时代——他的这种尝试是叔本华式的。瓦格纳提倡对动物慈悲为怀的说教是叔本华式的；众所周知，叔本华在这个问题上的先行者是伏尔泰，而伏尔泰或许也像他的继承人一样已经懂得如何将他对某些人与事的憎恨装扮成对动物的仁慈。至少瓦格纳在说教中表达出来的对知识的憎恨肯定不是来自仁慈与善的精神——甚至显然也根本不是来自精神。——最后，一个艺术家的哲学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仅仅是一种事后的哲学，而且对他的艺术本身没有伤害的话。你再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足以避免因为一种偶然的、也许很不幸的、狂妄的化装之缘故而怨恨一位艺术家。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受人欢迎的艺术家无一例外地都有一点是——而且必然是——演员，不演戏他们就很难持久。让我们始终忠实于他身上那种**真实**而原初的瓦格纳吧！——尤其是我们作为他的追随者，我们首先要忠实于自己身上**真实**而原初的自己。让我们把他才智上喜怒无常的脾气和痉挛留给他，让我们公平地考虑，一种像他的创作那样的艺术会需要哪些罕见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以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经常毫无道理，这无关紧要，公正和耐心不是他的事情。他的生活在自己面前是合理的，而且始终合理，这就足够了——这种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喊道：“做个男子汉，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跟随你自己！”甚至我们的生活也应该在我们自己面前始终合理！我们甚至应该自由而无畏地以无辜的自私自利，自我生长，开花结果！而在注视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今天像以前一样，有这样一些话响起在我耳边：“激情比斯多葛主义和伪善好；诚实，甚至邪恶中的诚实，也比自己迷失在传统道德中好；自由人既可能是好的，又可能是坏的，但是不自由的人是自然的一个耻辱，得不到天地的慰藉；最终，要变得自由的每一个人不得不通过自己，才变得自由，自由不会作为一种神奇赠品掉到任何人的怀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洛伊特》，94页^①）

^① 这是指德文单行本的页码。这段文字可参见本全集第1卷，367~368页。

100

学会敬重。——人们甚至得学会致敬，就像得学会蔑视一样。走在新路上并引领许多人走新路的每一个人都惊讶地发现，这许多人在表达他们感激的时候，是多么笨拙和可怜，甚至仅仅是能表达感激，也是多么罕见的事情。这就好像每当他要说话，就有什么东西卡到他喉咙上，以至于他只是清嗓子，而且一边清着嗓子，一边沉默下来。一个思想家如何开始感觉到其思想的效果及其改造力和感人力量，这样的感觉方式几乎就是一部喜剧。有时候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受影响的人因此而彻底受了冒犯，正如他们害怕的那样，他们只懂得以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将他们受到威胁的独立性表达出来。即使只是凭空形成一种有礼貌的感激风俗，也需要整整好几代人，甚至有一种智慧和天才加入到感激中的那种时刻是很晚才到来的。然后通常还有一个人在这场，他就是伟大的感激接受者，他之所以受到感激，不仅因为他自己所行之善，而且尤其因为由他的前辈作为一种最高、最优秀之物的宝藏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东**西**。

101

伏尔泰。——凡有宫廷的地方，就有出言有章的规定，因而也有对所有写作者的文风规定。可是，宫廷语言是朝臣的语言，他们没有专业，他们禁止自己在关于知识问题的谈话中使用所有那些方便的技术表达方式，因为它们散发着专业的味道，所以技术表达方式和透露出专家身份的一切，在有着一种宫廷文化的国家，都是一种风格上的瑕疵。现在在所有古往今来的宫廷都变成讽刺画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甚至伏尔泰也在这一点上非常没有可塑性、非常审慎（例如在其关于诸如丰特奈尔、孟德斯鸠等文体学家的评判中）——我们大家都已经从宫廷趣味中解放出来了，而伏尔泰却是宫廷趣味的完成者。

102

为语文学家说句话。——有一些如此有价值、如此高贵的书籍，以至于花了整整好几代学者的巨大努力，它们才被保持在一种完美无缺的、可理解的状态中——语文学的存在，再三坚定了这种信念。它的前提是

459 不缺少那种真正懂得利用如此珍贵书籍的奇人（尽管人们并未见过他们）——这大概将是那些自己写或者能写这样一些书的人。我想要说，语文学假定了一种高尚的信念——为了少数总是“将会来到”却并不存在的人，巨大数量十分难读，甚至不洁的著作需要事先剔除：这就是 *in usum Delphinorum*^① 的全部读物。

103

关于德国音乐。——现在的德国音乐单单因为表达了欧洲通过革命而经历的变化，就比任何其他音乐都更是欧洲音乐了。只是德国音乐家善于表达动乱的人民大众，善于发出那种巨大的人为噪音，这噪音本不必非常大声的——反观，例如，意大利歌剧只知道仆人或士兵的合唱，不知道“人民”。而且，从所有的德国音乐中，都可以听出一种市民阶级对 *noblesse*^②，尤其对作为宫廷社会、骑士社会、古老社会、自我信赖社会之表达的 *esprit*^③ 和 *élégance*^④ 的深深嫉妒。这不是歌德的歌手在大门前唱的那种音乐，那种音乐也“在大厅里”讨人喜欢，而且是讨国王喜欢；德国音乐不会有“骑士大胆望，美人入怀来”^⑤ 之类的意思。Die Grazie 在德国音乐中出现，无不伴随一阵阵良心的谴责；只有在 die Grazie 在德国的本土姐妹 die Anmut 那里，德国人才开始感觉自己是十分道德的^⑥——而从那里开始，一直上升到他的狂热的、博学的、往往生硬的“崇高”，贝多芬式的崇高。如果你想要想象适合于这种音乐的人，那你就想象一下，例如，那次在泰普利茨邂逅皇后时，贝多芬在歌德身边显

460

① 拉丁文：为王太子所用。为了确保王太子得到最好的教育，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有一个专门为王太子准备的希腊、拉丁文作者的版本，其中删除了被认为有异议的、不洁的部分。

② 法文：贵族。

③ 法文：精神。

④ 法文：典雅。

⑤ 歌德小说《威廉·马斯特的学习时代》第2卷第11章中的诗句。

⑥ Die Grazie 在德文中指人或动作的优美，这时候它没有复数，与之同样意思的是作为不可数名词的德文词 die Anmut。Die Grazie 是有外来词源的词，die Anmut 则来自德国本土语言。但是，die Grazie 还有美人以及美惠三女神之一的意思，die Anmut 则没有。尼采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涉及有美人出现的地方，德国音乐就会伴随着阵阵的良心谴责，而只有仅仅涉及优美的时候，德国人才感觉其音乐是道德的。

得是什么样子^①：显得是文明身边的半野蛮，贵族身边的平民，好人以及不仅仅是“好”人之人身边的乖巧之人，艺术家身边的空想家，得到安慰者身边的需要安慰者，公平心态者身边的夸大者和怀疑者，郁郁不乐者和自我折磨者，愚蠢地欣喜若狂之人，乐极生悲者，真诚的无分寸者，狂妄的笨拙者——总而言之，显得是“桀骜不驯之人”^②，歌德自己就是这样感觉和描述贝多芬的，这位特殊的德国人歌德，还没有发现一种可以与之匹配的音乐呢！——最后，我们还要考虑一下，那种现在在德国人中间越来越广泛传播的对旋律的蔑视以及旋律感的萎缩，是否应该理解为一种民主的坏习惯和革命的后果。因为旋律对法制有这样一种开放的兴趣，对一切生成中的、未形成的、随意的东西有这样一种厌恶，以至于它听起来就像来自欧洲古老秩序的一种声音，像要诱惑你退回到这种古老秩序中去一样。

104

关于德国语言的声调。——我们知道德语的起源，它有好几个世纪都是公共书面德语。德国人有着对来自宫廷之一切的敬畏，他们有意在其必须书写的一切事务中，也就是说，尤其在其书信、证书、遗嘱等事务中，以官府为榜样。按照官府的方式书写，就是按照宫廷和政府的方式书写——这与人们正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德语相比，是某种很高雅的东西。渐渐地，人们得出结论，也像人们书写的那样来说话。于是人们在词形上，在用词、措辞的选择上，最终甚至在声调上，都变得更加高雅——人们在说话时假装出一种宫廷的声调，装腔作势最终成为自然。也许完全一样的事情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书写风格压倒说话，整个民族的做作和自命高雅成为一种共同的、不再是方言的语言之基础。我相信，德国语言在中世纪，尤其在中世纪以后时代的声调是十分土气而平庸的，这种声调在最近几个世纪有点贵族化了，主要是由

461

① 当时，歌德和贝多芬一起走在泰普利茨的疗养地，邂逅皇后及其随从，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贝多芬试图让歌德照他的样子，不给皇家的队伍让路，但是在魏玛小朝廷当了几十年官员的歌德却礼貌地站到一边，脱帽向皇后致意。

② 在1812年9月2日写给朋友蔡尔特的一封信中，歌德就是这样描述贝多芬的。

于人们感觉自己不得不模仿如此多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声调，而且恰恰是站在完全不能满足于母语的德国（和奥地利）贵族一边。可是，尽管有这样的训练，对于蒙田甚至拉辛来说，德语一定听起来难以容忍地平庸——就是现在，在处于意大利下层大众中间的旅行者口中，德语听起来仍然十分粗野、沙哑，有如出自荒山野岭，出自烟雾缭绕的房间，出自不讲礼貌的地区。——现在我注意到，在从前官府的崇拜者中，现在又有一种对声调高雅的相似追求传播开去。德国人开始服从一种十分特别的“声调魔法”，它在长时期中会成为一种对德意志语言的真正危险——因为人们徒劳地试图在欧洲找到更令人厌恶的声调，声音中某种嘲讽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漫不经心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在德国人听起来是“高雅的”——而我听到了对年轻的官员、教师、女子、商人声音中的这种高雅的好意，甚至小女孩都模仿起了这种军官德语。因为军官，尤其是普鲁士军官，是这些声调的发明者。这作为军人和专业人士的同一个军官，他拥有全体德国人（包括德国教授和音乐家在内！）都得学习的那种值得赞美的谦虚节奏。可是，只要他一说话、一走动，他就是古老欧洲最不谦虚、最无趣味的人物——毫无疑问，他自己全然没有意识到！甚至善良的德国人也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把他赞美为最高雅的上流社会之人，乐意“由他来定下调子”。他也就这样定了调子！——首先是中士、下士模仿他的声调，并使声调变得粗糙。让我们注意听那些喝令声，德国城市的周围简直到处都在吼着这种喝令，军人们现在在所有的城门前操练——从这种吼叫声中吼出了何等的飞扬跋扈，何等不可一世的权威感，何等充满讥讽的冷酷无情！德国人真的应该是一个音乐的民族？——毫无疑问的是，德国人现在在其语言的声调中将自己军事化了。也许有可能的是，在练会了用军事方式说话以后，他们最终也将用军事方式写作。因为，习惯了某些声调以后，这种习惯就会对性格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很快就拥有了词和短语，最终也拥有了和这种声音相匹配的思想！也许人们现在已经按照军官风格书写，也许我对于人们现在在德国书写的东西读得太少。可是，我更确切地知道一件事：已经渗透到外国去的德国公众集会不是由德国音乐鼓动起来的，而

是由那种没有趣味的狂妄的新声调鼓动起来的。几乎在一流德国政治家的任何讲话中，甚至在他让人通过他的帝国传声筒听到他的声音时，都有一种一个外国人的耳朵反感地挡回去的音调——可是德国人容忍它，他们容忍他们自己。

105

作为艺术家的德国人。——如果德国人真的一下子陷入激情（不仅仅是像通常那样对激情的美好愿望），那么他表现得就像他必须做的那样，不再考虑他应该如何表现。可是真实情况是，他这时候表现得非常笨拙和丑陋，就像没有节拍和旋律，以至于观众当时感到痛苦或同情，如此而已——除非观众在有些热情中能做到感情升华，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这时候甚至德国人都变美了！要在何等的高度美才将其魅力甚至倾倒在德国人头上，这个问题驱使德国艺术家往高处、往超高处走，直至超出了激情的常规。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的强烈渴望，要超越丑陋和笨拙，至少是目光上的超越——要抵达一个更好、更轻松、更阳光、更像南方式的世界。所以，他们的痉挛往往只是表明，他们想要跳舞。这些可怜的熊，在其身上隐藏的仙女和林中精灵正在从事他们的活动——有时还有更高的神灵！

463

106

作为代言者的音乐。——“我渴望一位音乐大师，”一位革新者对他的门徒说，“我渴望他能向我学习我的思想，然后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出我的思想——那样我将更好地深入人们的耳中、心中。用乐音，人们能诱惑人们走向任何谬误和任何真理：谁能反驳一个乐音？”——“那么你想被认为是不可反驳的？”门徒问。革新者回答：“我想要小芽变成大树。而为了要让一种学说变成大树，它就得好长一段时间被人相信；为了让它被人相信，它就要被认为是不可反驳的。大树需要风暴、怀疑、蛀虫、恶意，以便显示出它的幼芽属于什么样的物种，具有什么样的潜力；如果不够强大，它就会折断！可是一棵幼芽只会被毁掉——而不是被反驳！”——当他把话说完时，他的门徒狂热地喊道：“可是我相信你的事业，将它看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我将说出我在心里仍然对它反感的一切、

464

一切。”——革新者暗笑，用手指威胁他，“这种门徒，”他说，“是最好的，不过却很危险，并非任何一种学说都容忍得了这样的门徒。”

107

我们对艺术的最终感激。——如果我们不赞成艺术，没有发明出这种对不真实事物的崇拜，那么对于现在由知识给予我们的那种普遍的不真实和撒谎习惯的洞察——对于疯狂和谬误作为认知者、感觉者之生存条件的洞察——就完全不可忍受了。诚实会导致恶心和自杀。可是，现在我们的诚实有一种相反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以上后果：它就是作为对外观的良好意愿的艺术。我们并不总是阻止我们的眼睛去润色，去完成创作，然后，我们背着越过生成之河的，就不再是永恒的不完美了——这时候，我们认为是背了一位女神，在这样的效劳中既感到骄傲，又充满稚气。对我们来说，生存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始终是可以忍受的，艺术给予我们眼睛、手，尤其是问心无愧，使我们能用我们自己来制造这样的现象。我们有时不得不通过俯瞰我们自己，通过保持一种艺术的距离，通过俯瞰着自己而笑或者俯瞰着自己而哭，从而得到远离自我的休憩；我们不得不发现躲藏在我们的认知激情中的英雄和傻瓜，我们不得不时不时地对我们的愚蠢感到高兴，以便能始终保持对我们的智慧感到高兴！而恰恰因为我们归根结底是有分量的、严肃的人，而且比人更有分量，所以没有什么比促狭鬼的帽子对我们更有好处了：我们在自己面前需要它——我们需要一切傲慢的、飘荡的、舞蹈的、嘲弄的、稚气的、极乐的艺术，为的是不至于丧失我们的理想所要求于我们的那种对万物的自由。恰恰以我们敏感的诚实而完全陷入道德，而且为了我们在其中给自己提出的超严格要求的缘故而竟然自己变成道德怪物和稻草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倒退。我们应该也能够站得高于道德，而且不仅仅是以一个任何时刻都害怕失去平衡而摔倒之人的忧心忡忡与谨慎小心站在那里，而是要在道德之上飘荡与玩耍！为此我们如何能像没有傻瓜那样没有艺术呢？——只要你们还对自己多少有点感到羞耻，那你们就不属于我们的同类！

第三卷

108

新的战斗。——佛祖死后，人们好几个世纪仍然在一个洞穴里展示他的影子——一个巨大而可怕的影子。上帝死了，可是按照人类的方式，也许还有人们在其中展示他的影子的千年洞穴哩。而我们——我们还是得战胜他的影子。 467

109

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你要认为世界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它会向何处延伸吗？它靠什么来滋养？它如何能生长和繁殖？是的，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是有机物，那我们就应该像那些把万物称为一种有机物的人那样，将我们只在大地表面所察觉的东西，即那些非语言所能言表的派生、迟暮、罕见、偶然的東西，重新解释为本质之物、普遍之物、永恒之物吗？这令我恶心。让我们小心谨慎吧，不要相信万物是一部机器，宇宙肯定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建造的，我们使用“机器”一词，是给了宇宙太高太高的荣誉了。你要普遍地、无处不在地为自己假设某种如此形式化的东西，诸如我们周围星球的那种天体运动，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只要看一眼银河就会产生怀疑：在有垂直落体轨道之类事物的星球的同时，那里是否有更为粗放、更为矛盾的运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星球秩序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个秩序以及由此决定的相宜时间长度又使特殊中之特殊，即有机物的形成，成为可能。对照 468

之下，世界的总体特性永远是混乱，不是缺乏必然性意义上的混乱，而是缺乏秩序、划分、形式、美、智慧以及我们全部审美人性之各种名目意义上的混乱。以我们的理性立场来判断，未成功业完全就是定规，特殊情况不是什么秘密目的，八音盒的整个发音装置永远重复它那决不可称为旋律的曲子——最终甚至“未成功业”这一说法也是一种本身包含着谴责的人性化。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谴责和赞美宇宙！你要在背后说宇宙无情、无理或反之，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宇宙既不完善、不美丽、不高贵，也不想要变得完善、美丽、高贵，宇宙根本就不是在努力模仿人类！宇宙和我们的审美、道德判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宇宙也没有自我保存的欲望，根本就没有任何欲望，宇宙也不知道任何法则。你要说有自然法则，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只有必然性——因为没有人规定法则，没有人服从法则，没有人僭越法则。如果你们知道，目的是没有的，那么你们也就知道，偶然性也是没有的，因为只有挨着目的世界，“偶然性”一词才有意义。你要说死是生的对立面，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生者只是死者的一种方式，一种非常罕见的方式。——你要认为世界永远创造新事物，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没有经久不衰的物质，物质是埃利亚学派^①之神那样的一种谬误。可是，我们的谨慎小心何时了！上帝的所有这些阴影何时将不再遮蔽我们？我们何时将完全实现对自然的去神化！我们何时可以开始以纯粹的、新发现的、新拯救的自然本性使我们人类自然化呀！

110

知识的起源。——在漫长的岁月中，智慧所产生的只有谬误，其中有些谬误证明是有用的，起到了族类保存的作用，那些遇到它们或由遗传而得到它们的人更加幸运地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下一代而进行斗争。例如有这样一些代代相传，并最终几乎成为人类族类生存和基本生存一部分的谬误信条：有持久的事物；有同样的事物；有事物、物质、物体

^① 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腊哲学学派，他们认为，变化中的世界只是一种外表，表面之下是一种不变的存在，这就是他们所崇尚的“一”。

之分；一事物便是它显现的那种东西；我们的意愿是自由的；某物对我来说是好东西，那么它本身也是好的。很晚才有这样一些信条的否定者和怀疑者出现，很晚才有真理作为最无力的知识形式出现。似乎人们无法和它一起生活，我们的有机体是按其对立面而设置的；它的全部较高级的功能，对意义的察觉和各种一般意义上的感觉，同那些远古时代就融入的基本谬误相协作。更有甚者，在知识领域内，那些命题甚至变成了规范，人们以此来衡量“真”与“非真”——直至纯粹逻辑的最偏远地区。于是，知识的力量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获取真理，而在于它的年代，在于它的融入，在于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凡是生活和知识似乎构成矛盾的地方，就绝不会有严肃的斗争，在那里否定和怀疑被看作愚蠢。尽管如此，那些特殊思想家，如埃利亚学派，他们仍然提出并坚持自然谬误的对立面。他们相信，按这种相反方式生活是可能的；他们发明出智者，作为观点上具有不变性、非个人性、普遍性的人，同时作为“一”和“全部”，而具有接受那种相反知识的独特能力；他们有这样的信念，认为他们的知识同时也是生活原则。可是，为了能断言这一切，他们不得不就他们的自身状况进行自我欺骗，他们不得不为自己虚构出非个人性和不变的持久性，错误认识认识者的本质，否定认识中本能所施的暴力，把理性普遍看作充分自由的、自我满足的活动。他们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他们甚至是在违背有效性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对宁静或独自占有或统治的要求中，才得出他们的命题的。诚实和怀疑的精细化发展最终也使这些人成为不可能，甚至他们的生活和判断也显现出对一切有感觉生存物的远古本能和基本谬误的依赖。——那种精细化的诚实和怀疑，只要在两种对立命题似乎可以适用于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因为两者都能和基本谬误相一致而可能在对生活有更高程度或更低程度用处问题上有争论的地方就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新的命题虽然显示为对生活无用，可是作为一种知识游戏本能的表现至少也不有害，而且还像所有游戏一样无辜和欢乐。渐渐地，人的大脑充满了这样的判断和信念，于是在这一团乱麻中就产生了纷扰、争斗、权力欲。不仅功利和快感，而且各种本能，都参与了为“真理”

而进行的斗争。精神层面的斗争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刺激、一种职务、一种义务、一种尊严——认知和对真实的追求最终作为需要而服从了其他需要。从此，不仅信仰和信念，而且检验、否定、怀疑、异议都变成了一种权力，所有“恶的”本能都从属于知识，为它服务，并变得光彩照人，成了被允许的、受尊敬的、有用的，最终有了善者的眼光和无辜。于是，知识就变成了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并作为生命，变成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强力，直到最后，知识和那种远古的基本谬误，两者都作为生命，两者都作为强力，两者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间发生了冲撞。思想家现在就是这样一种人：求真理的本能和那种保存生命的谬误在其身上进行了第一次战斗，这甚至是在求真理的本能已经自我证明为一种保存生命的强力之后。与这种斗争的重要性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这里提出了关于生命条件的最终问题，这里也做出了最初的尝试，用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真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种融入？——这是问题，这是实验。

111

逻辑因素的起源。——逻辑是如何在人类头脑里出现的呢？肯定出自非逻辑，其领域原本一定非同寻常。曾有许多人做出的推断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可是他们当中有数不清的人已经死了：本来也许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呢！例如，那些不懂得足够经常地在食物问题上或在同他们敌对的动物身上发现“同一性”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过于缓慢地去兼容并蓄，又太小心谨慎地被兼容并蓄的人，比起在任何相似性情况下立即就猜到了同一性的人，只有较小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可是，将相似性当作同一性的那种占压倒优势的倾向，一种非逻辑的倾向——因为根本没有同一的东西——首先设立了所有逻辑的基础。同样，为了使对于逻辑来说必不可少的物质概念得以产生——尽管从最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东西真正符合这个概念——就必须是这样的：万物中的变化长时间见不着，感觉不到；看东西不精确的人比那些“走马看花”的人强。推断中每一种高度谨慎本身，每一种怀疑倾向本身，对生命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危险了。如果相反的倾向，即宁愿肯定而不是延缓判断，宁

愿误解、虚构而不是等待，宁愿赞同而不是反对，宁愿下判决而不是求公正——不被培育得特别强大，那么就没有活人会被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大脑里的逻辑思维和推断进程与各种本能的一种变化过程和争斗是一致的，这些本能在各自情况下全都是十分不合逻辑、不公正的。我们通常只体验到争斗的结果：这种远古的机制如此迅速、如此隐蔽地在我们身上运行。

112

因果。——我们称之为“解释”，但恰恰是“描述”使我们区别于以前的知识和科学阶段。我们描述得更好——我们像所有的前辈那样，解释得很少。我们在以前文化的天真汉和研究者只看见两重关系，即所谓的“因”与“果”的地方，发现了一种多样性的连续关系；我们完善了生成的图像，我们没有超越、没有滞后于这种图像。在任何情况下，“因”的系列都更加充分得多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推断：一些事情必然为先，从而另一些事情随之而发生——可是我们还是什么也不明白。例如，在任何化学生成的情况下，质量始终作为一种“奇迹”而出现，就像质量在任何运动中的情况一样，没有人“解释”过推动力的问题。我们又怎么能解释！我们不过是运用不存在的事物，运用线条、平面、物体、原子、能分割的时间、能分割的空间——如果我们首先把一切都变成图像，变成我们的图像，解释怎么还会可能！将科学看作对万物尽可能忠实的人性化就足够了，我们在描述万物及其连续关系的时候，学会了越来越精确地描述自己。因和果，这样一种二元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实际上，我们面前是一个连续体，我们将一些部分从中孤立出来，就像我们总是只注意到一个运动的一些孤立之点，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看见，而只是推断。许多果凸显出来的那种突然性误导了我们，可这只是对我们而言的突然性。在这具有突然性的一秒钟里，有无穷无尽的事情没有被我们觉察到。将因果看作连续体，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将其看成可以任意分割、任意肢解。将因果看作事件之流——这样一种智慧将会抛弃因果观念，否定全部制约性。

113

论有害物的原理。——科学思想的产生靠的是这么多东西的合力，而所有这些必要的力量必然是被个别地发明、训练、培育出来的！可是，它们在个别化情况下，比起在科学思维范围内互相限制、互相制约的现在，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它们作为有害物——诸如怀疑的本能、否定的本能、等待的本能、聚集的本能、分解的本能——而发挥作用。在这些本能学会理解它们的相互并存、相互感受为一个人身上的一种组织力量的各种功能以前，大批大批的人已经变成了牺牲品！离以下目标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啊！到那时候，艺术力量和生活的实践智慧将服从于科学思维；有一种更高级的有机体系将会形成，在它面前，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学者、医生、艺术家、立法者不得不作为可怜的老古董而出现！

114

道德的范围。——我们对一个我们所见的新图像的构筑，是在我们已经获得的旧经验帮助下立即进行的。这种旧经验取决于我们的道德与正义的程度。除道德经验外，根本没有别的经验，甚至在感官感觉领域里也没有。

115

四种谬误。——人类是由其谬误教育出来的。首先，他始终只是不完整地来看自己；其次，他赋予自己虚构的属性；再次，他自以为和动物、自然处于一种错误的等级关系中；最后，他总是发明出新的财产清单，在一段时期中将它们看作永恒的、绝对的，以至于一会儿这样的人类本能和状况，一会儿那样的人类本能和状况处于首要地位，并随着这种评价而变得高贵。如果你给这四种谬误的作用打了折扣，那么你也就给人道、人性及“人的尊严”打了折扣。

116

群体本能。——我们无论在何处碰上一种道德，就会发现对人类本能和行为的一种评估和排序。这类评估和排序始终是一个团体和群体需求的表达：最裨益于——以及其次、再次裨益于——他们的东西，也是

所有个人价值的最高标准。个人在道德引导下成为群体的功能，而且只有作为功能才赋予自己以价值。因为保存一个团体的条件十分不同于保存另一个团体的条件，于是就有十分不同的道德。关于群体和团体、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根本变化，你可以预言，将会有十分离经叛道的道德。道德是个人的群体本能。

117

群体愧疚。——在人类最漫长、最遥远的年代里，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今天样子的愧疚。人们今天只为他们的所欲所为负责，自身怀有一种自豪——我们所有的法学教师都从个人的这种自我感觉和快感出发，好像自古以来这就是法的源泉。可是，在人类最漫长的时间过程中，没有比孤单的感觉更可怕的东西了。孑然一人，感觉孤单，既不服从他人也不统治他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这在当时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惩罚：人被判决“当个体”。思想自由本身就被看作不舒服。我们现在感觉法律和归属是强制和损害，而从前，人们感觉利己主义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是一种真正的贫困。一己之私，按自己的尺度和砝码估量自己——这违背当时的风气。这种倾向会被感觉是疯狂，因为任何痛苦、任何恐惧都和独处相关联。当时，“自由意志”与愧疚是近邻：人们行事越不自由，行为中越表达出群体本能而不是个人意识，人们就越认为自己有道德。对群体有损害的一切，无论个人有意还是无意，当时都使个人——以及他的邻人，甚至整个群体——愧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最大程度地改变了观念。 476

118

亲善。——如果一个细胞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细胞的功能，这是美德吗？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更强大的细胞同化了那个细胞，这是邪恶吗？它同样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对它是必然的，因为它力求极丰富的补偿，想要再生。因此，人们不得不在善意中区分出占有本能和屈从本能，即取决于强者或弱者有没有善意。愉悦和追求的愿望相聚在要将某事物变成自己功能的强者那里，愉悦和被追求的愿望则相聚在想成为功能的弱者那里。——同情从本质上讲是前者，是一种一看到弱者就产生

的占有本能的惬意冲动。此时还需要考虑的是，“强”、“弱”是相对的概念。

119

并非利他主义！——我在许多人那里看到一种过剩的力量和想要成为功能的兴趣：他们挤向前去，对于他们能在那里成为功能的所有地方，有着最敏锐的嗅觉。那些把自己变成一个男人的某种功能的女人就属于此类，这种功能在这个男人身上恰恰发育得很弱，于是她们就变成了他的钱包，或者变成了他的政治手段，或者变成了他的交际手腕。这样的生物在嵌入到一个陌生的有机体内时，便最好地保存了自己；如果她们不成功，她们就恼火、激动，甚至吞噬自己。

120

477 心灵的健康。——“美德是心灵的健康”这一受欢迎的医学—道德公式（其倡议者是希俄斯的阿里斯顿^①），为了适用，至少必须改成这样：“你的美德是你的心灵的健康”。因为没有一种自在的健康，给这样一类事物下定义的所有尝试都可悲地失败了。要决定什么才对你的身体意味着健康，取决于你的目标、你的视野、你的威力、你的原动力、你的谬误，尤其是你的心灵的理想和幻觉。所以就有无数种身体健康，而你越是允许个人和无与伦比者再次昂起他们的脑袋，你越是忘记了“人人平等”的教条，那么关于正常健康的观念，以及正常的饮食、正常的生病过程，在我们的医生看来，就必然越不存在了。这时才是合适的时候，可以来反思心灵健康与否，确定每一个人所特有美德的健康状况——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自然会看上去和另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截然不同。最后，我们是否甚至可以为了发展我们的美德而避免生病？尤其是，我们对知识和自我认识的渴望，是否像需要健康的心灵一样，那么迫切地需要有病的心灵？简言之，是否单独的健康意志就是一种偏见、一种怯懦，也许还属于一种最高贵的野蛮和落后？这个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① 希俄斯的阿里斯顿，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希腊哲学家，曾师从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前336—前264）。

121

生活不是论据。——我们为自己安排好一个我们能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设想了立体、线条、平面、因果、动静、形式与内容，没有这些信条，便没有人能忍受现在的生活！可是它们并不因此而得到证明。生活不是论据。在生存条件中，有可能存在谬误。 478

122

基督教的道德怀疑论。——甚至基督教也对启蒙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以一种十分透彻、有效的方法教授道德怀疑论：尖刻、令人痛苦，可是带着孜孜不倦的耐心和精细。它毁掉每一个个人对自己“美德”的信仰；它让古代实不少见的那些有美德的伟人，那些相信自己完美、以斗牛士的威严东奔西跑的大众化人物从地球上消失。如果我们现在这些在这所基督教的怀疑学校里受教育的人读古代的道德书籍，例如，塞内加、爱比克泰德的书，那么我们会感到一种调侃的优越感，充满秘密的透视眼光和整体眼光。这时我们的心情就好像一个孩子在一位老人面前，或者一个激动的美丽少女在拉罗什富科面前说：我们更知道什么是美德！可是，最终我们把这同样的怀疑也运用到所有的宗教状态和过程中，如罪、悔、恩宠、神圣化，让这条蠕虫深深地钻进去，以至于我们现在阅读所有基督教的书籍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感到精微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我们也更了解宗教感情！现在是该好好了解这些感情、描述这些感情的时候了，因为甚至古老信仰的笃信者也都绝种了：让我们至少为了知识而拯救他们的映像和他们的模型吧！

123

知识不仅仅是手段。——即使没有这种新的激情——我指的是求知激情——科学也会得到促进：没有它，科学已成长壮大到今天。真诚地相信科学，怀着对科学有利的偏见——我们的各个国家现在（以前甚至是教会）由这种偏见统治着——这根本上立足于这样的事实：那种无条件的偏爱和渴望如此罕见地表现在科学中，科学根本就不是被看作激 479

情，而是被看作状态和“伦理”。是的，经常是对知识的 *amour-plaisir*^① 就足够了；对知识的 *amour-vanité*^②，适应于它，背后的意图是要得到荣誉和面包，这也足够了；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有清闲的余暇，除了阅读、收集、整理、观察、转述以外，不知道着手做什么好，这也足够了：他们的“科学本能”是他们的无聊。教皇利奥十世^③有一次（在针对贝罗尔多斯^④的通谕中）赞美了科学，他将它说成是最美的装饰品，是我们人生的最大骄傲，是快乐与不幸中的一项高贵的活动。他最后说：“没有它，一切人类的行动都会失去牢固的支撑——即使有了它，人类的行动也是够变化无常、够靠不住的了！”可是，这位多少抱有怀疑态度的教皇却像教会中所有其他的科学赞美者一样，缄口不谈他关于科学的最终判断。也许现在可以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对于这样一位艺术之友来说很令人惊奇的是，他将科学置于艺术之上。如果他在这里没有说起他甚至高高地置于科学之上的东西，即“启示的真理”和“永恒的灵魂拯救”——对他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人生的装饰品、骄傲、消遣、保证呢！——那么，这最终只是出于一种礼貌。“科学是某种二流的东西，不是最终的、无条件的东西，不是激情的对象。”——这个判断留在了利奥的灵魂中，这种关于科学的真正基督教式的评价！在古代，由于甚至在最热心的科学追随者中间，也把对美德的争取放在突出地位——如果人们把知识颂扬为美德的最佳手段，人们就相信已经对知识做了最高的赞美——所以，对科学的尊崇和承认就削弱了。知识不仅仅是手段，这在历史上还是新事物。

124

在浩瀚无际之地平线上。——我们离开陆地出海了！我们拆掉身后的桥——还有，我们破坏身后的陆地！现在，小船！当心！你旁边是大海。真的，它不是总在咆哮，有时候它像丝、像金子、像美好的梦幻一

① 法文：热爱—愉悦，好奇心。

② 法文：热爱—虚荣。

③ 利奥十世（1475—1521），1513年被选为教皇，很关心艺术。

④ 贝罗尔多斯（1453—1505），意大利人，出版过恺撒的著作，写过一部编年史。

样躺在那里。可是，你将认识到大海浩瀚无际，认识到除了浩瀚无际以外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这样的时刻到来了。哦，可怜的鸟，它感觉到自由，现在却撞到了牢笼上！不幸啊，当陆地相思病侵入你的心头，就好像那里会有更多的自由——而现在不再有“陆地”！

125

狂人。——你们没有听说过那个狂人，他在光天化日的上午点了一盏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那里正好有许多不相信上帝的人站在一起，于是他引发了一阵大笑。他是不是迷路了？一个人说。他像一个孩子那样迷了路？另一个说。还是他躲藏起来了？他是害怕我们吗？他坐船走了？流亡了？——他们就这样七嘴八舌地乱喊乱笑。狂人跳到他们中间，用自己的目光逼视他们。“上帝去哪里了？”他喊道，“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大家都是杀死他的凶手！可是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我们怎么能把大海喝干？谁给我们海绵，用来把地平线抹去？当我们把这大地从其太阳的锁链中解脱出来时，我们是在做什么呀？现在大地去向何方？我们去向何方？远离所有的太阳？我们不会持续跌落？向后、向一边、向前、向各个方向？仍然有一个上、一个下？我们不会迷路，像穿越无边无际的虚无？空旷的空间不是在朝我们呵气吗？它不是在变得更冷吗？夜不是在不断地到来、到来吗？不是得在上午点灯笼吗？我们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埋葬上帝的掘墓人的噪音吗？我们还没有闻到神的腐烂气息吗？——神们也腐烂！上帝死了！上帝继续死亡！我们杀死了他！我们如何安慰自己，我们这一切凶手之凶手？世界至今所拥有的最神圣、最强大者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而死——谁来把这血从我们身上擦去？用哪一种水我们可以洗净自己？我们得发明哪些赎罪典礼、哪些神圣的游戏？这些行为的规模对我们来说不会太大吧？我们不必仅仅为了显得配这样的行为而自己变成神吧？从来没有一个更大规模的行为——无论谁出生在我们后面，都将由于这个行为而属于一个比以往任何历史都更高的历史！”——至此，狂人沉默了，再次看着他的听众：他们也沉默了，惊讶地看着他。最后他把他的灯笼扔到地上，灯笼粉身碎骨，熄了火。“我来

得太早了，”他这时候说，“我的时辰尚未来到。这个非凡事件还在半路上走——它还没有灌入人类的耳中。电闪和雷鸣需要时间，星星之光需要时间，它们的光和声音即使在行为发生之后，也需要时间才能被看见和听见。这个行为离他们越来越远，比最远的星星还要远——可是实际上是他们做了这同一个行为！”——人们仍然在说狂人同一天里闯入好几个教堂，在其中唱起“赐予上帝永久安息”^①。他被带出去接受质问，总是用这句话来回答：“这些教堂如果不是上帝的墓室和墓碑，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126

神秘的解释。——神秘的解释被认为是深刻的；真实情况是：它们从来不曾肤浅过。

127

最古老宗教虔诚的后果。——每一个无思想的人都认为，意志是独自生效者，意欲是某种简单的、绝对已存在的、不可派生的、不言而喻的东西。他相信，如果他做某事，例如完成一个打的动作，那么正是他在打，而他打了，是因为他想要打。在这里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问题，而意志感足以使他不仅假定因果，而且相信自己理解因果关系。关于所发生的事情和要做出打的动作而必须完成的上百倍微妙的工作的必然过程，关于意志本身甚至连这个工作最微不足道的部分都做不了，他一无所知。意志对他来说，是一种起魔力作用的力量：相信意志是果之因，就是相信起魔力作用的力量。原本，人在看见一件事情发生的任何地方，都相信意志是因，相信有个人意志的东西在背后起作用——机械论的概念离他尚十分遥远。可是，因为人在漫长的各个时期都只相信个人（而不相信物质、力量、事物等），对他来说，因果信念就变成了他用于有事情发生的任何地方的基本信念——甚至现在也还是本能地作为一种具有最古老起源的返祖现象。“无因无果”、“有果必有因”这样的命

^① 这句话对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唱的安魂曲中的一句歌词做了修改。这句歌词原来应该是：“主啊，赐予他们（死者）永久安息。”

题似乎是对以下更狭窄得多的命题的概括：“有果就有意志”、“果只能产生于有意志的东西”、“对果的承受绝没有一种是纯粹而无结果的，应该说，一切承受都是（行为、防卫、复仇、报答）意志的一种激发”。但是，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前后两种命题是一致的，前者不是后者的概括，而后者却是前者的阐释。——叔本华以其一切存在者皆为有意志者的假设把远古神话提升到统治地位，他似乎从来没有尝试过对意志做出分析，因为他像每个人一样，相信一切意欲的简单性和直接性，而意欲只是一种如此熟练的必然过程，以至于它几乎逃过了观察者的眼睛。针对他，我提出以下命题：第一，为了意志能够产生，必须要考虑乐意和不乐意。第二，一种作为乐意或不乐意的强烈刺激被感觉到，这是分析思考力的问题，当然，它尤其是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参与工作的；而同一种刺激可以被解释为乐意或不乐意。第三，只有智性生物才有乐意、不乐意和意志，绝大多数有机体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128

祈祷的价值。——祈祷是为从未真正有自己思想、不知道或没有注意到有灵魂升华的人发明的：这些人在圣地、在要求安静和一种尊484严的所有重要的生活境遇中，应该做什么？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打扰，所有大小宗教创立者的智慧嘱咐给他们祈祷的公式，作为一种同记忆的努力工作和手、脚、眼睛一种同样的固定姿势相结合的长时间嘴唇机械劳动！所以他们会像西藏人一样无数遍地唠唠叨叨重复他们的“唵嘛呢叭咪吽”；或者像在波罗奈^①，神的名字罗摩^②—罗摩—罗摩（等等，优雅或不优雅地）被扳着手指数出来；或者以上千个称呼对毗湿奴^③，以九十九个称呼对安拉表示尊敬；或者他们会使用转经筒和念珠——主要是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事要做，就有一段时间被固定住了，使他们显出一副可以被容忍的样子：他们那种祈祷是为裨益于那些了解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升华的虔诚者而发明的。而甚至这些人，

① 印度古城，在恒河西岸，又译瓦拉纳西。

② 印度教所崇奉的重要神灵之一。

③ 印度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之一，掌握维护宇宙之权。

当一连串敬畏的话和声音以及虔诚的机械动作裨益于他们时，也有他们疲惫的时刻。可是，假设这些罕见的人类——任何宗教中，宗教人都是一种例外——懂得自助还有那些精神贫困者不懂得自助，而禁止他们祈祷的唠叨就意味着剥夺他们的宗教——正如新教越来越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对于这些人，宗教只要求他们用眼睛、手、腿以及各种各样的器官来保持安静，借此他们可以暂时被美化，而且——更像人类。

129

上帝的条件。——“上帝本身不能没有聪明人而存在”^①——马丁·路德说过，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上帝没有愚钝者更不可能存在”——这一点，善良的路德没有说过呀！

130

485 一个危险的决定。——基督教决定认为世界是丑的、坏的，这个决定把世界变丑、变坏了。

131

基督教和自杀。——基督教把它诞生时就很强烈的自杀欲念变成了它的权力杠杆：它只留下两种自杀形式，以最高的尊严和最高的希望将它们乔装打扮起来，以一种可怕的方式禁止所有其他的自杀。可是殉教和禁欲主义者的慢性自杀是允许的。

132

反对基督教。——现在是我们的趣味决定要反对基督教，而不再是我们的理性。

133

原则。——人类不得不再想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假设，在长期当中比对某个不真实事物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如基督教信仰）更强有力。在长期当中，在这里是指十万年。

^① 据说在马丁·路德的著作里找不到这句话。

134

作为牺牲品的悲观主义者。——无论哪里有一种对生存的不快占了上风，都会暴露出这是一个民族长期所犯的饮食错误留下的后遗症。所以佛教的传播（不是其诞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人过量的、几乎唯一的米食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普遍软弱无力。也许应该这样来看现代欧洲人的不满：我们前面的世界，整个中世纪，由于日耳曼人的爱好对欧洲的影响而沉湎于酗酒，中世纪意味着欧洲的酒精中毒。——德国人的厌世本质上是冬季病，包括地下室的空气和德国人住房中的火炉毒气所致。 486

135

罪的起源。——罪，像现在在基督教统治或曾经统治过的任何地方被感觉到的那样，它是一种犹太人的感觉，一种犹太人的发明，而就全部基督教道德的这个背景而言，基督教事实上是致力于将整个世界“犹太化”。这在欧洲成功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最细腻地从希腊古代——一个没有罪感的世界——始终仍然让我们感觉到的陌生程度上感受出来，尽管整个种族和许多优秀个人都不缺少接近和归并这个世界的好意。“只有当你懊悔的时候，上帝才对你仁慈”——这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是一种笑柄和惹人不快的事情。他会说：“奴隶才会那样感觉。”这里假设的是一个强大者、超强大者，而且复仇欲强烈。他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根本不可能遭受伤害，除非是在荣誉的问题上。每一种罪都是一种不敬，一种 *crimen laesae majestatis divinae*^①——仅此而已！悔恨、屈辱、在尘土中打滚——这是他的仁慈所依赖的最关键条件，也就是说，他的神圣荣耀的恢复！是否除了罪以外还会造成其他伤害，是否一种发展中的深重不幸和罪一起种下，这种不幸像一场疾病一样抓住一个又一个人，掐住他们的脖子——这让天上这位爱好荣耀的东方之神毫不在乎：罪是一种对他而不是对人类的冒犯！——他将他的仁慈赐予谁，他也同样赐予其这种对罪的自然结果的毫不在乎。上帝和人类在这里被认为如此分离、如此对立，以至于归根结底根本不可能对人类犯下罪过——每 487

① 拉丁文：伤害神的尊严罪。

一个行为都应该被看成只同其超自然后果有关，而不是同其自然后果有关。犹太人的情感也要求如此，对于犹太人的情感来说，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自在的有失体面之物。另一方面，希腊人更接近于认为甚至罪恶行为都可能有尊严的想法——甚至偷窃，如普罗米修斯之所为；甚至宰杀牲口以表达一种疯狂的妒忌，如埃阿斯之所为。他们在胡说罪恶行为也有尊严，把罪恶行为和尊严混为一谈的需求中发明了悲剧——一种对犹太人来说，尽管他们具备所有的诗人才华和升华倾向，却始终极其陌生的艺术和乐趣。

136

选民。——犹太人，恰恰因为他们在各民族中是道德天才（由于他们在心中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深地蔑视人类的能力）而感觉自己在各个民族中间是选民——犹太人喜欢他们的圣主和圣者，类似于法国贵族喜欢路易十四。这贵族放弃了自己的全部权力和专横独断，变得很可鄙——为了不感觉到这一点，为了能忘记这一点，需要有王室的辉煌，王室的权威，和大量只有贵族才可以接近的无比权力。因为人们依据这种特权攀到宫廷的高度，从那里往外看，看到一切都在自己底下，一切
488 都很可鄙，所以人们超越了良知的敏感性。于是人们故意把王权之塔建得越来越高耸入云，把自己权力的最后一块建筑石材放上去。

137

用比喻说话。——耶稣基督只有在犹太地区才有可能——我是说，这样一个在其上方持续不断地悬着发怒的耶和华的阴沉地高高俯瞰的雷雨云的地区。只有在这里，一道零星的阳光，作为最不配享受的“仁慈”之光，突然间罕见地穿过恐怖的、普遍的、持久的日夜而被感觉为像是一种“爱”的奇迹。只有在这里，基督才能梦见其彩虹和上帝从上面朝人类走下来的天梯；在其他任何地方，晴朗天气和阳光都被太过分地看作常规和平常事。

138

基督的谬误。——基督教的创立者认为，人类为其罪而受的苦是无

可比拟的——这是他的谬误，是一个以前不曾感觉自己有罪、至此才对这一点有所领悟之人的谬误！于是他的灵魂使自己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幻觉般的怜悯，这种怜悯只适合于一种即使在他自己民族那里，在罪的发明者那里，也不足挂齿的困境！——可是基督徒懂得在事后为他们的主创造合理性，把他的谬误神圣化为“真理”。

139

激情的颜色。——像门徒保罗这样的人对激情有一种邪恶的目光，他们从激情中只认识到肮脏的、丑化的、令人心碎的东西——他们的理想追求在于消灭激情，在神圣事物中，他们看到激情被完全净化掉。完全不同于保罗和犹太人，希腊人的理想追求恰恰在于激情，他们热爱激情，提升激情，美化激情，使激情神圣化。他们显然感觉自己在激情中不仅比往常更幸福，而且更纯洁，更神圣。——那么基督徒呢？他们愿意在此变成犹太人吗？也许他们已经变成了犹太人？ 489

140

过于犹太气。——如果上帝要成为爱的对象，他首先就应该放弃审判和正义——一个法官，甚至一个仁慈的法官，绝不是爱的对象。基督教的创立者作为犹太人，在这里的感觉尚不够细腻。

141

太东方的。——怎么？一位神，他爱人类，前提是他们信仰他；他向不信仰这种爱的人投去可怕的目光和威胁！怎么？作为一位万能之神的情绪的有限之爱！一种还没有掌握荣誉感和被激发的复仇欲的爱！这一切是多么东方化！“如果我爱你，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无疑是对整个基督教的一种充分的批评。

142

熏香。——菩萨说：“不要恭维你的施恩者！”你们应该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重复这句格言——它马上会纯洁一切基督教事物的空气。

143

多神教最大的长处。——个人提出自己的理想，从中再推导出自己 490

的法则、自己的欢乐、自己的权利——这大概至今都被看作人类最误入歧途的东西、看作偶像崇拜本身。事实上，敢于这样做的少数人始终认为有必要对自己做出辩解，这种辩解通常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是我！而是一位神通过我这样做的！”这是创造神祇的奇异技能和力量——多神教——借助这种技能和力量，此本能才会释放，才会自我净化、自我完成，变得高贵：因为原先这是一种平庸的、微不足道的本能，同固执、不听话、嫉妒相关联。敌视这种追求自己理想的本能，这在从前是每一种道德的法则。因为只有一种规范：“人”——每一个民族都相信有这种最终规范。但是，在自身之上和自身之外，在一个遥远的超验世界里，你会看到规范的多重性：一个神不是对另一个神的否定或亵渎！在这里你使自己首先有可能成为个人，在这里你首先尊重个人的权利。各种各样的神、英雄、超人，以及次人、下人^①、侏儒、女妖、半人半马怪物、萨提儿、魔鬼、恶魔的发明都是为个人的自私自利和专横独断做辩解的宝贵预习——我们给予一个神以对付其他神的自由，我们最终给予自己以对付法律、习俗和邻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一神教，这种关于一种正常人类的学说的僵化结果——也就是说，相信一个正常的神，在他周围还有的只是虚假的谎言神——也许是至今人类的最大危险：因为就我们能看到的情况而言，大多数其他物种早就达到的那种早熟的停滞威胁着至今的人类。大多数其他物种都相信一种标准动物及其物种的理想，并把习俗的道德最终转化成为血肉。在多神教中，人类的自由思想和多神思想都预先受到了训练，即训练了为自己创造独特的新眼光而且越来越独特的新眼光的本领，以至于对于独自在所有动物中的人类来说，没有永恒视野和视角。

491

144

宗教战争。——至今大众最伟大的进步是宗教战争，因为它证明大

^① “次人、下人”的德文原文是 Neben-und Untermenschen，指变异形式或低劣形式的类人生命，Neben的意思是“旁边”、“次要”，Unter的意思是“下面”，所以分别译成“次人”和“下人”。前文所说的“超人”，德文原文是 Übermenschen，其中的 Über是“上面”、“超越”的意思。

众已经开始尊重概念了。宗教战争只有在普遍的理性经过宗派中更有修养的争执而变得更有修养的时候，才会发生，以至于甚至乌合之众也变得吹毛求疵，把无关紧要的事情当回事，甚至认为“灵魂的永恒拯救”取决于概念的小区别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

145

素食者的危险。——主要食用稻米，导致使用鸦片和尼古丁物品；同样，主要食用土豆，导致饮用烧酒——可是更微妙的效果甚至会导致产生尼古丁作用的思想方式和感觉方式。这和以下的事实是一致的：尼古丁式的思想方式和感觉方式的促进者像那些印度的宗教领袖一样，恰恰赞美一种纯素食主义的饮食，并使之成为大众的法律，所以它们要提出并增加他们所能满足的需求。

146

德国人的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各民族的名称通常都是侮辱性的称呼。例如，鞑靼人按照他们的名字就是“狗”的意思，这是中国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德国人”原先的意思是“异教徒”，哥特人在皈依以后也是这样称呼他们未受洗的同族大众的，是受他们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的翻译的指引，异教徒则用一个在希腊语中意味着“民族”的词来表示，请参见乌尔菲拉斯^①。——还有可能就是，德国人通过成为欧洲第一个非基督教的民族，而在事后把他们古老的侮辱性称呼变成了一个尊称：叔本华尊敬地认为德国人高度具有这样的倾向。路德的著作也是这样完成的，他教导他们要非罗马化，要说：“我立于此！我岿然不动！”

147

问与答。——野蛮部落首先从欧洲人那里取走了什么？烧酒和基督教，这欧洲的麻醉剂。——而他们最快地因什么而死亡呢？——因欧洲的麻醉剂。

^① 乌尔菲拉斯（约311—383），有着卡帕多西亚希腊人血统的哥特人，当过主教和传教士，翻译过《圣经》。

148

宗教改革的诞生地。——在教会大腐败的时代，德国的教会是最少腐败的，因此在这里诞生了宗教改革，标志着在腐败之始，它就已经被感觉到不可忍受了。因为比较而言，当时没有一个民族比路德时代的德国人更表现出基督教精神了：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正准备绽放成百倍鲜艳的鲜花，只是还差一个夜晚；可是夜带来了风暴，终结了一切。

149

宗教改革的失败。——好几次建立新希腊宗教的尝试都失败了，这表明甚至在相当早的时代，就已经有较高级的希腊人文化；这表明很早希腊就一定有大批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各种各样的困境不是靠唯一一张信仰和希望的处方就可以解决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也许还有恩培多克勒，以及更加早得多的奥菲士教^①的狂热者，都热心于建立新的宗教；前两位有着如此纯粹的宗教创建者的灵魂和才能，以至于人们对他们的失败怎么感到惊讶都不为过：他们不过造成了宗派而已。每当一个整体的民族在宗教改革上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民族本身已经五花八门，开始脱离重大的群体本能和习俗的道德——一种意味深长的漂荡状态，人们习惯于将其诋毁为伤风败俗和腐败，而它却宣告了鸡蛋的成熟和蛋壳即将破裂。路德宗教改革在北方成功，标志着北方相对于欧洲的南方是落后的，还只了解相当一成不变的、单色调的需求；如果南方旧世界的文化不是由于过多混入日耳曼的野蛮人血液而野蛮化，失去其文化优势，那么欧洲就根本不会基督教化。一个个人或者一个个人的思想越能发挥普遍的、绝对的影响，受影响的群众必然越相似、越低下；而相反的努力则流露出也想要得到满足和实现的内在相反需求。反过来讲，如果强大而有权势欲的人只达到一种微不足道的、宗派主义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一个真正的高度文化——这也适合于个别的艺术和认知领域。有人统治的地方，就有群众；有群众的地

^① 希腊的一种秘传宗教，其基础据说是半神半人的奥菲士的箴言和歌曲。

方，就有一种对奴役的需求；在有奴役的地方，就只有少数的个人，有群体本能和针对自己的良知。

150

成为圣人的批评者。——为了要有美德，人们就得要拥有最野蛮形式的美德吗？——就像基督教圣徒要求和需要的那样。作为这样的人，只有抱有如下念头才忍受得了生活：只要看一眼他们的美德，就会使每一个人感受到对他自己的蔑视。我将有这样一种效果的美德称为野蛮。

151

关于宗教的起源。——如叔本华所要表明的那样，形而上需求不是宗教的起源，而只是宗教的衍生物。在宗教思想的统治下，人们习惯于“另一个（后面的、下面的、上面的）世界”的想象，并在宗教幻想破灭时，感到一种不舒服的空洞和匮乏——而现在从这种感觉中又滋生出“另一个世界”，可这只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而不再是宗教的世界。然而，导致在远古时代设想有“另一个世界”的东西，不是一种欲望和需求，而是某种自然事件中的一个谬误，一种智力的困境。 495

152

最大的改变。——万物的光亮和色彩都改变了！我们不再完全理解，古代人是如何感受最近和最经常的事情的——例如白天和醒着，因为古代人相信梦，所以醒着的生活有不同的光亮感。而整个生活也一样，伴随着死亡及其意义的反射之光，我们的“死亡”完全是另一种死亡。所有经验都放射出不同的光芒，因为有一位神从中发光。关于遥远未来的所有决定和展望也一样，因为人们有神谕和暗中的示意，并相信预言。“真理”以前被感觉为另一种样子，因为精神错乱者会被看成其喉舌——使我们震颤或发笑的东西。每一种不公都对感情有不同影响，因为人们害怕一种神的报应，而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惩罚和匮乏。在一个人们相信魔鬼和诱惑者的时代，快乐是什么呀！当人们看到魔鬼就在近旁等着自己的时候，激情是什么呀！当怀疑被感觉为最危险种类的犯罪，而且感觉为一种对永恒之爱的亵渎，感觉为对善良、高尚、纯粹、令人同情

的一切的怀疑时，哲学是什么呀！——我们给万物一种新的色彩，我们不断描绘它们，可是相对于那位古代大师——我指的是古代的人类——的富丽堂皇的色彩，我们暂时能做什么呀！

153

496 *Homo poeta*①。——“是我自己，完全一手造就了这堪称完美的悲剧中之悲剧；是我，将道德之结打到了生存上，还把结打得死死的，只有一位神才能将结解开——贺拉斯就是这样要求的！——我自己现在在第四幕中杀死了所有的神——出于道德！第五幕该是什么啦！从哪里得出悲剧的解来呀！我得考虑一个喜剧的解吗？”

154

各种各样的生命危险。——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醉醺醺地度过一生，时不时掉下楼梯。可是，由于你们的醉，你们没有在这过程中折断四肢：你们的肌肉太松弛，你们的脑袋太愚钝，所以你们没有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发现这些楼梯的石头有多么硬！对我们来说，生命是一种更大的危险——我们是由玻璃制成的——要是我们撞上了什么，就糟了！要是我们坠落，一切都完了！

155

我们之所缺。——我们爱伟大的自然，我们发现了它，这是由于在我们的脑袋里没有伟大的人类。希腊人正相反：他们的自然感情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我们的自然感情。

156

最有影响的人。——一个人反抗他的整个时代，将其阻挡在门口，要求时代有其到来的理由，这肯定造成影响！他是否要求这样，这一点无所谓，关键是他能这样做。

157

497 *Mentiri*②。——当心！——他正在思考，马上他就准备好一个谎言。

① 拉丁文：作为诗人的人。

② 拉丁文：说谎。

这是一个所有民族都经历过的文化阶段。你请考虑一下吧，罗马人说 *mentiri* 是什么意思！

158

令人不舒服的品性。——深究一切事物——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品性：它使你不断劳累你的眼睛，最终的发现总是超出了你想要的范围。

159

每种美德都有自己的时代。——现在的不屈不挠者，其耿直往往使他内疚，因为不屈不挠和耿直不是同一个时代的美德。

160

同美德打交道。——你甚至可以对美德不顾体面、阿谀奉承。

161

致时间的倾慕者。——逃亡的神甫和被释放的罪犯不断变换面孔：他们所要的是一张没有过去的面孔。——然而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他们知道未来反映在他们的面孔上，他们如此彬彬有礼地反对你们，你们这些“时间”的倾慕者，以至于他们做出一付没有未来的面孔。

162

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感觉的透视法则，按照这一法则，最近的 498
的显得大而重；而距离越远，万物在大小上、重量上就逐渐减少。

163

一次伟大的胜利之后。——一次伟大胜利的最佳效果是它使胜利者摆脱了对失败的恐惧，“为什么不也被打败一次呢？”他对自己说，“我现在已富裕得足以被打败一次了。”

164

安宁寻求者。——我在许多黑暗事物中认出了寻求安宁的精灵，它们用黑暗事物包围了自己：谁想要睡觉，谁就把自己的房间弄暗，或者爬到一个洞里面。——对于那些不知道而想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最大追求

是什么的人，这是一个提示！

165

关于放弃者的幸福。——谁长期、彻底地放弃了某事，谁就会在偶然地重新遇见这同一事物时，几乎误以为是自己发现了它——每一个发现者是何等幸福啊！但愿我们比过于长久地躺在同一阳光下的蛇类更加聪明。

166

始终与我们自己为伴。——自然中、历史上一切属于我同类的事物都在对我说话，都在赞美我、推动我、安慰我——别的东西我一概听不见或者立即就忘记。我们始终只是与我们自己为伴。

167

499 厌世与爱。——只有在你消化不了人类，却仍然在胃里塞满了人类的时候，你才会说你腻味人类。厌世是一种过于贪婪的人类之爱和“吃人”的结果——可是，谁让你竟然把人类像牡蛎一样地吞下呢，我的哈姆雷特王子？

168

关于一个病人。——“他情况不妙！”——“出了什么问题？”——“他苦于这样的欲望：想被赞美，却得不到满足。”——不可思议！整个世界都在赞美他，人们不仅把他捧在手上，而且挂在嘴上！——“是啊，可是他听不到赞美。一个朋友赞美他，他听起来像是这个人自己赞美自己；一个敌人赞美他，他听起来像是这个人自己想要为此而得到赞美；最后是剩余者之一——剩余者绝对不多，因为他那么有名呀！——赞美他，这反而冒犯了他，因为这个人既不想把他当朋友，也不想把他当敌人。他经常说：一个能对我扮演‘公正者’角色的人，与我有何相干！”

169

公开的敌人。——在敌人面前的英勇是另一回事：你可以有勇，却始终仍然是一个懦夫和优柔寡断的糊涂蛋。这就是拿破仑对他所熟悉的

“最英勇的人”缪拉^①的评价。由此而得出结论：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他们要以他们的美德、他们的男子气概和欢欣鼓舞而崛起，那么公开的敌人是必不可少的。

170

和大众在一起。——他至今一直在和大众一起奔走，是他们的歌颂者，可是有一天他将成为他们的对手，因为他追随他们，却认为他的懒惰可以就此算在他们的账上——他还不知道，大众对他来说还不够懒惰！他们始终在往前推进！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停滞不前！——而他却喜欢停下来！

171

声望。——当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感激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时，声望应运而生。

172

败兴者。——A：“你是一个败兴者——人们到处都这么说！”

B：“当然！我败坏了每个人对他自己一派人的兴——没有哪一派人原谅我这一点。”

173

深度和显得有深度。——那些知道自己深度的人致力于明晰，那些要在大众面前显得有深度的人致力于晦涩，因为大众把他们见不到底的一切都视为有深度——他们如此胆怯，如此不乐意跨入水中。

174

偏离。——议会制度，也就是说，公众对可以在五种基本政见中进行选择的做法之认可，迎合了許多人，这些人喜欢显得独立和个别，想要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而奋斗。可是最终民众是否被命令拥有一种观点或被允许拥有五种观点，是无关紧要的。——谁背离这五种公众的观点，

^① 若阿香·缪拉（1767—1815），拿破仑麾下著名元帅，在公开的敌人面前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

偏离开去，谁就会遭到全体民众的反对。

175

关于雄辩。——至今谁拥有最具说服力的雄辩呢？击鼓如雷。只要国王们控制击鼓的权力，他们就始终是最佳辩手和民众的煽动者。

176

同情。——可怜的诸侯统治者！他们所有的权利现在突然变成了要求，而不久所有这些要求听起来就像是狂妄了！当他们一说“我们”或“我的人民”时，尖刻的古老欧洲就发笑。真的，一位现代世界的大司仪很少会和他们一起举行仪式，也许他会命令说：“*Les souverains rangent aux parvenus*”^①。

177

关于“教育”。——在德国，上等人缺乏一种了不起的教育手段：上等人的笑。德国的上等人是不笑的。

178

关于道德启蒙。——人们必须劝德国人放弃他们的靡非斯特非勒斯，也放弃他们的浮士德。^② 这是两个反对知识价值的道德偏见。

179

502 思想。——思想是我们感觉的影子，始终比感觉更阴暗、更空虚、更简单。

180

自由思想家的好时光。——自由思想家甚至对知识也总是自由放任——人们暂时也给他们这种自由，只要还有教会存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现在拥有着他们的好时光。

181

追随与先导。——A：“在这两者中，一个将始终追随，另一个始终

① 法文：君主站到新贵的行列中去。

② 在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靡非斯特非勒斯是一个否定的精灵，浮士德则寻求一种令人满足到足以想时间停下来的体验。

做先导，无论命运将他们引向何方。然而，按照其德行和精神，前者高于后者！”B：“然而？然而？这是对他们说的；不是对我，不是对我们！——*Fit secundum regulam*①。”

182

在孤独中。——如果你一人独处，你说话不太响，书写也不太响，因为你害怕空洞的回音——来自仙女厄科②的批评。而所有的声音在孤独中听起来都不一样！

183

最佳未来之乐。——在我看来，首席音乐家应该是只知极乐中之悲哀，此外便不知任何悲哀。至今还没有这样一位音乐家。

184

司法。——宁愿自己被偷，也不愿意让稻草人包围自己——这是我的趣味。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趣味问题——不是什么别的！ 503

185

贫穷。——他今天很穷，可是不是因为有人拿走了他的一切，而是因为他把一切都抛弃了——这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他已习惯于找见什么。——正是穷人们误解了他自愿的贫穷。

186

愧疚。——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是规矩而井然有序的——然而他却因此而很愧疚，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非同寻常。

187

朗诵中的冒犯因素。——这位艺术家以其即兴朗诵自己的想法——非常好的想法——的那种方式冒犯了我：那样的拿腔拿调，使用那样粗陋的劝说手段，好像他在对贱民讲话。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他的艺术上

① 拉丁文：照章行事。

② 厄科是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因爱恋美少年那喀索斯遭到拒绝，憔悴消损，最后只留下声音。“厄科 (Echo)”这个词后来在西语里当“回音”讲。

之后，便总是有“与坏人为伍”的感觉。

188

劳动。——劳动与劳动者现在离我们当中最闲散的人也十分近了！国王若是有礼貌地说“我们大家都是劳动者”，那么在路易十四时代，就会是一种讽刺和不礼貌。

189

504 思想家。——他是一位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懂得如何使事物比实际情况更简单。

190

谨防赞美者。——A：“你将只受到你的同类的赞美！”B：“是啊！谁赞美你，谁就是对你说：你是我的同类！”

191

谨防有些辩护。——危害一桩事业的最阴险方式就是故意用不完善的理由来进行辩护。

192

好人。——以什么来区别脸上焕发着善意容光的好人和其他人呢？他们在一个生人面前感觉很舒服，很快就爱上了此人；他们因此对此人怀有好意；他们的第一判断是：“我喜欢这个人”。在他们那里接踵而来的是：占为己有的愿望（他们毫不顾忌另一人的价值），迅速的占有，占有的快感，对被占有者施恩的行动。

193

康德的幽默。——康德想要以冒犯“全部世界”的方式证明“全部世界”都是有理由的，这就是这个人暗藏的幽默。他通过写书来长大众之偏见而灭学者之威风，殊不知其读者是学者而不是大众。

194

505 “心怀坦荡者”。——那样的人也许总是以不可告人的动机行事，因为他总是把可告人的动机挂在嘴上，几乎就是慷慨豁达。

195

可笑！——你们瞧！你们瞧！他脱离人群跑开去。可是人们追随他，因为他跑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程度上的群体。

196

我们听觉的界限。——人们只听得见他们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

197

所以要当心！——我们乐于告诉别人的，莫过于严守秘密的必要性——连同其背后的东西。

198

高傲者的恼火。——高傲者甚至对那些引导他前进的人也很恼火——他向为他拉车的马投去恶意的目光。

199

慷慨。——在富人那里，慷慨往往只是一种谨慎小心。

200

笑。——笑意味着：幸灾乐祸，可是问心无愧。

506

201

在喝彩当中。——在喝彩当中，总是有一种噪音，甚至在我们给予自己的喝彩中也如此。

202

一个挥霍者。——他还没有贫困到像富人那样，把自己全部财富清点一遍——他像大自然这一挥霍女神那样非理性地挥霍他的精神。

203

*Hic niger est*①。——他通常没有思想——可是保不住生出邪念来。

204

乞丐和礼貌。——“如果你用石头敲没有门铃绳的门，算不得无

① 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此人黑也。

礼”——乞丐和各种缺吃少穿的人如是想；可是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对的。

205

需求。——需求被视为事物的成因，实际上，它只是已发生事物之后果。

206

507 在雨中。——下雨了，我想起了那些可怜人，他们现在挤在一起，十分惶恐不安，也不加以掩饰。他们欣然准备怀着好意来伤害他人，而且即使在恶劣天气里也要给自己找来一点点可怜的舒服感。——这，只有这，才是可怜中之可怜。

207

嫉妒鬼。——这是一个嫉妒鬼——你一定不希望他有孩子：他会嫉妒他们，因为他不可能再成为孩子了。

208

伟人！——一个人是“一位伟人”，你不可以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他是一个男人：也许他只是一个后生，或者一条老变色龙，或者一个中了邪的小女人。

209

一种询问动机的习惯。——有一种自问动机的方式，我们以这种方式不仅忘记了我们的最佳动机，而且还在我们心中唤起对一般动机的抗拒和厌恶——一种很让人愚笨的询问方式，这正是专制之人的诡计。

210

适度勤奋。——一个人绝不要超过他父亲的勤奋——这会让人生病的。

211

508 秘密之敌。——能够顶住秘密之敌——这是一种奢侈，甚至思想高尚之人的道德通常也尚未富裕到足以消受这种奢侈的地步。

212

不受骗。——他的精神没有很好的修养，急急忙忙，总是因不耐烦

而上气不接下气，所以你几乎猜不透这种精神所处的灵魂有怎样大的肺活量和怎样深的城府。

213

幸福之路。——智者问愚者：哪一条是幸福之路？愚者就好像被问到去最近一个城市的路怎么走一样，马上回答道：“自我赞赏，生活在陋巷！”“打住，”智者喊道，“你要求得太多了，自我赞赏已经足够了！”愚者反驳道：“可是，没有不断的唾弃，你如何能不断赞赏呢？”

214

信仰给你天堂的幸福。——美德只给那些笃信自己美德的人以快乐和天堂的幸福——而不是给予那些高雅之人，这些高雅之人的美德在于深深地怀疑自己和一切美德。所以，最终在这里也还是“信仰给你天堂的幸福！”——请注意，不是美德给你天堂的幸福！

215

理想和材料。——你眼前有一个高贵的理想，可是，你也是一块如此高贵的石头，可以用你来做成这样一个神像吗？没有这，你的工作不 509
就成为一种野蛮的雕刻了吗？成为对你理想的一种亵渎了吗？

216

声音的危险。——嗓门太大，你就无法思考精细的问题。

217

因果。——在因果关系中，果出现之前和之后，你所相信的因是不一样的。

218

我的反感。——我不爱这样的人，他们为了造成任何一种效果，不得不像炸弹一样爆炸，他们在他们附近总是有突然丧失听力——甚至不止于此的危险。

219

惩罚的目的。——惩罚的目的是要改善惩罚者——这是为惩罚辩护

之人的最终避难所。

220

牺牲。——关于牺牲和献身，牲畜献祭品的想法和旁观者的一不一样，可是人们从来就没有让它们说话。

221

510 宽容。——父子之间比母女之间要互相宽容得多。

222

诗人和谎言者。——诗人在谎言者身上看到了他的同一奶妈的兄弟，是诗人吃掉了他这个同乳兄弟的奶；所以谎言者就很惨，甚至都不能问心无愧。

223

感官的代理功能。——“我们有眼睛也是为了听，”一位听取忏悔的年老神甫说，他已经聋了，“而谁有最长的耳朵，谁就在盲人中间为王。”

224

动物的批评。——我害怕动物把人看成它们的同类，它们这种同类以最危险的方式丧失了健全的动物判断力——是疯狂的动物、哈哈笑的动物、哭泣的动物、多灾多难的动物。

225

随本性。——“邪恶总是有对它有利的巨大效果！本性便是邪恶的！那就让我们都随本性吧！”人类伟大的效果追求者私下里得出如此的结论，这些效果追求者太经常地被算作伟人了。

226

511 怀疑者与风格。——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最有力的东西来，前提是在我们周围的人都相信我们的有力——一个这样的环境培养你“简单的风格”。怀疑者说话、行事都强调而又强调。

227

错误的结论，错误的出击。——他不能自我控制，那女人就此得出

结论，认为控制他很容易，就将套索向他掷去。可怜的女人，她马上就将成为他的奴隶。

228

反对调解者。——想要在两位坚定的思想家之间进行调解的人显出他很平庸：他的眼睛看不到无与伦比的东西；看东西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差别——这是弱视的标志。

229

顽固与忠诚。——出于顽固，他坚持一件他已经看穿的事情——可是他称之为“忠诚”。

230

缺乏沉默。——他的全部本性没有说服力——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他所做的一件好事保持过沉默。

231

“缜密”者。——认知缓慢的人认为，缓慢就属于认知。

512

232

做梦。——我们要么全然不做梦，一做梦就很有意思。我们必须学会以同样的方法对待醒的问题——要么全然不，要么很有意思。

233

最危险的观点。——我现在做或不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一切来说和过去最大的事件一样重要：在这幅巨大的效果透视图上，所有的行为都一样大小。

234

一个音乐家的安慰之词。——“你的生活没有传到人们的耳朵里：你为他们过着一种沉默的生活，旋律的全部精细、关于追随还是引领的全部温柔决定，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藏匿的。真的，你不是演奏着军团音乐在宽阔的大街上一路走来的——可是，这些好人并不因此而有权说你的风格缺少音乐。谁有耳朵，谁就听着。”

235

精神与性格。——有些人是在性格上登上了他们的顶峰，可是他们的精神却与这种高度不相称——而有些人则反之。

236

513 为了感动大众。——想要感动大众的人难道一定不可当演员来扮演他自己吗？他难道一定不可首先自我转化为明晰到了可笑地步的东西，以这种粗陋化、简单化的方式来表明他的全部身份和情况吗？

237

有礼貌者。——“他如此有礼貌！”——是的，他身边总是带着一块给刻耳柏洛斯^①的点心，而且提心吊胆，以至于把每个人都当成了刻耳柏洛斯，包括你我在内——这便是他的“礼貌”。

238

没有嫉妒。——他完全没有嫉妒，不过这并非功劳，因为他要占领一块尚无人占有、甚至几乎无人见过的国土。

239

郁郁寡欢者。——只要有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就足以给整整一个家庭带来持久的沮丧和阴郁的天空。只有靠奇迹，才能摆脱这样的人！——快乐远不是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为什么呢？

240

在海边。——我不会为自己盖一所房子（不当房主甚至是我的一种幸福！）。但是，如果我不得不盖，我就会像一些罗马人那样，把房子盖到海里——我当然愿意和这美丽的巨兽共同分享一些秘密。

241

514 作品和艺术家。——这位艺术家野心勃勃，如此而已。最终他的作品只是一个放大镜，他把它提供给每个朝他看的人。

① 希腊罗马神话中守卫冥府的猛犬，有三个脑袋。

242

Suum cuique^①。——无论我对知识的贪婪有多厉害，我能从万物中获取的，无非是已经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别人的财产仍然留在万物中。一个人怎么可能当窃贼或强盗呢！

243

“好”与“坏”的起源。——一种由坏而好的改善只是由懂得感觉“这不好”的人发明出来的。

244

思想与言辞。——你甚至无法用言辞完全再现你的思想。

245

以选择来赞美。——艺术家挑选他的素材：这是他赞美的方式。

246

数学。——我们要尽可能把数学的精细和严格推行到所有科学中，不是相信我们将用这样的方法认识万物，而是为了以此来确定人类同万物的关系。数学只是取得一般与最终人类知识的手段。

515

247

习惯。——一切习惯都使我们的手更加机智，使我们的智力更加笨拙。

248

书。——一本书如果不能使我们超越所有的书，其用处何在？

249

认知者的叹息。——“哦，我的贪婪！这个灵魂中没有无私——更应该说，只有一个渴望一切自我。这个自我想要借助于许多个人，就像靠他自己的眼睛来看，靠他自己的手来攫取一样——一个甚至想要召回整个过去的自我，它不想失去任何有一点点可能属于他的东西！哦，

① 拉丁文：各得其所。

我这贪婪的火焰！哦，但愿我会再生一百次！”——谁不从经验中了解这种叹息，谁就不了解认知者的激情。

250

罪过。——尽管女巫们的最精明的法官，甚至女巫本人，都被说服了关于女巫的罪过，可是这罪过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所有罪过都是这样。

251

被误解的受苦受难者。——卓越者之受苦，非其崇拜者所能想象。

516 他们由于有些邪恶时刻卑鄙狭隘的激动情绪，简单说，由于他们对自己那种卓越的怀疑——但不是由于他们的使命所要求于他们的那种牺牲和殉难——而最沉重地遭受痛苦。只要普罗米修斯怀有对人类的同情，为人类而自我牺牲，他自己就很快乐、很伟大；但是如果他嫉妒宙斯及凡人给予宙斯的崇拜，那他就受苦了！

252

宁愿负债。——“宁愿负债也不愿意拿一个没有我们图像的硬币去付账！”——我们的君权如是要求。

253

始终在家。——有一天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时我们自豪地指着我们为达此目标而走过的漫长历程。实际上，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在旅行。可是我们走得这么远，这是由于我们在每一处都误以为是在家里。

254

反尴尬。——谁始终忙个不停，谁就超越了所有的尴尬。

255

模仿者。——A：“怎么，你不想要有模仿者吗？”B：“我不想要别人模仿我，我要每个人都用某事来为他自己树立榜样，那就是我所做的事情。”A：“那么——？”

256

表皮性。——有深度的人如此而获得满心欢喜：一如飞鱼一般，嬉戏于最外表的浪尖之上。他们视为万物中最好的事情是——他们有一个表面，即他们的表皮性——*si venia verbo*①。

257

出自经验。——有些人不知道他们有多富有，直到他们体验了怎样富有的人都还成为他们的偷盗者。

258

偶然性的否定者。——没有一个胜利者相信偶然性。

259

来自天堂。——“善恶是上帝的偏见”——蛇说道。

260

一乘以一。——一个人总是谬误，可是有两个人，真理就开始了。——一个人不能自我证明，可是两个人你就已经无法反驳了。

261

原创性。——何为原创性？看见尚没有名字、尚没有被命名的东西，不管它是否就在所有人的眼前。就像人类已经习惯了的那样，有了名字才使他们能看见一事物。——原创者通常也是命名者。

262

*Sub specie aeterni*②。——A：“你越来越快地远离生者，不久他们就将把你从他们的名单里抹去了！”——B：“这是分享死者特权的唯一手段。”——A：“分享什么特权？”——B：“不用再死。”

263

没有虚荣。——如果我们爱别人，我们就要求隐藏起我们的缺点——

① 拉丁文：如果你允许我用这个词的话。

② 拉丁文：出自永恒的观点。

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不想让被爱者受苦。是的，爱者想要显得是一位神——甚至这也不是出于虚荣。

264

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从来不被理解，而是始终只受到赞扬和谴责。

265

最终的怀疑。——人类最终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是人类无可反
驳的谬误。

266

在需要残酷的地方。——伟大者总是对他的次要美德和考虑很残酷。

267

怀着一个大目标。——怀着一个大目标，你就甚至比正义更胜一筹，
不仅仅是超越了你的罪行和你的法官。

268

519 什么东西令人有英雄气概？——同时迎着自己的最高痛苦和最高希
望前进。

269

你相信什么？——相信万物的重量必须被重新决定。

270

你的良心说什么？——“你应该成为你自己。”

271

你最大的危险何在？——在于同情。

272

你爱别人些什么？——爱我的希望。

273

你说谁不好？——总是要感到惭愧的人。

274

对你来说，什么最有人性？——免除某人的羞耻心。

275

获得自由的条件是什么？——不再自我羞愧。

第四卷

521

圣亚努阿里乌斯^①

你用火焰之矛捅开
我的灵魂之坚冰，
冰流滚滚奔向你们
最高希望之大海：
越来越聪明健康，
自由自在，闲情逸致——
如是它赞美你的奇迹，
最美的亚努阿里乌斯！

1882年1月于热那亚

276

新年致辞。——我还活着，我还在思考：我必然仍然活着，因为我仍然得思考。*Sum, ergo cogito: cogito, ergo sum*^②。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最由衷的想法，所以，现在我也要说出我对我自己的由衷愿望，以及哪个想法今年首先在我心中掠过——哪个想法应该成为我今后全部生活的依据、保证和香甜气息！我要越来越多地学会把万

① 圣亚努阿里乌斯（约272—约305），意大利贝内文托主教，那不勒斯主保圣人。据说在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殉教。

② 拉丁文：我在，故我思；我思，故我在。

物中的必然看作美——所以我将成为造就万物之美的人之一。*Amor fati*^①：让它从现在起成为我的爱！我不要对丑作战。我不要控告，我甚至不要控告控告者。让把目光移开成为我唯一的否定！而且总而言之，我只要有一天成为一个说“是”的人！

277

个人的远见。——生活中有某一种高峰，一旦我们抵达高峰，尽管我们有所有各种自由，我们还会再次陷入精神不自由的最大危险之中；尽管我们拼命否认美好的生存乱象有任何明察秋毫的理性和好意，我们还是得通过我们最难的测试。因为只有现在，立足于一种个人远见的念头才最具渗透力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显而易见，但凡邂逅我们的所有人、所有事都不断给我们带来**最佳事物**，那种立足于个人远见的念头就都拥有其最佳的代言人——外表现象来为自己说话。每日每时的生活所要求的，似乎始终只是重新证明这样一个规律而已。无论它会是什么样子，天气的好坏，失去一位朋友，一场疾病，一次诽谤，一封信未收到，扭伤了一只脚，看一眼商店，一个相反的论据，打开一本书，一场梦，一个骗局：它立即或事后很快证实自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事物——它恰恰**对我们而言**，充满深刻的意义和用处！有什么诱惑比以下诱惑更危险呢？它让你宣布废除自己对伊壁鸠鲁的诸神，对那些逍遥自在、默默无闻之神的信仰，转而相信某一种忧心忡忡、胸襟狭隘的神祇，这种神祇甚至亲自了解我们脑袋上的毫发，对最低贱的服务也不感到恶心。哦——我的意思是尽管有这一切，我们却仍然不要去管诸神的事情，同样也不要管准备好为我们服务的天才的事情，而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假设：我们自己解释和编排事件的实践与理论技巧现在已达到高峰。在我们用手指拨弄乐器而产生的神奇和声——一种听起来如此优美的和声，让我们竟然不敢相信这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有时太让我们惊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以为我们的智慧就有这种指法的娴熟。事实上，时不时有一个家伙和我们一起演奏——亲爱的偶然性，它偶尔引导我们的手，

① 拉丁文：命运之爱。

就是再聪明不过的远见，也不可能臆想出更美的音乐，来胜过当时我们蠢笨的手之所为。

278

523 死的念头。——生活在这错综复杂的小巷、需求、声音之中，使我有一种忧郁的幸福感：多少的享受、不耐烦、渴望，多少渴望的生命和生命之醉，在每时每刻暴露出来！然而，一切都很快为所有这些发出噪音的、活生生的、渴望生命的事物而变得如此寂静！在任何一样事物背后都是如何站立着其影子，其幽暗的同路人！这总是像一艘移民船出发前的最后时刻：人们互相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话要说，时间紧迫，海洋及其乏味的沉默不耐烦地等候在所有噪音的后面——如此贪婪，如此确信其掌中之物。而所有人，所有人都认为，至今的一切全是无或接近于无，不久的将来才是一切——于是才有这种匆忙，这种喧嚷，这种相互间对对方声音的淹没，这种相互间的你推我搡！每个人都要当这种未来的第一名——然而，死亡和死寂却是这种未来唯一可靠的、大家所共有的东西！这种唯一的可靠性和共同性几乎根本没有对人有任何影响，人最远离自己是死神兄弟的感觉——这些都是多么罕见的事情啊！看到人们完全不愿意想死的念头，这使我很高兴！我很愿意为让生的念头上百倍地值得他们去想而做些什么。

279

524 星星式的友谊。——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相互间已变得陌生。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愿意对自己隐瞒和掩饰这一点，好像我们得为此而羞愧。我们是两条船，各自有自己的目的地和航程；我们大概会相遇，互相庆祝，如我们曾经有过的情况——然后乖乖的两条船就如此安静地躺在同一个港湾里，同一道阳光下，就好像它们已经到达目的地，而且都有着同一个目的地。可是然后，我们使命的无比威力驱使我们重新分开，行驶在不同的海域上，不同的阳光下，也许相互永远不再见面——也许就是见了面，也相互不再认得出来：不同的海域和阳光改变了我们！我们不得不相互变得陌生，这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法则。恰恰有鉴于此，我们互相才会变得更加值得尊敬！恰恰有鉴于此，念念不

忘我们以往的友谊，才会变得更加神圣！也许有一种看不见的非凡曲线和星星轨道，我们如此不同的航道和目的地也许作为小小的路段包含其中——让我们上升到这样的理念吧！可是人生苦短，我们的视力有限，我们只能做那种崇高可能性意义上的朋友。——那就让我们即使相互间不得不做大地上的敌人，也要相信星星式的友谊。

280

认知者的建筑。——有一天，也许很快有一天，需要有洞见以看到尤其是我们的大城市缺少些什么：进行思考的安静、宽敞、开阔之地，有着适用于坏天气或烈日高照时的宽敞长拱廊的地方，车辆和叫卖者的噪声传不到那里，那里还有一种更讲究的规矩，甚至会不准神父大声祈祷：这是整体上表达安静思考、回避之崇高的建筑和设施。教会垄断思考，*vita contemplativa*^① 始终必须首先是 *vita religiosa*^② 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教会建造的一切却表达了这种想法。我搞不明白，要是教会建筑被剥夺了其教会的预定用途，那我们还怎么能满足于这些建筑。这些建筑作为神的居所和一种超感觉交流的宏伟所在，说着一种太充满激情、太有偏见的语言，使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无法在这里思考我们的思想。我们想要把自己转化成石头和植物，我们想要在漫步于这种殿堂和花园时在我们心中散步。

525

281

懂得如何终结。——第一流的大师懂得如何让大事小事都能圆满终结，无论这是一个旋律的终结，还是一种思想的终结，无论这是一部悲剧的第五幕，还是国家行动。第二流当中的最佳者总是在走向终端时变得局促不安，不是高傲、宁静而平稳地倾入大海，就像在波多菲诺^③附近的山区的情况那样——在那里热那亚湾唱完了它的曲子。

282

脚步。——有一些姿态甚至会让大才子泄露自己来自下层民众或半

① 拉丁文：沉思的生活。

② 拉丁文：宗教的生活。

③ 意大利热那亚城附近的美丽海港小镇。

下层民众——尤其是他们思想的地步和步态，成就了泄密者：原来他们不会走路。所以，就连拿破仑都不能以王者风度、以“法定方式”走路，这让他十分恼火，可是有时候人们必须真正明白这一点，例如在大队加冕典礼的队伍中和类似的游行中：即使在那里，他也始终只是一个纵队的头——既骄傲又仓促，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看到这些穿打褶裯服装的作家在自己周围发出沙沙的声响，是很可笑的：他们想要如此来遮盖他们的双脚。

283

准备中的人。——我欢迎所有表明一个更有男子气概的好斗时代开始的标志，这个时代将尤其给勇敢恢复名誉！因为它会为一个更高级的时代开辟道路，收集更高级的时代有一天将需要的力量——更高级的时代会让人认知英雄主义，并为了思想及其后果的缘故而进行战争。为此目的，我们现在需要许多准备中的勇敢之人，当然他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可是也同样不可能产生于当下文明与大城市中的沙子和污水——他们是懂得沉默、孤独、坚决，满足于默默无闻地做事并坚持不懈的人；是以对万物的内在偏爱而探究万物中可以征服之物的人；是同样具有快乐、耐心、纯朴、对大虚荣的蔑视、在胜利中的慷慨，以及对所有战败者之小虚荣的宽容的人；是对所有胜利者和每一次胜利与荣耀的机遇份额做出敏锐而自由判断的人；是有自己的节日、自己的工作日、自己的哀悼期，习惯于可靠地发号施令，同样准备好在合适的地方听命于人，在各种情况下都同样自豪，都同样为自己的事业服务的人；是更受危害的人、更有成果的人、更幸福的人！因为，请相信我！——从生存获取最大硕果和最大享受的秘密在于：在危险中生活！在维苏威火山坡上建起你们的城市吧！派你们的船到未勘察过的大海上去吧！和你们的同类，和你们自己，一起生活在战争中吧！只要你们当不了统治者和占有者，你们这些认知者，那就当强盗和占领者吧！你们不得不像害羞的小鹿一样躲在树林里生活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最终，认知将把手伸向它应得的东西——它将要统治和拥有，你们和它在一起吧！

284

自信。——很少人有自信。在这少数人中，有一些拥有自信作为一种有用的盲目性，或者其智慧局部受到的遮蔽（如果他们能彻底看清自己，他们能看到什么呀！）——而其他人则不得不学会它：他们所做的一切善事、能事、大事，首先都是一些论据，可以用来反对栖居于他们心中的怀疑论者。应该使这些怀疑论者相信或说服他们，这几乎是需要天才的。这些是些伟大的不能自我满足的人。

285

*Excelsior*①。——“你将永远不再祈祷，永远不再朝拜，永远不再安于无尽的信任之中；你不允许自己在一种最终的智慧、最终的善、最终的强力面前停下脚步，放开对自己思想的束缚；你的七种孤独没有持续的守卫者和朋友；你的生活没有远眺丛山之景的机会，山峰顶上白雪皑皑，其心中却包藏烈焰；你不再有报复者，不再有最终的改善者；在发生的事情中不再有理性，在将要发生到你头上的事情中不再有爱；你的心不再有休憩之处，不再只是有现成的发现，而是要追求；你抗拒任何一种最终的宁静，你要战争与和平的永恒复至——克己之人，你要在这一切事情中都做到克己吗？谁将给予你此举之力？尚无人有如此的力量！”——有一个湖，某一天它拒绝流逝，在它至今流逝之处垒起了一个大坝。从此以后，这个湖越涨越高。也许恰恰也是那种克己，给予我们能用以承受克己本身的力量；也许人类将从自己不再向神渗透的地方越攀越高。 528

286

插话。——希望就在这里；不过，如果你们没有在自己的灵魂中体验光华、烈焰、朝霞，那么关于希望的问题，你们将会看到、听到些什么呢？我只能提醒——仅此而已！感动顽石，把动物变成人类——你们要求我这样做吗？啊，如果你们还是石头和动物，那你们首先去找你们

① 拉丁文：更高。

的奥菲斯^①吧！

287

盲目之乐趣。——“我的思想，”漫游者对他的影子说，“应该向我表明我所站之处，但是不应该向我透露我所去之处。我爱对未来的无知，我不要毁于不耐烦和对对应许之事的预先品尝。”

288

529 高尚情操。——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干脆就不相信高尚情调，除非只有片刻工夫，最多只有一刻钟——那些在较长时间中体验高尚感情的少数人除外。可是要成为有一种高尚感情的人，即成为一种唯一的伟大情操的体现——这直至现在都一直只是一个梦想和一种令人陶醉的可能性——历史尚未给予我们任何较为可靠的例子。但是，历史有一天仍然也会生出这样的人——那时候，大量有利的先决条件产生出来并得到确认，现在甚至就是最幸运的巧合也无法拼凑出这样的先决条件。也许，至今作为使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例外情况时不时一下子进入我们灵魂的东西，恰好会是这些未来灵魂的常态：一种高和低之间、高和低的的感觉之间的持久运动，一种持续不断的登高之感，同时感到犹如在云中休憩。

289

上船吧！——如果你考虑一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的全面哲学辩解如何影响每一个个人，也就是说，像一个温暖人、祝福人、滋润人、特意为他而发光的太阳；它如何使他独立于赞美与谴责，使他自足、富有，慷慨给予幸福与好意；它如何不停地把恶变成善，把所有力量变得繁荣昌盛、变得成熟起来，完全不让大大小小的忧伤和闷闷不乐的杂草露头——你最终就会渴望地大声呼叫：哦，但愿有许多这样的新太阳会产生出来！甚至恶人，甚至不幸的人，甚至特殊的人，都应该有其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正当权利、自己的阳光！不需要有对他们的同情！——我们得忘记这种傲慢的想法，无论人类至今花了多少时间来学

① 见前面第二卷第87节（即第325页）中关于奥菲斯的注释。

到它、操练它。我们不必为人类设置告解神父、心灵巫师、罪孽的宽恕者！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公正！一种新的口号！以及新的哲学家！甚至道德的大地都是圆的！甚至道德的大地也有其立场对立的人！甚至立场对立的人也有其生存的权利！还有另一个世界可以去发现——而且不止一个！上船吧，你们这些哲学家！ 530

290

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赋予”自己的性格以“风格”——一种了不起的罕见艺术！运用这种艺术的，是这样一种人，他纵观自己的天性所提供的一切强项、弱项，然后将其添加到一项人工计划中去，直至每一样东西都显现为艺术和理性，甚至弱点也让人赏心悦目。这里增加了大量第二天性，那里削减一点点第一天性——两者都有长期的训练和每天的加工。这里隐藏起无法除去的丑陋，那里它被重新解释为崇高。许多模糊的东西，抗拒成形的东西，可以留待用作远景——这应该意味着宽广与无穷。最后，当作品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支配和构建大小万物的，如何正是同一种趣味的强制力：趣味优劣的意义比你想象得要小，只要是一种趣味便足矣！——在这样一种强制力之下，如此受到自己法则的束缚却又如此完美地享受自己最优雅的快乐，将是那些有着坚强天性、嗜权天性的人。他们的强大意愿充满激情，但在面对所有形成一定风格的天性时，在面对所有被征服的、为人效力的天性时，就会得到宽慰；甚至在他们有王宫要建造，有花园要铺设的时候，放任天性也是有悖于他们的。相反，讨厌风格之束缚的，正是支配不了自己的懦弱性格的人。他们感觉，如果让他们承受这种极端邪恶的强制力，那么在它的强制之下，他们必然变得平庸——他们一旦效力，就沦为奴隶，所以他们讨厌效力。这样的才子——有可能成为第一流的才子——总是热衷于把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塑造成、解释成自由的天性——原始、专横、奇异、不修边幅、令人惊讶；而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对，只有这样他们才使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人类必须实现对自己的满意——无论是借助于这种还是那种诗和艺术。只有在那时候，观察人类才最终是可以忍受的！对自己不满 531

意的人总是不断准备为此而复仇，我们其他人就将成为其牺牲品，尽管只是不得始终忍受其讨厌的样子。因为讨厌的样子令人不快、令人忧郁。

291

热那亚。——我良久地注视着这座城市，注视着它的乡村别墅和豪华大花园，及其广大周边地区有人居住的高地和山坡。最终我不得不说：我看到了过去几代人的面孔——这个地区布满了大胆骄横之人的形象。他们曾经活过，想要继续活下去——这是他们通过其房屋所告诉我的，这些房屋是为了几百年的时间而建造和装饰的，绝不是为了昙花一现。他们爱好生活，尽管他们往往会对自己不好。我总是看到建设者，看到他如何将目光停留在他周围远近的一切建筑物上，同样也停留在城市、大海、山脉；看到他如何以这种目光行使权力、实施征服：他要把这一切添加到他的计划中，最终通过使这一切成为其计划的一部分而将其变成他的财产。这整个地区蔓生着这种充满占有欲、掠夺欲的奢华而不知餍足的利己主义。正如这些人在远方不承认有边界，在其对新事物的渴望中于旧世界旁建起一个新世界一样，就是在家乡，也总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并发明出一种方法，表达自己的优越性，在自己与其邻人之间介入自己个人的无限性。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建筑思想淹没自己的家乡，几乎将自己的宅子改造成悦目的景色，从而再一次为自己征服自己的家乡。在北方，当人们审视城市建造方式的时候，法律和对守法与顺从的普遍兴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让人想到必然支配所有建造者灵魂的那种把自己和别人等量齐观、让自己和别人相适应的内在倾向。可是，在这里，每当你拐过一个拐角的时候，你都发现一个自为的人，一个了解大海、冒险、东方的人，一个像讨厌一种无聊一样讨厌法律和邻人的人，一个用嫉妒的目光衡量一切已经确立的、古老的东西的人：他想要用一种奇异的想象之狡黠，至少在思想中再一次重建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将自己的意思置入其中——尽管只是一个阳光明媚下午的片刻，这时候他的不知餍足的忧郁灵魂一下子感到满足，他的眼前只出现自己的东西而没有任何陌生事物。

292

致道德的布道者。——我不要进行道德说教，但是对于那些这样做的人，我给予以下劝告：如果你们想要最终剥夺最佳事物、最佳状态的一切声誉和价值，那你们就像以前一样将其挂在嘴上吧！你们将其置于你们道德的巅峰，从早到晚谈论美德之福，谈论灵魂的宁静，谈论公正和固有的报应吧。按照你们的做法，所有这些美好事物都会因此而最终为自己获得一种通俗性和街头的叫嚷；可是这时候，这些事物上的所有金子却都因为过多的触摸而磨损，更有甚者，其内部的金子都变成了铅。真的，你们擅长于相反的炼金术，擅长于使最有价值事物贬值！你们要尝试一下抓住另一种办法，这样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样走向你所追求事物的反面：否认那些美好的事物，不让它们再得到乌合之众的喝彩，不让它们轻易地运行，使它们再次成为孤独灵魂的隐蔽的羞愧，还说道德是违禁的东西！也许这样你们就会为这些事物赢得唯一举足轻重的人，我指的是**英勇无畏者**。可是，这时候一定会有某种对此感到恐惧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感到恶心的东西！今天人们难道不会就道德问题像艾克尔特大师^①那样说：“我请上帝帮我摆脱上帝”？

293

我们的空气。——我们很了解，对于只是像在散步时一样，按照女人的，可惜也按照许多艺术家的方式，将目光投向知识的人来说，诸如工作严谨，大事小事一丝不苟，迅速权衡、判断、判决一类的事情，都有某种引起眩晕和恐惧的东西。尤其使他惊慌的是，这里要求的是做最困难的事情，做最好的绩效，却没有表扬和嘉奖。更有甚者，就像在士兵中间一样，响起的几乎只有责难和严厉的训斥，因为做好事情被认为是规则，错失良机被认为是例外；可是规则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总是保持沉默。现在这种“知识的严谨”就像最佳社会的形式和客套——它让不知内情者惊慌失措。可是，对它习惯的人根本不想生活在任何别的

^① 艾克尔特·冯·霍海姆（1260—1328），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尼采后面所引的话可以在其《布道和著作》（法兰克福与汉堡，1956）的第195页上找到。

地方，而只想生活在这种明亮、透明、富有力度、强烈带电的空气中，生活在这种阳性的空气^①中。任何别的地方对他来说，都不够干净、不够通风。他怀疑，在那里，他的最佳艺术不会真正对任何人有用，也不会给他自己带来快乐。在误解中间，他的一半的生命会经由他的手指溜走，不断需要许多的谨慎小心，许多的克制——纯粹是巨大而无益的力量损失！可是，有了这种严谨而清晰的因素，他就完全有了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可以飞行！为什么他就该再次下到那浑浊的水域，不得不在那里游泳、趟水，把自己翅膀的颜色搞得奇丑无比！——不！在那里我们太难以生活了。我们为空气、为纯净的空气而生，我们这些与光线竞争的人。把太空的微尘当坐骑，会是我们的最爱，我们会像它一样，不是背离太阳，而是迎着太阳而去。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过错！可是我们做不了这个——那么但愿我们去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吧：给大地带来光明，做“大地之光”！而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翅膀、自己的速度和严谨。为此缘故，我们是阳性的，甚至像火一样可怕。但愿那些不懂得借助我们而温暖自己、照亮自己的人害怕我们！

294

反对诽谤自然的人。——在我看来，有些人是令人不快的，在他们那里，任何一种天然嗜好马上变成毛病，变成某种扭曲的或者卑鄙的东西——这诱导我们产生这样的看法：人的嗜好和本能都是坏的。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天性、对全部的自然的巨大不公的原因！有足够的人可以优雅地、漫不经心地沉湎于自己的本能，可是他们出于对想象中自然的“邪恶本质”的恐惧而不这么做！因此，在人类中间就很少见得到高贵——其标志将始终是不害怕自己，不期待自己有任何卑鄙的事情，毫不犹豫地飞行，无论我们去向何方。我们这些天生自由的鸟类！无论我们去向何处，我们周围总是有自由和阳光。

295

短暂的习惯。——我爱短暂的习惯，将其视为异常珍贵的手段，去

① 在德文中，空气（die Luft）一词是阴性的。尼采在这里强调一种男性的氛围。

认识许多事物和状态，直至其甜蜜与苦涩的基础。我的天性完全是为短暂的习惯而确立的，甚至在其身体健康的需求中，尤其在我所能看见的范围内：自下而上，直至最高。我始终相信，这将给予我持久的满足——甚至短暂的习惯也相信激情，相信永恒——我将因为发现和认识到这一点而受到羡慕。现在它在中午、晚上喂食于我，在它自己周围将深深的满足扩展开去，注入我心中，以至于我不渴望别的东西，不必比较、蔑视或厌恶什么。而有一天，它的期限到了，好事与我分手，不是作为引起我恶心的东西，而是宁静地使我餍足，就如我使它餍足一样，好像我们彼此都不得不心存感激，于是伸出手去告别。而新事物已经在门口，我的信仰也伴随其旁——毫不气馁的傻瓜和智者！这种新事物将成为恰到好处的东西，成为最终的恰到好处的东西。在我看来，膳食、思想、人、城市、诗歌、音乐、学说、议事日程、生活方式的情况都是这样。另一方面，我讨厌持久的习惯，我会认为，一个暴君来到我身旁，我生命需要的空气在事件显出持久的习惯似乎必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样子时变得稠密起来：例如，由于一种职务，由于持久地和同样的人在一起，由于一种固定的居所，由于一种无与伦比的健康方式。甚至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对我所有的苦难和病痛以及我身上始终不完美的地方心存感激，因为它们提供给我上百个后门，我可以由此而逃离持久的习惯。当然，对我来说最不能忍受的事情，真正可怕的事情，是一种完全没有习惯的生活，一种不断要求即兴创造的生活——这会是我的流放地、我的西伯利亚。

536

296

牢靠的名声。——以前，牢靠的名声是一件极其有用的东西，在社会仍然由从众本能统治的地方，甚至现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最相宜的办法还是让自己的性格和活动显得是不变的——尽管实质上并非如此。“你可以信赖他，他总是——一如既往”：这是在社交处于各种危险状况下的最意味深长的赞美。社会在这个人的美德中，在那个人的雄心勃勃中，在第三个人的思考和激情中，满意地感觉到拥有了一种可靠的、随时可使用的工具——它赋予这种工具性——这种对自己保持的忠诚，这种在观点、

537 志向，甚至恶习方面的一成不变——以其最高的荣誉。这样一种尊重曾经并且仍然无不伴随着习俗道德而鲜花盛开，它培养“性格”，使一切改变、观念变化、自我转变变得**声名狼藉**。这种思想方法的优点无论在别处有多大，对于**认知**来说，却是最有害的一种一般判断，因为正是认知者任何时候都无畏地对其至今的观点表示**反对**，尤其是对于要在我们心中**固定**下来的一切表示怀疑的良好意愿，在这里遭到谴责，并**声名狼藉**。和“牢靠的名声”相矛盾的认知者的观念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而观念僵化却有着一切真正的荣誉。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还是不得不生活在这种影响的魔力下！如果人们感到好几千年的判断都是针对和围绕自己的，那生活会是多么艰难！也许几千年之久的认知都是问心有愧的，在最伟大的才子的历史中，必然有许多自我蔑视和暗中痛苦。

297

能加以反驳。——现在任何人都知道，能容忍反驳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标志。有些人甚至知道，更高之人希望并呼唤对自己的反驳，以便获得对他自己至今尚不知道的不公正行为的指导。可是，能加以反驳，那种在对熟悉事物、传统事物、神圣事物的敌意中达到的问心**无愧**——这比那两者更了不起，是我们文化中真正伟大、新颖、惊人的东西，是被解放的精神的万步之步：谁知道这一点？

298

538 叹息。——我半路上抓住了这种认识，迅速用手头的朴素之言将其捆住，以便它不会再从我手头飞走。而现在它死于这寥寥数语，它在其中悬挂着、抖动着。当我观察它的时候，我几乎不再知道，当我抓住这只鸟的时候，我怎么会感到如此幸福。

299

应该向艺术家学些什么？——如果事物不美、不吸引人、不值得向往——我认为，就其本身而言，事物从来就不是这样的——那 we 有什么手段可以使事物变得如此呢？在这里，我们得向医生学点什么，例如，学习他们稀释苦味的东西，或者把酒和糖加入到混合杯中；可是，更应

该向艺术家学习，他们真正不断地热衷于做出这样的发明和特技。远离事物，直至其中有许多再也看不见了；有许多是看的时候不得不添加上去的，以便还能看到它们；或者是看到了拐角上的事物，就像看到了一个片段；或者将事物放置得各部分都伪装起来了，只允许有远景上的概观；或者透过彩色玻璃或在晚霞光线中观看事物；或者给予事物一种不完全透明的外表和表皮：这一切，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习，此外我们都比他们聪明。因为通常对于艺术家来说，在艺术停止、生活开始的地方，他们的这种微妙的本事也停止了；可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生活的诗人，首先是在最小、最日常生活的领域里。

300

知识的前奏。——如果没有巫师、炼金术士、星相师作为必然以预言和假象首先渴望、向往隐蔽、被禁力量之人先行于各种知识学科，那么你们相信各种知识学科会产生并成长壮大吗？甚至必须做出比实际可以做到的事情更多的预言，从而一般而言，认知领域中的某些东西可以得以完成？——也许，甚至对于任何一个遥远的时代来说，全部宗教都是以知识的前奏和预演在这里向我们呈现的那种同样的方式而显现为演习和前奏的，可是知识的前奏和预演以前根本没有作为这样的东西被预演和感受过。也许，宗教可以是个别之人有一天得以享受一位神的全部自足及其一切自我拯救力量的罕见手段。真的！人们会问：尤其在没有那种宗教训练和史前史的情况下，人类是否也会为自己而感觉饥渴，在自己身上得到满足和充裕？普鲁米修斯首先为自己盗取了天火，并为此受到惩罚，从而最终发现自己因渴望天火而创造了天火。不仅人类，而且神祇，都是他双手的作品，都是他手中的黏土？一切都只是雕塑家的形象？——都像空想、偷盗、高加索、兀鹰以及所有认知者的全部悲剧性的普鲁米修斯一样？

539

301

沉思者的妄想。——高尚的人和低贱者的区别在于无限地见多识广，无限地在思考中见多识广——而正是这一点使人类区别于动物，使高等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世界对于长到人类高度的动物来说，变得越来越

540 丰富；来钓取他兴趣的鱼钩越来越多地朝他抛过去；一大堆对他的刺激不断增长，一大堆引起他兴趣和引不起他兴趣的东西也不断增长——更高之人同时变得越来越幸福和越来越不幸。可是，在这中间，一种妄想始终伴随着他：他认为自己被置于作为面对人生这场视听大戏的观众和听众的地位上，他称自己的天性为一种沉思型的天性，同时却忽视了他自己也是人生实际上的诗人和持续的诗人。当然，他十分不同于这部戏的演员，即所谓实干家，但是更不同于舞台前一位单纯的观看者和节日中的访客。作为诗人，他无疑拥有 *vis contemplativa*① 和对自己作品的回顾，可是，同时尤其拥有 *vis creativa*②，这是实干家所没有的生活，无论外表上以及普世的信仰会怎么说。这是我们这些思考中的感受者真正地、不断地造就的尚不存在的东西：由评估、色彩、重量、视角、层次、肯定、否定构成的整个永恒增长的世界。这首由我们发明的诗歌不断被所谓的实干家（如前所说，我们的演员）学会、练熟、转换成血肉、现实甚至日常琐事。只在现在的世界有价值的东西，按照其本性，并无实际价值——本性始终是无价值的。相反，是人们有一天给予它、赠予它一种价值，我们是这些给予者、赠予者！是我们创造了同人类有某种关系的世界！——可是我们恰恰没有这种知识，如果我们一下子有片刻工夫抓住它，那我们下一个片刻就会重新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误判了我们最佳的能力，把我们这些沉思者低估了一个等级——我们既不像我们可能的情况那样高傲，也不像那样幸福。

302

541 最幸福者的危险。——拥有优雅的感觉和一种优雅的趣味；习惯于精神的最精练、最优秀事物，有如习惯于合适的、伸手可及的食品；享受一颗坚强、大胆、鲁莽的灵魂；以平静的目光、坚定的步伐走过人生历程，总是准备应付最极端的生活，就好像去参加一次宴席，充满着对未发现的世界和大海、人和神的渴望；倾听任何快活的音乐，好像真有

① 拉丁文：沉思的生活。

② 拉丁文：创造的生活。

勇敢的男人、士兵、航海家在其中短暂地歇脚、娱乐，在片刻的深深享受中泪流满面，屈服于幸福者的整个紫色^①忧郁：谁不希望这一切都为自己所拥有，谁不希望自己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中！这正是荷马的幸福！是为希腊人发明出希腊诸神，是为自己发明出自己的诸神之人的状态！可是，请不要隐瞒以下事实：你灵魂中有了这种荷马的幸福，你也是普天之下最能遭受痛苦的造物！只有以这种代价，你才能换来生存之海浪至今冲上岸来的最宝贵的贝壳！作为其拥有者，你在痛苦中变得越来越敏锐，最终变得太敏锐了：一种小小的不快和厌恶就足以在最后破坏荷马对生命的兴致。他无法解开一些年轻渔夫向他提出的一个愚蠢的小谜语。^② 是啊，小谜语都是最幸福者的危险！

303

两个幸福者。——真的，这个人尽管年轻，却擅长临时拼凑生活，甚至让最精细的观察者都吃惊不小——因为他尽管不断玩弄最冒险的游戏，却似乎不会失策。这让人想起那种即兴音乐大师，听众都想将巧手的神圣可靠性归于他们，尽管他们时不时也犯错误，就像任何凡人都会犯错误一样。可是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善于发明创造的，总是在任何时刻，无论一种情绪驱使着他们的手指如何弹拨，都准备立刻将最偶然的声音乐音并入主题结构中去，给偶然事件注入一种美好的意义、一个灵魂。——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想要、打算要的一切在他那里都失败了。他偶尔心中挂念的事情，几次都把他带到了深渊的边缘，到了最接近于毁灭的地步。如果他竟然逃脱了毁灭，那他无疑就不仅仅是落得个“鼻青脸肿”的问题了。你们相信，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幸的吗？他早就决定不如此看重自己的愿望和计划了。“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成功，”他对自己说，“然后也许在那件事情上成功了；而就总体而言，我不知道我是否更有义务感谢我的失败，而不是任何一种成功。我难道天生冥顽

542

① 在欧洲，王公和红衣主教穿紫袍，紫色象征高贵。

② 一些古代的荷马传记说，荷马到了人生的最终时刻深感懊悔，有人甚至说他就是死于懊悔，因为他未能解开一些年轻渔夫给他出的谜语：“什么东西我们抓住了留在身后，没有抓住，却将其携带在身上。”谜底应该是虱子。

不化，长着公牛角吗？对于我来说，构成价值和生活事件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我的骄傲，同样也有我的苦难，都在别的地方。我更懂得生活，因为我如此经常地差点儿失去它。正因为如此，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更多地拥有生活！”

304

有为而弃之。——我彻底讨厌所有那些让你“不要做这事！放弃！战胜你自己！”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我很喜欢那种驱使我做事、再做事的道理，从早到晚，并夜有所梦，只想着：将此事做好，像只有我才可能的那样将此事做好！当一个人那样生活时，那些不属于这样一种生活的543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不断地落下，他没有讨厌也没有反感地看到今天这一件，明天那一件告别自己而去，就像每一阵微风从树上带走的枯黄树叶；或者他根本没有看到它们告别，他将目光对准他的目标，一般都是朝前，而不是朝侧面、朝后、朝下。“我们之所为，应该决定我们放弃什么：我们在作为中放弃。”我喜欢这话，这就是我的 *placitum*^①。但是我不要睁着眼睛努力争取我的衰退，我不喜欢所有负面的德行——其本质就是否定和自我否定的德行。

305

自制。——那些尤其命令别人要克制自己的道德家，也因此而带给别人一种奇特的毛病，即在产生所有自然冲动与爱好时有一种持久的过敏性，好像是一种瘙痒。任何以后会从内部、从外部推他、拽他、引诱他、驱使他的东西，在这个过敏之人看来，总是好像他的自制力陷入了危险：他不再信任他的本能、他的自由振翅飞翔，而是不断以防卫的姿态站在那里，全副武装地对付自己，带着敏锐而怀疑的目光，这就是他使自己成为的他那座城堡的永久守卫者。是的，这样他就可以很伟大！可是，对于别人来说，他现在变得多么不堪忍受，对于他自己来说，变得多么沉重，多么贫乏，多么缺少灵魂最美好的偶然性！甚至也脱离了所有进一步的教诲！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要向我们自己所不是的那些事物

① 拉丁文：看法。

学习什么东西，那他必然会时不时地迷失自我。

306

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派挑选适合于其最敏感的知识特性的处境、个人，甚至事件，他们放弃剩余的东西——也就是说，最大多数的东西——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会是一种太难以消化的食品。另一方面，斯多葛派则练习吞下石头、蠕虫、玻璃碎片、蝎子而不恶心，他们的胃最终会变得对生存的偶然性倾倒在他们嘴里的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令人想起人们在阿尔及尔认识的那个阿拉伯阿苏亚教派^①，像这种麻木不仁的人一样，他们也喜欢在展示他们的麻木不仁时拥有被邀请的观众。他们那种麻木不仁正是伊壁鸠鲁派想要避免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花园”^②！对于命运与之一起即兴创造的人，对于那些生活在暴力时代，依赖于变化无常之人的人来说，斯多葛主义也许非常可取。可是，多少有点预见到命运允许他纺一根长线的人，会做得很好，会伊壁鸠鲁式地适应环境——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至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失去高度的敏感性而换取斯多葛派坚硬的刺猬皮，将是最大的损失。

307

有益于批评。——你从前作为真理或可能性来热爱的东西现在在你面前显现为谬误。你摆脱掉它，以为你的理性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个胜利。但是，也许这个谬误在当时你仍然是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始终是另一个人——像你现在所有的“真理”一样是必要的，就像是一张皮肤，使你看不到、对你掩盖起许多你尚不可以看到的東西。是你的新生活，而不是你的理性，为你杀死了那种见解——你不再需要它，而现在它自我崩溃，非理性像一条蠕虫一样从它里面爬出来，见了天日。如果我们从事批评，我们并非在做随心所欲和非个人的事情——这至少非常经常地证明，我们身上有着摆脱掉一层外皮的活生生的动力。我们否定，

① 阿苏亚教派是阿拉伯的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成立于16世纪，成员像斯多葛派一样，常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② 伊壁鸠鲁在大约35岁的时候，在雅典买了一所带花园的房子，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花园”闻名的哲学流派。

我们必须否定，因为我们身上活着某种想要自我肯定的东西，某种我们也许还不了解、还没有见过的东西！——这有益于批评。

308

每一天的历史。——在你那里是什么构成了每一天的历史？考虑一下你的习惯，历史就是由你的习惯构成的：它们是无数小小的怯懦和懒惰的产物，还是你的勇敢和创新理性的产物？尽管两种情况有天壤之别，但人们还是可能给予你同样的赞美，实际上你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同样的用处。赞美、用处、可敬对于那些只是要问心无愧的人来说也许足够了；但是对于你这个一丝不苟地进行检验的人，对于你这个了解良心的人来说，是不够的！

309

出自第七种孤独。——有一天，漫游者在自己身后关上了门，停下脚步哭泣。然后他说：“这种对真实、现实、非外表、良心的偏爱和渴望！我对其多么生气！为什么偏偏这个忧郁而充满激情的监工老跟着我！我想要休息，可是他不允许。有多少事情不诱惑我停留下来！对我来说，到处都有阿尔米达的花园^①，因此总是有新的忍痛割爱和心中的新苦涩！我不得不继续抬起腿，抬起这疲惫、受伤的腿：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我如此经常地愤怒回首那未能留住我的最美事物——因为它未能留住我！”

310

意志和浪涛。——这个浪涛多么贪婪地接近，就好像在设法够着什么东西！它如何以令人恐惧的匆忙，爬入岩石悬崖绝壁最深处的角落！似乎它要抢在某人前面先到；似乎那里藏着有价值，有很高价值的东西。——而现在它回来了，慢了一点，仍然因不安而苍白——它失望了吗？它找到它寻找的东西了吗？它是装作失望的样子吗？可是另一个浪涛已经接近，比第一个浪涛更贪婪、更疯狂，甚至它的灵魂似乎都充满秘密和挖掘宝藏的渴望。这就是浪涛的生存，这就是我们这些欲求者的

^① 在意大利诗人托夸多·塔索（1544—1595）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女巫阿尔米达有一座她在其中引诱男人的魔法花园。

生存！我无须赘言。——是这样的吗？你们不信任我？你们生我的气，你们这些美丽的猛兽？你们害怕我完全泄漏你们的秘密吗？行了！对我生气吧，尽可能提升你们绿色的危险身体，在我和太阳之间构成一道墙——就像现在一样！真的，世界已不再有任何东西留下，除了绿色的朦胧和绿色的闪电。如你们想要的那样进行吧，你们这些目空一切的人，因欢乐和恶毒而吼叫吧，或者再次潜水，把你们的绿宝石倾倒在最深的深渊，把你们四散飞溅的无尽白色浪花与泡沫抛向那深渊。在我看来，一切完美，因为一切都如此适合你们，我因为一切而如此喜欢你们。我怎么会背叛你们！因为——听清楚我的话！——我了解你们和你们的秘密，我了解你们的种类！你们和我，我们是出自同一种类！——你们和我，我们有同一个秘密！

311

折射之光。——我们不总是勇敢，如果我们变得疲倦，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有一天大概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哀叹。“伤害人们是如此之难——哦，这有什么必要！如果我们不想要把让人生气的事情保留给我们自己，那么隐居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在熙熙攘攘之中生活，对个人行善，以弥补可能、必然对所有人犯下的罪孽，不是更可取吗？对傻子犯傻，对虚荣者虚荣，对狂热者狂热？在整体上的这样一种目空一切的偏离程度上，这不会是公平的吧？如果我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我的第一感觉难道不是一种满足之感吗？很对！我似乎在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如此不一致，却有如此多的真理在我一边。若是你们可能的话，就无论如何用我的钱过上一天好日子吧！这里是我的缺陷和失误，这里是我的妄想、我的无趣、我的困惑、我的眼泪、我的虚荣、我的猫头鹰式的幽居、我的矛盾！这里你们有东西可以嘲笑了！那就笑吧，乐呵吧！我不对事物的法则和自然生气，它们是要让缺陷和失误使人高兴！——当然，曾经有‘更美好的时代’，那时候人们有了任何一点点新思想，仍然能感觉自己如此必须将它拿到大街上，对每个人喊：‘瞧！天国近了！’^①——如果我

^① 《圣经·马太福音》，4：17。

不在了，我不会想我自己。我们大家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很勇敢，我们就不这样想；我们想不到那上面去。

312

548 我的狗。——我给我的痛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狗”——它就
像其他任何一条狗一样忠实，一样缠人和无耻，一样给你解闷，一样聪明——我可以严词训斥它，将我的坏脾气发泄到它身上，就像其他人对他们的狗、仆人、女人所做的那样。

313

不要痛苦形象。——我要像拉斐尔那样去做，不再画痛苦形象。世上有足够的崇高事物，而不必到崇高与残酷有着亲密关系的地方去寻找崇高。而且如果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受折磨的崇高奴仆，那么我的抱负是不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314

新家畜。——我要我的狮子和老鹰在我周围，这样我就可以总是得到暗示和预兆，来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大多小。我今天得俯视它们，并害怕它们吗？它们带着恐惧仰视我的时刻将会再来吗？

315

关于最后时刻。——暴风雨是我的危险：我将会遇上让我致命的暴风雨，像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他的暴风雨中丧命一样？或者我将像一道光一样熄灭，它不是风吹灭的，而是它自己累了、厌倦了——一道灯油耗尽而灭的光？或者最终，我将把自己吹灭，免得灯油耗尽而灭？

316

549 能预言的人。——你们对以下事实不通情达理：能预言的人是十分痛苦的人；你们只是认为，他们会被给予一件你们自己想要拥有的美好“礼物”——可是我要借助一个比喻来说明。动物会在多大程度上因空气和云层中的电流而受苦！我们看到，它们中间有些动物有一种关于天气的预言能力，例如猴子（我们甚至在欧洲也可以大量观察到猴子，我们

不是仅仅在动物园里，也就是说，在直布罗陀海峡才可以观察到猴子)。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它们的痛苦对它们来说就是预言家！当一个强大的正电流在一片正在接近但还远远看不见的乌云影响下突然变成了负电流，一场天气变化已准备就绪，这时候，这些动物就表现得好像大敌来临，准备防卫或逃跑。通常它们爬走躲藏起来——它们不把坏天气理解为天气，而是理解为敌人，它们已经感觉到敌人的手正在伸过来！

317

回顾。——当我们生活在我们生命的各个阶段中时，我们很少意识到每一个生命阶段中真正的激情 (*Pathos*) 就是激情，而总是认为，这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唯一可能、合理的状态，完全是伦理 (*Ethos*)，不是激情——借用一下希腊人使用的术语^①来说话和做区分。今天，一些音乐的乐音把一个冬天、一所房子、一种高度隐居的生活召回到我的记忆中，同时也有我当时体验的感情——我认为我能永久这样生活下去。可是，我现在明白了，这完全是 *Pathos* 和激情，一种可以和这种痛苦而勇敢的、可以带来安慰的音乐相比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拥有好多年，更不可能永久拥有：我们会因此变得对于这个星球来说太过于“超世俗”了。 550

318

痛苦中的智慧。——在痛苦中有着像在快乐中一样多的智慧：痛苦像快乐一样，属于第一流的物种保存力量。如果它不是这样，那么它早就灭绝了。它给人伤害这件事情，并不是反对它的依据，这是它的本质。我在痛苦中听到船长的命令：“收帆！”“人”这个大胆的水手一定练就了上千种调节风帆的方法，要不然他转瞬之间就会消失了，海洋太快地把他吞没。我们不得不也要懂得靠减少能量来生活：一旦痛苦发出其安全保障信号，这就是减少能量的时候了——某一种巨大的危险，一场风暴，正在来临，我们做好准备，尽可能不让自己“鼓起来”。确实，有些人在巨大的痛苦临近时，正好听到了相反的命令，他们从来不会比风暴来临

① *Pathos* 和 *Ethos* 这两个词在德语中都有，但是是沿用了希腊人使用的术语。

时更高傲、更好斗、更幸福地注视；甚至痛苦本身都给予他们最了不起的时刻！这就是英勇的人，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人：那些像痛苦本身一样需要同样一种辩解的少数人或罕见之人。真的！我们不应该不给予他们这样的辩解！这是第一流的物种保存、物种促进的力量——即使只是因为他们抵制舒适，在这种幸福面前不掩藏起他们的恶心。

319

551 作为我们的经历之解释者。——诚实对于所有宗教创立者之类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从来不把他们的经历变成一个认知的良心问题。“我实际上经历了什么？当时在我内心、在我周围发生了什么？我的理性足够清醒吗？我的意志被用来对付感官的全部欺骗，并坚强地抵御想象物吗？”——他们中间没有人问这些问题，亲爱的宗教人士现在也还没有人这样来问。更应该说，他们有一种对有悖理性之事物的渴望，他们不想要使满足这种渴望成为太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经历“奇迹”和“再生”，听到天使的声音！可是我们，我们其他人，理性渴望者，想要时复一时地、日复一日地像察看一场科学试验一样严格地察看我们的经历！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实验动物、试验动物。

320

在重逢时。——A：我仍然十分了解你吗？你在探索？在现在很现实的世界之内，你的归宿和福星何在？你在何处能躺在阳光下，以便富足盈余的福泽也降临到你的头上，并表明你的生存是合理的？但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这样来做——你似乎对我说——把一般性的空谈和对他人、对社会的关心统统从意识中赶出去！B：我要求更多，我不是探索者。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自己的太阳。

321

552 新的谨慎小心。——让我们不再那么多地考虑惩罚、责备、改善！我们难得改变一个人；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也许不经意间还有别的事情也一起成功了：我们被他改变了！让我们更加确保我们自己对一切未来事物的影响抵消、压倒他的影响吧！让我们不要在直接的拼搏中厮

打！——那也不过是责备、惩罚和改善的意愿。我们却应该把自己提升到格外高的地步！让我们总是给予我们的典范以更明亮的色彩！让我们用我们的光使别人暗淡！不！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缘故而自己变得更暗淡，就像惩罚者和不满者那样！宁愿让我们走到一边去吧！让我们朝别处看！

322

比喻。——所有星星在其心中沿着循环轨道运动的那些思想家不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洞察自己就像洞察巨大的宇宙空间一样，并有如在自己心中装着银河一般的人，也知道整个银河是多么不合规则，它通往生存的混沌和迷宫。

323

命运中的幸运。——当命运让我们站在我们对手一边，为一个时代而战的时候，它是向我们表示了最大的嘉奖。于是我们就预定要取得一场伟大的胜利。

324

In media vita ①。——不！人生没有使我失望！我年复一年地认为人生更真实、更值得向往、更充满秘密——自从我遇上了伟大的解放者那天起，从我遇上了那种认为人生可以是认知者的一种实验——而不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关系、不是一种欺骗——的思想那天起。而认知本身，但愿它对于别人来说，是别的东西，例如一张用于休息的床，或者通向一张休息之床的道路，或者一种消遣，或者一种闲荡——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充满危险与胜利的世界，在其中，英雄的感觉也有了它翩翩起舞与玩耍的场所。“人生是一种认知的手段”——心中有了这条原则，你就可以不仅勇敢地，而且甚至快乐地生活、欢笑！而懂得如何笑得好、生活得好的人，难道不会首先擅长于战争和取得胜利吗？

325

怎么才算伟大？——如果不在自己身上感觉有施加大痛苦的力量和

① 拉丁文：在人生之中途。

意志，谁会成就大事呢？能吃苦是最没本事的，往往弱女子甚至奴隶都精于此道。可是，当你施加大痛苦并听到这种痛苦引起的喊叫时，却不因内在的困顿和不安全而崩溃——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伟大。

326

心灵医生与痛苦。——所有道德说教者，以及所有神学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坏习气：他们都试图让人们相信自己处境十分恶劣，需要做一种严格而彻底的最终治疗。因为人类整整好几个世纪太迫切地倾听所有那些说教，最终，那种说他们过得很糟糕的迷信之说中的有些事情便真的落到了他们头上，以至于他们现在太喜欢唉声叹气，不再发现任何有生气的东西，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面面相觑，好像生活简直难以忍受。

554 实际上，他们异常确信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生活，充满难以言表的狡诈和细枝末节，以摆脱难堪，将痛苦和不幸的尖刺拔去。在我看来，谈论痛苦和不幸总是要显得**夸张**，好像在这里夸张是一个良好生活方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故意缄口不谈对痛苦有无数缓解手段，如麻醉剂，或者狂热的思绪交替，或者一种宁静状态，或者好的坏的记忆、打算、希望，以及有着近乎麻醉剂效果的许多种类的高傲与同情——而在最高级别的痛苦那里，昏厥就自动来到了。我们十分擅长于将糖撒到我们的苦涩上，尤其是撒到心灵的苦涩上；我们在我们的勇敢和崇高中，也在更高贵的屈服与断念的谵妄中，拥有我们的辅助工具。损失几乎是不到一小时的损失：由此无论如何也会有一个礼物从天降临我们头上——例如，一种新的力量，尽管这只是一个获取力量的新机会！道德说教者关于坏人的内在“苦难”想象了些什么呀！他们甚至当着我们的面，关于充满激情之人的不幸说了什么样的**谎话**啊！——是的，说谎在这里是一个合适的词：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人的过于丰富的幸福，可是却对此保持死一般的沉默，因为这是对他们的理论的一种反驳。按照他们的理论，所有幸福都是伴随着激情的扑灭和意志的沉默才出现的！最终涉及所有这些心灵医生开的处方和他们对一种严格而彻底的治疗的称颂，我们可以问：我们的这种生活真的足够痛苦、足够讨厌，以至于用它来换取一种斯多葛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刻板可以对我们有好处吗？我们的处

境还没有恶劣到足以使我们不得不陷入斯多葛主义方式的恶劣处境！

327

认真对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智慧是一架难以发动的机器，笨拙、阴森、吱嘎作响。当他们要用这架机器来工作、来好好思考的时候，他们称之为“认真对待问题”——哦，对于他们来说，好好思考是多么讨厌！人这种可爱的野兽，每当他们好好思考的时候，都会发脾气，他们变得“认真”起来！而“凡有笑和欢乐的地方，思考就毫无用处”：这就是这种认真的野兽对所有“快乐的知识”的偏见。那好吧！让我们来证明这是一种偏见！

328

有损于愚蠢。——无疑，相信利己主义的卑鄙无耻，并坚定地、深信不疑地进行说教，从总体上讲，是有损于利己主义（我将重复一百遍，有利于从众本能！）的，尤其是因为这使利己主义不再问心无愧，也让我们在利己主义中寻找一切不幸的真正源泉。“你的自私自利是你人生的祸害”——这样的说教已经进行了几千年之久：如说过的那样，这给自私自利造成了伤害，剥夺了它许多才智、许多欢乐、许多创造性、许多美，这使自私自利变得愚蠢、丑陋、长满毒素！相比之下，哲学的古代教给我们另一种主要的灾祸源泉——从苏格拉底开始，思想家们不倦地说教：“你们的心不在焉和愚蠢，你们的循规蹈矩、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们对邻人见解的屈从，是你们之所以如此少见地生活幸福的原因——作为思想家，我们这些人是最幸福的。”让我们不要在这里断定，这种反对愚蠢的说教是否比那种反对自私自利的说教真正有着更好的理由；可是，确定无疑的是，它剥夺了自私自利的问心无愧——这些哲学家有损于愚蠢。

329

悠闲与闲荡。——有某种美洲印第安人的东西，某种印第安血统特有的疯狂，一如美国人淘金热的方式：他们在工作中上气不接下气的匆忙——新世界真正的罪恶——已经开始传染给古老的欧洲，使其疯狂，使一种十分奇特的愚钝在欧洲传播开去。现在人们已经羞于保持平静，

长期的思考几乎造成了愧疚。人们手里拿着表思考，就像人们吃着午饭，眼睛却盯着报纸的交易所行情版面——人们生活，就像一个会不断“错失”某种东西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比无所事事强”——甚至这个原则也是一根勒死所有教养、所有更高趣味的绳子。而正如所有形式都明显毁于这种工作者的匆忙，对于形式本身的感觉，对于运动旋律的视听觉，也都毁了。这一点的证据在于**粗略的清晰**，这种清晰，在人有一天想要和别人诚实相处的所有情况下，在与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领袖、王公的交往中，都是一种普遍的要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力量用于仪式，用于绕弯子的礼貌，用于所有闲聊的 *esprit*^①，尤其是用于所有的 *Otium*^②，因为猎取利润的生活不断逼迫人们在持续的自我伪装或以智取胜或先发制人中，献出直至穷尽自己的才智——现在真正的美德是以比另一个人更少的时间来做事。于是，**被允许的诚实的时间**很难得。可是在这样的时间里，人们累了，不仅想“让自己走”，而且想又长又宽又粗大地**伸展开去**。这就是现在人们写信的方式，其风格和才智将永远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说还有一种社交和艺术引起的快感，那么这就是过度劳动的奴隶装扮出来的快感。哦，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对快乐的这种低标准！哦，他们对快乐的这种越来越增加的怀疑！**劳作**越来越使自己这一方面问心无愧：快乐倾向已经自称为“休养生息的需求”，并开始为自己感到羞愧。——人们在下乡远足时被人碰见，他们会说：“这是为了健康。”不久我们甚至会达到没有自我蔑视和愧疚就不会屈服于一种 *vita contemplativa*^③（也就是说，和思想与朋友一起散步）倾向的地步。——行了！以前正好相反：劳作背负着愧疚。一个出身好的人**隐瞒**他劳作的事实，尽管是困境迫使他劳作。奴隶是在一种压力下劳作，因为他感觉他做的是可鄙的事情——“做事”本身就是可鄙的事情。“高尚和荣耀只属于 *otium* 和 *bellum*^④ 之时。”古代偏见的声音

① 法文：机智、精神。

② 拉丁文：悠闲。

③ 拉丁文：沉思的生活。

④ 拉丁文：战争。

如此说道！

330

喝彩。——思想家不需要喝彩，不需要鼓掌，前提是他有把握自己鼓掌。可是，这是他不可或缺的。有甚至可以缺少这样一种鼓掌，也就是说，缺少任何种类的喝彩的人吗？我怀疑。而并非智者诽谤者的塔西佗关于最聪明的人甚至说过：*quando etiam sapientibus gloriae cupido novissima exiit*^①——也就是对他来说，从来没有。

331

宁愿聋，也不愿麻木。——从前人们想要被人谈论；现在这已经不够了，因为市场变得太大——只有喊叫才行。结果好嗓子也声嘶力竭地喊叫，最好的商品都是由沙哑的声音出售的。没有市场的喊叫和沙哑，就不再有现在的天才。——当然，现在对于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思想家必须学会在两种噪音之间仍然找到他的宁静，如此长期地装聋作哑，直到他真的聋了。只要他还没有学会这一点，那么就处于危险之中：因不耐烦和头痛而死去。

332

邪恶的时刻。——对于每一个哲学家来说，大概都有一个生气的时刻，这时候他想：即使人们不接受我的不充分的论据，于我有何相干？这时候一只幸灾乐祸的小鸟飞到他头顶上，鸣啾着说：“于我有何相干？于我有何相干？”

333

认知意味着什么？——*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intelligere!*^② 斯宾诺莎说，像他一贯的方式那样纯朴、那样崇高。然而，这个 *intelligere* 归根结底与那前三者^③用以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的形式有

① 拉丁文：因为功名心对于智者来说都是最难摆脱的东西。

② 拉丁文：不要嘲笑，不要哀叹，不要蔑视，而要理解！

③ 指上面那句拉丁文引文中 *ridere*（嘲笑），*lugere*（哀叹），*detestari*（蔑视）这三个实词，第四个实词是 *intelligere*（理解）。

何区别呢？这是一个由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嘲笑、抱怨、诅咒的愿望冲动造成的结果？在一种认知成为可能以前，任何一种这样的冲动必然首先关于那个事物或事件发表其片面的观点；然后就出现这些片面观点之间的斗争，偶尔由斗争产生一种中庸、一种安抚、一种对所有三个方向的正确性的认可、一种公正和契约；因为，由于公正和契约，所有这些冲动才能维持生存，才能互相认可。只意识到这种漫长过程之最终和解场面与最终结算的我们，因此就认为，*intelligere* 是某种和解的、公正的、善良的东西，某种本质上和这些冲动对立的東西，尽管它只是彼此之间冲动中的某一行为。整个最漫长的时代人们一般都把有意识的思想看作思想，现在我们才明白真相：我们思想活动最伟大的部分是在我们无意识、无感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可是我认为，在这里互相斗争的这些冲动将真正懂得如何使自己相互间变得可感，懂得如何相互伤害——所有思想家都遭受到那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衰竭，其根源也许就在这里（这是战场上的衰竭）。确实，也许在我们战斗的内心中有一些隐藏的英雄主义，可是肯定不是像斯宾诺莎所认为的那种神圣的、永远栖息于自我之中的东西。有意识的思想，尤其是哲学家的有意识的思想是最无力，因而相应地也是最温和、最平静的那种方式的思想——所以恰恰是哲学家会在认知本性的问题上最容易受到误导。

334

我们必须学会爱。——我们在音乐中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得一般地学会听出一种形象和旋律，从中听出区别来，切割出、界定出一种特殊的生活；然后需要善意和努力来忍受这种形象和旋律——尽管其显得陌生，需要磨炼对其外观和表达方式的耐心，需要培养对于其所产生的奇异效果的慈爱之心——最终我们对其习以为常、对其企盼、对其感到一不在身边就若有所失的时刻来临了；现在这种形象和旋律一而再、再而三地行使其强制力和魔力，直至我们成为其恭顺而陶醉的倾慕者，对世界别无他求，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这种形象和旋律。可是，我们不仅是和音乐处于这样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学会了爱我们现在所爱的所有事物。我们最终总是因为我们对于陌生事物善意、耐心、

公平、温和而得到回报，在这期间，陌生事物慢慢丢掉面纱，自我呈现为难以言表的美——这是它对我们殷勤好客的感激。甚至自爱的人也将以这样的方式来学会爱——没有其他方式。甚至爱，我们也得学。

335

物理学实在是高！——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如何观察呢？而在懂得的少数人中间，又有多少人观察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离他自己最远的人”^①——所有善于仔细观察别人内心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都感到心里很不爽。“认识你自己！”^②这一格言是借一位神之口对人说出的，几乎是一种幸灾乐祸。然而，自我观察的情况是如此糟糕，没有什么比几乎每个人都谈论一种道德行为之本质的那样一种方式更能证明这一点，那种迫不及待、心甘情愿、深信不疑、多嘴多舌的方式，再加上这种方式特有的目光、特有的微笑、特有的讨人喜欢的热情！人们似乎要对你说：“可是，我的亲爱的，这正是我的事情！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真是找对了人，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碰巧再没有比在这个问题上更明智的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判断‘这样是正确的’，如果他接着推断‘因此这就必然发生！’并接下来做了他如此认识为正确的事情、称之为必然的事情，所以他的行为的本质是道德的！”可是，我的朋友，你对我说的是三个行为，而不是一个：甚至例如你那“这样是正确的”之判断也是一个行为。难道就不能用一种道德的和一种不道德的方式加以判断吗？为何你认为这一种，而且恰恰是这一种是正确的呢？——“因为我的良心对我这样说。良心从来不说不道德的事情，它甚至首先确定什么应该是道德的！”——可是为何你听从你良心的语言？在何种程度上，你有权利把这样一种判断看成是真实的、可靠的？对于这样一种相信来说，就不再有良心问题了吗？你对一种理智的良心，你的“良心”背后的一种良心，一无所知吗？你那“这样是正确的”之判断在你的本能、爱好、反感、经验、非经验中有一段史前史。“这是如何产生的？”你必须

561

① 这和德语中常见的说法“每个人离他自己最近”正好相反。

② 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墙上的铭文。

然会问，然后又问：“是什么真正驱使我去听它的呢？”你可以听它的命令，就像一个听见长官命令的听话士兵，或者像一个爱恋命令者的女人，或者像一个害怕命令者的谄媚者和懦夫，或者像一个因为对命令无所异议而服从的傻瓜，总之，有上千种方法让你可以倾听自己的良心。可是，你将这种那种判断听作良心的语言，也就是说，你感觉某事是正确的，其原因可能在于你从没有自我反思一下，盲目地接受了从你孩提时代起就有人向你描述的那种所谓正确的东西；或者在于你至今都用你称为义务的东西获得了面包和荣誉——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是因为这在你看来，似乎就是你的“生存条件”（可是你不容置疑地认为，你是有生存权的！）。你的道德判断的强度，可能始终是关于个人的可悲、关于缺乏个性的明证；你的“道德力量”，可能其源头就在于你的固执——或者在于你看不到新的理想！而长话短说，如果你更仔细地想一想，更好地观察一下，更多地学习一下，你就无论如何也不再会称你的这种“义务”和你的这种“良心”为义务和良心了。关于一般而言道德判断每次都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的洞见，会让你失去对这些充满激情之词的兴趣——就像你对诸如“罪”、“拯救灵魂”、“救赎”等其他一些充满激情之词失去兴趣一样。现在不要对我说什么绝对命令，我的朋友！这个术语让我的耳朵痒痒，我不得不笑，尽管有你严肃地在我面前。我这时想起了老康德，他拐弯抹角地搞出了个“自在之物”——也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东西，而当“绝对命令”悄悄溜进他心中时，他又重新误入歧途，回到“上帝”、“灵魂”、“自由”、“不朽”那里，就像一只误入歧途的狐狸回到自己的笼子里一样——而正是他的力量和智慧打开了这只笼子！^①——怎么？你赞美你心中的绝对命令？你所谓的道德判断的这种强度？那种“像我一样，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判断”的绝对的绝对性？还不如

^①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认为，传统思考的伟大观念，如上帝、灵魂、自由等，并不指称我们甚至原则上有可能了解一二的事物。这似乎说出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神学的终结。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中，康德却似乎认为，道德要求我们接受诸如上帝存在、死后某种生命形式的继续等一些原则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先决条件”。许多人认为这是重新引入了一种版本的形而上学，而终结这种形而上学版本，曾是康德早年著作的伟大荣耀。

赞美你在其中的自私自利呢！以及你的自私自利的盲目性、狭隘性、简易性。因为把自己的判断感觉为普遍法则就是自私自利，而且还是一种盲目、狭隘、简易的自私自利，因为它表明，你还没有发现你自己，你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种真正你自己的理想——也就是说，一种不属于另一个人，更不用说属于所有人的理想！仍然判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得如此办理”的人还离自我认知五步远：要不然他就会知道，既没有同样的行为，也不可能同样的行为；已做出的任何行为，是用完全独一无二的、最终的方式做出的，任何未来的行为也将一样；所有关于行为的规定（即使至今所有关于道德行为的最内在、最精细的规定）都只涉及粗糙的表面；这些规定大概可以实现一种具有相同性的外观，但不过是一种外观而已；任何行为，在对它前瞻后顾的时候，都是，而且始终是，一件捉摸不透的事情；我们关于“善良”、“高尚”、“伟大”的见解绝不可能由我们的行为来证明，因为任何行为都是不可认知的；我们的见解、评价、财富无疑都属于我们行为齿轮组合的最强有力的操纵杆，可是对于每个个别情况来说，其机械法则却是不可证明的。因此，让我们局限于净化我们的见解和评价，局限于创造自己的新的财富一览表——可是，我们不要再冥思苦想我们行为的道德价值了！是的，我的朋友们！该是就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整个道德的闲言碎语感到恶心的时候了！对人进行道德审判会违背我们的趣味！让我们把这种闲言碎语、这种糟糕的趣味留给那些除了把过去在时间上往前拖一小段路以外不再有事可做的人，那些绝非当下人的人吧！——也就是说，许多人，大多数人！可是，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新的、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自己创造自己的人！为此，我们必须成为世界上一切合法性、必然性的最佳学习者和发现者。我们必须成为物理学家，以便能成为那种意义上的创造者；而至今的所有评价和理想都建立在对物理学无知的基础之上，或者处于同物理学相矛盾的基础之上。因此，物理学实在是高！而更高的是迫使我们走向物理学的东西——我们的诚实！

来——让这个亮得多一点，让那个亮得少一点，各自按照自己内在的光亮度？为何大人物在升降中不像太阳那样有如此美丽的能见度？但愿人类中间的全部生活更加明亮清晰得多！

337

未来的人性。——如果我用一个遥远时代的眼光来看现在这个年代，那么我除了在当下之人身上发现其固有美德和叫作“历史意识”的疾病外，就不懂得如何发现更加奇特的东西了。这是历史上某种全新、全陌生事物的一棵萌芽：如果你给予这棵萌芽几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它最终就会成为一棵奇异的生长物，有着同样奇异的气味，因为这种气味的缘故，我们古老的大地会比以前居住起来更舒服。我们当下之人就开始一环一环地形成一种未来的十分强大感觉的链条——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感觉这好像涉及的不是一种新感觉，而是所有旧感觉的减少——历史意识仍然是某种如此贫困、如此冷漠的东西，许多人遭到它的侵袭，就像遭到霜打一样，被它变得更贫困、更冷漠。在其他人眼里，它显现为悄悄接近的老年时代的标志，他们认为我们的星球是一个忧郁的病人，为了忘记自己的当下，它写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史。事实上，这是这种新感觉的一个方面：懂得将人类历史统统感觉为自己的历史的人，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概括方式感觉到考虑健康问题的病人、考虑青年时代梦想的老人、被剥夺了恋爱对象的恋人、理想破灭的烈士、在决战中受了伤又失去了战友的迟暮的英雄等等的**565**所有那种悲痛。但是，承受、能够承受这样大量的各式各样悲痛，却仍能当英雄，在第二个决战日的破晓时分，他迎着朝霞，庆幸他作为有着自己身前身后上千年视野的人，作为过去一切优秀精神的继承人和负责任的继承人，作为一切古老贵族中的最高贵者，同时也作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尚未见识过、梦见过的新贵族头生子的运气，承受这一切对自己灵魂的压力。这是人性中最古老、最时新的东西，是人性的损失、希望、征服、胜利，最终在一颗灵魂中拥有这一切，最终集中为一种感觉——这必然产生一种人类至今尚不了解的福气，一种充满力量 and 爱、充满泪水和欢笑的神之福。一种这样的福气：它像傍晚的太阳一样不断馈赠出其取之不竭的财富，将

其注入大海，并且还像太阳一样，只有在那时候才自我感觉最为丰富，尽管最贫穷的渔夫仍在用金色的船桨划船！这时候的这种神圣感可以称为——人性！

338

受苦意志与同情者。——对于你们自己来说，尤其做一个同情者，不是很好吗？如果你们是同情者，这对受苦者不是很好吗？但是让我们暂且不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遭受的最深、最个人化的痛苦几乎是所有其他人无法理解、难以接近的：我们藏在痛苦中躲避了最亲近的人，尽管我们和他一起吃着同一个锅里的饭。可是，无论何时我们被注意到是受苦者，我们的苦难总是被解释得很肤浅；同情感剥夺了陌生苦难的真正个性，我们的“慈善家”比我们的敌人更是我们价值和我们意志的贬低者。在对不幸者做出的大多数慈善行为中，在同情者扮演命运的角色时显示出的理智上的浅薄中，有某种令人反感的东西：他一点也不知道对我、对你都意味着不幸的整个内在关联和交织！我的灵魂的总体经济及其借助“不幸”而达到的平衡，新的供求的破裂，旧伤的蔓延，过去所有时代的隐退——可以和不幸捆绑在一起的一切与亲爱的同情者无关：同情者要帮助人，却没有想到，有一种个人的不幸必然性；惊恐、匮乏、贫困、午夜、冒险、风险、错误对于你和我来说，就像其对立面一样是必要的，说得神秘一点，甚至就是通往自己天堂的道路总是经过自己的地狱。不，同情者对此一无所知：“同情的宗教”（或者“心”）要求帮助人，谁帮助得最快，就认为谁帮助得最好！如果你们这些此种宗教的追随者真的对自己也有对同胞们的同样态度；如果你甚至拒绝让你的痛苦在身上停留一个小时，相反却不断预先阻止所有可能的不幸；如果你们把痛苦、不快统统感受为邪恶的、可恨的、应该消除的，感受为生存之缺陷，那么你们心中除了你们的同情的宗教外，也还有另一种宗教，这后者也许就是前者之母——舒适的宗教。啊，你们关于人的幸福知道得何等微乎其微，你们这些舒适者、乐于助人者！——因为幸福和不幸是两姐妹，她们一起长大，或者像在你们那里那样，一起——长不大！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留在自己的道路上，这怎么可能！某一种喊叫声

不断从侧面朝我们叫喊，我们的眼睛很少在那里看到某种必然会使我们放下手中之事而冲上去帮忙的东西。我知道，有上百种体面、光彩的方式可以使我从自己的道路上迷失，真的，最“道德”的方式！是的，现在的同情与道德说教者的观点甚至认为，正是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道德的——就这样从自己的道路上消失，赶去帮助邻人。我同样确切地知道，只需要让我看一眼一种真正的困境，那我也就迷失了！而如果一位受苦的朋友对我说：“瞧，我不久将死去；向我保证，和我一起去死”——我会答应的，就像看到那些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山区部落会让我出手相助，并献出生命——偶尔出于好心却选择了不好的例子。是的，甚至在所有这种同情唤起者和呼叫救命者心中都有一种秘密的诱惑：恰恰我们“自己的道路”是一件太艰难、太苛求的事情，太远离他人的爱和感激——我们全然不会不愿意逃离它，逃离它和我们自己最内在的良心，逃到他人的良心底下，逃入可爱的“同情的宗教”之殿堂。现在一旦爆发一场战争，恰恰在人口中最高贵的人当中会因此而爆发一种快乐，当然，这种快乐是保密的：他们狂喜地投身到新的死亡危险中，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为祖国做出的牺牲中，最终获得了那种长期寻求的许可——对于逃避他们的目标的许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条走向自杀的迂回之路，不过是一条问心无愧的迂回之路。尽管我在这里要对有些事情保持沉默，我却不想关于我的道德保持沉默，它对我说：在隐居生活中吧，这样你才能为自己而生活！在对你的时代所认为的最重要之事的一无所知中生活吧！在你和今日之间至少铺展开三百年的岁月吧！今日之喧嚷，战争与革命之噪音，应该成为对你的喃喃低语！你也会要求帮助人，可是只帮助那些你十分了解其困境的人，因为他们和你分享一种苦难和一种希望——你的朋友，而且只是以你自助的方式。我要使他们更大胆、更持久、更简单、更快活！我要教他们现在如此少的人才理解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同情说教者最不理解的东西——同乐！

339

Vita femina ①。——看到一部作品最终的美——这是所有知识、所

① 拉丁文：生活即女人。

有好意都不足以做到的事情；需要有最罕见的幸运巧合才能使这些山峰上的云雾面纱从我们面前消失，让太阳照耀到山峰顶上。我们不仅必须站在恰当的位置上来看这一切，而且我们的灵魂本身也必然已揭去了自己高地上的面纱，需要一种外在的表达和比喻，就好像需要一个支撑物，来保持对自己的控制。可是，这一切如此难得同时一起到来，以至于我会相信，一切善的最高峰，无论是作品、行为、人还是自然，对于大多数人甚至最佳者来说，至今都是某种隐藏的、遮蔽的东西——但是向我们显示的东西，只向我们显示一次！——希腊人一定会祈祷：“愿一切美丽一而再，再而三！”啊，他们完全有理由呼唤诸神，因为无神的现实完全不给予我们美，或者仅给予一次！我要说，世界过于充满了美的事物，可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很贫乏，十分缺乏美的瞬间，和对这些事物的显示。可是也许这是生命最强大的魔力：它上面覆盖着金丝编织的面纱，包含着各种美丽的可能性，预兆着、抗拒着、充满着羞愧、讽刺、同情、诱惑。是的，生活是一个女人！

340

临死的苏格拉底。——我赞美苏格拉底在其所做、所说，以及不曾说的一切之中的勇气和智慧。雅典的这个爱挖苦人的、色迷迷的恶魔和煽动者，他使最傲慢的年轻人颤抖、啜泣，不仅是曾经有过的最智慧的空谈家，他也是伟大的沉默者。我本希望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保持沉默——也许那时他会属于一种更高级别的才子。不知是死亡，还是毒药，还是虔诚，还是恶意——总之是某种东西在那一时刻放纵了他的舌头，他说：“哦，克里托^①，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②一只公鸡。”这句可笑而又可怕的“遗言”对于有耳朵的人意味着：“哦，克里托，生活是一场病！”这可能吗？一个像他那样快活得如同一个士兵一般在所有人眼前生活的人，是悲观主义者！他只是勉强承受生活，一生都藏起了他的最终判断、他最内在的感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生活中受苦！而他仍然为此而

① 柏拉图对话集中《克里托篇》中和苏格拉底对话的人，是苏格拉底富裕的朋友。

② 希腊神话中的医神，太阳神阿波罗和塞萨利公主科洛尼斯之子。

复了仇——用那句委婉的、可怕的、虔诚的、褻渎的话！苏格拉底也得复仇吗？在他的过于丰富的美德中是否太少了一点高尚？——啊，朋友们！我们甚至得战胜希腊人！

341

最重之重。——如果某一个白天或夜晚，一个魔鬼偷偷尾随你进入到你最孤独的孤独中来，对你说：“你现在过的、曾经过的这种生活，你将不得不再一次并且继而无数次地去过；其中将没有任何新东西，而是每一种疼痛、每一种喜悦、每一种思想和叹息，以及你生活中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大小一切，都必然回到你这里来，而且一切都以同样的次序、顺序回来——甚至这只蜘蛛，甚至这道树荫之间透过来的月光，甚至这个时刻，甚至我自己都同样回来。生存之永恒沙漏被一再颠倒过来——而你，一小粒尘土，伴随它一起！”——你难道不会扑倒在地，咬牙切齿，诅咒如此说话的魔鬼吗？或者你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你会回答他说：“你是一位神，我从未听到过比这更神圣的话呢！”如果那种思想支配了你，它就会改变——也许捣碎——你现在的模样。在任何事情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想要这件事情再一次并且继而无数次地发生吗？”这个问题会作为最重之重让你的行为来背负！要不然，你得如何善待你自己和生活，以便更多地渴望虚无，而不是渴望这最终的永恒确认、渴望打上最终的永恒印记？

342

571 *Incipit tragoedia*①。——查拉图斯特拉 30 岁的时候离开他的家乡，以及乌尔米湖②，来到山里。他在这里从精神与孤独中得到享受，乐此不疲地度过了 10 年时间。但是他的心中终于起了变化——有一天早晨，他迎着朝霞起床，来到太阳面前，对着太阳如是说：“你这伟大的天体！假如你没有你所照耀的，你的幸福何在！10 年了，你来到这里，来到我的

① 拉丁文：悲剧开始。尼采从这里开始写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这一节基本上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序白”第一节的开头部分。尼采后来在 1887 年给《快乐的知识》增加了第五卷。

② 乌尔米湖在伊朗的西北部。

洞穴。要是没有我，没有我的鹰与蛇，你会慢慢厌倦这光芒、这道路。但是每天早晨，我们等候你，接受你的丰盈，并为此而祝福你。瞧啊！我像采蜜太多的蜜蜂一般，对我的智慧感到厌倦，我需要向我伸出的双手。我想要赠送和分发，直到智者们在人们中间再一次为他们的愚蠢，穷人们再一次为他们的财富而高兴。为此我必须下山，就像晚上你所做的那样，你下到大海后面，给下面的世界带去光明，你这过于富有的天体！我像你一样，必须下山，就如人类如此称呼的那样，我将要到他们那里去。那就祝福我吧，你这平静的眼睛，你没有妒忌也可以看见一种太大太大的幸福！祝福这将要溢出的杯子吧，让水金子般从中流出，把你祝福的反光带到任何地方去！瞧！这杯子将再次变空，查拉图斯特拉将再次变人。”——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开始下山。

第五卷

573

我们这些无畏者

Carcasse, tu trembles? Tu

Tremblerais bien davantage, si

Tu savais, où je te mène. ①

蒂雷纳②

343

这和我们的快乐有何关系。——近来最大的事件——“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变得不可信了——它的最初的阴影已经开始投射到欧洲上空。至少对于少数人——他们的眼睛，或者他们眼睛中的怀疑，对于这场戏已足够强大和精细——而言，似乎正好某一个太阳已经下山，某一种古老的深深信任变成了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古老世界必然每天显得更是在晚间、更多疑、更陌生、“更古老”。可是，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对于许多人的理解力而言，这个事件本身太巨大、太遥远、太超出了理解能力，甚至关于它的消息都不可以被认为是已经来到了。我们更不可假定许多人已经知道由此而真正发生的事情——而既然这个

① 法文：尸体，你颤抖吗？如果你知道我将带你去何处，你会更加颤抖。

② 昂利·德·拉杜尔·多弗尔涅·德·蒂雷纳子爵（1611—1675），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最成功的将军之一。

信念已被破坏，那么有多少东西必然会崩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信念基础之上的，它们依靠它，变成为它——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现在摆在面前的这大量的一长串破坏、摧毁、毁灭、颠覆：谁在今天会充分猜得到这一切，以便适宜于充当这种非同寻常的恐怖逻辑的教师和预告者，充当世间也许从未有过类似情况的一种阴暗趋势与日食的预言者呢？……甚至我们这些天生的猜谜者，我们这些处于今明之间，574 伸展在今明之间的矛盾之中，仿佛在山上等待的人，我们这些未来世纪的头生子和早产儿，现在应该已经真正看到了必然马上就会在欧洲展开的阴影——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参与，却期待这种阴暗趋势，尤其是没有对我们自己的忧虑和恐惧，却期望它们的逼近？也许我们还过分处于这个事件的最直接后果中间，而这些最直接后果，即事件留给我们的后果，和人们也许会期待的正相反，根本不是令人沮丧、令人忧郁的，而更像一种新的、难以描述的光芒、幸运、轻松、开朗、鼓励、朝霞。……事实上，我们哲学家和“自由精灵”^① 听到“老上帝死了”的消息，就感觉像是被一道新朝霞之光照到身上，我们的心这时候漫溢着感激、惊讶、预感、期待。最终地平线似乎又清晰了，尽管不明亮，我们的航船重新出海，冒着重重危险出海，认知者的一切胆识重新被允许，大海，我们的大海重新敞开胸怀，也许从来还没有一个如此“敞开的大海”。

344

我们无论如何也是虔诚的。——在知识中，信念没有公民权，有人很有道理地这样说。只有当信念决心俯就包含一种假设、一种暂时的尝试立场、一种有条有理的虚构在内的谦虚时，信念才可以进入知识，甚至在认知领域的范围内被给予某种价值；但毕竟有局限，就是始终处在警察监督之下，受到怀疑之警的监督。可是难道这不意味着更精确地来看，信念只有在其不再成其为信念时才可以进入到知识中吗？知识精神的培养难道不是从不再允许自己有任何信念开始的吗？……情况大概就 575

① 指自由思想家。

是这样，只是还剩下一个问题：要能开始这样的培养，是否必然已经要有一种信念在那里，而且是一种如此专横独断、如此绝对信念，以至于它把所有其他的信念都变成了自己的牺牲品。我们看到，甚至知识也立足于一个信念，根本没有“无假设的”知识。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不仅必须在事先就加以肯定，而且是在“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有必要，相对于它，其他的一切只有二流价值”这一表述、这一信仰、这一信念借以表达的那种强度上加以肯定的。这种绝对的求真意志，它是什么？这是不让自己被欺骗的意志吗？这是不骗人的意志吗？因为求真意志也可以用后一种方法得到解释，前提是“我不要骗人”的概括也可以包括“我不要欺骗我自己”的个别情况。可是为什么欺骗？为什么不让自己受骗？——我们要注意，前者的理由在于一个完全不同于后者的理由之领域：我们不想在受欺骗是有害的、危险的、灾难性的这样一种假设之下而让自己受到欺骗——在这种意义上，知识会是一种长远的机智，一种谨慎小心，一种效用，可是人们可以公平地对此提出异议：怎么会这样呢？“不想让自己受到欺骗”真的不太有害、不太危险、不太有灾难性吗？你们事先关于生存的性质知道些什么，从而可以决定更大的优势是在绝对怀疑者一边呢，还是在绝对信任者一边？可是，万一两者都是必要的，许多信任和许多怀疑，这时候知识会从哪里取得它所倚靠的绝对信仰，即认为真理比其他事物，甚至比任何其他信念都重要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在真理和非真理双双不断显得有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无可争辩地存在的对知识的信仰不是起源于这样一种效用考虑，而且不仅如此，它不断证明了“求真意志”、“不惜任何代价的真理”的无用和危险性。“不惜任何代价”，哦，我们若是在这个祭坛上一个一个地献上又一个一个地宰杀信仰，那我们就对这一点理解得足够好了！——结果，“求真意志”不是意味着“我不想让自己受到欺骗”，而是——别无选择——“我不要骗人，也不要欺骗我自己”。我们由此而站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因为你只需要细致认真地问自己“为何你不想骗人？”尤其是在外表上显得——确实有这样的外表——好像生活立足于外表，我的意思是，立足于谬误、欺骗、伪装、

迷惑、自我迷惑；好像另一方面巨大的生命形式事实上总是在最毫无疑问的 πολυτροποι^①那一面自我显现出来。说得温和点，这也许会是这样一种意图，即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种小小的狂热的愚蠢。可是它也还可能是某种更糟糕的东西，即一种敌视生命的毁灭性原则……“求真意志”，这可能是一种隐藏的死亡意志。——这样，“为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就回溯到道德问题上：如果生命、自然、历史都是“非道德的”，那么道德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毫无疑问，那些在对知识的信仰所假设的那种大胆的最终意义上的诚实之人也因此而肯定了一个不同于生活世界、自然世界、历史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而只要他肯定了这“另一个世界”，怎么啦？他就肯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否定其对立面——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吗？……可是，你将会领悟到我所谋求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始终是一种形而上的信仰，我们对知识的信仰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甚至我们这些今天的认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也还是从有着千年之寿的信仰，那种基督教信仰，亦即认为上帝是真理、真理很神圣的柏拉图信仰，所点燃的大火中取我们自己的火……可是，如果恰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如果除了谬误、盲目、谎言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再证明自己是神圣的，如果上帝证明自己是我们的最长时间的谎言，怎么办？

345

作为问题的道德。——到处都在对个性的缺乏做出报复：一种弱化的、单薄的、被磨灭的、自我否定的、否定别人的个性不再适宜于任何好的事物——它最不适宜于哲学。“无私”在天上人间都无价值；大问题都要求有全部的大爱，只有那些牢牢控制得住自己的坚强、纯正、可靠的人才能有这种爱。一个思想家是同他的问题处于一种个人关系中，并在这些问题中遭遇他的命运、他的困境，甚至他的最佳运气，还是处于一种“非个人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他只懂得用冷冰冰的好奇想法的触角触摸、抓住它们，这构成了最显著的差别。在后一种情况里会毫

① 希腊文：迂回、狡猾、欺骗。

无结果，尽管有许许多多的许诺，因为大问题——甚至假定它们可以被理解——是不会让自己被让人扫兴者、懦弱者抓住的，这是它们永恒的爱好的，此外也是一种它们与所有好样的女子分享的爱好的。——那么为什么我甚至在书本里也还没有碰到过任何以这种个人姿态来处理道德问题的人，没有碰到过任何把道德作为问题并把这问题作为其个人的困境、痛苦、狂喜、激情来认识的人呢？显然，道德至今都不是什么问题；更应该说，它恰恰是那种人们在一切怀疑、冲突、矛盾之后借以互相取得一致的东西，是和平圣地，思想家在那里得到内心的休息，可以松一口气，重新振奋起来。我看不到任何敢于做道德价值判断批判的人，我甚至为此而错过了知识好奇心的尝试，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爱挑剔的实验性想象力的尝试。这种想象力很容易先认识到一个问题，在转瞬即逝中抓住它，却不真正知道，抓住的是什么。至于探讨这种感情和评价的一种发生史（这是某种不同于对此类事物之批判的东西，也是某种不同于伦理体系史的东西），我几乎连少得可怜的征兆都没有找到。有一次我还尽了一切努力来鼓励对这种历史的爱好和天赋——可是徒劳，就像我今天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道德史家（尤其是英国人）不以为然，他们通常甚至毫不猜疑地听命于某一种道德的指挥，并毫不知情地充当其携盾侍从和随员。例如，他们总是在真诚地传播着一种基督教欧洲的民间迷信，这种迷信认为，道德行为的特征在于无私、自我否定、自我牺牲，或者在于同情、怜悯。他们通常的错误在于这样的前提：他们断言各民族，至少被驯化的各民族，关于某些道德原则有某种一致性，并且由此而推断出其绝对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甚至也适用于你我；或者相反，在他们认为真理出现以后，他们断言，在各种各样的民族那里，道德评价必然也各种各样，他们然后做出关于所有道德都无约束力的推断——两者同样都十分幼稚。他们当中较聪明者的错误是，他们揭露批判一个民族关于其道德或者人们关于所有人之道德的愚蠢见解，也就是说，关于其起源、其宗教约束力、自由意志之类的迷信的见解，从而认为他们甚至批判了这种道德。可是，一个“你应该如何如何”的规定之价值仍然彻底不同于、独立于这种关于道德的见解，不同于、独立于也许蔓生

于道德之上的谬误杂草，所以，对于病人来说，药物的价值无疑跟病人是有知识地思考医学还是像一个老妇人那样思考医学毫无关系。一种道德甚至可能出自一种谬误，即使有这种认识，道德价值的问题甚至也还没有触及。因此，直到现在尚没有人检验过所有医学中最有名的那种被称为道德的医学之价值，为此我们首先就要——质疑它一下。好啊！这正是我们的工作。

346

我们的疑问。——可是你们不明白吗？事实上，要理解我们，确实得花大力气。我们搜索枯肠地寻找合适的词汇，我们也许还搜寻合适的耳朵。可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想要简单地用一个较陈旧的说法“无神论者”或者“无信仰者”甚至“无德者”来称呼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些词将不足以描述我们：我们是处于太晚阶段上的这三者的全部，没有人理解，你们无法理解，我的好奇先生们，一个人在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不！不再感到那种挣脱者的怨恨和激情，他甚至还得把自己的无信仰状态调整为一种信仰、一种目的、一种殉道精神！我们认识到，世界根本不会变得神圣，按照人的标准来衡量，甚至一点也不理性、不仁慈、不公正。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变成了老油条，变得冷漠、冷酷无情。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无神的、非道德的、“非人性的”——我们对它太久太久地做了错误的、充满谎言的解释，可是这种解释是按照我们要有崇拜对象的愿望和意愿做出的，也就是说，按照一种需求做出的。因为人是一种有崇拜的动物！可是，人也是一种多疑的动物：世界不配拥有我们曾相信的东西，这大概是我们的怀疑最终捕捉到的最确切的东西了。怀疑越多，哲学越多。我们小心地避免说世界只配拥有等而下之的东西，如果人们要求发明超越现实世界价值的价值，那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甚至就是很可笑的——我们恰恰是从中返回，就像是从人类虚荣和非理性的一种非同寻常的迷途返回一样，这种迷途，长期以来都不被承认是迷途。它在现代悲观主义中有其最终的表述。亦即佛陀教义中一种较古老、较强有力的表述。但是，基督教也包含它，当然更为可疑、更为模棱两可，然而并不因此而更少具有诱惑性。所有

581 这些“人对立于世界”的态度，即人作为“对世界加以否定的”原则、作为万物的价值标尺、作为最终将生存本身置于其天平之上并认为它太轻的世界裁判者，这些态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聊使我们意识到其实际的样子而对其失去了兴趣。当我们发现“人与世界”并置于一起，被“与”这一小词以崇高而狂妄的姿态所分开时，我们就笑了！可是怎么了？当我们笑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恰恰朝着对人的蔑视又前进了一步吗？也就是说，朝着悲观主义、朝着蔑视我们可认知的生存前进了一步吗？难道我们不是恰恰因此而会遭受对一种矛盾的怀疑，即我们在其中至今都对我们的宗教崇拜感到很自在的世界——为此缘故也许我们才坚持生活下去——和另一个世界——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之间的矛盾，遭受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无情、彻底、深刻的怀疑，这种怀疑正越来越多、越来越糟糕地控制我们欧洲人，能很容易地将未来的一代置于可怕的非此即彼的抉择面前：“要么取消你们的宗教崇拜，要么取消——你们自己！”后者会是虚无主义，可是前者不也会是——虚无主义吗？——这是我们的疑问。

347

582 信仰者及其信仰需求。——一个人多么需要信仰来兴旺发达，他因为要依靠而不想动摇的东西有多么“坚固”——这是衡量他的力量（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他的弱点）的准绳。我似乎觉得，基督教在古代欧洲，也在今天，仍然是多数人所需要的，因此它总能找到对它的信仰。因为人就是这样：一个信条可以在他面前上千次地遭到驳斥，假定他需要它，他甚至会一再认为它是“真理”——按照圣经上说的那种著名的“大能的明证”^①。形而上学仍然是有些人所需要的，可是那种对确定性的狂热渴望今天大量地以知识的、实证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渴望是要彻底地牢牢拥有某物（同时由于这种渴望的热烈，人们以确定性为由更轻率、更不谨慎地对待该事物）：这仍然是对立足点、支撑物的渴望，总之，是那种虽然不创造各种各样的宗教、形而上学形式、信念，但是却

^① 《圣经·哥林多前书》，2：4。

保存它们的虚弱本能。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实证体系周围，弥漫着某一种悲观主义的阴霾，某种疲惫、宿命、失望、对新失望的恐惧之类的东西；或者夸张的愤怒、恶劣的情绪、狂暴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虚弱感的任何其他症状或伪装。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同时代人迷失在诸如爱国者精神（我把在法国称为沙文主义，在德国称为“德意志”的东西叫作爱国者精神）之中，或者按照巴黎自然主义（它只从自然抽取、拽出同时使人感到恶心、惊讶的部分——今天的人们很喜欢称这一部分为 *la verité vraie*①）方式的犄角旮旯里的审美信条之中，或者彼得堡模式的虚无主义②（也就是说，对无信仰的信仰，直至为此而殉道）的可怜角落和狭窄地带之中时所陷入的那种暴躁，总是首先显示出对信仰、立足点、支柱、依靠的需求……在缺乏意志的地方，信仰总是最受欢迎、最受迫切需求的，因为意志作为命令冲动，是专断和力量的决定性标志。也就是说，一个人越少懂得命令，他便越迫切地渴望一个按照一位神、一位王公、一个等级、一名医生、一名告解神父、一个教条、一个党派良心的意思发布命令的人，一个严厉的命令发布者。由此也许可以猜到，佛教和基督教这两个宗教都将其产生的基础及其突然传播归功于意志患了大病。而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两个宗教都找到一种被意志之病变成了荒诞事物，直至变得绝望的对“你应该如何如何”的渴望，两个宗教都是意志萎缩时代的盲目信仰的教师，从而提供给数不胜数之人以一个立足点、一种新的意欲可能、一种意欲的愉悦。因为盲目信仰作为对整个感官与理智系统的一种催眠，有利于极大地给一种现在占上风的个别观点、个别感觉提供养分（营养过剩）——基督徒称之为其信仰，它是甚至弱者和无把握者都可以被引导去实现的唯一“意志力”。一旦一个人有了基本信念，认为自己必须接受命令，他就有了“信仰”；相反，一种自治的乐趣与力量、一种意志的自由会是可以想象的，思想者借助这种自由，让任何信仰、任何确定性愿望隐退，并像他实际上的情况那样，训练有素地抓住轻便的绳索和可能性，甚至在深渊边上跳舞。一个这样的思想

583

① 法文：真正的真实。

② 参见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父与子》中的有关描写。

者会是杰出的自由思想家。

348

论学者的起源。——学者在欧洲从各种各样的等级和社会条件中生长出来，就像一株不需要特定土壤的植物，因此他基本上无心地属于民主思想的传递者。可是这种起源背叛了自己。如果一个人训练了一点自己的目力，能在一本博学的书中，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认出并当场抓住学者的智慧特征——任何学者都有这样一种特征，那么他就将几乎总是在这特征的背后看见学者的“史前史”，其家族，尤其是家族职业种类和手工艺。但凡有人表达出“现在此事已被证明，我已经完成了任务”这样的感觉，那么这通常就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赞成“完成了的任务”的学者之天然、本能的祖先——相信“证明”只是自古代以来在一个勤劳的家族中被看作“好工作”的东西的标志。举一个例子：主要任务始终是整理各种各样的资料，始终是将资料分放到各个抽屉里，尤其是用图表来显示各种资料情况的档案保管员和书记员，他们的儿子们如果成为学者，就会显示出一种倾向，认为把一个问题用图表来表示，几乎就算是把问题解决了。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基本上只是公式化头脑的人——对他们来说，父辈手工艺的形式方面变成了内容。分类的才能、制作分类表的才能，透露出某些东西，人们作为自己父母的孩子不是没有受到惩罚。一位律师的儿子作为一名研究者，也得是一位律师：他第一考虑的是要对得起事业，其次考虑的也许才是做得对。新教牧师和学校教师的儿子们，人们可以从天真的确定性上认出他们来，他们作为学者，总是在他们尽情而热烈地说出他们的事业时，以天真的确定性认为他们的事业已经得到了证明：他们已经习惯于人们相信他们——这在他们的父辈那里就属于“手艺”！相反，一个犹太人，按照犹太民族的商界和过去，恰恰最不习惯于别人相信自己：请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学者，他们全都非常看重逻辑，也就是说，看重借助于依据迫使人同意。他们知道，有了逻辑，他们就必然胜利，即使是在面对针对他们的种族偏见、阶级偏见，人们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逻辑更民主：它不懂得尊重个人，甚至把鹰钩鼻看成是直的。（顺便说一句：欧洲在逻辑化方

面，在更纯粹的思维习惯方面，要好好感谢犹太人。尤其是德国人，作为一个可悲的 *déraisonnable*^① 种族，人们即使在今天也总是首先得给它“洗脑”。凡是犹太人有影响的地方，他们都会教人们离得更远一点，得出更清晰的结论，写得更清楚、更简洁：他们的任务始终是让一个民族变得“有理性”起来。) 585

349

再论学者的起源。——想要自我保存是要表达一种困境，表达一种对意在权力扩张并以这样的意志经常质疑、牺牲自我保存的真正的生命基本冲动的限制。当个别哲学家，如患结核病的斯宾诺莎，恰好在所谓的自我保存冲动中看到了并必然看到决定性的东西时，人们认为这是很典型的——这正是困境中的人。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和斯宾诺莎的教条如此纠缠不清（最终仍然最粗糙地变成了有着“生存竞争”这种片面得难以理解的学说的达尔文主义——），这也许在于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出身：在这个方面他们属于“人民”，他们的祖先是贫穷低微的人，太近距离地了解度日之艰难。在整个英国达尔文主义周围弥漫着某种东西，如英国过多人口造成的污浊空气，如窘困中的小人物的味道。可是，人们作为自然科学家应该从自己的人的角落里走出来；而在自然中，支配一切的不是困境，而是丰裕、浪费，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生存斗争只是一种例外，一种对生命意志的暂时的限制；到处都按照强力意志，亦即生命意志，围绕争夺优势、争取发展和扩张、获得强力而展开着大大小小的斗争。 586

350

向 *homines religiosi*^② 表示敬意。——反教会斗争在诸多意义中，毫无疑问也是更平庸、更快乐、更知心、更肤浅之人反对更沉重、更深沉、更沉思之人，也就是说，更邪恶、更多疑之人统治的斗争。这些更邪恶、更多疑之人长期怀疑生存价值，也冥思苦想自己的价值。民众的平庸本

① 法文：不合理的。

② 拉丁文：宗教人士。

能，其重感官享乐的倾向，其“好心肠”，都反其道而行之。整个罗马教会立足于一种南欧对人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在北方总是被误解：南欧从深沉的东方，从远古充满神秘色彩的亚洲及其沉思继承了这种怀疑。新教当然是一种有利于老实人、忠诚之人、肤浅之人的人民起义（北方总是比南方更有一副好心肠、更肤浅）；可是，正是法国革命才把王笏完全地、隆重地给到“好人”的手中（交给羊、驴、鹅^①，以及不可救药地肤浅的一切，吵吵闹闹地喊叫的一切，条件已成熟、适合于送“现代思想”疯人院的一切）。

351

587 向教士型的人表示敬意。——我认为，关于人民理解为智慧的东西（而谁在今天不是“人民”呢？），关于像母牛一样躺在草地上，认真地、再三咀嚼地旁观生活的那种聪明的宁静、虔诚及乡村牧师般的温厚——关于这些，恰恰哲学家始终感觉是最遥远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此还不够“人民”，不够乡村牧师。也许恰恰是他们，最晚才学会相信，人民可以理解某些离他们最远的东西，理解不断生活在、必须生活在最高问题和最重责任之暴雨云中的认知者的某种巨大激情（也就是说，完全不是旁观、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确定无疑、客观真实……）。就自己一方面讲，人民在为自己构建“智者”理想时，尊敬的完全是另一种人，人民恰恰以最佳词汇和敬重对这种人宣誓效忠，这是完全正当的：这是温和、认真、单纯、禁欲的神父本性的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在大众对智慧的敬畏中，赞美很适合于他们。而有谁会比这些属于大众、从大众中来，可是作为圣人、上帝选民、献身于大众福利者——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献身于上帝——的人更有理由得到大众的感谢呢？大众可以不受惩罚地在他们面前倾诉衷肠，借助他们摆脱掉自己的秘密、忧虑以及更糟糕的事情（因为“倾诉衷肠”的人也解脱了自己，“忏悔”了的人便忘却了心事）。在这里有一种巨大的需求支配了一切：也就是说，对于灵魂的污水，需要排水沟及其中干净的洗涤用水，需要湍急的爱之洪流和坚强、

^① 在德文中，羊、驴、鹅都有蠢人、笨蛋的意思。

恭顺、纯洁之心，它们已经准备好这样一种不公开的保健仪式，并献身——因为这就是一种牺牲，一个神父是而且始终是一种人类祭品……大众感觉这些献身的、变得宁静的、认真的“信仰”之人是很聪明的，也就是说，是形成中的知者，是同自己的不确定性关系中的“确信者”：谁会让大众发言，让他们有这种敬畏呢？——可是相反，很公平的是，在哲学家中间，甚至一名神父也总是被认为是“大众”的一员，而不是知者，尤其因为他们甚至不信“知者”，正是在信与迷信中散发着“大众”的味道。正是这种谦虚，在希腊发明了“哲学家”一词，并把自称为聪明的极度傲慢留给了思想界的演员们——诸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这样一些骄傲、专断的庞然大物。 588

352

在何种程度上道德几乎不可缺少。——裸体的人类一般而言是一种不体面的样子——我这是在谈论我们欧洲人（甚至不是谈论欧洲女人！）。假定由于魔术师的恶作剧，最欢乐的聚餐上大家发现自己突然被剥光，一丝不挂，那我相信，不仅欢乐不再，就连最强烈的食欲也倒足了胃口——我们欧洲人似乎完全不可能缺少那种叫作服装的化装。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同样有充分的理由适用于“道德之人”的化装，适用于他们道德公式和正派观念的面纱，适用于那种把我们的行为隐藏到义务、美德、公共意识、正派、自我否定等概念后面的整个仁慈之举呢？我并不是认为在这里应该把人的恶意指和背信弃义，总之是我们身上的恶劣兽性，伪装起来；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正是作为驯服的动物，我们才有不体面的样子，才需要道德的伪装。欧洲的“内在人”很长时间都没有糟糕到足以让自己那样“显现”出来（那样就是美的了）。欧洲人用道德来伪装自己，因为他成了一只有病的、虚弱的、残废的动物，这只动物完全有理由是“驯服的”，因为它几乎是一个怪胎，某种不完整的、虚弱的、笨拙的东西……不是猛兽的凶猛需要一种道德伪装，而是平庸到家了的家畜需要这种东西。是恐惧和无聊本身。道德把欧洲人装饰起来——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吧！——成为更高尚、更重要、更美观的东西，成为“有神性的”东西。 589

353

关于宗教的起源。——宗教创建者的真正发明一方面是确定某一种方式的生活和日常习俗，它发挥 *disciplina voluntatis*^① 的作用，同时清除无聊；另一方面是恰恰给予这种生活一种解释，由于这种解释，生活似乎就被最高价值所照亮，以至于它现在变成了一种人们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献身的善。实际上，两种发明中第二种更为重要——第一种，生活方式，通常已经存在，可是和其他生活方式放在一起，并没有意识到它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宗教创建者的意义，即原创性，通常就在以下情况中暴露出来：他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他挑选了这种生活方式，他第一次猜到，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用，可以得到何种解释。例如，耶稣（或保罗）在罗马遇上了小民百姓的生活，一种谦恭、循规蹈矩、沮丧压抑的生活。他解释这种生活，赋予它最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也赋予它敢于蔑视任何其他生活方式的勇气，赋予它宁静的黑尔恩胡特式的狂热^②，赋予它越来越发展，最终准备“征服世界”（即罗马和整个帝国的上层）的秘密的地下的自信。佛陀同样发现那种由于懒惰而善良、友好的（尤其是非攻击性的）的人，而且分散在他的人民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等级中，他们同样由于懒惰而节制地、几乎毫不讲究地生活。他懂得，这样一种人如何不可避免地必然以全部的 *vis inertiae*^③ 冲进一种许诺不会让人世间的艰辛（也就是说，工作，一般意义上的行事）再回来的信仰——这种“懂得”是他的天才。宗教创建者在了解某一种彼此尚没有认识到大家同属于一个整体的一般人方面有心理上的万无一失。他就是将他们整合到一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宗教的建立总会变成一个长期的认知节日。

354

关于类天才。——意识（说得更正确一点，意识生成）的问题只有

① 拉丁文：意志规训。

② 黑尔恩胡特是德国东部小城，靠近捷克边境。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一支于18世纪初迁入德国境内的黑尔恩胡特后受到当地虔信派教徒亲岑道夫伯爵（1700—1760）的关照，后由亲岑道夫担任领导，组成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会员都有狂热的信仰。

③ 拉丁文：惯性力。

在我们开始理解，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没有意识时，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而生理学和动物发展史（也就是说，它需要用两百年的时间，才赶上莱布尼茨提前提出的怀疑）现在已经把我们放在了这理解之始的地方。因为我们能思考、感觉、意欲、记忆，我们同样能“行动”——指的是这个词任何意义上的行动；然而，一切都不必“进入我们的意识”（如人们所比喻的那样）。整个人生即使不是仿佛反映在镜中一样，也会可能发生：就像事实上的情况那样，即使现在在我们这里，这种人生中远远占优势的部分仍然没有这种反映而照样发生——而且还有我们思考着、感觉着、意欲着的人生，尽管这在以前的哲学家听起来会是有冒犯的。如果意识基本上是多余的，那么它的目的何在呢？——现在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愿意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及其也许无节制的猜测，那么意识的细腻和力量就始终同一个人（或动物）的交流能力有关，而交流能力又同交流需求有关：后者不应该被理解成好像恰恰是那种善于传达其需求且使其需求被人理解的个人必然同时也在其需求中最多地依赖他人。可是，对于整个种族和家系而言，我觉得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凡是在需求、困境长期迫使人们互相交流、迅速而细致地互相理解的地方，最终就有这种交流能力和技巧的过剩，好像是一种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现在正等待着一个将大肆挥霍它的继承人（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种继承人，同样还有演说家、布道者、作家，全都来自一长串家系的末端，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生”，而且如说过的那样，天生浪费）。假定这种观察是对的，那么我就可以进一步猜测，意识一般而言只在交流需求的压力下才展开——它从一开始就只在人和人之间（尤其在命令者和服从者之间）才有必要，才有用，甚至只按照同这种有用性等级的比例来展开。意识实际上只是人和人之间的一张关系网，它不得不只是作为这样一张网来展开：隐居之人、凶猛之人不需要它。我们的行为、思想、感情、运动本身进入我们的意识——至少其中一部分，这是一个长期统治人类的可怕的“必然”：人作为受损害的动物，需要帮助、保护，他需要他的同类，他必须表达他的困境，必须懂得如何让人来明白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先需要意识，也就是说，甚至“知道”他缺少什

591

592

么，“知道”他心情如何，“知道”他想什么。因为又一次如所说的那样：像每一个活着的创造物，人在不断思考，却并不知道这一点。变得有意识的思想只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让我们说，最肤浅、最糟糕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种变得有意识的思想才以词语的形式，也就是说，以交流符号的形式发生，意识本身的起源因此而显现出来。简言之，语言的发展和意识的（不是理性的，而只是理性的意识生成的）发展是携手并进的。人们会补充说，不仅语言充当人和人之间的桥梁，而且还有目光、触碰、表情。慢慢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感觉印象，那种能把这些印象确定下来而又仿佛不由我们做主的力量，随着用符号把这些印象传达给别人的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发明符号的人同时也是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人。只有作为社会交往的动物，人才学会意识到他自己——他仍然在这样做，他越来越多地这样做。——我的思想谁都看得很清楚：意识原本不属于人的个体存在，而是属于人身上的那种团体性、群体性的方面；因此，意识也只是在团体有用性、群体有用性方面才发展得很精细。因而我们每一个人尽管怀着最佳愿望尽可能个别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却总是恰恰把非个体本身，它的“平均数”，带给意识。我们的思想本身似乎不断被意识的特征——被在他心中发号施令的“类天才”——占了优势，被转化回群体视角中。我们的行为归根结底全部是无比地个人的、唯一的、无限个别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一旦我们将这些行为转化成意识，它们似乎就不再……这便是我所理解的真正的现象论与视角论：动物意识的本性造成了我们能够意识到的世界只是一个肤浅的、符号的世界，一个一般化、通俗化的世界——变得有意识的一切因此而变得肤浅、浅薄、相当愚蠢、一般，变成了符号、群体标志；一种巨大而彻底的堕落、伪造、肤浅化、一般化都同所有的意识生成有关。最后，成长中的意识是一种危险，而在最有意识的欧洲人中间生活的人甚至知道，意识是一种病。如人们会猜测的那样，意识不是主体和在这里与我有关的客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区分我留给认识论者去做，他们始终纠缠在语法（大众形而上学）的缠结之中。意识更不是“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远没有足够的认知，从而可以这样来区分。我们根本没有

任何器官来实现那种认知，来达到“真理”：我们“知道”（或者相信，或者想象）恰好那么多，足以有利于人群的、类的利益，而甚至在这里叫作有用性的东西，最终也不过是一种信念、一种想象，也许恰恰是那种最灾难性的愚蠢，它会让我们毁于一旦。

355

我们的“认知”概念的起源。——我记下了这个在小巷里听到的声明，我听大众中有一个人说“他认识我”——这时候我自问：大众究竟如何理解认知呢？当它们要“认知”的时候，它们想要什么？不过是要把某种陌生的东西还原为某种熟悉的东西而已。而我们哲学家——我们真的对认知有**更多**理解吗？熟悉的东西，意思是指：某种东西，我们习惯于它，因而不再对它感到惊讶；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遵循的某一种规则；我们很熟悉的一切——怎么了？我们对认知的需求不就是对熟悉事物、对在所有陌生、不习惯、有问题的事物中发现某种不再令我们不安的东西的意志之需求吗？吩咐我们去认知的，不就是**恐惧的本能**吗？认知者的欢呼不就是重新获得的安全感欢呼吗？……这位哲学家在将世界化为“理念”的时候，臆想世界就“被认知”了。啊，之所以这样，不正是因为他如此熟悉、如此习惯于“理念”吗？不正是因为他不再害怕“理念”吗？——哦，认知者多么知足！你就看一看他们的原则及以此为依据的对世界之谜的解答！当他们在事物当中、在事物之下、在事物背后重新发现——可惜！——我们很熟悉的东西，例如我们的乘法表或者我们的逻辑或者我们的意愿和渴望，他们马上就会多么高兴！因为“熟悉的东西便是被认知的东西”：他们在此达成了一致。甚至他们中间最小心谨慎的人也认为，熟悉的东西至少比陌生的东西**更容易**认知。例如，方法上必须从“内在世界”，从“意识的事实”出发，因为它是我们**更熟悉**的世界！大错特错！熟悉的东西即习惯的东西，而习惯的东西最难“认知”，也就是说，最难看作问题，也就是说，最难看作陌生的，看作遥远的，看作“在我们之外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同心理学和意识原理批评——我们几乎可以说，非自然科学——相比所具有的巨大确定性，恰恰在于它们将陌生事物作为对象；而竟然想要把不陌生的事物作

为对象，这几乎就是某种充满矛盾、不合情理的东西……

356

在何种程度上欧洲将变得越来越“艺术”。——即使在今天，为生计而操心仍然——在我们这个很少再有强制的过渡时代——把某一种角色，即他们所谓的职业，几乎强加在所有欧洲男人头上。其中有些人仍然有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甚至可以选择这种角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角色是由别人选定的。结果是足够奇怪的：几乎所有欧洲人在比较高龄时搞错了他们的角色，他们甚至是他们“出色表演”的牺牲品，他们甚至忘记了，当时在他们的“职业”被决定的时候，巧合、情绪、随心所欲如何驾驭了他们——而他们也许本可以扮演多少其他角色啊！因为现在为时已太晚！更深入地来看，角色实际上变成了性格，艺术变成了自然。在有些时代里，人们以毫不动摇的信念，甚至以虔诚之心，相信恰恰这个买卖，恰恰这个饭碗就是其宿命，不愿意承认其中的偶然性、角色性、随意性。借助于这种信念，等级、行会、世袭的行业特权完成了宽广的社会之塔这个庞然大物的建立，它是中世纪的特色，而且无论如何它有一件事可以赞美：持久能力（而持久性是世上的头等价值！）。可是，相反也有一些时代，真正的民主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荒废了这种信念，某一种洒脱的信念和相反的观点凸显出来——那种在伯里克利时代首先被注意到的雅典人的信念，那种越来越要成为欧洲人信念的今日之美国人信念。在这样的时代，个人相信差不多能做到一切，差不多能胜任任何角色，每个人都一试身手，即兴创作，再试，兴致勃勃地试，所有自然全部终结，艺术生成……希腊人首先有了这种角色信念——如果你愿意，可以说是一种艺人信念——然后才如已知的那样，一步一步地经历了一种奇异的、不是在任何方面都值得模仿的变化：他们真的成了演员。作为演员，他们迷住了、征服了全世界，最终甚至征服了“世界的征服者”（因为是 *Graeculus histrio*^① 战胜了罗马，而不是如头脑简单的人通常所说，是希腊文化……）。可是，我所害怕的是，

① 拉丁文：小希腊人演员。

人们如果有兴趣抓取就可以用双手去抓的事情，我们现代人完全是在同样的道路上进行着；而每当一个人开始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他扮演着一个角色，在多大程度上他可以当一名演员时，他就成了演员……于是，人类中一种新的动植物群体涌现出来了，他们不能生长在更固定、更有限的时代——要不就被斥为、怀疑为寡廉鲜耻而留在“下面”——历史上最有意思、最疯狂的时代每次都是这样升起的，在其中，“演员”，各种各样的演员，是真正的主人。正由于此，另一种人受到越来越深的歧视，最终变得不可能存在，尤其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建筑师”。现在建筑力量疲惫不堪，做长远计划的勇气泄了气，组织天才开始匮乏——现在谁还敢从事你得**指望**用上千年的时间来完成的作品呢？一个人可以这样来盘算、承诺、在计划中预期未来、将自己的计划牺牲掉，他所依据的基本信念是：人类只有在自己是一个巨大建筑物上的一块石头这样一种观念范围内，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为此人类首先得**坚固**，得是“石头”……尤其不是——演员！简言之——啊，人们将有够长的时间对此保持沉默！——从现在起不再被建造、不再能被建造的东西，是——一个按字面的古老意义来理解的社会；因为要建造这个建筑物，却什么都没有，尤其是材料。我们大家都不再是建造一个社会的材料：这是一个适时的真理！今天暂时还有那种最短视、也许最诚实、无论如何最喧闹的人——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先生，暂时还相信、希望、梦想，尤其是叫嚷、撰写差不多相反的东西；人们甚至已经在所有的桌子上、墙上读到他们的未来语言：“自由社会”，这些在我看来都无所谓。自由社会？是的！是的！可是你们知道，你们这些先生们，你们用什么来建造这个社会？用木质铁^①！用有名的木质铁！甚至不必要用木质的……

597

357

关于“何谓德意志？”的老问题。——你自己复核一下可以归功于德国人的真正的哲学思想成就：可以指望它们在某一种被允许的意义上对整个种族有利吗？我们可以说：它们同时也是“德意志灵魂”的作品吗？

① 德语中常用的说法，表明某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至少在我们习惯于例如把柏拉图的观念狂，把他的几乎宗教性的形式妄想，同时理解为“希腊灵魂”的事件和见证的那种意义上，可以把它们看作“德意志灵魂”的病症吗？或者也许反之才是真的？它们恰恰如此个别，如此完全是种族精神的例外，例如像歌德的问心无愧的异教？或者像俾斯麦的问心无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①，他的所谓“现实政治”，在德国人中间？我们的哲学家也许甚至会反对“德意志灵魂”的需求吗？一句话，德国哲学家真的是——哲学的德国人吗？我想起三种情况。第一，莱布尼茨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他以这种洞察力证明不仅他针对笛卡尔，而且针对他之前的一切哲学思考的见解都是有道理的——意识只是表象的一个附加物，不是表象的必然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我们称为意识的东西只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远不是这种世界本身。这种思想，其深刻性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穷尽，其中难道没有某种德意志的因素吗？有理由猜想，一个会拉丁文的人不会很容易地突然想到这种外表现象的逆转吧？——因为这是一种逆转。第二，我们想起康德写在“因果关系”这一概念上的巨大问号——他并非像休谟那样怀疑这个概念究竟是否有道理，更应该说，他开始小心地确定这个概念在其中普遍有意义的领域（人们现在尚未完成这种界限划定）。第三，让我们看一看黑格尔的惊人创举，他在敢于教育别人，物种概念是互相发展而来的时候，彻底改变所有逻辑习惯和各种对逻辑的溺爱。伴随这个命题，预先形成了适应于最后的伟大科学运动，适应于达尔文主义的欧洲思想者，因为没有黑格尔，就没有达尔文。黑格尔的这种首先将决定性的“发展”概念引入知识中的创新是否有某种德意志的因素呢？——是的，毫无疑问，在所有三种情况中，我们感觉我们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被揭露出来”、被猜到，我们对此感激不尽，同时很惊讶，这三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德意志的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领会的引人深思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心世界要丰富得多、宽广得多、隐蔽得多。”我们和莱布尼茨一起如此感觉。作为德国人，我们和

^① 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因此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康德一起怀疑自然科学发现的最终有效性，以及一般地怀疑可以被因果地认知的一切：可认知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只有较微小的价值。我们德国人都是黑格尔主义者，即使从来没有一位黑格尔存在过，只要我们（和所有会拉丁文的人相反）本能地赋予生成、发展以一种比“存在”之物更深刻的意义、更丰富的价值——我们几乎不相信“存在”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同样，只要我们不倾向于承认我们人类的逻辑是自在的逻辑，是唯一的一种逻辑（我们更愿意说服自己，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也许最古老、最愚蠢的情况之一）。第四个问题是，是否思考着悲观主义亦即生存价值问题的叔本华也得恰好是一个德国人。我不相信。在一个事件之后，这个问题必然被确切地期待，以至于位灵魂的天文学家能算出其时日，即基督教上帝信仰的没落，科学无神论的胜利。这个事件是一个全欧事件，所有种族都应该在其中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和荣耀。相反，最长时间、最危险地拖延了这场胜利的，恰恰应该算上德国人——和叔本华同时代生活的那些德国人；尤其黑格尔，他想要说服我们最终借助于我们的第六感，即“历史意识”，以达到生存的神性，按照他所做的这种了不起的尝试，他是这场胜利的出色的拖延者。叔本华作为哲学家，是我们德国人曾经有过的第一位公认的、不屈不挠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视在这里有其背景。生存的非神性被他视为某种既定的、触摸得到的、无可争论的东西；他每次都失去他的哲学家的审慎，当他看见某人在这犹豫不决、拐弯抹角，他就勃然大怒。他的全部正直即在于此：无条件的、诚实的无神论就是他提出问题的前提。作为欧洲良心的一个最终艰难取得的胜利，作为一种对真理问题的两千年培训的成就最丰富的行为，这种培训最终禁止自己在对上帝信仰中的谎言……人们看到，是什么真正取得了基督教上帝的胜利：基督教道德本身，被越来越严格对待的关于真实性的概念，基督教良心的告解神父式的精细，它们被不惜任何代价地转化成、升华成科学的良心、心智的洁净。观察自然，就好像它是一位神的善与保护的明证；解释历史，向一种神圣的理性致敬，作为一种道德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的最终意图的持续证明；解释自己的体验，就好像虔诚之人在足够长时间里解释他们的体验一样，好

像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是暗示，一切都是为了灵魂的拯救而设想出来，一切都是为了适应于灵魂的拯救：现在俱往矣，这是违背自己良心的，这在所有更高雅的良心看来是不正派、不诚实的，是撒谎、女里女气、懦弱、怯懦——有了这种严格要求，也只有有了这种严格要求，我们才是好欧洲人，是欧洲最长期、最勇敢的自我克制的继承人。当我们就这样把基督教的解释从自己这里赶走，谴责其“意义”是一种伪币制造时，叔本华的问题立即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来到我们面前：生存究竟有没有一种意义？——那个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被完全地、十分有深度地回答的问题。叔本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请原谅我——某种草率、幼稚的东西，只是一种勉强的容忍，停留在、纠缠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道德观中，这种道德观被认为是无信仰的，包括对上帝的信仰……可是他提出了问题——作为一个好欧洲人，如前所说，而不是作为德国人。——或者德国人至少会以抢占叔本华之问题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内在归属和关系、他们的准备、他们对他的问题的需求？在叔本华之后，德国——此外，已经够晚的！——也有人思考过他所提出的问题，发表过有关他所提问题的著作，无疑不足以做出有利于这种较紧密归属的决定；人们甚至反而能使这种后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固有不相宜变得有效起来——德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显然表现得不像很得心应手的样子。我这样完全不是指爱德华·冯·哈特曼^①；相反，直到今天，我也还没有摆脱我以前的怀疑：他太适合于我们，我要说，他作为一个讨厌的恶棍也许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取笑德国的悲观主义——他最终也许甚至可以在遗嘱中“馈赠”式地告诉德国人，即使是在创建时代，也有可能多大程度上捉弄他们。可是让我来问一下：我们也许应该以老陀螺巴恩森^②作为德国人的荣耀吗？他整整一生都快乐地围着他的现实辩证法的苦闷和“个人的倒运”旋转——难道这恰恰就是德意志的吗？（我附带推荐——我自己也需要——他的文字作为反悲观主义的佳肴，尤其因为其

① 爱德华·冯·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折中地汲取了黑格尔和叔本华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无意识者的哲学”。

② 裘利乌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巴恩森（1830—1881），德国哲学家。

elegantiae psychologae^①的缘故，有了这种讲究，如我以为的那样，甚至最便秘的身体和最不顺畅的情绪都可以得到改变)。或者人们可以把这样的半瓶子醋和老处女像甜蜜蜜的童贞使徒美因兰德^②一样，算在真正的德国人之列？最后，他将会成为一个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在进行道德说教时都变得甜蜜蜜的）。既不是巴恩森，也不是美因兰德，更不是爱德华·冯·哈特曼，他们都没有针对关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他投向一个变得愚蠢、盲目、疯狂、值得怀疑的去神化世界的惊骇目光，他的诚实的惊骇是否不仅是德国人当中的一种例外情况，而且也是一个德国事件的问题，给出一个可靠的依据；而其他处于前台的一切，我们勇敢的政治，我们快乐的祖国情怀——这种情怀足够坚决地根据有一点点哲学味道的原则（“德国，德国，高于一切”^③），也就是说，*sub specie speciei*^④，即从德意志人种的观点出发，思考万事万物——却十分清楚地证实了相反的一面。不！今日之德国人绝非悲观主义者！而叔本华，再说一遍，他是作为好欧洲人的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作为德国人的悲观主义者。

358

精神的农民起义。——我们欧洲人正注视着一片巨大的废墟，有一些东西仍然高高矗立，有许多东西腐烂着，阴森森地站立在那里，可是多数已经躺倒在地，简直像在画中一样——哪里有过更美的废墟呢？——而且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杂草。教会就是这座沉沦的城市，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宗教社会直至最下层的基础都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垮了，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理想的信仰还在进行着它最后的斗争。当然，像基督教这样一个在长时间中根基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工程——这是最后的罗马建筑！——不可能一下子被摧毁，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地震来动摇它，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钻孔、挖掘、侵蚀、浸润，在那里起辅助作用。

① 拉丁文：心理上的讲究。

② 菲利普·美因兰德（1841—1876），德国诗人、哲学家，原名菲利普·巴茨。

③ 德国国歌中的一句歌词，取自德国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1798—1874）1841年写的一首诗。

④ 拉丁文：从物种的观点出发。

603 可是，最奇异的事情是：那些做了最大努力来守住、来保存基督教的人，恰恰变成了其最出色的摧毁者——德国人。似乎德国人不理解一个教会的本质。难道他们对此智力不足？没有足够的怀疑？教会的建筑无论如何都建在一种南欧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基础之上，同样也建在一种南欧对自然、人、精神的怀疑的基础之上——它建在一种完全不同于北方所拥有的人类知识、人类经验的基础之上。路德的宗教改革就其整体泛泛而言，是“单纯”对“多样性”的愤怒，谨慎地说，是一种粗糙、单纯的误解，其中有许多应该得到谅解。人们没有理解一个胜利的教会的表达方式，只看到腐败，人们误解了高贵的怀疑，那种任何胜利、自信的权力允许自己有的过于奢侈的怀疑和宽容……今天人们足够容易地就忽视了路德在所有主要的权力问题上是如何危险地生性短视、肤浅、轻率，尤其作为民众的一员，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留下的遗产，没有全部的权力本能，以至于他的工程，他的重建那种罗马工程的意志，在他并无意愿和不知情的情况下，仅仅变成了一项破坏工程的发端。带着诚实的愤怒，他拆除、撕碎老蜘蛛花了最长时间精心织成的东西。他发行圣书给每一个人——这样这些书最终就落入古典语文学家的手中，也就是说，任何依靠书籍传播之信仰的毁灭者。他把信仰扔给了宗教会议的灵感，从而摧毁了“教会”的概念。因为有一个前提：赋予人以灵感的教会创立者仍然活在教会中，仍然在建造，仍然继续在建造他的房子；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教会”的概念才保留住力量。他使教士恢复同女子的性交，

604 可是，大众，尤其是大众中的女人，所能做到的敬畏 $\frac{3}{4}$ 取决于这样的信仰：一个在这一方面的例外之人，在其他方面也将是一个例外——在这里，恰恰是大众对人身上的超人因素的信仰，对奇迹的信仰，对人身上的救赎之神的信仰，拥有其最能干、最难应付的代言人。路德把女人给了教士之后，又拿走了教士听取秘密忏悔的权利，这在心理上是正确的，可是基督教教士本身因此而基本上被废除了。教士最非同寻常的好处始终是做一只神圣的耳朵、一口沉默的井、一个埋着秘密的坟墓。“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教士”——在这样的公式及其农民式的狡猾背后，路德身上隐藏着对教会所构想的“更高之人”和“更高之人”之统治的无

限仇恨。他粉碎了一个他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他同时似乎又在这种理想的堕落做斗争，对其深恶痛绝。事实上，他这个不合适的修道士摆脱了 *homines religiosi*^① 的统治，也就是说，他在教会体制内部恰恰制造了他在市民体制方面如此不耐烦地反对的东西——一种“农民起义”。——后来从他的宗教改革中发展出来的一切善恶，在今天可以大概地做出估算——谁会天真到足以为了这些后果的缘故而简单地赞美或谴责路德呢？他在一切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欧洲思想者变得肤浅，尤其是在北方，如果你更喜欢用一个道德字眼来描述的话，那就是变得好心肠了，和路德的宗教改革一起往前走了卓越的一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通过宗教改革而发展出了思想的灵活与不安，思想对独立的渴望，思想对自由权利的信仰，思想的“自然性”。如果关于后一个方面人们想要赋予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价值，说它为我们今天奉为“现代科学”的东西做了准备，推动了它的发展，那么我们当然就得补充说，它也对现代学者的堕落，对现代学者无敬畏、无廉耻、无深度的倾向，对认知问题上全部天真的真诚和恪守常规，总之，对最近两百年所特有的，甚至至今的悲观主义也绝对没有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的那种思想的平民主义，犯有共谋罪——甚至“现代观念”也还属于这种北方对南方更冷漠、更模棱两可、更多疑的精神的农民起义，尽管南方在基督教会中为自己建起了最大的纪念碑。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和任何“国家”是相反的：一个教会尤其是一种统治产物，它确保有更高精神境界的人拥有最高的级别，并相信灵修的威力到了禁止自己使用任何较粗鲁的强制手段的地步——所以只有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国家更高尚的机构。

605

359

对精神和其他道德背景的复仇。——道德——你们认为它在哪里有其最危险、最能干的代言人？有一个失败的人，他没有足够的智慧来为此感到高兴，但恰恰有足够的教养来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无聊、厌恶，

① 拉丁文：宗教人士。

是一个自我蔑视者；有一点继承来的财产，可惜却被骗走了最后的安慰：“工作带来的幸福”，“日常劳作”中的自我忘怀。一个这样的人：他基本上为自己的生存感到羞愧——也许他此外还容留一些小恶习，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阅读他没有权利阅读的书籍，或者通过他无法消化的具有更高精神境界的社交，而越来越被惯坏，变得很爱虚荣。这样一个彻底受到毒害的人——因为在这样一个如此失败的人那里，精神变毒药，教养变毒药，财产变毒药，孤独变毒药，最后陷入一种习惯性的复仇状态中，一种复仇意志的状态中……你们认为他需要、他绝对需要什么，以便在他自己的眼里给自己造成对具有更高精神境界之人拥有优势的外表，可以为自己，至少在想象中，造成已完成的复仇的快感呢？始终是道德，你可以为此而打赌。始终是大言道德；始终是喋喋不休的公正、智慧、神圣、美德；始终是姿态上的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多么出色地藏起了一个人没有的东西！……）；始终是明智之沉默、和蔼可亲、温情脉脉的外衣，以及所有其他理想主义者的外衣，无论它叫什么，而在这些外衣的掩盖之下，游荡着无可救药的自我蔑视者，还有无可救药的爱好虚荣者。请不要错误地理解我：从这样一些天生的精神之敌中，有时产生出在圣徒、智者名单中受到人民尊敬那一点点罕见的人性；从这样的人中间，走出来那些道德怪兽，它们发出噪音，制造历史——圣奥古斯丁^①就属于这样的怪兽。对精神的恐惧，对精神的复仇——哦，这些具有驱动力的恶习已经变成了美德之根！甚至变成了美德！——而私下里问一个问题，甚至时不时在人间提出的那种哲学家对智慧的要求，所有要求中最疯狂、最过分的要求——至今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希腊，难道不尤其是一个藏匿之处吗？有时也许是按照一种教育观点选择的藏匿之处，这种教育观点为如此之多的谎言辩护，将其说成是对生成者、成长者的体贴考虑，是对门徒的体贴考虑，门徒们经常因为对个人的信仰（因为一种谬误）而必然被用来对付自己……可是，在更经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哲学家在其中将自己从疲惫、老龄、冷漠、无情中拯救出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

来的藏匿之处，作为末日降临的感觉，作为动物临死前有的那种本能之聪——它们走到一边，安静下来，选择孤独，爬进洞穴里，变得聪明起来……怎么？作为一个哲学家躲避——精神——之藏匿地的智慧？

360

人们混淆的两种原因。——我似乎觉得这是我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我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我学会了将行动的原因同如此这般的行动，同朝这个方向、瞄准这个目标的行动的原因区分开来。前一种原因是定量被积聚的力，它等待着以某种方式、为某种目的被消耗掉；后一种原因同这种力量相比，是某种完全无足轻重的东西，多半是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按照那种量的情况而以某种方式“触发”——这是火柴与火药桶的关系。在这些小的偶然事件和火柴中，我算入了所有所谓的“目的”，还有人们更多如此称谓的“生命天职”——同上述那种迫切要以某种方式被消耗掉的巨大力量相比，它们是相当随意的、任意的、几乎无所谓。可人们一般不这么看：根据一种古老的错误，人们习惯于恰恰在目标（目的、天职等）中看到驱动力——可是它只是指引力，人们把舵手和蒸汽搞混了。还从来没有一次将舵手、将指引力……难道“目标”、“目的”不十分经常地只是虚荣的一种美化的借口，一种事后的自我贴金吗？因为它不愿意说出来，船碰巧处于潮流之中，因而它只是随波逐流；它“要”去那里，是因为它“不得不”去那里；它虽然有一个方向，却根本——没有舵手。——人们还需要一种对“目的”概念的批判。

608

361

关于演员的问题。——演员的问题最长久地使我感到不安，我曾经对此没有把握（现在有时仍然没有把握）：人们是否由那个问题出发，想起了“艺术家”这个危险的概念——一个至今一直同不可原谅的温厚有关的概念。问心无愧的虚妄；爆发出作为强力的伪装的快感，消除、淹没、间或忘却所谓的“个性”；一个角色和面具中要求进入外表的内在渴望；各种各样过多的适应能力，不再懂得在最近、最狭隘的获益中得到满足：所有这一切也许不只是演员本身吧？……一种这样的本能，在最

轻微的情况下，也会在下层社会的家庭里被培养出来，这些家庭在变化无常的压力和重负下，不得不在深重的依赖性中讨生活，不得不随机应变地量入为出，总是做好新的准备来应付新的局面，总是一再地做出不同的付出和给予，渐渐学会了见风使舵，并因此而几乎变成了舵，变成了那种永恒的捉迷藏游戏渗透到肢体和血肉中的艺术的大师，这种捉迷藏游戏在动物那里被人称作模仿。直到最后，这整个世代代积聚起来的能力变得妙不可言、违背理智、无法遏制，成为本能，学会了支配其他本能，并产生出演员、“艺术家”（首先是滑稽戏演员、说谎者、插科打诨者、弄臣、小丑，还有传统的仆人，那位吉尔·布拉斯^①：因为在这样一些类型的人那里，人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很经常地甚至“天才”的来历）。甚至在较高的社会条件下，在类似的压力下会产生一种类似的人。只是通常情况下，演员本能还会被另一种本能控制住，例如在“外交家”的情况中。此外我愿意相信，一个好的外交家任何时候只要愿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可以当好一个舞台演员。但是，就那个具有出色的适应艺术的民族——犹太民族而言，人们希望按照这一思路，在他们那里几乎从一开始就看到世界史上一种培养演员的活动，一种真正的演戏的温床。事实上，是充分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今天有哪个好演员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甚至作为天生的文人，作为欧洲报刊事实上的统治者，行使了他们那种建立在他们演员能力基础上的威力，因为文人从本质上讲就是演员——也就是说他演“有专门知识的人”、演“行家”。——最后是女人：人们思考妇女的全部历史——难道能肯定说她们不是第一流的演员吗？听说有给女人催眠的医生，最后却爱上了她们——自己被她们催了眠！这事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是，她们“轻松了”，甚至在她们——屈服的时候……女子是如此具有艺术性……

362

我们关于欧洲男性化的信念。——人们将此归功于拿破仑（完全不是归功于法国革命，这场革命只对老百姓之间的“博爱”和美好的情感

^① 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同名作品中的主人公。

交流感兴趣)：历史上几个无与伦比的战乱不断的世纪一个紧随一个，简单说，我们进入了**战争的经典时代**，就是说，深奥的，同时也是(从手段、人才、纪律等方面的程度来衡量)最大规模的大众化战争的时代，我们将带着忌妒和崇敬回顾即将完成的整个一千年，就像回顾一件完美的事情一样——因为战争荣誉由此产生的民族运动只是针对拿破仑的反击，没有拿破仑就不会存在。于是，人们有一天将可以把这样的事记在他的账上：**男人在欧洲重新能够驾驭商人和市侩**；也许甚至驾驭受到基督教和18世纪的狂热精神溺爱，更有甚者，受到“现代思想”溺爱的“女性”。拿破仑，他在现代思想中，坦率地说，在文明中看到了某种像是一个作为私敌的女人一样的东西，他带着这种敌意证明自己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后继者之一——他重新带来了不少的古代天性，也许是决定性的，像花岗岩一般的东西。谁知道呢，这点古代的天性是否最终也不得不再次驾驭民族运动，使自己在肯定意义上成为拿破仑的继承人和后继者——正像人们所知道的，拿破仑要的是一个女性的欧洲，作为大地女主人的欧洲。

363

两性如何对爱怀有各自的偏见。——在我准备对一夫一妻制的偏见做出所有的让步时，我也决不容忍人们在男女之爱的问题上谈论同等权利：这是没有的事。关键是，男人和女人对爱的理解各不相同——两性之间**不是以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爱情”概念为先决条件的**，这取决于两性之间爱的条件。女性理解的爱是很清楚的：全身心的完完全全的以身相许(不仅仅是献身)，毫无顾忌，毫无保留，一想到有许多附带条件限制的、同条件相联系的献身就感到羞愧和惊恐。在这种无条件中，女性的爱就是一种**信念**——女性没有别的信念。——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他要从她那里得到的就是这种爱，因此对他个人来说，甚至最远离那种女性爱的前提；但是，假定也有对完全献身并不陌生的男人，那么，他们就不是男人了。一个像女人一样爱的男人，因此就变成了奴隶；但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爱的女人，却因此而变成了一个**更完美的女人**……女人的激情，在她们对自己权利的无条件放弃中，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另一

方不存在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做出放弃的意愿。因为如果两者出于爱都做出自我放弃的话。那么由此而产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空间吧？——女性要被当作、看作财产，要化为“财产”、“被占有者”的概念；因此她就要有一个占有者，一个不屈从、不献身者，一个相反更愿意变得富于“自我”的人——通过力量、幸运、信念的增长，并作为这样的人，由女性委身于他。女性献身，男子索取——我想，人们不会因为社会契约，也不会因为求得公正的最良好意愿而忘记这一自然对立——所以值得向往的是，人们不要老是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对立的冷酷、可怕、神秘、不道德等问题放在自己眼前。因为爱从整体的、大的、充分的方面来考虑是自然，作为全部永恒中的自然是某种“非道德的”东西。——因此在女性的爱中包含着忠诚，这是从它的定义中推导出来的；在男人那里，它可以很容易地作为他的爱的后果而产生，比方说，作为感激，或作为趣味爱好的特异性反应和所谓的心灵的亲睦，但是它不属于他的爱的本质，而且它在量上如此之少，以至于人们几乎有一定的道理来谈论男人那里爱与忠诚之间的一种自然对立。这种爱就是一种占有欲，不是做出放弃和献身；但是占有欲任何时候都是和占有一起告终的……事实上，正是男人的比较精细的、多疑的占有欲很少并很晚才向自己承认这种使他的爱得以维持下去的“占有”；就这方面来说，它甚至也还可能朝着献身的方向发展——他不轻易承认，一个女人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为他贡献了。

364

遁世修行者说。——同人打交道的艺术，从本质上讲，建立在技巧的基础之上（前提是要有长时间的训练）。试想一下，去吃一顿人们对其烹饪技术信不过的饭。假定人们饥肠辘辘地来到饭桌跟前，那么万事大吉（如摩非斯特非勒斯^①所说：“最糟糕的社交是让你去感觉”）；但是，当人们需要饥肠辘辘的时候却没有这种饥肠辘辘，那就惨了！啊，同胞们是多么难以消化！第一原则：像在不幸的时候一样，鼓起勇气，拼命

^① 德国民间传说及伟大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干，为此而赞赏自我，嚼碎憎恶，压下反感。第二原则：“改善”同胞，613
例如用赞扬，使他开始忘乎所以，让运气离他而去；或者抓住一点他的
优点或“有趣”特点小题大做，将其当作全部德行，并且把这位同胞用
层层德行包围起来。第三原则：自我催眠。将他的交流对象像一颗玻璃
纽扣一样固定下来，直到人们不再感觉到其中的快乐与不快，悄悄地入
睡，一动不动，进入镇静状态——一种用婚姻和友谊做成的家庭常备药
品，经大量实验证明为有效，被誉为必备品，但是在科学上尚未提出。
它的俗名为——忍耐。

365

遁世修行者又说。——我们也同“人”打交道，我们也简朴地穿上
衣服。穿着衣服（作为衣服），人们认识我们，尊敬我们，寻找我们，我
们因此进入了社会，也就是说，在乔装打扮的人中间，只是他们不愿意
这样称呼。我们也像所有聪明的假面人一样行事，并以有礼貌的方式给
任何一种同我们的“衣服”无关的好奇在门前放上一把椅子。但是还有
其他方式和绝招可以在人们中间，同人们“打交道”：例如作为幽灵——
如果不久要想摆脱他们，让他们怀着敬畏之情，用幽灵的方法倒是值得
推荐的。试试看：人们向我们扑来，却抓不住我们，这很吓人。要么是
在所有光线都熄灭的时候，要么是在我们死去之后，我们从一扇关着的
门里穿行而过。最后一种情况是杰出的死后人的绝招。（“你们还想什
么？”一个这样的人有一次不耐烦地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变成什么，
不知道我们在死后才达到了我们的生，才变得活生生的。啊！非常活生
生的！我们这些死后人！我们就没有兴趣忍受我们周围的这种陌生、这
种寒冷、这种坟墓的死寂，这整个地下的、隐蔽的、寂无声响的、无人
发现的孤独，这在我们这里叫作生，同样也可以叫作死。”）614

366

在一本学问高深的书面前。——我们不属于那些在书的中间才想到
对书反感的人——我们的习惯是，在野外思考、行走、跳跃、攀登、舞
蹈，最喜欢在孤零零的山巅，或者紧靠着大海，在那里甚至道路都陷入
沉思。我们关于书、人、音乐的最初几个价值问题是：“他能走吗？还

有，他能跳舞吗？”……我们难得读书，我们因此而没有读得更糟糕——哦，我们多么快就猜出来了，一个人是怎么想起他的念头来的，似乎是坐在墨水瓶子前，肚子压得扁扁的，在纸的上方，脑袋倾斜着。哦，我们多么快也读完了他的书！被压住的内脏暴露了出来，可以打赌，就像室内的空气、室内的墙角、室内的狭窄地方暴露出来一样。——那曾经是我“砰”地一声合上一本正派而学问高深的书时的感觉，心怀感激，非常地心怀感激，但是也很轻松……在一位学者的书里，几乎总是有某种咄咄逼人的东西，也有某种沮丧的东西：“专家”在任何地方都要表现出来，他的勤奋、他的认真、他的愤怒、他对他坐在其中胡编乱造的那个角落的过高评价、他的驼背——每个专家都有驼背。一本有学问的书总是也反映了一个被扭曲的灵魂：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要扭曲的。人们会在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拥有了他们的知识以后又见到他们。啊！尽管总是发生相反的事情。啊！他们竟然被知识所占有、所迷惑！他们已经在他们的角落里生了根，扭曲变形到了辨认不出的程度，没有自由，

615 失去了心理平衡，浑身瘦骨嶙峋，只有一个地方极圆——人们这样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心情难以平静，却又无言以对。每一件手工艺品，假定它有金制的底座，上面却有一个铅制的盖子，这盖子在灵魂上往下压啊压，一直压到它奇形怪状、扭曲变形了事。到这地步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可能通过任何教育的艺术来避免这种变形。尘世间任何一种**高强本事**都要为自己付出昂贵的代价，也许尘世间的一切都为自己付出太多。人是专业之人，付出的代价是，他也成了他专业的牺牲品。但是你们却想要另一种样子——“再便宜点”，尤其再舒服点——不是吗，我的同时代先生们？那好吧！但是你们马上也就得到了另外的东西，就是说，不是手工艺品和大师，而是文人，圆滑、“多面”的文人，他们倒是没有驼背——不算他们作为精神的运送者、教育界的“脚夫”做给你们看的那种驼背。那样一些文人，原本什么也不是，却几乎“代表”一切，扮演专家的角色，“代表”专家，还十分谦虚地把这样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按专家的地位取得报酬、受到尊敬、得到赞扬。——不，我博学的朋友！我还为了你们的驼背而赞美你们！为了你

们像我一样蔑视那些文人和教育界的寄生虫；为了你们不会和精神做交易，简单说，你们的见解不以金钱价值来表达；为了你们不代表你们所不是的任何东西；为了你们的唯一意愿是成为你们所从事的工艺的大师，你们敬畏每一种高强本事和干练，最义无反顾地拒绝一切表面的、不太纯粹的、过分装饰的、鉴赏性的、蛊惑性的、字面上与实质上的演员的东西——所有那些无法在你们面前证明其在培养教育和学前训练中的绝对诚实的东西！（甚至天才也无法避免这样的缺陷，所以他很懂得竭力加以掩盖：如果你有一天从近处看一看我们最有天才的画家和音乐家，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了——这样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懂得通过狡猾地虚构出方式方法、权宜之计，甚至原则来人为地在事后获得教育培养中的那种诚实，那种正派的假象，但是并不因此而自己欺骗自己，并不因此而让他们愧疚的良心长期保持沉默。你们难道不知道？所有伟大的现代艺术家都为愧疚的良心所苦……）

616

367

人们首先必须如何来区分艺术品。——经思考、作诗、作画、作曲甚至建筑、塑造而成的一切，要么属于独白艺术，要么属于证人面前的艺术。在后一种艺术里也包括表面上的独白艺术，其中有对上帝的信仰，即全部祈祷抒情诗，因为对一个虔诚的信徒来说，是没有孤独的——这是我们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才做出的发明。我不知道一个艺术家的全部视角会有比这更深刻的不同：他是用证人的眼睛来看他正在形成中的艺术品（看“自己”），还是“忘记了世界”，就像每种独白艺术的本质因素的情况那样——它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上，它是遗忘的音乐。

368

玩世不恭者说。——我对瓦格纳音乐的异议，是生理方面的异议，为什么要用美学的套话来给它乔装打扮呢？我的“事实”是，当这音乐一作用于我身上，我就不再轻松地呼吸了；我的脚在它面前变得不安分起来，造反了——它需要节拍、舞蹈、行进，它首先向音乐要求那种存在于快步走、漫步走、跳跃、舞蹈中的陶醉。——但是，不是还有我的胃也起来抗议了吗？还有我的心脏？我的血液循环？我的内脏？我在这

617

时候不知不觉地变得嘶哑了吧？我这样问自己：我的整个身体究竟想要从音乐得到什么呢？我相信是我身体的轻松，就好像一切动物机能通过轻盈、勇敢、放纵、自我肯定的韵律而加快了速度；好像铁制的、铅制的生命被优美柔和的金质和声镀了金一般。我的忧郁要躲在完美性这个隐蔽处和深渊里休憩，为此我需要音乐。戏剧与我有何相干！戏剧那种使“大众”感到满足的道德上的销魂的痉挛与我有何相干！演员的全部表情骗术与我有何相干！……人们可以猜到，我从本质上讲是反对剧场的——但是瓦格纳正好相反，他在本质上是剧场人和演员，是曾经有过的最有激情的戏子，而且是作为音乐家的戏子！……顺便说一下，如果瓦格纳的理论是：“戏剧是目的，音乐始终只是其手段”——那么他的实践却相反，自始至终，“姿态是目的，戏剧，还有音乐，都是其手段”。音乐被用来作为戏剧表情和演员感官性表现清晰化、强化、内在化的手段，而瓦格纳的戏剧只是实现许多戏剧姿态的一个机会！除了所有其他的本能外，他在一切事情中都有一个伟大演员的那种指挥本能，而且如上所说，也是作为音乐家具有那种本能。——我当时曾做了一些努力来

618 向一位正派的瓦格纳信徒说明这一点，而且我还有理由补充说：“请您对自己诚实一些，我们并不是在剧场里！在剧场里，人们只是作为群众才是诚实的，作为个人却说谎话，欺骗自己。人们让自己留在家里，当人们走进剧场时，便放弃了自己发言和选择的权利，放弃了自己的趣味，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勇敢，不像在自己家里的四壁之间那样，对上帝和人类表现出、使用出那种勇敢。没有人将他艺术的那种最细腻的感觉一并带入剧场，甚至为剧场工作的艺术家也没有做到：在那里，人们是大众、公众、乌合之众、女人、法利赛人、受骗上当的选民、民主主义者、邻人、同胞；在那里，最具个人特点的良知败在了‘最大多数’的平均主义魔法手下；在那里，愚蠢发挥着淫欲和传染病的作用；在那里，是‘邻人’的一统天下；在那里，人们变成了邻人……”（我忘记讲述我这位毫无偏见的瓦格纳信徒对我生理上的异议做出的反驳了：“那么您原本只是不够健康，不足以来听我们的音乐吧？”）

我们的相互并存。——我们这些艺术家，难道我们不应该向自己承

认，我们身上有着巨大的不同吗？以我们的趣味为一方和以我们的创造力为另一方的双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各自为政，并且继续各自为政，还各自有着自己的发展变化——我要说的是程度上、速度上完全不同的老化、年轻、成熟、脆弱、腐朽。从而，比如说，一个音乐家，能在一生中创作出一些同他自己那些爱挑剔的听众之耳、听众之心所珍视、所中意、所偏爱的东西相矛盾的作品——他甚至一次都不必要知道这种矛盾！正如一种近乎令人难堪的、重复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可以以他的趣味很容易地胜过他的力量的趣味，他的力量不会因此而瘫痪，并在发挥时受阻；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而这正是我要把艺术家的注意力引向前去的地方。一个持久的创造者，一个广义的人之“母”，一个这样的人：他除了他的精神的妊娠期和产褥期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听说过；他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没有时间进行比较；他也不再准备训练他的趣味，干脆将它忘记，也就是说，横竖不去管它。也许一个这样的人最终倒拿出了凭着他自己的判断早就不会再产生出来的作品，以至于他关于作品和他自己尽说傻话——说傻话，想傻念头。我似乎觉得，这在多产的艺术家里几乎是正常的情况——没有人比一个孩子的父母更不了解这个孩子了，而且这甚至也适合于，说得大一点，整个希腊的诗人世界和艺术家世界：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所做事情……

370

什么是浪漫主义？——至少在我的朋友们中间，也许有人记得，我开始时带着一些严重的谬误和过高估计，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希望者向这现代世界冲击。我理解——谁知道是根据哪些个人的经验——19世纪的哲学悲观主义，就好像它是更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无畏的勇敢的象征，常胜的生命之丰盈的象征，实际上它们属于18世纪，属于休谟、康德、孔狄亚克和感觉论者的时代，以至于我似乎觉得悲剧认识是我们文化的真正奢侈，是它的一种最昂贵、最狂放、最危险的挥霍，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它过于丰富，又是它的可允许的奢侈。同样，我对自己恰当地把德国音乐解释为德国灵魂的一种酒神强力的表现：我相信在其中听

到了地震的声音，随着这地震，一种自古以来积聚起来的原始力量最终释放出来——毫不顾及在别的情况下叫作文化的一切因此而震颤起来。人们看到，不仅对哲学悲观主义，而且也对德国音乐，我当时都没有看出构成其真正特性的东西——它们的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每一种艺术，每一种哲学，都可以被视作为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服务的医疗手段和辅助手段：它们总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先决条件。但是，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为生命的充裕而痛苦的痛苦者，他们想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想要一种悲剧人生观和对人生的洞察；然后是为生命的贫困而痛苦的痛苦者，他们通过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风平浪静的大海、自我拯救，或者沉醉、痉挛、麻痹、疯狂。同后者的双重需要相适应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并且仍然）与之相适应的，是叔本华，同样也是理查德·瓦格纳，我这里说的是最著名、最坚决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当时被我误解了——顺便提一下，正如有人十分公正地向我承认的那样，这对他们并无不利。最丰富地拥有生命之充裕者，酒神式的神与人，不仅能让自己看到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甚至为自己拥有可怕的行为和每一种破坏、瓦解、否定的奢侈而欢欣鼓舞。在他们那里，由于一种能把沙漠变成肥沃良田的生育力、致孕力的过剩，似乎恶的、荒唐的、丑陋的东西都是可以允许的。相反，最痛苦者、生命最贫困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通常都需要温和、宁静与善，可能的话，621 还需要一个上帝，一个完全的、真正的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此在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有镇静作用，给人以信任感——质言之，需要某个温暖的、防御恐惧的狭小地方，需要封闭在乐观的视野之内。于是，我就逐渐学会了理解酒神式悲观主义的对立面——伊壁鸠鲁，同样也学会了理解“基督徒”，他们事实上只是一种伊壁鸠鲁主义者，并且像伊壁鸠鲁主义者一样，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我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敏锐地看待那种最困难、最伤脑筋的反推法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由这种方法造成的——从作品反推到创作者，从行为反推到行为者，从理想反推到需要理想的人，从每一种思想方法和评价方法反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我现在要把这主要区分方法用到

一切审美价值上，我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都要问：“在这里成为有创造性的是饥饿还是过剩？”从一开始就好像还有另一种区分方法在自我推荐——它远为显而易见，就是说，着眼点在于：创作的原因是对呆板化、对永恒化、对**存在**的要求，还是对破坏、对变化、对新、对未来、对**生成**的要求。但是，更深入地来看，两种要求还是证明自己是**有歧义的**，而且正是要按照前面所说的、我认为有理由优先考虑的那种模式才解释得了。对**破坏**、变化、生成的要求可以是过于丰富的、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人们知道，我用于此的术语是“酒神”一词），但也可以是失败者、欠缺者、落魄者的仇恨，这些人破坏着，不得不破坏着，因为存在物，甚至一切的在，一切的存在，都在激怒他、刺激他。要理解这种情绪，我们可以就近看一看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求永恒化的意志同样需要一种双重解释。它一方面可以来自感激和爱——一种这样起源的艺术将永远是一种神化艺术，也许在鲁本斯^①那里是狂放，在哈菲兹^②那里是极乐与讥讽，在歌德那里是明朗与亲切，在一切事物之上普照着一种荷马式的光辉和荣耀。但是它也可以是苦难深重者、斗争者、受酷刑者的那种暴君式的意志，他们想把最具个人特征、最个别、最狭隘的东西，把他们的痛苦的真正特质，打上有约束力的法则和强制的印记，并且仿佛以此来向万物复仇——他们把他们的形象、他们的受酷刑的形象印在、挤压在、烫烙在万物上面。后者以最具表现力的形式出现时，就是**浪漫悲观主义**，无论是作为叔本华的唯一意志哲学，还是作为瓦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这是我们文化的命运中最后的**重大事件**。（可能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悲观主义，一种古典的悲观主义——这种预感和幻觉属于我，我无法摆脱，成了我的所有物和自身。只是我的耳朵听着“古典”这词很反感，它被用得**太陈旧**、**太磨去了棱角**、**太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种未来的悲观主义叫作——因为它来了！我看见它来了！——**酒神悲观主义**。）

622

①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② 哈菲兹（1320—1389）：波斯诗人。

371

我们这些不可理解的人。——我们抱怨过自己被误解、被错认、被混淆、被诽谤、被审讯、被置之不理吗？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哦，时间还长着呢！保守地说，到1901年吧——这也是我们的荣誉。如果我们希望是别的情况，那我们就不会对自己有足够的尊重。人们混淆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成长，我们不断变化，我们蜕掉老皮，随着每年春天的到来，我们还要蜕皮，我们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属于未来，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壮，我们把我们的根越来越强有力地往深里——往恶里——长，同时我们越来越深情、越来越广泛地拥抱天空，越来越渴望地用我们的全部枝叶将它的光线吸入我们体内。我们像树一样生长——这就像所有的生命一样，是很难理解的！——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到处，不是朝一个方向，而是既朝上、朝外，又朝里、朝下——我们的力量同时朝树干、树枝、根部涌动，我们已经完全不再能够随便地个别去做任何事情，不再是任何个别的东西……正如已说过的那样，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往高里长，而假定这甚至就是我们的厄运——因为我们离闪电越来越近！——那好吧，我们并不因此而更少尊重它，它仍然是我们不要分享、不要与之有交流的东西，这高处的厄运，我们的厄运……

372

为什么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从前哲学家害怕感觉，我们——也许过分地荒疏了这种害怕？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感觉论者，我们这些哲学中的现在者和未来者，不是根据理论，而是根据实践、方法……以前的哲学家与此相反，不打算被感觉吸引着，走出他们的世界，那个冷漠的“观念”王国，到较南面的一个危险的岛上去——他们害怕，他们的哲学家道德在那里会像雪在阳光下一样被融化掉。“耳朵里塞蜡”在当时几乎是哲学思考的条件。一位纯粹的哲学家不再听到生命的声音，倘若生命是音乐的话，那么他拒绝听到生命的音乐——这是一种古老的哲学迷信，认为所有的音乐都是塞壬^①的音乐。——今天我们愿意做出恰恰相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

反的判断（这本身可能同样是错的）：就是说，观念是比除了其全部冷冰冰的贫血外表以外就什么也不是的感觉更坏的女妖精——她总是靠哲学家的“血”为生，她总是使他的感觉疲惫不堪，甚至，如果你们相信我们的话，也使他的“心”疲惫不堪。这些老哲学家是没有心的：哲学思考永远是一种吸血鬼的方式。你们在这样一些人物形象那里，比如在斯宾诺莎的形象那里，难道没有感觉到某种十分神秘可怕的东西吗？你们没有看到在这里演出的那场戏，那场固定不变的苍白化——那种越来越被做出理想化解释的道德败坏吗？你们没有预感到在隐蔽处有一个长期隐藏着的女吸血鬼，她先吃感觉，最后只剩下、只留下骨头和嘎巴嘎巴的声音吗？——我是说范畴、公式、言语（因为，如果人们原谅我的话，那么我要说，从斯宾诺莎那里剩下的东西，神的智慧之爱，就不过是一堆嘎巴嘎巴的东西！如果一滴血也没有，爱是什么东西，神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全部哲学理想主义至今都是像疾病一样的东西，就像在柏拉图的情况中那样，它不是一种过了头的、危险的健康的谨小慎微，不是对过于强有力的感觉的恐惧，也不是一个聪明的苏格拉底主义者的聪明。——也许我们这些现代人只是还不够健康，不足以需要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而我们不怕感觉，因为——

373

作为偏见的“科学”。——从等级顺序的法则推出的结论是：学者倘若属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就根本看不见真正伟大的问题和问号；他们的勇气和眼力都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尤其是使他们成为研究者的他们那种需要，他们想要有如此这般需要的计划和愿望，他们的恐惧和希望，都太快地平息下来，太快地得到满足了。例如，令学究式的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以他的方式热衷的东西，是画一条希望线，一条关于理想的地平线，胡说那种“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最终和解，这使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感到恶心——一个以这样的斯宾塞式的前景作为最终前景的人类，在我们看来，只配遭受蔑视，只配遭受毁灭！但是，他肯定作为最高希望感觉到的东西，在其他人的那里只被当作，也只能被当作一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的东西，是一个问号，这是斯宾塞不会预见到的……

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者感到满意的那种信念也是同样情况。这种信念相信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在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念中有其等同物和尺度。这种信念相信一个“真理的世界”，人们凭着我们人类小小的四方形理性似乎就能一劳永逸地把握这个世界了——怎么？我们真的因此要把此在贬低为一种做计算的苦工的练习和数学家的闭门造车吗？人们尤其不应该想要除去此在的**多义性**：我的先生们，**好的趣味**要求的就是这个，那种对超越你们视野的一切敬若神明的趣味！有一种想法认为，只有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是合理的，按照这种解释，你们的存在是合理的，可以根据你们对“科学地”一词的理解（——你们原本的意思是“机械地”吧？）科学地进行研究和继续工作，一种这样的解释只允许数字、计算、权衡、观察、掌握，不允许再有别的东西。这种想法是一种愚蠢和幼稚，假如它不是精神病、不是白痴病的话。情况很可能会和这种想法背道而驰吧？正是此在最表面、最外部的东西——它的最外表上的东西，它的表皮和感性化的东西——首先被人把握，甚至也许只有这些东西才被人把握。一种你们所理解的关于世界的“科学”解释，因此而可能永远是所有关于世界的可能解释中**最愚蠢**，也就是说，最缺乏意义的一种：这是针对机械论先生们的耳朵和良心说的，他们如今喜欢奔走于哲学家中间，完全错误地认为，机械学是关于最初和最终法则的学说，一切此在都必然建立在这些法则之上，将它们作为基础。但是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会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假如人们按这种方法来评价一种音乐的价值，看看它有多少东西可以数一数、算一算，可以归纳成公式——这样一种对音乐的“科学”评价会是多么荒唐！人们会从中领悟、理解、认识些什么呢！它真正认为是“音乐”的东西，其实什么也不是，彻头彻尾地什么也不是！……

374

我们的新“无穷”。——此在的远景性可以达到多远的程度，或者是否它还有任何一种别的特性，是否没有解释、没有“意义”的此在就成了“无稽之谈”，是否从另一方面讲一切此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正在做出解释的此在——这些，合理地说，即使经过理智最勤勉、最认真仔细的分

析与反省，也不可能搞清楚，因为人的理智在做这些分析时只能看到自己在前景形式下的情况，而且只能以这种形式来看自己。我们不可能拐出我们的角落去看——想要知道可能会有什么适合于别种智慧和前景的东西，例如，想要知道是否有某一种本质，时间可以回过头来或前后交替地加以感觉（因而会有处于另一种方向上的生命，另一种概念的因果），这只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好奇。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至少远离那种可笑的放肆，站在我们的角落里发号施令，说人们只可以从这个角落出发拥有前景。我们宁可说，世界再一次变成“无穷”——倘若我们无法拒绝这样的可能性，即世界本身包含着无穷的**解释**。我们再一次感到毛骨悚然——但是谁会有兴趣，马上又按老方法对这个陌生世界的庞然大物加以神化，而且在今后将这陌生物作为“陌生者”来朝拜呢？啊，有太多的解释上的**非神化**可能性被包含到了这种陌生物内，太多的解释上的残酷、愚蠢、笨拙——甚至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

627

375

为什么我们这些伊壁鸠鲁主义者放光彩。——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对以前的信念很小心谨慎，我们心中的不信任是针对着魔和良心上的偷梁换柱的，每一种坚定的信念，每一种绝对的是非观，都有这种情况：这怎么解释呢？也许，人们在其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被烧伤过的孩子”的谨慎、失望的理想主义者的谨慎，但是另一方面又在更大程度上看到一个从前站在街角的游手好闲者的狂喜的好奇心，他的街角把他带入了绝望中，现在他不站在街角了，在无限中，在“空旷自体”中，尽情享受，寻欢作乐。于是，培养出一种近乎伊壁鸠鲁式的认识癖，这种癖好不想让关于事物的疑问和事物的性质轻易跑掉；同时也有一种对不寻常的道德言辞和道德表情的反感，这是一种趣味，它拒绝所有愚蠢、丑陋的对手，并骄傲地意识到自己保留着的风格。因为这构成了我们的骄傲，当我们怀着对明确性的渴望向前冲锋的时候，这样轻轻地把缰绳一拽，骑士在最疯狂的奔驰时做出的这种自制——因为我们身下始终有疯狂的烈马，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至少有着使我们犹豫的危险……

628

376

我们的缓慢时代。——所有艺术家和生产“作品”的母亲一类的人都这样的感觉：他们始终相信，在他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由一部作品隔开——目标都已达到，他们总是会耐心地接受死亡，带着这样的感觉：“我们已经成熟，可以往这条路上去了。”这不是疲惫的表现——宁可说是某种秋日的灿烂与柔和的表现，这每次都是作品本身，作品的成熟过程，留给其作者的。于是生命的速度减慢，变成黏稠的，像蜜一样流动——直到变成长长的延长符号，直到变成对这种长长的延长符号的信念……

377

我们这些无家可归者。——在今天的欧洲人中间，不乏这样的人：他们有一种权利，在一种抬举与尊敬的意义上自称为无家可归者——我正是特别强调地请他们注意我的秘密智慧和快乐的科学！因为他们的命运很艰难，他们的希望没有把握，为他们创造出一种安慰，算是一种本领——但是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这些未来的孩子，我们多么想在这个今天能待在家里！我们厌恶所有的理想，靠着理想，一个人甚至在这个
629 易碎的、破碎的过渡时期中也可以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但是就其“现实”而言，我们不相信它能持久。今天还有承受力的冰已经变得很薄，春风吹拂，甚至我们，我们这些无家可归者，就是某种敲开冰和其他太薄的“现实”的人……我们不“保存”任何东西，我们也不要回到过去，我们完全是不“自由”的，我们不是为“进步”而工作，我们不必为了抵御市场上的未来塞壬才堵住我们的耳朵——她们所唱的歌：“平等权利”，“自由社会”，“不再有老爷和仆人”，并不吸引我们！——我们完全不把这看作值得希望的：在地球上建立起公正与和睦的王国（因为它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是最深刻的调解方式和中国方式的王国）。我们喜欢所有像我们一样爱好危险、战争、冒险，不容许容忍、不容许被俘获、不容许和解、不容许被阉割的人，我们把自己算在征服者之列，我们思考着新秩序以及一种新的奴隶制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的每一次强化和提高都伴随着一种新的奴化，不对吗？尽管所有这一切，我们却不得不在一

个这样的时代里，即一个喜欢拥有被称为太阳底下曾有过的最有人性、最温和、最合法的时代的声誉的时代，感到很不自在吗？够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说这些美丽辞藻的时候，内心里却有着格外丑陋的念头！我们在其中只看到非常虚弱、疲惫、衰老及减弱中的力量的表现——及其化装！病人用那种闪闪发光的東西掩饰起他的虚弱，对我们何等重要！也许他有意将它作为美德显露出来——不容置疑的是，虚弱显得温和，啊！如此温和，如此合法，如此无害，如此“有人性”！——人们想要说服我们相信的“同情的宗教”——哦！我们认识的歇斯底里的男女太多了，他们今天正好需要这种宗教来遮掩和装饰！我们不是博爱主义者，我们绝不敢允许自己奢谈我们的“人类之爱”——像我们这样的人，演员还不够吗！或者圣西门主义者^①还不够吗！法国人还不够吗！为了老老实实在地带着性欲冲动甚至只是接近人性，人们就不得不受到一种高卢式的性爱敏感过度和热恋急躁过度的拖累……接近人性！难道在所有老女人当中还有更丑陋的老女人吗？（——这大概就是“真理”：给哲学家的一个问题。）不，我们不爱人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早就不够“德国式”了，就像“德国式”这个词今天通行的那种情况，不足以支持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不足以喜欢民族的心病和血液中毒，由于这些病的缘故，欧洲的民族和民族之间被分隔开、隔离开了。我们对此太不拘谨、太刻毒、太挑剔，也太见多识广、太“经风雨，见世面”了，我们远远更加喜欢的是：住在山上，袖手旁观，“不合时代精神”，在过去或者未来的世纪里，只是以此来避免那种沉默的怒火。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种政治的见证人，注定要发怒的，这种政治糟蹋了德意志精神，使它变得虚荣，而且这也是一种小人政治——为了使自己的杰作不至于马上破碎，不是需要将它置于两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之间吗？不是必须使欧洲的割据状态永久化吗？我们这些无家可归者，作为“现代人”，按照种族和起源来说，我们是太多多种多样、太混杂了，因此很少尝试着参加那种骗人的种族自赏和淫乱——这在今天的德国是有意作为德意志信念的标志

630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克洛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的门徒。

631 表现出来的，可是在“历史意义上的”民族那里使人感到加倍的谬误和不正派。我们是，一句话——这应该是我们用名义担保的话！——好欧洲人，欧洲的继承人，几千年欧洲精神的富有的、有充裕积累的，但是也负有大量义务的继承人。作为这样的继承人，我们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基督教并对其厌恶的地步，正因为我们是从基督教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基督教徒有着基督教的义无反顾的正直，他们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财富与鲜血、地位与祖国。我们——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底为什么？为我们的怀疑？为每一种怀疑？不，这一点你们更了解，我的朋友！你们身上隐藏的“是”，比你们以及你们的时代所感到病痛的所有“否”和“也许”更强大。如果你们必须去海上的话，你们这些流亡者，那你们就也要强制自己去——一种信仰！

378

“重新变得明亮”。——我们这些精神上的慷慨者与富有者，我们像张着口的井一样立在马路边上，无意于阻止任何人从我们这里汲水。可惜我们不懂得在我们想要自卫的地方进行自卫，我们无法阻止人们使我们黯淡，使我们昏昏然——无法阻止我们生活的时代将它的“最俗之物”，阻止该时代的肮脏鸟儿将它们的垃圾，阻止该时代的男孩们将他们不值钱的玩意儿，阻止精疲力竭、靠着我们休息的漫游者将他们大大小小的不幸统统扔到我们里面来。可是我们将做我们一直做的事情：我们将人们扔进来的东西接纳到我们的深处。因为我们很深，我们不会遗忘——我们重新变得明亮……

379

632 傻子插入语。——本书作者不是恨世者：憎恨人类在今天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为了像人们从前憎恨人类那样来憎恨，泰门^①式地、全部地、不打折扣地、全心全意地、出于对憎恨的全部热爱地憎恨，我们必须放弃蔑视；而有多少高雅的欢乐，多少耐心，甚至多少和蔼可亲，我们恰恰要归功于我们的蔑视！而且，我们因此而成为“上帝的选民”：高雅的

① 传说中的雅典恨世者，莎士比亚写过关于他的剧本《雅典的泰门》。

蔑视是我们的趣味和特权，我们的艺术，也许还有我们的美德，我们这些现代人中间的最现代者！……另一方面，憎恨给人以同等地位，使人面对面，在憎恨中有荣耀，最后，在憎恨中有**畏惧**，一大片的畏惧。可是，我们这些无畏者，我们这些当今时代更有思想的人，我们十分了解我们的优点，足以恰恰作为更有思想的人而无畏于这个时代地生活。人们根本不会砍我们的头，关押、放逐我们；人们甚至不会禁我们的书、烧我们的书。时代爱有思想的人，时代爱我们、需要我们，即使我们不得不表明，我们是蔑视一切的艺术家的，每次和人类打交道都使我们有点战战兢兢。我们尽管有所有的温情、耐心、博爱、礼貌，却不能说服我们的鼻子远离使其讨厌人类接近的偏见。我们热爱自然，尽管它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性；我们也热爱艺术，**如果它是艺术家对人类的逃避，或者艺术家对人类的讽刺，或者艺术家对自己的讽刺……**

380

“漫游者”说。——为了从远处看一眼我们欧洲的道德，为了用以前的或者未来的其他道德对它加以衡量，我们就得像一个想要知道一个城市里的塔楼有多高的漫游者那样行事：为此他离开了这个城市。“关于道德偏见的想法”——如果它们不是关于偏见的偏见——假设了一个道德之外的立场，某一种善恶之彼岸，为了抵达这样的彼岸，人们得攀、登、飞行。在当下例子中，这也是**我们的善恶之彼岸**，一种独立于整个“欧洲”的自由，这个“欧洲”我指的是主导性价值判断的总和，它已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血肉。人们偏偏**想要往彼岸去、想要往上攀登**，这也许是小小的疯狂，一种独特的、非理性的“你必须”——因为我们这些认知者也有我们“非自由意志”的气质。问题是，人们是否真的能攀登上去。这也许取决于多重条件，主要是我们到底有多轻或者我们到底有多重的问题，亦即我们的“比重”的问题。我们必须很轻，从而驱使我们的认知意志前往这样一种远处，好像超越了我们的时间；从而创造纵览千年的眼睛，以及这些眼睛中的清澈天空！我们必然已经把自己从许多恰恰压迫、阻碍、遏制我们今日之欧洲人并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了。想要看一眼其时代最高价值标准的这样一种彼岸之人必然首先在

自己心中“超越”这个时代——这是对他的力量的测试。随后测试的不仅是他的时代，而且是他至今对这个时代的厌恶和对立、他为这个时代所受的痛苦、他的不合时宜、他的浪漫主义……

381

634 关于一目了然性问题。——我们写作时，我们不仅要被人理解，而且同样确切的是，我们也不要被人理解。当某一个人认为一本书难以理解时，这完全不是对这本书的异议：也许这就是该书作者的意图之一，他不要被“任何一个人”理解。任何有更加高贵思想趣味的人在要倾诉衷肠时，也挑选自己的听众。在挑选时，他同时也对“其他人”设置其限制。一种风格的全部比较精细的法则都在那里有其源泉：它们同时都不靠近，它们创造距离，它们禁止“入内”，如上所说，禁止理解——而它们对那些其耳朵同我们相似的人则洗耳恭听。让我在我们中间私下里说一说这一点，而且用我自己的例子。我既不让我自己因无知，也不让我自己因我秉性的活泼而对理解你们，我的朋友们，形成任何障碍——不因活泼，尽管它迫使我为了一般性地处理事情而迅速处理一件事情。因为我探讨深刻的问题，就像洗冷水澡——快进快出。说我因此而到不了深水中，说我没有往下到达足够的深度，这是怕水者，那些冷水之敌的迷信，他们无经验可谈。哦！寒气逼人让人快速行动！——顺便问一句：一件事情真的由于它仅仅在转瞬即逝中被触及、被看到、被注视，就不会被理解、被认知吗？人们首先必须绝对牢靠地坐在上面吗？坐在上面就好像孵鸡蛋一样？*Diu noctuque incubando*^①，如牛顿说他自己那样？至少有一些真理特别怯懦、特别敏感，我们都是突然一下子获得这些真理的——我们必须突然逮住它们，要不就不去管它们……最终我的简明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在我忙于回答的这样一些问题的范围内，我必须简明地讲许多事情，从而使其更简明地被人听到。因为作为非道德主义者，人们不得不避免损害别人的清白，我指的是分属两种性别的笨伯和老处女，他们除了清白以外，在生活中一无所有；而且，我的写作

① 拉丁文：日夜孵化，日夜酝酿。

应该激发、提升他们，鼓励他们树立美德。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看到兴奋的老笨伯和被甜美的美德感激发起来的老处女更有趣的景象；而“这个我已见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关于简明，就说这么多，更糟糕的是我的无知，我甚至在自己面前都掩饰不了这种无知。有好些小时我都在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当然同样也有好些小时我为这种羞愧感到羞愧。也许我们哲学家今天全都处于一种有关知识的糟糕地位上：知识在增长，我们中间最有学问的人正在发现，他们知道得太少。可是还要糟糕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当我们知道得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而且首先是，不要把我们自己搞错了。我们是不同于学者之人，尽管不可绕开的是，我们此外也是有学问的。我们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成长，不同的消化；我们需要更多，我们也需要更少。一个才子需要多少营养，没有专门的公式；可是如果他的趣味在于独立，在于快去快来，在于漫游，在于也许只有最快捷者才能做到的冒险，那么他宁愿吃得少而活得自由，而不是吃得饱而活得不自由。一个优秀舞蹈家要求于他的食品的，不是脂肪，而是最大可能的弹性和力量。而我不知道，哲学思想家除了当一名优秀舞蹈家以外，还想当什么，因为舞蹈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艺术，最后也是他唯一的虔诚，他的“礼拜仪式”……

382

大健康。——我们这些新人、无名者、不明事理者，我们这些尚未经证实之未来的早产儿——为了实现一个新目标，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手段，即一种新的健康，一种比所有至今的健康都更强壮、更精明、更坚韧、更大胆、更快乐的健康。其灵魂渴望体验整个以前的价值领域、以前的渴望规模，并绕过这理想的“手段之海”所有海岸的人，想要从具有最私密体验的冒险中知道理想的征服者、发现者有怎样的心情，同样，一位艺术家、一位圣徒、一位立法者、一位智者、一位学者、一位虔诚之人、一位预言家、一位老式的神圣孤独者有怎样的心情的人：他尤其需要一件事，即大健康——人们不仅拥有，而且不断获得、不得不获得的一种健康，因为人们一再放弃它，不得不放弃！……而现在，在

长期以这种方式行进在中途之后，我们这些有理想的阿尔戈英雄^①，也许有勇无谋，经常遭遇船只失事和受损，可是如上所说，我们却比应有的情况更健康，这是危险中的健康，再而三的健康。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作为一种回报，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块尚未被发现的陆地，它的疆域没有人预见过，在所有以前的陆地和理想之角的彼岸，一个有着如此过于丰富的美丽事物、陌生事物、可疑事物、可怕事物、神圣事物的世界，以至于我们的好奇心和占有它的渴望都同样失去了控制——啊，以至于现在什么也满足不了我们！在这样的前景之后，又有良心上、知识上这样一种强烈的饥渴，我们怎么还能满足于当下之人呢？太糟糕了！可是我们以一种很难保持的认真态度来观看，而且也许甚至不再观看，他最有价值的目标和希望，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另一种理想跑到我们面前，一种奇特的、尝试的、充满危险的理想，我们不想说服任何人追求这种理想，因为我们从不如此轻易地给予任何人抱有这种理想的权利：一个思想者的理想。这个思想者天真地，也就是说，非故意地以漫溢的丰富和强大玩弄至今被称为圣徒、善良、不可接触、神祇的一切，对这个思想者来说，人民公平合理地借以作为其价值标准的最高事物已经意味着危险、衰败、侮辱，或者至少，休养生息、视而不见、暂时的自我忘怀。人的、超人的福祉与亲善，这种理想往往会显得非人道，例如，当它在至今为止的整个人世间严肃认真的旁边，在各种各样表情、措辞、声音、目光、道德、任务中的庄严肃穆的旁边，装得就好像是其最真实的无心的滑稽模仿——尽管如此，也许只有有了这种理想，伟大的严肃认真才会出现，真正的问号才会被打上；灵魂的命运改变，指针移动，悲剧开始……

383

跋。——可是当我最终慢慢地、慢慢地画上这个忧郁的问号时，当我仍然意欲提醒我的读者想着正确阅读的美德时——哦，何等被遗忘的、不为人所知的美德啊！我似乎听到在我周围响起最恶毒、最活泼、最淘

^① 希腊神话中乘阿尔戈号快船随伊阿宋去海外觅取金羊毛的英雄们。

气的笑声：我书中的精灵本身都来袭击我，拽住我的耳朵，让我遵守规矩。“我们再也撑不住了——他们冲我喊：滚开，滚开，这种乌鸦一样黑的音乐。我们周围不是明媚的上午吗？柔软的地面，绿色的草地，这不是舞蹈的王国吗？难道还有寻欢作乐的更好时光吗？谁来为我们唱一首歌，一首晨歌，如此阳光、如此轻松、如此向上，以至于吓不跑蟋蟀——反而邀蟋蟀同歌共舞？宁愿再来一支淳朴的乡下风笛，而不要这样一些神秘的声音，这样一些晦气话、坟墓里的声音、土拨鼠的尖叫，您至今就是用这些声音在您的荒野里款待我们的，我的隐士先生和未来的音乐家^①先生！不！不要这样的声音！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②”——这使你高兴吗，我的不耐烦的朋友？行了！谁会不顺从你们的意思？我的风笛已经在等候，我的嗓子也在等候——它的声音也许有点粗糙，请多多包涵！为此我们才来到山里。可是至少你们将听到的是新的声音；如果你们听不懂，如果你们误解了歌手，那有什么关系！这便是《歌手的诅咒》^③。你们可以格外清晰地听到他的音乐和旋律，按照他的笛声也格外好地——跳舞。你们想要那样吗？……

① 指瓦格纳，因为瓦格纳把自己的音乐称为“未来的音乐”。

② 这句话引自席勒的《欢乐颂》。

③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一首诗的标题。

附录：放逐者王子之歌

639

致歌德

永恒与不朽之物
只是你的比喻！
上帝的尴尬
是诗人的骗术……

转动的世界之轮，
掠过一个个目标：
愠者称之为苦难，
愚者称之为游戏……

霸道的世界游戏，
混合存在与外观——
永恒不变的愚蠢
将我们置于其中！……

诗人的天职

最近在幽暗的树下
我坐着休憩养神，

我听到嘀嗒，轻轻的嘀嗒，
 优美地，有如在打节拍。
 我变得生气，做出怪脸——
 然而我最终让步，
 竟然像一位诗人，
 自己也一起说着嘀嗒。

在我的诗句酝酿中，
 音节一个个蹦出来，
 我不由得突然大笑，
 笑了整整一刻钟。
 你，一位诗人？你，一位诗人？
 你的脑瓜子如此糟糕？
 ——“是的，先生，您是一位诗人”，
 啄木鸟耸耸肩说。

640

我在此树丛中等谁？
 盗贼我在守候何物？
 一句格言？一个图像？
 我的韵律骤雨般降临。
 昙花一现的事物，
 诗人化其为诗句。
 ——“是的，先生，您是一位诗人”，
 啄木鸟耸耸肩说。

依我看韵律像箭矢？
 当其刺穿蜥蜴身上
 最高贵的部分之时，
 它如何扭动、颤抖、蹦跶！

啊，你们这些可怜的小东西
就此死去，或者烂醉如泥！
——“是的，先生，您是一位诗人”，
啄木鸟耸耸肩说。

满是匆忙痕迹的格言，
走了样子又醉话连篇！
直至你们大家一行行，
悬挂在嘀嗒的链条上。
有一伙残酷的匪帮，
这让他们高兴？诗人很坏？
——“是的，先生，您是一位诗人”，
啄木鸟耸耸肩说。

641

鸟儿，你挖苦？你要寻开心？
我的脑瓜子已经很糟糕，
我的心情更糟糕吗？
害怕吧，害怕我怒气冲天！——
可是诗人——他甚至在愠怒中
仍然尽量地编织韵律。
——“是的，先生，您是一位诗人”，
啄木鸟耸耸肩说。

在南方

我悬挂在弯曲的枝丫上，
荡来荡去排解我的疲劳。
一只鸟儿邀我来此做客，
一只鸟巢，我休憩其中。
可我在哪里？走开！走开！

白色的大海躺卧着沉睡，
一张紫色大帆立于海上。
岩石、无花果树、塔楼、港口，
周围是牧歌，绵羊的叫唤，
南方的无辜，吸收我吧！

只有一步又一步——这不是生活，
始终前后腿交替，德国方式很沉重。
我吩咐风将我提升上去，
我和鸟儿一起学习盘旋，
我飞越大海往南方而去。

理性！伤脑筋的事情！
它太快地把我们带到
目的地！飞行中我知道
是什么模仿了我——我感到
新生活、新游戏之勇气和力量……

孤独地思考，我称之为智慧，
而孤独地歌唱——却是愚蠢！
那就听一支受你们赞美的歌，
在我周围静静地坐成一个圈，
你们这些顽劣的小鸟，来吧！

642

如此年轻、虚伪、烦恼，
你们似乎完全是为了爱
和任何美好消遣而制成？
在北方——我犹豫地承认——
曾爱过一丑女，老得惊人：

这老太太名叫“真理”……

虔诚的贝帕^①

只要我身仍俏丽，
虔诚便有所值。
人知上帝爱女人，
且爱恋俏丽之女。
他肯定愿意原谅
可怜的小修道士，
像有些修道士般
喜欢和我在一起。

不要老耄的教父！
不，要年轻又红润，
尽管常隐约内疚，
仍充满嫉妒困顿。
我不爱老迈之人，
他不爱年老之辈：
上帝安排这一切，
多么神奇又智慧！

教会很懂得生活，
它检验心与外表。
它总是要原谅我——
是啊，谁不原谅我！
我撅嘴悄声说话，
屈膝行礼，走出去，

643

^① 这首诗和《墨西哥的田园诗》中《小女巫》一诗几乎一模一样，仅有极个别的文字改动。

犯下新的小罪过，
以抹去老的罪愆。

愿爱恋俏丽女子
并原谅自己患有
如此心病的上帝，
在人间受到赞美。
只要我身仍俏丽，
虔诚便有所值：
若为蹒跚之老妪，
只有魔鬼会娶我！

神秘的小舟^①

昨夜万物入睡时，
几乎无风犹豫地
叹息着刮过小巷，
枕头不让我安宁，
还有罂粟和一切
安眠剂——问心无愧。

最终我放弃睡眠的
打算，奔向海滩。
明月下夜色温柔——
温暖海滩人与舟，
牧人与羊皆瞌睡——
瞌睡中小舟离岸。

① 这首诗和《墨西拿的田园诗》中的《夜间的秘密》一模一样。

一小时复一小时，
或者是一年？——我的
意识和思想突然
降为永恒的单一，
一个无限的深渊
张开大口：既往矣！

——晨临：黑色深渊上
立一舟，休憩，休憩——
喝问发生了什么？
立刻有上百喝问：
发生了什么？有血？——
无事发生！我们睡，
大家睡——啊，多么好！

爱的声明^①

（可声明时，诗人掉进沟里——）

哦，奇迹！它仍在飞行？
它登高，翅膀却在休息？
什么携它前往高处？
何为其目标、途径、意志？

有如星星、永世一般，
它生活在生命避开的高处，
甚至同情嫉妒——
看见它翱翔者亦高飞！

^① 这首诗和《墨西拿的田园诗》中的《信天翁鸟》一诗相比，少了《信天翁鸟》的第二诗节，其他几乎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仅改动了个别标点符号。

哦，信天翁！它以永恒
欲望驱使我前往高处。
我想起你：泪流满面——
是的，我爱你啊，信天翁！

一个忒奥克里特的^①牧羊人之歌

645

我内脏疼痛躺着——
遭受臭虫的咬啮。
那边有光和噪声！
我听见她们跳舞……

她本欲在此时刻
悄悄溜到我跟前。
我如狗一般等待——
无任何迹象出现。

路口，如她所承诺？
她如何会说谎言？
——或她追随每个人，
像我的山羊一样？

她的丝裙何处来？——
啊，岂非我的骄傲？
仍还有一些公羊
居住在这个树林？

——热恋的等待让人

① 在这里，“忒奥克里特的”意思是“田园的”。这首诗和《墨西拿的田园诗》中的《牧羊人之歌》一诗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仅改动了个别标点符号。

多么混乱与恶毒！
闷热之夜花园里
长出有毒的蘑菇。

爱犹如七恶一般，
耗尽我人生一切——
我几乎不想进食。
再见，亲爱的洋葱！

月亮已沉入大海，
所有星星皆疲倦，
灰蒙蒙晨曦显现——
我愿意就此死去。

646

“这些犹豫之灵魂”

这些犹豫之灵魂
使我倍感到伤悲。
其荣誉皆为折磨，
其赞美皆为烦扰。

我不拽着其绳索
去经历时间岁月，
为此其目光中那
无望嫉妒问候我。

愿他们拼命诅咒
再加嘲笑挖苦我！
眼睛无望的寻觅
在此地找错了门。

绝望中的愚人

啊！以愚人之心、愚人之手
我在桌上墙上写下了
让桌与墙为我做装饰的东西？……

可你们说：“愚人之手涂鸦——
我们应该清洗桌与墙，
直至最后一点痕迹全消失！”

我被允许助一臂之力，
作为批评者，作为送水人，
我学习使用海绵和扫帚。

可是，当工作结束时，让我
看到你们这些超凡的智者，
用智慧给桌、墙抹上污秽。

*Rimus remedy*①，或者：病诗人如何自慰

时间，你这垂涎的巫婆，
一小时复一小时地
从你嘴里慢慢滴下涎水。
我的厌恶徒劳地呼喊：
“诅咒，诅咒永恒
这无底深渊！”

647

世界——由矿物构成：
一头火热的金牛——它听不到叫喊。

① 拉丁文：作为治疗手段的韵律。

用飞舞的匕首，痛苦
在我肢体上写下：
“世界没心没肺，
为此而怨恨它甚是愚蠢！”

倾倒吧，所有的罂粟毒剂，
倾倒吧，所有的高烧！灌毒进我大脑！
你太长久地测试我的手和额头。
你会问什么？什么？“为何种——酬劳？”
——哈！该死的娼妓
以及她的嘲讽！

不！回来吧！
外面很冷，我听到在下雨——
我应该更温和地对待你吗？
——收下吧！这是金子：多么金光灿灿！——
该叫你“幸福”？
该为你祝福，高烧？

大门一下洞开！
雨水飞溅到我的床上！
风吹灭了灯火——一大堆不幸！
——现在没有上百韵律的人，
我打赌，打赌，
他死定了！

“我的幸福!”

648

我又见到圣马可^①的鸽子：广场上
 午前万籁俱寂，沉浸在休憩中。
 在微微清凉中我悠闲地
 把歌如同鸽群般送上蓝天——
 又吸引它们回来，
 再把一支歌悬挂到羽毛上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

你这宁静的天篷，丝一般
 透着蓝光，你如何盘旋空中，
 因我所爱、怕、嫉妒的彩色
 构造而遮蔽……我真想把它的灵魂
 一饮而尽！我会归还它吗？——
 不，莫谈此事，你这悦目而神奇的景色！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

你这严肃的塔楼，以何等的狮之渴望！
 你成功地登高至此，毫不费力！
 你深沉的声音响彻广场——
 在法语中，你会是它的 *accent aigu*^②？
 我像你一样滞留下来，
 我知道，是由于你怎样的丝般柔和的强留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

音乐走开吧，走开！先让阴影暗淡，
 变成褐色的温柔夜晚！

① 意大利威尼斯城的著名广场。

② 法文：闭口音符。

白天发出声响还太早，
黄金装饰还没有在玫瑰丽景中闪烁，
白日还留有许多空间，
可以作诗、爬行、孤独地窃窃私语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

走向新的大海

649

我要——去那里，从此以后
我信任我自己和我的把握。
大海敞开胸怀，我的
热那亚之船在海上漫游。

一切都向我发出崭新之光，
中午在时空上休憩——
只有你的眼睛——非同寻常地
注视着我，无限！

西尔斯-玛利亚^①

我坐在这里，等待，等待——可等的是虚无，
在善恶的彼岸，一会儿享有光，
一会儿享有影子，全是游戏，
整个湖，整个中午，整个时代，皆无目标。

突然，女朋友在那里！一变成二
——查拉图斯特拉从我身旁走过……

^① 瑞士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尼采常在那里避暑。

致密史脱拉风^①

——一首舞曲

密史脱拉风，你这乌云驱散者、
 哀伤剿灭者、天空清扫者、
 风驰电掣者，我多么爱你！
 我们两者不是出自同一
 母腹的初生子，不是永远
 预定了同一命运？

这里在平滑的石头路上，
 我跳着舞朝你跑去，
 跳着舞，就像你吹口哨、唱歌：
 你作为最自由的自由之兄弟，
 无需船只和舵桨，
 一跃而越过狂野的大海。

650

睡眼惺忪中听见你呼喊，
 我即刻冲向石阶，
 来到海边黄色崖壁前。
 你好！你像明亮的、
 钻石般闪耀的激流，
 自信地从山上泻下。

我看见你的骏马跑入
 天上的平坦打谷场，
 看见载着你的车子，
 看见你抽出手来，

^① 地中海北岸的一种干冷西北风或北风。

闪电般用鞭子
抽在马背上。

看见你从车里跃出，
更快地纵身跳下，
看见你犹如缩小为箭矢，
垂直地一头扎下——
如一道金光穿越
初升朝霞支撑的玫瑰。

现在在万物之背，在
浪背和惊涛骇浪上跳舞——
你好，创造了新舞的人！
我们上千种方式跳舞，
自由——如是乃我们的艺术，
快乐——如是乃我们的知识！

651

让我们为我们的荣誉而
从每株花上摘下一个花朵，
为我们的花冠再摘下两片叶子！
我们像行吟诗人一样，
在圣人和娼妓之间、
在上帝和世人之间跳舞！

不能和风一起跳舞者，
必须用绷带缠绕自己者，
被捆绑者，残者，老者，
类似于伪善者、尊贵者、
积善积德者的蠢人，

都从我们的天堂滚开！

让我们旋转，扬起街上的
尘土，送进所有病人的鼻子，
让我们赶走有病的一窝子！
让我们使整个海滨
摆脱扁平胸脯的呼吸，
摆脱没有勇气的眼睛！

让我们驱赶使天空浑浊、
使世界变黑、使乌云集中之人，
让我们使天上王国明亮！
让我们怒吼……哦，所有
自由精灵中的精灵，我的幸福
和你两者一起像风暴般怒吼。

——为了这幸福的永恒记忆，
请将它的遗赠，将花环
拿到这上面来！
将它抛得更高、更远，
直飞向高高的天梯，
将它——挂在星星的上面。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朝 霞

前言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墨西拿的田园诗

放逐者王子

人称“小天使”的小帆船

牧羊人之歌

小女巫

夜间的秘密

“Pia, caritatevole, amorosissima”

信天翁鸟

鸟的判断

快乐的知识

第二版前言

“玩笑、狡诈及复仇”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附录：放逐者王子之歌